杜氏通典

12 Mr 13

Tu's Tung Tieh

895
T79c
[illegible]1=7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爲

出示諭禁事正月十七日准

英總領事霍　函送英商美查公司經理圖書集成局畢禮納原稟一扣據稱局中向用華文鉛字排印中國各書字模號數甚多內有扁字一種係本局獨創爲各印書局所無前年本局所印之東華錄等書被華人照樣石印繼又將經世文編等書割裂縮印減價出售非特大礙聲名且亦因之耗本茲聞又有華人欲將本局所印之二十四史及各新書潛謀翻印及縮作石印似此不顧損人專圖利己洋商資本何以保全請照會嚴行禁止函請出示曉諭並札飭上海縣租界讞員示禁等由到道除函復並分行縣委嚴禁外合行出示諭禁爲此示仰各書坊及諸色人等知悉所有該局扁字鉛板排印新舊書籍均不准照縮重印其新書並不准重刊翻印改頭換面以圖射利如敢故違或被指告定提究罰不貸凜之切切特示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示

賞戴花翎江蘇補用府上海英美租界會審分府張 為

出示嚴禁事奉

道憲札准

英總領事霍 函據英商美查公司經理圖書集成局呈禮納稟本局創用扁字鉛板排印書籍如東華錄經世文編及各新書屢被翻印或縮成石印漁利損人近日更有翻印廿四史及各新書者貲本受虧將無底止稟求照會示禁究罰前來查所稟係為自保利權禁止翻刊起見理合准行相應函送原稟一扣即希查照將該局所印新書不准翻刻重印其所印舊籍不准照印縮印出示曉諭並札飭上海縣租界讞員嚴示禁止違者准該局經理人稟究重罰示儆以保生業而杜翻冒等由到道除分行外札飭遵照一體出示嚴禁等因奉此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租界各書坊書賈人等知悉自示之後毋得翻印該局新書其所印舊籍亦不准照印縮印倘敢故違一經察出或被告發定即提案嚴懲不貸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六日示

315602 1-7

杜氏通典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
上海圖書集成局遵
武英殿聚珍版校印

DS
735
.A2
T84X
v.1

通典原序

唐　左補闕　李翰　撰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世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閱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紛然澒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凡有八門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邦典篤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

歷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杜公亦自爲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戒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貴遠昧微而睹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甚稀可爲長太息也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爲善述者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爲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誣也左補闕李翰序

御製重刻通典序

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損益之詳紛綸浩博散見典籍未有統貫唐宰相杜佑於爲淮南節度時始出己意搜討類次勒成一書名曰通典爲類八爲書二百卷自唐肅代間上溯唐虞雖亦稍據劉秩政典及開元新禮諸書要其綱羅百代兼總而條貫之斯已勤矣厥後鄭樵廣之作通志馬端臨續之作通考三書並行於世朕以其歷年久遠頗有殘缺特命重爲校正刊刻以廣其傳通典實先告竣朕惟三書各有意義鄭樵主於考訂故旁及細微馬端臨意在精詳故間出論斷此書則佑自言徵於人事將施有政故簡而有要核而不文觀其分門起例由食貨以訖邊防先養而後教先禮而後刑設官以治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爲國家者立綱陳紀斟酌古今將期與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則是書實考鏡所必資豈以供博覽而已哉爰揭之以告讀是書者

乾隆丁卯冬十二月

奉

旨開列校刻通典諸臣職名

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武英殿總裁

吏部右侍郎臣德齡

兵部左侍郎臣王會汾

國子監祭酒臣陸宗楷

提調

署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林蒲封

原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加七品銜臣陳浩

校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齊召南

左春坊左諭德臣羅源漢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臣陳大睔

翰林院編修臣陸樹本

翰林院編修臣葉　酉

翰林院編修臣程景伊

翰林院編修臣儲麟趾

翰林院編修臣邱　柱

翰林院檢討臣程　恂

翰林院檢討臣阮學浩

翰林院檢討臣萬松齡

翰林院庶吉士臣史貽謨

校錄

舉人臣劉　湘

貢生臣潘　煇

貢生臣謝　霖

貢生臣劉　岱

貢生臣杜　桂

貢生臣宇居鄖

貢生臣楊志梁

貢生臣李泓

貢生臣盧殿人

武英殿監造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七級紀錄二十一次臣雅爾岱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十六次臣永保

內務府錢糧衙門員外郎兼佐領加一級紀錄四次臣永忠

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永泰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一級紀錄五次臣三格

監造加一級臣李保

監造加三級臣姚文彬

庫掌臣虎什泰

庫掌臣高永仁

通典總目

食貨凡一十二卷
卷一至卷十二止
選舉凡六卷
卷十三至卷十八止
職官凡二十二卷
卷十九至卷四十止
禮凡一百卷　歴代沿革六十五卷開元禮三十五卷
卷四十一至卷一百四十止
樂凡七卷
卷一百四十一至卷一百四十七止
兵凡一十五卷
卷一百四十八至卷一百六十二止
刑凡八卷
卷一百六十三至卷一百七十止
州郡凡十四卷

卷一百七十一至卷一百八十四止

邊防凡一十六卷

卷一百八十五至卷二百止

其各卷細目詳載本門卷首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爲之首十二卷選舉次之六卷職官又次之二十卷禮又次之百卷樂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邊防末之十六卷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本初纂錄止於天寶之末其有要須議論者亦便及以後之事

食貨

第一田制上　第二田制下　水利田　屯田

第三鄉黨　土斷　版籍並附　第四賦稅上

第五賦稅中　第六賦稅下

第七歷代盛衰戶口　丁中　第八錢幣上

第九錢幣下　第十漕運　鹽鐵

第十一鬻爵　榷酤　算緡　雜稅　平準均輸附　第十二輕重

食貨一

田制上　唐　周　秦　漢　後漢　晉　宋　後魏

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國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計乃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幷踰僭興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謂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己是專地也欲無流竄不亦難乎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其分別疆理所在具州郡篇)冀州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兗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第三)徐州厥土赤埴墳(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揚州厥土惟塗泥(地泉濕)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荊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疏也)厥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閒定墾書冊不存無以詳焉

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岐山縣)用平土之法以爲治人之道地著爲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

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鄭元曰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于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强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强弱相半其大數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字因取名焉謂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惟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爲之園宅田者致士之家所受之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職貢取正於是耳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

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田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淯鹵之地（淯盡也澤鹵之田不生穀）各以肥磽多少爲差（磽謂磽确瘠薄之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二以上上所强也（勉强勸之令習事）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韓趙魏三卿今河東道之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閒國富兵强天下無敵

漢孝文時民近戰國皆多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遊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本農桑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共食米粟者又甚衆也殘謂傷害）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幾近）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言年載已多而無儲積）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今毆人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言皆趨農作）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度謂量計）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蕃多也）爲酒醪以靡穀者多（靡散也靡讀曰糜）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中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鼂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食讀曰飼）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捐謂人饑相棄捐也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

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苟禦風霜不求靡麗)飢之於食不待甘旨(旨美也)飢寒至身不顧廉恥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農桑薄稅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事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本値千金者價得五百)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舉也今俗所謂舉債)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地磽陋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草稠曰薦草深曰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宿麥謂苗經冬)仲舒又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音猝)行宜

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甽壟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播布也種謂穀子）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耨鉏也）因隤其土以附苗根（隤謂下之音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儗儗（儗音擬小雅甫田之詩儗儗盛貌耔音子）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寐反）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曰耐）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九夫爲井三夫爲屋夫百畝於古爲十二頃古百步爲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爲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也）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縵田謂不甽者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善爲甽者又過縵田二斛以上）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謂田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爲法意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趨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輓引也音晚史失光姓）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犂（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與傭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而掾反）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宮壖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廟垣壖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閒而無事因令於壖地爲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孝宣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種五穀種）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勠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

覆按小罪徵召證按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人彌困陽朔四年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强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勗之哉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須待也）遂寢不行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漢盛時之數（據元始二年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强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於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

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許買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　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每戶合得田七十畝有奇）荀悅論曰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哀帝時乃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適使人饑飽不變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始暴秦隳壞法度制人之財既無紀綱而乃尊奬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丹殖業禮以國賓於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鉅億之貲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踦嶇無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為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熾貧者躡短而歲跛歷代為虜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以傷心腐藏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

膠東故古有移人通財以贍燕趙今青徐兗冀（後漢青州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高密平原等郡地徐州今東海琅琊彭城臨淮廣陵等郡地兗州今陳留靈昌濮陽東平濟陽濟陰魯等郡地冀州今魏郡鄴郡鉅鹿清河常山趙郡博陵信都景城等郡地）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涼州今安定彭原之北天水隴西並其地幽州今上谷范陽之北東至遼東並其地）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為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群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隴西今隴西天水金城會寧安鄉等郡地北地今安定彭原安化平原靈武五原等郡地西河今銀川新泰西河昌化等郡地上郡今延安咸寧洛交中部等郡地會稽今浙江東晉陵郡以東直至信安永嘉郡地）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　晉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巡行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量給官品以為差降（自西晉則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加具賦稅上篇）　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許氣反）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

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强盜律論贓一丈以下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旣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熂爐（力居反）種竹木薪果爲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七由反　即移反）恒加工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與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鄮（莫侯反）鄞三縣墾開湖田（餘姚今會稽郡縣鄮鄞則今餘姚郡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爲業小人習始旣難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翦荊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違衆議徙人並成良業

後魏明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田農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縗教行三農生殖九穀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爲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耘鋤功七畝如是爲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太半今東作旣興人須肆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人畫

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淩遠認晉魏之家近因親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淩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

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廢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

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

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絶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守人之官各隨匠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

通典卷一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食貨二

田制下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秦漢州郡則大魏晉年代又遠改移分析或未易知以此要有解釋近代制置今多因習則不假繁敘他皆類此）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強弱相淩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人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

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聽賣買遷鄴之始濫職衆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遥壓首人田以充公簿比武平以後橫賜諸貴及外戚佞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司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壟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買匿聽相糾列還以此地賞之至有貧人實非賸長買匿者苟貪錢貨詐吐壯丁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田即便逃走帖賣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依令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賣買賣買亦無重責貧戶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亦懶惰之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遊三正賣其口田以供租課比來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暫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由縣聽其賣帖田園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獻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宋孝王撰）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隋開皇中戶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按定墾之數每戶合墾田二頃餘也）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方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按其時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

五百三十六則每戶合得墾田五頃餘恐本史非實

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自秦漢以降卽二百四十步爲畝非獨始於國家蓋具令文耳國家程式雖則具存今所在纂錄不可悉載但取其朝夕要切冀易精詳乃臨事不惑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仍依鄉法易給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卽廻受有賸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卽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卽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亦聽其六品以下永業卽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卽解免不盡者隨所降品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賸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

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給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縣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爲寬鄉不足者爲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準此卽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準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鎭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所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馬之處疋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卽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幷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磑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爲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卽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

廢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幷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間）又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府州縣兼折衝府鎮戍關津嶽瀆等公廨田職分田各有差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爲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按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合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萬頃）

水利田 周 秦 漢 後漢 晉 東晉 宋 後魏 大唐

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爲風雨損之）還廬樹桑（還遶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茹所食之菜畦區也）殖於疆場至曾孫襄王以史起爲鄴令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爲鄴令不知用是不知也於是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舄鹵即斥鹵也鹵鹹苦也謂鹹之地史記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誤）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爲渠並（蒲浪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

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塡閼之水溉舃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
命曰鄭國渠(閼與淤同)　秦平天下以李冰爲蜀守冰壅江水作堋(部用反)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溉
灌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　漢文帝以文翁爲蜀郡太守穿煮湔(羊朱反)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
饒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
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水工徐伯表(巡行表記之)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
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龍門縣地屬絳郡汾陰今寶鼎縣地蒲坂今河東縣地並屬河東郡)
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爲然發卒數
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
稅入少府也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即今馮翊縣也)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重泉在今馮翊郡界今有乾坑是熊羆之所穿渠)故
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音澄)引洛水至商顏下(徵在馮翊即今郡之澄城縣商顏今馮翊縣界)岸善崩(洛水
岸)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下流曰頹)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開自此始
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
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澤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
餘頃佗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在鄭
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素不得鄭國之溉灌者卬謂上向)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
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租挈收田

田之約今郡爲四方諸郡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時平繇者均齊渠堰之力役謂俱得水之利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此時
無公爵蓋相呼尊老之稱也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音藥陽谷口今雲陽縣冶谷是注渭中袤二百里漑田四千五百餘頃因
名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鄭國興於秦時故云前也舉鍤爲雲決渠爲雨鍤鍬涇水一
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水停淤泥可以當糞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元帝建昭中邵信臣爲南陽太
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爲隄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盧王池因以爲名用廣漑灌歲歲
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爲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後漢章帝建初中王
景爲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其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今壽春郡安豐縣界順
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至今人獲其利　晉武帝咸寧元
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當陽侯杜元凱
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積并損下田所在渟汙高地皆多墝埆百姓困窮方在
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
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爲思慮臣愚謂既
以水爲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汎溢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及荊河州東界兗州東界今濟陽濟陰東平魯郡之間荊河州
東界今汝南汝陰譙郡之間也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
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杜君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
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相居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來

戶口日增而陂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也臣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又見宋漢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無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卹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荊河州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瓫溢大爲災害臣以爲宜發明詔勑刺史二千石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先勸戒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畀之其舊陂堰溝渠當有所補塞者比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爲部分列上須冬間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瀉之蹟古事以明近大理昭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嘗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 東晉張闓（音開）爲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今丹陽郡丹陽縣界）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乃徵入拜大司農 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爲荊河刺史鎮壽陽（今壽春郡也）於是土境荒毀百姓離散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芍陂良田萬頃隄堰

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脩理因舊溝引渒（匹詣反）水入陂（渒水名在汝南）伐木開榛水得通注由是遂豐稔

後魏刁雍爲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鎮今靈武郡富平今迴樂縣）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漑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侵射往往崩頹渠既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尺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漑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漑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儁爲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洗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饑餒延儁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漑田萬餘頃爲利十倍

大唐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爲揚州大都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漑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卿人至今賴之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漑田四萬餘頃今爲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費水渠流梗澀止漑一萬許頃請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於鹹鹵亦堪爲水田高宗曰疏導渠流使通漑灌濟汲炎旱應大利益太尉無忌對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衆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爲碾磑用水洩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至大歷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

屯田 漢 魏 晉 東晉 齊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徒釣反）故吏將（子亮反）屯田張掖郡（謂發遣之也故吏前爲官職者令其郡率戰射士於張掖爲屯）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爲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音告）亹（音門）（即金城郡廣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也）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灊下繕鄉亭浚溝渠（灊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理湟（音皇）陿（音夾）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之計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　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

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幷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耕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旁脂反)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耕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荆州(今襄陽郡)修邵信臣遺蹟(邵信臣所作鉗盧陂六門堰並今南陽郡穰縣界時爲荆州所統)激用滍(音蚩)淯(音育)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揚口在今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爲廩大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之經

帝升平初荀羨爲北部都尉鎭下邳（今臨淮郡縣）屯田於東陽之石鼈（亦在今臨淮郡界也）公私利之　齊高帝敕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宜勉之　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害也　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鎭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鎭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爲功優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卽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準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收斛斗皆準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準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屯收者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

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十石後上元中於泗州古謝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通典卷二終

通典卷三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三

鄉黨土斷　版籍並附　上古　周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嫁娶相媒九則無有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凌之路塞親則鬬訟之心弭既牧之於邑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夫始分之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易其制　周制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鄭元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此總謂郊內者也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人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按比是也要謂其簿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作管反　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鄭元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旅追胥起徒役如六鄉　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名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夫均其厚薄則生產平統之於鄙則其數舉家於鄉遂則其戶可詳五人為伍則人之衆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國者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知其地自昭穆之後王室中衰井田廢壞不足以紀人之衆寡宣王是以料人於太原由茲道失之

齊桓公用管仲管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繫於主是以制國郊內則以五家為軌軌十為里里四為連連十為鄉鄉五為師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師郊外則三十家為邑邑十為卒卒十為鄉鄉三為縣縣十為屬屬有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寓軍政焉而齊遂霸　徐偉長中論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為政者未之知卹已也譬猶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受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偽端並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　東晉哀帝崇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　孝武時范甯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壟墳柏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斯成并兼之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

有遷適之理隨會任秦致稱春秋樂毅適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遷何至於今而獨不可齊晉之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裕緣人居土上表曰臣聞先王制理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遂不改富强兼并於是爲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九服不擾所託成舊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算人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竄人緩理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温以人無定本傷理爲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流寓閭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純人瘼所以猶在自非改調無以濟理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謂父母之邦以爲桑梓者誠以生爲敬愛所託請依庚戌土斷之科庶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聲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必易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人居晉陵者不在斷限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

宋孝武大明中王元謨請土斷雍州諸僑郡縣（今襄陽漢東等郡也）

齊高帝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僞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記死版停私而云隸役身强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算能革斯弊也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崇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時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却歸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奸奸彌深而御彌多賂逾厚而答逾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黃籍共御七萬

一千餘戶於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尙或如此江湘諸郡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人惰法既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切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為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版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勳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勳簿而嶠不與以為陶侃所上多非實錄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為道人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必行自然競反為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納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讁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咨帝乃詔曰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讁役邊疆各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加其罰　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逋兩年黃籍不上尚書令沈約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於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以為宜檢之日即事所須故也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籍自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濕沾爛解散於地又無扃縢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據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避姦偽互起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爵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諸

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爲眼力尋求巧僞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
人分爲三籍却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却而不却不
須却而却所却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牣府既難領理交興人怨於時悉聽復注普
停洗却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
以來籍多假僞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
籍宜移還上省竊以爲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切心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胄允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
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僞質諸文籍姦事立露懲覆矯詐爲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
史獨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加掌錄私寫私
換可以永絕事畢郎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爲巧僞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門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
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爲左人郎左人尚書專共校勘所貴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
對共讎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帝以是留意譜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
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簿狀大披羣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
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無遺闕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諱湛爲
選曹始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略齊王儉復加得繁省之衷僧孺爲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
之數　陳文帝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傷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
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　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戶謂之蔭附

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强徵斂倍於公賦矣孝文太和十年給事中李沖以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剙三長之制曰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取鄉人强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取復征戍餘若人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爲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戶新舊未分人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　北齊令人居十家爲鄰比五十家爲閭百家爲族黨一黨之內則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有十四人共領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戶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若論外黨便是煩多時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曰昔六國之亡豪族處處而有秦氏失馭競起爲亂及漢高徙諸大姓齊田楚景之輩以實關中蓋所以强本弱末之計也文宣之代政令嚴猛羊畢諸豪頗被徙逐至若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一宗近將萬室煙火連接比屋而居獻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應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幾爲大患有同劉元海石勒之衆也凡種類不同心意亦異若遇間隙先爲亂階時宋世良獻書以爲魏氏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齊代腹心請令散配郡國無士族之處給地與人一則令其就彼仕宦全其門戶二則分其氣勢使無異圖文宣不納數年之後乃濫戮諸元與其酷暴誅夷未

若防其萌漸分隷諸郡　隋文帝受禪頒新令五家為保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迺欲一鄉之內選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勑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為便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遂置之十年虞慶則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乃廢之　大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三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隷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儀鳳二年二月勑自今以後省者黃籍及州縣籍也）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為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等充

通典卷三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四

賦稅上　唐　殷　周　秦　漢　魏　晉　宋

昔之有天下者未嘗直取之於人其所以制賦稅者謂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入稅以供郊廟社稷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也賦以給車馬兵甲士徒賜予也言人君唯於田及山澤可以制財賄耳其工商雖有技巧之作行販之利是皆浮食不敦其本蓋欲抑損之義也古者宅不毛有里布地不耕有屋粟人無職事出夫家之征言宅不毛者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者出三家之稅粟人雖有閒無職事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謂田畝之稅家稅者謂出士徒車輦給繇役也蓋皆罰其惰務令歸農是故歷代至今猶計田取租稅古者人君上歲役不過三日是故歷代至今雖加至二十日數倍多古制猶以庸爲名既免其役日收庸絹三尺共當六丈更調二丈則每丁壯當兩匹矣夫調者猶存古井田調發兵車名耳此豈直斂人之財者乎什一者天下之正中多乎則大桀小桀寡乎則大貊小貊故什一行而頌聲作二不足而碩鼠興古之聖王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盈積於人無藏府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故鉅橋盈而殷喪成皋溢而秦亡記曰人散則財聚財散則人聚此之謂也漢武攘四夷平百越邊用益廣杼軸其空於是置平糴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開鬻爵設榷酤收算緡納雜稅更造錢幣蓄貨長財雖經費獲濟而下無聊矣夫文繁則質衰末盈則本虧反散淳朴之風導成貪叨之行是以惡其啟端也賢良文學辯論甚詳然處昇平之代是古則理高居多務之時非今則事闕一臧一否故悉存焉　陶唐制賦

州厥賦惟上上錯 孔安國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出第二之賦 兗州厥賦貞 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州相同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 青州厥賦中上 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絺細葛錯雜非一種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 厥篚檿絲 檿桑蠶絲中琴瑟絃 徐州厥賦中中 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黄取王者覆四方 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 厥篚元纖縞 元黑繒縞白繒纖細也 揚州厥賦下上上錯 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 瑤琨篠簜 瑤琨皆美玉篠竹簜大竹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 厥篚織貝 織細紵貝水物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 荊州厥賦上下 第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 礪砥砮丹 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 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 箘簵美竹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包匭菁茅 包橘柚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 厥篚玄纁璣組 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組綬類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豫州厥賦錯上中 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 纊細綿 錫貢磬錯 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梁州厥賦下中三錯 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玉名鏤剛鐵也 熊羆狐狸織皮 貢四獸之皮織金罽 雍州厥賦中下 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珠 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 為天子服治田 百里賦納總 禾稾曰總供飼馬 二百里納銍 銍刈謂禾穗 三百里納秸服 秸稾也服稾役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其外五百里曰侯服 侯候也斥侯而服事 百里采 供王事不主一 二百里男邦 男任也 三百里諸侯 同為王者斥侯 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 服王者政教 三百里揆文教 度王者文教而行之 二百里奮武衛 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也 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 要束以文教 三百里夷 守平常之教 二百里蔡 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 言荒又簡略 三百里蠻 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二百里流 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堯命禹理水因別九州遂定貢賦虞舜之化及夏禹革命不聞改作蓋因也 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以為屬公田藉而不稅 [illegible] 七十而

助力理公田也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　周武王旣誅紂發其

財散其粟反其失而人安於是分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其貢祀物又外曰甸畿其貢嬪物任嬪以女

事貢布帛又外曰男畿其貢器物任工以飭材事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絺纊也又外曰衛畿其貢財物龜貝之具又外曰蠻畿又外

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珠象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藩畿藩限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各相去五百里爲限其來朝之歲具禮朝覲篇也此荒服也具職官封

建篇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司徒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

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捨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書鄭玄曰登成也

分也國中城郭中也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捨者謂有復除捨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

其書者言於大司徒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

十而五征稅也言征者以供國政也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

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

家稅也夫稅者百家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自國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

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

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凡庶民不畜者祭無

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衣不帛不績者喪不縗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縗喪不得衣縗也皆所以恥不勉也又

因其比鄰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夫役人歲不過

三日任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人爲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稅謂公

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租也什一謂什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伎巧之作商有興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財產賦謂供車馬
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皆因其所工不求
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效其織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下足而上有餘也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取之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
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据用田賦不言初亦不言稅畝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古者曷為什一而藉据數非一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為本也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
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田也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
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
力　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
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据當賦稅為何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
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公問於有若年饑
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古什一時什取二　又問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
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下上相疾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
有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
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
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言關禁異服異語耳不征稅也周禮曰關市之賦司關門之征猶譏王制不譏謂文王以前也文王亦不征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理公田不横稅者履畝之類者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而願爲之氓矣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衰代祿是賦之重故孟子欲使反古寬田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也
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而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夫貉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
幣帛饔飱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
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毛之實役其民氓之故賦稅無轉
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
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
盡而毛無所附　秦孝公十二年初爲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
役盡專於己租舂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
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并而
自若加之以內興工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
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漢高帝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

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纔足取）而山川園池市肆租賦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八月初爲算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用中間廢今復之）六年令女子年十六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賈五算罪謫之也）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之人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晁錯上說令人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其時亦以倉廩豐實之故也）孝景帝二年令人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舊法二十三此二十更爲異制）孝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正卒謂給中都官也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建元元年制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二算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在卒車之式）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顏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縣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所在郡邑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

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作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四年出口賦（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二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二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減少）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孝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出錢月三百（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王莽篡位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音皮）癃咸出（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也）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措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人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蔬菜也）人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冗散）又分裂州郡改職作官邊兵二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斂賦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

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也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綿二斤餘不得擅興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在公反）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三斛遠者五十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

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縣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卽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大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前燕慕容皝在栁城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曰且魏晉雖道消之代猶削百姓不至於十八將官牛田者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得田者與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蜀李雄賦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門閭不閉無相侵盜矣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謐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十六斛五十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便是逃匿戶口歲減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也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匹

通典卷四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五

賦稅中　齊　東晉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貪險崎嶇以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侮折守宰瞻郭覩境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明所督攝總曹署震驚郡邑深村遠里頃刻十催或尺布之逋曲以當疋百錢餘稅且增為千誰云質作尙方寄繫東冶百姓駭迫不堪其命恣意贓賄無人敢言貧薄禮輕即生謗讟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審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則政有恆典人無怨咨子良又啟曰今所在穀價雖和室家饑嗛（苦簟反）纖纊雖賤駢門躶質而守宰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人敗產要利一時東郡使人年無常限郡縣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縣急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傜役守長不務先富人而唯言益國豈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錢進違舊科退容姦利欲人康泰豈可得乎又啟曰諸稅賦所應納錢不限大小但令所在兼折布帛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盡令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還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錢一千而人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疋直六百

官受則疋准五百所以每欲優人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疋下百餘其四人所送者猶依舊制昔爲刻上今爲刻下貺庶空儉豈不由之救人拯弊莫過減賦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人貲不殷國用不阜也迨武帝時豫章王嶷上表曰宋氏以來郡州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夫理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序習以爲常因而弗變順之則固匪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豈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尚書精加勘覈務存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方永爲恆制帝從之　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鈒(色立反)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

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今謂即時）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例唯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晉王畿理在建康徐州晉重鎮理在京口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官品第三也）寍桂等小州比參軍班（寍州理建寍今雲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並外官刺史最輕者府參軍官品第六也）丹陽吳郡會稽等郡並同太子詹事尚書班（丹陽郡理建康吳郡會稽即今郡並列郡最重者詹事尚書官品第三也）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涼晉康即今郡並列郡最輕者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內官更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為劣則異品第高下不論當是其時更以清濁為差耳本史既略不可詳也）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壻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

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為紬繭羅穀者甚眾於是雜營戶帥偏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牛以此為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為公調二疋為調外費三疋為內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疋六十尺為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十五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

洛荆河懷兖陜徐青齊濟南河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孝明帝時張普惠上疏
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令軌復高祖之舊典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百姓從薄
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規億兆荷輕賦之饒不但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
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怨嗟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
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所可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
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遵前之非遂後之失奏
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都官共竊利之愚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
必度量絹布疋有尺丈之盈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兩兼百銖之賸未聞依律罪州郡者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
鞭戶主連及三長此所謂教人以貪也今百官請俸只樂其長闊幷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
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稱以亂視聽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者也今若必復綿麻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
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幷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
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年俸所出以市綿麻亦應周其一歲之用使天
下知二聖之心愛人惜法如此則高祖之執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昭布於無窮孰不幸甚正光後國用不足乃
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糵穀
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客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
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

食及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卽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靖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役矣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　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剏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幷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一牀無者半牀）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有僮幹若今驅使門僕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沈溺穀價騰踴朝廷遣使開倉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飢

饉尤甚矣後主天統中勞役鉅萬財用不給乃減朝士祿料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予無限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　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威爲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九年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役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一年江南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

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搆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十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承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今請於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惟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外內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埽地爲兵租賦之人益減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三度高麗飛芻輓粟水陸艱弊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衛行從常十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通典卷五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六

賦稅下大唐

大唐武德元年詔曰宗緦之情義越常品宜加惠澤以明等級諸宗姓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分以上免租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爲三等至九年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宜爲九等貞觀二年四月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永徽五年二月敕二年一定戶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衛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武太后長安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下宜準往例稅戶至大歷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稅其見任官一品至於九品同上上至下下戶等級之數并寄田寄莊及前資勳蔭寄住家一切並稅蓋近如晉宋土斷之類也上上戶四千每等減五百至下中七百下下戶至於五百　開元八年二月制曰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準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爲疋者理甚不然闊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已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二年五月敕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幕

士并諸色同類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内四丁以上任此免役不得過兩人三丁以上不得過一人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絁布並隨鄉土所出絹絁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為疋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綟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與租同受其江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准令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為疋布五丈為端綿六兩為屯絲五兩為絢麻三斤為綟）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絁布三尺（絁絹各三尺布則三尺七寸五分）三月敕關内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天寶元年正月赦文如聞百姓之内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老者假免差科建中元年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其應稅斛斗據大歷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内納畢秋稅十一月内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千二百為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諸課役每年計帳至尚書省度支配來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訖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料同時處分若軍國所輸庫藏見無者錄狀奏聞不得便即科下諸庸調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内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租調車舟未發間有身死者其物却還其運腳出庸調之家任和顧送達所須裹束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租准州土收穫早晚斟量路程嶮易遠近次第分配本州收穫訖發遣

十一月起輸正月三十日內納畢（若江南諸州從水路運送冬月水淺上埭艱難者四月以後運送五月三十日內納完）其輸本州者十二月三十日內納畢若無粟之鄉輸稻麥隨熟即輸不拘此限即納當州未入倉窖及外配未上道有身死者並却還應貯米處折粟一斛輸米六斗其雜折皆隨土毛准當鄉時價諸邊遠州有夷獠雜類之所應輸課役者隨事斟量不必同之華夏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亦免其雜任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諸春季附者課役並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其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年課役逃亡者附亦同之諸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還之後不復更移諸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年諸部曲奴婢放附戶貫復三年諸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申尚書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諸丁匠歲役工二十日有閏之年加二日須留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從日少者見役日折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正役謂二十日庸也）天寶三年制每歲庸調徵收延至九月三十日五年制天下百姓單貧不能存濟者租庸每鄉通放三十丁其年五月停郡縣官日直課錢但計數多少同料錢加稅充用即應差丁充日直并停按天寶中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餘萬其稅錢約得二百餘萬貫（大約高等少下等多今一例為八等以下戶計之其八等戶所稅四百五十二九等戶則二百二十二今通以二百五十為率自七載至十四載六七年間與此大數或多少加減不同所以言約他皆類此）其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餘萬石（西漢每戶所墾田不過七十畝今亦准此約計數）課丁八百二十餘萬其庸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餘萬丁庸調輸絹約七百四十餘萬疋（每丁計兩疋）綿則百八十五萬餘屯（每丁三兩六兩為屯則兩丁合成一屯）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每丁兩石）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萬餘端（每丁兩端一丈五尺十丁則二十三端也）其租約百九十餘萬丁江南郡縣折

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端（大約八等以下戶計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丈九等則二端二丈今通以三端爲率）二百六十餘萬丁江北郡縣納粟約五百二十餘萬石大凡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餘萬端疋屯貫石諸色資課及句剝所獲不在其中（據天寶中度支每歲所入端屯疋貫石都五千七百餘萬計稅錢地稅庸調折租得五千三百四十餘萬端疋屯其資課及句剝等當合得四百七十餘萬）其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三百萬折充絹布添入兩京庫三百萬迴充米豆供尚食及諸司官廚等料並入京倉四百萬江淮迴造米轉入京充官祿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留當州官祿及遞糧一千萬諸道節度軍糧及貯備當州倉）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千三百萬入西京一百萬入東京千三百萬諸道兵賜及和糴并遠小州便充官料郵驛等費）錢則二百餘萬貫（百四十萬諸道州官課料及市驛馬六十餘萬添充諸軍州和糴軍糧）自開元中及於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勳每歲軍用日增其費糴米粟則三百六十萬疋段（朔方河西各八十萬隴右百萬伊西北庭八萬安西十二萬河東節度及羣牧使各四十萬）給衣則五百三十萬（朔方百二十萬隴右百五十萬河西百萬伊西北庭四十萬安西三十萬河東節度四十萬羣牧五十萬）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河東五十萬幽州劍南各八十萬）餽軍食則百九十萬石（河東五十萬幽州劍南各七十萬）大凡一千二百六十萬（開元以前每歲邊夷戎所用不過二百萬貫自後經費日廣以至於此）而賜賚之費此不與焉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剝迴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尚書省度支總天下經費自安祿山反至德乾元之際置度支使永泰之後度支罷使置轉運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於內建中初又罷轉運使復歸度支分命黜陟使往諸道收戶口及錢穀名數每歲天下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十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師稅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京師千四百萬石給充外費）天下諸郡每年常貢（按令文諸郡貢獻皆取當土所出准絹爲價不得過五十疋並以官物充市所貢至薄其物易供聖朝常制於斯在矣其有加於此亦折租賦不別徵科）

京兆府（貢葵草席　地骨白皮　酸棗仁）

馮翊郡（貢白蔑皺文皮三十一領　今同州）

華陰郡（貢鷂子十聯　烏鶻五聯　茯苓三十八斤　細辛四斤　茯神三十八斤　今華州）

扶風郡（貢龍鬚席十領　今岐州）

新平郡（貢鞾刀十具　蛇膽十斤　蓽豆　梁豆五石　白火筋二十具　今邠州）

安定郡（貢龍鬚席十領　今涇州）

彭原郡（貢五色龍鬚席十領　蕘莙　菴䕡子　亭長　假蘇　荊芥　今寧州）

汧陽郡 貢龍鬚席六領 今隴州

洛交郡 貢龍鬚席六領 今鄜州

安化郡 貢麝香二十五顆 今慶州

榆林郡 貢青鹿角兩具 徐長卿十斤 赤芍藥十斤 今勝州

咸寧郡 貢麝香一顆 今丹州

平涼郡 貢九尺白氈十領 今原州

會寧郡 貢駝毛褐兩段 今會州

新秦郡 貢青地鹿角二具 鹿角三十具 今麟州

單于都護府 貢生野馬胯皮鞹十二片

安北都護府 貢生野馬胯皮二十一片

太原府 貢銅鏡兩面 甘草三十一斤 礬石三十斤 龍骨三十斤 蒲萄粉屑 柏子仁

上黨郡 貢人參二百小兩 墨三梃 今潞州

絳郡 貢梁穀二十石 墨千四百七十梃 白縠五百疋 梨三千顆 今絳州

西河郡 貢龍鬚蓆十領 石膏五十斤 消石五十斤 今汾州

高平郡 貢白石英五十小兩 人參三十兩 今澤州

昌化郡 貢胡女布五端 今石州

中部郡 貢龍鬚席六領 今坊州

朔方郡 貢白氈十領 今夏州

靈武郡 貢鹿角膠 代赭 花蓯蓉 白鵰翎 今靈州

延安郡 貢麝香三十顆 今延州

銀川郡 貢女稽布五端 今銀州

九原郡 貢野馬胯皮二十一片 白麥麵印鹽 今豐州

五原郡 貢鹽山四十顆 今鹽州

河東郡 貢綾絹扇四面 龍骨二十斤 棗八千顆 鳳栖梨三千五百顆 今蒲州

平陽郡 貢蠟燭三十條 今晉州

弘農郡 貢麝香十顆 硯瓦十具 今虢州

太寧郡 貢胡女布五端 今隰州

文城郡 貢蠟二百斤 今慈州

陽城郡貢龍鬚蓆六領 今沁州

定襄郡貢豹尾十枚 今忻州

樂平郡貢人參三十兩 今儀州

雁門郡今代州貢白雁翎五具 熟青二十兩 熟綠二十兩

樓煩郡貢麝香十顆 今嵐州

安邊郡貢松子一石 今蔚州

馬邑郡貢白鵰翎五具 今朔州

河南府貢瓷器十五事

陝郡貢柏子仁瓜蔞根各三十斤 今陝州

陳留郡貢絹二十疋 今汴州

滎陽郡貢絹二十疋 麻黃二十斤 今鄭州

臨汝郡貢絁二十疋 今汝州

睢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宋州

靈昌郡貢綾二十疋並方文 今滑州

潁川郡貢絹十疋 蔗心蓆六領 今許州

譙郡貢絹二十疋 今亳州

濮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濮州

濟陰郡貢蛇床子二十斤 絹二十疋 今曹州

北海郡貢棗兩石 仙文綾十疋 今青州

淮陽郡貢絹十疋 今陳州

汝南郡貢雙距綾十疋 今豫州

東平郡貢絹二十疋 今鄆州

淄川郡貢防風五十斤 進理石五斤 今淄州

臨淄郡貢絲葛十五疋 今齊州

魯郡貢鏡花綾十疋 紫石英二十五兩 今兗州

彭城郡貢絹二十疋 今徐州

臨淮郡貢綿二十屯 貲布十疋 今泗州

汝陰郡貢絹二十屯 今潁州

東海郡貢楚布十疋 今海州

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 鹿角膠三十小斤 今濟州

琅琊郡

高密郡貢布十端 牛黃一斤 海蛤二十兩 今密州

東牟郡貢牛黃百二十八銖 水葱蓆六領 今登州

范陽郡貢綾二十疋 今幽州

河內郡貢平紗十疋 今懷州

魏郡貢白綿紬八疋 白平紬八疋 今魏州

汲郡貢綿三百兩 今衛州

鄴郡貢紗十疋 鳳翮蓆六領 胡粉百圓 今相州

廣平郡貢平紬十疋 今洺州

清河郡貢氈十領 今貝州

信都郡貢絹二十疋 綿二十屯 今冀州

平原郡貢絹二十疋 今德州

饒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深州

河間郡貢絹三十疋 今瀛州

東萊郡貢牛黃百二十二兩 今萊州

常山郡貢梨六百顆 羅二十疋 今恆州

景城郡貢細簟四領 細柳箱八十合 糖蟹二十三埳 纎鱭三百五十梃 今滄州

博陵郡貢細綾千二百七十疋 瑞綾二百五十五疋 兩窠細綾十五疋 大獨窠綾二十五疋 獨窠綾十疋 今定州

趙郡貢綿五十疋 今趙州

鉅鹿郡貢絲布十疋 今邢州

博平郡貢紬十疋 今博州

文安郡貢綿三百兩 今莫州

上谷郡貢墨二百梃 今易州

樂安郡貢絹十疋 今棣州

北平郡貢蔓荊子四斤 今平州

密雲郡貢人參五斤 今檀州

嬀川郡貢麝香十顆 今嬀州

漁陽郡貢鹿角膠十斤 今薊州

柳城郡貢麝香十顆 今營州

歸德郡貢豹尾三枚 今燕州

安東都護府貢人參五斤

武威郡貢野馬皮五張 白小麥十石 今涼州

天水郡貢龍鬚蓆六領 芎藭四十斤 今秦州

安西都護府貢硇砂五十斤 緋氈五領

北庭都護府貢陰牙角五隻 速藿角十隻 阿魏截根二十斤

交河郡貢氎布十端 今西州

晉昌郡貢草鼓子 野馬皮 黃礬 絳礬 胡桐淚 今瓜州

西平郡貢牸羊角十隻 今鄯州

隴西郡貢麝香十顆 秦膠 今渭州

燉煌郡貢碁子二十具 石膏 今沙州

酒泉郡貢肉蓯蓉二十斤 相眎二十 野馬皮兩張 今肅州

金城郡貢麝香十顆 䶂鼠六頭 今蘭州

安鄉郡貢麝香二十顆 今河州

同谷郡貢蠟燭十條 今成州

和政郡貢龍鬚蓆六領 並青黃色 今岷州

武都郡貢蠟燭十條 蜜蠟 羚羊角 今武州

臨洮郡貢麝香十顆 今洮州

懷道郡貢麩金十兩 散金十兩 今宕州

寧塞郡貢麩金六兩 大黃 戎鹽 今廓州

合川郡貢麝香二十顆 今疊州

張掖郡貢野馬皮十張 枸杞子六斗 葉二十斤 今甘州

伊吾郡貢陰牙角五隻 胡桐淚二十五斤 今伊州

廣陵郡貢蕃客錦袍五十領 錦被五十張 半臂錦百段 新加錦袍二百領 青銅鏡十面 莞蓆十領 獨窠細綾十疋 蛇床子一斗 蛇床仁一斗 鍛精一斤 兎絲子一斤 白芒十五斤 空青三兩 造水牛皮甲千領并袋 今揚州

安陸郡貢青紵十五疋 今安州

弋陽郡貢葛十疋 生石斛六十斤 今光州

義陽郡貢葛十疋 今申州

廬江郡貢絲布十疋 石斛六十斤 今廬州

蘄春郡貢白苎布十五疋 烏蛇脯 今蘄州
同安郡貢蠟五十斤 石斛六十斤 今舒州
歷陽郡貢麻布十疋 今和州
鍾離郡貢絲布十疋 今濠州
壽春郡貢絲布十疋 生石斛五十斤 今壽州
齊安郡貢紫苎布十端 䖟蟲二斤 今黃州
淮陰郡貢貲布十疋 今楚州
漢陽郡貢麻貲布十疋 今沔州
江陵郡貢白方文綾二十疋 橘皮九十斤 梔子五斤 貝母十斤 覆盆子三斤 石龍芮一斤 烏梅肉十斤 今荊州
永陽郡貢苎練布十五疋 今滁州
襄陽郡貢五盛碎古文庫路眞二具 十盛花庫路眞二具 今襄州
南陽郡貢絁布十疋 今鄧州
淮安郡貢絹千疋 今唐州
上洛郡貢麝香三十顆 今商州
安康郡貢麩金五兩 乾漆六斤 杜仲二十斤 椒目十斤 黃蘗六斤 枳實六斤 枳殼十四斤 茶芽一斤 椒子一石 雷丸五兩 今金州
武當郡貢麝香二十顆 今均州
房陵郡貢麝香二十顆 雷丸 石膏 蒼礜石 今房州
漢東郡貢綾十疋 葛五疋 覆盆子 今隋州
南浦郡貢金五兩 今萬州
澧陽郡貢柑子四百顆 橘子七百顆 綀子綾十疋 恆山一斤 五入簟四領 蜀漆一斤 今澧州
雲安郡貢蠟百斤 今夔州
竟陵郡貢白苎布一端 今復州
武陵郡貢紵練布十端 今朗州
夷陵郡貢茶二百五十斤 柑子二千顆 五加皮二斤 杜若二斤 芒硝四十斤 鬼臼二斤 蠟百斤 今峽州
南賓郡貢蘇薰蓆四領 綿紬五疋 今忠州
富水郡貢白苎布十端 今郢州
巴東郡貢蠟四十斤 今歸州
漢中郡貢紅花百斤 胭脂一升 今梁州

通川郡貢綿紬三疋 蜂香五斤 藥子二百顆 今通州

巴川郡貢牡丹皮十斤 藥子二百顆 今合州

洋川郡貢白梭十疋 今洋州

益昌郡貢絲布十疋 今利州

盛山郡貢蠟四十斤 車前子一斤 今開州

南平郡貢葛五疋 今渝州

潾山郡貢綿紬十疋 買子木十斤子一升 今渠州

晉陵郡貢細青苎布十疋 今常州

肚魚五十頭 春子五升 嫩藕三百段 今蘇州

會稽郡貢朱砂一十兩 白編綾十疋 交梭十疋 輕調十疋 今越州

東陽郡貢紙六千張 綿六百兩 葛粉二十石 今婺州

信安郡貢綿百屯 紙六千張 今衢州

臨海郡貢鮫魚皮百張 乾薑百斤 乳柑六千顆 金漆五升三合 今台州

新安郡貢苎布十五端 竹簟一合 今歙州

清源郡貢綿二百兩 今泉州

臨汀郡貢蠟燭二十條 今汀州

順政郡貢蠟六十斤 今興州

清化郡貢綿紬十疋 今巴州

河池郡貢蠟百斤 今鳳州

咸安郡貢綿紬十疋 今蓬州

始寧郡貢綿紬十疋 今壁州

符陽郡貢蠟五十斤 藥子二百顆 今集州

丹陽郡貢方文綾七疋 水文綾八疋 今潤州

吳郡貢絲葛十疋 白石脂三十斤 蛇床子三升 鯔魚皮三十頭 鮸魚腊五十頭 鴨胞七斤

餘杭郡貢白編綾十疋 橘子二千顆 蜜薑十石 今杭州

餘姚郡貢附子百枚 今明州

新定郡貢交梭二十疋 竹簟一合 今睦州

吳興郡貢苎布三十端 今湖州

永嘉郡貢鮫魚皮三十張 今溫州

長樂郡貢蕉布二十疋 海蛤一升 今福州

建安郡貢蕉布二十疋 練十疋 今建州

漳浦郡貢鮫魚皮二十張 甲香五斤 今漳州

潮陽郡甲香五斤 石井 銀石 水馬 今潮州
宣城郡貢白苎布十疋 今宣州
豫章郡貢葛五十疋 柑子六千顆 今洪州
鄱陽郡貢麩金十兩 簟一合 今饒州
長沙郡貢葛十五疋 今潭州
南康郡貢竹布二十疋 今虔州
零陵郡貢葛十疋 石鷰二百顆 今永州
臨川郡貢葛布十疋 箭簳百萬莖 今撫州
桂陽郡貢白苎布十疋 今郴州
廬陵郡貢白苎布二十端 陟釐十斤 今吉州
阜陽郡貢葛十疋 生石斛十斤 今江州
江華郡貢零陵香百斤 白布十端 今道州
衡陽郡貢麩金十四兩 今衡州
江夏郡貢銀五十兩 今鄂州
宜春郡貢白苎布十疋 今袁州
巴陵郡貢白苎布十疋 今岳州
邵陽郡貢銀二十兩 今邵州
蜀郡貢單絲羅二十疋 高苎衫段二十疋 今益州
唐安郡貢羅二十疋 今蜀州
濛陽郡貢交梭二十疋 今彭州
德陽郡貢彌布十疋 紵布十疋 今漢州
通義郡貢麩金八兩 柑子不限多少 今眉州
梓潼郡貢綾十六疋 今梓州
巴西郡貢雙紃二十疋 今綿州
普安郡貢絲布十疋 蘇薰席六領 今劍州
閬中郡貢重蓮綾二十疋 今閬州
資陽郡貢麩金七兩 柑子不限多少 今資州
臨邛郡貢絲布十疋 今邛州
通化郡貢麝香六十枚 齊香十枚 扇香十枚 顆香三十枚 今茂州
交川郡貢麝香三十顆 當歸七斤 羌活五斤 野 狐尾五枚 今松州
越巂郡貢絲布十疋 進刀子靶六十枚 今巂州
南溪郡貢葛十疋 六月進荔枝煎 今戎州

遂寧郡 貢樗蒲綾十五疋 乾天門冬百一十斤 今遂州
仁壽郡 貢絲葛五疋 今陵州
盧山郡 貢金 落雁木 今雅州
陽安郡 貢綿紬十疋 柑子不限多少 今簡州
洪源郡 貢蜀椒一石 今當州
同昌郡 貢麝香十顆 今扶州
臨翼郡 貢麝香三十四顆 犛牛尾五斤 當歸十斤 今翼州
静川郡 貢麝香六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犛牛尾五斤 今静州
維川郡 貢麝香二十顆 犛牛尾十斤 今維州
雲山郡 貢麝香十顆 氂犛牛尾二斤 今奉州
黔中郡 貢朱砂十斤 今黔州
靈溪郡 貢朱砂十斤 茶芽二百斤 今溪州
盧陽郡 貢光明砂一斤 今錦州
涪陵郡 貢連頭獠布十段 今涪州
義泉郡 貢蠟燭十條 今夷州

南充郡 貢絲布十疋 今果州
犍為郡 貢麩金五兩 今嘉州
瀘川郡 貢葛十疋 今瀘州
安岳郡 貢葛十疋 天門冬煎四斗 今普州
陰平郡 貢麝香二十顆 白蜜一石 今文州
油江郡 貢麩金六兩 羚羊角六具 今龍州
歸城郡 貢麝香六顆 犛牛尾五斤 當歸二十斤 今悉州
恭化郡 貢麝香二十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今恭州
和義郡 貢班布六疋 今榮州
蓬山郡 貢麝香十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今柘州
盧溪郡 貢光明砂四斤 今辰州
潭陽郡 貢麩金八兩 今巫州
清江郡 貢黃連十斤 蠟十斤 黃子二百顆 今施州
寧夷郡 貢蠟五十斤 今思州
龍溪郡 貢蠟二十斤 今業州

安南都護府貢蕉布十端檳榔二千顆魚皮二十張蚺蛇膽二十枚翠毛二百合

普寧郡貢朱砂二十斤水銀二十斤今容州

始興郡貢鍾乳二十四斤十二兩二分竹子布十五疋石斛二十斤今韶州

臨賀郡貢銀三十兩今賀州

連山郡貢細布十疋鍾乳十兩今連州

高要郡貢銀二十兩今端州

平樂郡貢銀二十兩今昭州

新興郡貢銀五十兩蕉布五疋今新州

南潘郡貢銀二十兩今潘州

陵水郡貢銀二十兩今辯州

高涼郡貢銀二十兩蚺蛇膽二枚今高州

海康郡貢絲電四疋今雷州

臨江郡貢銀二十兩今龔州

潯江郡貢銀二十兩今潯州

蒙山郡貢麩金十兩今蒙州

開江郡貢斑布五端今富州

循德郡貢銀二十兩今嚴州

臨封郡貢銀二十兩石斛十小斤今封州

南陵郡貢銀二十兩石斛十小斤今春州

招義郡貢銀二十兩今羅州

日南郡貢象牙二根犀角四根沈香二十斤金薄黃屑四石今驩州

定川郡貢銀二十兩今牢州

懷德郡貢銀二十兩今竇州

寧浦郡貢銀二十兩今橫州

象郡貢銀二十兩今象州

開陽郡貢石斛三斤銀二十兩今瀧州

感義郡貢銀一十兩今藤州

平琴郡貢銀二十兩今平琴州

合浦郡貢銀二十兩今廉州

連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義州

甯仁郡 貢銀二十兩 今黨州

龍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柳州

海豐郡 貢五色藤鏡匣一具 蚺蛇膽三枚 煎二兩 鮫魚皮三 坐壐一 今循州

恩平郡 貢銀二十兩 今恩州

萬安郡 貢銀二十兩 今萬安州

玉山郡 貢玳瑁二具 鼊皮六十斤 翠毛三百合 甲香二斤 今陸州

懷澤郡 貢細白苧布十端 今貴州

同陵郡 貢石斛二十小斤 銀二十兩 今勤州

晉康郡 貢銀二十兩 今康州

朱崖郡 貢銀二十兩 眞珠二斤 玳瑁一具 今崖州

延德郡 貢藤盤 今振州

通典卷六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七

歷代盛衰戸口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三皇以前尚矣靡可得而詳也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故君臣歌德含氣之類各得其宜禹平水土爲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其衰也棄稷不務續有二窮孔甲之亂遭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其後紂作淫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歛以積鉅橋人庶苦而無憀天下去之　周武王致商之罪罔有敵於我師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國人衆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及昭王南征不還穆王荒耄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於庶人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并尚有千二百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更相征伐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殘人詐力之兵動以萬計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衛雖得存不絕如綫音線然考蘇張之說計及山東六國戎卒尚踰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十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

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閒百姓死沒相踵於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　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孝文偃武修文與人休息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乃止孝景承平賦役減省三十而稅一人人自愛每有詔命須下鄉閭垂白戴老扶疾策杖以聽之思一見太平至武帝元狩中六十餘年人衆大增太倉之粟紅腐而不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校孝武帝乘其資積乃厲兵馬以攘戎狄廓地遐廣征伐不休十數年閒天下之衆亦減半矣末年追悔故下哀痛之詔封丞相富人侯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漸益元帝時貢禹上書曰古者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不過百餘疋故時齊王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王服官作工各數千人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疋百姓重困請從省儉帝多采納之　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率土遺黎十纔一二　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至於孝和人戶滋殖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靈帝遭黃巾獻帝遇董卓稱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殘人戶所存十無一二　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劉備章武元年有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　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孫權赤烏五年有戶五十二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

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蜀劉禪炎興元年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歲次庚子凡一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後趙石勒據有河北劉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魏王即曹公以河內魏汲等十二郡并前趙國合二十四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前秦苻堅滅前燕慕容暐入鄴閱其名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千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口於關中平燕定蜀之稱僞代之盛也時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路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　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南燕慕容超廣固即今北海郡西滅後秦平關洛後秦姚泓長河以南盡爲宋有帝素節儉有司嘗奏東西堂施局腳牀用銀塗釘帝以爲費使用直腳牀釘用鐵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之費文帝勵精臨人江左數代帝王莫及所以稱元嘉之理比前漢之文景焉既而國富兵彊更務經略元嘉二十七年後魏主大武帝以數十萬衆南伐河上屯戍相次覆敗魏師至瓜步而還宋之財力自此衰耗今按本史孝武大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　齊氏六王年代短促其戶口未詳　梁武之初亦稱爲理及精華耗竭貪地邀功侯景逆亂竟以幽斃元帝慘虐骨肉相殘纔及三年便至覆滅墳籍亦同灰燼戶口不能詳究　陳武帝荆州之西既非我有淮肥之內力不能加宣帝勤恤人隱時稱令主閱其本史戶六十萬而末年窮兵黷武遠事經略吳明徹全軍隻輪不返銳卒利器從此殲焉至後主滅亡之時隋家所收戶五十萬口二百萬　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按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後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今云倍而餘者是其盛時則戶有至五百餘萬矣及爾朱之亂政移臣下或廢或立甚於弈碁遂分爲東西二國皆權臣擅命戰爭不息人戶流離官司文簿又多散棄今按舊史戶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

六十八其時以征伐不息唯河北三數大郡多千戶以下復通新附之郡小者戶纔二十口百而已　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性多暴虐而能委政宰輔楊遵彥十數年間亦稱爲理故其時以爲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及武成後主俱是僻王至崇國諱改之化三年爲周師所滅有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　後周閔明二帝主祭而已俱以弑崩武帝誅戮權臣誅字文護方覽庶政恭儉節用考覈名實五六年內平蕩燕齊滅高齊嗣子昏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　隋文帝始以外戚遂受託孤不踰數年便享大位克勤理道克儉資費至於六宮之內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隨令補用非享燕所食不過一肉有司嘗進乾薑用布袋盛帝以爲費大加譴責後進香藥復以氈袋盛因笞所司以爲後誡其時宇內稱理倉庫盈溢至開皇九年平陳帝親於朱雀門勞師行賞自門外列布帛之積匱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而不加賦於人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後周靜帝末授隋禪有戶三百五十九萬九千六百四至開皇九年平陳得戶五十萬及是纔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萬七千九百三十二　承其全實遂恣荒淫登極之初卽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衆餽運者倍之又逆徵數年之賦窮侈極奢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身喪國滅實自取之蓋資我唐之速有天下也　大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爲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匹永徽元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戶既多謂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

二十年足堪殷實因問隋有幾戶今有幾戶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永徽去大業末三十六年顯慶二年十月上幸許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間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又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所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初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爲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值兩錢麟德三年米每斗折五文永淳元年京師大雨饑荒米每斗四百錢加以疾疫死者甚衆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縱造罔極寺太平觀香山寺昭成寺遂使農功虛費府庫空竭矣睿宗景雲初又造金仙玉眞二觀補闕辛替否上書極諫不從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臣竊聞永淳之初尹元貞任陝州雍縣令界內婦人修路御史彈免之頃年婦人役修平道路蓋其常也調露之際劉憲任懷州河內縣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選人有通索闕者於時選司以名教所不容頃者以爲見識後人矣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刻剝爲公雖以和市爲名而實抑奪其價殊不知民足官孰與不足矣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往年選司從容安閑而以禮數見待頃年選司無復曩時接引但如仇敵估道爾往年效官交替者必儲蓄什物以待之頃年替人必諠競爲隙互執省符紛然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爭以自效頃年差點勒遣逃亡相繼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勝數卽知政令風化漸已弊也開元四年山東諸州大蝗紫微令姚崇奏言臣聞毛詩云秉彼蟊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並除蝗之義也及蝗既解飛夜必投火臣請切敕所在夜中設火火邊掘大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乃遣使分道驅除瘞埋朝臣多言不可元宗以問崇崇對

曰常人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合道而適權者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忍不除遂使苗稼總盡人至相食後秦有時蝗禾稼及木草俱盡牛馬至相噉毛尾今山東蝗蟲所在充滿儻不救其收穫百姓未免流離事屬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若驅逐不得臣在身官爵並請削除元宗許之黃門監盧懷愼謂崇曰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事外議籍籍咸以爲殺蝗太多和氣有傷猶可停罷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斷蛇其福乃降趙宣子至賢也恨用其犬孔宣父將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旣救人殺蟲天道固應助順若因此致禍崇請以身當之懷愼更不能答崇令埋瘞之累月方盡其後漸豐熟八年天下戶口逃亡色役僞濫朝廷深以爲患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陳便宜奏檢察僞濫兼逃戶及籍外賸田於是令融充使推句獲僞勳及諸色役甚衆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兼侍御史融遂奏置勸農判官長安尉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慕容珣王冰張均宋希玉宋珣韋治薛侃喬夢松王誘徐楚璧徐鍔裴寬崔希逸邊仲寂班景倩郭廷倩元將茂劉白正王燾于孺卿王忠翼何千里梁勛盧怡庫狄履溫賈晉李登盛廙等皆知名士判官得人於此爲盛其後多至顯秩）所在檢責田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陽翟縣尉皇甫憬左拾遺楊相如並上疏盛陳煩擾不便寬等皆當時才彥使還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憬遂貶爲衢州盈川尉融拜御史中丞融又上言天下所檢責客戶除兩州計會歸本貫以外便令所在編附年限向滿須准居人更令所在優矜卽此豈徵幸若徵課稅目擊未堪竊料天下諸州不可一例處置且請從寬鄉有賸田州作法竊計有賸田者減三四十州取其賸田通融支給其賸地者三分請取其一分以下其浮戶請任其親戚鄉里相就每十戶以上共作一坊每戶給五畝充宅并爲造一兩口室宇開巷陌立閭伍種桑棗築園蔬使緩急相助親隣不失丁別量給五十畝以上爲私田任其自營種率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爲公田共令營種每丁一月役

功三日計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營公田一頃不啻得之計平收一年不減百石便納隨近州縣除役功三十六日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安堵有餘必不流散官司每丁納收十石其粟更不別支用每至不熟年斗別二十價然後支用計一丁年還出兩丁以上亦與正課不殊則官收其役不爲矜縱人緩其稅又得安舒倉廩日殷久長爲便其狹鄉無曠地客多者雖此法未該准式許移窄就寬不必要須留住若寬鄉安置得所人皆悅慕則三兩年後皆可改圖棄地盡作公田狹鄉總移寬處倉儲既益水旱無憂矣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穀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麪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文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荆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二十年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天寶元年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自十三載以後安祿山爲范陽節度多有進奉駝馬牲口不曠旬月郡縣供熟食酒肉草料楊國忠任用之後鄭與蠻王閤羅鳳結釁徵關輔河南京兆人討之去者萬不一全連枷赴役郡縣供食於是當路店肆多藏閉以懼撓亂驢馬車牛悉被虜奪不酬其直數年間因漸減耗十三載京城秋霖米價騰貴官出太倉米分爲十場出糶其所在川谷泛溢京城坊市牆宇崩壞向盡東京瀍洛又溢隄壞飄損十九坊居人邑屋二十遣京城諸坊人家於門前作泥人長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十月方霽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不應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此國家之極盛也按後漢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壽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戶千六十七萬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至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凡十四年然後車書混一甲兵方息至大業二年凡十六

八年有戶八百九十萬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𦂳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肅宗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應管戶總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總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口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課戶損二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九課戶損三百五十九萬六百七十五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三萬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課口損三千七十二萬三百一課口損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戶至大歷中唯有百二十萬戶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按比戶口約都得土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

丁中 漢　晉　宋　北齊　隋　大唐

漢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傅音附傅著也著名籍給公家徭役　晉武帝平吳後有司奏男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　宋孝武大明中王敬弘上言舊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彊弱不皆稱耳循吏恤隱可無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勸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至今逃竄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憲實亦由此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且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帝從之　北齊武成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　隋文帝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歲以下為小十七以下為中十八以上為丁以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開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煬帝即位戶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高熲奏以人間課稅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恆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既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之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　大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神龍元年韋皇后求媚於人上表請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

役制從之韋庶人誅後復舊元宗天寶三載十二月制自今以後百姓宜以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按開元二十五年戶令云諸戶主皆以家長爲之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無課口者爲不課戶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爲不課戶無夫者爲寡妻妾餘准舊令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先盡子孫聽取先親皆先輕色無近親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內中男者并聽諸以子孫繼絕應折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折即所繼處有母在雖小亦聽折出諸戶欲折出口爲戶及首附口爲戶者非成丁皆不合折應分者不用此令諸戶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侍者皆縣令貌形狀以爲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貌若有姦欺者聽隨事貌定以附於實九年制天下雖三載定戶每載亦有團貌自今以後計其轉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者任追團貌（廣德元年制百姓二十五成丁五十五老）

論曰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固知國足則政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不其然矣（管子曰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者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賦役則至浮浪爲大賈蓄家之所役屬自收其利也）三王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財豐俗阜實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於大業二年干戈不用惟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自平陳後又加四百八十餘萬）其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僞尤滋高熲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浮客被彊家收大半之賦爲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

征浮客謂避公稅依强豪作佃家也昔漢文三年除人田租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漢家或百而稅一可謂至輕矣而豪强占田踰多浮客輸大半之賦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惠不下霑
威福分於豪人也不正其本適足以資富强矣高頴設輕稅之法浮客悉自歸於編戶隋代之盛實由於斯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
天下人俗康阜頴之力焉功規蕭葛道亞伊呂近代以來未之有也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
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千萬而錫賚勳庸并出豐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
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自貞觀以後加五百九十萬其時天下戶都有八百
九十餘萬也漢武黷兵人戶減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後至平帝元始二年七十餘載有戶千二百二十餘萬唐百三十餘年中雖時起兵戎都不至減耗而浮浪日衆版圖不收若此量漢時實合有加數約計天下人戶少
猶可有千三四百萬矣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驟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
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
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甿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爲案比收入公稅增倍而
餘諸道加出百八十萬共得三百二十萬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甿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
之良圖舊制百姓供公上計丁定庸調及租其稅戶雖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興以後經費不完於是徵斂多名且無恆數貪吏橫恣因緣爲姦法令莫得檢制烝庶不知告訴其丁狡猾者即多規
避或假名入仕或託跡爲僧或占募軍伍或依信豪族兼諸色役萬端蠲除鈍劣者即被徵輸困竭日甚建中新令並入兩稅恒額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規避無所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
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薦興浮冗之輩今則衆矣徵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
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計諸道簿帳所
收可有二百五十餘萬戶按歷代戶口多不過五少不減三約計天下除有兵馬多處食鹽是知見在之數者採晉隋舊典制置可得五百萬矣以五百萬戶共出二百五十萬戶稅自然各減半數古之爲理也
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

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其本歟

通典卷七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八

錢幣上 周 秦 漢 後漢 晉

貨幣之興遠矣夏商以前幣爲三品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白金爲下幣白金爲銀太公立九府圜法周景以母子相權秦用黃金銅錢爲上下二等漢興爲八銖或爲莢錢或作白金或作赤仄八銖五分迭廢迭用王莽又設錯刀金銀龜貝凡數十品公孫述始作鐵錢魏文帝穀帛相貿劉備以一當百孫權以一當千理道陵夷則有鵝眼綖環之別王綱解經又有風飄水浮之異名目繁雜不能遍舉錙銖損益可略而言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滯於爲器爲飾穀帛又苦於荷擔斷裂唯錢可貿易流注不住如泉若穀帛爲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難乎銖兩分寸之用歷代錢貨五銖爲中一品獨行實臻其要今錢雖微重於古之五銖大小斤兩便於時矣太公既立之於周退行之於齊曰知開塞之術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謂政之大端矣又管仲曰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溫飽也捨之非有切於饑寒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奪貧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衆則國富而人安農桑寡則人貧而國危使物之重輕由令之緩急權制之術實在乎錢鍵其多門利出一孔摧抑浮浪歸趣農桑可致時雍躋於仁壽豈止於富國强兵者哉具輕重篇其後言事者或惜銅愛工改作小錢或重號其價以求贏利是皆昧經通之遠旨令盜鑄滋甚棄南畝日多雖禁以嚴刑死罪日報不能止也昔賢有云銅不布

下乃權歸於上誠為篤論固有國之切務救弊之良算也況當今人疲賦重康俗濟用莫先於斯矣（自昔言貨幣者在於圖史形模皆不達其要唯漢賈生國朝劉錄事秩頗詳其旨）自神農列廛於國以聚貨帛日中為市以交有無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周制以商通貨以賈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內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外圓而內孔方）輕重以銖（黃金以斤為名錢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流行如泉）布於布（布於民間）束於帛（束聚也）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錢者金幣之名先曰泉後曰錢大於舊錢其價重也班固以為文曰寶貨韋昭注國語云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未詳孰是故兩存焉）大夫單旗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戾惡氣也一曰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原謂水泉之本潢音黃洿音烏）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內郭為好外郭為肉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錢果有傾故百姓蒙利）管子曰人君鑄錢立幣人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十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利有所藏也（人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之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分并財利而調人事也則君雖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惡能以為理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又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饘（饘糜也饘章延反）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禺氏（音虞）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絕壤斷舟車

不能通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楚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孫叔敖爲相市令言於相曰市亂人莫安其處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復如故而百姓乃安也荀卿曰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焉然而中國得而賦之東海則有紫紿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財貨流通無不盡致其用四海之內若一家也凡理亡者使有利者使皁害者使亡靡者使微王之所寶者六聖人能制議百姓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獻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　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爲名上幣二十兩爲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鎰爲金之名戰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錢重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黃金一斤復周之制更以斤爲名高后二年行八銖秦錢文曰半兩卽八銖也初漢以其太重更鑄榆莢人患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徑五分所謂莢錢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微謂精妙也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操持也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報論也夫懸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報也累積下報論之也今公鑄錢黥罪積下

為法若此上何賴焉（賴利也特恃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法錢不立（依法之錢也）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呵責怒也）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鎔形容也謂作錢模也）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為多）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則人鑄錢者大抵必雜以鉛鐵黥人日繁一禍也偽錢無止錢用不信人愈相疑二禍也采銅者棄其田疇鑄者捐其農事五穀不為多則鄰於饑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類為災故人鑄錢不可不禁四禍也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則盜鑄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其禍五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矣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積謂多積銅）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古者以銅為兵也秦銷鋒鏑鑄金人十二是也）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奇殘餘羨饒溢）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末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矣（末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實布帛有餘則招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也棄財謂可棄之財逐歟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埒等也所鑄文字與四銖同微重耳）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文字稱兩同四銖）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孝武帝有事於四夷又徙平民七十萬口於新秦中用度廣出御府錢以贍不足而冶鑄或累萬金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

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間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少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文為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質而取鋊民盜磨錢質而取鋊鋊銅屑也磨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磨錢取屑是也鋊音浴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一作紫繢繡繪五采而為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管子曰桓公朝周請天子號令諸侯以石璧貢獻此亦鹿皮銀錫為幣之義也諸具輕重篇又造銀錫為白金雜鑄銀錫以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或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撱圜而長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周匝為郭文漫皆有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抵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也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劾之時張湯用事初帝既與湯造白鹿皮幣以問大司農顏異對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會有人告異以他事譏下湯理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遂誅於是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以赤銅為其郭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側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

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乃盜爲之宣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銖謂計其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始造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此錢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漢書相合無差錯也）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眞以爲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么錢一十（么小也）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他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甲兩邊緣尺二寸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

貨十品（布亦錢）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鏈錫（許慎云鏈銅屬也然則以鏈及雜銅而爲錢也鏈音連）文質周郭倣漢五銖錢云（敖依）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遂廢莽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比音頻未反）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瑣傳送長安鍾官（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十六七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皇甫謐高士傳曰郭泰過史弼送迎輒再屈腰泰一揖而去弼門人怪而問之弼曰鐵錢也故以二當一耳）時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并天下

後漢光武除王莽貨泉自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及章帝時穀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百物皆賤矣帝用其言少時復止和帝

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帝竟不鑄錢及靈帝作五銖錢而有四出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非京師破壞此四出散於四方乎至董卓焚宮室乃劫鑾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曹公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而已　魏文帝黄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買至明帝代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爲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　蜀先主劉備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姓孤無取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庫藏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易耳但當鑄錢一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爲五銖者大小秤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　吳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使吏人輸銅計鑄畢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後權令曰往日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人意不以爲便其省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　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赤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帝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元

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
力於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
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爲貨
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於目前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溼穀以要利制
薄絹以充貨魏代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
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計度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
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饑困此
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人習來久革之怨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
便於穀也魏明帝時錢廢用穀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
朝無異論彼尚捨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代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藏巨萬故欲行之利公
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取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代之益於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
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
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人
也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元議不行沈約曰人生所資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人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人未漓情嗜
踈寡奉生贍己事有異同一夫躬耕則餘餐委室疋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貿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訛變姦弊大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工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幣所通非復始造之意也
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彩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且不療饑於堯年貝或如山信無救渴於湯代其爲疵病亦已深矣

固宜一體錢貨事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事興替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朝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醇返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緗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圜法銷鑄無遺立制垂統永傳於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代桓元知其始而不覺其終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前涼張軌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晉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疋以爲段數緗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全安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通典卷八終

通典卷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九

錢幣下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置法鑄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取銅帝甚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之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事在交易豈假多數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也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議自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潰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夫錢之形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識如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致銷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人巧雖密要有蹤蹟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擒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息矣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周代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人者但採鑄久廢喪亂累仍糜散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今封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鏹布洽爰逮邊荒用彌廣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雖重禁姦弊方密肆力之甿徒勤不足以供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禁私銅以充官鑄五銖范泰又陳

曰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日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而行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良由階根未固意存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贖欲速之情則嘉謨日陳聖慮可廣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古五銖同價無利百姓不資盜鑄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爲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貨薄人貧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將大空乏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罪爲品詔可之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人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既轉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繫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顏竣曰議者將謂官藏空虛宜速改變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災弊振國舒人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鎔鑄獲利不見有頓得一二倍之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又不可二也人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人困窮又不可三也況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上不聽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者謂之耒子尤薄輕者謂之荇葉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斷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太始初唯禁

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工尋又普斷唯用古錢　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覬上書曰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為開置錢府方督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以實國用有儲乃量俸祿薄賦稅則家給人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磨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人不習淄染不復行矣所賣鬻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復生詐循環起姦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錢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以為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會上崩乃止武帝時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艱劬斛直數十機杼勤苦疋纔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賁所上咸是見直東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於無所鞭捶質繫益致無聊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荊州今巴東夷陵雲安郡地郢州今江夏齊安竟陵漢陽富水郡地江州今潯陽鄱陽章郡廬陵臨川郡地湘州今湘川之地梁州今漢川之地益州今蜀川之地交廣今嶺南道之地）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其五銖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女錢徑一寸重

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錢二種並徑一寸重四銖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百稚錢五朱徑一分半重四銖文曰五朱源出於五銖但狹小東境謂之稚錢五銖錢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錢但稍遷異以銖爲朱耳三品行之差少於餘錢又有對文錢其源未聞豐貨錢徑一寸重四銖代人謂之富錢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錢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邱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陂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有兩柱錢及鵝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錢兼以粟帛爲貨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

後魏初至太和錢貨無所用也孝文帝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准絹給錢疋爲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爐冶人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鍊無所和雜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京師及諸州鎮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賈不通貿遷頗隔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今昭應縣是）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秋恆州（時恆州今代郡安邊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馬邑郡界）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

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采鑄又漢中（地今郡）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汰沙金年終輸之後臨淮王彧爲梁州
刺史奏罷之孝明帝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
於是圜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濞鄧通之錢收利徧於天下
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於孝武乃造五銖其中毀鑄隨時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孝文留心𠛬
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
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徐今彭城瑯琊郡地揚今壽春郡地）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荊郢之邦者則礙於兗徐之域（荊今南陽郡地郢今汝南
郡地兗今魯郡東平郡地）致使貧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敕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
行至來年末悉令斷之暨延昌二年徐州人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
謂鵝眼環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
舊者而復禁斷並不行使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
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歷代交易無
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臣之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并得
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
行已久今東南有事且可依舊澄又奏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猶泉也藏曰泉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
始於一品欲令代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秦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今謹重
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恆模寧可專貨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

之州依舊爲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鏹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代之宜便利於此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鷄眼環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旣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錢者罪重常憲旣欲均齊物品廛井斯和者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於市二年冬尚書崔亮奏弘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今玉山縣)鑛一斗得銅八兩南有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跡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旣有冶利並許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人多私鑄錢稍小薄價用彌賤於初乃重制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孝莊帝初私鑄者益更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祕書郎楊侃奏曰昔馬援在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入爲武賁中郎親對光武釋其趣向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爲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折侃乃隨宜剖說帝從之乃鑄五銖錢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今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孝武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

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應自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永安二年秋詔更鑄文曰永安五銖錢官自立鑪亦聽人就鑄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知貴賤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三市賣之絹疋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時鑄錢都督長史高謙之即高恭之兄字道讓上表求鑄三銖錢曰盜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時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莢錢至孝文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五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貽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孝武外事四夷遂虛國用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說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沒人物凋零軍國用少則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　北齊神武霸政之初猶用永安五銖遷鄴

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絹布神武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秤懸於市門私人所用之秤皆準市秤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不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若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錢若便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爲限羣官參議咸以爲時穀皮貴請待有年王從之而止文宣受東魏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而製造甚精其錢未行而私鑄已興一二年間即有濫惡雖殺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長銅價由此利薄私鑄少止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荊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

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漢書西域傳罽賓國以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幕即漫也烏弋山離國之錢與罽賓國同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加金銀飾其仄安息亦以銀爲錢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即更鑄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之錢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戶齊平以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靜帝大象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五銖凡三品並用

隋文帝開皇元年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後[illegible]

(錢貨志云實文重令錢一文重五銖者皆入市用計一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則一千錢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則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以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貿易不止四年詔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猶不能絕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采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猾稍多漸磨鑪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遞相倣傚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為準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又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請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鑛處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檢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為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以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每千宜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鍱裁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大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歐陽詢為文書含八分及隸體每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則今錢為古秤之七銖以上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天下惡錢轉多所在官為市取五文惡錢酬一好錢其年又改以好錢一文易惡錢二文乾封元年造乾封泉寶錢直開元錢十周年以後廢二年詔開元錢依舊施行乾封錢貯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就市糶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其厚重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為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永淳元年五月敕私鑄錢造

意人及句合頭首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從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決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其家長老疾不坐者則罪歸以次家長其鑄錢處鄰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決六十若有糺告者即以所鑄錢毀破并銅物等賞糺人同犯自首免罪依例酬賞武太后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敕非鐵錫銅蕩穿穴者並許令用其熟銅排斗沙澀厚大者皆不許簡擇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衆江淮之南盜鑄尤甚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鼓鑄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甚濫惡其私鑄小錢纔有輪郭及鐵錫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以錢模之斯須盈千便齎用之開元五年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詔又切禁斷天下惡錢不堪行用者并銷破覆鑄由是四民擾駭穀帛踴貴二月又敕古者聚萬方之貨設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輕重得中則利可和義若眞僞相雜則官失其守頃者用錢不倫比後深恐貧窶日困姦豪歲滋所以申明舊章懸設諸樣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十一年制曰古者作錢以通有無之鄉以平小大之價以全服用之物以濟單貧之資錢之所利人之所急然絲布財穀人民爲本若本賤末貴則人棄賤而務貴故有盜鑄者冒嚴刑而不悔藏鏹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貨益少幣帛頗輕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且銅者餒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於器用不同於寶物唯以鑄錢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鑄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斷私賣銅錫仍禁造銅器所在采銅鉛官爲市取勿抑其價務利於人二十年九月制曰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自今以後與錢貨兼用違法者准法罪之二十二年三月敕布帛不可以尺寸爲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貿有無古之爲錢以通貨幣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古往今來

代革時異亦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中書侍郎張九齡奏請不斷鑄錢上令百官詳議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炅等皆曰錢者通寶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姦濫今若一啟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上議曰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今若捨之任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則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復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其不可五也今必以錢重而傷本貨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由人鑄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由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采用者衆夫銅之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時公卿羣官皆建議以為不便事既不行但勅郡縣嚴斷惡錢而已至天寶初年兩京用錢稍

好米粟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錢加價迴博令好惡通用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南每一錢貨得私鑄惡錢五文假託公錢將入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綖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二月勅泉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隨宜如聞京城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懲革絕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寬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不堪久行用者官爲換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輒敢違犯者一事以上並作條件處分是時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內排斗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又宣勅除鐵錫銅沙穿穴古文餘並依舊行用久之乃定乾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給用猶費奏鑄乾元重寶錢每貫十斤一文當開元通寶錢一十文又鑄重稜錢每貫重二十斤一文當開通五十文告鑄錢使第五琦所奏也姦猾之人多用破錢私鑄新錢雖獲深利隨遭重刑公私不便尋總停廢還用開元通寶錢人間無復有乾元重稜二錢者蓋並鑄爲器物矣按天寶中諸州凡置九十九鑪鑄錢絳州三十鑪楊潤宣鄂蔚各十鑪益鄧郴各五鑪洋州三鑪定州一鑪約每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每鑪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鑞三千七百九斤黑錫五百四十斤約每貫錢用銅鑞錫價約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鑪計鑄錢三千三百貫約一歲計鑄錢三十二萬七千餘貫文

通典卷九終

通典卷十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十

運漕　秦　漢　魏　晉　後魏　隋　大唐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糴之處受害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粗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若數千百里漕運其費百倍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穀芻藁令疾至故曰飛芻也輓粟謂引車兩也音晚起於黃腄直瑞反又音誰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腄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琊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黃即今黃縣腄即今文登縣並今東牟郡縣琅琊今高密琅琊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漢興高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謂京師之官府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之地復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

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能此損漕省卒天子以為然發卒穿漕渠以漕運大便利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坂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壖而緣反謂緣河邊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又以為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語在田制上篇）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入於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時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商度也）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三輔今京兆扶風馮翊郡地弘農今陝郡地河東今河東絳郡平陽郡地上黨今高平上黨樂平陽平燕城太原今太原西河郡地）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以至於今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篇蜀相諸葛孔明出軍至祁山今扶風縣始以木牛運其後又出斜谷以流馬運按亮集督軍龐力杜叡滿元胡忠推意作一脚木牛其法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

跗横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勒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法曰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去前軸孔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前扛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扛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扛孔去腳孔分墨二寸二分後扛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扛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扛與等板方囊二枚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收板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扛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扛孔去下扛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扛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扛同前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議竟未成功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堨烏割反擁也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城揚州今壽州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恆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僱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僱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二丈別有私人僱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僱絹三疋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僱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贈絹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僱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僱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贈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

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濡陂其陸路從濡陂至倉門調一車僦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今校薛欽之說雖蹟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為闕彼防城無容全依宜令取僦車之物市材就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於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部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墳所損今始開刱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量裁尚書崔林接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檝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洹音桓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請諸通水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檝若船所有缺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代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修葺使理有可通必無擁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涼郡安定即今郡統萬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

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峰峴山（在今平涼郡高平縣今算頭山語訛亦曰笄屯山即嶂峴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汾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汾州今絳郡垣縣餘並今郡）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衛陝華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眾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今范陽郡涿竹角反）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北狄之地鄯音善且子餘反）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

大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栰至京故城（栰音伐京故城即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開元十八年玄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

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乾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僱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船從黃河不入洛水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溼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

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振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腳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腳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腳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為

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迴其從河口卽分入河洛官自僱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卽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卽般下貯納水通卽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泝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敕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為轉運都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漲遞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邊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不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卽停廢卻由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塡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灞滻二水會於漕渠每變大雨輒皆塡淤大曆之後漸不通舟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舊於河南路運至陝郡太原倉又運至永豐倉及京太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始為陸運使從含嘉倉至太原倉置八遞場相去每長四十里每歲冬初起運八十萬石後至一百萬石每遞用車八百乘分為前後交兩月而畢其後漸加至天寶七年運二百五十萬石每遞用車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畢天寶九年九月河南尹裴迥以遞重恐傷牛於是以遞場為交場兩遞簡擇近水處為宿場分官押之兼防其盜竊大曆後水陸運每歲四十萬石入關

鹽鐵　周　漢　後漢　陳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管子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王音于況反）謹正鹽筴（正稅也音征）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歷也（歷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絫爲釜當米六斗四升）今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分強半強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強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謂之強）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此籍之數而比其常人籍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爲老男五十以上爲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少男少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千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千萬人爲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入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強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強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強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其器彌多其加彌重）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

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也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水為鹽煮海水正音征而積之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眾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下令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意斯為權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餽食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餽而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圉與禦同古通用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

漢孝武中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牢價直也今世人言僱手牢牢盆煮鹽盆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若人執倉庫之管籥以致富羨羨饒也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沮才據反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鈦左趾鈦音徒計反足鉗也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作官府主煮鑄及出納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卜式為御史大夫元鼎六年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鐵器苦惡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又董仲舒說上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孝昭元始六年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詰難議者之言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柙而藏之況天地之山海

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强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强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畜下藏於人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人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不在朐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夫之死士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人懷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彊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於人間而為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叫反）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

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司自鬻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荆州今襄陽南）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還境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　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帝即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恡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為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　大唐開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煮海為鹽採山鑄金伐木為室

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寬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元宗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强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破壞過多量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準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準第三等二千石以上準第四等大同橫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準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準第三等九百石準第四等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十三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若閏月共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糧兼絹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爲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即均徵竈戶自兵興上元以後天下出鹽各置鹽司節級權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

通典卷十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十一

鬻爵　漢　後漢　晉　後魏　大唐

漢孝文時晁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先列反）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人之賦可損所謂以有餘補不足令出而人利者也順於人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人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從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爲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矣從之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減省）及徒役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馬爲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人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書中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顏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所引茂陵書止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乎）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

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爲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爲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者武功爵第八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以崇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告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鷄走狗弋獵博戲亂齊人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　後漢孝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人入穀得關內侯靈帝懸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不當爲三公論者嫌其銅臭凡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宮室錢大都至二三千萬錢不畢至自殺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往輒迎致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縕袍以示之　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理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碩賞散侯六千碩散伯四千碩散子三千碩散男職人輸七百碩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碩聽依第出身千碩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碩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　大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準敕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勳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準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

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準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準元敕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勳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準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敕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內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爲此制尋即停罷

榷酤 漢 陳 隋 大唐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人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木爲榷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之榷彴音酌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斡謂主領之音管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也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旨美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月讐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

蘖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參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酨灰炭酨酢漿也酨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而人愈怨　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　大唐廣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歷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收利以助軍費

算緡漢　晉以後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爲算也詩云維緡伊絲軺小車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貰賒也貸假與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爲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算一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也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也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比例也身非爲吏之例非爲三老非爲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也商賈人軺車二算商賈人有軺車又使多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悉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有不輸稅者令人得告以半與之也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楊可人姓名按義縱傳云時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人部吏捕其爲可使者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居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所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有司理之獄少反者理匿緡獄少有反者反音幡謂從輕而出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分曹言曹輩而出爲使也往卽理郡國緡錢就其所在而理也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人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

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居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即就也比謂比者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新置官員分掌）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碩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復告緡

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此亦算緡之類）

雜稅漢　後漢　宋　齊　東晉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始稅商賈船車令出算也）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理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之武帝時租及六畜）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屬也）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區謁舍若客館）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不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豬突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

後漢靈帝時南宮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口四十錢以治宮室（蜀李雄薄賦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爲賨賨之名蓋爲賦錢四十則始於李雄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

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討事息即還　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州刺史（在今會稽郡也）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課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陀項反）直人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　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出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入市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說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怪也　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　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　大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掜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閒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閒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敕江淮堰塘商旅牽船過處準斛納錢謂之埭程大歷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工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緣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文）

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

周制司市掌市之理教政刑量度禁令 鄭元曰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 以次敘分地而經市 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界也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衆云靡謂侈靡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 通物曰商居賣曰賈阜猶盛也 以量度成賈而徵價 徵召價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價音鬻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同共也同者謂人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人無貨則賒貴而與之 音子邪反 以賈人禁偽而除詐 賈人胥師賈師之屬也必以賈人為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昃日昳也市者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百族謂百姓也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城市販夫販婦朝資夕資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也 凡理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利利於人謂物實厚者也害害於人謂物行苦者也使有使阜起其買以徵之也使亡吏徵抑其買以卻之也侈靡細好使富人好奢微之而已鄭衆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璽卽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有災害物貴市不可以稅為人之困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錢以饒人 凡市偽飾之禁在人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鄭玄曰王制云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姦色亂正色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鬻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為 賈師掌其次之貨賄之理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恆賈 恆常也謂若貯米穀棺木而睹久雨而有疫病者也貴賣之因災害阨人使之重困故令有常賈也 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薦宗廟之物也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臣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 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有平準令 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

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軍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問以人所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脩則人侈本脩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為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為虜所俘乃脩鄣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西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氈裘兗荆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檝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道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為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縷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

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絶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絶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兼幷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絶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也往時戰士或不得祿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人以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司馬遷曰夫山西饒林竹穀纑旄玉石穀纑紵屬可以爲布旄犛之屬纑音盧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枏梓薑桂金錫連音蓮鉛之未鍊者丹砂犀象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人出之豈非道之所符符謂合於

（道也）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人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也越王句踐用范蠡計然（計然蠡師文子）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毁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理國之道也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理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國孫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也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酆武王都鎬故其人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及秦文繆居雍隙（音郤地居隴蜀之間要故曰隙隙爲要路之閒）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徙櫟邑（左馮翊）北卻戎翟東通三晉武昭理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人益玩巧而事末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砂石銅鐵（卭都出銅臨卭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蒲北反）僰僮西近卭笮（右各反）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

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楊及平陽在趙之西）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石北也（石邑縣在常山）地邊胡數被寇人矜懻忮（懻音冀忮音之致反今以
土名強直爲懻中）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人羯羠不均（羯九謁反羠音兕皆健羊名）
自全晉之時已患其僄（匹抄反）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
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
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
家則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匹）牛千蹄角（百六十七頭馬貴而牛賤以此
爲率）千足羊（二百五十頭）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魚以斤兩爲計）山居千章之萩（萩木所以爲轅也音秋）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
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
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四斗）若千畝卮茜（音倩其花染繒赤黃色）千畦薑韭（千畦二十五畝畦猶隴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
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耎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渠略
反徐廣曰會聚飲食）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
理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
足羞也凡編戶之人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長頸罌也）漿千甔（甔缶也都甘反）屠牛羊彘千
皮穀糴千鍾薪槀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言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者曰章曹掾也）竹竿萬箇其軺車百乘（馬車也）牛車千
兩木器髤（徐廣曰音休漆也）者千枚銅器千鈞（二十斤爲一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石百二十斤素木素器）馬蹄躈千（躈音口弔反）牛千足羊

臧千隻僮手指千（僮奴婢古者無空手皆有作務務須手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疋榻布皮革千石（榻音土合反榻布白疊也）漆千斗蘖麴鹽豉千瓵（瓵或作台器名有瓵孫叔敖云瓵瓦器受斗六升台爲瓵也）鮐鮆千斤（鮐音台鮆音自泚反）鯫千石鮑千鈞（鯫音在垢反）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駔音祖朗反駔儈也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儈利比於千乘之家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底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各有杜也）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姦而富也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理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其奇勝田畝拙業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塚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雍一作翁）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伎也（理刀劍名）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也而濁氏連騎馬醫淺方也而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也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耶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不售者官爲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餘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於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周之月出息五百也貸音土得反）樂語五均（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按其文天子取諸侯之二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息恩及小人也）傳記各有斡焉（斡音管也）

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故趙都今廣平郡縣臨淄故齊都今北海郡縣宛今南陽縣雒陽成都所謂五都也）市長皆為五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贍反）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他所衆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卬物價起也卬音五岡反）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以防人積物待貴也）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但空也空賒與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絶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叔臨淄姓偉等（姓姓名偉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簿計簿也）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殽之將（為食殽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贍（卬音牛向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衆庶各不安生

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阯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京故曰均輸）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利吏姦盜誠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通典卷十一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十二

輕重平糴　常平　義倉　周　漢　後漢　晉　宋　齊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解在錢幣篇）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謂賈人之多蓄積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給足也以十取百）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多藏穀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之時官爲斂糴民重之之時官爲散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卽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六斛四斗爲鍾鏹錢貫）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供奉）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豪謂輕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羨餘也羊見反）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穀賤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爲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上也周易損卦六五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沙門一行注曰十朋者國之守龜象社稷之臣能執承順之道以奉其君龜之爲物則生人之重寶爲國之本損而奉上則國以之存損而益下則人以之存明於法則謂盈虛御輕重中和之要若伊尹太公管仲之所執夫龜者上達神祇之情下乃不言而信於人也斯故往者用之爲幣則一行深知其道矣）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要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

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公曰何謂也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虎之皮（雙虎之皮以爲委）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以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常用此數）管子曰夫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富者能奪抑其利貧者能贍恤其乏乃可爲君）國有十年之蓄（用之蓄積常餘十年）而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冀君之祿也故人君挾其食據有餘而制不足故人無不繫於上也（食者人之司命言人君唯以食能制其事所以人無不繫於號令）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人之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計本量委（委積）則足矣然而人有饑餓不食（音嗣）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凡人計口受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然則人君不能散積聚均羨（羨餘也）不足則君雖強本趣耕（本則務農趣讀爲促）乃使人下相役耳惡（音烏）能以爲理（人君不能散豪富之積均有餘以贍不足雖務農事督促播植適所以益令豪富驅役細人終不能治理所謂須有制度於其閒兼輕重之術）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求物反）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予音與）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守人不能調通人利不可以語制爲大理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十）愚有不賡（賡猶償也音庚）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也夫人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之不行萬人之不理貧富之不齊也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謂審利途）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

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無曰使之使不得不使無曰用之用不得不用 使其不知其所以然若巨橋之粟貴糴則設重泉戍之類是 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常以數傾之若服登粟繇之數是也 桓公問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人泰春泰夏泰秋泰冬 泰猶當也 令之所止令之所發 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也 此物之高下之時此人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素之爲四備以守之泰春人之且所用者泰夏人之且所用者泰秋人之且所用者泰冬人之且所用者皆以廩之矣 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 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 即筐乘馬所謂筐乘馬者筐猶實也筐者以幣爲筐而洩重射輕 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穀貲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 矩券常券 君實鄉州藏焉 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二千五百家爲州齊雖霸國尙用周制 曰某月日苟從責者 責讀爲債 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 貨價也言應合受公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其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準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摧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爲理也此篇經秦焚書潛蓄人間自漢興晁賈桑耿諸子猶有言其術者其後絕少尋覽無人注解或編斷簡蠹或傳訛寫謬年代綿遠詳正莫由今且梗槩粗知固難得搜摘其文字凡閱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況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二模楷則同刻舟膠柱耳他皆類此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而無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對曰昔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 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 立重泉之戍 戍名也假設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 令曰人自有百穀之粟者不行 穀十二斛也 人舉所最粟 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 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無籍衣於人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 衡平也 終身無籍於人桓公曰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 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强者謂之衡秩次也 爲之有道乎管子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請以令發

師罷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罷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窮之數（囷邱倫反窮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按囷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按囷窮而不得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囷窮之粟皆歸於君桓公曰齊西水潦人饑齊東豐庸而糴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鏂為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西出三斗而決其籍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人饑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振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有因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使玉人刻石為璧尺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是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行令半年萬民舍其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者過半管子謂桓公曰北郊有掘闕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及穿地至泉曰闕求曰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比龜為用者其數百比百里之地）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立瑤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瑤為貲（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郎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革築室賦藉藏龜（藉更也賦數也[illegible]才夜反）孤竹之役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中當也丁仲反下皆同）桓公曰吾欲西朝天

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襲重也亦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其築城)

因使玉人刻石爲璧(刻石刻其美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丁仲反)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

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彤石朱弓也非齊之所出盡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侯戴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輸音式樹反)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桓公曰吾欲殺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重粟之價若是則田野大闢而農夫勸其事矣請以令使卿藏千鍾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列大夫中大夫也)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於僞反)外可以益農夫矣桓公曰崢邱之戰(崢邱地名未聞一[illegible]郎葵邱)人多稱貸負息以給上之急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爲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復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曰唯膠數爲可耳(膠讀曰繆假此術以陳其事也)令表稱貸之家(表旌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使入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爾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問曰何以得此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寡人有崢邱之戰吾聞假貸吾貧萌(萌與氓同)使有以給子之力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國中大給崢邱之謀也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鑴螫(鑴古蜂字螫音尺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爲齊患也)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陵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人從而服之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即爲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子十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人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人爲綈十三月魯梁國中之人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絏繑而踵相隨(絏繑謂連續也絏息列反繑邱

（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齧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齺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無與魯梁通使後十月魯梁人饑餒相及（相及猶相繼）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人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周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之六管子曰夫人予（音與）則憙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見賢遍反）而不見奪之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所以強求（在工商曰租籍強音其兩反）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計也請猶求也）猶五霸之君去（邱呂反）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雅教反）從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也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人君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即與之則豪富商人不得擅其利）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爲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當偏行而不盡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石二十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六十爲大男五十爲大女吾子爲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準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放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使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穡斂委所委積之物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不遂其稅也）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曰田野闢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桓公曰此何故也管子曰萬乘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

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事耜夏有以決芸(耘同)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磽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積蓄錢帛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邱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而收藏之)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此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

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爲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爲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熟糴一謂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饑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饑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饑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饑三十石（收五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饑之率）故大熟則上糴三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藏出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卽位罷之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勑使糶貨爲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人卽以貸給使彊壯轉運以贍老弱並未施行

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爲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理建業今江寧郡也）南徐州二百萬（南徐州理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市糴南荊河州二百萬（南荊

河州理壽春今郡 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江州理潯陽今郡 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荊州理南郡今江陵郢州三百萬郢州理江夏今郡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湘州理長沙今郡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理汝南今義陽郡西荊河州二百五十萬西荊河州理歷陽今郡南兗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理廣陵今郡雍州五百萬雍州理襄陽今郡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

後魏孝莊時祕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克勤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徐今彭城郡揚今壽春郡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

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準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歲每人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

後周文帝刱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

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振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

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大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敕諸州斗秤京太府校貞觀初尚書左丞戴冑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卽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將何振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庶衆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見田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旣爲百姓先作儲貯官爲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振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爲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準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

關內 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 十一萬二百二十九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內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

河東道三百五十八萬九千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劍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

關內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三十萬三十四石　劍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萬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關內道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劍南道七萬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一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萬一千二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闕

論曰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其數具食貨賦稅篇下）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月有餘息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導行割剝爲務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薦饑凶逆承隙恃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創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是雖神算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爲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而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天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

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於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審其眾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熲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餘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世之略蘊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植焉可徵求貨幣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旋致罄竭更仍貴糴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矣故晁錯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如此農民有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治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為難矣在昔堯湯之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斂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眾廢於藝殖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通典卷十二終

杜氏通典

DS
735
.A2
T84x
v.2

通典卷十三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

自昔羲后以物命官事簡人淳唯以道化上無求欲於下下無干進於上百姓自足海內乂安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名而尙行推擇之典無所聞焉爰洎唐虞之官人也俾乂水土緝熙帝載敷五教正五刑播百穀典三禮咨於四嶽明揚側陋詢事考言故舉無失德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者遠斯則選賢任能之大略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澆難以道馭務勤其教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都邑訓公卿大夫之子弟設俊造之目而勗勉成之自幼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敦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況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第一歷代制上　　第二歷代制中
第三歷代制下　考績附　　第四雜論議上
第五雜論議中　　第六雜論議下

選舉一

歷代制上周　秦　漢　後漢

周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並具學篇中）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修九年大成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書其貳謂寫其副本）任其職也則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辯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　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强兵爲務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　漢高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法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特置此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勉天下各令敦行務本）文帝因晁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至景帝後元二年詔曰有市籍貲多不得官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愍之減至四算得官（有市籍謂賈人有財不得爲吏貲萬錢算百二十也算十十萬也時疾吏之貪以爲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萬乃得爲吏廉士無貲減至四算乃得官也）武帝建元初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之（申商韓刑名之學蘇張縱橫之說並不可）元光元年舉賢良董仲舒對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言小吏有爲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

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
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也請令諸侯
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
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無以日月爲功實試用賢能爲上量
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謂善事父母廉謂清潔廉隅又制
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
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
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年又詔徵吏人有明
當代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也元朔元年又詔
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爲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夫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闔閉也總一郡之中故言闔郡也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
於上聞也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於天子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
天下愼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適得其人也再適謂之賢
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者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懸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錫與但數少耳然九錫經本無文
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九錫備物伯者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賜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
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

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爲其不求士報國也）不察廉爲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非傅相其他旣自署置又調屬條及部人之賢者舉爲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爲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爲他官以補闕員（後漢元制同）

封五年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蹋也奔走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則蹋人踶徒計反）之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力瑞反）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芳勇反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跅弛之士（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吐各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茂材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絶遠之國）初公孫弘以儒術爲丞相天下之學靡然嚮風時太常孔臧等請爲太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人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時外事四夷內闕用度仍募人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繇是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爲此官今不居官皆謂之故）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爲郎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驁與傲同）至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爲作也（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舉爲廉吏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知其人賢否也）又詔列侯舉茂材諫議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獻丞主貢獻物）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也）其爲勸

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爲盛建昭中因西羌反及日
蝕京房奏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遂詔房作考功課之法（具考續篇） 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
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
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爲常又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王莽時太常學子弟歲舉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
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爲文學掌故） 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
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
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爲吏曹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
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
察舉孝廉吏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誇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
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漢曰秀才後漢避光武諱故曰茂才魏曰秀才）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
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理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
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辟八奏四科補賊決） 凡所舉
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舊制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
廉二人小郡二十萬幷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司徒丁鴻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
宜有階品蠻夷雜錯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
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又制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

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推核當時戶口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員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永嘉元年尚書令左雄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駮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產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迴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剗戾舊章竟從雄議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曰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於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侍中張衡上疏曰自初舉孝廉到今二百年必先孝行行有餘力乃草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爲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求末者也自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災是天意不安於此法故也後黃瓊爲尚書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

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范曄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古者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貢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譏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雄在尚書天下不敢謬選十餘時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名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之舉刺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中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永壽二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已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擢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亦得補吏其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吏是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禁網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二州久闕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逾月不定以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之士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授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蘭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讎定五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為古

文篆隸三體立於太學門謂之石經自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痍痼疾督書其版舉主保之其督郵版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署某官某甲保舉順帝諱保改稱守沈既徵曰初順帝推心虛己延企天下之士以元纁玉帛徵晉陽樊英既至天子為降寢殿設壇席待如神明尚書奏引延問得失英所對唯常言無宏謨博略可以動觀聽緣是流俗諠譁以為處士純盜虛聲襲俗而已物議不允是時閹宦秉政婣黨徧天下故士君子羞為儕偶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之冠李杜陳范為其徒更相褒重危言高論橫議得失朝廷政刑必品裁之公卿皆畏迎門倒屣折節自下議者咸以為文武復興唯申屠蟠曰不然當戰國間處士干時列國之君至有擁篲為前驅者卒致焚書坑儒之禍茲其兆矣既而羣士以善惡相驅或譏誣相加一彼一此連為鉤黨而閹豎等構成釁故乃誣告郡士以交結誹謗圖為不軌靈帝震怒悉令逮捕之於是遂有黨錮之獄始自周福房植成於李膺張儉名士死獄中者百餘人其支黨因緣或詞濫而誅徙禁廢者六七百人從古以來諸生之盛莫如是善人喪敗亦莫如是者仲尼有言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是以君子之道貴闇然而日章故衣錦尚褧惡其昭昭也嗟乎申屠子龍其知言歟

通典卷十三終

通典卷十四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選舉二

歷代制中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魏文帝爲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初曹公時魏府初建以毛玠崔琰爲東曹掾史銓衡人物選用先尚勤儉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僞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黃初三年始除舊漢限年之制令郡國貢士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嫉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久廢而毀稱相進退故真僞混雜也帝遂詔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具考績篇齊王嘉平初曹爽既誅司馬宣王秉政詳求理本中護軍夏侯元言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著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今令中正但考行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次亦渙然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眾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

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而總之於臺閣官長所第中正所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庶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兼請除重設之官定服制之等宣王辭不能改請俟於他賢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興兵衣冠士族多離於本土欲徵源流遽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爲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儻或道義虧闕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戾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於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討其根本陳壽魏志言之太略故詳辯之也蜀先主既沒諸葛孔明秉政愍惡舉善量材授任不計資敘時犍爲郡守李嚴以楊洪爲功曹嚴未去郡而洪已爲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祗已爲廣漢郡守後李嚴廖立皆得罪於亮或廢或徙聞亮卒垂泣發疾以至於死也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具課績篇散騎常侍傅元皇甫陶以爲政教頹弊風俗不淳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崇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化鄰唐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崇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帝乃使元草詔進之元奏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則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隨才優劣以之授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眾而無游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治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輕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眾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

其宜臣以爲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濵昔者聖帝明皇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耕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旣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爲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夫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而廢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農於是百工商賈亦歸之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之而終不能用山濤爲吏部尚書十有餘年每官闕輒啓擬數人曰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閒少不畱下情處朝廷足以鎭正左右衞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儻惜濟主兵者驃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衞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强正有學義亦堪此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組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間尙書令闕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祜體義立正可以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閒猶宜得健者征北大將軍瓘貞正靜一中書監勖達練事物三人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舉者不皆隨帝意所欲然後明奏而帝之用者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服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又王戎字濬沖遷尙書左僕射領吏部戎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理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周而戎奏還旣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繼道路欺巧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扇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於時雖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尙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郗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爲貴尙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

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偽由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爲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仇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宗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況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狀必采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又表請

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時始平王文學李重復上疏曰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檢防轉碎徵形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晉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併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若使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義日崇矣及劉頌爲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豔性峭刻好清議爲尚書以郎署混濁多非其人豔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乃厥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婪志節卑汙者皆以爲軍校置之營府於是怨聲累然競言豔用私情廢公法豔坐自殺　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略粗定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　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叙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部議制初廢帝滎陽王時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錄尚書徐羨之謂中書令傅亮曰黃門以下悉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聞之曰我不能爲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按宋黃門第五品也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爲滿時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曰今爲政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强擊刺之法習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便更求其言行考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兼述農桑牛植之本及禮

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悅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雜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復斷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詳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也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之於朝三公參其得失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而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同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止也已擊轂攘袂墳彼寺臺求者干進以務必得加之以諂黷吏曹按閱而選舉不遑訪采於鄉邑父誨其子曰不案何獲兄勵其弟曰努力窺覦無廉恥之風謹愿之操官邪國敗而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哲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爲兩不能反之周漢朝三募四其病愈甚也

齊尚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爲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采詔從宰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為先從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至和帝時梁武為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俟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忌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以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者又以名不表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冠屨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幼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

爲甚乃施行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爲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貢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

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爲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爲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勳別降恩旨敘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闕則補官有清濁以爲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爲白牒列數十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敕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版備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敕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行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頹壞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吏年互濁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爲吏部尚書差有其序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成帝和平三年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皆所謂彝倫攸敘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劭崔浩爲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幽幷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令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又季孝伯趙郡人父曾理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任郡主簿到官月餘日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又郭祚爲吏部尚書持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爲稽遲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量材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

至孝文帝勵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具考績篇）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任城王澄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自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於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登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又韋伯昕兄子瑒為吏部郎性貪婪鬻賣吏官皆有定價）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僻陋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為簡當既謂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藉落庸鄙操銓覈之權而選敘頹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役初孝明嗣位幼沖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喧道路乃懸牓於衢會期屠害彝父子不以為懷神龜二年羽林虎賁相率千餘人至尚書省詬詈求彝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礫投擊臺閣聲如雷霆京師懾震莫敢討遏遂聚火焚其第拽彝於庭捶辱悉心而呼聲動京邑其子叩頭流血為父請命羽林乃執始均生投火中灼為煨燼仲瑀被創以竄免彝信宿而死既而詔斬其尤兇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天下寃痛聞者驚駭靈太后於是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官不問愚賢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沉滯者皆稱其能（時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乃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理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姓氏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遽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中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復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選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鑒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而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若令佩組乘軒求其烹鮮之効未嘗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

猶無官可授況一人冀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禮法難權宜哉仲尼云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今君子知吾意爾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為尚書右丞轉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敘用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者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聚斂盈門因執滿貴蓋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所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伸強暴自息書奏惠帝崩及孝莊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敘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還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疏袁聿脩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

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舉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準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遷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都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為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昔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不命皆國君專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⑧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脩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

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爲吏部尚書高構爲侍郎選舉先德行次文才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魏宋北齊以來州部僚佐已多爲吏部所授至隋一切歸在省司牛弘嘗問於劉炫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吏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鍛鍊辛苦甚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之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爲清簡而讒懟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曰選法之雜行久矣夫天產萬類美寡而惡衆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羣雖消長迭有而善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懸其違必懸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懼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以陰騭而滑移之固難明斥其惡而強擠也豎議張弊皆以不及是而敗悲夫斯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爲故崔毛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身墜時難不其然乎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勳敘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蠢政害人實由於此自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授文官之職事

通典卷十四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選舉三

歷代制下大唐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並具學篇）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徵耆艾敘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為第（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律曰諸貢舉非其人（謂德行乖僻不如舉狀者）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謂才堪利用蔽而不言也）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自是士族所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太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充庭（因左拾遺劉承慶上疏奏四方珍貢列為庭實而舉人不厠甚非尊賢之意上從之）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其後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於

兵部（開元十九年詔武貢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其課試之制畫帛為五規置之於垛去之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尺橛廣六尺餘四規每規內兩邊各廣三尺懸高以三十尺為限）列坐引射名曰長垛（弓用一石力箭重陸錢）又穿土為埒其長與垛均綴皮為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名曰馬射（鹿子長五寸高三寸弓用七斗以上力）又斷木為人戴方版於頂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馳馬入埒運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踣名曰馬槍（槍長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版方二寸五分）皆以儇好不失者為上兼有步射穿劄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為第其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又制為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騎（天寶六載正月制文武之道既惟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其鄉貢武舉人上省先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尅捷亦宜告廟）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臣軌依舊習老子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言上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凡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二十一年元宗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老子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因考功員外郎李昂詆訶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陵詬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於禮部遂為永制）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小經準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準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姚奕奏）元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舉送課試

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聯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牆面焉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習爾雅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言也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舊制帖一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經其爾雅亦并帖注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經策全通為甲第通四以上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為不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為第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眾科有能兼學則加超獎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先試之期命舉人謁於先師有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皆會而觀焉博集羣議講論而退之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荐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廷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曰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寖以成風至於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治平

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韞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驁無良者或有爲故是非相陵歃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爲盟毀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匿嘲爲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勑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耻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故矣貞元二年六月勑自今以後其諸色舉選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一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員例處分五年五月勑自今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選例吏部考試白身依貢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委主司於朝官學官中揀擇精通經術三五人閱奏主司與同試問義策全通爲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爲次第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諸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爲常式九年五月勑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爲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爲次第餘一切並準三禮例處分仍永爲常式其選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册授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並臨軒册授其職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朝堂册訖皆拜廟册用竹簡書用漆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勑授凡制勑授及册拜皆宰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尙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否供奉官若起居補闕

（拾遺之類，雖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屬選司。開元四年始有此制。）凡吏部兵部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尚書與其一，侍郎分其二。文選舊制，尚書掌六品七品選，侍郎掌八品九品選。景雲初，宋璟為吏部尚書，始通其品員而分典之，遂以為常。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先時五月頒格於郡縣，示人科限，而集之。初皆投狀於本部，或故任所，述罷免之由，而上尚書省。限十月至省，乃考覈資敘，郡縣鄉里名籍，父祖官名，內外族姻，年齒形狀，優劣課最，譴負刑犯，必具焉。以同流者五五為聯，以京官五人為保，一人為識，皆列名結款。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賈殊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之徒。應選者有知人之詐冒而糾得三人以上者，優以授之。其試之日，除場接棘，譏察防檢，如禮部舉人之法。）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聽制敕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他日更其官而告之，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以類相從，攢之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於公卿，皆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才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為文選，取書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廷謝恩。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則停。至貞觀三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既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十九年十一月，馬周為吏部尚書，以吏部四時提衡，略無休暇，遂請取所由文解，十月一日起省，三月三十日畢。）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元宗開

元中行儉子光庭爲侍中以選人旣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定爲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此起於後魏崔亮停年之制也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爲判也按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上疏曰今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此則試判之所起也後日月寖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旣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旣多敘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郡自輔至下凡八等縣自赤至下凡八等其折衝府亦有差等按格令內外官萬八千八十五員而合入官者自諸館學生以降凡十二萬餘員弘文崇文館學生五十員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凡二千六百一十員州縣學生六萬七百一十員兩京崇元館學生二百員諸州學不許太史歷生三十六員天文生百五十員太醫童針呪諸生二百一十一員太卜卜筮生三十員千牛備身八十員備身二百五十六員進馬六十員齋郎八百六十二員諸三衛監門直長三萬九千四百六十二員諸屯生副千九百八十四員諸折衝府錄事府史千七百八十二員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員執仗執乘每府六十四員親事帳內一萬員集賢院御書手一百員翰林藥童數百員諸臺省寺監市衛府坊之胥吏及上州軍令錄事省司補授者約六千餘員其外文武貢士及應制挽郎輦腳軍功使勞徵辟奏薦神童陪位諸以親蔭幷藝術百司雜直或恩賜出身受職不爲常員者不可悉數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員吏曹乃移牒州府課人應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貞觀中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時

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爲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才辨行未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他日上又曰夫古今致理在於得賢今公不能知朕不徧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之何魏徵曰知人則智自知則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是長澆競也不可復寢是時吏部之法行始二十餘年雖已爲弊矣而未甚滂流故公卿輔弼或有未之覺者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錄時稱允愜十八年獨知選事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太宗初知其微而未及更因循至於永徽中官紀已紊追麟德之後不勝其弊及武太后臨朝務悅人心不問賢愚選集者多收之職員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故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謠又以鄧元挺有唐以來掌選之失無如元挺者時患消渴疾選人因目爲鄧渴作鄧渴詩以謗之許子儒爲侍郎無所藻鑑委成令史依資平配其後諸門人仕者猥衆不可禁止有僞立符告者有接承他名者有遠人無親而買保者有試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假濫不可悉數武太后又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糊名自此始也有司不能詳求故實剗革其弊神功元年敕自今以後本色出身解天文者進官不得過太史令音樂者不得過大樂鼓吹署令醫術者不得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者不得過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過司膳署令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不須進階每一階酬勳兩轉而乃繁設等級遞立選防苟以抑之及神龍以來復置員外官二千餘人兼超授閹官爲員外官者又千餘人時李嶠居選部引用權勢以取聲名故爾其員外官悉遷待與正官紛競至相毆擊者及嶠復入相乃深悟之上疏請惜班榮稍減除授時中宮用事恩澤橫出除官有不由宰司特敕斜封便拜於是內外盈溢居無廨署時人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時以鄭愔爲吏部侍郎大納貨賄留人過多無闕注擬逆用三年闕員於是綱紀大

蓋及先天以後宋璟為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方革前弊曩歲留人雖資高考深而非才實者並罷選當時選者十不收一由是吏曹之職復理矣自有唐以來居吏部者唯馬載裴行儉崔元暐韋嗣立最為稱職開元十三年元宗又以吏部選試不公乃置十銓試人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荊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邱各掌其一時左庶子吳兢上表諫曰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實百王準的伏見敕旨令韋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銓選及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雖有吏部尚書及侍郎皆不得參其事議者皆以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於有司也然則居上臨人之道經邦緯俗之規必在推誠方能感物抑又聞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故漢光武置赤心於人腹豈有旨哉昔魏明帝嘗卒至尚書省尚書令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省司文簿矯曰此是臣之職分陛下非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就黜退陛下宜即還宮帝慙而返又陳平丙吉者漢家之宰相也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路死之人故上自天子至於卿士守其職分而不可輒有侵越也況我大唐萬乘之君卓絕千古之上豈得下行選事頗取怪於朝野乎凡是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仍停此十銓分選復以三銓還有司明年復故二十三年七月吏部尚書李暠奏曰伏見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以辨分請鑄司勳兵部印文加告身兩字從之至天寶八載六月敕旨授官宜立攢符下諸郡府十一載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以胼胝為相懼招物議取悅人心乃以選人非超絕當留及藍縷當放之外其餘常選從年深者率留故癃愚廢滯者咸荷焉其明年三銓注官皆自尊之於尚書都堂與左相相偶唱注二旬而畢不復經門下省審侍郎不得參其議其內常參官八品以上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并停使郎官御史丁憂廢省者舊制中書門下便除授貞元四年正月制春秋舉薦至五年六月敕在外者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者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以上官左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博士畿安萬年縣令著作郎郎中中允中舍人祕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每年一度薦聞至八年正月敕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至九年十一月敕每年冬薦官吏部準式檢勘成者宜令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

於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跡定爲三等并舉主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考績 周 漢 魏 晉 後魏 大唐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 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稱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推如此法也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諸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爲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 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爲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爲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君務伯名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爲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爲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

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一體相資而成也後考課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君元凱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納以言及至末代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與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采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　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卽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賜車馬器服以申奬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理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

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令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於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升一階檢無僭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夤又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月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還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効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闕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還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

大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目為之最凡二十七為一

最以上有四善爲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職事麤理善最弗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爲下下若於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尙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準見戶爲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戶口謂課丁率一丁同一戶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準五千五百戶法爲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損者各準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課及不課並準上文）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準見地爲十分論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損者（謂永業口分之外有荒廢者）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所謂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見在之內比校其猶善者以爲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襃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爲上上其次爲上中其次爲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愼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尙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卽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覩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爲

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卽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秩祿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理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所以速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龎未洽乎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令長今日旣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卽坐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采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爲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赦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爲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通典卷十五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選舉四

雜議論上

齊景公問晏子任人對曰地不同宜任之以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不能贍也　漢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匡正也正其乖失）時丞相王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才難謂有賢才難得）故繼代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居是國也累代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理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材賢材賢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拜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代非私此三人貪其才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悉盡也言無大小盡舉劾過於所察之條）吏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下材懷危內顧（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理之）眾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傾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之）遣使者

賜金慰厚其意誠謂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愛良人吏良善也良人吏善理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不即下理其事恐爲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理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惟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不求備於一人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當寬恕其小罪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初發起爲盜賊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爲使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先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後漢光武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煉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要其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舉貢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張衡上疏曰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古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加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乃若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

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　魏文帝時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闕時劉寔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爲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闕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恆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授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也議者僉言代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小人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稱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闕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之人有得失矣故自漢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者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

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慢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言所舉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其罪亦無由上聞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才高守道之士日馳走於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顔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塞其路過而毁之者亦多矣夫謗毁之生非徒空說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毁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察之無已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主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於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代作則季代所用不能讓賢虚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章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闕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闕三公已先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闕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闕四征已先選之矣必詳於停闕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闕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令諸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闕令主者選入尚書也郡守闕擇衆郡守所讓最多者而用

之詳於任主者此爲令百郡守共選一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代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夫貴讓則賢知明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能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多矣雖賢智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取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則無由進矣遊外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止矣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讓而天下自化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　晉始平王文學李重又以爲等級繁多又外官輕而內官重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久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野自帝王以下代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漢采古制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爲理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得爲理大體所以遠比三代也及於東京尚書雖漸優重然令僕出爲郡守便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國讓國諱改稱字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節而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代不從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崇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爲理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理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理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拘眞秩魏初用輕資以先試守臣以爲今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之理盡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日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已也帝雖善之竟不能行　齊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彥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選衆

今則不然奇才絕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彥回曰誠如卿言行之已久卒難爲改也　梁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時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代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化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懸絕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黌校棊布傳經授受皆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人繁多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卿裴子野又論曰書云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嗣嫡猶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軾閭擁篲無絕於時其後四方豪勢之家門客千數卑身折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於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厠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厲德興化之道也　宋明帝聰博好文史才思朗捷少讀書奏號七行俱下每國有

禎祥及行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又論曰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爲詩既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惡王化本焉而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惻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響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歌詩頌百揆五等蔡邕等之俳優楊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咏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曹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敦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而斯豈近之乎蕭子顯曰自宋以來謝靈運顏延年以文章彰於代謝莊袁淑又以才藻係之朝廷之士及閭閻衣冠莫不仰其風流競爲辭賦之事五經文句無復通其義者

後魏孝文時高祐上疏云今之選舉不采識理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巧勞唯才是取官方斯穆又勳舊之族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私人以官帝善之韓麒麟子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遂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別貢門地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地者是其祖父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亦用之苟非其人雖三后之允自墜於皁隸矣或云無奇才不若取士於文然此亦失矣豈可以代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孝明帝時清河王懌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

以門品高下有恆若準資蔭自公卿令僕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祕著下逮御史長兼皆條例昭然文無虧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茲以降亦多乖舛且參軍事專非出身之職今必釋褐而居祕著本爲起家之官今或遷轉以至斯皆仰失先準有違明令非所謂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彌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九流之廣必令該鑒氏族辨照人倫才識有限固難審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門胄品藻高卑四海畫一專尸衡石任寔不輕故自置中正以來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茲選皆須名位重於鄉國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綜覈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爲敕制使官人選才備依先旨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并革選中正一依前軌庶清源有歸流序允穆靈太后詔依表施行而終不能用薛淑爲吏部郎中先是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淑乃上書曰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卽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務取廉平清直素行有聞并學通古今曉達理體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先在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旣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爲多矣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徐因引見復陳言曰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極諫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賢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亦寢矣 後周樂遜上疏論選舉曰選曹掌錄勳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知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才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卽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內除此外付選曹銓敍者旣非機

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代以榮祿爲重修身履行以纂聲名然逢時旣難失時爲易其選舉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　隋文帝開皇中治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尙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業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漓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領縉紳參厠纓冕是以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幷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旣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通典卷十六終

通典卷十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五

雜論議中

大唐貞觀八年三月詔進士讀一部經史二十三年九月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黜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倣傚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後並如其言其年馬周上書曰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升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爲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頓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勳人或京官不能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強壯者先入爲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才堪宰涖以德行見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高宗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以選舉漸弊陳奏其一曰吏部比來取人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是傷多（永徽五年一千四百三十八人六年一千一十八人顯慶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人）不簡雜色人即注官是傷濫（雜色解文三衛內外行署內外番官親事帳內品子任雜掌伎術直司書手兵部品子兵部勳官記室及功曹參軍檢校官屯副驛長校尉牧長）經學時務等比雜色三分不居其一經明行修之士猶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可皆求德行即知天下共釐百姓之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爲國以來四十餘載尙未刑措豈不由此且官人非材者本因用人之源濫濫源之所起復由入流人失於簡擇今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始付選趨走几案之間者不簡便加祿秩稽古之業雖信難成斗筲之材傷於

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請令曹司試判訖簡爲四等奏聞量有材用兼有義行者爲第一等身品强壯及第八上并兵部所送人不占第一等及準例給送兵部者爲第二等餘量簡爲第三第四等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第三等付主爵第四等付司勳並準例處分其行署等私犯下第公坐下下雖經赦降情狀可責者亦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貫冀入流不濫官皆得人非材不取不至冗雜且令胥徒之輩知有銓選若復素非廉謹必將漸自飭勵其二曰古之選者爲官擇人不聞擇人多而官員少今之選者亦擇人但擇之無準約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人隨歲積豈得不賸謹準約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數今內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人之賦命自有脩促弱冠而從政懸車而致仕五十年食祿者罕見其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亦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正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足有賸人不慮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餘人應須五百數外常賸一倍以上又比來放還者見停亦千餘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搜揚之法其三曰雜色人請與明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以三分論每二分取明經進士一分取雜色人其四曰儒爲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徧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勸誘之方理實爲備而獎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以來於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采莫不光被諭旨超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故以爲獎進之道未周其五曰國家富有四海於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知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闕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爲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實爲朝廷惜之其六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

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卽遷官人知將秩滿豈無去就百姓見官人還代必懷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百姓責其移風易俗必無得理請四考依選法就任所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嶺南及黔選之所四考不得替者不在此限例若計至五品及有中上以上私犯中下公坐下上以下考者四考滿依舊置替得替人依式聽選）遷濟反朴雖未敢期送故迎新實減其勞擾其七曰尙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欲參用經學時務之流皆以儒類爲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但禁省崇峻王言祕密尙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之人恐未盡銓衡之理請降進止稍清其選奉敕付所司集群官詳議議者多難於改作事竟不行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得賢卿等用人多作形迹讓避親知不得盡意甚爲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以爲美談卽使卿等兒姪有才亦須依例進奉乾封八年八月上列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宰相李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廣豈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卽遭囂謗以爲朋黨沉屈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讐唯能是用讒毀不入誰不竭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上元元年劉嶢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爲考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於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草木之間極筆於煙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之采詩以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爲先才

藝爲末必敦德勵行以佇甲科豐舒俊才沒而不齒陳寔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風動於下聖理於上豈有不變者歟武太后臨朝垂拱中納言魏元同以爲吏部選舉未盡得人之術上疏曰昔之列國今之郡縣士無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因循以迄於今以刀筆求才以簿書察行法之弊久矣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不示鍾庾之器所積不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鑑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況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而徇於勢利者哉使贓貨交易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邱陵使百行九流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乎且前古以來亂多治少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刱豈唯日不暇給亦乃人物稀少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年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混淆玉石不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既卽事爲弊致後來滋甚夫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覩豈當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可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尙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也昔區區宋朝尙爲裴子野所歎而況於當今乎又從政

洎宦不可以無學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齠齔之年已腰銀艾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脚之徒課試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及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漸進必以才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其一流良足惜也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行而後言才之義也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尹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也武太后不納天授三年右補闕薛謙光以其時雖有學校之設禁防之制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而趨末矯飾行能以請託奔馳為務上疏曰自七國以來雖雜以縱橫而漢興求士猶徵百行是以禮讓之士砥才毓德既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為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梁陳之間時好詞賦故其俗以詩酒為重未嘗以修身為務降及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奏於文帝曰昔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大道好雕蟲小藝連編累牘為箱積案獨有月露風雲之狀而已代俗以之相高朝廷以茲擢人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其言乃下制禁文筆之為浮詞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詞不質書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及煬帝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故後生復相倣傚皆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歷漸革前弊陛下君臨樹本崇化而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

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爲覓舉夫覓者自求之稱非人知我之謂也察辭度材則人品可見矣故選曹授職諠囂於禮闈州郡貢士諍訟於陛闥謗議紛紜寖成風俗今夫舉人詢於鄉閭歸於里正而已雖跡虧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竊資邀勳盜級假其賄賂即爲無犯鄉閭設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文擅清奇則登甲科藻思小減則爲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安仁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藻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官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槩而取也其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於弓馬良將寧資於射策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使僥名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庸謬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臨難決疑乃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又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司馬宣王持劍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乎又按楊得意誦張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任故也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遜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塞矣仍請寬立年限容其采訪簡汰堪用者試守令以觀能否參檢行事以覈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長矣聖曆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獨薦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書郎蒞事有聲太后謂仁傑曰祁奚內舉果得人也長安二年武太后下求賢令狄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才也乃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太后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又遷秋官侍郎四年夏官尚書靈武大總管姚元之將之鎮太后令舉堪爲宰相者元之對曰秋官

侍郎張柬之沈厚有餘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遂爲相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書夫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此其尤親於人者也是以親人之任宜得賢才用人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非其才但於京官之中爲閒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守之間以爲斥逐之地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亦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其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勝言盖甿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邑每爲非才者所擾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甚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身聞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是人情進取豈忘之於私但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於京職而不在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而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日今又未革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以爲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亦不得入爲臺郎給舍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遞次差降以爲出入亦不十年頻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天下不可爲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遥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萬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

起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劒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據其合與不合而多不論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之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之賢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才之實故臣以爲選部之弊在不變法變法甚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如今之銓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以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卽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且先委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據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干冒縱有不任選者謬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諠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冒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祗益法令煩碎賢愚混雜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稱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闕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唯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善士則守志而俟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身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趨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

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謬干夫士必刻意修飭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安可不察也十七年三月國子監祭酒楊湯上言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千人臣恐三千之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以其効官豈識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爲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長以此爲限恐儒風漸墜小道驟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論曰王者官人必視國之要杜諸戶一其門安平則尊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夏殷周選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進是以誘人也無二其應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諸侯異政取人多方故商鞅患之說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幷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尚淳質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開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鋭意四夷故權譎之謀設荆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番係嚴熊羆等經營作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爲官者徇私上下竝求百姓不堪凋弊故巧法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作杜周減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擊敢殺彰而法先王之術習俎豆之容者無所任用由是精通秀穎之士不遊於學遊於學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時霍光問人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祖述尊重儒術不達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書

雖用經術之士而不行經術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於東漢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立節之徒衆無何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鎮伏眈庶非尙賢之術蓋尊尊之道於時聖人不出賢哲無位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風彌盛舍學問尙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老聃之說誦楚詞文選之言六經九流時曾閱目百家三史罕聞於耳撮羣鈔以爲學總衆詩以爲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爲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於從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書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詩賦之意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上上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冶不雅旣不關於諷刺又不足以見情蓋失其本又何爲乎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以勳賞功以才涖職以才涖職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故士無官（後魏羽林士今萬騎軍功是也）官乏祿吏擾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除保傅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史則皆牧守選辟夫公卿者主相之所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主司之所選者獨甸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選旣寡則爲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免拜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遍何暇采訪賢良搜覈行能耶時皆共嗤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備詳之又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長長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職職與人相宜而功與事並理是以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選之也略其使之也備一人之身職無不莅若委遊夏以政事責冉季以文學也何其謬

歟故人失其長官失其理是以三代之制家有代業國有代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之爲官代
守其業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代習則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劉
氏代擾龍籍氏代司史庾氏庫氏代司出納制氏代司鑄鐘卽其事也後代以代卿執柄益私門卑公室齊奪於
田氏魯弱於三家革代卿之失而不復代業之制醫工筮數其道浸微蓋爲此也故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驥捕鼠令鷹守肉驥之捕鼠終不可獲而千里之功廢矣鷹之守
肉死有餘罪而攫撮之効沒矣夫裁徑尺之帛刻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刻木非左右之所能故
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廈者先擇木
然後揀材理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守人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
理木者也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昔三代建侯與今事異理道損益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
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
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就固然之理進
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爲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
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時或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啟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
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
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已甚既
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

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撥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歎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啟昏窒明故士子舍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即又及秋事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糜費實甚非唯妨闕正業蓋亦鬻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已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撥廢遂至沒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國中煩耗其弊九也為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司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雜因此渝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

舉人條例　一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尚書明王道論語詮百行孝經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其明經通此謂之兩經舉論語孝經為之翼助諸試帖一切請停唯令策試義及口問其策試自改問時務以來經業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時人云明經問策禮試而已所謂變實為虛無益於政令請令

其精習試策問經義及時務各三節並以通四以上爲第但令直書事義解釋分明不用空寫疏文及務華飾其十節總於一道之內問之餘科準此其口問諸書每卷問一節取其心中了悟解釋分明往來問答無所滯礙不用要令誦疏亦以十分通八以上爲第諸科亦準此外更通周易毛詩名四經舉加左氏春秋爲五經舉不習左氏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其但習禮記及論語孝經名一經舉既立差等隨等授官則能否區分人知勸勉

一明法舉亦請不帖但策問義并口問準經業科

一學春秋者能斷大事其有兼習三傳參其異同商確比擬得其長者謂之春秋舉策問經義并口問並準前

一進士習業亦請令習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并一史其雜文請試兩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試箋表論議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其理通其詞雅爲上理通詞平爲次餘爲否其所試策於所習經史內徵問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十節貴觀理識不用徵求隱僻詰以名數爲無益之能言詞不至鄙陋即爲第

一有通禮記尚書論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通元經孟子荀卿子呂氏春秋管子墨子韓子謂茂才舉達觀之士既知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所長捨其偏滯則於理道無不該矣試策徵問諸書義理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言論觀其通塞

一其有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略深致其詞典雅者謂之秀才舉經通四經或三禮或三家春秋兼通三史以上即當其目其試策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談論以究其能

一學倍秀才而詞策同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宏才舉以前三科其策當詞高理備不可同於進士其所徵問每十節通八以上爲第

一其史書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

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　一天文律歷自有所司專習且非學者卒能尋究並請不問唯五經所論蓋舉其大體不可不知　一每年天下舉人來秋入貢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先起試其文章通者注等第訖試官本司官錄事參軍及長史連押其後其口問者題策後云口問通若干即相連印縫並依寫解為先後不得參差封題訖十月中旬送觀察使觀察使差人都送省司隨遠近比類須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訖其入第者二月內符下諸道諸州追之限九月內盡到到即重試之其文策皆勘會書跡調理與州試同即收之偽者送法司推問其國子監舉人亦準前例　一諸色身名都不涉學昧於廉恥何以居官其簡試之時雖云試經及判其事苟且與不試同請皆令習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答精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以上如先習諸經書者任隨所習試之不須更試孝經論語其判問以時事取其理通必在責其重保以絕替代其合外州申解者依舉選例處分　一一經及第人選日請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上縣尉之類兩經出身授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緊縣尉之類用蔭止於此其以上當以才進四經出身授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之類五經授望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之類明法出身與兩經同資進士及三禮舉春秋舉與四經同資其茂才秀才請授畿尉之類其宏才諸送詞策上中書門下請授諫官史官等禮經舉人若更通諸家禮論及漢已來禮儀沿革者請便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為學既優並準五經舉人便授官其雜色出身人量書判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者加一等凡蔭除解褐官外不在用限　其今舉人所習既從簡易士子趨學必當數倍往時每年諸色舉人主司簡擇常以五百人為大限此外任收雜色

選人條例 一其前資官又新出身並請不限選數任集庶有才無滯官得其人 一不習經史無以立身不習法理無以効職舉人出身以後當宜習法其判問請皆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其有旣依律文又約經義文理弘雅超然出羣爲第一等其斷以法理參以經史無所虧失粲然可觀爲第二等判斷依法有文彩爲三等頗約法式直書可否言雖不文其理無失者爲第四等此外不收但如曹判及書題如此則可不得拘以聲勢文律翻失其眞故合於理者數句亦收乖於理者詞多亦舍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牓以懲之

一其授試官及員外等若悉不許選恐抱才者負屈若並令集則僥倖者頗多當酌事宜取其折衷請令所在審加勘責但無逾濫並準出身人例試判送省授官其九品八品官請同黃衣選人例授官七品六品依前資解褐官例五品四品依前資第二正官例其官好惡約之工拙也 一舊法四品五品官不復試判者以其歷任旣久經試固多且官班已崇人所知識不復爲偽濫耳自有兵難仕進多門僥倖超擢不同往日並請試判待三五年舉選路清然後仍依舊法其曾登科及有清白狀并曾任臺省官并諸司長官刺史者已經選擇並不試依常例處分 一每年天下來冬選人今秋九月依舉人召集審勘絕其姦濫試時長吏親自監臨皆分相遠絕其口授及替代其第四等以上封送省皆依舉人例處置吏部計天下闕員訖卽重考天下所送判審定等第訖從上等據本色人數收人具名下本道觀察使追之限十月內到並重試之訖取州試判類其書蹤及文體有偽濫準法處分其合留者依科目資緒隨穩便注擬 一其兩都選人不比外州請令省司自試隔年先試一同外州東都選人判亦將就上都考定等第兼類會人數明年依例追集重試之還以去秋所試驗其書蹤及詞理則隔年計會替代事亦難爲 一兵興以來士人多去鄉土旣因避難所在寄居必欲網羅才能隔年先試令歸本貫爲弊

吏深其諸色舉選人並請准所在寄莊住處投狀請試舉人旣不慮僞濫其選人但勘會符告幷責重保知非僞濫卽准例處分　一宏詞拔萃以甄逸才進士明經以長學業並請依常年例其平選判入第二等亦任超資授官　一諸以廕叙優勞准敕授官者如判劣惡者請授員外官待稍習法理試判合留卽依資授正員官　一諸合授正員官人年未滿三十者請授無職事京官及外州府參軍不得授職事官

後論　有司或詰於議者曰吏曹所銓者四謂身言書判今外州送判則身言闕矣如何對曰夫身言者豈非洪範貌言乎貌謂舉措可觀言謂詞說合理此皆才幹之士方能及此今所試之判不求浮華但令直書是非以觀理識於此旣蔽則無貌言斷可知矣書者非理人之具但字體不至乖越卽爲知書判者斷決百事眞爲吏所切故觀其判則才可知矣此身言及書豈可同爲銓序哉有司復詰曰王者之盛莫逾堯舜書稱敷納以言爲求才之通軌今以言爲後亦有說乎對曰敷納以言者謂引用賢良升於達位方將詢以庶政非言無以知之其唐虞百官咨俞無幾其下小吏官長自求各行敷納事至簡易今吏曹所習輒數千人三銓藻鑑心目難溥諠譁競之不暇又何敷納之有乎其茂才以上學業旣優可以言政教接以談論近於敷納矣有司復曰士有言行不差而闕於文學或頗有文學而言行未脩但以諸科取之無乃未備對曰吏曹所銓必求言行得之旣審然後授官則外州遙試未爲通矣今銓衡之下姦濫所萃紛爭劇於獄訟僞濫深於市井法固至此無如之何豈若外州先試兼察其行苟居宅所在則隣伍知之官司耳目易爲采聽古人鄉舉里選方斯近矣且今之新法以學舉者一經畢收以判選者直書可否可謂易矣修言行者心當敦固不能爲此餘何足觀若有志性過人足存激勸及躬爲惡行不當舉用者則典章已備但舉而行之耳故無云焉有司復曰其人効官公清且有能政以其短於詞判不

見褒陞無乃闕於事實乎對曰苟能如此最爲公器使司善狀國有常規病在不行耳但今諸道觀察使每年終必有褒貶不得僭濫則善不徹矣問曰試帖經者求其精熟今廢之有何理乎對曰夫人之爲學帖易於誦誦易於講今口問之令有講釋若不精熟如何應對此舉其難者何用帖爲且務於帖則於義不專非演習之術固已明矣夫帖者童稚之事今方授之以職而待以童稚於理非宜有司復曰舊法口問並取通六今令通八無乃非就易之義乎答曰所習者少當務其精止於通六失在鹵莽是以然耳復曰舉人試策例皆五通今并爲一有何理對曰夫事尙實則有功徇虛則益寡試策五通多書問目數立頭尾徇虛多矣豈如一策之內并問之乎

通典卷十七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六

雜議論下

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論曰討近代以來爵祿失之者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之門太多代冑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請徵古制以明之管子曰夫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使人無游事而一其業也而近代以來祿利所出數十百孔故人多歧心疏瀉漏失而不可轄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位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代冑之家太優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伍爲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臀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夫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徵斂也重養厚則上覬其欲斂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沒死以趣上構姦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是以言祿利之資太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爲刺史守令畏憚覩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祿而安榮哉顧漢法之不可偷也自隋變選

法則雖甚愚之人蠕蠕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敘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祿四周而罷因緣侵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腯而偃仰乎士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爲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爲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爲官如此易享祿如此厚上法如此寬下斂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言督責之令太薄旣濟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虛座設位置印綬於旁揖讓而進授之不敢受寬其征徭安其田里使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不禁而息多士之門不局而閉若上不急其令下不寬其徭而欲以法術遮列禁人姦冒此猶坯土以壅橫流也勢必不止矣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乎甲令雖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職計勞升秩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判書簿歷言詞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此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先朝數人以下言之詳矣是以文皇帝病其失而將革焉夫物盈則虧法久終弊雖文武之道亦與時張弛五帝三王之所以不相沿也是以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其弊凡所置署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爲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復宜掃而更之無容循默坐守刓弊伏以爲當今選舉人未土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謹詳度古制折量今宜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敘吏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成咸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

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僞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負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計大數十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寬事詳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陰權道復古美制則衆才咸得而天下幸甚或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旣濟以爲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於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其理不益久乎夫議事以制不以權當徵其本末討其遐邇豈時得時失之可言耶或曰帝王之都必浩穰輻輳士物繁合然後稱其大若權散郡國遠人不至則京邑索矣如之何又甚不然自古至隋數百千年選舉之任皆分郡國當漢文景武帝之時京師庶富百廛九市不得顧車不得旋侈溢之盛亦云極矣豈待選舉之士爲其助哉又夫人有定土土無曠人浮冗者多則地著者少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烏聚雲合窮關中地力之產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於桂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而謂誰索乎且權分州郡所在辟舉則四方之人無有遐心端居尊業而祿自及祿苟未及業常不廢若仕進外絕要攢乎京惜時懷祿孰肯安堵必貨鬻田產竭家贏糧糜費道路交馳往復是驅地著而安爲浮冗者也夫京師之冗孰與四方之寶一都之繁孰與萬國之殷況王者當繁其天下豈廛閈之中校其衆寡哉或曰仕門久開入者已衆若革其法則舊名常調不足以致身使中才之人進無所容退無所習其將安歸乎旣濟以爲人繫賢愚業隨崇替管庫之賢旣可以入仕則士之不肖寧愧乎出流從古以然非

一代也故傳云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今士流既廣不可強廢但鍵其舊門不使新入峻其宦途不使濫登十數年間新者不來而舊者耗矣待其人少然後省官夫人之才分各有餘裕自爲情欲所汨而未嘗盡焉引之則長縈之則短在勉而已故凡士族皆禀父兄之訓根聰明之性蓋以依倚官緒無湮淪墊溺之虞故循常不修名義罕立此教使然也若惟善是舉不才決棄前見爵祿後臨途泥人懷憤激孰不騰進則中品之人悉爲長材雖曰慎選捨之何適

選舉雜議凡七條　一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舉貢人本求才德不選文詞故律曰諸貢舉人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德行乖僻者也居州郡則廉使升聞在朝廷則以時黜陟用茲懲勸足爲致理有司因循不修厥職寖以訛謬使其陵頹今但修舊令舉舊政則人服矣焉用改作答曰州郡以德行貢士禮闈以文詞揀才試官以帖問求學銓曹以書判擇吏俱存甲令何令宜修且惟德無形惟才不器搏之弗得聆之弗聞非在所知焉能辨用今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遠矣使臣廉舉但得其善惡之尤者耳每道累歲罕獲一人至如循常諄諄蚩騃愚鄙者或身甚廉謹政爲人蔽者或善爲姦濫祕不彰聞者一州數十人曷嘗聞焉若銓不委外任不責成不疏其源以道其流而以文字選士循資授職雖口誦律令手操斧鉞以聽其人無益也非改之不可　二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吏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賓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　三或曰若使外州辟召必是牧守親故或權勢囑託或旁鄰交質多非實才奈其濫何答曰誠

有之也然其濫孰與吏部多請較其優劣且州郡牧守古稱共理政能有美惡之跡法令有殿最之科分憂責成誰敢濫舉設如年多人怠法久弊生天網恢疏容其姦謬舉親舉舊有囑有情十分其人五極其濫猶有一半尚全公道如吏部者十無一焉請試言之凡在銓衡唯徵書判至於補授祇校官資善書判者何必吏能美資歷者豈妨貪戾假使官資盡愜刀筆皆精此爲吏曹至公之選而補授之際官材匪詳或性善緝人則職當主辦或才堪理劇則官授散員或時有相當亦幸中耳非吏曹素得而知也有文無賴者計日可升有用無文者終身不進況其書判多是假手或他人替入或旁坐代爲或臨事解衣或宿期定估才優者一兼四五自製者十不二三況造僞作姦冒名接腳又在其外令史受賂雖積謬而誰尤選人無資雖正名而猶剝又聞昔時公卿子弟親戚隨位高低各有分數或得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在放限者禮部明經等亦然謂之省例斯非濫歟若等爲濫此則百倍而多者也

四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若等爲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過故云門雖多而易改門雖一而不可改者以此

五或曰今人多情故長恐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已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覩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盡

授於選曹則妥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　六或曰頃年常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正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極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事必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郡所攝之官便爲己任上酬知己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携妻孥復往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爲苟　七或曰今四方諸侯或有未朝覲者若天下士人既無常調久不得祿人皆嗟怨必相率去我入於他境則如之何答曰善哉問乎辟舉法行則搜羅畢盡自中人以上皆有位矣此祿之不及者皆下劣無任之人復何足惜當今天下凋弊之本實爲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養百口者有養十口者多少通計一家不減二十人萬家約有二十萬口今有才者既爲我用愚劣者盡歸他人有萬家歸之內則二十萬人隨之食其黍粟衣其縑帛享其祿廩役其人庶我收其賢彼得其愚我減浮食之口二十萬彼加浮食之人二十萬則我弊益減而彼人益困自古興邦制敵之術莫出於是唯懼去我之不速也夫何患焉

請改革選舉事條　內外文武官五品以上（應非選司注擬者）右請宰相總其進敘吏部兵部參議可否　吏部尚書侍郎右請掌議文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京司長官及觀察使刺史舉用僚佐有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郎中刺舉員外郎判成侍郎尚書署之而後行（諸官長若犯他過搜司自當彈奏即非吏部所察故云非選用濫失不得舉）餘所掌準舊若官長選用濫失有闕而吏部不舉請委御史臺彈之御史臺不舉即左右彈之（按六典御史有糾不當者即左右丞得彈奏）

兵部尚書侍郎右請準議武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擬奏兼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軍衛長官及節度都團練使舉用將校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舉及臺省糾彈如吏部之法餘所掌準舊　禮部每年貢舉人右並請停廢有別項經藝之士請於國子監六學中銓擇國子學大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　兵部舉選右請停廢昔隋置折衝府所以分鎮天下散兵及武太后昇平置武舉恐人之忘戰則武官武選本末可徵今內外邦畿皆有師旅偏裨將校所在至多誠宜設法減除豈復張門誘入況若此輩又非驍雄徒稱武官不足守禦驍習弓矢不堪戰鬪而坐享祿俸規逃征徭今請悉停以絕姦

初　京官六品以下應合選司注擬者　右請各委本司長官自選用初補稱攝然後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委成乃下敕牒并符告於本司是為正官考從奏成日計凡攝官俸祿各給半　府州佐官別駕少尹五府司馬亦令皆不在此限　右自長史以下至縣丞尉諸州長史司馬或雖是五品以上官亦同六品官法請各委州府長官自選用不限土客其申報正攝之制與京官六品以下同其邊遠羈縻等州請兼委本道觀察使共銓擇補授　上州省事市令中州參軍博士下州判司錄事參軍中不在此例下縣丞以下及關津鎮戍官等右請本任刺史補授訖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給牒然後成官並不用聞奏其祿數不得踰舊制雖吏部未報並全給俸祿若承省牒在任與正同去任後不得稱其官職若州司以勞効未著而不中者請不限年月並聽之　州縣右請準舊令州為三等上中下縣為五等赤畿上中中下其餘緊望雄輔之名請廢夫等級緊多則仕進淹滯使其周歷郎務速遷官非久安政亦苟且請減衆級以懲僥心則官僚可尌羣才無壅　六品以下官資歷右並請以五周為滿唐虞遷官必以九載魏晉以後皆經六周國家因隋為四近又減削為三考今三四則太少六九則太多請限五周庶為折中　其遷轉資歷請約修舊制修舊制謂遷轉資次也但以一官亦滿即任召用並無選數　若才行理績有尤異者請聽超遷每長官代換其舊僚屬者有負犯及不稱職者請任便替若無負犯皆待考滿未滿者不得替　諸道使管內之人及州縣官屬有政理尤異識略宏通行業精修藝能超絕及懷才未達隱德邱園或堪充內官不稱州縣者並申送吏部　將校偏裨有兵謀武藝或堪充宿衛或可為統帥者右請不限多少各令長官具

迹才行謀略舉送朝廷皆申上吏部兵部各設官署以處之審量才能銓第高下每官職有闕及別項任使則隨才擢用（如漢光祿勳領三署郎）稱舉者舉主加階進爵得賢俊者遷其官（若自用僚屬雖得賢不賞）

禁約雜條　一諸使及諸司州府長官舉用僚屬請明書事跡德行才能請授某官某職皆先申吏部兵部（若諸使奏官兼帶職掌者即以職掌分其文武不計本官帶州縣職即申吏部帶軍職即申兵部）吏部兵部謄其詞而奏（云得某使某軍司某州府狀稱）以元狀入按每使每司每州各爲一簿　一所舉官吏在任日有行迹乖謬不如舉狀及犯罪至徒以上者請兼坐舉主（其所犯人自依常法本條處分）一人奪祿一年（諸使無祿者準三品官以料錢折納依時估計）二人奪賜（無賜者貶其色降紫從緋降緋從綠降綠從碧）三人奪階及爵（有爵無階有階無爵者加奪賜及勳）四人解見任職事官（已上任者並追解之）五人貶官（節度觀察使降爲刺史刺史降爲上佐皆以邊州）六人除名（雖六人以上罪止除名）有犯贓罪至流以上者倍論之（倍謂一人從二人之法二人從四人之法三人從六人之法罪止三人）若舉用後續知過謬具狀申述及自按劾者請勿論（此謂所知不審舉用失誤者）一所舉官有因姦納賄而舉者有親故非才而舉者有容受囑託而舉者有明知不善而故舉者有犯一科請皆以罔上論不在官贖限囑託舉者兩俱爲首規求者爲從

評曰夫人生有欲無君乃亂君不獨理故建庶官昔有唐虞皆訪於衆則舜舉八元八凱四岳之舉夔龍稷契此蓋用人之大略也降及三代擇於鄉庠然後授任其制漸備秦漢之道雖不師古閭塾所推猶本乎行而郡國佐吏並自奬擢備嘗試効乃登王朝內官有僚屬者亦得徵求俊彥暨於東漢初置選職推擇之制尙習前規左雄議以限年其時不敢謬舉所以二漢號爲多士魏晉設九品置中正蓋論閥閱罕考行能選曹之任益爲崇重州郡之刺史太守內官之卿尹大夫咸吏部所署而辟召及鄉里之舉舊式不替永嘉之後天下幅裂三百餘祀方遂混同中間各承正號凡有九姓大抵不變魏晉之法皆亂多理少諒無足可稱夫文質相矯有如循環教化所

由興喪是繫自魏三主俱好屬文晉宋齊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詞尙綺麗澆訛之弊極於有隋且三代以來憲章可舉唯稱漢室繼漢之盛莫若我唐惜乎當創業之初承文弊之極可謂遇其時矣羣公不議救弊以質而乃因習尙文風教未淳慮由於此緬徵往昔論選舉者無代無之或云官繁人困要省吏員或云等級太多患在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能究所失之由何者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擇審必獲器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戶千途入爲仕者又不可勝紀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共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歷方至何暇淹留著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列郡百餘太守入作公卿郎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闊略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效寄委斯重酬奬亦崇今之郡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復爲八九邑之俊乂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咨稟地卑禮薄勢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爲吏部尙書無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時沉滯者皆稱其能魏之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厠班列皆由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罔徵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綜失敘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才授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擇於書判靡然趨尙其流猥雜所以閣經號爲倒拔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壓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或糊名考覈或十銓分掌苟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總

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爲國之本資乎人甿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否臧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實爲大政可不務乎

通典卷十八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一

伏羲氏太皞以龍紀故為龍師名官師長也龍化其官長故為龍師春官為青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中官為黃龍張晏曰庖羲氏將興神龍負圖而至因以名師與其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水名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者以受水瑞故以水名其官神農氏以火紀故為火師火名火德也故為炎帝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也神農有火星之瑞因以名師與官也黃帝則雲師雲名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也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其官也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鳥紀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為歷正之官元鳥氏司分也元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啟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秋止鴳音晏丹鳥氏司閉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以上四鳥皆歷正之屬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鳲音尸鴶音秸鵴音匊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摯故為司寇主賊盜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鶻音骨鵰音陟交反似山鵲而小至春多聲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尚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止也止人使不淫放也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者也鶞音敦倫反唶音子夜反嘖音壯革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言德不能致遠瑞以民事命官也此郯子對魯昭公之辭仲尼聞之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乃見於郯子而學之又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配食於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春官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其祀重也夏官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也其祀黎也秋官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也冬官水正曰元冥水陰而幽冥其祀修及熙為中官土正曰后土土為羣物之主故稱后也其祀為句龍為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祀社唐堯之代命羲和欽若

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歷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歷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內有百揆四岳[四岳分主四方諸侯者也周禮正義曰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餘四人無文可知故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堯始以羲和為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為四岳出則為伯其後稍死分置八伯以九州而言八伯者據畿外八州也畿內不置伯以鄉遂之吏主之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為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則謂之百揆舜又命禹為百揆皆天官也]外有州牧侯伯[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虞舜有天下以伯禹作司空使宅百揆[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棄后稷播百穀契作司徒敷五教[布五常之教]皋繇作士正五刑[士理獄官]垂作共工利器用[垂臣名共謂供其百工職事]伯益作虞育草木鳥獸[虞掌山澤之官]伯夷秩宗典三禮[秩序宗尊也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夔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和神人[命夔使勉之]龍作納言出納帝命[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蓋亦為六官以主天地四時也[崔靈恩曰自顓頊以來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故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號曰羲和唐堯受之迺置天地四時之官命羲和之後使復舊職而掌天地之事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使主四時為六卿之任及其末年舜攝百揆改地官為司徒秋官為士冬官為司空春官為秩宗故尚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分命和仲和叔等使主四時之事又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為司徒敷五教地官之事也皋繇作士五刑有服秋官之任也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冬官之職也伯夷為秩宗典朕三禮此春官之所司也又周禮正義曰稷為天官羲和為夏官共為六官也]夏后氏

[……禮記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殷制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

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 宗伯宗伯爲春官太史以下屬焉太士以神仕者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衆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制司士屬司馬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周制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丱人也丱音革猛反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此亦殷時制也周制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㮚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韗音呼援反旊音方往反 五官致貢曰享 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也 五官之長曰伯 謂爲三公也周禮九命作伯 千里之內爲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老謂上公也 周成王既黜殷命參攷殷官制爲周禮以作天地四時之名謂之六卿 改太宰爲天官冢宰太宗爲春官宗伯司徒爲地官司馬爲夏官司寇爲秋官司空爲冬官 立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空掌邦事 六官之職皆總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則太宰於百官無所不主 各有徒屬周於百事 崔靈恩曰夫百王不同各置官禮爲禪讓相傳者亦不得不改但所以改者少非禪讓之世者變易必多以革人視聽所以禪讓不改多者以禪讓道同人未爲弊故不改者多非禪讓之世須變人情故必多改故王者之興必有改官之禮此周禮所興之意也 歲終天子齋戒受諫 諫當有所改爲 六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 質猶平也謂平其計要 百官齋戒受質 受平報也 然後休老勞農 饗食之也 成歲事 斷計要也 制國用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有變易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 五帝自以德不及三皇故自去其皇號三王又以德不及五帝自損稱王秦自以德兼二代故兼稱之 立百官之職不師古始罷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初因循而不革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 孟康注漢書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則爲中朝丞相以下至於六百石等則爲外朝 王莽篡立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

政遂以亂亡 當更始之時官爵皆羣小賈豎語有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光武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 後漢建武六年詔曰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官吏尚繁於是司隸州牧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洎於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祇備員而已魏與吳蜀亦多依漢制晉氏繼及大抵略同 山公啓事曰晉制諸坐公事者皆三年乃得敘用其中多有好人令追遂無事臣以爲略依左遷法隨資裁減之亦足懲戒而官不失其用詔善之又傳元奏曰諸官有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既差而復用 泰元六年改制減費損吏士職員凡七百人 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荀勗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淸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淸靜此淸心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纔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設官分職委事責成量能授任思不出位若欲省官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二府至東晉桓溫又表曰愚謂門下三省祕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事不專尚書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爲虛設皆宜省并若郊廟籍田之屬則臨時權兼事訖省矣 爰及宋齊亦無改作 宋時定制新長吏有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御史中丞鄭鮮之上議曰所以爲其制者欲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耳今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損義疾理莫此爲大詔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及爲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又劉祇爲中書郎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解職也孝武詔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又詔曰方鎭所假禮白版郡縣年限依臺除食祿三分之一不給送 官司有三臺五省之號 三臺蓋兩漢舊名五省謂尚書中書門下祕書集書省也 郡縣有三歲爲滿之期 宋州郡縣居職者以三周爲小滿 梁武受終多遵齊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分配四時 說在列卿中 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 梁武帝時置百二十五號將軍爲二十四班 陳遵梁制不失舊物 陳依梁制年未滿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經爲挽郎得仕其諸郡唯正王任丹陽尹經迎得出身庶姓尹不得必有奇才異行殊勳別降恩旨敘用者不在常例其相知表啓通舉者每常有之亦區年考校黜陟之既不爲此式所以勤惰無辨凡選官無定期闕即補多更年互遷官未必即進班秩其官唯論淸濁從濁官得微淸即勝於轉若有遷授或由別敕任移轉二人爲官則郎諸官多須改動陳書曰舊式拜官皆在午後唯拜蔡景歷爲度支尚書日駕幸元武觀帝恐景歷是日不得預宴特令早拜 後魏昭成之即王位初置官司分掌衆職 以燕鳳爲右長史許謙爲郎中令 然而其制草創名稱乖疏皇始元年道武平并州始建臺省置百官封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等官悉用文人天興中太史言[illegible]文錯亂當改王易政故官號數革 初道武制官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illegible]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視他皆類此 至孝文太和

中王肅來奔爲制官品百司位號皆準南朝改次職令以爲永制後經六年乃詔三公作考格以之黜陟八年詔

日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朕今三載一考考便黜陟各令當司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與公卿親論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本位又宣武帝行考陟之法

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孝明以後授受多濫自明帝孝昌以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督雖無兵事並立佐僚所在

頗爲煩擾及東魏靜帝時齊神武作相高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時諸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幷陳諸假侍服者請亦罷之又自軍國多事冒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

後檢括得五萬餘人而羣小喧嚣隆之乃懼而止北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多類江東以門下省掌獻納諫正中書省管司王言祕書省典司經籍集書省掌從容諷議中常侍

省掌出入門閤御史臺察糾彈劾後主臨御爵祿犬馬御馬及犬迴有儀同郡公之號爵及娣鷹食物十餘種其宮婢閹人商人胡人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富貴者萬數至末年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

軍三公等官亦並增員而授或兩或三不可稱數後周之初據關中猶依魏制及平江陵之後別立憲章酌周禮之文建六官之職其他

官亦兼用秦漢他官謂將軍都督刺史太守之類是也隋文帝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其於庶僚頗有損益凡官以四

考而代又制凡官以理去職聽並執笏至煬帝初存稽古多復舊章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如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擢之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

省五監十二衛十六府殿內尚書門下內史祕書五省也謁者司隸御史三臺也少府長秋國子將作都水五監也左右翊左右驍左右武左右屯左右禦左右候十二衛也左右備身左右監門等凡十

六府也或是舊名或是新置諸省及左右衛武候領軍監門府爲內官自餘爲外官於時天下繁富四方無虞衣冠文物爲盛矣既而漸爲不道百度方亂

號令日改官名月易圖籍散逸不能詳備大唐初職員多因隋制雖小有變革而大較不異高祖制文官遭父母喪者聽去職貞

觀六年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二而已顯慶元年初制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冊授太子三少侍中中

書令諸曹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鎮軍輔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冊又制文武官五品以上老及病不因罪解者並聽同致仕例龍朔二年又改京司及

百官之名改尚書省爲中臺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其餘官司悉改之咸亨元年復舊至於武太后再易庶官或從宜創號改尚書省爲文昌臺門下省爲

鸞臺中書省爲鳳閣御史臺爲肅政臺及諸寺衛等名又置控鶴府官員或參用古典改六尚書爲天地四時之官天授二年凡舉人無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

官以處之試官蓋起於此也試者未爲正命凡正官皆稱行守其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者並無行守字太后務收物情其年二月十道使舉人并州石艾縣令王山耀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崔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並授著作郎魏州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二人並授衛佐校書御史等故當時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追侍御史腕脫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於時擢人非次刑網方密雖驟歷榮貴而敗輪繼軌神功元年制曰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進轉官不得過太史令音樂者不得過太樂鼓吹署令醫術者不得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者不得過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過司膳寺諸署令又制其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不得任京清顯要等官若累階應至三品者不得進階每一階酬勳兩轉如先有上柱國者應迴授并以上親必有異行奇材別立殊效者不拘此例神龍初官復舊號凡武太后所改之官二年三月又置員外官二千餘人國初舊有員外官至此大增加兼超授諸閥官爲員外官者亦千餘人中書令李嶠初自地官尚書貶通州刺史至是召拜吏部侍郎嶠志欲曲行私惠求名悅眾冀得重居相位乃奏請大置員外官多引用勢家親識至是嶠又自覽銓衡失序官員倍多府庫由是減耗於是遂有員外員外官其初但云員外至永徽六年以蔣孝璋爲尚藥奉御員外特置仍同正員自是員外官復有同正員者其加同正員者唯不給職田耳其祿俸賜與正官同單言員外者則俸祿減正官之半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攝者言敕攝非州府版署之命檢校者云檢校某官判者云判某官事知者云知某官事皆是詔除而非正命官逮乎景龍官紀大紊復有斜封無坐處之誦興焉景龍中有太平安樂長寧宜城等諸公主及皇后陸氏妹郕國夫人李氏妹崇國夫人并昭容上官氏與其母沛國夫人鄭氏上官柴氏賀婁氏女巫隴西夫人趙氏皆敕用親識亦多猥濫或出自臧獲或由於屠販多因賂貨累居榮秩咸能別於側門降墨敕斜封以授焉故時人號爲斜封官時既政出多門遷除甚眾自宰相至於內外員外官及左右臺御史多者則數踰十倍皆無廳事可以處之故時人謂之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先天以來始懲其弊元宗御極宰相姚元崇宋璟兼吏部尚書大革茲濫十去其九時有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諷上帝曰先朝所授斜封官恩命已布而姚元崇宋璟等沮先帝之明歸怨陛下道路謗謠天下稱冤奈何與萬人爲仇敵恐有非常之變上以爲然遂下詔曰諸緣斜封別敕授官先令停任宜並量材敘用監察御史柳澤又上疏極言不可其斜封官得免罪戾已沐恩私旬月之內頻煩降旨前敕令至冬處分後敕又令替人却停將何以止姦邪將何以懲風俗至開元二十五年刊定職次著爲格令此格皆武德貞觀之舊制永徽初已詳定之至開元二十五年再刪定爲至二十八年又省文武六品以下官三百餘員及諸流外番官等蓋尚書省以統會眾務舉持繩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駮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制冊敷揚宣勞祕書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內侍省以承旨奉引[illegible]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illegible]五監少府將作國子軍[illegible]以分理羣司

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為六軍 十六衛左右金左右驍衛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領軍左右衛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為十六衛 以嚴其禁禦 一詹事府 二春坊左右春坊又有內坊掌閣內諸事 三寺家令寺率更寺太僕寺 十率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內率凡十率府 傳又儲宮 牧守督護分臨畿服京府置牧餘府州置都督都護太守 設官以經之 置使以緯之按察採訪等使以理州縣節度團練等使以督府軍事租庸轉運鹽鐵青苗營田等使以毓財貨其餘細務因事置使者不可悉數其轉運以下諸使無適所治廢置不常不別列於篇 故自六品以下 率由選曹 居官者以五歲為限一歲為一考四考有替則為滿若無替則五考而罷六品以下吏部注擬謂之旨授五品以上則皆敕除自至德之後天下多難甄才錄效制敕特拜繁於吏部於是兼試員外郎倍多正員至廣德以來乃立制限州縣員外兼試等官各有定額並云額內溢於限者不得視職其有身帶京官充職資名清美兼州縣職者云占闕為郎如正員之例官以三考而代無替四考而罷由是官有常序焉 於是百司具舉 庶績咸理 亦一代之制焉

第一歷代官制要略

第二三老五更 三公總敘四輔 二大附 太師 太傅 太保 太宰 太尉 司徒 司空 大司馬 總敘三師三公以下官屬

第三宰相并官屬 門下省 侍中侍郎 給事中 散騎常侍 諫議大夫 起居 補闕 拾遺 典儀 城門郎 符寶郎 弘文館校書 中書省 中書令侍郎 舍人 通事舍人 集賢學士 史官 主書

第四尚書上 尚書省并總論尚書 錄尚書 尚書令 僕射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 員外郎附 歷代尚書八座附 歷代郎官 歷代都事主事令史 行臺省

第五尚書下 吏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司封郎中 員外郎 司勳郎中 員外郎 考功郎中 員外郎 戶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度支郎中 員外郎 金部郎中 員外郎 倉部郎中 員外郎 禮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祠部郎中 員外郎 膳部郎中 員外郎 主客郎中 員外郎 兵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職方郎中 員外郎 駕部郎中 員外郎 庫部郎中 員外郎 刑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都官郎中 員外郎 比部郎中 員外郎 司門郎中 員外郎 工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屯田郎中 員外郎 虞部郎中 員外郎 水部郎中 員外郎

第六御史臺 御史大夫 中丞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侍御史 主簿

第七諸卿上 總論諸卿 少卿附 太常卿 丞 主簿 博士 太祝 奉禮郎 協律郎 兩京郊社署 太樂署 鼓吹署 太醫署 太卜署 廩犧署 汾祠署 公廟署 光祿卿 丞 主簿 太官署 珍羞署 良醞署 掌醢署 衛尉卿 丞 主簿 武庫署 武器署 守宮署 公車司馬令 左右都候 宗正卿 丞 主簿 崇元署 諸陵署 太廟署 太僕卿 丞 主簿 乘黃署 典廄署 典牧署 車府署 諸牧署 大理卿 正 丞 主簿 獄丞 司直 評事 監

第八諸卿中 鴻臚卿 丞 主簿 典客署 司儀署 司農卿 丞 主簿 上林署 太倉署 鉤盾署 導官署 苑總監 諸倉監 司竹監 溫泉湯監 諸屯監 搜粟都尉等官 典農中郎將等官 太府卿 丞 主簿 諸市署 平準署 左右藏署 常平署 祕書監 丞 祕書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 佐郎，校書正字附 太史局令 丞 殿中監 丞 尚食局 尚藥局 尚衣局 尚舍局 尚乘局 尚輦局 奉御直長

第九諸卿下 內侍省 內侍 內常侍 內給事 內謁者監 內寺伯 掖庭局 宮闈局 奚官局 內僕局 內府局 少府監 少監 丞 主簿 織染 掌冶等署 彔室等丞 將作監 丞 主簿 左校署 右校署 甄官署 中校署 東園主章令 國子監 祭酒 司業 丞 主簿 國子博士 助教 太學 廣文 四門 律學 書學 算學等博士 軍器監 丞 主簿 甲坊署 弩坊署 都水使者 丞 主簿 舟檝署 河渠署

第十武官上 將軍總敘 左右衛 幷親衛 左右驍衛 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千牛衛 左右羽林衛 左右龍武軍 左右神武等軍附

第十一武官下 大將軍 幷官屬 車騎將軍 衛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 四征將軍 四鎮將軍 四安將軍 四平將軍 雜號將軍 監軍 軍師祭酒 理曹掾屬附 三署郎官敘 中郎將 五官中郎將 左右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四中郎將 東西 南北 雜中郎將 折衝府 果毅 別將等附 三都尉 奉車 駙馬 騎 奉朝請附

第十二東宮官　太子六傅　三少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司直　太子庶子　舍人　通事舍人

諭德贊善崇文館學士洗馬文學校書正字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門等郎　太子家令丞主簿食官署典倉署司藏署　太子率更令丞主簿

太子僕丞主簿廐牧署　左右衛率府副率以下官屬　左右司禦率府　左右清道率府　左右監門率府　左右內率府　太子旅賁中郎將　太孫官屬附

第十三王侯總敘　歷代王侯封爵公主并官屬附

第十四州郡上　司隸校尉　州牧刺史　總論州佐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部郡國從事典郡書佐祭酒從事中正　都督鴻管　節度團練都統等使附　都護

第十五州郡下　京尹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河南尹留守附　郡太守　總論郡佐郡丞別駕長史司馬錄事參軍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參軍事經學博士醫博士中正通守五官掾督郵郡尉　縣令　總論縣佐丞主簿尉五百附　鄉官　鎮戍關市官

致仕官

第十六文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　光祿大夫以下　武散官　驃騎將軍　輔國將軍　鎮軍將軍以下　諸校尉附　勳官　內官命婦附

第十七祿秩幹力白直仗身庶僕親事帳內執衣防閤邑士士力門夫等並附　致仕官祿　職田公廨田

第十八秩品一并命數　第十九秩品二并命數

第二十秩品三并命數　第二十一秩品四并命數

第二十二秩品五

職官一

歷代官制要略 官數 官品 設官沿革 封爵 三公 宰相 三老五更 祿秩

官數

唐六十員 尚書云建官惟百鄭元云虞官六十唐官未聞堯舜同道或皆六十幷屬官而言則皆有百 夏百二十員 尚書云夏商官倍則當二百鄭元曰百二十 殷二百四十員 明堂位二百鄭元曰二百四十 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 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按禮記王制計之殷制同 漢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 哀帝時數兼諸府州郡胥吏 後漢七千五百六十七員 晉六千八百三十六員 宋六千一百七十二員 齊二千一百三員 後魏七千七百六十四員 北齊二千三百二十二員 並內官 後周二千九百八十九員 並內官 隋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員 內官二千五百八十一外郡縣官九千九百九十五 大唐一萬八千八百五員 內官二千六百二十一外郡縣官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

官品

周官九命 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六等 後漢自中二千石至斗食凡十三等 魏秩次多因漢制更置九品 晉宋齊並因之 梁因之更置十八班班多爲貴 陳並因之 後魏置九品品各置從凡十八品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爲上下階凡三十階 北齊並因之 後周制九命每命分爲二以正爲上凡十八命 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爲上下凡三十階自太師始爲謂之流內流內自此始爲 煬帝除上下附唯留正從各九品 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從自行臺尚書令始爲謂之視流內視流內自此始 大唐自流內以上並因隋制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七品以處薩寶及正祓謂之視流內又置勳品九品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爲謂之流

設官沿革（略舉崇者其當部之官長雖品秩下者亦附此）

黃帝六相（堯有十六相）為之輔相不必名官　少皞　司徒（前漢嘗加大後漢又加大）司馬（項羽加大漢以後曰大後周又加大）司空（前漢加大改御史大夫為之後周又加大）司寇（後周有內司寇卿後又加大）　唐　羲和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州牧　虞　太師　太保　納言（隋及大唐嘗改侍中為之）后稷　秩宗　士　共工　虞　夏　九卿　商　太宰（晉宋齊梁陳改太師為之）太宗　太史　太祝　太士　太卜　司土　司士　司木　司水　司草　司器　司貨　太子太師　太子太保　太子太傅　太子少傅　方伯　周　太傅　少師　少保　冢宰（後周加大）宗伯（後周加大）內史（秦置內史治京師如諸郡守後周有內史中丞大夫隋改中書為內史監令大唐亦嘗以中書為內史）太僕正（至漢為太僕梁為卿大唐嘗為司馭卿又嘗為司僕卿）大將軍（自戰國時楚置）前後左右將軍（周末置）　秦　太尉　左右丞相　丞相（變周末加大）相國　侍中（本丞相史隋改為納言又改為侍內大唐嘗為納言或為左相或為黃門監）黃門侍郎（後周納言大夫大唐為東臺侍郎又改為門下侍郎）散騎常侍（魏加侍郎又加員外又加通直大唐分為左右）少府吏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四人（漢置五人其一人為僕射四人分曹後漢為五曹至晉有六曹）尚書令僕射（漢置左右大唐嘗改為左右匡政或為左右丞相武太后嘗為文昌左右相）尚書丞（至漢置四人後漢減二人為左右丞大唐嘗為左右肅機）御史大夫（大唐嘗為大司憲武太后又嘗改為肅政又分為左右）奉常（漢改曰太常後改曰奉常又改為太常後漢為奉常自後為太常梁謂之卿大唐嘗為奉常卿又嘗為司禮卿）郎中令（漢為光祿勳後漢嘗為郎中令魏為光祿勳梁除勳字謂之卿大唐嘗為司宰卿又嘗為司膳卿又為光祿卿）衛尉（漢嘗為中大夫令至梁謂之卿至大唐嘗為司衛卿）宗正（漢嘗改為宗伯至大唐嘗為司宗卿又嘗為司屬卿）治粟內史（漢改曰大農令又改曰大司農後漢末為大農魏為司農至梁謂之卿後魏又加大大唐嘗為司稼卿）主爵中尉（漢以右扶風代之）廷尉（二漢梁北齊為大理梁謂之卿隋代曰廷尉大唐嘗為詳刑卿又為大理卿）典客（漢改為大鴻臚又嘗曰大行至梁除大字謂之卿大唐為同文卿又嘗為司賓卿又為鴻臚卿）典屬國　少府（至梁謂之卿大唐嘗為內府監亦嘗為尚方監又為少府監）將作少府（漢改為大匠梁為大匠卿隋為將作大監又改為大匠大唐亦嘗為大匠又嘗為繕工監又嘗為營繕監又為將作監）中尉（漢武更名執金吾）中書謁者令僕射（至漢嘗以宦者為之魏為中書監令專掌機務隋為內史監令尋改為內史又改為內書又為內史令大唐復為中

書令嘗爲右相又爲內史又爲紫薇令詹事大唐嘗改爲端尹又嘗改爲宮尹少詹事並爲少尹中庶子庶子晉改庶子爲左右隋罷中大唐嘗爲左右中護太子家令大唐嘗爲率宮府大夫

更令大唐嘗爲司更大夫僕大唐嘗爲御僕大夫率內史理京師漢分爲左右又置京兆尹左馮翊代之郡守漢改爲太守後魏每部置三太守隋置通守謂之二守隋之通守並佐貳太中二大

夫大唐並爲文散漢領尚書事至後漢爲錄尚書事三公曹尚書常侍曹尚書主客公卿事後漢改爲吏曹主選舉又爲選部魏爲吏部宋嘗置兩員大唐嘗改

爲司列太常伯又嘗爲天官中書侍郎東晉嘗爲通事郎隋爲內史侍郎又爲內師侍郎大唐爲內史侍郎又爲中書侍郎又爲紫薇侍郎御史中丞後魏曰中尉大唐改治書侍御史爲之嘗爲司憲大

夫光祿大夫優寵者則加銀章青綬至魏晉則又加金章紫綬齊嘗置左右至隋爲散官中散大夫王莽置大唐爲文散太皇太后卿長信少府太后以下卿以至於陳自後魏

無皇太后卿長信少府皇后卿大長秋隋有令大唐改爲內侍中常侍大唐爲內常侍都水使者至宋嘗爲水衡令梁曰大舟卿隋嘗爲都水監大唐嘗爲司津監又

嘗爲水衡都尉驃騎後漢加大將軍大唐爲武散游擊大唐爲武散衛車騎驍騎梁置左右伏波騎材官輕車樓船橫海護

軍至大唐爲勳官度遼貳師蒲類強弩戈船奮威建威積射二十一將軍奉車騎駙馬三都尉至梁

尚主者爲之司隷校尉晉察三輔隋有司隷大夫大唐京畿採訪使亦其職刺史糾舉郡縣至隋治人都護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特進大唐爲文散

諸加官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侍中爲之後漢賊曹尚書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初稱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五歲遷大縣令魏有尚書郎晉又有郎中隋

初置三十六侍郎後置員外郎一人後又六曹各置侍郎每曹有郎有員外郎大唐改曹郎爲郎中祕書監後又置令大唐嘗爲蘭臺太史少監爲侍郎又嘗爲麟臺武衛至隋置左右大唐爲左右鷹揚衛輔

國晉加大宋改爲輔師大唐爲武散四征四鎮四安虎牙征虜捕虜橫野鷹揚討逆討虜破虜等將

軍四中郎將都督至晉加大河南尹留守班同三司前漢文帝以宋昌爲衛將軍亞三司未爲官也儀同三司魏有開府儀同三司晉有開府儀同三司

後魏有儀同三司北齊有開府儀同三司又有儀同三司後周有開府儀同又有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至隋爲散官又諸衛各置開府一人八座魏五兵尚書至後魏有七兵尚書隋曰兵部大唐

嘗爲司戎太常伯或爲夏官或爲武部又爲兵部度支尚書吳有戶部晉以後爲度支至隋爲民部大唐嘗爲度支又爲戶部祠部曹尚書至後魏有儀曹尚書後周有禮部隋置禮部尚書大唐嘗

玉鈐衛又爲左右領軍 鎮軍 冠軍 游騎大唐並爲武散 四平 鎮北 虎威 撫軍 凌江 寧朔等將軍 行臺

晉 三公尚書掌刑獄 起部尚書有事即置事畢即省 國子祭酒唯宋曰總明觀祭酒大唐嘗爲大司成又爲成均祭酒 中軍 龍驤 寧遠大唐爲武散

宋 殿中將軍 齊 都官尚書至隋改爲刑部大唐嘗爲司刑太常伯又嘗爲秋官又改爲憲部又爲刑部 梁 太府卿大唐嘗爲外府又嘗爲司府卿

雲麾 中武 壯武 明威 定遠大唐並爲武散 宇宙等大將軍 始以太常等名卿分爲四時凡十二卿 後魏 柱國大唐爲勳官 天柱二大將軍 諸少卿 後周 軍器 隋 左右武候府大將軍大唐爲金吾衛 左右監門府將軍大唐改府爲衛 大總管 通守佐太守 折衝府 正議 通議 朝議 朝請 朝散等大夫 左右驍衛府大唐除府字 大唐 太子賓客漢之四皓非官 左右千牛衛 左右屯營後改爲羽林軍營改爲衛 左右威衛嘗改左右豹韜衛 左右龍武將軍 平章事 知政事 參知機務 同中書門下三品 平章軍國重事 節度使 採訪使 宣威武散 懷化 歸德等將軍並武散以授歸義蕃官

封爵

黃帝方制萬里爲萬國各百里 唐虞夏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 殷公侯伯三等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 周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周公居攝改制大其封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 秦爵二十等最高徹侯酒得食縣其次關內侯食租稅於關內餘十八等大庶長以下則如吏職 漢國王國侯亭侯三等王皆裂地侯以戶數爲差分人自此始漢初論功封列侯者凡百四十三人食邑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 後漢亦三等皇子封王其郡爲國其列侯雖冠郡元勳不過四縣 魏王公侯伯子男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凡九等關內侯爲虛封自此始 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內等侯凡十五等王大國二萬戶三軍兵五千次國一萬戶二軍兵三千下國五千戶一軍兵千五百其公之制如五千戶國侯如不滿五千戶國並置一軍千人其伯子男以下各有差不置軍 宋皆因晉制唯大小國皆三軍至孝

建中凡國官屬不得稱臣於其主改稱下官　齊因之梁因前代定制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言曰教境內稱之曰第下皆自稱曰寡人相已下表疏如臣而不稱臣文書下羣官皆曰告

陳有郡王嗣王藩王開國郡公開國縣公侯伯子男沐食侯鄉亭侯開國中關外侯凡十二等　後魏有王開國郡公散公侯散侯伯散伯子散子男散男凡十一等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　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

後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　隋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　大唐國王郡王國公郡公開國郡公縣公開國侯伯子男凡九等並無其土加實封者乃給租庸自武德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自至德至大曆三年實封者二百六十五家

三公

夏商以前云天子無爵三公無官伊尹曰三公調陰陽　周以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　漢以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為三公　後漢又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天地災變則皆策免自太尉徐防始爲靈帝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自溫始也　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司徒為卿　隋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大唐因之

宰相

黃帝置六相　堯有十六相　殷湯有左右相　周成王有左右相　秦悼武王始置左右丞相始皇又始置相國　漢置丞相嘗置相國或左右丞相尋復舊成帝改御史大夫為司空與大司馬丞相是為三公皆宰相也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亦為宰相　後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宰相獻帝復置丞相　魏改丞相為司徒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亦宰相也又置大丞相及相國　晉惠帝改丞相為司徒尋復舊俱為宰相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亦是相也　宋齊梁陳並相因習或為丞相或為相國多非尋常人臣之職或掌機密或錄尚書或綜機權或管朝政或為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顧命皆為宰相然中書職任機務之司不必

後魏北齊亦置丞相後爲宰相乃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亦宰相也　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　隋有內史納言是眞宰相（柳述爲兵部尚書參掌機密又楊素爲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　大唐侍中中書令爲眞宰相中間嘗改爲左右相他官參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國重事之名者並爲宰相亦漢行丞相事之例也（其同中書門下三品自貞觀中以兵部尚書李勣始）

三老五更

禮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　後漢明帝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安帝以李充爲三老靈帝以袁逢爲三老　魏高貴鄉公以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　後魏孝文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　後周武帝以于謹爲三老

祿秩

周制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十卿祿（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倍上士（食七十二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食九人庶人在官與未命爲士者次國小國同）　漢制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二等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千石（八十斛）六百石（七十斛）比六百石（六十斛）四百石（五十斛）比四百石（四十五斛）三百石（四十斛）比三百石（三十七斛）二百石（三十斛）比二百石（二十七斛）百石（十六斛）　後漢大將軍三公俸各三百五十斛凡諸受俸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眞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錢一千米九斛）百石（錢八百米四斛八斗）臘及立春更班賜有差　宋制州郡秩俸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有父母祖父母年登七十者並給見錢其郡縣田祿以芒種爲

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悉入後人） 梁制一品秩萬石二品三品爲中二千石四品五品秩爲二千石 後魏其祿每季一請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 北齊官秩一品每歲八百疋從一品七百疋二品六百疋從二品五百疋三品四百疋從三品三百疋四品二百四十疋從四品二百疋五品一百六十疋從五品一百二十疋六品一百疋從六品八十疋七品六十疋從七品四十疋八品三十六疋從八品三十二疋九品二十八疋從九品二十四疋執事官一品以下給公田各有差 後周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爲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爲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俱爲四十石

隋京官正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爲差至正四品是爲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爲差至正六品是爲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爲差正從八品是爲五十石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爲九等之差二佐及郡守縣令京官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 大唐定給祿之制

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六千八百） 從一品（米六百石） 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六千） 從二品（米四百六十石） 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五千一百） 從三品（米三百六十石） 正四品（米三百石錢四千二百） 從四品（米二百六十石） 正五品（米二百石錢三千六百） 從五品（米一百六十石） 正六品（米一百石錢二千四百） 從六品（米九十石） 正七品（米八十石錢二千一百） 從七品（米七十石） 正八品（米六十七石錢一千六百） 從八品（米六十二石） 正九品（米五十七石錢一千三百） 從九品（米五十二石） 從並同外官各降一等（其幹力及防閤庶僕並別給） 內外文武官自一品以下並給職田京官諸司及郡縣又給公廨田並有差

通典卷十九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職官二

三老五更

三老五更昔三代所尊也（三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老者舊也壽也詩云方叔元老書稱無遺壽耇之言則周所懲五者訓於五品更者更也五世長久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故三老五更皆取有道妻男女完具者為之鄭元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曰更當為叟字之誤也）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三公設几九卿正履祝鯁在前祝饐在後（鯁音顛饐音咽）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日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遇太尊故也　後漢明帝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躬榮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其身）安帝以鄧丞李充為三老靈帝又以袁逢為三老賜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咽之鳥欲老人之不咽也）　魏高貴鄉公即位幸太學命王祥為三老（祥字休徵）鄭小同為五更（康成之孫）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後魏孝文養老於明堂以尉元為三老（元字苟仁）游明根為五更（明根字遠志）帝再拜三老肅拜（鄭衆云但俯下手今時撎拜是也撎音於志反即今之揖也）給三老上公之祿五更元卿之祿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傅燕國公謹（于謹）為三老賜延年杖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徹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

以知得失天下用安惟陛下念之云云三老晉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其餘歷代皆無

三公總敍 四輔二大附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大國之君漢官儀曰倉頡作書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韓子曰背私曰公鼎足三者三光也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故天子無爵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何官之稱天文三台以三公法焉三台星名黃帝泰階六符經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也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泰階卽三台台一作能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周成王作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則三太周之三公也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公八命也九命則分陝為二伯又以三少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周禮正義曰按婚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公各兼二卿按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又周禮王畿有六卿每二卿則公一人蓋一公領二卿也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其任也賈誼曰天子不喻於前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不信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敘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以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益諸侯過大臣不知文雅之辭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倒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燕私安而易樂而耽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故周禮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illegible]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袞龍

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有日月星辰[illegible]日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春秋九命作伯[illegible]

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韓詩外傳曰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民怨其上則責之司徒山陵崩弛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

漢初惟有太傅太尉後加置太師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哀帝時議以漢舊無司徒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史記曰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以弘為之則丞相為三公矣　王莽居攝置四輔官初王莽為左輔甄豐為右弼甄邯為右丞後又制以太師太傅國師國傅為四輔位上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

後漢惟有太傅一人謂之上公及有太尉司徒司空光武初詔司徒司空二府去大無稱爵　而無師保董卓為太師非漢本制　太尉公主天部太常衛尉光祿勳　司徒公主人部太僕鴻臚廷尉　司空公主地部宗正少府司農　而分部九卿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風俗通云三公一歲共食萬石也　蓋多以九卿為之若天地災變則皆策免自太尉徐防始焉後漢本制日食星流及大雨雹等災變者惟免太尉自徐防為太尉凡天地災變三公皆免至魏黃初二年始罷此制

漢制三公不與盜賊若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使虎賁執刃扶之也魏武為司空破張繡入覲天子亦行此制汗流洽背自此不復朝覲也　朝臣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則起在輿為下凡拜公天子臨軒六百石以上悉會直事卿贊拜御史授印綬公三讓然後受至安帝時三府任薄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其災眚變咎則責免公台靈帝臨朝始遣使者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自溫始也至獻帝建安十三年乃罷三公官

魏初復置與後漢同有太傅太尉司徒司空　然皆無事不與朝政高柔上疏云今公輔之臣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　初封司空崔林為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林字德儒裴松之曰漢封丞相已為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　黃初二年又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末年增置太保

晉武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義陽王子初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顗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惟無丞相焉時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遂以太傅太保為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蓋居者甚寡諸公品第一食俸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疋秋二百疋綿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田騶十人立夏以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又

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給朝車駕安車黑耳 其太尉司徒司空自漢歷魏皆爲三公及晉迄於江左相承不改 上公三公之制不改 前代三公策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廢而不行至晉拜石鑒 字林伯 爲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始有詔令會遂以爲常 十六國姚泓僭號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省疾拜於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 宋皆有八公之官而不言爲八公也 宋志曰三公黃閤前史無有義按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元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謙不敢斥天子宜是漢舊制也韠音畢 齊時三公唯有太傅

梁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從公開府者亦置官屬

陳以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爲贈官三公之制開黃閤廳事置鴟尾 後魏以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師上公也大司馬大將軍謂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謂之三公 北齊皆有三司二大三公之官並置府其府三門當中門黃閤設內屏三師二大置佐吏則同太尉府 後周置六卿之外又改三師官謂之三公兼置三孤以貳之 少師少傅少保 而以司徒爲地官大司馬爲夏官司空爲冬官如姬周之制無復太尉三師之號宣帝又置四輔官 以大冢宰越王盛爲大前疑蜀國公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國公李穆爲大左輔隋國公楊堅爲大後丞 隋置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但與天子坐而論道置太尉司徒司空以爲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北齊置府僚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其位多曠攝行事尋省府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矣煬帝即位廢三師官 大唐復置三師以師範一人儀刑四海置三公以經邦論道燮理陰陽 祭祀則與隋制同 並無其人則闕天寶以前凡三師官雖有其位而無其人

太師

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爲之 周武王時太公成王時周公並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 秦及漢初並無至平

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光居爲金印紫綬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孔光爲太師王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太后詔令太師無朝賜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坐用杖賜食十七物十七物者公具十七種物也靈壽木名）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爲太師卓誅又廢　魏世不置　晉初置三上公以景帝諱師古置太宰以代太師之名（晉書曰惠帝大安元年以齊王冏爲太師當時撰述者之誤也）秩增三司（蜀李雄僭號時范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拜長生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　後魏北齊後周隋大唐皆有之（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仲尼及長孫禎武士彠竇毅韋元貞張說裴光庭而已彠音憂縛反）

太傅

太傅古官（傅傅之德義也）周成王時畢公爲太傅　漢高后元年初置太傅金印紫綬初用王陵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平帝以孔光爲之　後漢有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道無常職先武以卓茂爲之薨省明帝又以鄧禹爲之（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進見東向又張禹字伯達遷太傅舍於宮中大官進食五日一歸府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章帝以趙熹三世在位爲國元老乃以爲太傅和帝即位幼弱以鄧彪有高名海內歸仁徵爲太傅百官總已以聽之恩寵之異莫與爲比）　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則省（胡廣注曰猶古家宰總己之義）桓帝踐祚已加元服不復置傅但令太尉胡廣司徒趙戒領尚書事至靈帝復以陳蕃爲太傅與廣參錄尚書事（陳蕃志欲芟夷閹豎以清本朝世亂讒勝用殞厥身胡廣代之拱默而已）　魏初置太傅以鍾繇爲之（鍾繇字元常遷太傅有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病朝見皆使乘輿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

晉宋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介幘絳朝服佩山元玉　梁後魏北齊後周及大唐皆有

太保

太保古官殷太甲時伊尹爲太保　周成王時召公爲太保　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莽爲之　光武中興省

魏初不置末年始置太保以鄭沖爲之（沖字文和）位在三司上　晉武初踐祚以王祥爲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一官之職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汝南王亮爲太宰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又衛瓘爲太保以公就第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也）章綬佩服冠秩

與太傅同　梁後魏北齊後周隋及大唐皆有之（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實季謀一人而已）

太宰

太宰於殷爲六太於周爲六卿亦曰冢宰　周武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治　秦漢魏並不置（平帝加王莽號曰宰衡）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以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而以安平獻王孚居焉增掾屬十人蓋爲太師之互名非周冢宰之任也（何曾爲太宰朝會乘輿入朝劍履上殿如蕭何田千秋鍾繇故事又安帝以太宰琅琊王德文不宜嬰拂事務以汙論道之重可袞冕之服綠盭綬羽葆鼓吹盭音戾盭綠也以綠爲質盭草名也出琅琊平昌縣似艾可染綬因以爲綬名）宋大明中用江夏王義恭爲之冠綬服秩悉與太傅同至齊以爲贈梁初有之至陳又以爲贈有事則權兼之　後魏初無至孝莊時以太尉上黨王天穆爲之增置佐吏　北齊無闕　後周文帝又依周禮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冢宰卿一人掌邦治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治邦國自隋而無

太尉

太尉秦官（月令曰孟夏太尉贊儁傑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咸以爲號）漢因之（應劭漢官謂太尉爲周官非也鄭元注月令亦曰秦官尚書中候云爵爲太尉束晳據非秦官以此追難元爲劉昭曰緯候梁書貴尚神詭出沒隱顯動挾誕怪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璿衡賦政當是據位以書前職非虞之實號也太尉所職即舜所掌遂以同掌追稱太尉乃中候之謬假蓋非官之爲謬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禮而忘舜位豈其實哉此是不發譏於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廣微之誚未探碩意）金印紫綬掌武事漢文三年省景帝三年復置其尊與丞相等（丞相衛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田蚡曰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竇嬰嬰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蚡從之皆如其謀蚡音扶粉反）五年又省元狩四年更名大司馬（大司馬說在本篇）後漢建武二十七年復舊名爲太尉公每帝初即位多與太傅同錄尚書事府門無闕（論者云王莽以大司馬篡盜神器故貶其闕）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常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與二公通諫諍之靈帝末以劉虞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自此則大司馬與太尉始

並置矣劉寵字祖榮遷太尉以日食免又第五倫爲會稽太守署鄭弘爲督郵舉孝廉及弘爲太尉而倫爲司空位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卑帝知其故遂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又陳蕃拜太尉臨朝歎曰黃憲若在不敢先佩印綬後坐辟召非其人策罷　魏亦有之王祥字休徵爲太尉司馬文王進爵爲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今可相率而拜祥曰相國勢位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耶損魏朝之美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何曾荀顗遂拜祥獨長揖文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晉太尉進賢三梁冠介幘絳朝服金章紫綬佩山元玉若郊廟冕服七旒元衣纁裳七章　宋制武冠山元玉　齊制九旒　後魏初與大將軍不並置正光之後亦皆置焉歷代唯後周無其餘皆有悉爲三公

司徒

司徒古官少皞氏祝鳩氏爲司徒司主徒衆　堯時舜爲司徒　舜攝帝位命卨爲司徒　卨元孫之子曰微亦爲夏司徒　周時司徒爲地官掌邦教毛詩緇衣美鄭武公也父子爲周司徒善於其職　秦置丞相省司徒　漢初因之至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　後漢大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此不然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東京本欲依之追於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每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　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爲司徒公鄧禹爲大司徒封侯年二十四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拜日天子亦臨軒時人謂烈爲銅臭　建安爲相國　魏黃初元年改爲司徒華歆字子魚爲司徒家無擔石之儲詔曰司徒國之儁老今大官重職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歆及妻男等衣服　晉司徒與丞相通職更置迭廢未嘗並立至永嘉元年始兩置焉王衍爲司徒東海王越爲丞相始兩置也陳騫爲司徒仰協萬機俯證邦教又王戎字濬仲爲司徒高選長吏西曹掾委任責成帝得無爲又蔡謨字道明遷司徒謨固讓曰若我作司徒將爲後世哂議不敢拜詔敦十下謨章表十餘上陳以疾篤帝臨軒自旦至申而徵不至公卿以蔡公傲無人臣之禮奏送廷尉謨率子弟詣闕稽顙詔免爲庶人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之美選也王喬名疇少有重名　宋制司徒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佩山元玉掌治民事郊祀則省牲視滌濯大喪安梓宮凡四方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亦與丞相並置　齊司徒之府領天下州郡名數戶口簿籍　梁罷丞相置司徒歷代皆有　後周以司徒爲地官謂之大司

徒卿掌邦教職如周禮　隋及大唐復爲三公

司空

司空古官（孔安國曰司空主穿土以居人空穴也古者穿土爲穴以居人）少皞鳴鳩氏爲司空　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周禮正義曰禹自司空總百揆乃分司空之職爲共工虞書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禹元孫之子曰冥亦爲夏司空　殷湯以咎單爲司空　周禮司空爲冬官掌邦事凡營城起邑復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國有大造大疑諫諍與太尉同　秦無司空置御史大夫　漢初因之至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初改爲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故復加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小大之文也）金印紫綬祿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何武字君卿爲司空事後母不篤詔以其舉措煩碎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其上大司空印綬遂策免之又彭宣字子佩爲大司空而王莽爲大司馬專權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矣臣老病願上印綬）後漢初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爲司空公（第五倫字伯魚爲司空奉公不撓言議果決以貞白稱又張敏字伯達爲司空行大射禮陪位頓仆策免又陳寵爲司空府故事以計吏至時自以下督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薛氏家傳曰荀爽字慈明董卓秉政徵之起家九十五日而爲司空時號爲白衣登三公）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荀綽百官志曰獻帝置御史大夫職如司空不領侍御史）　魏初又置司空冠綬及郊廟之服與太尉同（鄭袤字林叔爲司空天子臨軒遣就第拜授袤謂使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徐公曰三公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固辭見許袤莫侯反）　宋制進賢三梁冠佩山元玉掌治水土祠祀掌掃除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歷代皆有之至後周爲冬官謂之大司空卿（掌邦事以五材九範之徒佐皇帝富邦國大祭祀行酒掃廟社四望則奉豕牲）　隋及大唐復爲三公（天寶十三年策拜楊國忠爲司空其日雨土）

大司馬

大司馬古官也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　少皞有鴡鳩氏爲司馬（鴡音雎）　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　周時司馬爲夏官

掌邦政　項羽以曹咎周殷並為大司馬楚大司馬景舍帥軍伐蔡蔡侯奉社稷而歸之楚發其賞舍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王威也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戰而敵退是衆威也臣不宜以衆威受賞又司馬穰苴本姓田齊威王以古司馬法而附穰苴因號為司馬穰苴　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罷太尉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冠者加於其上為一官也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武帝又令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　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無印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俸錢月六萬　始置大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王莽居攝以漢乃無少司徒而定司馬司空之號並加大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故常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吳漢為大司馬封舞陽侯至靈帝末始置焉　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則太尉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上吳有左右大司馬　晉定令亦在三司上晉諸公贊曰義陽王為太尉大司馬時父孚為太宰父子居上公中代以來未之有也又汝南王亮為大司馬正旦大會乘車入殿又陳騫為大司馬賜袞冕之服武冠絳朝服金章紫綬佩山元玉與大將軍同　宋時唯元嘉中用彭城王義康為之冠玉與晉同　至齊以為贈　梁時置官屬　陳以為贈　後魏北齊與大將軍為二大位居三師之下三公之上　後周為夏官謂之大司馬卿掌邦政以建邦國之九法佐皇帝平邦國大祭祀掌宿衛廟社則奉羊牲自隋而無聞

總敘三師三公以下官屬

三師太師太傅太保歷代多有之　一太殷建官有六太其一曰太宰自周以後亦常有之餘五太則無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歷代有之　二大大司馬大將軍歷代亦有之　諸位從公諸將軍及光祿大夫開府者歷代亦時有之　官屬等歷代有置有省亦多同說所以不更各具本府但依時代都言之其大將軍自具本篇　漢有三師而不見官屬以丞相為公置司直長史後改丞相為司徒則曰司徒司直長史具宰相篇其太尉後改為大司馬綏和初始置長史一人掾屬二十

四人御屬一人令史二十四人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如中丞（具御史大夫篇）後漢初唯置太傅有長史一人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不知何曹）後置太師董卓嘗居之蓋自爲也而不見官屬太尉屬官有長史一人署諸曹事（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掾史屬二十四人（分主二千石長史遷除民戶祠祀農桑奏議辭訟郵驛轉運盜賊罪法兵賞幣鹽鐵倉穀等事）黃閤主簿（會錄衆事掌閤下威儀）記室令史（掌上章奏報後漢末陳琳阮瑀皆爲曹公記室軍國書檄皆所作）御屬（掌爲公卿閤下威儀）司徒屬官有長史一人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正曰掾副曰史陳寵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親事爲高寵獨勤心物務轉爲辭曹事掌天下獄訟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重輕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正曰掾副曰屬漢書注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其大司馬屬官並同前漢　魏置太傅太保而不見官屬太尉司徒司空有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正行參軍大司馬亦有正行參軍也　晉有太宰太傅太保唯楊駿爲太傅增祭酒爲四人掾屬二十人兵曹爲左右也（楊駿輔政引潘岳爲太傅主簿初譙人公孫宏客於河陽岳待之甚厚及駿誅宏爲太楚王瑋長史凡駿綱紀皆從坐同署主簿已被戮宏言於瑋謂岳爲假吏故得免）宰太保官屬不見太尉司徒司空並有長史司馬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太始三年又置太尉軍參軍六人騎司馬五人官騎十人而司徒加置左長史掌差次九品銓衡人倫冠綬與丞相長史同主簿左右東西曹掾各一人若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武帝時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詔遂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若有所循者增掾屬十人又溫嶠請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初王渾（字元沖）遷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及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皁服論者美其謙而識禮司空府加置導橋掾一人餘略同後漢咸寧初詔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爲位從公品秩俸賜儀制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劉琨爲司空以盧諶爲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

人主簿以下令史以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都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還
加各因其時為節文不為定制其祭酒掾屬白蓋小車七軺車施耳後戶皁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以下令史以上皆皁零辟朝服其為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為六
人其餘如常加兵公制孫楚字子荊為佐著作郎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苞初至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劾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宋有太傅
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將軍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而太傅不置長史掾屬亦與
後漢略同自江左以來諸公置長史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
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則倉曹增
置屬戶曹置掾加崇極於此也其司徒府若無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僚異於餘府有左右長史東西曹掾
屬餘則同矣餘府有公即置無則省　齊有太宰大司馬並為贈官無僚屬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特進位從
公諸開府儀同三司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佐長史司馬各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有錄事功曹
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
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為兼員其公府佐吏則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
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中郎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置亦有佐吏其數有減小
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初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自宋大明以來著朱衣齊王儉為司徒左長史請依晉令復舊制不著朱衣時議不許又曰王秀之常
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知止足矣又陸慧曉為司徒右長史謝朏為公府左長史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前代誰可比融曰兩賢同侍未有前例朏滂佩反　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
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屬
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建安王為雍州表求管記乃以江革為征北記室參軍革弟觀又為參軍兼記室任昉曰文房之任總卿兄弟故歷代皆為文士之華選

云主簿列曹參軍行參軍舍人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褚球字仲寶為司徒右長史加貂台佐加貂自球始也）又增置左西掾一人自餘僚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唯省舍人餘官常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曰三公置官屬　陳三師二大並為贈官而無僚屬其三公有府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曹屬主簿祭酒錄事記室正參軍板參軍　後魏三師無官屬後又置太宰以元天穆為之增置佐吏三公及二大並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參軍功曹記室戶曹中兵等參軍諸曹行參軍祭酒參軍事長兼行參軍督護（其太尉司徒與二大屬官階同唯司空府官每降一階）　北齊三師二大三公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法墨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軍督護等員（司徒則加左右長史）長史（主吏）司馬（主將）舍人（主閤內事）皆自秦官也從事中郎（從事中郎漢末官也陳湯為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在主簿上所掌秩與長史同）掾屬（主諸曹事）主簿（所主與舍人同祭酒所主亦同）令史（主諸曹文書）此皆自漢官也（陳湯為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是也）御屬參軍自後漢也（孫堅參驃騎軍事是也參軍所主與掾屬同）其儀同三司如開府者亦置長史以下官屬而減記室倉城屬田水鎧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下三公府一階其三師二大佐吏則同太尉府也）　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而不見僚屬　隋三師亦不見官屬而三公依北齊置府僚後省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　大唐三師三公並無官屬

通典卷二十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三

宰相（幷官屬）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虞舜臣堯（為堯時臣）舉八凱（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為八愷即垂益禹皐陶之倫也庭堅則皐陶字隤大回切敳午來切）使主后土（后土地官也）以揆百事莫不時敍地平天成（揆度成平也）舉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為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謂之十六相（亦曰十六族）及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伊尹號為阿衡仲虺臣名為湯左相）武丁得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武丁殷之高宗也得賢相傅說於是禮命立以為佐相使在左右也）周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亦其任也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茂為左疾為右）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為丞相及始皇立尊不韋為相國則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漢官儀云皆六國時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初有左右（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至二世復有中丞相（二世已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漢高帝即位一丞相綠綬（高帝二年拜曹參為假左丞相即漢初丞相當有左右今言一丞相或漢書之誤）以蕭何為之及誅韓信乃拜何為相國何薨以曹參為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丞相月俸錢六萬（初陳平為左丞相及誅諸呂文帝初立平乃謝病以讓周勃乃以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帝因朝問勃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不能對汗出浹背及問平平曰有主者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上善之勃謝病請免相平專為一丞相）成帝綏和元年御史大夫何武建言古者民譴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三光日月星）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

以大化久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於是上拜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爲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爲宰相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事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韋匡迭爲宰相薛宣韋賢匡衡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爲御史大夫又蕭望之謂朱雲曰吾備位將相蕭嘗任御史大夫及前將軍至哀帝復罷大司空大司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祖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敍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爲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今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爲百寮師長帝從之元壽二年更名丞相爲大司徒初漢制常以列侯爲相唯公孫弘布衣數年登相位武帝乃封爲平津侯其後爲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也至光武絕不復侯或自以際會援立見封漢儀注曰御史大夫爲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故且先賜爵關內侯白事教令稱曰君侯亦謂丞相爲上相陸賈謂陳平曰足下位爲上相是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無不統焉故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起立乃坐贊稱曰敬謝行禮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下立乃升車也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朝問起居百寮亦然後漢三公疾令中黃門問疾魏晉即黃門郎尤重者或侍中及瘳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顏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宜爲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爲上中下矣非必繫於米也蕭何爲相國將薨舉曹參代參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不治事日夜飲醇酒及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又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儒由是興又田千秋無他才學功勞特以一言寤主旬月取宰相封富民侯前代未有也又匡衡比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又宣帝時丙吉字少卿爲丞相尚寬大好禮儀掾吏有罪不稱職與長休告終無按驗客或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乎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因爲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於是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吉常出逢羣鬬者死傷橫道吉不問過之又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掾吏怪之問吉吉曰人鬬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吾備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因省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又韋賢字長孺爲丞相年七十餘乞骸骨歸私第丞相致仕自賢始也又孔光將拜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未拜上暴崩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又薛宣爲丞相相府辭訟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遷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相又王商爲丞相天子歎曰此眞漢相矣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則以病聞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

典告使者去半道丞相追上病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君丞相不敢白使者尚書奏駕騎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若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騮騣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歸田里思過騣京媚切

凡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鼓言其大開無節限後漢廢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衆務則三公復為宰相矣前代丞相有蒼頭字宜祿至漢代有所關白則叩閤呼宜祿遂以為常閤魚列切至於中年以後事歸臺閣則尚書官為機衡之任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又有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吳有左右丞相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說在中書令篇其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又有相國齊王以司馬師為之晉景帝高貴鄉公以司馬昭為之晉文帝晉惠帝永寧元年罷丞相復置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則與司徒不並置矣丞相與司徒廢置非一其後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恆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為宰相之任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尋常人臣之職晉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並為之元帝渡江以王敦為丞相轉司徒荀組為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為留府敦不受成帝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以為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為司徒府相國丞相皆袞冕綠盭綬盭音吏宋孝武帝初唯以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始如故亦有相國丞相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元玉相國則綠盭綬也齊丞相不用人以為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罷丞相置司徒陳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並為贈官按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則不置自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真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魏文帝以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令並掌機密晉武帝詔以荀勗為中書監侍中毗贊朝政張華為中書令侍中劉卞謂華曰公居阿衡之地東晉庾亮庾冰相次為中書監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庾亮以法裁物頗失人心至冰經綸時務升擢後進朝野注心咸曰賢相殷浩為揚州刺史參綜朝權王敦為大將軍侍中上表曰臣備位宰輔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省事宋文帝初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後以江湛王僧綽俱為侍中任以機密後又以殷景仁為侍中左衛將軍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左衛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時之美近代莫及初王弘為江州刺史加侍中後徵輔政以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而弘弟曇首為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息云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理湛毋憂去職後徵為太子詹事加給事

中興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沈演之爲侍中衛將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俱爲優重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齊王儉爲侍中尚書令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
蓋自況也明帝顧命江祏兄弟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更日帖敕時呼爲六貴皆宰相也梁何敬容初爲吏部尚書侍中時徐勉爲僕射參掌機事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敬容遷爲僕射掌選事侍中
如故此並爲宰相後敬容屢轉他官參掌如故又王訓爲侍中武帝謂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彥回宋明帝時爲侍中又周捨卒後朱异爲散騎常侍代掌機密北齊韓軌爲中書
令尋授司空自以勳庸歷登台鉉按此則或掌機密或錄尚書或綜機權或管朝政或單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顧命皆爲宰相也然侍中職任機務之司不必他名亦多爲宰相其有侍中兼外官若宋王弘侍中兼內官若沈演
之其例不少則非宰相蓋在當時委任而已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武自逸何敬容獨勤庶務爲代所嗤鄙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俗尚於元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
彌扇唯卞壼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代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觀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衆職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
呼傷風敗俗而使何敬容之識理見識薄俗者哉後魏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始俱置之神瑞元年置八大人官總
理萬機時號八公然而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中爲樞密之任說在侍中篇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爲左
右各置府僚然而爲宰相秉持朝政者亦多爲侍中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同爲宰相皆兼侍中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
右丞相大象二年以楊堅爲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官隋有內史納言即中書令侍中是爲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柳述爲兵
部尚書參掌機事又楊素爲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大唐侍中中書令是眞宰相尚書左右僕射亦嘗爲宰相其間或改爲納言內史左相右相黃門監紫微令等名其本即侍中中書令也共
有四員其僕射貞觀末始加平章事方爲宰相具僕射篇其餘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勣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
三品自此始也永淳弘道之際裴炎爲正議大夫守侍中崔知溫爲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劉齊賢爲中大夫守侍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按此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俸同三品耳當時權時之制其後亦有階卑爲侍中中書
令者即更不言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爲宰相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
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唯署敕行文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付自今以後詔敕疑有不穩必須執之亦漢行丞相事之例也
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書曰周澤行司徒事如眞高宗元徽五年召宰相議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褚遂良奏曰先帝疾甚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兒好新婦今將付卿皇后恐不可廢遂置笏於殿陛叩頭流

血上大怒會引出之遂貶官侍中韓瑗上疏理之不納表請歸田不許瑗又上疏切諫來濟亦密表諫不納儀鳳元年四月上以風疾欲令武太后攝知國政中書令郝處俊曰臣聞禮經天子理陽政后理陰道則外內和順國家以理帝之與后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於天下則禍成於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慎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賜詳審武太后神功元年嘗召陸元方問以外事對備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鑒聖歷三年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踰分懼不全請計於宰相吉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有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享茅土之封耳易之涕泣請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廬陵相王以繼先人之願易之乃乘間屢言太后納之既而知頊之謀乃詔問頊頊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之子高宗初託於陛下當有所主乃追中宗爲睿宗登極方發問遂追贈爲御史大夫制云王命中絕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本中宗神龍元年二月侍中桓彥範上疏曰伏見陛下每臨朝政皇后必施帷幔殿上得聞政事詳求往代帝王未有與婦人謀及政事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參於國政也伏願皇后無往正殿干及外朝專在中宮聽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久永不納景龍四年中宗遺制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安國相王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韋溫曰今既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后於相王嫂叔不通問之地甚爲儀注理全不可宰相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曰遺制是先帝意若可改何名遺制楚客大怒竟削相王輔政而宣行自先天之前其員頗多景龍中至十餘人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爲限或多則三人武太后聖曆三年四月敕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賜會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開元十年十一月敕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宜共食實封三百戶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天寶十五年之後天下多難勳賢並建故備位者衆然其秉鈞持衡亦一二人而已舊制起居舍人及起居郎唯得對仗承旨仗下之後謀議不得聞武太后時文昌右丞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無紀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而知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則宰相一人撰錄每月封送史館謂之時政記自璹始也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至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爲中書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筆每一人知十日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秉筆

丞相司直漢武元狩五年置掌佐丞相舉不法位在司隸校尉上翟方進爲司直旬歲閒免兩司隸旬歲猶言滿歲若十日之一周後漢罷丞相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徒司直居司徒府助司徒督錄諸州郡所舉上奏司直考察能否以徵虛實建武十一年省獻帝建安八年復置司

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諸州九年詔司直督比司隸校尉坐同席有上假傳置也（伏湛字惠公光武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後無（石勒置部部從事各部一州秩二千石准丞相司直）丞相長史漢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兩長史（漢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而張湯傳云殺臣者三長史也顏師古曰兼有守者非正員故耳）蓋衆史之長也職無不監（田仁爲丞相長史上書言天下太守皆下吏誅死武帝悅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介幘進賢一梁冠朱衣銅印黃綬劉屈氂爲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待得賢人當拜爲右丞相）後漢建武中省司直有長史一人魏武爲丞相以來置左右二長史而已　丞相諸曹吏掾屬三十御屬一魏武爲丞相置徵事二人（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以邴原王烈選補之）舊有東西曹自魏武大軍還鄴乃省西曹（時毛玠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及議併省咸欲省東曹皆曰舊西曹爲上東次之宜省東曹也魏武知其情令日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方亦復先東遂省西曹）及咸熙中司馬昭爲相國相國府置中衛驍騎二將軍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舍人參軍東西曹及戶賊金騎兵車鎧水集法奏倉士馬媒等曹掾屬凡四十二人晉元帝以鎮東大將軍爲丞相丞相府置從事中郎分掌諸曹有錄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其參軍則有諮議參軍二人主諷議事江左初置軍諮祭酒有錄事記室東曹西曹等十三曹其後又置七曹宋武帝爲相合中兵直兵置一參軍曹則猶二也（其小府不置長流參軍者置禁防參軍蜀丞相諸葛亮有行參軍晉太傅司馬越府又有行參軍兼行參軍後漸加長兼字除拜則爲參軍事府板則爲行參軍晉宋以來參軍各有除板行參軍下則長兼行參軍）又有參軍督護東曹督護二督護江左置

門下省

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嘉平六年改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下省至齊亦呼侍中爲門下領給事黃門侍郎公車太學太醫等令丞及內外殿中監內外驊騮廄散騎常侍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等官梁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掌侍從儐相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後魏尤

重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統左右局（左右局掌承華閣內諸事）尚食（主御食）尚藥（主御藥）尚衣（主御衣服）殿中（領殿中監掌駕前奏引行事制諸修補東耕則進耜事隋改為殿內）凡六局焉隋門下省有納言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煬帝二人）及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等官並掌陪從朝直兼統六局開皇三年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員煬帝即位加給事員廢常侍諫議等官又改殿內省隸門下省大唐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為東臺咸亨初復舊至武太后臨朝光宅初改為鸞臺神龍初復舊（聖歷三年四月敕別敕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准二品五品准四品開元七年八月初敕中書門下廚新料破用外餘有官分取）開元元年改為黃門省五年復舊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左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二人其餘小吏各有差

侍中（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起居補闕拾遺典儀城門郎符寶郎弘文館校書郎等）

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任以為左右即其任也（漢官曰選於侯伯輔補袞闕言其道可常尊故曰常伯周禮有太僕干寶注云若侍中）秦為侍中（晉志曰黃帝時風后為侍中此皆出於兵家讖緯之文不足徵也劉昭釋太尉其義詳矣）及本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侍中為加官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為加官（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將謂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此加官）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則右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食潔貂取外勁捍而內溫潤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舊用儒者然貴子弟榮其觀好至乃襁抱坐受寵位貝帶脂粉綺襦紈袴鵕鸃冠（惠帝時侍中鵕鸃冠貝帶傅脂粉張辟彊年十五桑弘羊年十三並為侍中鵕思俊切鸃魚奇切鵕鸃似鳳凰神鳥）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為侍中侍中舊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嘲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武帝時孔安國為侍

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射一人秦漢以侍中功高者一人爲僕射後漢光武改僕射爲祭酒或置或否而文屬少府掌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桓帝末侍中皇蟬參乘問貂璫何法不知所出又問地震云不爲災還宮左遷議郎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後獻帝即位初置六人贊法駕則正直一人負璽陪乘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參乘不帶劍餘皆騎從殿內門下衆事皆掌之曹節字孝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又劉叔爲侍中補政二百餘事悉有篇章又戴憑字次仲拜侍中帝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盧植爲侍中董卓欲廢帝唯植獨正色止之後選侍中皆舊儒高德學識淵懿仰瞻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兼務陪見舊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時侍中馬何羅挾刃謀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召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秦漢無定員蔡質漢儀曰員本八人漢官曰無員侍中舍有八區論者因言員本八人省其門閤尚書寺此孝明帝治於東宮尚書模也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辛毗字佐理爲侍中文帝欲徙冀州人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毗諫其不可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奮衣起不還良久乃出曰佐理卿持我何太急耶遂徙其半王粲爲侍中曹植集贈粲詩曰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御駕登樓與散騎常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興寧四年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晉武帝時彭權爲侍中帝問侍臣髦頭之義何也權曰秦紀云秦國有奇怪獸觸山截波無不崩潰唯畏髦頭故使持之以衛至尊也又嵇紹字延祖晉惠帝時爲侍中王師敗績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遂遇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之帝曰此是嵇侍中血勿去之又庾珉爲侍中隨孝懷帝沒胡在平陽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珉不勝悲憤跪受號哭聰殺之後贈眞侯又褚翼字謀遠爲侍中蘇峻作亂王師敗績火及宮室手抱天子登太極殿峻兵入叱翼令下翼不動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逼侵宮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殿峻執政猶以爲侍中時鍾雅亦爲侍中謀奉天子出投義軍事覺爲峻所害又王爽爲侍中孝武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拒之曰皇帝宴駕太子未至輒入者斬國寶懼乃止侍中漢代爲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晉任愷字元褒爲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中正以社稷爲己任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久執朝政或爲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興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使得漸踈此一郎令史事耳九流難精間謂爲乘寵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郎日以愷爲吏部尚書[illegible]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illegible]

美選中領護吏部尚書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為侍中情任親密王華等每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輅過白門閣偃將匐帝反手接之曰朕反陪卿也又宋孝武代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與謝莊為一雙阮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又謝朏字敬仲宋末為侍中及齊受禪之日朏在直百官陪位侍中當解帝璽朏佯不知傳詔曰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使稱疾朏曰我無疾何可道遂朝服步出門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齊高祖曰我若誅之令遂成名乃廢於家永明中復為侍中至梁亦為侍中齊侍中高功者稱侍中祭酒其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欲以陸慧曉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永元三年東昏南郊不欲親朝士以主璽陪乘前代未嘗有齊有主璽主衣等官梁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散騎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此頗為宰相矣王訓字懷範遷侍中既拜入見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不謝彥回又曰柳慶遠為侍中嘗失火禁中驚懼帝悉敕諸門鑰問侍中何在既至悉付之又王峻與謝瀹約官至侍中不復謀仕進陳侍中亦如梁制後魏置六人加官在其數宣都王穆壽廣平公張黎並以侍中輔政北齊侍中亦六人後周初有御伯中大夫二人掌出入侍從屬天官府保定四年改御伯為納言斯侍中之職也宣帝末又別置侍中為加官隋又改侍中為納言置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納言為侍內隋氏諱忠故凡中皆曰內大唐初為納言武德四年改為侍中亦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為左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又改為納言神龍元年復為侍中開元元年又改為黃門監五年復為侍中天寶元年改為左相至德初復為侍中自隋至今皆為宰相舊班正三品大曆二年升為從二品掌令文學侍從負寶獻替贊相禮儀審署奏抄駁正違失監封題給驛券監起居注總判省事

門下侍郎秦官有黃門侍郎漢因之劉向與子歆書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處也與侍中俱管門下眾事無員郊廟則一人執蓋臨軒朝會則一人執麾凡禁門黃闥故號黃門其官給事於黃闥之內故曰黃門侍郎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揚雄為給事黃門後漢併為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座無員屬少府又漢舊儀曰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宮闕簿曰青瑣門在南宮衛瑾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獻帝初即位置侍中

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尚書事後更給事黃門侍郎爲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初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闥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荀悅爲黃門侍郎郭況以后弟小心謹愼年十六爲黃門侍郎魏晉以來給事黃門侍郎並爲侍衛之官員四人魏杜君名恕字務伯爲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吳孫丞爲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吳孫命詔曰自今以後用侍郎當知宗室丞顧榮儒也山公啓事曰黃門侍郎和嶠最有才可爲吏部郎詔曰欲令在左右更求其文又曰黃門侍郎荀或清和理正動可觀採眞侍衛之美者宋制武冠絳朝服多以中書侍郎爲之齊亦管知詔令呼爲小門下梁增品第與侍中同掌侍從儐相威儀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陳制亦然後魏亦有崔光爲黃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北齊置六人所掌與侍中同後周天官府置御伯下大夫二人武帝改爲納言下大夫隋六人屬門下省至煬帝減二人而去給事之名煬帝初嗣位猶以張衡爲給事黃門侍郎初劉行本爲黃門侍郎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原所笞者大唐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爲東臺侍郎武德二年四月溫大雅爲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居近侍高祖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至五年五月弟彥博又爲中書侍郎高宗總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徙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丹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婆寐依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胡既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欲歸罪於胡人將伸大戮又恐取笑夷狄遂止龜鑑若是惟陛下深察遂止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元年改爲門下侍郎至德中復舊舊制正四品上大歷三年又改爲門下侍郎升從三品員二人掌侍從署奏抄駁正違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闕則監封題給驛券給事中加官也秦置漢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無員漢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也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漢東京省魏代復置或爲加官或爲正員晉無加官亦無常員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武冠絳朝服宋齊隸集書省梁陳亦掌獻納省諸聞奏後魏無員北齊亦屬集書省凡六十人後周天官之屬有給事中士

六十人掌理六經給事左右其後別置給事中在六官之外隋初無至開皇六年始詔吏部置給事郎（凡置八郎說在爵命）煬帝乃移吏部給事郎為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以省讀奏案大唐武德三年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後定為四員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常侍從讀署奏抄駁正違失分判省事若侍中侍郎並闕則監封題給驛券前代雖有給事中之名非今任也今之給事中蓋因古之名用隋之職

散騎常侍自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並乘輿（並音步浪切騎而散從無常職）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漢因之並加官（說在侍中篇）散騎有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後漢中初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後用士人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為祭酒（孟達字子度自蜀降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又有員外者因曰員外散騎常侍晉太始中令員外散騎常侍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因曰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蟬絳朝服佩水蒼玉（山公啓事曰郤詵才志器局當為黃散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又曰散騎常侍缺當取素行者補之遂舉郤詵又阮孚字遙集為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為所司彈糾帝宥之又曰賈充為常侍後改常侍為侍中未詳其義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雖隸門下而別為一省（潘岳云寓直散騎省）自魏至晉其平尚書奏事東晉乃罷之而以中書職入散騎省故散騎亦掌表詔焉（鄭默字思元為散騎常侍武帝出南郊侍中以陪乘請詔曰使鄭常侍謂默曰卿知何以得參乘昔州內舉卿也為十二郡中正舉也又傅元為散騎常侍與皇甫陶俱掌直諫又華嶠字叔駿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理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掌統之）宋置四人屬集書省齊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並為集書省職而散騎常侍為東省官（其二衛四軍五校為西省官說在將軍總敘篇周盤龍自平北將軍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舊為顯職與侍中通官其通直員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漸替宋大明中雖革選比侍中而人情久習終不見重尋復如初梁謂之散騎省天監六年詔又革之（六年詔曰在昔晉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參帷幄員外常侍特為清顯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侍中並侍帷幄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

爲顯晉員外之選宜參舊准人數依正員格 自是散騎視中丞通直視侍中員外視黃門郎然而常侍終非華胄所悅常侍亦四人功高者一人爲祭酒與侍中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逋違陳因梁制後魏北齊皆爲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領諸散騎常侍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書之左 魏高祖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閣省遣暇致使王言遼滯起居不修又宋弁爲散騎常侍遷右將軍領黃門弁屢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黃門之庶兄領軍特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而棄大委任 其資敘爲第三清 明帝爲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班其號至濁 北齊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隋諸散騎官並屬門下省凡歷代散騎官有郎騎常侍 漢書有之顏師古曰官爲郎而常侍以侍天子故爲郎騎常侍 散騎常侍散騎侍郎 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 員外散騎常侍 魏末置齊梁用人卑雜又朱异爲員外常侍侍中中領軍中書舍人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又賀琛字國寶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座無貂自琛始 員外散騎侍郎 晉武帝置晉代名家身有國制者起家多爲員外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常侍 按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晉太始十年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齊梁微輕北齊張景仁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除通直字遂爲正常侍 通直散騎侍郎 初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太興中元帝使一人與散騎侍郎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按歷代常侍或有員外者或有通直者故史傳中謂員外散騎侍郎或單謂之員外郎謂通直散騎侍郎或單爲通直郎其非員外及通直者或謂之政員散騎侍郎或單謂之政員郎 大唐貞觀二年制諸散騎常侍皆爲散官從三品後悉省之貞觀十七年復置爲職事官始以劉洎爲之其後定制置四員屬門下掌侍從規諫顯慶二年還二員隸中書遂分爲左右 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左散騎與侍中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 龍朔二年改左右散騎常侍爲左右侍極咸亨元年復舊

諫議大夫秦置諫議大夫掌議論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始更置之 劉輔以美才擢爲諫議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輔上書曰陛下乃觸情縱欲以卑賤之女母天下乎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臣辱諫諍之官不敢不盡死書奏收輔繫掖庭祕獄又王襃貢禹王吉匡衡何武夏侯勝嚴助等並爲之 後漢增諫大夫爲諫議大夫 後漢書曰來歙父仲哀帝時爲諫議大夫誤矣 亦無常員 更始拜鄭興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 二漢並屬光祿勳 韋彪字孟達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之不宜也自後無聞矣 後魏亦曰諫議大夫北齊有七人屬集書省後周地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天子

蓋此其任也隋亦曰諫議大夫置七人屬門下省煬帝廢之大唐武德五年復置屬門下（王珪爲諫議大夫嘗有諫諭太宗稱善遂詔每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上然之）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爲正諫大夫（武后臨朝垂拱二年六月置匭四區共爲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春色青有能告以養人及勸農可投書於青匭銘之曰延恩南方夏色赤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可投書於丹匭銘之曰招諫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陳抑屈可投書於素匭銘之曰申冤北方冬色元有能謀智者可投書於元匭銘之曰通元宣令正諫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即進天寶九載三月改匭爲獻納至德元年十月復改爲匭）後又置諫議大夫屬中書（延載元年山人武什方拜正諫議大夫平章準）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以諫議大夫屬門下凡四人掌侍從規諫（至德元年九月制諫議大夫論事自今以後不須令宰相先知乾元二年四月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勸大歷七年二月其四員外內供奉不得過正員數貞元四年五月分爲左右各四員其右諫議隸中書省）

今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武帝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錄其言行與其勳伐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宴賓客訓答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爲國志郎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掌綴國錄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敘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綸言統之至煬帝以爲古有內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庾自直崔潛祖虞南蔡允恭等皆爲此職）大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三年改爲左右史（郎爲左史舍人爲右史）咸亨元年復舊天授元年又爲左右史神龍初復舊每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

左右舍人郎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凡冊命啟奏封拜薨免悉載之史館得之以撰述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等並為起居皆有名賢者

補闕拾遺武太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天授二年各增置通前為五員三年舉人無賢愚咸加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為濫雜著於謠誦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景雲二年左補闕辛替否論時政上疏曰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太宗文皇帝陛下之祖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之財帛無一枉費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陛下何不取而則之孝和皇帝陛下之兄不取賢良之言而恣妻女之意拜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進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兩年之帛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民體上之衣將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水旱不調皇國不永受終於凶婦人此陛下之所眼見今陛下族阿韋之家宗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孝和之亂階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而觀萬國昔陛下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為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羣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先朝之時愚智知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獄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是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事有裨於國臣今日愚言亦當代之直伏惟察之 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

典儀二人大唐置周禮秋官有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蓋此典儀之任齊職儀云東宮殿中將軍屬官有導客局置典儀錄事一人掌朝會之事梁有典儀之職未詳何曹之官掌唱贊唱奏之事朱服武冠陳亦有之後魏置典儀監史闕其員及所掌大唐初隸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人領贊者以知贊唱之節及殿庭版位之次

城門郎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並城門郎之任初漢置城門校尉員一人掌城門屯兵有司馬及丞各一人十二城門候各一人出從緹騎百二十人緹徒兮切蓋兼監門將軍之職魏因之晉制銀章青綬絳朝服武冠佩水蒼玉元帝省之宋齊俱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籥之事梁陳二代依秦漢以光祿卿等掌宮殿門戶亦無城門之職後魏置城門校尉

北齊衛尉寺統城門寺置城門校尉二人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鑰之事後周地官府置宮門上士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蓋並在其任隋氏門下省統城門局校尉二人煬帝大業三年又隸殿中省十二年又減一人後又改校尉為城門郎置四人又隸門下省大唐因之　符寶郎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之事 瑞節信也典瑞屬春官掌節屬地官 秦漢有符節令丞領符璽郎 昭帝幼沖霍光秉政殿中夜驚光召求符璽符璽郎不肯授光奪之郎按劍對日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壯之增秩二等 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之制又皆屬焉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顏師古曰符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後漢有符節令兩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別為一臺而符節令一人為臺率掌符節之事屬少府魏與後漢同晉太始元年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宋與晉齊蘭臺有主璽令史以治書侍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亦有符節令史後魏御史臺領符節令符節令領符璽郎中北齊有符節署餘與後魏同 符節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 後周有主璽下士掌國璽之藏隋初有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帝改監為郎大唐因之顯慶三年改為符寶郎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復為符寶郎 天寶五年六月敕玉璽既為寶宜爲璽書十年正月改傳國璽為承天大寶 其符節並納於宮中有行從則請之郎掌諸進符寶出納旛節也　弘文館大唐武德初置修文館後改名弘文館神龍初改為昭文二年又卻為修文尋又為昭文開元七年又稱弘文為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未詳正委學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自貞觀初褚亮檢校館務學士號為館主因為故事每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校書二人學生三十人

中書省

中書之官舊矣謂之中書省自魏晉始焉梁陳時凡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書十人書

吏二百人（書吏不足并取助書）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爲上司總國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勢後魏亦謂之西臺（宣武帝謂中書監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北齊中書省管司王言并司進御之樂及清商龜茲諸部伶官隋初改爲內史省置令二人侍郎四人（煬帝減侍郎二人）舍人八人（煬帝減去四人）通事舍人十六人煬帝加起居舍人而改通事舍人爲謁者臺職大唐武德三年復中書省龍朔二年改爲西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爲鳳閣（凡中書官隨署名改）神龍初復舊開元元年改爲紫微省五年復舊（時謂尚書省爲南省門下中書爲北省亦謂門下省爲左省中書爲右省或通謂之兩省）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其餘小吏各有差

中書令侍郎　舍人　通事舍人　集賢學士　史官　主書

舜攝位命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周官內史掌王之八柄爵祿廢置生殺與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蓋今中書之任其所置中書之名因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不言謁者省文也）元帝時令弘恭僕射石顯秉勢用事權傾內外蕭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更置士人自武帝故用宦者掌出入奏事非舊制也成帝建始四年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更以士人爲之皆屬少府漢東京省中謁者令官（時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爲魏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又其任也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令又置監以祕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右丞孫資爲中書令並掌機密中書監令始於此也及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爲尊任其權重矣（時中護軍蔣濟上疏諫曰夫人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誡權在下者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今外所言輒云中書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迴附向之請分任衆官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晉因之置監令一人始皆同車後乃異焉（初監令常同車入朝及和嶠爲令荀勗爲監嶠意抗部荀巧佞以意氣加之專車而坐自此監乃使異）軍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松竭思不能改正鍾會視其草爲定五字松大說服又荀勗爲中書監

使子組草詔傳祇爲監㕑風又使皁賜爲啓華廙爲監時咸事多不洩廙啓武帝召攷子晉草詔前後相承以子弟管之自此始也又王獻之爲中書令啓瑯琊王爲中書監表曰中書職掌詔命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管命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彌徽德音四塞者也又後魏孝文時蠕蠕有國喪帝遣高閭爲書與之不敍凶事時孝文謂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辭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又曰崔光爲中書令敕光爲詔逡巡不作蒼烏隊切廙余力切蠕如兗切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因其位謂之鳳凰池焉荀勖守中書監侍中比貿朝政又遷尚書令勖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失之甚惱人有賀者勖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公何賀焉晉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吳紀亮爲尚書令其子騭爲中書令每朝會吳主以屏風隔其坐晉書曰張華爲監裴楷爲令共掌機密又王治字敬弘爲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後治子珉又爲中書令時謂爲奕世令德東晉常併其職入散騎省尋復置之宋冠佩印綬與晉同梁中書監令清貴華重大臣多領之其令舊遷吏部尚書才地俱美者爲之陳因梁制後魏亦有監令高允字伯恭爲中書令文帝重之不名呼爲令公北齊因魏制後周置內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亦其任也隋初改中書爲內史置監令各一人尋廢監置令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內史爲內書後復爲內史令大唐武德初爲內史令常有敕而中書門下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由內史令蕭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敕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雖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黃閣初構事涉安危若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敕臣必審勘使與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上善之三年改爲中書令亦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爲右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二年又爲內史神龍元年復爲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爲紫微令五年復爲中書令天寶元年改爲右相至德初復爲中書令自隋至今皆爲宰相舊班正三品大歷三年陞爲從二品按令文掌侍從獻替制敕册命敷奏文表授册監起居注總判省事

中書侍郎漢置中書領尚書事有丞郎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魏置掌詔草即漢尚書郎之位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爲帝省讀書可從改通事郎爲中書侍郎明帝詔舉中書郎謂盧毓曰得人與否在盧生耳又魏末張華遷長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晉置四員及江左初右改爲通事郎尋復爲中書侍郎其職副掌王言更入直省五日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張華兼中書郎從駕征鍾會掌書疏表檄又荀勖泰始中中書郎張華王濟猶尚自起草及後遂失舊體又嵇含字君道爲中書郎書檄雲集含初不立草又華廙爲人弘雅加以名家子孫以婦父盧毓典選至三十五爲中書通事郎又

王濛爲中書郎四年無人對以濛難比肩故也宋中書侍郎進賢一梁冠介幘絳朝服用散騎常侍爲之齊梁皆四人梁以功高者一人主省內事陳因之後魏北齊置四員隋初爲內史侍郎亦四員煬帝滅二員改爲內書侍郎大唐初爲內史侍郎武德三年改爲中書侍郎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侍郎之名不易舊制正四品上大曆二年陞從三品員二人掌侍從獻替制敕册命敷奏文表通判省事

中書舍人魏置中書通事舍人或曰舍人通事各爲一職魏明帝時有通事劉泰晉江左乃合之謂之通事舍人武冠絳朝服掌呈奏案章後省之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卽侍郎兼其職而掌其詔命宋初又置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入直閤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於中自是則中書侍郎之任輕矣齊永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各住一省時謂之四戶權傾天下茹法亮久爲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戀之垂涕而去又熒惑入太微太尉王儉謂武帝曰天文乖誤此由四戶帝納之而不改與給事中爲一流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後除通事字直曰中書舍人專掌詔誥兼呈奏之事裴子野以中書侍郎鴻臚卿掌中書通事舍人別敕知詔誥自是詔誥之任舍人專之魏晉以來詔誥並中書令及侍郎掌之說在中書令篇陳置五人後魏有舍人省而不言其員北齊舍人省掌署敕行下宣旨勞問領舍人十人後周有小史上士二人此其任也屬春官隋內史舍人八員專掌詔誥煬帝滅四人後改爲內書舍人大唐初爲內史舍人至武德三年改爲中書舍人置六員貞觀元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曰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上之旨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斅朴素革澆浮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淸潔之化自然家肥國富禍亂何由而作太宗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投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專掌詔誥侍從署敕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省事自永淳已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爲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按後漢章和以後尚書爲機衡之任尚書郎含香握蘭直宿於建禮門太官供膳奏事明光殿下筆爲詔誥出語爲詔令曹公爲魏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則祕書之職近密尚書之職疏遠魏文帝初改祕書爲中書自後歷

代相沿並管樞密而後漢尚書郎非今之尚書郎乃中書舍人也武太后臨朝天授元年嘉春郡王盛器兄弟五人初出閤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遺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勃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景龍四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唯中書舍人蘇頲在太極殿後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故事舍人六員各押尚書省一行天下衆務無不關決開元二年十一月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無一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連署狀進說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不同者望請別作商量連狀同進若狀語交互恐煩聖思臣既是官長望於兩狀復略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各盡能官無留事敕曰可因是舍人唯知撰制不復分知機務既文書填委遂令書錄委之堂後人其權勢傾動天下姚竟因主書趙誨臧犯所累罷相姚誠多才而寄政擅權以成斯弊可哀哉

通事舍人昔堯試舜賓於四門蓋今任也秦置謁者漢因之掌儐贊受事員七十人選孝廉年未五十威容嚴恪能儐贊者爲之燕太子使荊軻刼始皇變起兩楹之間其後謁者持匕首刺腋漢高帝偃武修文故易之以板有僕射冠高山冠言其矜莊賓遠故以高山爲號終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出東關關吏識之曰此棄繻生後漢謁者僕射爲謁者臺主銅印青綬天子出掌奉引謁者僕射見尚書令對揖無敬謁者見執板拜謁者三十人漢官儀又曰三十五人謁者初上官稱曰灌謁者滿歲稱給事胡廣云灌者明習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栢後遂假茲名爲馬融曰灌者習所職也應劭曰高帝承秦禮儀多闕灌嬰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列於漢書也當敎爲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留者凡七十人和帝代陳郡何熙爲謁者僕射贊拜殿中音動左右然則又掌唱贊漢舊儀曰謁者缺選郎中美鬚眉大音者以補之功次當遷欲留督秩者許之二漢隸光祿勳後漢又有黎陽謁者光武以幽并兵騎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兵騎千人復除甚重謁者任輕多放情態順帝改用府掾有清名威重者遷超牧守爲魏置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人及晉武省僕射以謁者并蘭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宋武帝大明中復置僕射一人職與魏同亦領謁者十人掌小拜授及百官報章齊因之梁謁者臺僕射掌朝觀賓饗之事屬官謁者十人掌奉詔出使拜假朝會賓贊功高者一人爲假史掌差次謁者陳亦有之後魏北齊謁者臺掌凡諸吉凶公事導相禮儀僕射二人謁者三十人隋煬帝增置謁者司隸二臺并御史爲三臺謁者臺有大夫一人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策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駕出對御史引駕領議郎以下官屬官有丞主簿錄事等尋詔門下內史御史司隸謁者五司監受表以爲恆

式不復專謁者矣初魏置中書通事舍人官其後歷代皆有然非今任隋初罷謁者官置通事舍人十六員承旨宣傳開皇三年又增爲二十四員及煬帝置謁者臺乃改通事舍人爲謁者臺職謂之通事謁者置二十人又於建國門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隸鴻臚寺（煬帝置四方館東曰東夷使者南曰南蠻使者西曰西戎使者北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大唐廢謁者臺復以其地爲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爲通事舍人掌通奏引納辭見承旨宣勞皆以善辭令者爲之隸四方館而文屬中書省

集賢殿書院大唐開元中置漢魏以來祕書省有其職梁武帝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寫書正副二本藏於宮中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自漢延熹至隋唐皆祕書掌圖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初開元五年十一月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乃令祕書監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无量總其事於麗正殿安置爲修書使至十二年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名集賢改修書使爲集賢殿書院學士五品已上爲學士每以宰相爲學士者知院事初燕國公張說爲中書令知院制以右常侍徐堅副之自爾常以近密官爲副兼判院直學士六品以下爲之侍講學士開元初褚无量馬懷素侍講禁中爲侍讀其後康子元等爲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司直學士

史官肇自黃帝有之自後顯著夏太史終古商太史高勢周則曰太史小史內史外史而諸侯之國亦置其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及鄭書似當時記事各有其職秦有太史令胡毋敬至漢武始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爲之卒其子遷嗣卒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自漢以前職在太史（具太史局）當王莽時改置柱下五史記疏言行蓋效古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自後漢以後至於有隋中間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悉多隸祕書大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史官屬祕書省著作局至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

領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爲開元二十五年宰臣李林甫監史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史館諫議大夫尹愔遂奏移於中書省北其地本尚藥局內藥院　主書晉中書有主書之員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史齊於中書置主書令史陳置主書而去令史之名後魏又爲主書令史置八人北齊置主書十八人北齊刻曰主書令史文宣帝嘗立遣主書令史題署嫌其遲語曰但著主書何煩著令史字自此除令史字　隋復加令史大唐又除之

通典卷二十一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四

尚書上

尚書省 并總論尚書

昔堯試舜於大麓領錄天下事似其任也周之司會又其職焉（鄭注周禮司會若今尚書）秦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尚主也漢承秦置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中間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及封奏宣示內外而已其任猶輕後漢則為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文昌天府眾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市）令及注丞總領綱紀無所不統僕射及右丞分掌廩假錢穀（隋志令總統之僕射副令又與尚書分領諸曹）漢初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是始見曹名總謂尚書臺亦謂中臺（諸葛恪定山越孫權使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曰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議（自順帝永建元年詔令三公尚書入奏事其八座具歷代尚書中）二漢皆屬少府（蔡質漢儀曰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復道中遇尚書令僕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引車先相迴避衛士侍不得迕臺官臺官過乃得去至晉宋以來尚書官上朝及下禁斷行人猶其制也）魏晉中書省有監令遂掌機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晉以後所掌略同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省交禮還職又解交本漢制也至於晉宋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梁陸杲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並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宋曰

尚書寺居建禮門內亦曰尚書省（令若闕則左僕射為省主）亦謂之內臺每八座以下入寺門生隨入者各有差雜得不以人士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宋顧琛為庫部郎以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碩與同席坐琛坐此遣出又宋志曰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丞郎並門外下車履度門閾乃納履也）其令及二僕射出行分道之制與中丞同令僕各給威儀十八人（說在御史大夫篇）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參議然後啟聞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唯朱异卒特贈右僕射武帝寵之故也（故周捨問劉杳尚書官著紫荷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答曰張安世傳云持囊簪筆事武帝數十年注云囊橐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自魏晉重中書之官居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疏遠至梁陳舉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置令大夫主之（崔元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四年又復尚書三十六曹天賜元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脩勤二職分主省務（武歸比郎中脩勤比令史）至神䴥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舊例尚書諸曹須郎中借任城王澄為尚書時公車署以理冤事奏請宜案澄執奏以為尚書政本特宜遠慎故凡奏所事閤道通之蓋以祕要之切防其宣露宜有古制所亟今反輕之宜慎寫其事意以付公車詔從之）北齊尚書省亦有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亦謂之北省後濟北王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眾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此官以隨王守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後周無尚書隋及大唐皆有其制略同凡尚書省事無不總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為中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為都臺通天初復舊長安三年又改為中臺神龍初復為尚書省（亦謂之南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舊尚書省之中令有大廳當今謂之都堂）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

曹共理而天下之事盡矣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爲郎官格令不載亦無正勅貞觀二年十一月韋叔謙除刑部員外三年四月韋季武除主爵郎中其年七月韋叔諧除虞部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並在尚書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辭稍屈階資其後同省者甚多近日非恩除拜卽須相迴避當以准令同司曹判及公檢之官不得用大功以上親著制勅授者卽申所司從早改擬遂同別省亦罷也左右僕射各一人總統省事左丞一人掌轄吏部戶部禮部十二司事右丞一人掌轄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事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各掌付左右丞所管諸司事尚書六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一人侍郎九人吏部戶部兵部各二人餘各一人郎中二十八人吏部戶部兵部刑部各二人餘各一人幷左右司則三十人員外郎二十九人吏戶兵刑四部及司勳各二人餘司各一人幷左右司幷三十一人都事六人以下各有差

錄尚書

漢武帝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張安世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愼周密自著每言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與議也又孔光字子夏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不希苟合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答以他語其謹密如此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自熹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位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爲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己之義薨輒罷之鄧彪錄尚書事後以老病上還樞機職又李固張禹張防並錄尚書事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爲之職無不總蜀蔣琬字公琰爲錄尚書事時新喪諸葛亮遠近懷懼琬出類拔萃處羣寮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情漸服晉宗室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並錄尚書事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晉康帝時何充讓錄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曄各錄二條事晉江右有四錄則四人參錄也江右張華江左庾亮並經關上書七條凡重號將軍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陳及加節宋孝武孝建中不欲威權外假省錄大明末復置此後或置或省齊世錄尚書及尚書令並總領尚書臺二十曹爲內臺主行過諸王以下皆禁駐號爲錄公齊明帝爲宣城王錄尚書廢帝昭業思蒸魚大官以無錄公命不與高帝崩遺詔以褚彥回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爲錄者有司擬立優策王儉議宜有策書乃從

之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重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北齊錄尚書一人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但不糾察自隋而無

尚書令

殷湯制官有冢宰伊尹制官以三公攝冢宰君薨則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周之冢宰爲天官掌邦之理六卿之職總屬焉於百官無所不主泛秦置尚書令尚主也漢因之銅印青綬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去中書謁者令官更以士人爲尚書令時弘恭石顯相繼爲中書令專權邪僻前將軍蕭望之領尚書事建言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後漢眾務悉歸尚書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尚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故公爲令僕射者朝會不陛奏事天子封禪則尚書令奉玉牒檢兼藏封之禮後漢光武以侯霸爲尚書令每春常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命皆霸所建也郭伋遷尚書令處職機密數納忠諫陳忠爲尚書令前後所奏悉條於南宮閣上以爲故事鄭弘爲尚書令亦著於南宮以爲最事郭賀字喬卿爲尚書令百姓歌之日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政朝廷上下平又左雄字伯豪爲尚書令自雄在尚書天下不敢譯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自雄掌納言多所正肅沈勳字異徵詣南宮賜酒拜尚書令持節臨辟雍名冠百僚荀彧字文若爲尚書令居中持重樊毀故案奇策密謀不得盡聞又舉荀攸可以代己後攸爲尚書令亦推賢進士魏武帝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沒世不亡魏晉印綬與漢同冠進賢兩梁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薨於朝堂發哀陳矯字季弼爲尚書令魏明帝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帝慙迴車晉樂廣爲尚書令無當時稱爲後人所思又太熙元年詔曰夫總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塞者端右之職也是以自漢以來愼選其人議郎王戎可爲尚書令又衛瓘字伯玉拜尚書令性嚴憚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又熊遠啓曰伏見吏部以太尉荀組爲尚書令復領荊州牧自三代以來未聞以納言之官而出領牧伯者王彪之字叔虎爲尚書令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每[illegible]或歸令僕[illegible]孝建元年詔曰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illegible]

歸令僕非所以詔能清業也更可明體制貴賤成也齊梁舊用左僕射美遷司空謝朏字敬仲徵爲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謂仍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既見乘小車就席梁陳並

有之後魏北齊書彈糾見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隋亦總領衆務大唐尚書令朝服鷩冕八旒七章三梁冠武

德初太宗爲秦王時嘗居之其後人臣莫敢當故自龍朔二年制廢尚書令至廣德中郭子儀以勳業既盛乃特拜爲子儀以文皇帝故讓不敢受

僕射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　員外郎附

僕射秦官漢因之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之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僕射僕射者僕役於射也一云僕主也

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凡此諸官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爲號也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成帝建始元年初置

尚書五人以一人爲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鄭崇字子游爲尚書僕射數直諫諍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後爲人所譖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怒下獄治死獄中後漢尚書僕射一人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印綬與令同自漢以下章服並與令同獻帝建安

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爲左僕射衛臻爲右僕射侍者分置左右蓋自此始鍾離意字子游拜尚書僕射嘗賜胡侍子當五十疋尚書郎受詔誤以三十疋上怒召郎欲鞭之意入曰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臣當先坐然後及郎遂解衣當鞭上曰釋之非鍾離尚書幾降威於此郎又明帝作北宮意諫止之出爲魯相及德陽殿成百官大會上笑曰鍾離尚書在朕不得成此殿範

永字君長拜僕射將兵案河東永好文德雖行大將軍事常白襪路稱白衣尚書經魏至晉於江左省置無恆魏徐宣字寶堅爲左僕射加侍中車駕幸許昌宣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又時欲以賈詡爲僕射詡辭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屬其奈於國朝何置二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荀顗字景倩其外甥陳泰

啓顗代已泰薨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受顗承泰後加之淑慎綜覈名實風俗澄一又武帝詔曰中軍將軍羊祜秉德清劭經緯文武雖處腹心之任不處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爲之意也其以祜爲尚書僕射又司馬珪爲尚書右僕射時年四十九衆以爲美又周顗爲左僕射風德雖重過江積年恒飲酒三日醒時人謂爲三日僕射謝安亦爲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

以主左事置祠部尚書以掌右事則尚書僕射祠部尚書不恆置矣若無令則左僕射爲省主與令同若左右並闕則直置僕射在其中間總左右事宋

尚書僕射勝右滅左右居二者之間僕射職爲執法置二則爲左右執王敬弘爲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陪聽訟文帝問以疑獄敬弘不對帝變色問

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正自不解帝不悅後遷尚書令又與尚書分領諸曹兼掌彈舉王弘爲僕射奏彈康樂縣侯謝靈運淫其學女殺興胡江漢請免官削爵付大
理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不發拱默武帝令免官而已齊左右僕射行則分道左僕射領殿中主客二曹諸曹郊廟園陵車駕行幸朝儀臺內非違
文官舉補滿敘疾假事其諸吉慶瑞應衆賀災異賊發衆變臨軒儀命改號格制莅官銓選凡諸除署功論封爵貶黜八議疑讞通關案則左僕射主右僕射次經之右僕射領祠部儀曹掌諸曹庫藏穀
帛文武廪給諸軍資差量人役百工死病亡叛討捕考別非違租布稅調理船車兵器其祠部郊廟喪贈議曹議典禮學武官除署移井城邑人戶復除家宅田地興工創架運寫拘廬刑獄聽訟百工免遣通關及案奏事則右
僕射主左僕射次經之黃案左僕射上署右僕射次署凡僕射掌朝軌尚書掌獻奏都丞任在彈違諸詳讞事應須命議相値者皆郎先立意應奏
黃案及關事以立意官爲最主凡辭訴有慢命者曹掾咨如舊若或命有咨則以主意者爲議主齊梁舊制右僕射遷左僕射左僕射美遷令其僕射處於中陳
亦然後魏二僕射左居上右居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郭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乃奏請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止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又朱仲
遠爲行臺僕射請准朝式在軍鳴騶蹕帝笑而許之其肆情若此北齊僕射職爲執法置二則爲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糾彈而右不糾彈隋文
帝開皇三年詔左右僕射從二品左掌判吏部禮部兵部三尚書御史糾不當者兼糾彈之右掌判都官度支工
部三尚書又知用度餘並依舊楊素爲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後文帝漸疏忌素詔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示崇重實奪其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
省事大唐左右二僕射因前代本副尚書令自尚書令廢闕二僕射則爲宰相故太宗謂房元齡杜如晦曰公爲僕
射當洞開耳目訪求才賢是爲宰相弘益之道令以決辭聽訟不暇豈助朕求賢之意乃令尚書細務悉委於兩
丞其寃濫大故當奏聞者則關於僕射及貞觀末除拜僕射必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爲宰
相不然則否然爲僕射者亦無不加焉至開元以來則罕有加者自開元以來始有單爲僕射不兼宰相者初龍朔二年改左右僕射
爲左右匡政咸亨元年復舊官品第四上元三年閏五月制尚書省頒下諸州府並宜用黃紙武太后改二僕射爲文昌左右相進階爲從
三品尋復本皆神龍初復爲左右僕射二年九月勑門下及部省宜[illegible]開元元年改爲左右丞相從二品統理衆務

舉持綱目總判省事二年四月勅在京有訴冤者並於尚書省陳牒所司為理若稽延致有屈滯者委左右丞及御史臺訪察聞奏如未經尚書省不得輒於三司越訴御史糾不當者兼得彈之至天寶元年復舊議曰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會府而非百寮師長之職也又按丞相亦秦官秦氏每羣臣上表皆云丞相臣某為首漢之宗臣蕭何為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麼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為首大司馬大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丞相亦嘗改為相國亦為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為三公於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亦以三公為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後或為丞相或為相國或為大丞相雖互為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侯景陳武帝齊獻武隋文帝皆為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為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寮之長今尚書令總領衆務舉持綱目僕射貳之誠為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寮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遠協伊尹仲虺為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為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為尚書令僕射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熹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彥回齊明帝之徒或是丞相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兼之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己實宰輔也其時別自有令僕今僕射雖嘗改為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七人豈得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襲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按前代使持節得戮二千石其王公以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置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例甚衆不能徧舉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為百寮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不隔品致敬

則諸司長官與隔品寮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左右丞秦置尚書丞二人屬少府漢因之至成帝建始四年置丞四人及後漢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佐令僕之事臺中紀綱無所不總左丞主吏民章服及騶伯史黃香字文彊部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後部尚書選僕射右丞與僕射皆掌授廩假錢穀及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楊喬為右丞行值太常辛柔柔不避車喬奏柔不敬下廷尉左右丞闕以次夕郎補之三歲為刺史漢御史中丞侍御史行複道中遇尚書及丞郎避車執版揖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車過遠乃去尚書言左丞敢告知如詔書律令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君丞郎見尚書執版揖稱曰明時郎見令僕執版拜朝賀對揖魏晉左右丞銅印青黑綬進賢一梁冠介幘絳朝服左丞主臺內禁令寢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置吏急假兼糾彈之事傅咸答辛曠詩序曰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萬機之會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又郄詵為左丞奏推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郄丞而還奏我此挽弓自射之謂也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宋因之而右丞亦主錢穀虞玩之字茂瑤宋元徽中為右丞齊高帝參政與玩之書曰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矣皆銅印黃綬齊左右丞寢廟郊祠吉凶瑞應災異立作格制諸案彈用除置吏補滿除遣任遐為右丞奏御史中丞陸澄不糾奉請免澄官又建康令與秣陵令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右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鹵道請免其官視中書郎遷黃門郎左丞掌兵士百工補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其內外諸庫藏穀帛刑刻創架爭訟田地船乘兵工死叛考剔討捕差分百役兵器諸營署又領州郡租布民戶移徙州郡縣併帖城邑人戶割屬刺史二千石令長丞尉被收及免贈文武諸犯削官事白案則右丞上署左丞次署黃案則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諸立格制及詳讞大事郊廟朝廷儀體亦左丞上署右丞次署皆銅印黃綬一梁冠梁左丞掌臺內分職儀禁令報人章督錄近道文書章表奏事糾諸不法凡諸尚書文詣中書省者密事皆以契刀囊盛之封以丞相印劉洽字義瑞為左丞準繩不避貴戚尚書省內肅然右丞掌臺內藏及廬舍凡諸器用之物錄遠道文書章表之事陳因之後魏

北齊左丞為上階右丞為下階北齊左丞掌吏部等十七曹右中兵左右外兵都官二千石度支左右戶并糾彈見事及主管轄臺中違失並糾駁之崔昂除左丞兼度支尚書左丞兼尚書近代未有唯昂為冠首朝野榮之又酷吏宋遊道為左丞始為敘事於尚書省門立石以記出入早晚令僕以下皆側目右丞掌駕部等十一曹駕部虞曹屯田起部兵部比部水部膳部倉部金部庫部亦管轄臺中唯不彈糾餘悉與左同隋左右丞掌分尚書諸司糾駁元壽字長壽為尚書左丞蕭摩訶妻患將死奏令其子向江南收家產壽奏劾之曰摩訶遠念貲財近亡匹好令其子捨危篤之母為聚斂之行御史韓徵之等見而不彈請付大理臣忝居左轄無容寢默大唐因隋制龍朔二年改為左右肅機其年有宇文化及子孫論資蔭所司理之至於勾留右肅機楊昉未詳案狀訴者自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勒而遣之昉謂曰適退朝未食食畢詳之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者乎昉遽命案立判之曰父弒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咸亨元年復舊儀鳳四年韋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陛下為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之深矣微臣盡命之日矣振舉綱目略無留事羣曹肅然左丞掌管轄諸司糾正省內勾吏部戶部禮部等十二司通判都省事右丞掌管兵部刑部工部等十二司餘與左丞同　左右司郎中隋煬帝三年於尚書都省初置左右司郎二人品同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大唐貞觀二年改為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左丞務咸亨元年復舊令掌副左右丞所管諸司事省署鈔目勘稽失知省內宿直判都省事若右司不在則左併行之左司不在右亦如之

員外郎武太后永昌元年置與郎中分掌曹務神龍元年省二年復置

歷代尚書八座附

秦尚書四人不分曹名漢成帝初置尚書五人其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尚書曹名自此而有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民曹主凡吏民上書以入字改為白後歷代曹部皆同客曹主外國夷狄後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為五曹後漢尚書五曹六人其三公曹尚書二人掌天下歲盡集課州郡吏曹掌選舉齋祠後漢志謂之常侍曹亦謂之選部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辭訟罪法亦謂之賊曹民曹掌繕理功作監池苑囿客曹掌羌胡朝賀法駕出則護駕後漢光武分二千石曹及客曹為南主客北主客二曹兩梁冠納言幘或說有六曹按後志云分客曹為二是六天曹也又晉志云以前漢五曹更加中都官曹為六曹也按應劭

漢官云二千石曹主中部官事則不應更有中都官曹也今依劭說爲五曹六人魏朗字仲英入爲尚書再升紫微審詩禁省爲百僚所服又張陵字處仲爲尚書歲朝梁冀帶劍入省陵叱令奪劍劾冀詔以歲俸贖罪又鄭均字仲虞爲尚書澹泊無爲以病罷還第賜尚書祿號爲白衣尚書

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尚書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無五兵太康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爲六曹尚書無駕部三公客曹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納言幘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皂輪執笏負荷加侍官者武官左貂金蟬宋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左民尚書統左民及駕部二曹都官五兵六尚書尚書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齊梁與宋同侯景改梁五兵爲七兵尚書又職官錄曰齊尚書品服悉與令同亦別有起部而不常置也梁何允字子季爲左民尚書後辭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勑給白衣尚書祿允固辭又到洽爲御史中丞兄溉爲左民尚書舊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史省詳決乃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陳與梁同後魏初有殿中掌殿內兵馬倉庫樂部掌伎樂及角使伍伯駕部掌牛馬驢騾南部掌南邊州郡北部掌北邊州郡五尚書其後亦有吏部初日選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等尚書又有金部庫部虞曹儀曹右民宰官元禔爲宰官尚書都牧元禎爲都牧尚書牧曹右曹太倉太官祈曹神都儀同曹等尚書自金部以下但有尚書之名而不詳職事北齊有吏部殿中殿中統殿中曹主駕行百官留守名曰宮殿禁衛及儀曹三公駕部四曹祠部五兵都官度支六尚書後周無尚書隋有吏禮兵刑戶工六部尚書大唐尚書與隋同龍朔二年改尚書爲大常伯咸亨初復舊歷代吏部尚書及侍郎品秩悉高於諸曹

八座後漢以六曹尚書幷令僕二人謂之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宋齊八座與魏同晉梁陳不言八座之數隋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及令爲八座大唐與隋同凡歷代尚書有五曹則兼以二僕射一令爲八座有六曹則以左右僕射爲一座兼令共爲八座若有六曹而左右僕射並闕則以尚書僕射及令爲八座若尚書唯有五曹又無左右僕射則不備

歷代郎官

郎官謂之尚書郎漢置四人分掌尚書事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一人主吏民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後漢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後漢志曰尚書六曹侍郎三十六人一曹六人也又漢官儀尚書侍郎三十五人又晉志曰光武分尚書爲六曹之後今置三十四人並未詳孰是 [illegible]

文書草取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牋奏選有吏能者爲之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
稱守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五歲遷大縣其遷爲縣令縣令秩滿自占縣詔帶賜錢三萬與三臺
祖餞餘官則否吏部典劇多超遷者鄭弘爲僕射奏以臺職任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諸吏郎補二千石自此始也
八座受成事決於郎下筆爲詔策出言爲詔命（後漢尚書陳忠上疏曰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之官臣等既愚闇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其
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緤爲之（緤私列反緤繫也）給帳帷茵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
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尚書郎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奏事明光殿
省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女以丹朱漆地故謂之丹墀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
芳也奏事則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後漢王譚爲尚書侍郎蔡閣議奏常
依義據法爲三臺之表又溫豹字仲文爲尚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使持被覆之不驚也日暮諸郎下豹每獨在後帝嘉之又三輔決錄曰陳重與其友雷義俱拜尚書郎義以左黜重見義去官
亦以病免又徐防爲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隃麋今汧陽縣出墨）魏自黃初改祕書爲中書置通事郎掌詔草（郎今中書舍人之任）而尚書郎有二十三
人（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非復漢時職任青龍二年尚書令陳矯奏置
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魏韓宣爲尚書郎常以職事當受罰已皆
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而赦之）晉尚書郎選極清美號爲大臣之副武帝時有三十四曹（加魏直事屯田起部左客右士其民曹中兵外兵分爲左右主客又分爲
左右南北緋農部定課考功凡三十四曹）後又置運曹爲三十五曹置郎中二十三人更相統攝（晉魏舒字元陽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曹
也襆被而出同寮無清論者咸有愧色又解參兄弟少速叔連俱歷太子洗馬舍人尚書郎州里榮之又賈充改定律令以裴楷爲定科郎）或爲三十六曹（晉裴秀以尚書三十六人統事準例不便宜使諸郎
任職未及奏而薨）當五王之難其都官中騎三曹郎晝出督戰夜還理事（嵇含言於長沙王乂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尚書令陳矯以有軍事亦奏增郎況今都

官中騎三曹晝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醆乏含謂各有主帥委之大將軍不宜復令臺寮雜與其間乂從之乃增郎及令史東晉有十五曹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度支都官左民騎部倉部庫部中兵外兵自過江之後官資小減王坦之字文度選曹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其子國寶好傾側婦父謝安惡之除尚書郎國寶以為中興膏腴之族唯作吏部不作餘曹郎恕之辭不拜又宋江智淵改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梁王筠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忻然就職桓元僭位改都官郎為賊曹宋高祖時有十九曹元嘉以後有二十曹郎三公比部主法制度支主算都官主軍事刑獄其餘曹所掌各如其名宋武帝初加置騎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并東晉舊十五曹合為十九曹元嘉十八年增刪定曹郎郎魏世之定科郎也三十年又置功論郎後又省騎兵故為二十曹齊依元嘉制其拜吏部郎亦有表讓之禮齊謝朓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沈約日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循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日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代小官不讓遂成常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書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梁加三曹為二十三曹加殿中虞曹屯田其郎中舊用員外郎正主簿正佐有才地者為之遷通直郎天監三年復置侍郎視通直郎郎中遷為之梁劉洽為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又殿中郎闕武帝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乃以張緬為之陳有二十一曹省梁二曹不知何曹後魏三十六曹史闕其文至西魏十二年改為十二部後周既改為部遂以柳慶為計部郎中又柳清為尚書度支郎遷正員外今人或謂前代正員郎即今尚書郎中按歷代所稱正員郎者即散騎侍郎耳謂非員外通直者故謂之正員郎則非尚書之職自魏晉以後尚書省自有郎中官不應更置正員郎北齊有二十八曹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公駕部祠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都官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度支倉部左民右民金部庫部其吏部三公各二人餘並一人凡三十郎中參魏北齊唯置郎中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郎吏部司勳主客膳部兵部職方都官司門度支戶部比部刑部等侍郎各二人主爵考功禮部祠部駕部庫部金部倉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侍部各一人分司官曹務直禁省如漢之制至開皇三年二十四司又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侍郎闕則攝其曹事今尚書員外郎其置自此始以前歷代皆謂之尚書郎各以曹名為稱首或謂之侍郎者無員外之號前代史傳及職官要錄或有言員外郎者蓋謂員外散騎侍郎職非尚書之職說在散騎篇前代所言員外郎並以前言之皆侍郎一人以貳

尚書之職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也魏有曹加二人者夫侍郎之名蓋尖漢凡諸郎皆掌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以侍衛之故通謂之侍郎故武帝時拜東方朔爲郎當時謂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歷代尚書亦有侍郎隋初尚書諸曹二十四司諸郎皆謂之侍郎通若今之郎官耳非今六部侍郎之任自漢以來尚書侍郎悉然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則今郎中之職又改吏部爲選部郎禮部爲儀曹郎兵部爲兵曹郎刑部爲憲曹郎工部爲起曹郎以異六侍郎之名廢諸司員外郎而每司增置一曹郎各爲二員都司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品同諸曹郎掌都省之職尋又每減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員外郎之職大唐改隋諸司郎爲郎中每曹又復置員外郎武德六年廢六司侍郎貞觀二年復舊令尚書省有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分管尚書六曹事其諸曹諸司郎中總三十人員外郎總三十一人通謂之郎官尤重其選凡郎中章服皆元冕五旒衣無章裳刺黻一章兩梁冠凡員外郎章服並爵弁元纓簪尊者衣纁裳一梁冠一其職任名數各列在六曹之後

歷代都事主事令史

都事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職與晉同舊用人常輕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時以太學博士劉訥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民都宣毅墨曹參軍王顒兼中兵都五人並以才地兼美歷茲選矣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爲都事置八人煬帝分隸六尚書置六人領六曹事大唐因之 主事二漢有之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三署之事於諸郎之中察茂才高第者爲之後漢范滂字孟博自光祿四行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泰聞之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蕃乃謝又胡伯蕃公沙穆並爲之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員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隨曹閑劇而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一人雜用士人顏愍楚者文學名流爲內史主事大唐並用流外 令史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皆選於蘭臺符節簡練有吏能者爲之漢官

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爲尚書郎後漢韋彪字孟達上疏曰往時楚獄大起故署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名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主文簿其職一也郎缺以令史久次者補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耻焉時故事尚書郎缺以令史各次補之光武始改用孝廉爲郎而孝廉丁邯稱病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職耳帝怒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也中詔遣出竟不能爲郎又郎中裴著詣闕上書訟梁冀矯暴冀陰殺之學生劉常當代名儒素善於著冀召常補令史以此辱之也晉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鄭弘奏曰職尊賞薄多無樂者請郎補千石令史爲長帝從之蜀志董厥爲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後遷至尚書令史平臺事西晉令史趙晡詣都座朝江左唯早朝而已又賈充爲尚書令以目疾表還省事吏四人尚書還省事自此始也其品職與諸曹令史同姚萇圍苻堅遣僕射尹緯詣堅問事堅見其瓌傑問曰卿於朕代爲何官緯答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才王景略之儔也而朕失之今日之亡不亦宜乎晉宋蘭臺寺正書令史雖行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板給書僮孔顗爲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孔顗性素儉蘭臺令史者三吳富人輕顗故也梁陳與晉宋同後魏令史亦朱衣執笏然謂之流外勳品北齊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令史皆平揖郎無拜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爲卑冗不參官品開皇十五年罷州縣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煬帝以四省三臺皆曰令史九寺五監諸衛府則皆曰府史於時令史得官者甚少年限亦賒也隋牛弘常問於騎尉劉炫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制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求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弘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也炫曰齊氏立州不過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大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京師穀糴貴遠人不相願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集典充選不獲已而爲之遂促年限優以敘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之後遂爲官途總章中詔諸司令史考滿合選者限式一經時人羨慕令簡員時閻立本爲右相姜恪爲左相立本無他才識時以善畫稱之恪放

諸木買當時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

行臺省

行臺省魏晉有之昔魏末晉文帝討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等以行臺從至晉永嘉四年東海王越帥衆許昌以行臺自隨是也越請討石勒表以行臺隨軍及後魏謂之尚書大行臺別置官屬後魏道武帝置中山行臺以秦王儀爲尚書令以鎮之孝文永熙三年以宇文泰爲大行臺以蘇綽爲行臺度支尚書北齊行臺兼統民事自辛術始焉武定八年辛術爲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勅術曰江淮初附百姓離向京師留卿爲行臺亦欲理邊民寃枉監理牧守自今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理後表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其官置令僕射其尚書丞郎皆隨時權制江左無行臺唯梁末以侯景爲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隋謂之行臺省有尚書令僕射左右任置各一人主事四人有考功兼吏部主爵司勳禮部兼祠部主客膳部兵部兼職方駕部庫部刑部兼都官司門度支部兼倉部金部工部屯田兼水部虞部侍郎各一人每行臺置食貨農圃武器百工監副各置丞食貨四人農圃一人武器二人百工四人錄事等員食貨農圃百工各二人武器一人蓋隨其所管之道置於外州以行尚書事大唐初亦置行臺貞觀以後廢其後諸道各置採訪等使每使有判官二人兼判尚書六行事亦行臺之遺制

通典卷二十二終

通典卷二十三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五

尚書下

吏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司封郎中　員外郎　司勳郎中　員外郎　考功郎中　員外郎

周禮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變冢言太者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謂之太宰主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以佐王理邦國漢成帝初分尚書置四曹蓋因事設員以司其務非擬於古制也至光武乃分為六曹。迄於魏晉或五或六亦隨宜施制無有常典自宋齊以來多定為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部為秋官工部為冬官以承周六官之制若參詳古今徵考職任則天官太宰當為尚書令非吏部之任今吏部之始宜出夏官之司士又夏官之屬有司士下大夫二人掌羣臣之版版名籍也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謂用功過黜陟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年數多少知其老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理告王所當進退以德詔爵有賢者之德乃詔以爵以功詔祿理有功勳後詔以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能者事成乃食之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漢成帝初置尚書有常侍曹主公卿事後漢改為吏曹主選舉祠祀後又為選部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舉陳羣為尚書延康元年始建九品官人法拜吏部尚書又毛玠字孝先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吳暨豔字子休為選曹尚書性峭厲好清議當時郎署混濁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減等數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污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故怨憤聲積競言豔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豔坐自殺晉與魏同山濤為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奏舉無遺才凡所題目終始如其言唯用陸亮尋以賄敗啓事曰臣欲以郤生為溫令詔可尋又啓曰訪聞詵喪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詔曰君為管人倫之職此鑒應為清議與不便當裁處之江虨字思元三為選官始為吏部郎遷侍中吏部尚書僕射世說曰鍾會見王戎裴楷總角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劉聰僭號省吏部置左右選曹石勒時又置左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務音林宋時吏部尚書領吏部刪定三公比部四曹孝武不欲威權在下大明二年

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而省五兵後還置一吏部尚書順帝昇明元年又置五兵二尚書晉宋以來吏部尚書首位尤重宋時徵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至謂左丞傅隆曰選皆出我乎隆言之執政徐羨之曰黃門以下事以相委過此則與衆參之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遂不就選案黃紙錄事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署紙尾又庾炳之為吏部尚書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能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齊善歌詣炳之宅諮事因留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所司奏免官梁陳亦然梁蕭子顯為吏部尚書性凝簡負才氣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揮而已衣冠竊恨之又謝覽字景滌之弟瀹之子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時以為榮又王泰宗仲通為都官尚書能接人士皆願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傾屬又謝舉字言揚還掌吏部舉祖莊宋代再典選至舉又三為此職前代未有後魏北齊吏部統吏部掌褒崇選補考功主爵三曹自洛陽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數四文襄帝少年高明所皷也疎袁淑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先於浮華唯辛術為尚書性尚貞明擢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前後銓衡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後周有吏部中大夫一人掌羣臣及諸子之爵辨其貴賤與其年歲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依六勳之賞頒祿之差小吏部下大夫一人掌貳吏部之事領司勳上士等官屬大司馬隋吏部統吏部主爵司勳考功四曹牛弘為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所進用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又曰盧愷攝吏部尚書何妥奏蘇威陰事愷相連黨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為海州刺史又吏部參選者甚多愷郎不授官皆作色而遣或有從父弟徵蕭二人徵詣吏部徵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蕭左足攣蹇才用凡劣愷以威之故而授朝請郎文帝怒曰愷敢將天官為私惠乃除名為庶民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大唐龍朔二年改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常伯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吏部為天官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改為文部至德初復舊掌文官選舉總判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四曹事舊令班在侍中中書令上開元令移在侍中中書令下尚書六曹吏部兵部為前行戶刑為中行禮工為後行其官屬自後行遷入二部者以為美自魏晉以來凡吏部官屬悉高於諸曹其選舉皆尚書主之自隋置侍郎貳尚書之事則六品以下銓補多以歸之大唐至貞觀以前尚書掌五品選事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文部侍郎盧承慶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至景龍中尚書掌七品以上選侍郎掌八品以下選至景雲元年宋璟為

尚書始通其選而分掌之因爲常例開元以前諸司之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議政於朝堂午後理務於本司自開
元以來宰相員少資地崇高又以兵吏尚書權位尤美而宰臣多兼領之但從容衡軸不自銓綜其選試之任皆
侍郎專之尚書通署而已遂爲故事或分領其事則列爲三銓四年六月勅其員外郎御史并餘供奉官直進名勅授自此不在吏部尚書掌其一
侍郎分其二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其一爲中銓其一爲東銓各有印侍郎二人隋煬帝置說在歷代郎中篇凡六司侍郎皆貳尚書之事吏部初置一員總章元年加一員龍朔二年改
爲司列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分掌選部流內六品以下官是爲銓衡之任凡初仕進者無不仰屬焉當選集之際勢傾天下列曹之中資位尤重初隋世高孝基爲吏部侍郎房元齡杜如晦與選孝基時加賞異後以爲知人
大唐文皇帝永徽時馬載裴行儉爲吏部侍郎貞觀以來最爲稱職又鄭元璡爲此官不稱職甚爲時談所鄙常悉消滿選人因號爲郎謂坐此遷川刺史有能名武太后重拜爲天官侍郎其後愈甚又以許子儒爲之子儒
不以藻鑑爲意其補官悉委令史句直時曰平配後崔元暐爲之介然自守絕於請謁爲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選司令史乃發露自慶武太后聞之復拜爲天官侍郎郎中二人漢魏以來尚書屬或有侍
郎或有郎中或曰尚書郎或曰某曹郎或則兩置或爲互名雖稱號不同其職一也晉令郎中之任山公啓事曰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又曰吏部郎以掌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而已乃當能正人不容穢
維也乃以爲郎杜默爲之齊謝朓爲吏部郎上表三讓說在歷代郎官篇又王儉爲吏部郎專斷曹事又陸慧曉字叔明爲吏部郎吏部郎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以事詢問之慧曉曰六
十之年不復能諮部令史爲吏部郎也梁顧憲之字士思爲吏部郎初其祖覬之嘗爲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官然自遷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又王亮字奉升爲吏部郎銓序著稱及後爲
吏部尚書拘資次而已當代稱爲不能又任昉爲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轉御史中丞又職官錄曰梁吏部郎舊視中丞遷侍中又陳吏部郎中秩六百石後魏孝文帝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爲朕舉一吏部郎
給假三日假滿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爲之亮字敬儒自參選事垂將二十年廉愼明決上嘗曰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又[illegible]袁瑒爲吏部郎性貪婪賣官吏皆有定價隋初諸曹郎皆謂之侍郎煬帝三年置六司侍郎後遂
改諸曹侍郎但曰郎其吏部郎改爲選部郎國初復爲選部郎中武德二年選部郎中鄭元璹以贓犯處極刑是也五年改爲吏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列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選補流外官謂之小銓幷掌文官名簿朝集
祿賜假使幷文官告身分判曹事員外郎二人隋開皇六年置吏部員外郎一人煬帝三年改爲選部承務郎武德三年復舊加置一人一員判廢置一員判南曹起於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奏置
未置以前銓中自勘責故事兩員轉廳至建中元年侍郎邵說奏各換闕替南曹郎王鋼以後遂不轉廳貞元十一年閏八月侍郎杜黃裳奏依例轉廳初武太后延載元年又加一員聖曆二年八月省開元十二年四月勅兵
吏各專定兩人判南曹卻一人判貞元元年六月又以兩人判至十二年閏八月又卻一員判司封郎中一人左傳曰晉文公執秩以正其官注云執秩主爵秩之官漢尚書有封爵之任而無其

官故後漢書曰馮勤字偉伯光武以爲郎中給事尚書使典諸侯封事勤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衆不厭伏爲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晉尚書有左右主客曹北齊河清中改爲主爵置郎中一人屬吏部主封爵之事隋初爲主爵侍郎煬帝除侍字爲主爵郎武德初爲主爵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封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封郎中掌封爵皇之枝族及諸親內外命婦告身及道士女冠等天寶八載十一月勅道士女冠籍每十載一造永爲常式至德二年十一月勅道士女冠等宜依前屬司封曹

員外郎一人 隋文帝置煬帝改爲主爵承務郎武德初爲主爵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司勳郎中一人 周禮夏官有司勳上士掌六鄉賞地之法歷代無聞至後周吏部有司勳上士一人掌六勳之賞以賞其功如古之主爵隋文帝置司勳侍郎煬帝改爲司勳郎永徽五年十二月四夜司勳庫失火甲歷並盡龍朔二年改爲司勳大夫咸亨初復故掌校定勳績論官賞勳官告身等事

員外郎二人 隋文帝置煬帝改爲司勳承務郎武德初爲司勳員外郎

考功郎中一人 漢文帝時京房作考文課吏之法然其職不在尚書至光武改尚書三公曹主歲書考課諸州郡魏尚書有考功定課二曹宋元嘉三年又置公論郎並其任也傳在吏部郎中篇後魏考功郎掌考第孝秀北齊考功郎中亦掌考第及孝秀貢士隋文帝置考功侍郎煬帝改爲考功郎武德初復爲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考功爲司績咸亨初復舊掌考察內外百官及功臣家傳碑頌誄謚等事

員外郎一人 隋文帝置煬帝改爲考功承務郎武德初復爲考功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武德舊令考功郎中監試貢舉人貞觀以來乃以員外郎專掌貢舉省郎之殊美者至開元二十四年移貢舉於禮部而考功員外郎分判事而已

戶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度支郎中　員外郎　金部郎中　員外郎　倉部郎中　員外郎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 按今戶部之職與地官之任雖亦頗同若徵其承受考其沿襲則戶部合出於度支度支主計筭之官也筭計之任本出於周禮天官之司會云 又太宰之屬有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逆謂受而鉤考之可知得失多少 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人主財帛委輸至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寺專掌軍國支計吳有戶部 吳孫休初即位戶部尚書階下讀奏 而晉有度支 晉當陽侯杜元凱爲度支尚書內以利民外以救邊備物置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又張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決定廟算 皆主算計也宋齊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梁亦有之後魏度支亦掌支計 後魏崔亮爲度支尚書經營費用歲減億計 北齊度支統度支 掌計會凡軍國損益供糧廩等事 倉部左戶 左戶掌天下計帳戶口 右戶 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課 金部庫部六曹後周置大司

徒大夫二人掌承司徒職一人如周禮之制其後以籍帳之法贊言人屬有日晉中且之別要隋志有度支尚書

則幷後周民部之職漢成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凡吏民上書悉經此曹理之後漢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工作鹽池苑囿魏置左民尚書晉惠帝又加置右民尚書至於宋齊梁陳皆有左民尚書而後魏有左民右民等尚書多領工役非今戶部之職而梁陳北掌戶籍此則略同自周隋有民部始當今戶部之職開皇三年改度支爲民部統度支民部金部倉部四曹國家修隋志謂之戶部蓋以廟諱故也煬帝時韋沖爲民部尚書又武德二年隋民部尚書蕭瑀爲相府司錄大唐永徽初復改民部爲戶部廟諱故也太宗在位詔官名及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相連者並不諱至高宗始諱之顯慶元年改戶部爲度支龍朔二年改度支爲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爲戶部尚書初戶部居禮部之後武太后時置天地四時之官以戶部爲地官由是遂居禮部前神龍元年復改地官爲戶部總判戶部度支金部倉部事

侍郎二人蓋周官小司徒中大夫顯同其任後周依周官令侍郎則隋煬帝置民部侍郎大唐因之後改曰戶部龍朔二年改爲司元少常伯咸亨元年復爲戶部侍郎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名制一員長安四年加一員神龍元年減二年復加

郎中二人漢尚書郎一人主戶口墾田吳時張溫爲尚書戶曹郎魏有民曹郎晉分爲左右戶曹宋齊以下或爲左民或爲左戶後魏有戶部郎北齊有左右民曹例在戶部郎中篇隋初爲戶部侍郎煬帝除侍字隋末改爲民部郎武德初爲民部郎中龍朔二年改郎中爲大夫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戶口籍帳賦役孝義優復蠲免婚姻繼嗣百官衆庶園宅口分永業等建中三年正月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奏天寶以前戶部事繁所以郎中員外各二人判署自兵興以後戶部事簡度支事繁唯郎中員外各一人請回戶部郎中員外各一人分判度支案待天下兵革已息卻歸本曹奉敕依

員外郎二人隋文帝置煬帝改爲承務郎武德三年復爲員外郎

度支郎中一人漢初張蒼善算以列侯主計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謂之計相殆今度支之任魏尚書有度支歷代度支具尚書中隋初爲度支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度支爲司度咸亨元年復舊掌支使國用開元二十四年三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糴春綵稅草諸色旨符每年一造據州府及諸司計紙當五十萬張仍差百司鈔寫事甚勞煩條目既多詳檢難過緣無定額支稅不常亦因此逃情兼長蠹僞臣今與採訪使及朝集使商量有不穩便於人非當土所出者隨意沿革務從允便爲長行旨條省事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頒行每州不過一兩紙仍附驛送即人知定准政有常文編成五卷以敕依至德以後戎事費多二年十二月呂諲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充勾當度支使上元元年五月劉晏爲戶部侍郎勾當度支使元年建子月元載爲戶部侍郎勾當度支使寶應元年正月劉晏爲戶部侍郎勾當度支使二年二月韓滉以宰相加度支使五月二日賈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度支使自後雖組亦有他官判或云權判亦云專判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金部郎中一人周官有金職掌金玉錫石丹青之令魏尚書有

金部郎其後歷代多有之北齊金部主才量尺度內外諸庫藏文帳隋盧昌衡字子均祖孝徵爲尚書金部郎令謂人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冥矣隋初爲金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金部爲司珍咸亨初復舊天寶中改爲司金至德初復舊掌庫藏金寶貨物權衡度量等事自開元二年置鑄錢使皆以他官爲之

員外郎一人 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倉部郎中一人 周官有倉人主藏九穀又有廩人主藏九穀之數賙賜稍食魏尚書有倉部郎後魏有太倉尚書亦其任也故後魏書曰李訢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所在委積延停歲月大爲國弊歷代多有倉部曹晉掌倉廩之事後周有地官屬司倉下大夫隋初爲倉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倉部爲司庾咸亨初復舊天寶中改爲司儲至德初復舊掌諸倉廩之事開元二十六年以後置出納使皆以他官爲之訢音許斤切

員外郎一人 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禮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祠部郎中 員外郎 膳部郎中 員外郎 主客郎中 員外郎

虞庾之時秩宗典三禮周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人神鬼地祇之禮後漢尚書吏曹兼掌齋祀亦其職也魏尚書有祠部曹及晉江左有祠部尚書掌廟祧之禮嵇含豐中宴會詩其祠部云仰承宗廟懷祗虔常與右僕射通職不常置以右僕射攝之歷代皆與右僕射通職宋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齊梁陳皆有祠部尚書後魏爲儀曹尚書北齊祠部尚書統祠部掌祠部醫藥死喪贈賻主客虞曹屯田起部五曹又有儀曹主吉凶禮制屬殿中尚書後周置春官卿又有禮部而不言職掌後改禮部爲宗伯又春官之屬有典命掌內外九族之差及玉器衣服之令沙門道士之法後改典命爲大司禮後改大司禮復爲禮部謂之禮部大夫後周盧愷爲禮部大夫充聘陳使至隋置禮部尚書統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四曹蓋因後周禮部之名兼前代祠部儀曹之職大唐龍朔二年改禮部尚書爲司禮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禮部爲春官神龍元年復舊總判祠部禮部膳部主客事

侍郎一人 周官春官小宗伯中大夫頗同今任後周依周官今侍郎則隋煬帝置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司禮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策試貢舉及齋郎弘崇國子生等事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開元二十三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進士李權所詆朝議以考功位輕不足以臨多士至二十四年遂以禮部侍郎掌焉開元天寶之中昇平既久羣士務進天下髦彥由其取會故勢傾當時貲與吏部侍郎等同

郎中一人 周官春官肆師下大夫亦頗同今任魏尚書有儀曹郎掌吉凶禮制歷代多有例在吏部篇宋齊儀曹屬祠部梁書曰武

帝[illegible]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時謂上口送拜為儀曹郎後周依周官隋初為禮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為儀曹郎武德初改為禮部郎

中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大夫咸亨初復舊其後曹改而官不易掌禮樂學校儀式制度衣冠符印表疏冊命祥瑞鋪設喪葬贈賻及宮人等

員外郎一人周禮四司上士後周依為至隋文帝置禮部員外郎

煬帝改為儀曹承務郎武德三年復舊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祠部郎中一人魏尚書有祠部郎歷代皆有主禮制後魏北齊為中大夫兼祠部曹祠部曹主禮樂等有疑議修撰討論故實咸有條貫後周有典祠中大夫隋初為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禋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延載元年五月制天下僧尼隸祠部不復隸司賓開元二十年五月制僧尼隸祠部天寶十一年改祠部為司禋至德初復舊掌祠祀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等及僧尼簿籍自天寶六載及至德三年常置祠部使以他官為之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膳部郎中一人膳部於周官即膳夫庖人二職也晉尚書有左士右士曹後魏都官尚書管左士郎北齊改左士為膳部郎掌侍官百司禮食餚饌都官尚書後周有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飲食屬天冢宰隋膳部屬祠部初置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膳大夫咸亨初復舊天寶十一年又改膳部為司膳至德初復舊掌飲膳藏冰及食料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主客郎中一人漢成帝初置尚書有客曹主外國夷狄後光武分為南主客北主客二曹至魏亦為南主客至晉氏分為左右南北四主客或單為客曹宋齊梁陳單有主客後魏吏部管南主客祠部管左主客北齊改左主客為主爵南主客為主客隋初為侍郎煬帝除侍字尋又改為司藩郎武德初改為主客郎中龍朔二年又改主客為司藩咸亨元年復舊掌二王後及諸藩朝聘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兵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職方郎中 員外郎 駕部郎中 員外郎 庫部郎中 員外郎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畿諸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即今兵部之任也魏置五兵尚書周官有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兵之名當出於此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初無太康中乃有五兵尚書而又分中兵外兵各為左右按晉雖分中兵外兵為左右與舊五兵為七曹然尚書唯置五兵而已無七兵尚書之名至後魏始有七兵尚書耳今諸家書述或謂晉太康中置七兵尚書誤矣宋五兵尚書唯領中兵外兵二曹餘則無矣齊梁陳皆有之後魏為七兵尚書北齊為五兵統左中兵掌諸郡督告身諸宿衛官右中兵掌畿內丁帳事諸兵力士左外兵掌河南及潼關以東諸州丁帳及發召諸兵右外兵掌河北及潼關以西諸州所典與左外兵同都兵掌鼓吹太樂部小兵等事五曹後周置大司馬其屬又有兵部中大夫小兵部下大夫其職並缺至隋乃有兵部尚書

統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曹蓋因後周兵部之名兼前代五兵之職大唐龍朔二年改兵部尚書爲司戎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夏官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改爲武官至德初復舊掌武官選舉總判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事其分領選舉亦爲三銓制如吏部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其一爲中銓其一爲西銓各有印

侍郎二人隋煬帝置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司戎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不易舊制一員總章元年加一員掌署武職武勳官三衛及兵士以上簿書朝集祿賜假使差發配親士帳內考課及給武職告身

郎中一人歷代兵部曹皆有郎具尚書中或單爲郎或置郎中例在吏部郎中篇隋初爲兵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改爲兵部曹郎武德三年改爲兵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戎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與侍郎同

員外郎二人隋文帝置兵部員外郎煬帝改爲兵曹承務郎武德三年復舊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職方郎中一人周禮夏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九州之國歷代無聞至後周依周官隋初有職方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城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路程遠近歸化首渠

員外郎一人周官夏官職方上士後周依周官隋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駕部郎中一人周禮夏官之屬有輿司馬又有校人主馬之官又有牧師掌牧放又有巾車掌公車之政及王之五輅此皆駕部之本也魏晉尚書有駕部郎宋時屬左民尚書齊亦有之後魏與北齊並曰駕部郎中後周有駕部中大夫屬夏官隋初爲駕部侍郎屬兵部及辛公義爲駕部侍郎勾檢馬牧所獲十餘萬疋文帝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竭忠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輿大夫咸亨初復舊天寶中改駕部爲司駕至德初復舊掌輿輦車乘郵驛廄牧司牛馬驢騾闌遺雜畜開元十八年閏六月勑比來給傳使人爲先傳馬事頗勞煩自今以後應乘傳者宜給紙券二十三年十月勑新給都督刺史並關三官州上佐並給驛發遣二十八年六月勑有陸驛處得置水驛自二十年以後常置館驛使以他官爲之

員外郎一人周官有輿上士後周有小駕上士蓋其任也至隋置與戶部同

庫部郎中一人周官有司甲掌戈盾弓矢之長各辨其物以待軍事魏尚書有庫部郎晉因之宋庫部主兵仗文帝宴會有荒服外歸化人帝問尚書庫部郎顧琛曰庫中仗有幾許琛跪對曰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多祕不言帝既問失言及琛詭對善之歷代或有或缺後魏北齊庫部屬度支尚書掌凡戎仗器用後周有武藏中大夫隋屬兵部初爲庫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庫大夫咸亨初復舊天寶十一年又改庫部爲司庫至德初復舊掌軍器儀仗鹵簿法式及乘輿等

員外郎一人周官有司兵中士後周有小武藏下大夫隋改置與戶部同

刑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都官郎中　員外郎　比部郎中　員外郎　司門郎中　員外郎

唐虞之時士官以正五刑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蓋其任也漢成帝時尚書初置二千石

曹主郡國二千石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後漢光武改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政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詞訟罪法亦謂之賊曹重於諸曹華譚集尚書二曹論曰劉道貞問薛令長在吳何作答曰爲吏部尚書問曰吳待吏部何如餘曹答曰並通高選吏部特一時之俊劉曰晉魏以來俱尚獨謂漢氏重賊曹爲是吳晉重吏部爲非薛君曰凡庶秩同班等其選並清宜同一揆若人才或多或少選例難精如不得已吏部職掌人物人物難明謂吳晉爲得而君何是古而非今劉難曰今吏部非爲能刑虛名舉沈當故錄以成人位處三署聽曹探鄉論而用之耳無煩乎聰明賊曹職典刑獄刑獄難精是以欲重之答曰今之賊曹不能聽聲觀色以別眞僞縣不能斷獄之尚書也夫在獄者率小人在朝者率君子小人易檢君子難精俱不得已吏部宜重賊曹宜輕也魏青龍二年置尚書都官郎佐督軍事晉復以三公尚書掌刑獄宋三公比部皆主法制又置都官尚書主軍事刑獄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曹齊梁陳並有都官尚書後魏亦有都官尚書北齊都官統都官掌畿內非違得失二千石掌畿外得失比部水部膳部五曹又有三公曹掌諸曹囚帳斷罪赦日建金鷄等事又掌五時讀時令屬殿中尚書後周有秋官大司寇卿掌刑邦國其屬官又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隋初有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都官爲刑部尚書統都官刑部比部司門四曹亦因後周之名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刑部尚書爲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武太后改刑部爲秋官神龍初復舊天寶中改爲憲部至德初復舊總判刑部都官比部司門事

侍郎一人周官小司寇中大夫蓋今任也後周依周官至隋煬帝置刑部侍郎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司刑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律令定刑名案覆大理及諸州應奏之事

郎中二人周禮大司寇屬官有上師下大夫蓋今任也漢尚書有三公曹後漢有二千石曹魏有都官曹皆掌刑罰獄訟之事歷代沿革其尚書中或爲侍郎或置郎中例在吏部郎中篇後周有小刑部下大夫屬秋官府隋初置刑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爲憲部郎武德三年改爲刑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刑大夫咸亨元年復舊與侍郎同

員外郎二人隋文帝置刑部員外郎煬帝改爲憲部承務郎武德三年改爲刑部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都官郎中一人漢司隸校尉官有都官從事掌中都官不法事後漢又改尚書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魏青龍二年始置尚書都官郎佐督軍事晉宋尚書都官兼主刑獄歷代事具尚書中其官例在吏部郎中注後周則曰司厲隋初爲都官侍郎掌簿錄配役官私奴婢良賤訴競俘囚等事煬帝除侍字置員外二人武德三年加中字減一人龍朔二年改爲司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簿斂配役官奴婢簿籍良賤及部曲客女俘囚之事

員外郎一人周官曰司厲下士蓋今任也後周亦爲隋改置與戶部同

比部郎中一人魏尚書有比部曹晉因之宋時

比部主法制齊梁陳皆有比部曹後魏亦然北齊掌詔書律令勾檢等事後周曰計部中大夫蓋其任也隋初為比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又改比部為司計至德初復舊掌內外諸司公廨及公私、債負徒役工程贓物帳及勾用度物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司門郎中一人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掌授管鍵啓閉歷代多缺至後周依周官隋初有司門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門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門籍關橋及道路過所闌遺物事

員外郎一人周官有司門上士後周亦為後改置與戶部同

工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屯田郎中　員外郎　虞部郎中　員外郎　水部郎中　員外郎

周禮冬官其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工是其一焉漢成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凡吏民上書後漢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魏置左民尚書亦領其職晉宋以來有起部尚書而不常置每營宗廟宮室則權置之事畢則省以其事分屬都官左民二尚書北齊起部亦掌工造屬祠部尚書後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其屬工部中大夫二人承司之事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至隋乃有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二曹蓋因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大唐龍朔二年改工部尚書為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武太后改工部為冬官神龍初復舊總判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事

侍郎一人隋煬帝改置工部侍郎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平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不易掌興造工匠諸公廨屋宇五行並紙筆墨等事

郎中一人晉尚書有起部曹歷代皆有具尚書中隋初為工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為起部郎武德三年改為工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平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其後曹名改而官不易所掌與侍郎同

員外郎一人隋文帝置工部員外郎煬帝改為起部承務郎武德三年復為工部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屯田郎中一人漢成帝置尚書郎兩人其一人掌戶口墾田蓋尚書屯田郎之始也至魏尚書有農部郎又其職也至晉始有屯田尚書及太康中謂之田曹後復為屯田江左及宋齊則左民郎中兼知屯田事梁陳則曰侍郎後魏北齊並為屯田郎隋初為屯田侍郎兼以掌儀武之事故隋書曰稱或為屯田侍郎時以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中請棨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棨戟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有外門既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顯聞而戰服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田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屯田官田諸司公廨官人職分賜田及官園宅等事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

虞部郎中一人虞部蓋古虞人之遺職至魏尚書有虞曹郎中晉因之梁陳曰侍郎後魏北齊虞曹掌地[illegible]部下大夫一人掌山澤草木鳥

歛而阜蕃之又有小虞部並屬大司馬隋初為虞部侍郎屬工部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虞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又改虞部為司虞至德初復舊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須田獵等事

員外郎一人 隋初置與戶部員外郎同龍朔以後曹名改而官不易

水部郎中一人 周禮夏官有司險掌設國之五溝五塗而達其道路蓋其職也魏尚書有水部郎歷代或置或否後魏北齊有水部屬都官尚書亦掌舟船津梁之事後周有司水大夫隋初為水部侍郎屬工部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川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中改水部為司水至德初復舊掌川瀆津濟船艫浮橋渠堰魚捕運漕水碾磑等事

員外郎一人 後周小司水上士隋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龍朔二年以後曹名改而官不易

通典卷二十三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職官六

御史臺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王有命則贊為之辭寫其理之法令命來受者即授之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叔孫通新定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而去是也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御史大夫寺在大司馬門內無塾其門署用梓板不髹色題曰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成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果廢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是其徵也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顏師古曰官曹通名為寺後漢趙岐本名嘉以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又應劭官儀曰廷尉案責上御史臺又謝靈運晉書曰漢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謂三臺後漢蔡邕以侍御史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遍三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後魏之制有公事百官朝會名簿自尚書令僕以下悉送南臺後魏臨洮王舉哀兼上尚書左僕射元順不肯送名又不送簿中尉彈之順奏曰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詔許之後元子思為御史中尉朔朝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尚書郎裴獻伯移注云按蔡氏漢儀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避執版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子思奏曰臣按漢書御史中丞為獨坐又按魏書曰崔琰既為中丞百僚震恐則中丞不揖省郎亦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坐亦非今日又按孝文帝職令朝會失時則御史彈之若不送名到否何驗獻伯等亂常變紀請付法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以古事檢孝文帝舊格已聞尋從子思議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大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闢主陰殺也按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都臺門所以不北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改司經局為桂坊置司直為東宮之憲府亦開北門以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隋初

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以兵部尚書李員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開北門此說非也故御史爲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舊例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詞狀者立於臺門候御史御史竟往門外收採如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元爲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或訴訟之事其鞫案禁繫則委之大理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四自大理來往滋其姦故又案事入法多爲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以自繫劾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罷之其後罕有聞風彈舉之事多受詞訟推覆理盡然後彈之將有彈奏則先牒監門禁止勿許其入按宋書云二臺劾奏符光祿加禁止不得入殿省是其先例光祿主殿門武太后時改御史臺爲肅政臺凡置左右肅政二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又置肅政臺使六人受俸於本臺略與御史同尋罷之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時議以右多名流左多寒刻其還登南省者右殆倍焉以其不陵朝貴故也二臺迭相糾正而左加敬憚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爲左右御史臺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書韋方質爲條例删定爲四十八條以察州縣延載以後奉勑乃巡不每年出使也睿宗即位詔二臺並察京師資位既等競爲彈糾百僚被察殆不堪命太極元年以尚書省悉隷左臺月餘右臺復請分綰尚書西行事左臺大夫竇懷貞乃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之官並隷焉其左臺本御史臺也又別置右臺右臺地即今太僕寺是也本隋長秋監地武太后改爲司宮臺移於街北遂以其地置右臺右臺既廢以其地爲御史臺使院開元八年移太僕寺於此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內供奉裏行者各如正員之半太宗朝始有裏行之名高宗時方置內供奉及裏行官皆非正官也開元初又置御史裏使及侍御史裏使殿中裏使監察裏使等官並無定員諸與裏行同穆思泰元光謙呂太一翟章並爲裏使尋省建中三年九月御史臺請置推官二人常與本推御史同推覆奉勑依其臺憲故事官資輕重則杜易簡韓琬註記詳焉杜易簡撰御史雜法四卷韓琬撰御史臺記十二卷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秦官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漢因之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

相漢舊儀拜御史大夫爲丞相左右前後將軍贊五官中郎將授印拜御史大夫二千石贊左右郎將授印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故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金印紫綬秩比丞相御史大夫月俸四萬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爲百僚師帝從之遂復爲御史大夫皆宰相之任事具宰相篇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漢高帝以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王相上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之始堯爲昌符璽御史有人謂昌曰君之吏趙堯奇才必代君爲相昌曰堯刀筆小吏何至是乎後果然又倪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張湯爲御史大夫每朝奏事日旰天子亡食丞相充位而已又趙綰爲御史大夫請無奏太皇太后事即竇太后也好黃老言患其不用儒故奪其政又杜周爲御史大夫後周子延年又爲御史大夫以居父官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又貢禹字少翁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凡爲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言無所復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見史記又曰鄭弘爲大夫守之數年不得匡衡居之未滿歲而丞相死即代之後漢初廢御史大夫更始至長安以隗囂爲御史大夫建元元年光武東巡泰山以張純視御史大夫從封禪禮畢罷至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以郗慮居焉華歆亦爲之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魏黃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爲司空末年復有大夫而吳有左右焉晉書曰魏以司空何曾爲晉國丞相以王沈爲御史大夫是也吳孫休以丁密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晉初省之此皆爲三公非今御史大夫也今御史大夫即漢以來御史中丞是也後代或置大夫皆中丞之互名非漢舊大夫之任唯劉聰僭號置御史大夫亞於三公頗似漢制也

中丞

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亦謂中丞爲御史中執法漢高帝詔徵賢良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晉灼曰中執法乃中丞也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漢中丞有石室以藏祕書圖讖之屬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蓋居殿中察舉非法也及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爲御史臺率卽今之御史大夫任也自此以後並如今御史大夫也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理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又其任也周禮少宰注曰若今御史中丞初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武帝時以中丞督司隸司隸督丞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

史督二千石下至黑綬（漢中丞故二千石爲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出爲二千石）哀帝元壽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改爲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爲三獨坐言其尊也凡中丞以下並文官屬少府（以下謂侍御史侍書等）魏初改中丞爲宮正畢鮑勛爲之百僚嚴憚（陳羣及司馬宣王舉之也）後復爲中丞晉亦因漢以中丞爲臺主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亦糾之（晉傅咸奏云司隸中丞得糾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所未譬朝廷無以易之又劉隗字長叔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以即眞晉元帝即尊號省司直置中丞皇太子以下悉得糾劾之）中丞專糾行馬內司隸專糾行馬外雖制如是然亦更奏衆官實無其限（王恬字元愉爲中丞簡文初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溫見奏事歎曰兒乃敢彈我眞可尚）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漢志執金吾每月一日繞行宮城宜是省金吾此事倂中丞也）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職官錄兼云書綬）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斷之餘內外衆官皆受停駐（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有司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舊制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衆官應詔者得行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皇太子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爲行馬之內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從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否其六門內既非郡縣部界即不合依門外也）齊中丞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齊沈沖與兄淵淡三人並歷中丞）梁國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中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韝（音溝）執青儀囊題云宜官告以受詞訟一人緗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自齊梁皆謂中丞爲南司（梁江淹字文通爲中丞齊明帝曰今君爲南司足以肅震百僚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朏等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梁益二州刺史贓賄付廷尉理罪臨海永嘉二太守及諸郡二千石大縣長官等多被劾理內外肅然明帝曰君可謂近世獨出又何敢容寬宰相妄[illegible]

纔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道騶分趨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為塗音橫隋因梁制司空安城王頊導從南臺官屬列奏案而入陳主為斂容正坐陳進讀奏時安城王在殿上侍立陳命殿中侍御史引下遂劾免之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彥然膏粱名士猶不樂宋顏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與延之書曰絳騶清路白簡深劾取之仲容或有瑯耶王球甚矜曹地遇從弟僧朗除御史中丞球謂曰汝為此官不復成膏粱矣齊王僧虔遷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職王氏分枝居烏衣者為官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後魏為御史中尉督司百僚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遜避其餘百僚下馬弛車止路傍其違緩者以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與分道元志為洛陽令與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彪曰御史中尉辟乘華羽蓋駐論道劍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曰臣神州縣主普天之下誰非編民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遂令分路自東魏徙鄴無復此制北齊武成以其子琅琊王儼兼為御史中丞欲雄寵之復興舊制儼出北宮凡京畿之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時儼總領四職武成觀之遣中使騶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勅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騰人顛觀者傾京邑北齊高恭之字道穆為御史中丞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以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主泣訴於帝帝不責謂穆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辨國之五禁亦其任也隋以國諱改中丞為大夫大唐因隋亦曰大夫龍朔二年改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武太后改置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各一人太極初復舊掌肅清風俗彈糾內外總判臺事自周隋以來無儀衛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騎四馬從之而已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九月桑思謙除左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言諫曰國家班列自有差等難以姑息其後大夫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勅申明隔品致敬其禮由之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適之為大夫又坐受拜其後有與之抗禮至今不改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官政略無承稟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咨決稍有忤意列其罪前後犯貶黜者過半羣僚側目上常謂曰卿為大夫深副朕委御史中丞舊持書侍御史也初漢宣帝元鳳中感路溫舒尚德緩刑之言季秋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持書持書御史起於此也後因別置冠法冠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後漢亦二人銅印青綬選明法律者為之蔡質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者補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

是非自桓帝之後無所平理苟充其位而已魏置持書執法掌奏劾而持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宋志曰魏置御史八人有持書曹掌考課不知餘復何曹晉置四人太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持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後并江南遂省黃沙持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持書侍御史二員魏晉以來持書侍御史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宋代掌舉劾齊梁並同皆統侍御史自宋齊以來此官不重自郎官轉持書者謂之南奔梁謝譏卿自尚書三公侍郎爲持書侍御史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是也梁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魏掌糾禁內朝會失時服章違錯饗宴會見悉所監之北齊亦有焉後周有司憲上士二人亦其任也隋又爲持書侍御史臺中彌領悉以主之大唐永徽初高宗即位以國諱故改持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龍朔二年改爲司憲大夫咸亨元年復爲中丞二人大足元年張易之縱恣益橫常私引相工李私泰占吉凶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請窮究其狀武太后曰易之等已自上陳璟曰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恩臣知言發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內史姚元崇恐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須宰相擅宣王命太后意解乃收易之等八臺尋赦之令就宅謝璟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若私見法無私也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均奏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寮寀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故云汝爲君目將思明則知萬幾務綜不可偏覽也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窗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扆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化之道也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士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御令准法處分其有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各史隨事糾彈上從之亦時有內供奉本有一人聖歷中加一人尋省先天中復置一職副大夫通判臺事開元二十一年三月置京畿都採訪處置使以中丞爲之

侍御史

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老聃嘗爲之秦時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亦其任也又云蒼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史籍史記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柱下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又職官除曰秦改御史爲柱下史一名柱後史謂以鐵爲柱言其審

固不撓也一云冠法冠一名柱後惠文以纚爲柱也法冠者秦事云始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亦名獬豸冠獬豸獸名一角以觸不直也故執法者冠之亦爲侍御史漢因之凡十五
員又漢舊儀曰漢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爲侍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領錄二十八人留寺理百官事侍御史御史大夫自調
更告入歸官比丞相掾史史白錄白錄著錄而已惠帝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其後又置監御史漢官儀曰侍御史出督州郡盜賊運漕軍糧言督軍
糧侍御史丞後漢復有謁漕都尉官建武七年省晉大元六年又置督運御史官其舉郡國孝廉第四科云有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嚴延年遷侍御史劾霍光專廢立
武帝時侍御史又有繡衣直指者出討姦猾理大獄而不常置直指而行無苟私也衣以繡者尊寵之也江充直指繡衣使將三輔盜賊禁察踰侈時近臣多
僭充皆舉劾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貴戚惶恐見上叩頭願得入錢贖罪又王賀字翁儒武帝時爲繡衣御史逐捕羣盜皆縱而不誅暴勝之亦爲之至後漢謁支繡衣侍御史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
行誅賞沈約云繡衣御史光武省順帝復置魏罷之後漢亦有侍御史員察舉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祀及大朝
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以公府掾屬高第補之或故牧守議郎郎中爲之唯德所在初上稱守
滿歲拜真出劇爲刺史二千石平遷補縣令見中丞執板揖順帝復絕他選專用宰士有三缺三府各一舉劾案
章事無大小尚書受成而已威烈赫奕莫之敢犯真御史守中丞持書服其冠綬上事言守闕移稱真又按二漢
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祀四曰尉馬曹掌廄馬五曰乘曹掌車駕豹尾
之內便爲禁省後漢桓典爲侍御史執正無所避常乘驄馬宦官畏之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張綱爲侍御史安帝時遣八使按行風俗唯綱最年少官卑餘皆宿儒重位同日受命各之所部綱
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劾大將軍梁冀弟兄罪惡又陳翔字子麟拜侍御史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請收冀理罪時人奇之又楊秉字叔節拜侍御史京師咸稱其有宰相之才
魏置御史八人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帝問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
法何當如今者直備位但珥筆耳晉侍御史九人頗用郡守爲之山公啓事曰舊侍御史頗用郡守令散二千石有才能尚少者可用不詔使入座辭之珥音餌
品同持書而有十三曹十三曹者謂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筭曹及江左初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廄牧馬牛市租後分庫曹置左庫外左庫

曹二宋代多併諸曹凡十御史爲自漢以來皆朝服法冠晉武庫失火尚書郭彰與侍御史劉敞典知後復彰以后親輕傲以功臣之間呵敞曰我不能截卿角耶以御史著法冠有兩角故也敞厲色曰天子法冠而欲截角命紙筆奏之敞音他昆反齊有十八人梁陳皆九人居曹糾察不法後魏御史甚重必以對策高第者補之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晝則外臺受事夜則番直內臺御史舊式不隨臺主簡代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爲御史中尉始請革選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則更簡代御史北齊有八人亦重其選後周有司憲中士則其任也隋侍御史八人自開皇之前猶踵後魏革選自開皇之後始自吏部選用不由臺主仍依舊入直禁中大業中始罷御史直宿臺內文簿皆持書主之侍御史但侍從糾察而已由是資位少減大唐自貞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故御史復爲雄要貞觀十一年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坐萬紀乎其將除拜皆吏部與臺長官宰相議定然後依選例補奏其內詔別拜者不在其限顯慶元年八月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義府恃寵用事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諷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之有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劉仁軌鞫之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特原義府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以釋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非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主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寛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邈此並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纘聖撫有萬邦鑾陬夷落猶懼刑綱況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縱令正義自取絞縊此事獨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殺身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請乞重勘正義當致死之由雪寃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視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爲姿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劉洎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此而可恕孰不可容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堦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朝典麟德以來用人尤重高宗常向羣臣求可爲御史者僉舉萬年尉楊子失其名居數月復問之羣臣復舉爲上曰吾聞斯人常以褻服居公堂視事其可以爲準繩司乎由是百司羣寮必表而視事選授之命不由銓管及李義府掌大選寵任既重始得補之神龍三年吏部尚書蘇瓌案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韋庶人持勑命對御辯折上屢抑瓌而理普思侍御史范獻忠

歷階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忠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斬送賊而後聞奏令使眩惑天聽搖動

意乃解獄遂定自義府之後無出於吏部者舊御史遭長官於途皆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辭而止爲乾封中王本立爲侍御史意氣頗高途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身弛轡輕重無恒開元以來但舉鞭聳揖而已侍御史凡四員本二員顯慶中加二員乾封年二月韋仁約除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約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攝州縣誠曠職耳內供奉二員侍御史內供奉與殿中御史內供奉監察御史裏行其制並同皆無職田庶僕臺例占闕者傳職田庶僕無闕可占則歲兩時請地子於太倉每月受俸及庶僕於太府掌糾察內外受制出使分判臺事又分直朝堂與給事中中書舍人同受表裏冤訟迭知一日謂之三司受事其事有大者則詔下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同案之亦謂此爲三司推事後漢永安中侍御史寒朗共三府案楚獄亦今三司之例武太后時刑獄滋章凡二臺御史多苛刻無恩以誅暴爲事猜阻傾奪更相陵搆此其爲弊也神龍以來稍革之其後名流愼選侔於貞觀永徽矣侍御史之職有四謂推推者掌推鞫也彈掌彈舉公廨知公廨事雜事臺事悉總判之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爲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爲雄劇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亦謂之凝床言處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凝是故謂之凝床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爲南床百日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稟而隨之先後虧失者有罰其太極以前二臺朝列之制侍御史與殿中隨仗入分居兩行東行在侍中黃門侍郎給事中後起居郎常侍正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下西行在中書令侍郎舍人後起居舍人常侍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大夫下承詔者各五日有旨召御史不呼名則承詔者出承詔御史舊在西開元初仍制在東侍御史或闕則假殿中承之自至德以來諸道使府參佐多以省郎及御史爲之謂之外臺則皆檢校裏行及內供奉或兼或攝諸使官亦然

殿中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卽殿中侍御史之始也晉置四人江左多置二人宋徐爰自殿中侍御史轉南臺侍御史梁有四人掌殿內禁衛內事後魏北齊皆有之隋初改曰殿內侍御史置十二人至煬帝省大唐置六員初有

（二員貞觀二十二年增二員開元中加二員）內供奉三員初掌駕出於鹵簿內糾察非違餘同侍御史唯不判事咸亨以前遷轉及職事與侍御史相亞自開元初以來權歸侍御史而遷轉猶同兼知庫藏出納及宮門內事知左右巡分京畿諸州諸衛兵禁隸焉彈舉違失號為副端（開元二年三月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刑部尚書趙彥昭太子賓客韋嗣立青州刺史韋安石曰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為諸姑潛相引援既因提挈遂踐台階或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濟一至於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比濟結為舅甥神龍之初理合誅死天網疏漏腰領獲全與安石託附阿韋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相王輔政制定阿韋臨朝之策此時朝野恟懼人神怨憤臣忝司清憲敢不糾彈彥昭等並請准法處分於是並貶其官）閤門之外百僚班序有離立失列言囂而不肅者則糾罰之其正冬大會則戴元豸乘馬加飾（大夫中丞加金勒珂珮）具服上殿供奉左右或缺則吏部以他官攝之其郊祀巡幸大備鹵簿出入由旌門者監其隊伍初武太后時有殿中裏行及員外殿中御史官或有起家為之而即真者神龍以來無監察則有裏行

監察侍御史

監察御史初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史漢罷其名至晉太元中始置檢校御史以吳混之為之掌行馬外事（晉志云古司隸知行馬外事晉過江罷司隸官故置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亦蘭臺之職（及有禁防御史）宋齊以來無聞後魏太和末亦置此官宿直外臺不得入宿內省北齊檢校御史十二人後周司憲旅下士八人蓋亦其職隋開皇二年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凡十二人煬帝增置十六員掌出使檢校大唐監察御史十員（初有四員貞觀二十二年加二員顯慶中加二員開元中加二員）裏行五員掌內外糾察并監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西鳳闕南侍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七年三月勅並令隨仗入閤（隋末亦遣御史監軍垂拱三年十一月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言舊制有御史監軍令未差遣恐虧失節度武太后曰將出師君授之以斧鉞閫外之事皆使裁之始聞比來御史監軍乃有控制軍中大小之事皆須承稟非所以委專征也以卑制尊理使不可不許）罪人當笞於朝者

亦監之分為左右巡糾察違失高宗時御史韋仁約奏劾中書令褚遂良抑買宅地遂良貶為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贓賄貪濁四失禮義教五淫昏狼戾論奏五罪合至夷誅請下獄理罪長安四年三月監察御史蕭志忠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汚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咨大夫禮乎衆不敢對志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憚其剛正以承天朱雀街為界每月一代將晦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若蒐狩則臨圍察斷絕失禽者量宜劾奏景龍三年監察御史崔琬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等朋黨恣贓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僂趨出待罪朝堂今楚客等瞋目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約為兄弟時人竊號為和事天子開元初革以殿中掌左右巡監察或攝掌之非本任也職務繁雜百司畏懼其選拜多自京畿縣尉京畿即赤縣也又有監察御史裏行者太宗置自馬周始為始馬周以布衣有詔令於監察御史裏行遂以為名後高宗時王立本自沂州定遠縣尉為之凡裏行皆受俸於本官多復本官者自王大賓後罷本官俸方有即真者武太后時復員外監察試監察或有起家為之而即真者又有臺使八人俸亦於本官請餘同監察時人呼為六相吏部式其試監察神龍以來無復員外及試但有裏行凡諸內供奉及裏行其員數各居正官之半唯俸祿有差職事與正同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倉郭處瓘與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遣按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番人情暹不得已受理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牒移令收取之

主簿

主簿漢有御史主簿張忠為御史大夫署孫寶為主簿魏晉以來無聞隋大業三年御史臺始置主簿二人隋兼置錄事員二人大唐置一員掌付事勾稽省署鈔目監印給紙筆其俸祿與殿中御史同武德末杜淹為大夫以吏部主事林懷信為之貞觀中自張弘濟為此官之後遂為美職管轄臺中雜務公廨廚庫檢督令史奴婢配勳散官職事每食則執黃卷書其譴罰錄事以下小吏各有差

通典卷二十四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七

諸卿上

總論諸卿少卿附

夏制九卿記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也亦有六卿殷周皆然殷亦九卿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周之九卿卽少師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三代諸卿雖名號不同然其官職相沿與周不異說在歷代官制篇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謂之九寺大卿後漢九卿而分屬三司太常光祿勳衛尉三卿並太尉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三卿並司空所部多進爲三公各有署曹掾史隨事爲員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尚書令陳忠常欲襃崇大臣故奏建此禮魏九卿與漢同九卿名數與漢同晉以太常等九卿卽漢九卿兼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爲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太康四年增九卿禮秩元帝以賀循爲太常而散騎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唯拜太常而已宋齊及梁初皆因舊制宋卿尹皆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衛尉則武冠晉服制以九卿皆文冠乃進賢兩梁冠非舊也梁武帝天監七年以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爲司農卿三卿是爲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爲少府卿加置太僕卿三卿是爲夏卿以衛尉爲衛尉卿廷尉爲廷尉卿將作大匠爲大匠卿三卿是爲秋卿以光祿勳爲光祿卿大鴻臚爲鴻臚卿都水使者爲大舟卿三卿是爲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後魏又以太常光祿勳衛尉謂之三卿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六卿各有少卿太和十五年初置少卿官掌同大卿北齊以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爲九寺晉荀勖曰九寺可併於尚書後魏亦有三府九寺則九卿稱寺久矣然通異名不連官號其官寺連稱自北齊始也置卿少卿丞各

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隋九寺與北齊同自昔三代以上分置六卿至周明備至秦及漢雖事不師古猶制度未紊後漢有三公九卿而尚書之任又益重矣魏晉以降職制日增後周依周禮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習久已不能革其視聽故隋氏復廢六官多依北齊之制官職重設庶務煩滯加六尚書似周之六卿又更別立寺監則戶部與太府分地官司徒職事禮部與太常分春官宗伯職事刑部與大理分秋官司寇職事工部與將作分冬官司空職事自餘百司之任多類於斯欲求理要實在簡省煬帝降光祿以下八寺卿階品於太常而少卿各加置二人始開皇中諸司署唯典掌受納至煬帝署令為判首取二卿同判丞唯知檢局令闕丞判大唐九寺與北齊同卿各一人少卿各二人丞以下有差龍朔二年改九寺之名凡卿皆加正若太常卿為奉常正卿他皆如此後各復舊

太常卿丞　主簿　博士　太祝　奉禮郎　協律郎　兩京郊社署　太樂署　鼓吹署　太醫署　太卜署　廩犧署　汾祠署　太公廟署

今太常者亦唐虞伯夷為秩宗兼夔典樂之任也周時曰宗伯為春官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欲令國家盛大常存故稱太常顏師古曰太常者王之旌也畫日月焉王者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後改為太常尊大之義也惠帝更名奉常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惠帝時叔孫通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定漢儀法皆叔孫通所著論也又任越為太常坐廟酒酸免孔臧為太常坐南陵橋壞免王莽改太常卿為秩宗後漢秩與漢同每祭祀前奏其禮儀及行事贊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助祭則平冕七旒漢舊制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後漢不必侯也舊制陵縣悉屬歲舉孝廉後漢則否後漢周澤為太常清潔循行臥疾齋宮其妻窺問所苦澤怒以妻干齋禁收送獄時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得作事復昏迷又桓榮及子郁皆為太常初榮受學章句減其煩辭後郁又刪定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又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引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伉呼郎切建安中為奉常魏黃初元年改為太常魏晉皆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魏夏侯元為太常多所任改晉王祥為太常高貴鄉公命為三老又鄭默字思元為太常山濤欲舉一親為博士見默語曰癲似尹翁歸令吾不敢言柔而能整也又蔡謨字道明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謨議宜金石帝納為臨軒作樂自此始宋齊皆有之舊用列曹尚書好遷選曹尚書領護梁視金紫光祿大夫陳因之後魏為上卿兼置少卿官周禮有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即其任北齊曰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掌陵廟羣祀禮樂儀制

天文術數衣冠之屬後周建六官置大宗伯卿一人（掌邦禮以佐皇帝和邦國）是爲春官隋曰太常與北齊同煬帝加置少卿二人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太常爲奉常（少卿及丞諸寺名改光祿以下諸寺準此）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太常爲司禮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禮儀祭祀總判寺事少卿二人通判（餘寺少卿職並同太常少卿本一員神龍中加一員）領丞二人主簿二人博士四人太祝三人奉禮郎協律郎各二人齋郎五百五十二人（其餘小吏各有差）郊社太公廟大樂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署各有令（其郊社及太公廟兩京皆有）

丞秦置一人漢多以博士議郎爲之後漢凡諸丞皆掌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舉廟中非法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職官要錄曰晉宋九卿丞皆進賢一梁冠介幘皁衣銅印黃綬齊梁墨綬）歷代皆有（漢谷永字子雲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又韋弘爲太常丞父賢以弘當嗣太常職掌陵廟園寢多過勑弘自免固讓不去官及賢疾篤弘坐廟事繫獄）梁舊用員外郎遷尚書郎天監七年改視尚書郎陳因之後魏北齊亦有之隋有二人大唐因之分判寺事（餘寺丞職並同）

主簿漢有之（漢鹵簿之制太常四馬主簿前車八乘）魏晉亦有焉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置主簿一人陳因之北齊有功曹五官主簿二人（歷代諸主簿多說在列職篇）大唐置二人掌付事句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等事（餘寺主簿並同職）

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掌引導乘輿王公以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秦有博士數十人兩漢太常屬官皆有博士掌以五經教子弟則今國子博士是也說在本篇）端委佩玉朝之大典必於詢度歷代皆有隋有四人大唐因之其爲清選資位與補闕同掌撰五禮儀注導引乘輿贊相祭祀定諡及守祧廟開閉埳室及祥瑞之事（中宗將爲韋后父酆王陵廟各置五品令太常博士楊孚曰興寧永康陵尚置七品令酆王不可上踰先帝又敕武氏崇恩廟齋郎以五品子元孚曰太廟齋郎尚取七品以下子武氏不宜取五品也上曰太廟可準崇恩置孚曰崇恩爲太廟之臣太廟爲崇恩之君以臣準君猶爲僭逆以君準臣奈天下何事皆寢）

太祝殷官與太宰等官爲六太周官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秦漢有太祝令丞後漢亦曰太祝令丞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因之後周依周官至隋置太祝署太祝令丞煬帝罷署太祝八人大唐初有七人後增爲九人開元二十三年減置三人掌讀祝文出納神主奉禮

郎漢大鴻臚有理禮郎四十七人晉理禮郎四人屬大行令後魏理禮郎四人北齊有奉禮郎三十人屬鴻臚寺之司儀署後周有理禮中士下士各一人隋有奉禮郎十六人屬太常寺煬帝減置六人大唐初有理禮郎四員掌設板位執儀行事至永徽二年以廟諱改爲奉禮郎開元二十三年減二員（奉禮本名理禮國家撰五代史志至永徽七年乃成於時此官已改故隋書百官志謂北齊及隋理禮皆爲奉禮奉禮之名雖見於前史其改始自永徽）　協律郎漢曰協律都尉李延年爲之（武帝以李延年善新聲故爲此官）後漢亦有之魏杜夔亦爲之（魏武平荊州初得杜夔知音識舊樂故爲此官）晉改爲協律校尉後魏有協律郎又有協律中郎北齊及隋協律郎皆二人大唐因之掌舉麾節樂調和律呂監試樂人典課　兩京郊社署周官有典祀掌以時祭祀秦漢有太祝令丞屬奉常景帝改爲祠祀武帝更曰廟祀後漢祠祀屬少府魏晉有太祝令丞宋曰明堂令丞掌祀五帝之事齊有太祝及明堂二令梁有明堂太社二令並屬太常北齊太廟令兼領郊祀崇虛二丞（郊祀掌五郊羣神崇虛掌五嶽四瀆神）後周有司郊上士中士司社中士下士隋太常寺置郊社署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掌郊社明堂祠祀祈禱及茅土衣冠等事　太樂署周官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亦謂之樂尹以樂舞教國子（左傳楚鍾建爲樂尹郎大司樂也）秦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及丞又少府屬官并有樂府令丞後漢永平三年改太樂爲太子樂令掌伎樂人凡國祭饗掌諸奏樂（盧植禮注云太予令如古大胥漢太樂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以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順身體循禮者以爲舞人）魏復曰太樂令丞晉亦有之齊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齊太樂及諸陵令永明末置用二品三品勳位主簿戶曹六品保舉）梁陳因之後魏置太樂博士北齊曰太樂令丞後周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後改爲樂部有上士中士隋有太樂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掌習音樂樂人簿籍

鼓吹署周禮有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後漢有承華令典黃門鼓吹屬少府晉置鼓吹令丞屬太常元帝省太樂并鼓吹哀帝復省鼓吹而存太樂宋有鼓吹令丞又有清商署北齊鼓吹令丞及清商部並屬太常隋有鼓吹

清商二令丞至煬帝罷清商署大唐鼓吹署令丞各一人所掌頗與太樂同　太醫署周官有醫師上士下士掌醫之政令秦兩漢有太醫令丞亦主醫藥屬少府（後漢又有醫丞有醫工長）魏因之晉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而屬宗正過江省宗正而屬門下省宋齊隸侍中梁陳因之後魏有太醫博士助教北齊又曰太醫令丞後周太醫下大夫隋太醫署令二人大唐因之主醫藥凡領醫鍼灸按摩呪禁各有博士（武德中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染比許允宗每療皆愈或謂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答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有脈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脈然後識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立即可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意度多用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兎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疏乎既不可言故無著述甄權貞觀中百餘歲撰脈經鍼方明堂人形圖其弟立亦達醫術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太卜署殷官太卜爲六太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秦漢有太卜令後漢并於太史自後無聞後魏有太卜博士北齊有太卜局丞後周有太卜大夫小卜上士龜占中士隋曰太卜令丞一人大唐因之　廩犧署周禮有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秦漢內使左馮翊廩犧令丞並掌犧牲鴈鶩後屬大司農後漢河南尹屬官有廩犧丞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隋皆有之大唐令丞各一人掌犧牲粢盛之事　汾祠署齊太公廟署並有令丞各一人大唐開元中置

光祿卿丞　主簿　太官署　珍羞署　良醞署　掌醢署

秦有郎中令（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漢因之（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事已下建省讀驚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不足一獲譴死矣其謹慎如此）至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如淳曰勳之言閽也閽古主門之官光祿主宮門故也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覆水也郎有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如此王莽改光祿勳爲司中）後漢曰光祿勳所掌同典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考其德行而進退之（漢東京三署郎有德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及三署郎罷省光祿勳猶依舊舉四行衣冠子弟以充之）郊祀之事掌三獻光祿勳居禁中（如宋之殿中御史）有獄在殿門外謂之光祿外部兩漢自光祿太中中散諫議等大夫及謁者僕射羽林郎郎中侍郎五官武賁左右等中郎將

奉車駙馬二都尉車戶騎三將 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 並屬光祿勳 後漢張湛字子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嘗乘白馬上後見湛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又杜林字伯山爲光祿勳內供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愼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士以此高而慕附又荀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冊拜司空 建安末復改光祿勳爲郎中令魏黃初元年復爲光祿勳東晉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祿勳併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自魏晉以後無復三署郎而光祿不復居禁中唯外官朝會則以名到焉二臺奏劾則符光祿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 禁入殿省光祿主殿門故也 其宮殿門戶至宋文猶屬焉梁除勳字謂之光祿卿卿舊視列曹尙書天監中視中庶子職與漢同後魏又置少卿北齊曰光祿寺置卿少卿兼掌諸膳食帳幕隋文帝開皇三年廢光祿寺入司農十二年復置初有卿及少卿各一人煬帝加置二少卿 雖取漢代舊名而其職則別 大唐龍朔二年改光祿寺爲司宰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爲司膳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終獻行事少卿二人領太官珍羞良醞掌醢等四署署各有令丞

丞漢二人多以博士議郎爲之後漢一人魏晉因之銅印黃綬梁陳視員外郎 其員外說在通直散騎常侍郎中 後魏北齊並有之隋有三人大唐置二人

主簿漢置晉宋齊梁陳並有之北齊曰功曹五官主簿隋二人大唐因之

太官署令丞於周官爲膳夫庖人外饔中士下士蓋其任也秦爲太官令丞屬少府兩漢因之桓帝延熙元年使太官令得補二千石魏亦屬少府晉屬光祿勳宋齊屬侍中梁門下省領太官陳因之後魏分太官爲尙食中尙食知御膳隸門下省而太官掌百官之饌屬光祿卿北齊因之後周有典庖中士內膳中士隋如北齊大唐因之各一人

珍羞署令丞於周官有籩人 掌四籩之實 蓋其任也後漢少府屬官有甘丞主膳具晉太官令有餳官果官吏各二人自後無聞北齊餚藏令屬光祿寺後周有餚藏中士下士隋如北齊大唐因之長安中改爲珍羞神龍初復舊開元初又改之有令丞各一人

良醞署令丞於周官有酒正中士下士掌酒之政令後漢湯官丞主酒屬少府晉有酒丞一人齊食官局

有酒吏梁曰酒庫丞北齊有清漳令丞主酒後周如古周之制隋曰良醞署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　掌醢署令一
丞於周官有醢人掌四豆之實自後無聞至齊諸公府有釀食典軍二人後周有掌醢中士下士隋曰掌醢署令
丞各一人大唐因之

衛尉卿丞　主簿　武庫署　武器署　守宮署　公車司馬令　左右都候

衛尉秦官掌門衛屯兵漢因之（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內衛寺於周垣下爲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爲衛尉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其職略同而不常置（顏師古曰各隨所掌之宮以爲官名）後漢有衛尉卿一人職與漢同晉銀章青綬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掌冶鑄領冶金（凡領五千三百五十冶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屬揚州不屬衛尉）晉江左不置衛尉宋孝武復置南齊掌宮城管鑰（後漢張衡西京賦曰衛尉八屯以警夜巡南齊宮城諸却敵城樓上本施鼓持夜者以應更唱高帝以鼓多驚眠遂改以鐵磬）梁衛尉卿位視侍中職與漢同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徼糾察不法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爲衛尉寺有卿及少卿各一人隋文帝開皇三年廢衛尉寺入太常及尚書省十二年復置掌軍器儀仗帳幕之事而以監門衛掌宮門屯兵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衛尉爲司衛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又改爲司衛神龍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初少卿一人太極元年加一人）領武庫武器守宮三署署各有令　丞秦漢多以博士議郎爲之後漢一人魏晉並同宋孝武增置一人梁亦有之後魏北齊並有隋因之大唐置二人　主簿一人漢衛尉屬四馬主簿前車以乘晉有衛尉主簿二人宋齊梁陳因之北齊隋亦有二人大唐因之　武庫令丞於周官司甲司弓矢等下大夫司戈盾等中士下士蓋其任也兩漢曰武庫令屬執金吾後漢又有考工令丞屬太僕主造兵器成付武庫令晉魏因之晉後屬衛尉宋齊武庫令丞屬尚書庫部梁陳屬衛尉卿北齊亦有後周如周官隋如北齊大唐因之各一人天寶六年四月敕改儀制

令廟社門宮門每門各二十戟東宮每門各十八戟一品門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國帶職事二品散官光祿大夫以上鎮國大將軍以上各同職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門十四戟上柱國帶職事三品上護軍帶職事二品若中都督上都護門十二戟國公及上護軍帶職事三品若下都督諸州門各十戟並官給貞元五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應請列戟官準儀制令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嗣王郡王并勳官上柱國柱國等帶職事三品以上並許列戟準天寶六載四月敕文加散官光祿大夫鎮國大將軍以上各同職事品近日散試官便帶高階者衆恐須商量者伏請準舊制令本文取帶三品以上正員職事爲定敕旨依

武器署令丞隋行臺尚書省有武器監令大唐永徽中始置各一人掌祭祀及朝會巡幸及公卿婚葬鹵簿之事

守宮署漢有守宮令丞掌御紙筆墨及諸財用并封泥之事屬少府晉及北齊屬光祿勳北齊守宮令掌張設之事梁陳屬大匠卿隋屬衛尉寺大唐置令一人掌諸鋪設帳幕氈褥床薦几席之事廣德二年二月敕文京兆府諸司諸使幕士丁匠總八萬四千五百八人數內宜月支二千九百四十四人仍令河東關內諸州府據戶口分配不得偏出京兆府餘八萬一千一百一十四人並停

公車司馬令秦屬衛尉漢因之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章四方貢獻及闕下凡所徵召公車者皆總領之漢張釋之爲公車令時景帝與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遂劾其不敬文帝免冠謝太后太后詔赦之然後得入宮也後漢有丞一人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戟以遮訶出入也晉江左以來直曰公車令宋以後屬侍中隋有公車署置令丞大唐無

左右都候周禮司寤氏有夜士干寶注曰今都候之屬後漢各一人主劍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宮中諸有奏劾罪左都侯執戟戲車縛送付詔獄在宮大小各付所屬見尚書令僕射尚書皆執板拜見郎對揖屬衛尉後無

宗正卿　丞　主簿　崇元署　諸陵署　太廟署

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秦置宗正掌親屬漢因之更以敘九族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五年又

於郡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致教訓焉選有德義者爲之有宽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上書宗伯請以聞爲書付郵亭令送至宗伯常以正月賜宗伯帛十疋王莽併宗伯於秩宗後漢曰宗正卿一人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皇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皇族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胡廣曰宗正又歲一理諸王世譜差敍秩第髡口見切兩漢皆以皇族爲之不以他族楚元王子郾吝劉辟彊劉德等迭爲此官又後漢書曰劉軫字君文梁孝王之胄爲宗正卒官遂世掌焉魏亦然晉兼以庶姓山公啓事曰羊祜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可轉作否咸寧三年又置宗師以扶風王亮爲之使皇室戚屬奉率德義所有施行必令咨之梁王彤亦詔以爲宗師東晉省之屬太常宋齊不置梁天監七年復置之視列曹尚書主皇室外戚之籍以皇族爲之陳因之後魏有宗正卿少卿北齊亦然後周有宗師中大夫掌皇族定世系辨昭穆訓以孝悌屬大冢宰隋如北齊之制

大唐龍朔二年改爲司宗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屬神龍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初少卿一人太極元年加置一人掌皇族外戚簿籍及邑司名帳領崇元署及諸陵太廟開元二十五年制宗正等寺官屬皆以皇族爲之

丞漢亦用皇族後漢一人後漢劉茂字子衛爲宗正丞歷代皆有之至隋有二人大唐因之

主簿梁置陳北齊隋皆有大唐因之置一人

崇元署令一人初後魏天興二年置仙人博士掌煮鍊百藥北齊置昭元等寺掌諸佛教有大統一人都維那三人兼置功曹主簿等員以管諸州縣沙門之法後周置司寂上士中士掌法門之政又置司元中士下士掌道門之政隋初置崇元署令丞至煬帝改郡縣佛寺爲道場置道場監一人改觀爲元壇監一人大唐復置崇元署初又每寺觀各置監一人屬鴻臚貞觀中省開元中以崇元署隸宗正寺掌觀及道士女冠簿籍齋醮之事

諸陵署漢有諸陵園寢官屬太常長陵令秩二千石爲高祖陵也故尊其秩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史記曰司馬相如爲孝文園令後漢每陵園令各一人掌按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戒盜賊晉宋皆曰令而梁初爲監後亦改爲令梁以下皆有

之大唐每陵令丞各一人初屬太常開元二十五年並屬宗正寺　太廟令漢有諸廟寢園令長丞宋志曰漢西京曰長東京曰令晉有太廟令宋太廟令領齋郎二十四人齊梁以下皆有後魏有太常齋郎漢書曰田千秋為高廟寢郎舊屬太常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宗廟所奉尊敬之極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禮官詳擇所宜奏聞至五月太常少卿韋縚奏曰謹詳經典兼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常別置署司事非稽古其太廟署請廢省本司專奉其事許之二十五年敕宗正設官署司屬籍而陵寢崇敬宗廟惟嚴割隸太常殊乖本系奉先之旨深所未安自今已後諸廟署並隸宗正

太僕卿丞　主簿　乘黃署　典廄署　典牧署　車府署　諸牧署

周官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似今太僕之職一云周穆王置太僕正以伯冏為之冏俱永切掌輿馬秦因之在周官則校人掌馬巾車掌車及置太僕兼其任也漢初夏侯嬰常為之漢書曰夏侯嬰為沛公太僕常奉車自高帝至文帝常為太僕又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曰六馬領五監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各有長丞騊徒刀切駼大胡切六廄皆有令或曰六廄謂未央承華騊駼龍馬輅軨大廄也馬皆萬匹武帝承文景蓄積海內殷富廄馬有四十萬匹時匈奴數寇邊衛青霍去病發十萬騎幷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窮追大破匈奴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久不北擊匈奴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王莽改太僕為太御後漢太僕與漢同亦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初漢西京置六廄東京約省唯置一廄趙岐字臺卿為太僕持節安慰天下祭彤字次孫為太僕帝過孔子講堂指子路室曰此太僕之室也太僕吾之禦侮也魏因之晉初有之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領典牧乘黃驊騮龍馬等廄令自元帝過江之後或置或省太僕既省故驊騮廄為門下之職潘尼字正叔為太僕造乘輿箴晉諸公贊云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廄馬充多征吳得以濟事晉宋以來不常置郊祀則權置太僕執轡事畢則省齊亦然梁太僕卿位視黃門侍郎統南牧左右牧龍廄內外廄陳因之後魏兼置少卿太武帝平統萬赫連昌定隴右禿髮沮渠等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六畜滋息馬三百餘萬匹駝駞將半之牛則無數孝文帝遷洛陽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漸南欲其習水土而

蕃死傷也而河西之牧滋甚北齊太僕寺統驊騮左右龍左右牧乘黃車府署卿及少卿各一人後周如古周隋如北齊煬帝加置少卿一人大唐龍朔二年改太僕爲司馭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僕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馭五輅少卿本一員景雲元年加一員領乘黃典廄典牧車府等四署署各有令天下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張萬歲句當羣牧至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領六監初置四十八監跨隴渭秦原四州之地猶爲監狹更析八監布於河曲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儀鳳三年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方稱使爾後或戎狄外侵或牧圉乖政洎乎垂拱漸耗大半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有五萬頭初有羊十一萬二千口是年有二十萬六千口盛於垂拱　丞秦漢有兩人後漢一人漢書張敞字子高爲太僕丞魏晉因之東晉或省或置梁有丞陳因之後魏北齊丞一人隋三人大唐因之　主簿梁置一人北齊亦一人隋二人大唐因之　乘黃署後漢太僕有未央廄令魏改爲乘黃廄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爲名乘黃亦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阜一云神黃獸名龍翼馬身黃帝乘而仙晉以下因之宋屬太常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歷代皆有丞掌乘輿大唐令丞各一人掌乘輿車輅　典廄署於周官有校人圉師趣馬掌十二閑之馬漢西京太僕有龍馬長東京有未央廄令掌乘輿及宮中之馬魏爲驊騮廄晉有驊騮龍馬二廄自宋以後分驊騮廄屬門下梁太僕有龍廄及內外等廄陳因之北齊有驊騮左右龍等署後周有左右廄各上士一人隋如北齊大唐改龍廄爲典廄署令二人丞四人掌在廄繫飼馬牛及雜畜事　典牧署於周官牧師下士四人掌牧馬而頒之秦漢邊郡置六牧師令說在諸牧監篇魏晉以下因之隋有典牧牛羊等署各置令丞大唐有乘黃等四署令丞各四人掌外牧及造酥酪脯腊之事　車府署秦有車府令以趙高爲之歷代皆有漢魏屬太僕宋齊以後屬尚書駕部北齊以下又屬太僕大唐置令丞各一人掌王公以下車輅　諸牧監漢太僕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在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魏置牧官都尉晉因之自後無聞北齊有左右牝牡駝牛羊等署令

後周曰典牝典牡上士中士又有典駝典羊典牛中士隋曰典牧署牛羊署令丞大唐初因之分曰牧監置監副監丞主簿武太后聖曆二年正月置控鶴府監一員從三品丞一員從六品主簿一員從七品控鶴左右各二十員從五品下以張易之爲控鶴監統左控鶴出入供奉以麟臺監張昌宗統右控鶴內供奉久視元年六月改控鶴監爲天驥府其月二十五日又改爲奉宸大夫前改爲天驥者宜內供奉員半千以奉宸之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止選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其年四月敕奉宸令一員從三品奉宸侍郎一員從四品上奉宸大夫十員左右各五品上奉宸騶乘十員左右各五品從六品上奉宸主簿一員從七品上凡二十四員以應二十四氣控鶴奉宸之名歷代不設既以車馬名職遂附此篇

大理卿正 丞 主簿 獄丞 司直 評事 監

今大理者亦舜攝帝位皐繇作士正五刑周秋官之任韓詩外傳曰晉文公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遂伏劍死君子曰忠與仁新序曰楚昭王時石奢爲大理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奢曰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非忠遂刎頸而死於廷又家語曰季羔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季羔逃刖者守門謂羔曰彼有缺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此有室季羔入焉既罷羔問曰吾親刖子之足而逃我何也刖者曰斷足者君理人以法令先君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者用法一思仁恕則樹德如毆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秦爲廷尉漢因之掌刑辟凡獄必質之朝廷與衆共之之義也兵獄同制故曰廷尉此應劭注也顏師古曰廷平也理獄貴平故以爲號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爲大理漢書云張釋之字季南爲廷尉文帝出嘗有人從渭橋下走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奏其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所與天下公共也且以其時而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今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乎後有盜高廟座前玉環者文帝欲族之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釋之曰法如是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如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衆皆呼爲張廷尉又張湯爲廷尉決大獄欲傅古義召諸博士弟子理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先爲上分別其原以揚主之明言此自天子意非由有司也秦事有善則讓曰監掾史某所爲也亭者平也均也又杜周爲廷尉而善伺上所欲客有讓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事以人主意旨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三尺者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又于定國爲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王莽時改大理作爲士矣後漢廷尉卿凡郡國讞疑讞質也皆處當以報薄賢爲廷尉每冬至斷獄遲迴流涕又盛吉爲廷尉每冬至節罪囚當斷夜坐省狀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淚又楊賜爲廷尉乃歎曰昔三后成功惟殷於民皐繇不與焉蓋吝之也遂以世[illegible]

而沒亦足以厲其臣節皆以世家爲之而郭氏尤盛郭躬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建安中復爲大理以鍾繇爲大理爲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爲廷尉鍾毓字稚叔爲廷尉聽君父亡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改嫁毓所制也歷代皆爲廷尉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爲廷尉舊用黃門後視秘書監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元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一寸謂之執方天監元年詔建康獄依廷尉三官置正監平革選士流視給事中以尚書郎出爲之冠服與廷尉三官同陳因之後魏亦曰廷尉北齊曰大理寺置卿少卿各一人北齊宋世軌爲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卒官廷尉御史諸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後周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附萬人之罪屬大司寇亦其任也今刑部侍郎之任隋初與北齊同文帝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盧思道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也至煬帝加置少卿二人趙綽爲大理少卿時有侍郎辛亶常衣緋褌俗云利官文帝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令斬綽綽解衣當斬上使人問綽曰竟如何綽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良久釋之他日又令斬二人綽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謬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冀撼天心何論撼木上乃止時薛冑爲大理卿冑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大唐龍朔二年改大理爲詳刑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刑神龍元年復舊卿一人咸亨三年十月張文瓘兼大理卿旬日決疑獄事四百條莫不允當皆無怨言文瓘常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上元二年瓘卒大理諸囚一時慟哭開元二十一年七月大理卿袁仁敬暴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歌曰天不恤冤人兮何奪我慈親兮有理無申兮痛哉安訴陳兮掌鞫獄定刑名決諸疑讞少卿二人永徽六年初置少卿一人神龍元年又加一員正二人丞六人主簿二人司直六人評事十二人　正秦置廷尉正漢因之後漢一人黃霸字次公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理法平詔爲廷尉正及夏侯勝非議下廷尉獄霸從勝受尚書何敞字比干爲廷尉正而務仁恕時張湯亦爲廷尉殘酷敞嘗與爭之所存者千數魏晉謂正監平爲廷尉三官晉廷尉三官通視南臺持書舊尚書郎下遷梁制服豸冠介幘皂衣銅印墨綬其後皆有魏司馬芝字子華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廄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臧物未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理耳魏武從之晉江統字元應爲廷尉正作三刑議文隋開皇三年增爲四員煬帝增爲六員大唐二人通判寺事龍朔二年改爲詳刑大夫咸亨初復舊　丞自晉武咸寧中曹志上表請廷尉置丞

宋齊梁並因之後魏亦然北齊曰大理丞一人隋初二人至煬帝改爲句檢官增爲十六人分判獄事大唐又曰丞置六人（杜景佺徐有功並爲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止同制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　主簿自晉魏宋齊梁陳皆有大唐置二人　獄丞晉有左右丞各一人宋齊因之梁陳置二人後魏北齊亦然隋有獄掾八人大唐曰丞有四人　司直後魏永安二年置司直十人（御史中尉高穆所奏置）　視五品隸廷尉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劾事（漢武已置司直屬丞相府非此司直）　北齊隋因之隋初置十人煬帝置十六人大唐置六人掌丞制出使推覆若寺有疑獄則參議之　評事漢宣帝地節三年初於廷尉置左右平員四人（宣帝詔曰今遣廷吏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員四人其務平之涿郡太守鄭昌上言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爲理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就姦吏無所弄法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代衰聽怠則廷平將擩權而爲亂首也宣帝始置左右平而三輔決錄注云何比干漢武帝爲廷尉右平讞矣）　後漢光武省右平唯有左平一人掌平決詔獄冠法冠魏晉以來無左右而直謂之廷尉評後魏北齊及隋廷尉評各一人開皇三年罷至煬帝乃置評事四十八人掌與司直同其後官廢大唐貞觀二十二年褚遂良議重法官復奏置評事十員掌出使推覆後加二人爲十二員　監秦置廷尉監漢有左右監（邴吉字少卿爲廷尉監）　光武省右監唯有左監一人（後漢陳咸爲監執獄多恩議人從輕）　魏晉以來無左右而直云廷尉監（晉起居注云廷尉監陸纘上表求增築訊堂圖先賢像詔許之）　隋開皇三年罷大理監

通典卷二十五終

丞掾六人（[illegible]）主簿自晉魏宋齊梁陳皆有大唐置二人 獄丞晉有左右丞各一人宋齊因之後魏置二人後魏北齊亦然隋有獄掾八人大唐曰丞有四人 司直後魏永安二年置司直十人（[illegible]）視五品隸廷尉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劾事（[illegible]）北齊因之隋初置十人煬帝增十六人大唐置六人掌承制出使推覆若寺有疑獄則參議之 評事漢宣帝地節三年初於廷尉置左右平員四人（[illegible]）後漢光武省右平唯有左平一人掌平決詔獄冠法冠魏晉以來無左右而直謂之廷尉評後魏北齊及隋廷尉評各一人開皇三年罷至煬帝乃置評事四十八人掌與司直同其後官廢大唐貞觀二十二年省置員數遣法官復奏評事十員掌出使推覆後加二人為十二員 監秦置廷尉監漢有左右監（[illegible]）光武省右監唯有左監一人（[illegible]）魏晉以來無左右（[illegible]云廷尉監[illegible]）

三年罷大理監

通典卷二十五終

杜氏通典

DS
735
.A2
T84x
v.3

通典卷二十六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八

諸卿中

鴻臚卿　丞　主簿　典客署　司儀署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 周禮又有象胥干寶注云若晉鴻臚也 秦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 史記曰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徐廣注云連敖典客 漢改為鴻臚 應劭曰郊廟行禮贊導九賓鴻聲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故曰鴻臚也 景帝二年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諡誄策 應劭曰皇帝建諸侯王賓諸侯王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跡賜與謚及哀策誄之 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誄策 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官故以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顏師古曰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人 中六年改大鴻臚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又更名其屬官行人為大行令 其屬官又有郡邸長丞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至後漢省但令郎理郡邸 秦時又有典屬國官掌蠻夷降者漢因之成帝河平元年省之并大鴻臚 王莽改曰典樂 後漢大鴻臚卿一人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餘職與漢同凡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使弔之及拜王嗣 郭況為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況家為金穴言富實也陳紀字元方拜大鴻臚卒官父寔為太邱長子羣為三公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 魏及晉初皆有之 魏韓宣字景然為大鴻臚始南陽韓暨以宿儒在宣前為大鴻臚及宣在官亦以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理行曷相如 自東晉至於宋齊有事則權置兼官畢則省梁除大字但曰鴻臚卿位視尚書左丞常導護贊拜 職官錄曰舊視散騎常侍天監中視中丞吏部 後魏曰大鴻臚北齊曰鴻臚寺有卿少卿各一人亦掌蕃客朝及吉凶弔祭後周司寇有蕃部中大夫掌諸侯朝覲之敘有賓部中大夫掌大賓客之儀隋文帝開皇三年廢鴻臚

寺入太常十二年復置領典客司儀崇元三署至煬帝置少卿二人大唐龍朔二年改鴻臚爲司文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爲司賓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賓客凶儀之事及册諸蕃少卿本一員景雲二年加一員領典客司儀二署署各有令　丞秦曰典客丞漢爲鴻臚丞（蕭望之爲之）魏晉亦然（王敦爲鴻臚卿謂阮修曰卿常無食鴻臚差有祿能作否修遂爲丞）梁陳後魏北齊皆有之後周曰賓部上士隋如北齊大唐因之有二人　主簿一人　典客署周官有掌客上士中士秦官有典客漢改爲鴻臚鴻臚屬官有大行令丞（本名行人武帝改爲大行令丞）魏改大行令爲客館令晉改爲典客宋分置南北客館令齊梁陳皆有客館令丞後魏初曰典客監太和中置主客令北齊有典客署後周置東南西北四掌客上士下士隋初又曰典客署置令丞煬帝改爲典蕃署大唐爲典客署置令丞各一人掌二王後蕃客辭見宴接送迎及在國夷狄　司儀署周官有司儀上士中士漢大鴻臚有理禮郎自後無聞後魏置司儀官北齊置署令丞後周置上士等員隋如北齊大唐因之置令丞各一人掌凶事儀式及喪葬之事

司農卿（丞　主簿　上林署　太倉署　鉤盾署　導官署　苑總署　諸倉監　司竹監　溫泉湯監　諸屯監　搜粟都尉等官　典農中郎將等官）

少皞氏以九鳸爲九農正（鳸鳥也鳸有九種以爲農號各隨其宜以教人事）舜攝帝位命棄爲后稷周則爲太府下大夫秦爲理粟內史掌穀貨漢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見宋志漢書曰主穀貨）凡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皆屬焉（毋將崇字君房爲執金吾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乳母崇以爲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修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人力供私費也王莽改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後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鄭弘字巨君遷大司農在位一月料遣諸徒歲月已過竟者七百餘人弘舉吏黃固爲尚書謂弘曰舊常一歲不能遣數百人明府一月而遣且千人何其多也弘曰不應一人爲多宜遣萬人爲少又鄭玄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卒官又劉據爲大司農以職事被譴靈帝召詣尚書而傳呼促步將加捶撻尚書令左雄奏曰九卿位亞三公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永平始加撻罰非古典也帝從之九卿於此始免捶扑又鄭衆字仲師徵爲大司農是時朝廷議欲改弊農田鹽鐵事衆諫以爲不可詔切責至被舉劾衆執之不移）郡國四時上月

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給報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初郡國鹽官鐵官並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建安中為大農魏黃初元年又改為司農（大司農桓範出奔謂曹爽曰大司農印在吾手所在得開倉而食範為司農以清省稱）晉初因之渡江哀帝末省司農并都水孝武復置宋齊皆有之梁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陳因之後魏曰大司農北齊曰司農寺有卿少卿各一人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屬大司徒隋初與北齊同煬帝置少卿二人（潁川太守趙元淑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煬帝曰如卿意者幾時當了元淑曰不過十日即日拜元淑為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畢）大唐龍朔二年改司農為司稼咸亨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掌東耕供進耒耜及邦國倉儲之事領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署各有令丞）

丞秦曰理粟內史丞有二人漢為大司農丞亦二人或謂之中丞（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奏設常平倉給北邊省轉漕又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計會事）平帝又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後漢司農丞一人部丞一人（部丞主帑藏）魏晉因之銅印黃綬（宋齊以來墨綬）進賢一梁冠介幘皁衣後魏北齊皆有司農丞隋置五人大唐六人

主簿晉太康中置自後無聞梁陳又有北齊亦然大唐因之

上林署漢水衡都尉之職（說在都水篇）後漢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獸頗有人居皆主之魏晉因之江左無聞宋初復置隸尚書殿中曹齊因之梁陳屬司農北齊及隋亦然大唐因之有令二人丞四人掌諸苑囿池沼種植蔬果藏冰之事

太倉署於周官有廩人下大夫上士秦官有太倉令丞漢因之屬大司農後漢令主受郡國傳漕穀其滎陽敖倉官中興皆屬河南尹歷代並有之（晉江左以來又有東倉石頭倉丞各一人）北齊亦然後周曰司倉下大夫隋有令二人丞六人大唐有令三人丞二人掌倉廩出納

鉤盾署漢鉤盾令宦者典諸近圃苑遊觀之事屬少府後漢亦有之晉大鴻臚屬官有鉤盾令自後無聞北齊如晉制隋如北齊令三人丞十二人大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薪炭鵝鴨藪澤之物（天寶五載九月侍御史楊釗充水炭使自後相循或以京尹或以戶部侍

郎充　導官署導擇周有舂人秦漢有令丞屬少府漢東京令丞主舂御米及作乾糒糒音備屬大司農歷代皆有之大唐置令二人丞四人掌舂碾米麵油燭之事　苑總監自隋而置東西南北各有監及副監大唐因之兼有丞主簿等官以掌苑內宮館園池之事　諸倉監後漢河南尹屬官有滎陽敖倉長丞梁司農有左中右三部倉丞陳因之隋諸倉各有監官大唐因之掌倉廩出納　司竹監漢有司竹長丞魏晉河南淇園竹各置官守之後魏有司竹都尉隋曰司竹監大唐因之有監副監丞掌植養園竹之事　溫泉湯監令大唐置掌湯院宇修整器物以備供奉　諸屯監隋置諸屯監及副監畿內者隸司農自外者隸諸州大唐因之置監及丞掌營種屯田句當功課畜產等事　騪粟都尉騪音搜索也漢武帝軍官不常置又有理粟都尉以桑弘羊為之　均輸令漢有之後漢省　斡官長漢有之如淳曰斡音管或作幹主均輸之事所謂斡鹽鐵而榷酒酤也晉灼曰此竹箭幹之官長也均輸自有令顏師古曰如說近是也縱作幹讀當以斡持財貨之事耳非謂箭幹也初斡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　籍田令掌耕國廟社稷之田於周為甸師漢文帝初立籍田置令漢東京及魏並不置晉武太始十年復置江左省宋文帝元嘉中又置　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典農校尉並曹公置晉武帝太始二年罷農官為郡縣後復有之隋煬帝罷典農官　勸農謁者梁武天監九年置視殿中御史自騪粟以下盡屬司農今並無

太府卿丞　主簿　諸市署　平準署　左右藏署　常平署

周官有太府下大夫掌貢賦之貳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賄於受藏之府歷代不置然其職在司農少府至梁天監七年置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及關津市肆陳因之後魏太和中又改少府為太府卿兼有少卿掌財物庫藏王肅謂楊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固曰減百官之祿及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北齊曰太府寺亦有卿少卿各一人又兼掌造器物後周有太府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大冢宰隋初與北齊同所掌左右藏及尚方司染甄官等署煬帝置少卿二人又分太府寺置少府監管尚方織染等署而太府但管京都市及平準左右藏大唐龍朔

二年改太府爲外府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府神龍元年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龍朔元年置少卿二人分監兩都事太極元年又加一人）領兩京諸市平準左右藏常平等九署署各有令丞　丞於周官爲太府上士之任自後無聞梁太府丞二人陳因之後魏北齊各一人後周曰太府上士隋又曰府丞大唐因之有四人　主簿亦周官太府下士之任自後無聞梁置一人陳因之後魏亦然隋置四人大唐因之減一人　諸市署周官有司市下大夫掌市之理漢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長丞後漢則河南尹屬官雒陽市長丞魏晉因之東晉則丹陽尹管之宋齊因之梁始隸太府陳因之後魏有京邑市令北齊則司州牧領東西市令丞後周司市下大夫隋初京市令丞屬司農煬帝改隸太府大唐因之每市令一人丞二人　平準署周官有賈人中士下士主平定物價秦置平準令漢因之掌知物價及主練染作彩色（趙廣漢州舉茂才爲平準令）後漢平準令丞隸大司農嘉平四年改平準爲中準使宦者爲之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爲令丞魏少府屬官有平準令宋唯掌染順帝即位以帝諱準故曰染署齊又曰平準屬少府梁陳則曰平水令丞北齊平準屬司農後周曰平準中士下士隋初如北齊煬帝改隸太府大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官市場　左右藏署周官有職幣上士中士掌邦財之幣又外府中士主泉藏有玉府掌王之金玉兵器之藏內府中士主貨賄藏在內也職內上士主泉貨所入蓋其任也漢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丞魏因之晉有左右藏令屬少府晉江東置御史掌庫曹後分庫曹曰外左庫內左庫至宋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曰左庫齊梁陳曰右藏北齊曰左右藏令屬太府寺後周曰外府上士中士隋如北齊大唐因之置左藏署令三人（掌庫藏錢布帛雜綵）右藏署令二人（掌銅鐵毛角玩弄之物金玉珠寶香畫綵色諸方貢獻雜物）　常平署漢宣帝時耿壽昌請於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常平之名起於此也後漢明帝置常滿倉晉又曰常平倉自後無聞梁亦曰常平

倉而不糴糶陳因之後魏太和中雖不名曰常平亦各令官司糴貯儉則出糶隋曰常平倉大唐武德中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羨則增糴而收觸類長之）後省監置常平署令一人掌倉糧管鑰出納糴糶凡天下倉廩和糴者爲常平倉正租爲正倉地子爲義倉（天寶八年通計天下倉糧屯收并和糴等見數凡一億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祕書監　丞　祕書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　佐郎　校書正字附　太史局令　丞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祕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屬太常（以其掌圖書祕記故曰祕書）後省魏武帝又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即中書令之任）文帝黃初初乃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祕書改令爲監掌藝文圖籍之事初屬少府後乃不屬（自王肅爲監乃不屬）其蘭臺亦藏書籍而御史掌之（魏薛夏云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晉武帝以祕書併入中書省其祕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別置祕書監并統著作局掌三閣圖書自是祕書之府始居於外其監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華嶠爲祕書監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統之嶠集謝祕書監表曰劉向父子典史籍馬融博通三入東觀非臣虛賤所敢投跡華譚爲祕書監自負宿名意甚不快曰臣老矣將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日上不悅溫嶠表曰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今之祕書著作是也）宋與晉同梁曰祕書省（任昉字彥昇爲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後周祕書監亦領著作監掌國史（說在祕書丞注）隋祕書省領著作太史二曹煬帝增置少監一人後又改監少監並爲令大唐武德初復改爲監龍朔二年改祕書省爲蘭臺改監爲太史少監爲侍郎咸亨初復舊天授初改祕書省爲麟臺神龍初復舊掌經籍圖書監國史領著作太史二局太極元年增祕書少監爲二員通判省事其後國史太史分爲別曹而祕書省但主書寫勘校而已（漢初御史中丞掌蘭臺祕書圖籍之事至魏晉其制

為郎 雖非要劇然好學君子亦求為之 魏徵後為祕書監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自是祕府圖籍燦然畢備 丞魏武帝置祕書令及丞一人典尚書奏事後文帝黃初中欲以何楨為祕書丞而祕書先自有丞乃以楨為祕書右丞 文帝徵何楨為祕書郎月餘楨因事帝令問外曰吾本用楨為丞何故為郎按主者罪遂改為丞時祕書尚丞向未轉乃以楨為右丞 其後遂有左右二丞劉放為左丞孫資為右丞後省 魏薛夏字宣聲為祕書丞帝常與推論書傳呼之不名謂之薛君 晉復置祕書丞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 嵇紹司馬彪傅暢王讚等並為此官 宋為黃綬餘與晉同齊梁尤重 齊王僉字仲寶為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獻之梁劉孝綽除祕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又張率字士簡吳郡人遷祕書丞武帝曰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緒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卿定有名稱也 陳隋印綬與齊同歷代皆有 後周柳蚪為祕書丞時祕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因蚪為丞始命監掌焉 大唐龍朔二年改為蘭臺大夫咸亨初復舊掌府事句稽省署抄目

祕書郎後漢馬融 字季長 為祕書郎詣東觀典校書及魏武建國又置祕書郎嘗以劉邵為之出乘鹿車 王肅表曰臣以為祕書職於三臺為近密中書郎在尚書丞郎上祕書丞郎宜次尚書郎下不然則宜次侍御史下祕書丞郎俱四百石遷宜比尚書郎出亦宜為郡此陛下崇儒術之盛旨也尚書郎侍御史皆乘犢車而祕書丞郎獨乘鹿車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轉臺郎以為祕書丞郎之本意也 晉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校閱脫誤進賢一梁冠絳朝服亦謂之郎中武帝分祕書圖籍為甲乙丙丁四部使祕書郎中四人各掌其一 左太沖為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中又鄭默字思元為祕書郎刪省舊文除其浮穢中書令虞松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鍾會左太沖劉隗等並為此官 宋齊祕書郎皆四員尤為美職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十日便遷 宋王敬弘子恢之召為祕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日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無競之地文帝許之 梁亦然 張纘字伯緒為祕書郎固求不遷欲徧觀閣內圖籍 自齊梁之末多以貴遊子弟為之無其才實 當時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 歷代皆有北齊又謂之郎中隋除中字亦四員大唐亦四員分掌四部經籍圖書分判校寫功程事龍朔中改為蘭臺郎咸亨初復舊開元二十八年減一員

祕書校書郎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讐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 初漢成帝時已命光祿大夫劉向於天祿閣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令李柱國校方伎後以諸大夫揚雄等亦典校於其中 後於蘭臺置令史十

八人（秩百石屬御史中丞）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祕書或撰述傳記（後漢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撰光武本紀及諸傳記又以傅毅為蘭臺令史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蓋有校書之任而未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明帝召班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後遷為郎典校祕書又劉珍與校書郎劉騊駼馬融校定東觀五經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定正文字又楊終字子山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又竇章為東觀校書郎騊徒刀切駼大呼切）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後漢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又馬融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當時重其職故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焉至魏始置祕書校書郎晉宋以下無聞至後魏有祕書校書郎北齊亦有校書郎後周有校書郎下士十二人屬春官之外史隋校書郎十二人煬帝初減二人尋更增為四十人大唐置八人掌讐校典籍為文士起家之良選其弘文崇文館著作司經局並有校書之官皆為美職而祕書省為最

祕書正字後漢桓帝初置祕書監掌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其後監令掌圖籍之紀監述作之事不復專文字之任矣今之正字蓋令監之遺職校書之通制歷代無聞齊集書省有正書北齊祕書省有正字隋置四人大唐因之掌刊正文字其官資輕重與校書郎同（貞元八年制校書四員正字兩員屬集賢殿）

著作郎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東觀皆以他官領焉蓋有著作之任而未為官員也（蘭臺令史班固傅毅洛陽令陳崇長陵令尹敏司隸校尉孟冀及楊彪等並著作東觀）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官隸中書省專掌國史（衛覬字伯儒以侍中尚書典著作）晉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祕書既典文籍宜改中書著作為祕書著作於是改隸祕書後別自置省（謂之著作省）而猶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李充字弘度為大著作於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分作四部祕閣以為永制又曰荀勗以中書監孫盛以祕書監並領著作孫綽以散騎常侍及陳壽並為大著作又應亨[illegible]嘉讓著作表曰自司隸校尉奉至臣父五代著作不絕邦族以為美談）進賢兩梁冠介幘絳朝服（王隱待詔著作單衣介幘月朔詣於著作省亦其任也）宋齊與晉同梁制一梁冠而無印綬（以上並大著作）魏氏又置佐著作郎亦屬中書晉佐著作郎八人[illegible]一梁冠[illegible]祕書監自調補之（太元四年詔祕書[illegible]監使吏部選佐著作郎有[illegible]復舊又圖纂集云）

暇求才（按此則大著作郎監自謂也）晉制佐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初以國朝始建未有合撰者其制遂廢矣宋齊以來遂遷佐於下謂之著作佐郎亦掌國史集注起居梁初周捨裴子野皆以他官領其職官制與大著作同陳氏爲令僕子起家之選後魏有著作郎佐郎北齊有著作郎佐郎各二人後周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綴國錄屬春官之外史隋於祕書省置著作曹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煬帝加佐郎爲十二人大唐爲著作局置著作郎二人佐郎四人（開元二十六年減佐郎二員）亦屬祕書省（自宋以後國史悉屬祕書）龍朔二年改著作郎爲司文郎中佐郎爲司文郎咸亨初復舊初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製碑頌之屬分判局事佐郎貳之徒有撰史之名而實無其任其任盡在史館矣其屬官有校書郎二人後魏著作省置校書郎北齊著作亦置校書郎二人隋亦同掌讎校書籍若本局無書兼校本省典籍正字二人（隋著作曹置正字二人今減一人掌同校書）

太史局令昔少皞以鳥名官其鳳鳥氏爲歷正至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羲氏和氏紹重黎之後代序天地夏有太史終古者當桀之暴知其將亡乃執其圖法而奔於殷殷太史高勢見紂之亂載其圖法出奔於周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魯昭公二年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有馮（音憑下同）相氏視天文之次序保章氏掌天文之變當周宣王時太史官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適晉（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梁（晉太史居秦見晉之亂以其圖法歸周）之秦爲太史令（胡毋敬之爲太史令作博學句）漢武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爲之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談卒其子遷嗣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讀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也張壽王亦爲太史令）後漢太史令掌天時星歷凡歲將終奏新年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國有瑞應災異則掌記之（張衡字平子爲太史令造渾天儀鑄銅爲之八時太史令王立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漢祚終矣晉魏必有

興者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伏火者土承漢者魏能安天下者曹姓惟委任曹氏而已曹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天道深遠幸勿多言秦漢以來太史之任蓋併周之太史馮相保章三職自漢晉宋齊並屬太常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梁陳亦同後魏北齊皆如晉宋隋曰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而屬秘書省煬帝又改曹爲監有令大唐初改監爲局置令龍朔二年改太史局爲秘書閣改令爲郎中丞爲秘書閣郎咸亨初復舊初屬秘書省久視元年改爲渾天監不隸麟臺改令爲監置一人其年又改爲渾儀監長安二年復爲太史局又隸麟臺其監復爲太史局令置二人景龍二年復改局爲監而令名不易不隸秘書開元二年復改令爲監改一員爲少監十四年復爲太史局置令二人復隸秘書後又改局爲監乾元元年又改其局爲司天臺掌天文歷數風雲氣色有異則密封以奏其次小史有司歷保章正靈臺郎挈壺正等官各有差

丞二人司馬彪續漢志云太史有丞一人魏以下歷代皆同隋置二人煬帝減一人大唐初不置丞久視初改爲渾儀監始置丞二人長安二年又省景龍二年復置初儀鳳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檢校太史姚元辯奏於陽城測影臺依古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影有尺五寸正與古法同調露元年十一月於陽城立表冬至日中測影得丈二尺七寸開元十二年四月命太史監南宮說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傳往安南朗蔡蔚等州測候日影迴日奏聞數年伺候及還京僧一行一時校之安南景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七尺九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測影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地二十餘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衆星粲然其明大者甚衆圖所不載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見乃自古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二分影六尺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南北之極其朗襄蔡許河南府汴滑太原等州各有使往並差不同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用句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其諸州測影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冬至影在表北六尺九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六寸

五分夏至影在表南五寸七分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朗州武陵北極高二十九度五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五寸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四尺四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寸七分襄州恒春分影在表北四尺四寸蔡州武津館北極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二尺三寸八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二寸八分夏至影在表北尺三寸六分許州扶溝北極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二尺五寸五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三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尺四寸四分河南府告成北極高三十四度七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三尺七寸一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四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北尺四寸九分汴州浚儀太嶽臺北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二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夏至影在表北尺五寸三分滑州白馬北極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三尺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尺五寸七分太原府恒春分影在表北六尺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在表北丈五尺八寸九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

殿中監 丞 尚食 尚藥 尚衣 尚舍 尚乘 尚輦等局 奉御 直長

魏置殿中監官晉宋並同齊有內外殿中監各八人梁陳因之其資品極下後魏亦有殿中監北齊有殿中局置監四人屬門下省掌駕前奉引隋改爲殿內局置監二人大業三年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內監名以爲殿內省有監少監丞各一人掌諸供奉領尚食尚藥尚衣尚食郎舊御府尚舍郎舊殿中局尚乘領左右六閑及諸閑尚輦等六局漢儀注曰省中有五尚郎尚食尚冠尚衣尚幘尚席或云秦置六尚謂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書若今殿中之任每局各置奉御二人以總之置直長以貳之屬門下省大唐改爲殿中省仍又加置少監二人丞亦二人其官局職任一如隋制爲一司不屬門下龍朔二年改殿中省爲中御府改監爲中御大監少監改丞爲中御大夫改尚食爲奉膳尚藥爲奉醫尚衣爲奉冕尚舍爲奉扆尚乘爲奉駕尚輦爲奉輦凡奉御皆改爲大夫咸亨初復舊 丞

隋置一人大唐加一人

尚食局奉御始秦置六尚有尚食焉如淳曰謂掌天子之物曰尚後漢以後并其職於太官湯官北齊門下省又有尚食局置典御二人後周有內膳上士中士凡進食先嘗之隋分屬殿內改典御爲奉御有二人

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膳大夫咸亨初復舊直長隋置六人大唐因之減置五人　尚藥局奉御自梁陳以後皆太醫兼其職北齊門下省有典御二人隋如北齊之制後改為奉御而屬殿內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醫大夫咸亨初復舊直長隋置四人大唐因之　尚衣局奉御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服辨其名物戰國有尚衣尚冠之職秦漢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而屬少府後漢又掌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魏因之晉屬光祿勳江東省宋大明中改尚方曰左右御府各置令丞一人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尚方其後又置初宋氏用三品勳位明帝改用二品準南臺御史掌金銀綵帛凡諸造作以供奉及妃主六宮梁陳其職隸在尚方後魏有掌服郎北齊門下省統主衣局都統子統各二人後周有司服上士二人中士二人隋分屬殿內省其後又改為尚衣局置奉御二人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大唐因之減二人　尚舍局奉御周禮有掌舍掌行所解止之處帷幕幄帟之事漢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丞掌宮殿陳設魏殿中監掌帳設監護之事晉宋以下其職並在殿中監隋煬帝置殿內監改殿內局為尚舍局置奉御二人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扆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大唐因之而減二人　尚乘局奉御自秦漢以來其職皆在太僕北齊太僕驊騮署有奉御十人管十二閑馬隋煬帝取之置尚乘局署奉御二人大唐因之增置奉御四人龍朔二年改為奉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尚乘奉御掌六閑馬一曰飛黃閑二曰吉良閑三曰龍媒閑四曰騊駼閑五曰駃騠閑六曰天苑閑）開元中減二人先是別置廄使因隸焉猶屬殿中（武太后萬歲通天二年五月置仗內閑廄令殿中丞裴偁哲檢校至聖曆二年改為少監閑廄使自後他官相循為之）　直長隋置十四人大唐減四人　尚輦奉御周官小司徒中大夫掌六畜車輦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輅輦車組輓有翣羽蓋（古謂人挽為輦）春秋宋萬以乘車輦其母秦始皇乃去其輪而輿之漢代遂為人君之乘後漢有乘輿六輦魏晉小出則乘之及

輦古之輦輿大率以六尺為度齊武帝造大小二輦輿雕飾甚工不下棍轅輗悉金花銀獸梁大輦中方八尺左右開視金鸞拱振隋有六輦大禮皆乘之漢魏晉並太僕屬官車府令掌之東晉省太僕遂隸尚書駕部宋齊梁陳車府乘黃令丞掌之後魏北齊則乘黃車府令兼掌之後周則司車輅主之隋又乘黃車府令丞掌之煬帝置殿內省尚輦局奉御二人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輦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四人隋置大唐因之

通典卷二十六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九

諸卿下

內侍省（內侍　內常侍　內給事　內謁者監　內寺伯　掖庭局　宮闈局　奚官局　內僕局　內府局）

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宮正宮伯（皆主王宮中官之長）宮人（掌王之六寢）內宰（理王內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宮）閽人（掌守王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戰國時有宦者令（趙有宦者令繆賢是）秦少府屬官有中書謁者令丞又有將行衛尉少府各一人（並皇后卿）漢景帝中元六年改將行為大長秋（顏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或用中人或用士人（中人閹人）成帝加置太僕一人掌太后輿馬通謂之皇太后卿皆隨太后宮為官號在正卿上無太后則闕（衛尉在衛尉上少府在少府上之類是也）又有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年更名長樂少府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職如長秋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也後漢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族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屬官有丞中宮僕謁者私府署令初秦又置中常侍官參用士人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漢制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後漢中常侍贊導內事顧問應對永平中始定員數中常侍四人（漢舊儀曰秩千石得出入臥內舉法省中省中郎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貴重朝中為諱禁日省）小黃門十人自明帝以後員數稍增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悉用閹人不調他士自安迄桓權任尤重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桓帝既與宦官謀誅梁冀乃封宦者五人（單超徐璜具瑗左琯唐衡）

也同日爲侯皆食邑故世號五侯焉宦者鄭衆字季產事和帝一心王室每策勳班賞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也又明帝時中常侍蔡倫數犯顏匡弼有宦者曹騰歷常侍長秋封費亭侯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又有宦者奇音良賀等皆清儉足以勵俗也楊秉爲太尉奏請免中常侍侯覽具瑗等官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否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又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責文帝許之漢制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帝不得已遂免覽官削瑗國及袁紹大誅宦者之後永巷掖庭復用士人閹闈出入莫有禁切侍中侍郎門部騶宰中外雜錯醜聲彰聞魏改漢制太后三卿在九卿下晉復舊在同號卿上有后則置無后則闕齊鬱林王立文安太后即尊號以宮名置宣德衛尉少府太僕梁有弘訓太后亦置屬官陳亦有太后三卿後魏大長秋掌顧問應對自文明馮后閹宦用事大者令僕小者卿守宦者道衆爲選曹尚書北齊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二人中常侍四人掌出入門閤又有長秋寺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諸宮閤領掖庭等令並用宦者後周有司內上士小司內中士巷伯中士等官隋曰內侍省領內侍內常侍等官內侍郎舊長秋內常侍郎舊中常侍煬帝改內侍省爲長秋監置令一人少令一人丞二人並用士人餘用宦者領掖庭宮闈奚官三署亦參用士人大唐武德初改爲內侍省皆用宦者龍朔二年改爲內侍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宮臺神龍元年復舊有內侍四人掌知宮內供奉中宮駕出則夾引總判局事舊二人開元中加二人七年三月敕內侍五品以上許養一子仍以同姓者初養日不得過十歲內常侍六人通判局事屬官有內給事八人內謁者監六人內寺伯二人寺人六人領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等五局神龍元年以後始以中使出監諸軍兵屬寶應元年五月敕諸道州所承上命須憑正敕可施行不得憑便信中使宣敕卽遵行

內給事周禮內小臣之職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前驅後漢少府有給事黃門常侍左右止在內宮門通中外及中宮以下衆事自魏晉至於梁陳無其職後魏有中給事中後改爲中給事北齊中侍中省有中給事中四人煬帝改爲內承直大唐復爲內給事置八人

內謁者後漢大長秋屬官有中宮謁者二人主報中章後魏北齊有中謁者僕射隋內侍省有內謁者監六人內謁者十二

人大唐因之　內寺伯周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隋內侍省有內寺伯二人大唐因之　掖庭局令秦置永巷漢武更名掖庭置令掌宮人簿帳公桑養蠶及女工等事後漢掖庭令掌後宮貴人采女又有永巷令典宮婢皆宦者並屬少府大唐置二人　宮闈局令二人隋置令掌宮內門閤之禁及出納神主并內給使名帳糧廩事大唐因之　奚官局令二人齊梁陳隋有奚官署令掌守宮人使藥疾病罪罰喪葬等事大唐置二人　內僕局令二人後漢有中宮僕令掌車輿雜畜及導等大唐置二人　內府局令二人漢有內者局令隋曰內者大唐為內府置令二人掌內庫出納帳設澡沐等

少府監少監　丞　主簿　中尚左尚右尚　織染　掌冶等署　暴室等丞

少府秦官漢因之是為九卿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應劭曰山海池澤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顏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漢時官有司府長掌禁錢後光武改屬司農也王莽曰共工　後漢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之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朝賀則給璧後漢東平王蒼為驃騎正月朔朝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少府貴傲不奉法漏將盡而求璧不得蒼掾宋暉遙見少府主簿持璧乃往給曰試請觀之既得而馳奉之就復以他璧朝給音徙改反　凡中書謁者尚書令僕侍中常侍黃門御史中丞以下皆屬焉孔融字文舉以將作大匠為少府　晉制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哀帝末省并丹陽尹孝武復置宋少府領左右上方御府東冶南冶平準等令丞齊又加領左右銀鍛署梁少府為夏卿位視尚書左右丞陳因之後魏少府謂之六卿以少府宗正太僕廷尉司農鴻臚為六卿至孝文太和中易制官品遂改少府為太府北齊無少府其尚方等署皆隸太府至隋煬帝大業五年又分太府為少府監置監及少監復領尚方織染等署後又改監少監並為令大唐武德初置軍器監廢少府監貞觀元年五月分太府中尚方織染坊掌冶坊署置少府監龍朔二年改為內府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尚方監神龍元

年復舊監一人（總判）少監二人（通判初少監一人太極元年加一人）領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等五署（開元十年五月於北都置軍器監至二十六年五月廢）
丞漢有六人後漢省五而有一丞其後歷代皆一人（山公啓事曰中郎衛往爲少府丞其有損益）大唐置四人　主簿晉置二人自
後歷代一人大唐有二人　中尚署周官爲玉府秦置尚方令漢因之後漢掌上手工作御刀劍玩好器物及寶
玉作器（官者蔡倫爲尚方令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代法）兩漢又有考工令主作兵器其職稍同（考工令作兵器兵器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綵諸雜工）
（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光武時屬太僕）漢末分尚方爲中左右三尚方魏晉因之自過江左唯置一尚方哀帝以隸丹陽尹宋武帝踐
祚以相府作部配臺謂之左尚方而本署謂之右尚方並掌造軍器又以相府細作配臺卽其名置令一人隸門
下孝武大明中改曰御府（御府二漢已有之典官婢作褻衣服補浣事魏晉猶置其職江左乃省爲）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尚方則漢之考工
令如宋之尚方令尚方令如宋中署矣齊置左右尚方令各一人梁有中左右尚方北齊亦有三尚方隸太府隋
煬帝分隸少府大唐省方字有中左右三尚署令丞各一人（中署掌宮內營造雜作左署掌車輦織扇膠漆畫鏤等作右署掌皮毛膠墨雜作席薦等事開元以後別置中尚使以監之）
織染署令一人周禮天官典絲掌受文織絲組焉染人掌染絲帛秦置平準令（韋昭釋名曰平準令主染色染有均平之法故準而則之）
漢因之及主物價練染初少府屬官有東織西織成帝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北齊中尚方領涇州雍
州絲局定州紬綾局丞後周有司織下大夫隋有司織司染二署煬帝合爲織染一署令掌織紝組綬綾錦冠幘
幷染色等大唐因之有令丞　掌冶署秦及漢郡國有鐵官（諸郡國出鐵者置鐵官長丞）晉冶令掌工徒鼓鑄隸衛尉江左以
來省衛尉始隸少府宋有東冶南冶各置令丞（東冶令丞各一人南冶令丞各一人）而屬少府齊因之江南諸郡縣有鐵者或置冶
令或置冶丞多是吳所置梁陳有東西冶（東冶重西冶輕其西冶即宋齊之南冶）北齊諸冶屬太府後周有冶工鐵工中士隋有掌
冶署令丞大唐於京師置冶署有令丞各一人掌造鑄金銀銅鐵塗飾流離玉作等事　暴室丞（後漢暴室丞宦[illegible]）

疾病者就此室理之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屬少府其後無之　海丞（漢平帝置少府海丞一人掌海稅後無）　果丞（與海丞同置掌諸果實後無）

將作監　丞　主簿　左校署　右校署　甄官署　中校署　東園主章令

令將作亦少皞氏以五雉爲五工正以利器用（雉有五種故曰五雉）唐虞共工周官考工之官蓋其職也秦有將作少府掌治宮室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後漢位次河南尹中元二年省以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初以任隗爲之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後漢志注曰古者列樹以表道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遷大匠常推賢貢士孔融以將作大匠遷少府）魏晉因之江左至宋齊皆有事則置無事則省而梁改爲大匠卿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有將作寺其官曰大匠（兼領功曹主簿長史司馬等官屬）後周有匠師中大夫掌城郭宮室之制又有司木中大夫掌木工之政令隋與北齊同至開皇二十年改寺爲監大匠爲大監初加置副監煬帝改大監少監爲大匠少匠五年又改爲大監少監十三年又改大令少令大唐復皆爲匠龍朔二年改將作爲繕工監（大匠少匠隨監名改）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營繕監神龍元年復舊大匠一人（總判）少匠一人（通判初一人太極元年加置一人）天寶中改大匠爲大監少匠爲少監領左校右校甄官中校四署　丞漢有二人後漢一人魏晉因之東晉以後有事則置無事則省梁又置一人陳因之後魏有之北齊四人後周曰匠師中士隋二人大唐四人　主簿晉置自後與丞同隋二人大唐因之　左右校署秦及漢初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後唯置左右校令後漢因之掌左右工徒（後漢度尚自右校令擢拜荆州刺史）魏併左校右校於材官晉左右校屬少府宋以後並有左校令丞北齊亦有之隋左右校令丞屬將作大唐因之　左校署令丞二人（掌營構木作採材等事）右校署令丞二人（掌營土作瓦泥井燒石灰廁溷等事）甄官署令丞二人後漢有前後中甄官令屬將作晉有甄官署掌甎瓦之事宋齊北齊隋悉有之大唐因之掌營甎石瓷瓦　中校署令秦漢有自後無大唐置令丞各一人

掌舟車雜兵仗廄牧　東園主章令漢有之武帝更名木工如淳曰章謂木材也舊將作大匠主材吏名章曹掾顏師古曰今所謂木鍾者蓋聲之轉耳東園主章掌材以供東園匠東園匠
官名主作陵內器物屬少府　大唐無

國子監祭酒　司業　丞　主簿　國子博士　助教　太學　廣文　四門　律學　書學　算學　等博士

孫卿在齊為三老稱祭酒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賓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為稱漢之侍中魏之散騎常侍功高者並為祭酒用其義也公府有祭酒亦因其
名漢吳王濞年老不朝為劉氏祭酒則祭酒之名久矣王莽以安車駟馬迎夏侯勝為講學祭酒勝推而不受又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
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謂之博士祭酒蓋本曰僕射中興轉為祭酒昭帝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能通一經者
皆復數年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王莽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後漢安帝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
講學舍頹弊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餘郡國諸儒皆補郎舍人魏因之晉武帝咸
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一人永嘉中又置儒林祭酒以杜夷為之國子周之舊名周官有師氏之職即魏國子祭酒周禮師氏
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又有保氏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也晉介幘皁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舊視侍中列曹尚書劉毅嵇紹並為此官又袁瓌字山甫為國
子祭酒時屬經喪亂禮教陵遲瓌上疏求立學徒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又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起講堂築門刻石以寫五經也宋代不置學則助教唯置一人而祭酒博士
常置也明帝太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齊高帝建元四年
有司奏置國學祭酒準諸曹尚書博士準中書郎助教準南臺御史選經學為先若其人難備給事中以還明經
者以本位領其後國諱廢學永明三年立學尚書令王儉領祭酒學既建乃省總明觀八年國子博士何胤望為
祭酒疑所服陸澄等皆不能據遂以元服臨試月餘日博議定乃服朱衣齊梁號為國師梁王承字安期為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並居
此職三代為國師前代未有後魏初有國子祭酒其初定中原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北齊國子寺有祭酒一人

隋開皇十三年國子寺罷隸太常（凡國學諸官自漢以下並屬太常至隋始革之）又改寺為學仁壽元年罷國子學唯立太學一所省國子祭酒博士置太學博士總知學事煬帝即位改國子學為國子監依舊置祭酒大唐因之（龍朔元年東都亦置）龍朔二年改為司成館又改祭酒為大司成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國子監為成均監神龍元年復舊領國子學（學生三百人）太學（學生五百人）四門（學生五百人俊士八百人）律學（學生五十人）書學（學生三十人）算學（學生三十人凡六學生徒二千二百一十人每學各置博士以總學事及有助教等員天寶九載又於國子監置廣文館領學生為進士業者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與太學同）置祭酒一人掌監學之政皇太子受業則執經講說以儒學優重者為之天寶九載置廣文館學生進士　國子司業煬帝大業三年於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禮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因以為名大唐置二人副貳祭酒通判監事龍朔二年改為少司成咸亨初復舊凡祭酒司業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　丞隋置三人大唐一人　主簿北齊置隋一人大唐因之　國子博士班固云按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又曰博士秦官漢因之）漢博士多至數十人冠兩梁（文帝時博士朝服元端章甫冠）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成帝之代五經家法稍增置博士一人博士選有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於時孔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以高第為尚書（叔孫通為博士初制漢禮又賈誼年二十餘文帝召為博士年最少每有詔議下諸老生未能言誼盡為對之人人各如其意又元鼎中徐偃為博士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張湯劾偃以矯制法至死偃以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萬人專之可也湯不能詘又公孫弘董仲舒朱雲匡衡疏廣韋賢張禹並為博士）後漢博士凡十四人（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氏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各一博士華嶠漢書曰劭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爭之更相辯對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掌以五經教子弟國有疑事掌承問對舊時從議郎為博士其通叡異藝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守相久次轉諫議大夫中興高第為侍中小郡若都尉博士限年五十（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理易尚書孝經論語兼崇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經明受謝見授門徒尚五十人以上正席謝坐三郡二人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川十六關不興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順帝諱保故稱守）安帝以博士

多非其人詔命三公將軍中二千石舉博士各一人務得經明行高卓爾茂異是時羣僚承風凡所旌賞綽有餘裕後旋復故遂用陵遲初平帝元始四年改博士為博士師後漢兼而存之竝擇儒者（桓榮晉恭戴憑等並為博士）魏及西晉朝博士置十九人（魏樂祥字文載拜博士於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其學多偏不敢親教備員而已唯祥五經並授）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博士一人皆取履行精淳通明典義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元帝時荀崧上疏曰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宋齊諸博士皆皁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梁國學有博士二人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魏晉宋齊並不置五經博士至此始置）為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武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儁才不限人數陳因之後魏北齊並有之（後魏崔逸為國子博士每公事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也）隋仁壽元年省國子博士大業三年復置一人大唐增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為司成宣業咸亨初復舊諸州府亦有經學博士一人 助教晉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江左及宋並十人（宋制易尚書毛詩禮記周禮儀禮左傳公羊穀梁各為一經論語孝經為一經合十經助教分掌）宋齊並同梁國子助教舊視南臺御史品服與博士同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置十人隋置四人大唐國子學助教三人諸府州縣各有助教員（府州二人縣一人學生各有差） 太學博士晉江左增置國子博士十六人謂之太學博士品服同國子博士梁置太學博士八人陳因之後魏亦然北齊國子寺有太學博士十人後周置太學博士下大夫六人隋初置太學博士五人仁壽元年罷國子唯立太學置博士五人大業三年減置二人大唐因之助教後魏置北齊亦有之置二十人後周曰太學助教上士隋又曰太學助教五人大業三年減三人大唐因之 廣文館博士一人助教一人並以文設為之大唐天寶九載置 四門博士後魏書劉芳表云大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禮記曰天子

人助教北齊國子寺有二十人隋初則五人大唐因之直講四人大唐初置無員數長安四年始定爲四員大成二十人大唐置取貢舉及第人聰明者試書日誦得一千言并日試策所習業等十條通七然後補充仍散官祿俸賜會同直官例給武太后長安中省而置直講定爲四員　律學博士晉置屬廷尉衛覬奏請律學博士轉相教授東晉以下因之梁曰胄子律博士屬廷尉陳亦有律博士後魏北齊並有之隋大理寺官屬有律博士八人大唐因之而置一人移屬國學助教一人從九品上　書學博士大唐置三人又置典學二人貞觀六年正月命整治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眞跡得千五百一十卷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讀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蹟天下爭賫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辯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武太后神功元年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對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並以進訖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今進上太后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賜方慶當時以爲榮

算學博士二人典學二人

軍器監丞　主簿　甲坊署　弩坊署

後周武帝四年初置軍器監大唐武德初置軍器監貞觀元年罷軍器大監置少監後省之以其地隸少府監爲甲弩坊開元初復以其地置軍器使至三年以使爲監更置少監一員丞二員主簿一員錄事一員及弩坊等署十一年悉罷之復隸少府爲甲弩坊十六年移其名於北都置軍器監亦嘗以太原尹兼領天寶六載復於舊所置軍器監監一人領甲坊弩坊兩署　丞主簿各一人大唐置　甲坊署令丞周禮考工記曰函人爲甲隋少府有甲鎧署大唐改爲　弩坊署令丞周禮司弓矢掌四弩隋有弩弓署大唐改爲

都水使者丞　主簿　舟楫署　河渠署

虞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官有林衡川衡二官掌林麓川澤之禁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顏師古曰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林苑故曰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衡平也主平其稅也）掌上林苑（漢趙充國以中郎為水衡都尉主船官也）蓋主上林離宮燕休之處（王莽改曰予虞）後漢光武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貙劉將祭大獵之名貙勅俱反）事訖省初秦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自太常少府及三輔等皆有其官漢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者以領之（劉向為左都水使者是也又續漢百官志曰劉向領三輔都水）至漢哀帝省使者官至東京凡都水皆罷之併置河隄謁者漢之水衡都尉本主上林苑魏世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晉武帝省水衡置都水臺有使者一人掌舟航及運部而河隄為都水官屬元康中復有水衡都尉（元康百官名及晉起居注曰陳愼戴熊俱以都水使者領水衡都尉）懷帝永嘉六年胡賊入洛陽都水使者奚滄先出督運得兗江左省河隄（諸公贊曰陳勰字太和有巧思為都水使者洛陽記云千金隄勰所置）宋都水使者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與御史中丞同孝武帝初省都水臺罷都水使者置水衡令孝建元年復置齊有都水臺使者一人梁初與齊同天監七年改都水使者為大舟卿位視中書郎列卿之最末者主舟航河隄陳因之後魏初皆有水衡都尉及河隄謁者都水使者官至永平二年都水臺依舊置二使者北齊亦置二使者隋開皇二年廢都水臺入司農十三年復置仁壽元年改臺為監更名使者亦為監煬帝又改為使者尋又為監加置少監又改監及少監並為令領舟檝河渠二署大唐武德八年置都水臺後復為都水監置令隷將作貞觀中復為都水監置使者龍朔二年改都水使者為司津監丞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都水監為水衡置都尉神龍元年復為都水監置使者二人分總其事不屬將作領舟檝河渠二署

丞漢有水衡丞五人亦有都水丞後漢晉初都水使者有參軍二人蓋亦丞之職任宋因之梁大舟卿有丞陳因之後魏北齊又曰參軍隋曰都水丞大唐二人

主簿晉水衡都尉有之為左右前後

中五水衡令丞晉有之梁大舟卿亦有之至隋又置大唐因之　舟楫署令漢主爵中尉屬官有都船令丞水衡都尉有楫櫂令丞晉曰船曹吏齊曰官船典軍後周曰舟中士隋爲舟楫署令丞大唐因之令丞各一人　河渠署隋煬帝置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

通典卷二十七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職官十

武官上

將軍總敘

三代之制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故夏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蓋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理之出使長之之義其職在國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爲稱其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所以異軍國之名諸侯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亦命卿也晉獻公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則將軍之名起於此也魏獻子衛文子並居將軍之號左傳曰晉閻沒女寬謂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注曰獻子爲中軍率故稱之將軍又禮記曰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後越人來弔又家語曰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是也文子爲衛之將軍名彌牟自戰國置大將軍周末又置前後左右將軍至秦將軍之言多矣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印紫綬位次上卿後漢志曰漢將軍比公者四謂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掌京師兵衛四夷屯警孝武征閩越東甌又有伏波樓船及伐朝鮮大宛復置橫海度遼貳師宣帝增以蒲類破羌權時之制若此非一亦不常設光武中興諸將軍皆稱大及天下已定武官悉省後漢志曰其前後雜號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鎮東西南並後漢末有之鎮北魏置四平止於喪亂魏置晉武帝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重之士居之罷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及五王作難東海王越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涕泣而去乃以東海國官領左右衛以國

兵宿衛晉宋以來以領軍護軍左右二衛驍騎游擊將軍謂之六軍宋輿服志曰驍騎車騎衛將軍及諸將軍加大者皆金章紫綬武冠佩水蒼玉諸軍司馬銀章青綬朝服武冠其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等將軍及四中郎將晉代荀羨王胡之竝居此官宋齊以來唯處諸王素族無爲者齊以二衛左右四軍前後左右將軍謂之四軍也五校即漢之五校驍騎游擊積射強弩殿中員外殿中武衛七將軍殿中司馬左右及虎賁之中郎將冗從僕射宋志曰冗從僕射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非其職也魏代因其名而置冗從僕射職官要錄曰本期門之職漢桓帝時置冗從僕射掌諸散從其射事則主帥之羽林監武騎常侍謂之西省而散騎謂東省梁武帝以將軍之名高下舛雜命更加釐定於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衛驃騎車騎爲二十四班內外通用四征四中爲二十三班四中謂軍衛撫權八鎮爲二十二班東西南北左右前後八安爲二十一班東西南北左右前後四平四翊爲二十班四平東西南北四翊左右前後凡三十六號爲重號將軍又有五德將軍忠勇軍師武臣爪牙龍騎雲麾鎮兵翊師宣惠果毅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謂五德將軍以班多者爲貴凡十品二十四班品十取其盈數班二十四以法氣序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爲選法自小遷大也前史所記以位得從公故將軍之名次於台槐之下至是備其班品敘於百官之外凡一百二十五將軍後魏將軍之名多矣謂驃騎車騎衛爲三將軍末年有八柱國大將軍其中六人各督二大將軍事在柱國將軍篇凡十二大將軍元贇元育元廓侯莫陳順宇文遵達奚武李遠豆盧寧宇文貴賀蘭祥楊忠王雄此十二大將軍又各分統開府一人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爲二十四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自大統十六年以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咸是散秩無復統禦後周武帝三年改諸軍軍士並爲侍官隋煬帝以左右衛隋初舊名左右屯衛改左右領軍爲之左右禦衛新加置左右候衛改左右武候爲之凡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以總府事每衛各置長史錄事參軍司倉兵騎鎧曹參軍員軍人總名衛士蓋魏周十二大將軍之遺制大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及竇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今古自昔竝無不足以稱乃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illegible]二年七月高祖以天下未

字尋奮武力將羣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乃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元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麟州道為苑遊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每軍將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楊恭仁劉弘基長孫順德等並為其將督耕戰之備自是士馬強勁無敵於天下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復置十二軍後又省之其後定制有左右衛隋之翊衛左右驍左右武左右威左右威隋之屯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金吾隋之武候衛左右監門左右千牛凡十六衛大將軍各一人左右衛及左右金吾總謂之四衛其餘謂之雜衛將軍總三十人左右千牛衛將軍各一人餘位各二人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六軍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三人皆有衛署開元十二年張說奏於三輔揀五尺八兵十二萬人謂之彍騎置於南衙每月分番自此以後不復簡點其餘驃騎輔國鎮軍冠軍四大將軍雲麾勇武壯武宣威明威定遠寧遠遊騎遊擊等九將軍並為五品以上武散官先天二年正月十日敕往者衛士計戶取充使二十一入幕六十出軍既憚劬勞咸欲避匿今改取二十五以上充十五年即放出頻經征鎮者十年放出自今以後羽林飛騎先於衛士中簡擇開元十一年二月敕同華兩州精兵所出地資輦轂不合外支自今以後更不得取同華兩州兵防

左右衛 并親衛

漢京師有南北軍掌理禁衛南軍若今諸衛北軍若今羽林等軍周勃馳入北軍是也初有衛將軍說在本篇魏末晉文王又置中衛將軍武帝受禪分中衛為左右衛將軍以羊琇為左趙序為右並置佐吏皆掌宿衛營兵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宋齊謂之二衛各領營兵每番一人宿直後增二衛儀從為九十人陳因之後魏永光初又增置左右衛將軍各二人北齊二人分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閤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隋初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又各統親衛煬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又加置親衛并領勳武三衛煬帝改三衛為三侍非翊衛府皆無三侍其所領軍士名為驍騎大唐復為左右衛大將

置各一人(掌宮掖禁禦督攝隊伍) 將軍各二人(貳大將軍事) 長史各一人晉武帝置左右衛各有長史司馬東晉省長史歷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同至隋左右衛各置長史一人大唐因之 錄事參軍各一人東晉元帝初為鎮東大將軍置錄事參軍自後無聞梁皇弟皇子府有中錄事參軍及錄事參軍各一人後魏二大公府及第一第二第三品將軍府及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府各有錄事參軍官北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錄事參軍一人大唐因之 倉曹參軍各二人東晉元帝為鎮東大將軍有倉曹參軍宋武帝相府亦置後魏與錄事參軍同置北齊亦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倉曹參軍一人大唐因之置二人 兵曹參軍各二人歷代皆與倉曹同置 騎曹參軍各一人魏司馬景王為大將軍有騎兵宋武帝為相有騎兵參軍隋左右衛府有騎兵參軍大唐初因之其後改為騎曹 胄曹參軍各一人東晉元帝為鎮東大將軍有鎧曹參軍宋武帝為相亦有之齊有左右鎧曹各一人隋左右衛府有鎧曹行參軍事一人大唐因之長安初改為胄曹神龍初復為鎧曹開元初復為胄曹凡自十六衛及東宮十率府錄事及兵倉騎胄等曹參軍通謂之衛佐並為美職漢魏以來諸將軍有長史以下官屬今諸衛所置蓋亦因其舊號考其資位則全校微矣其下諸衛官屬並同 左右親衛中郎將府中郎將之名秦漢以來有之非今任也(別具中郎將五官左右篇中) 今中郎將因隋每衛各置開府一員以統之大唐武德七年改開府為中郎將親衛為一府勳衛翊衛各為一府中郎將各一人掌領校尉以下宿衛總判府事大唐武德七年改親衛驃騎將軍為之其勳翊二衛亦然左右郎將一人隋備身府置左右郎將大唐因其名武德七年改親衛車騎將軍為之其勳翊二衛亦然掌二中郎將之職錄事參軍一人掌受府事兵曹參軍一人掌判府事校尉五人

漢有驍衛將軍謂之雜號將軍武帝以李廣為之後省後漢初改屯衛為驍騎魏晉為中軍晉領營兵兼統宿衛梁以來其任愈重天監六年置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閤並給儀從北徐州刺史昌義之首為此職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改舊驍騎曰雲騎陳有左右驍騎及雲騎陳章昭為驍騎將軍素有名稱每大事恆令夾侍左右時人榮之永定二年詔云左右驍騎宜通文武文官則用心腹武官則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衛率後魏北齊並有驍騎將軍之職後周有左右驍騎率上士至隋開皇十八年置備身府煬帝即位改左右備身府為左右驍衛府所領軍士名曰豹騎其備身府又別置焉大唐因隋置左右驍衛府龍朔二年去府字光宅元年改左右驍衛為左右武威神龍元年復舊大將軍各一人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同左右衛

左右武衛

後漢末曹公為丞相有武衛營及魏文帝乃置武衛將軍以主禁旅晉宋齊梁陳隋又有建武奮武廣武等將軍至隋採諸武之名置左右武衛大將軍一人將軍各二人以總府事煬帝改所領軍士名熊騎大唐光宅元年改為左右鷹揚衛神龍元年復為武衛其制與隋同所掌如左右衛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同左右衛

左右威衛

隋初有領軍府煬帝改為左右屯衛大唐因之貞觀十二年左右屯衛始置飛騎出遊幸即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韉而從焉龍朔二年改左右屯衛為左右威衛而別置左右屯營亦有大將軍等官尋改左右屯營為羽林光宅元年改威衛為豹韜衛神龍元年復舊所掌如左右衛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同左右衛龍朔二年左右威衛舊官之員外各置錄事參軍一人府三人史四人並隸左右羽林軍統本司事

左右領軍衛

初魏武爲漢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爲中領軍以史渙爲之與護軍韓浩皆領禁兵文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爲之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營兵即領軍之任也祜遷罷復置北軍中候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復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爲領軍成帝時復以爲中候而陶侃居之尋復爲領軍魏晉領護皆金章紫綬中領中護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郄鑒庾亮紀瞻卞壼陸曄褚翼王彪之會稽王道子沈嘉武陵王導孔安國謝鯤等並爲領軍宋置領軍將軍一人掌內軍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齊有領軍及中領軍凡爲中小輕同一官也諸爲將軍官皆敬護諸王爲將軍相逢則領護讓道領軍置長史以下官屬梁領軍將軍管天下兵要謂之禁司與左右僕射爲一流中領軍與吏部尚書爲一流梁蕭景爲領軍將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皆近倖多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其監局多事唯景及臧盾長於撥繁繼居此職並著聲稱陳因之後魏有領軍護軍二職若侍臣帶者加中又有領軍將軍護軍將軍二軍與領護不並置北齊領軍府凡禁衛官皆主之以高歸彥爲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隋有左右領軍府各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辭訟之事不置將軍唯有長史司馬諸曹掾屬等官煬帝改領軍爲左右屯衛即今左右威衛大唐復採舊名別置領軍衛分爲左右龍朔二年改爲左右戎衛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左右玉鈐衛神龍元年復舊各置大將軍一人掌宮掖禁備督攝隊伍與左右諸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長史齊梁陳並有之北齊有長史司馬隋置錄事以下諸曹大唐因之同左右衛

左右金吾衛

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游徼徼循禁備盜賊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

百（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緹騎二百人（緹騎無秩比吏食俸）五百六十人輿服導從光生滿路羣僚之中斯最壯矣（光武微時歎曰仕宦當爲執金吾）魏掌京師盜賊考按疑事郅都甯成王温舒減宣等皆截理積嗌虎而冠者也一切理辦亦旋誅黜（郅都爲中尉見者側目號爲蒼鷹）後漢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衞尉巡行宮中金吾徼巡宮外相爲表裏以擒姦討猾）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自中興但專徼循不與他政魏武秉政復爲中尉晉初罷直至後周置武環率武候率下大夫各二人隋置左右武候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車駕出入先驅後殿晝巡夜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宜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煬帝大業三年改爲左右武候衞所領軍士名佽飛（漢百官表曰漢有左弋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佽飛掌弋射屬少府光武省之隋氏採舊名）大唐又爲左右武候府龍朔二年改爲左右金吾衞置大將軍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二人副其事（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

左右監門衞

隋初有左右監門府將軍各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衞事各置郎將二人校尉直長各三十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二曹行參軍各一人二漢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非今任也）煬帝改將軍爲郎將各一人正四品置官屬並同備身府大唐左右監門府置大將軍中郎將等官龍朔二年改府爲衞大將軍各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中郎將各四人分掌諸門以時巡檢（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

左右千牛衞

千牛刀名後漢有千牛備身掌執御刀因以名職（謝綽宋拾遺有千牛刀即人君防身刀也齊問書楊玉夫取千牛刀殺蒼梧王是也其義蓋取莊子云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十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因以爲備身刀名）北齊千牛備身屬左右將軍隋有左右領左右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侍衞

左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刀箭備身十六人掌宿衞侍從（左右置長史司馬錄事參軍及倉兵二曹參軍事鎧曹行參軍）煬帝改左右領左右府為左右備身府置備身郎將等官大唐貞觀中復為左右領左右府顯慶五年始置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改左右千牛府為左右奉宸衞後改為左右千牛衞神龍二年各置大將軍一人（初以安國相王為千牛衞大將軍是時王以常登帝位）所掌與隋同總判衞事將軍各一人以副之中郎將各一人通判衞事（領官屬即隋左右領左右府長史以下大唐改之）左右千牛備身各十二人（龍朔中改為左右奉裕咸亨初復舊垂拱二年又改為奉裕神龍元年復舊）掌執御刀宿衞侍從（皆以高蔭子弟年少姿容美麗者補之花鈿繡服衣綠執象為貫冑起家之良選）備身左右十二人（執御刀弓箭宿衞侍者）備身各一百人（掌宿衞侍從）

左右羽林衞

漢武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言其為國羽翼如林之盛（顏師古曰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云象天文羽林星主車騎也）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謂之羽林中郎將領郎百人謂之羽林郎選隴西漢陽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良家子便弓馬者以為之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巖除之下（後漢志曰言從遊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或說為巖郎取其巖屬素整也）又置羽林左右監（後漢志曰羽林左監一人主羽林左騎羽林右監一人主羽林右騎皆六百石）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之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五兵謂弓矢殳矛戈）光武中興以所征伐士勞苦者為之其後復簡五營高手別為左右監羽林父死子繼與虎賁同所居之署謂之寺（延熹六年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俸）二漢並屬光祿勳（後漢竇固郭彪並為羽林）魏羽林左右監與漢同（夏侯元為右桓範為左）晉罷羽林中郎將又省一監置一監而已哀帝省宋武帝永初初復置江右領營兵江左無復營兵羽林監及虎賁中郎將並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其在陛列則鶡尾冠（鶡鳥每鬬死不止）絳紗縠單衣江左不復著鶡冠齊因之後魏有羽林監北齊置監十五人後周有左右羽林率屬大司馬隋煬帝改左右領軍為左右屯衞所領兵為羽林大唐貞觀十二年於元武門置

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又於飛騎中簡才力驍捷善射者號爲百騎歷從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韉龍朔二年改左右屯營爲左右羽林軍武太后臨朝永昌元年改百騎爲千騎天授中改軍爲衛中宗景龍元年改千騎爲萬騎大將軍一人（大足元年左右羽林衛各增置將軍一人）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領官屬並大唐置）

左右龍武軍 左右神武等軍附

大唐之初有禁兵號爲百騎屬羽林永昌元年改羽林百騎爲千騎景龍元年改千騎爲萬騎仍分爲左右營開元二十六年析羽林軍爲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官屬並大唐置至德中分置左右神武軍各置官屬如羽林之制）

通典卷二十八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十一

武官下

大將軍（幷官屬）

大將軍戰國時官也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虜其大將軍屈匄是矣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初拜信蕭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兒戲耳乃擇良日齋戒設壇以禮拜之又竇嬰爲大將軍每朝大議列侯莫敢抗禮）武帝又置初武帝以衞青數征伐有功以爲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衞青字仲卿爲車騎擊匈奴大立功引兵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因軍中拜青爲大將軍位在公上卿以下皆拜惟汲黯獨揖後又加青大司馬位冠於大將軍上共爲一官）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二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後漢光武時吳漢以大將軍爲大司馬（後漢大將軍自爲一官其大司馬不加於其上）和帝時以竇憲爲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振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憲初爲此官威振天下尚書以下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令韓稜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乃止後梁冀爲之官屬倍於三公府）自安帝政理衰缺始以嫡舅耿寶爲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爲大將軍如三公（梁冀列傳云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謁者將引增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八人風俗通曰桓帝初京師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豪强及大姓按竇武字游平爲大將軍印綬所加威得其人）漢末猶在三公上（魏武爲大將軍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下魏武乃固以大將軍讓紹）魏黃初中又有上大將軍以曹眞爲之（吳亦以陸遜爲上大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自大將軍爲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自漢東京大將軍不常置爲之者皆擅朝權至晉景帝爲大將軍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

尉後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太康元年瑯琊王伷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伷薨復如舊冠綬佩服與大司馬同宋唯彭城王義康爲之章綬冠佩亦與晉同齊以爲贈梁有之陳以爲贈後魏北齊爲二大與大司馬同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大將軍隋並以爲武散官不理事上大將軍從二品大將軍正三品大唐貞觀二年九月敕六軍先已各置統軍一人今十六衛宜各置上將軍一人秩從二品其左右衛及左金吾衛上將軍俸料隨軍人馬等並同六軍統軍其諸衛上將軍次於統軍支給自今已後內外文武闕官於文武班中材望相當者參敘仍符以後各依故事於本衛量置衛兵仍舉故事置武班朝參其廊下食亦宜加給稍 令優重漢不見官屬後漢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有長史一人司馬一人竇憲爲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屬官從事中郎二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又賜官騎四十人及鼓吹應劭曰鼓吹二十人非常員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旅一人曲下有伅伅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魏以司馬景王爲大將軍置掾十人則無屬官其驃騎車騎府有長史司馬晉驃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領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開府者皆爲位從公品秩俸賜亦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主簿記室督各一人官屬並與公同宋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齊有大將軍爲贈官無僚屬諸驃騎車騎衛鎮軍中軍撫軍四征四鎮等將軍凡加大字位從公長史司馬諸官屬亦同公梁因之諸將軍優者亦然陳爲贈官無僚屬後魏大將軍僚屬如三公北齊亦然後周大將軍有長史司馬中郎掾屬諸曹參軍典籤等員隋以後無

車騎將軍

漢文帝元年始用薄昭為車騎將軍灌嬰周亞夫金日磾並為之後漢章帝即位西羌反以舅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還復罷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為車騎將軍征匈奴始賜金紫次司空竇憲為車騎將軍辟崔駰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其僚佐故事如太尉後梁冀為之官屬倍於餘府安帝即位西羌寇亂以舅鄧騭為車騎將軍征之數年復罷又皇甫嵩等並為之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靈帝數以車騎拜嬖臣及贈亡人應劭曰美號加於頑兇印綬汙於腐屍虧國家之舊儀損武之重昔年有覩被髮之祥知其為戎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魏車騎為都督儀與四征同若不為都督雖持節屬四征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則位次三司晉宋車騎衛不復為四征所督晉羊祜為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後魏制與驃騎同位次升降並同隋車騎屬驃騎府大唐省之說在前篇

衛將軍

漢文帝始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凡驃騎車騎衛三將軍皆金印紫綬武冠綘朝服佩水蒼玉晉以陸曄為衛將軍兼儀同三司加千兵百騎東晉以後尤為要重後魏初加大則次儀同三司孝文太和中制加大則位在太子太師上歷代多有大唐無之

前後左右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李廣為前將軍趙充國為後將軍辛慶忌王商為左將軍馮奉世為右將軍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來復置晉武初又置前軍左軍右軍太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為四軍齊亦號左右前後四軍陳並有之北齊左右將軍領千牛備身大唐無

四征將軍

四征將軍皆漢魏以來置加大者始曰方面征東將軍（漢獻帝初平三年以馬騰為之或云以張遼為之）征西將軍（漢光武建武中以馮異為大將軍）征南將軍（漢光武建武二年置以馮異為之亦以岑彭為大將軍）征北將軍（魏明帝太和中置劉靖為之許允亦為之）各一人魏黃初中位次三公後魏加大則次衛將軍大唐無

四鎮將軍

鎮東將軍（後漢末魏武帝為之）鎮南將軍（後漢末劉表為之魏張魯晉當陽侯杜元凱並為之）鎮西將軍（後漢劉表為之魏鍾會鄧艾並為之）鎮北將軍（魏明帝太和中置劉靖許允並為之）各一人宋時四鎮與中軍為雜號後魏加大次尚書令大唐無

四安將軍

安東將軍（後漢陶謙曹休並為之）安南將軍（光武元年以岑彭為之晉范陽王虓亦為之）安西將軍（後漢末段煨魏鍾會晉郗鑒亦為之）安北將軍（晉以郗鑒為之）各一人後魏亦有大唐無

四平將軍

平東將軍（晉當陽侯杜元凱王濬等為之）平南將軍（晉盧欽羊祜胡奮等為之）平西將軍（晉以稽紹為之）平北將軍（漢獻以張燕晉以阮坦亦為之）各一人並漢魏間置後魏亦有大唐無

雜號將軍歷代雜號將軍凡有數百不可俱載今錄其著者

上（漢以呂祿為上將軍）騎（漢武帝以公孫敖及公孫賀並為騎將軍）樓船（漢元封三年以荀彘為之）橫海（漢元鼎六年以韓說為之擊東越有功）材官（漢李息為之掌理宮室）貳師（漢李廣利為之征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輕車（漢武帝以公孫賀為之）伏波（漢武帝征南越始置此號以路博德為之後漢馬援亦為之伏波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浪之伏息）中軍（漢武帝以公孫敖為之）強弩（漢武帝以李沮為之）戈船（環氏要略云建戈於船上浮渡沮水以討北狄）奮威（漢武帝以田千秋為之）度遼（漢武帝初以范明友為度遼將軍後漢明帝永平八年又置屯五原銀印青綬种暠字伯景為度遼

將軍……惜單于每入朝賀每見墳輒哭泣祭祀又李……為度遼將軍擊振遠域 積射 ……五年立射營弩營置積射強弩將軍

主之 建威 漢元帝以韓安國王晏並為之光武以耿弇為之 九武 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武為號號曰九武將軍 征虜 後漢建武中始以祭遵為之後張飛亦為之 武牙 後漢光武以蓋延為之 橫野

後漢光武以王常為橫野大將軍位與諸將絕席 捕虜 後漢永平中馬武為之 鷹揚 後漢建安中魏武以曹洪為之 討逆 後漢末以孫策為之 破虜 後漢末以孫堅為之 討虜 後漢末以孫權為之

安漢 蜀糜竺為之班在軍師將軍之右 武威 魏武帝以于禁為之 撫軍 魏武帝置以司馬宣王為之 凌江 後漢置以羅獻為之 盪朔 魏以王渾為之 橫江 吳晉龐為之又曰晉橫江昔仗萬人屯據陸口界 龍驤 晉武帝置以王濬為之 殿中 宋初置之 黑矟 後魏于粟磾好持黑矟以自衛劉裕遙見題書與之曰黑矟公麾下明帝因授黑矟將軍 牙門將 冠服與將軍同魏文帝黃初中置明帝以胡烈為之又王隱晉書云陸機少襲父為牙門將吳人重武官故也晉惠帝特置四部牙門以汝南王祐為之蜀以趙雲為之

監軍 軍師祭酒 理曹掾屬附

周代齊景公使穰苴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賈不時至苴斬之是其始也漢武帝置監軍使者光武以來歛監諸將後漢末劉焉以監軍使者領益州牧 劉璋亦為監軍使者 魏晉皆有之 魏時司馬文王征壽春石苞為監軍鍾會伐蜀衛瓘為監軍晉孟康持節監石苞諸軍事 初隗囂軍中嘗置軍師 隗囂聘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又袁紹請盧損為軍師 至魏武帝又置師官四人 魏荀攸為軍師軍國選舉及刑獄法制皆使決焉又梁義為左軍師吳朱然為右軍師蜀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晉避景帝諱改為軍司凡諸軍皆置之以為常員所以節量諸宜亦監軍之職也而太尉軍司尤重故山公啟事曰太尉軍司缺當選上宰監宜得宿有資重者也宋齊以來此官頗廢至梁大通四年元法僧北討復以羊偘為大軍司後代多不置至隋末或以御史監軍事大唐亦然時有其職非常官也開元二十年後並以中官為之謂之監軍使 軍師祭酒 後漢建安三年曹公遷許初置此官 理曹掾屬 後漢建安十九年魏武令曰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吾甚懼之遂置此選明達法理者為之

三署郎官敘

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皆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凡四等皆秦官無員多至千人（靈帝時三署郎吏二千餘人）皆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故卿校尉牧守待價於此公車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屬試博士者亦充茲位其下第白衣試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謂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舊儀曰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唯議郎不在直中（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若見五官左右將執板不拜於三公諸卿無敬）郎官故事令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時號曰山郎（謂以貲財爲郎也山者財用之所出故取名）或至歲不得休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傚楊惲（字子幼）爲中郎將罷山郎其疾病休沐皆以法令有過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多至郡守九卿三署化之莫不自勵宮殿之內翕然同聲其後遂以爲常（後漢和帝永元元年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爲眞）凡三署郎官二漢並屬光祿勳光祿選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後漢范滂字孟博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淸詔使以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淸天下之志及到州境守令有贓汙者望風解印綬而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又上廉吏六人爲長理劇隨缺多少萬戶以上爲劇縣其缺少者不選公府亦然故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夫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人受其殃（後漢桓靈間三署見郎七百餘人而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太尉楊秉上疏諫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云云按自近代皆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爲尚書郎故事且夫天文有武賁郎位零星皆在太微帝座之後爲列衛之象則應劭楊秉所言三署郎是也而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徵其失也蓋自梁陶藻職官要錄以漢三署郎故事通爲尚書郎循名失實疑誤後代）舊有郎中將右騎光武中興悉省（漢袁盎卜式張騫並爲中郎韓信主父偃並爲郎中後漢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藥崧崧走入牀下上將杖撞崧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上乃捨之又班固二代位不過郎又陳蕃諫靈帝曰昔明帝公主爲子求郎賜錢十萬今陛下除拜郎吏無有休已以一郎比一把菜耳）晉議郎遷爲太守（山公啓事曰議郎許允宜參廣漢太守選）亦有郎中等官其後雖有中郎將等官而無三署郎矣

五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漢因之並領三署郎從後漢之制郡國舉孝廉以補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後漢黃琬字子琰為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每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高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見遺京師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蕃琬同心顯用志士故蕃琬皆為權富郎所中傷也）其次分屬左右署左右郎將各領左右署郎二署皆有中郎侍郎郎中三郎並屬光祿勳（漢衛綰文帝時以戲車為中郎將戲車謂能左右超乘也景帝幸上林詔綰參乘重其淳謹又蘇武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又司馬相如拜中郎將建節往使邛笮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為寵又後漢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並討黃巾有大功又建安十六年魏公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以副丞相位在魏國諸侯王上）魏無三署郎猶置左右中郎將晉武帝省左右中郎將官宋孝武大明中復置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齊左右中郎將屬西省梁代並分司丹禁今中郎將四十四員郎將六十四員各附諸軍諸衛篇大唐亦置諸衛中郎將永徽三年八月避太子名改中郎將為旅賁郎將又改為翊軍郎將尋復舊

虎賁中郎將

周官有虎賁氏掌領虎士八百人軍旅會同君宿於外則守王閑（閑梐枑行馬也梐音陛枑音護）漢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比郎中蓋以微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舊日）（虎奔言如虎之奔）置中郎將領之故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冠插兩鶡尾（鶡鷙鳥之中果勁者每有攫撥應爪摧碎尾上黨所貢也後漢崔駰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攫音钁）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凡有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皆父死子繼若死王事亦如之前賢亦多為者（後漢馬援孔融並為虎賁中郎將遷尚書魏桓階字伯緒為虎賁中郎將遷尚書典選）大唐無

四中郎將東西南北

東中郎將（後漢靈帝以董卓為之）南中郎將（後漢獻帝以臨淄侯曹植為之）西中郎將（晉以謝曼桓沖為之）北中郎將（後漢以盧植為之建安中以鄢陵侯曹彰為之）並後漢

置江左彌重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銀印青綬服同將軍後魏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南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劉從之後復止大唐至德後節度都團練使殆其遺職

雜中郎將

使匈奴中郎將後漢主護南單于以張奐為之後魏天興四年罷　平越中郎將晉武帝置理廣州主護南越　司金中郎將趙王倫為之　武衛中郎將魏始以許褚為之大唐無

折衝府 果毅別將等附

隋初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各領軍坊鄉團以統戎卒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車騎二將軍大業三年改驃騎府為鷹揚府改驃騎將軍為鷹揚郎將改車騎將軍為鷹揚副郎將五年又以鷹揚副郎將為鷹擊郎將　九年別置折衝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大唐武德初猶有驃騎府及驃騎車騎將軍之制武德七年乃改驃騎為統軍車騎為別將貞觀十年復採隋折衝果毅郎將之名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魏有折衝將軍後周有戚議別將官其名因此也　其府多因其地各自為名無鷹揚之號凡五百七十四府分置於諸州而名隸諸衛及東宮率府各領兵滿一千二百人為上府兩京城內雖不滿此數亦同上府　千人為中府兩畿及岐同華陜等五州所管府雖不滿此數亦同中府　八百人為下府每府置折衝都尉一人掌領校尉以下宿衛及衛士以上總判府事　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掌通判春秋傳曰戎昭果毅又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煬帝始置後改將為之　別將一人不判府事若無兵曹以上即知府事初別將既改為果毅而府中有長史員聖歷三年廢長史置別將一員後又兼置長史　長史一人通判載初元年置　兵曹一人判府事付事句稽監印給　校尉六人以下小吏各有差若校　凡[illegible]王[illegible]系為[illegible]守王畿系為畿府[illegible]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

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備六馱馬驢（後改爲六）米糧介胄戎器鍋幕貯之府庫以備武事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於兵部以候徵發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征徭遂漸逃散年月漸久逃死者不補）天寶八年五月停折衝府（以無兵可交之）十一年八月改諸衛士爲武士

三都尉奉車 駙馬 騎 奉朝請附

奉車駙馬騎三都尉並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李陵爲騎都尉至更始時官亂諸曰爛羊胃騎都尉）舊無員或以冠常侍或卿尹校尉左遷爲之奉車掌御乘輿車（漢官曰三人）駙馬掌駙馬（駙馬非正駕車皆爲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騎都尉本監羽林騎（漢官十八人）又竇嬰爲朝請（竇太后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後漢並屬光祿勳奉朝請無員本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晉武帝亦以皇室外戚爲三都尉而奉朝請爲元帝爲晉王以參軍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爲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而已諸尚公主者若劉惔桓溫等皆爲之宋武帝永初以來以朝請選雜其尚主者唯拜駙馬都尉齊奉朝請駙馬都尉及散騎給事中等官並集書省職朝散用衣冠之餘人數猥積武帝永明中奉朝請至六百餘人（齊職儀曰凡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梁三都尉並無員秩其奉車駙馬皆武冠絳朝服銀章青綬梁陳駙馬皆尚公主者爲之（陳武帝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蒧生子昂及昂並卒武帝受禪唯公主追封將葬尚書主客牒詳議欲加蒧駙馬都尉并贈昂官袁樞議曰昔王姬下降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著於詩人之篇漢氏之初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表駙馬爲一號魏晉以來因爲常准蓋明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莫司合卺而酧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按當陽侯杜元凱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陸宣公主晉武踐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杜君無復駙馬之號梁元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以樞議爲衷蒧丑善反昂音節）後魏駙馬都尉亦爲尚公主官雖位高卿尹而此職不去奉車二十人騎都尉六十

人北齊駙馬與後魏同隋開皇三年罷奉朝請煬帝時奉車駙馬並廢大唐駙馬都尉從五品皆尚主者爲之開元三年八月敕駙馬都尉從五品階宜依令式仍借紫金魚袋天寶以前悉以儀容美麗者充選奉車都尉五員掌馭副車不常置若大備陳設則以餘官攝行屬左右衛也

通典卷二十九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職官十二

東宮官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中心也懌說也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也漢班彪上書曰昔成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皆正禮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謹安護之秦漢以下始加詹事中庶子及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漢孝宣帝詔令中郎將許舜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為示狹非所以廣太子也後漢順帝立太子居承光宮以侍御史种暠監護有中常侍奉乘衣車來載太子太子太傅杜喬憂懼不能止開門將出而暠丞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尺一何以得將太子去何知不與內寵姦臣共挾邪謀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乃遣馳詣臺啟白得中奉敕乃聽之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闕廢官司不具吳孫權即位孫登為太子兼置四友等官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都尉陳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於是東宮號為多士晉初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衞率令典兵二傅并攝眾事至咸寧元年始置詹事以領宮事宋孝武置東宮率更令等官其中庶子庶子中舍人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後周加置太子諫議員四人至隋罷詹事分東宮置門下坊典書坊北齊已有典書坊以分統諸局比門下內史二省門下坊有左庶子二人內舍人四人錄事二人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帥等六局典書坊有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領內坊大唐置詹事府以統眾務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諸局龍朔二年改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咸

（亨初復舊景雲元年又改爲之）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錄事二人左諭德一人左贊善大夫五人崇文館校書郎八人亦統六局（六局之中唯改齋師爲典設餘局名與隋同其六局長官唯司經置洗馬宮門置大夫餘各置監以局名冠之所職如其名龍朔中改宮門大夫及諸監並爲郎遂爲永制也）右春坊置右庶子二人中舍人二人舍人四人錄事二人右諭德一人右贊善大夫五人通事舍人八人兼領內坊（內坊置典內二人掌閤內諸事諸坊局小吏各有差）因隋制也

太子六傅 三太 三少

太子師保二傅殷周已有（二傅爲太傅少傅詩小弁篇太子之傅作爲以刺幽王弁音步干反）逮乎列國秦亦有之（孝公時商鞅設法黥太子師傅是也）漢高帝以叔孫通爲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後亦有少傅（初叔孫通爲太子太傅高帝欲立趙王廢太子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終使滅祀今太子仁孝陛下必廢嫡立庶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上曰公罷吾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乎又高帝東征留太子監關中兵謂張良曰子房雖病强臥而傅太子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後太子幾廢良立策召四皓以免又竇嬰爲太傅景帝欲廢太子嬰數爭不得因謝病屏居田南山下又疏廣字仲翁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後皆請免歸鄉里公卿祖餞東都門外百姓觀者歎曰賢哉二大夫初太子外祖許伯以太子少請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今官屬已備若親暱外家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之又夏侯勝字長公爲太傅卒官太后以嘗受尙書於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又萬石君石奮韋元成丙吉並爲太傅又匡衡王丹並爲少傅）後漢太傅禮如師不領官屬而少傅主太子官屬（光武大會百官曰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宜用天下賢才上曰欲置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傅桓榮爲少傅又明帝以鄧禹先帝名臣拜太子太傅）漢魏故事太子於二傅執弟子禮皆爲書不曰令少傅稱臣而太傅不臣（吳薛綜綜子瑩瑩子兼三代並爲太子少傅）晉太始三年武帝始建置東宮各置一人尙未置詹事官事無大小皆由二傅少傅立卑太傅書眞以爲儲訓並有功曹主簿五官秩與後漢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從答之如弟子事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武帝後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任愷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蓋一時之制也

咸康元年以給事黃門侍郎[illegible]
傅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置吏屬復如舊二傅皆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晉令曰太子太保銀印青綬）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皆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代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二傅給菜田六頃田騶五十人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給赤耳安車一乘）及愍懷建宮乃置六傅三太三少（晉書曰東宮舊制月請錢三十萬以備衆用愍懷太子恒探取三月以供嬖寵）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爲太帥通省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職官要錄曰晉太子六傅各有丞一人）自元康之後諸傅或三或四或六渡江之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晉王導爲太傅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皇太子普天之痛羣下宜同三朝之制元帝從之又齊王攸領太傅作太傅箴獻於太子傅元亦有少傅箴又任愷山濤張華並爲少傅又云衛瓘領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山公啓事曰太子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羊祜秉德尚義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覩儀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又可朝會與聞國議）宋有太傅少傅各兼丞一人其保傅並銀章青綬齊與宋同武帝時以王儉爲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梁太傅位視尚書令少傅視左僕射（職官要錄曰三少舊視左僕射冠服同三太也）陳因之自宋以下唯有傅而無師保後魏有太師太傅太保謂之東宮三師少師少傅少保謂之東宮三少（孝明在東宮宣武皇帝欲以崔光爲太子師傅光固辭帝令太子南面再拜宮臣皆從太子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乃授光太子少傅）北齊皆有之出則三師在前三少在後後周不置隋與北齊同大唐六傅不必備唯其人太子出則乘輅備儀以爲後從貞觀中太宗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先天元年十二月詔東宮三師三少宜開府置令丞各一人隷詹事府尋罷）

太子賓客

漢高帝時有四人年老以上慢侮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謂之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高帝不能致及將廢太子

太子迎四人至侍從太子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高帝既見曰煩公幸卒護太子太子由是不廢至武帝又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晉元康元年愍懷太子始之東宮惠帝詔曰遹幼蒙今出止東宮雖賴師傅羣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能相長益者太保衛瓘息庭司空隴西王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華廙息恆各道義之門有不肅之訓其令五人更往來與太子習數備賓友也其時雖非官而謂之東宮賓客皆選文義之士以侍儲皇其後無聞大唐顯慶元年正月以太子太傅兼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左僕射兼太子少師于志寧並爲皇太子賓客遂爲官員定置四人掌調護侍從規諫凡太子有賓客之事則爲上齒蓋取象於四皓爲資位閑重其流不雜 天寶中賀知章自太子賓客度爲道士還鄉捨宅爲觀元宗賦詩贈別時議榮之

太子詹事 丞 主簿 司直

詹事秦官 應劭曰詹省也給也 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 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漢官曰詹事位在長秋上亦宦者主中諸官後漢志曰初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職并大長秋是後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奉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此皆皇后詹事也 漢時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皆屬二傅其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中盾衛率等官並屬詹事 竇嬰字王孫景帝時爲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酒酣上曰千秋萬歲後傳梁王太后歡嬰引酒卮進上曰天下者高帝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是憎嬰 後漢省詹事而太子官悉屬少傅魏復置詹事領東宮衆務晉不置至咸寧元年復置以掌宮事 事具六傅篇 及永康中復不置自太安以來又置終孝懷之代其職擬尚書令掌三令四率中庶子庶子洗馬舍人等官銀印青綬介幘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晉卞壼爲詹事時稱卞壼裁斷切直忠於事上 宋與晉同齊置府領官屬 齊沈文季爲太子詹事 梁陳任總宮朝後魏有太子左右詹事北齊東宮衆事無大小皆統之領三寺二坊及左右衛後周置太子宮正宮尹隋開皇初置詹事二年罷之大唐復置詹事府詹事一人掌內外衆務糾彈非違總判府事置少

詹事一人以貳之龍朔二年改詹事爲端尹（詹事府爲端尹府）少詹事爲少尹咸亨初復舊垂拱元年又改詹事爲宮尹

少詹事爲少尹神龍初復舊　丞秦官漢因之後漢省魏晉隋詹事省置至晉永康中詹事特置丞一人掌文書

關通六傳過江多用員外郎遷尚書郎宋齊因之梁陳制一梁冠皂朝服銅印墨綬後魏北齊並有之（後魏楊昱字元略爲詹事丞孝明爲太子尚在懷抱其所出入唯乳母而已不令官寮聞知昱諫曰太子動止宜令翼從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乃詔曰自此以後非朕手敕勿令兒出宮宮臣在直從至萬歲門）隋初置一人大唐置二人掌文武官簿帳朝集假使（分判府事）　主簿一人晉始置自後歷代皆有大唐因之掌府事句稽監印紙筆　司直二人大唐龍朔三年置桂坊比御史臺置令一人比大夫司直二人比侍御史掌彈劾宮府寮其後廢桂坊以司直隸詹事府

太子庶子（中允　司議郎　中舍人　舍人　通事舍人　諭德　贊善　崇文館學士　洗馬　文學　校書　正字　典膳　藥藏　內直　典設　宮門等郎）

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周官謂之諸子）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秦因之置中庶子庶子員（宋志云後漢置中庶子按齊人鄒陽上疏云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則庶子之爲秦官明矣）漢因之有庶子員五人史丹王商歐陽地餘並爲中庶子（王莽改曰中尚翼子）後漢員五人職如侍中而庶子無員職如三署中郎凡庶子主宮中幷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魏因之在吳爲親近之官（吳張溫言於孫權曰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儁選由是以顧譚爲之）晉中庶子庶子各四員職比散騎常侍及中書監令皆以俊茂者爲之或以郡守參選（山公啓事曰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劉儼城陽太守石崇參選晉書曰鄭默爲中庶子朝廷以爲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又溫嶠爲中庶子獻侍臣箴甚見補益又王珣啓以桓謙爲中庶子曰東宮之選中庶子總管門下尤不可不得其人）若釋奠中庶子扶左庶子扶右宋與晉同武冠平巾幘絳朝服元嘉初詔二率中庶子隨太子入直上宮十四年又詔還直東宮至齊其庶子用人卑雜梁天監七年詔革選其年以太子中舍人司徒從事中郎爲之凡中庶

子四人以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行則負璽前後部護駕與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與功高通事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冠服並同前代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中庶子庶子官北齊門下坊中庶子四人領之典書坊庶子四人領之隋分為左右庶子各二人分統門下典書二坊事劉行本為左庶子卒後而太子勇廢文帝曰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大唐亦各二人分掌左右春坊事龍朔二年改左右庶子為左右中護咸亨初復舊左擬侍中而右擬中書令貞觀中詔曰皇太子與百官書疏未有制式近代以來例皆名目無以別貴賤今凡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宜稱令右庶子以下署名宣奉行書其餘與諸親及師傅等書不在此限于志寧為太子右庶子撰諫苑二十卷以進於太子太子名承乾　中允司議郎司經洗馬文學校書正字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門等局郎丞崇文館並屬右春坊中舍人舍人通事舍人並屬左春坊其諭德贊善亦左右分隸焉

中允後漢太子官屬有之職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漢制太子五日一朝其非朝日即使僕及中允朝朝請問起居其後無聞宋齊有中舍人是其職也大唐貞觀初改太子中舍人為中允置二員其後復置中舍人龍朔二年又改中允為左贊善大夫咸亨元年復為中允而左贊善仍置焉中允掌侍從禮儀駁正啟奏并監藥及通判坊局事若庶子之闕則監封題職擬黃門侍郎永徽三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為內允太子遜位而官復舊

司議郎大唐貞觀五年皇太子上表請置史職用司箴誡乃於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精選名士以居之龍朔中分為左右以左司議郎替司議郎以右司議郎替舍人咸亨初復舊掌侍從規諫駁正啟奏并錄東宮記注分判坊事職擬給事中

中舍人晉咸寧初置中舍人四人以舍人才學之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晉陸雲為中舍人凡奏事文書皆綜典之監和嘗藥月檢奏直臣名更直五日典文疏如中書郎宋亦四人齊有一人梁時功高者一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令陳因之後魏北齊並有之隋曰內舍人四員屬門下坊煬帝減二人大唐中舍人

二員掌侍從令書奏疏通判判事擬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爲內舍人太子遜位而官復舊或謂之太子中書舍人（孝和實錄曰王友眞太子中書舍人）　舍人秦官也漢因之比郎中選良家子孫（晁錯鄧當時並爲太子舍人）後漢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凡帝初即位未有太子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屬少府魏因之晉有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侍郎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妃出則次直從（晉王衍以名門起爲太子舍人又樂廣潘岳顧榮夏侯湛並爲之元帝大興元年以太子舅虞允爲舍人太子奏曰舅甥當崇敬不欲降舅氏之親爲侍臣詔乃轉允爲常侍山公啓事曰太子舍人夏侯湛有盛才而不長理人有益臺閣）宋有四人齊有一人梁有十六人掌文記（梁劉杳字士深爲舍人及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仕者敕特留杳爲）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之北齊典書坊置二十人隋典書坊有八人煬帝改爲管記舍人減四員大唐復爲太子舍人四人掌侍從表啟宣行令旨分判坊事龍朔二年改爲右司議郎咸亨元年復舊　通事舍人齊中庶子屬官有通事守舍人庶子下又有內典書通事舍人二人掌宣傳令旨內外啟奏梁亦有之視南臺御史多以餘官兼職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通事舍人八人至隋亦有之煬帝改爲宣令舍人八員大唐復爲通事舍人亦有八員掌引導辭見承旨勞問　左右諭德龍朔三年初置太子左右諭德各一員掌侍從贊諭職比常侍　左右贊善大夫龍朔二年初置左贊善大夫替中允置右贊善大夫替中舍人咸亨元年中允舍人復舊而贊善大夫別自爲官左右各五人皆掌侍從翊養比諫議大夫　崇文館學士魏文帝始置崇文觀以王肅爲祭酒其後無聞貞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員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王屬左春坊龍朔二年改司經局爲桂坊管崇賢館而罷隸左春坊兼置文學四員司直二員司直正七品上職爲東宮之憲司府門北向以象御史臺也其後省桂坊而崇賢又屬左春坊後沛王賢爲皇太子避其名改爲崇文館其學士例與弘文館同　洗馬秦官漢亦曰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國語曰句踐親爲夫差先馬先或作洗又漢書汲黯及姊子司馬安並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後漢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

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也（漢選郎中補）安帝時太子謁廟洗馬高山冠非乘從時著小冠魏因之晉有八人職如謁者進祕書郎進賢一梁冠黑介幘絳朝服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餘與後漢同（晉江統爲洗馬太子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統以五事諫之又陸機郄詵傅咸並爲洗馬又衛玠爲洗馬）宋與晉同齊置一人梁有典經局又置八人掌文翰尤爲清選皆取甲族有才名者爲之位視通直郎（梁庾於陵拜洗馬舍人如舊東宮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名者時於陵周捨並擢充斯職武帝曰官以人而清豈限於甲族時論美之）陳因之北齊典經坊洗馬二人隋曰司經局置洗馬四人煬帝減二人大唐司經局洗馬二人龍朔二年改洗馬爲司經大夫三年改司經局爲桂坊（一云析司經局置桂坊）司經大夫通判坊事罷隸左春坊咸亨初復舊掌侍奉及經史圖籍判局事

文學漢時郡及王國並有文學而東宮無聞魏武置太子文學（魏武爲丞相以司馬宣王爲文學掾甚爲世子所親信）自後並無至後周建德三年太子文學十人後省龍朔三年置太子文學四員屬桂坊桂坊廢而屬司經開元中定制爲三員掌侍奉分掌四部書判書功事　校書宋孝建中洗馬有校書吏四人自後無聞北齊有太子校書隋太子校書有六人大唐四人掌讎校經籍（無郎字初弘文崇文二館置讎校開元六年省讎校置校書弘文四員崇文二員）正字隋太子正字二員煬帝改爲正書大唐復爲正字亦置二人掌刊正文字　典膳郎漢魏以來並有太子食官局至北齊門下坊始別置典膳局有監丞各二人隋如北齊之制大唐典膳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進膳嘗食之事丞貳之（乾封元年皇太子久在內不出典膳丞邢文偉請減膳上啓曰竊見禮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撤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則死之宰之義不得不撤膳不撤則死之近代以來未甚談議不接謁見常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齊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遂申減膳其年右史闕宰臣進擬數人高宗曰邢文偉嫌我兒不讀書不肯與內人此人甚直可用遂拜焉）藥藏郎北齊門下坊領藥藏局有監丞各二人侍藥四人隋如北齊之制大唐藥藏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和劑醫藥之事丞貳之　內直郎齊有太子內直兵局內直兵史二人梁有直內主璽主衣扶侍等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

北齊門下坊領殿內局有內直監二人副監四人隋如北齊制大唐內直局有郎二人丞二人掌符璽繖扇几案衣服之事丞貳之　典設郎南齊有居局齋庫丞一人梁齋內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齋師局有太子齋師內閣師各二人隋如北齊制大唐典設局有郎四人掌凡大祭祀湯沐灑掃鋪陳之事　宮門郎秦有太子門大夫漢因之員二人（漢官儀曰門大夫選四府掾屬）職比郎將（漢官儀曰安帝時太子謁廟門大夫乘從冠兩梁冠）魏因之晉太子門大夫准公車令掌通牋表及宮門禁防宋因之梁代視謁者僕射陳因之北齊謂之門大夫坊并統令官隋煬帝改門大夫為宮門監大唐初為宮門大夫今門宮局有監郎二人丞二人郎掌東宮殿門管鑰及啟閉之事丞貳之

太子家令丞　主簿　食官署　典倉署　司藏署

家令秦官屬詹事（服虔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漢因之有丞（鼂錯為太子家令以奇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為智囊疏受亦為太子家令）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漢代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後漢則屬少傅主倉穀飲食魏因之晉又兼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廷尉司農少府其家令率更令及僕為太子三卿太康八年進品與中庶子二率同自漢至晉家令在率更下宋則居上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主內茵褥牀几諸供中之物及官奴婢月用錢庫內鹽米豆牛刑獄齊因之自宋齊以來清流者不為之（沈約為齊文惠太子家令）至梁天監六年武帝以三卿陵替乃詔革選家令視常侍黃門陳因之後魏亦曰三卿北齊家令有功曹主簿領食官典倉司藏等三署及領內坊令丞隋掌刑法食膳倉庫奴婢等煬帝改為司府令大唐復為家令寺置家令一人雖不主刑法餘與隋同龍朔二年改家令寺為宮府寺家令為宮府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二人主簿一人領食官署典倉署司藏署署令各一人丞各二人　丞漢家令有丞後無聞宋書云家令丞一人晉置宋齊以後並有之後周無隋家令丞二人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宮府丞咸亨元年

復舊掌判寺事　主簿晉家令有主簿宋齊因之自後無北齊家令有主簿員隋亦然大唐因之掌印并及句舉

食官署令丞漢詹事屬官有食官令長丞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飲食晉太子食官令職如太官令宋則屬中庶子齊則屬詹事掌廚膳之事梁食官局屬庶子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有食官令丞又別領器局酒局二丞隋家令寺統食官令丞令一人丞二人大唐因之掌飲膳之事　典倉署令後漢太子倉令屬少傅主倉穀魏以下無聞後魏有之北齊家令寺領典倉署令丞典倉署又別領園丞隋家令寺統典倉令丞令一人丞二人大唐因之掌穀藏出納及醯醢庶羞之事　司藏署令晉家令有主物吏四人梁有錫賜庫局丞庶子又有東宮衛庫丞北齊家令寺領司藏署令丞司藏又別領伎庫典作二局丞隋家令統司藏署令一人丞二人大唐因之掌藏庫財貨營繕之事

太子率更令丞　主簿

率更令秦官顏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漢因之有丞主簿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而屬詹事後漢因之後屬少傅魏因之晉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而屬詹事宋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梁陳後魏並有之北齊領中盾署掌周衛禁防漏刻鐘鼓亦屬詹事隋掌伎樂漏刻有令丞錄事各一人大唐因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龍朔二年改率更寺爲司更寺改令爲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　丞後漢率更置丞一人歷代悉有唯後周無大唐因隋掌究禮樂刑罰之事　主簿晉置一人宋無齊有之自後無聞北齊隋又有之大唐因之掌印及句舉

太子僕丞　主簿　廄牧署

僕秦官漢因之又有長丞主車馬（又有太子廄長一人亦主車馬）後漢因之而屬少傅職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其非太子朝日則與中允入閤起居魏因之晉主輿馬兼主親族如太僕宗正從駕乘安車次家令而屬詹事宋齊並有之梁視黃門郎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詹事領僕寺置令丞功曹主簿領廄牧署令隋僕寺置僕一人掌皇族親疏車輿騎乘領廄牧署令大唐因之加掌儀仗喪葬而不掌親族龍朔二年改僕寺爲馭僕寺改僕爲大夫咸亨初復舊

丞主簿各一人統廄牧署　丞梁有之陳因之後魏北齊隋並有之大唐因之　主簿晉宋無齊有之梁陳後魏無北齊隋皆有之大唐因之　廄牧署令丞漢有太子廄長丞屬詹事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車馬魏晉因之齊東宮屬有內廄局外廄局皆有丞梁陳因之後魏有之北齊則曰廄牧署令丞車輿局丞隋僕寺統廄牧署令丞大唐因之掌車馬閑廄牧畜之事

左右衛率府副率以下官屬

衛率府秦官漢因之屬詹事後漢主門衛徼循衛士而屬少傅魏因之晉武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太始五年分爲左右衛率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衛率（晉志曰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黃麾左右二率從使導輿車後衛率從在鳥皮外並帶戟執刀其服並沕左右衛將軍山公啓事曰太子左率缺侍衛貳重宜得其才撫疾忠者城陽太守石崇忠篤有文武河東太守焦勝清貞著信義皆其選也劉卞爲愍懷太子左率知賈后必害太子乃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使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兩黃門力耳華曰廢立大事恆懼禍甚又非所能賈后微聞遷卞爲雍州刺史卞恐終露乃服藥卒）成都王穎爲太弟又置中衛率是爲五率及江左省前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宋齊止署左右二率（齊沈約爲太子右率又徐孝嗣自吏部尚書轉領太子右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沈文季亦嘗爲此官）梁二率視御史中丞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左率領七營右率領四營陳有二率後魏曰左右衛率北齊謂之左右衛率坊後周東宮有司戎司武司衛等員隋曰左右率兼有副率二人（文帝以太

子勇預知時政欲重宮官之資故以大臣領其職蘇孝慈自兵部尚書拜右衛率尚書如故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乃出爲淅州刺史煬帝改左右衛率爲左右侍率兼置副率二人大唐爲左右衛率府龍朔二年改其府爲左右典戎衛咸亨元年復舊置率各一人領兵宿衛督攝隊伍總判府事李靖爲中書令行左衛率轉兵部尚書　副率二人掌貳率事　長史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通判自長史以下胄曹以上率府並同　錄事參軍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句稽監印　倉曹參軍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官員假使儀式糧廩膳羞田園公廨過所醫藥等事　兵曹參軍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府內衛士以上名帳差科及公私馬驢等　胄曹參軍各一人隋置爲鎧曹大唐長安中改爲胄曹參軍神龍初復爲鎧曹太極中復爲胄曹掌軍器儀仗公廨營造罪罰長史以下官局所領職務諸率府並同　親府勳府翊府中郎將各一人總左右衛率共領十一營二率各領殿中將軍十人員外將軍十人北齊左右衛坊率各領騎官備身員外又有內直備身正副都督隋左右衛率下直閤四人直寢八人直齋直後各十人大唐則曰親勳翊三府各置中郎將左右郎將各一人大唐置錄事兵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司禦率府

隋文帝置左右宗衛其官制如左右衛各掌以皇族侍衛煬帝改爲左右武侍率大唐復爲左右宗衛率府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司禦衛後改衛爲率府爲神龍初復爲宗衛景雲二年復爲司禦率府置率各一人所掌與左右衛率同副率以准職亦同他准此　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清道率府

隋有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姦非長史以下如左右衛煬帝改開府爲左右虞候并置副率二人大

唐爲左右虞候率府職擬左右金吾龍朔二年改爲左右淸道衛神龍初又爲虞候率府開元初爲淸道率府各置率一人掌斥候道路先驅後殿伺察姦非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監門率府

隋左右監門率各置一人掌諸門禁煬帝改爲監門郎將大唐復爲左右監門率擬左右監門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崇掖衛咸亨初復舊垂拱中改爲鶴禁衛神龍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門禁凡財物出有籍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參軍及兵曹二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內率府

隋置左右率副率各一人掌領備身以上（所領千牛以下與千牛衛同）禁內侍衛供奉兵仗大唐爲左右內率府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奉裕衛咸亨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侍衛左右供奉兵仗副率長史錄事參軍及兵曹各一人千牛各十六人掌執細刀弓箭宿衛侍從備身各二十八人掌宿衛侍從龍朔二年改太子左右千牛備身爲太子左右奉裕尋復舊

太子旅賁中郎將

旅賁中郎將一人職如武賁中郎將宋初置天子有武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唐諸率府初有中郎郎將官永徽元年以太子名忠改諸率府中郎將爲旅賁郎將其郎將改爲翊軍後或改或省

太孫官屬附

大唐永淳元年三月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將置府寮高宗召吏部郎中王方慶問曰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曰

臣按周禮有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晉惠帝永寧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三子襄陽王尚爲皇太孫太子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南齊永明十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便居東宮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孫旁求載籍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五帝不相沿樂苟不失上下之序不虧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肇建皇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悅使方慶詳求典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及長史曹掾主簿管記司錄以下六曹從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頗以爲疑竟不補授而止

通典卷三十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十三

王侯總敘

法古者多封國之制（魏曹元首六代論晉陸士衡五等論皆言封建之利）是今者賢郡縣之理（貞觀中朝議封建李伯藥盛陳不可馬周繼言之遂止）雖備徵利病而終莫究詳嘗試論之曰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物土疆建萬國成則肇於軒后方有可稱不應創擇萬人首令分宰蓋因其豪而伏衆卽其地而名國或循沿舊政簡朴不傳或墳籍散亡建茲復紀塗山之會亦云萬數夏祚經四百已喪七千殷氏六百年間又損千二百奚爰及周赧八百餘祀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始皇蕩定天下一家歷載千九百并萬而爲一衆暴寡且無虞月大滅小未嘗暫寧迭尋干戈擠人塗炭秦覩其弊不復建侯纔及嗣君天下怨潰漢祖矯枉並建勳親旋則韓彭菹醢續有吳楚逆亂武昭之後制許推恩分人爲差但食租稅王莽階緣后族克成篡奪諸劉微劣勢同編甿光武遠懲大封優全勞舊鄧寇耿賈國止四縣二漢所立列郡不殊中有僞新乃如羿浞雖無塗山萬國享祚侔於夏氏曹魏翦弱藩戚未幾覆亡晉室分兵八王致亂猶速（晉以魏公族微弱神器易遷故委兵諸王未幾迭相攻伐遂亡天下所謂矯枉過當其敗愈速也）劉宋改更舊制國吏不得稱臣（孝武性多猜忌制國吏令於本國君不得稱臣改稱曰下官也）自茲以還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勢莫能遵天生烝民樹君司牧人既庶爲牧之理得人既寡爲牧之理失庶則安所致寡則危所由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儔（唐虞之前記錄簡略人戶損益不可復知夏氏以來載籍漸備西漢有千二百餘萬戶東漢有千餘萬戶隋及大唐皆有九百餘萬戶雖三代致理亦莫比焉魏晉之後凋耗則甚）若以爲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誠宜政在列郡然則主祀或促矣若以爲君而生人不病既寡

誠宜政在列國然則主祀可永矣主祀雖永乃人鮮主祀雖促則人繁建國利一宗列郡利萬姓損益之理較然可知夫立法作程未有不弊者固在度其爲患之長短耳政在列國也其初有維城盤石之固其末有下堂中肩之辱遠則萬國屠滅近則鼎峙戰爭所謂其患也長〔夏殷周三代諸國相滅魏晉鼎峙六十餘年車書方一永嘉之後天下幅裂三百餘載江左乃平〕政在列郡也其初乃四海一家之盛其末有土崩瓦解之虞高光及於國初戡定之勳易集所謂其患也短〔自秦二世元年陳勝首起兵亂至漢高平項羽凡八年而天下定自王莽地皇三年海內兵起至光武建武十二年平公孫述凡十三年而甲兵戢自隋文大業十一年已有羣盜起至國家武德七年凡十年而干戈息〕豈非已然之證歟夫君尊則理安臣強則亂危〔管子曰君尊則國安君卑則國危〕是故李斯相秦堅執罷侯置守其後立議者以秦祚促遂爾歸非向使胡亥不嗣趙高不用閭左不發酷法不施百姓未至離心陳項何由興亂自昔建侯多舊國也周立藩屏唯數十爲餘皆先〔去聲〕封不廢其爵〔楚滅六蓼臧文仲歎曰臯繇庭堅不祀忽諸按臯繇庭堅重於唐虞之際封立國邑不應殷周之時略微一二是沿習也〕諒無擇其利遂建諸國懼其害不立郡縣故曰事皆相因斯之謂矣〔自五帝至於三王相習建國之制當時未先知封建則理郡縣則亂而後又覩秦漢一家天下分置列郡有潰叛陵篡之禍便以爲先王建萬國之時本防其萌務固其業冀其分樂同憂戮利共害之慮乃將後事以酌前旨豈非強爲之說乎〕覽曹陸著論誠謂文高理明不本爲人樹君不稽烝甿損益覩李馬陳諫乃稱冥數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關政理否臧故曰終莫究詳斯之謂矣但立制可久施教得宜君尊臣卑榦強枝弱致人庶富享代長遠爲理之道其在茲乎

歷代王侯封爵〔公主幷官屬附〕

昔黃帝旁行天下分建萬國〔神農氏末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黃帝既爲天子天下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至於唐虞別爲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則虞書所謂輯五瑞脩五玉是其制也〔五瑞即公侯伯子男之瑞珪璧也五玉亦五等諸侯執之玉也〕夏與唐虞同　殷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鄭玄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凡四海之

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

周制封王者後凡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 所因殷之諸侯亦為黜陟之其小者皆益之地為百里是以周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 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周之初列爵唯五公侯伯子男分土唯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並因殷制至周公居攝制禮作樂列爵分土皆五等為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 凡諸侯世子世國 繼世以諸侯象賢 大夫不世爵使人以德爵以功 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避賢 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 列國及縣內之國 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士大夫曰卿 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周天王之女曰王姬皆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公國孤一人 孔安國注虞書曰公之孤執元周禮云公之孤四命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為三監使佐方伯領諸侯此殷禮也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於方伯之地蓋牧國則有之故儀禮燕禮云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正義曰言諸者通客牧三監皆為公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 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 左傳曰管仲受下卿之禮避天子之二守國高故也明國高是天子之命卿也 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 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註云誤也正義曰此殷禮也夏之大國謂公侯也殷大國謂公也依周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立司空兼司寇也故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三卿也以此推之則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按崔氏云魯已有孟叔季三卿為政而更有臧氏及孔子並為司寇則皆小司寇也 每國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國公長有四命孤一人其卿三命大夫再命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大國之卿不過

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大夫一命不言次國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也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聘燕會之序也其位爵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至於周衰諸侯失制號令自己其名不一於是正卿當國謂之相而楚謂之令尹其他異同難悉數矣孫卿子曰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史記曰楚民俗好卑車王以為不便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王許之居半載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才自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淮南子曰蘧伯玉為相子貢問何以理國曰不理理之又曰子產為鄭國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貳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又孔子攝行魯相事有喜色乃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鬻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又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民下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逐出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夫女工安所售其貨乎」

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二十徹侯後漢志曰徹侯金印紫綬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漢武帝諱改曰通侯或曰列侯十九關內侯顏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也荀綽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為號劉昭曰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為限如淳釋曰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其身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又有倫侯建成侯趙亥昌武侯馮無擇是也但有封名而無食邑十八大庶長劉昭曰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將軍也所將庶人更卒故以為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十七駟車庶長言乘駟馬之車而為眾庶之長十六大上造言皆主上造之士十五少上造十四右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事十三中更十二左更十一右庶長言為眾列之長十左庶長九五大夫大夫之尊者也劉昭曰自公士至五大夫皆軍吏也八公乘言得乘公家之車也劉昭曰自吏民爵不得過公乘過者得貰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尊者七公大夫與下同六官大夫加官者示稍尊也亦謂之國大夫五大夫列位從大夫四不更言不預更卒之事三簪褭以組帶馬曰褭簪褭者主飾此馬二上造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一公士言有爵命異於士卒劉昭曰步卒之有爵為士者也戰國之際秦項之間權設班爵有加賜邑君者蓋假其位號或空受其爵耳如田嬰為靖郭君白起為武安君魏冉弟為華陽君秦昭王弟為涇陽君及高陵君蔡澤為剛成君其後項梁為武信君陳餘為成安君李左車為廣武君之類是也至漢尤多盡在封爵

漢興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次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為侯

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爲差降古分土而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有賜特進者其位在三公下其次列侯有功德天子命爲諸侯者謂之朝侯其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其稱侍祠侯者但侍祠而無朝位其非朝侯侍祠而以下土小國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或奉先侯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諸侯凡諸侯王皆金璽盭綬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駝紐文曰璽謂刻曰某王之璽赤地綬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某侯之印紫綬掌治其國王常冠遠遊冠綬五采而多朱自稱曰寡人教曰令凡諸侯王官其傅爲太傅相爲丞相又有御史大夫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漢朝漢朝惟爲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及七國作亂之後景帝懲之遂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漢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內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王國如故員職皆不得自置又令諸王得推恩封子弟爲列侯於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又令諸侯十月獻酎金不如法者國除其縣邑皆別屬他郡千戶置家丞不欲者聽之作左官之律附益之法自後諸侯王唯得衣食租稅至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大司空何武奏罷內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都尉參職是後中尉爭權與王相常不和奏太傅但曰傅史記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少子築東苑方三百餘里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擬於天子出蹕入警招延四方豪傑山東遊士莫不至焉又曰河間獻王景帝子也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漢初論功封列侯者凡百四十有三人蕭何爲冠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凡列侯金印紫綬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凡皇帝之女爲公主皆列侯尚之周制王姬下嫁於諸侯以同姓諸侯主之公者諸侯之尊稱故謂之公主後漢荀爽上疏曰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者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位王國有傅掌輔導王初曰太傅後除太字史記曰賈誼爲梁懷王太傅王墮馬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相本統衆官後省內史而相理民如郡太守史記曰曹參相齊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乃厚請之蓋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用其術齊國安集及入爲漢相屬其後相曰以齊

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夫獄市者所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也又曰石慶爲齊相舉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社也）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事）郎中令（秩千石墨綬）僕（本曰太僕改曰僕墨綬）文學（宋志前漢王國已置文學）大司農　衛士長　太倉長（齊淳于意爲之）列侯國亦有相（改所食國令長爲之漢初諸侯王有丞相兼有相國按史記周勃破燕王盧綰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景帝省之）餘略與王國同公主有家令門尉亦有賜重封者（張晏曰重封益祿也臣瓚曰增封顏師古曰重封謂加二號耳）成帝鴻嘉三年詔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本制列侯乃得食邑七大夫即公大夫）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一戶之內皆不徭賦）是歲又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賈讀曰價）後漢爵亦二等皇子封王其郡爲國其列侯雖鄧寇元勳所食不過四縣爲侯國舊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皆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子孫或奉墳墓亦爲猥諸侯（漢官儀曰皇后父兄弟爲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故章帝啓焉太后曰漢典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其功臣四姓爲朝侯侍祠侯皆在卿校下）明帝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胡廣曰諸侯受封皆受茅土歸立社稷本朝爲宮室自有制度至於列侯歸國者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裁制黎庶以守其寵）罪侯歸國不得臣吏民（後漢書曰張安世自昭帝時封爲富平侯傳國至八代孫吉無嗣國除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至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爲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二十年曹公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初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諸王女皆封鄉亭爲翁主儀服同鄉亭侯（漢諸王女亦謂之翁主漢書謂齊厲王姊爲紀翁主以紀氏所生因以爲號）章帝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琅琊孝王京女爲縣公主其後漢安帝妹亦封爲長公主同之皇女（蔡邕獨斷曰漢帝子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永初元年鄧太后封清河孝王慶女十一人皆爲鄉公主分食邑俸）王國有傅（如師不臣二千石）相（秩二千石刁曜字子榮爲晉相行縣三老執贄皇官處士皆乘牛馬隨後所賴亭傳輙講經袁忠爲沛相乘葦車以淸亮稱）內史（如郡丞）中尉　郎中令（掌五大夫郎中宿衛官如光祿勳）僕（主車馬）侍書（奉使京都）至謁者　禮樂長　衛

士長　醫工長　永巷長　祠祀長　郎中　其紹封削絀者中尉內史官屬隨亦率減列侯國置相（其秩各如本縣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於侯以戶數為限）其官隨國大小為增減食邑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此家臣也使理家事）不滿千戶則不置家丞舊置行人洗馬門大夫等官又悉省諸公主各置家令一人（東觀書曰其主薨無子置傳一人守其家）魏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庶子為鄉侯公之庶子為亭伯其後定制凡國王公侯伯子男六等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又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關外侯爵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自關內侯皆不食租虛封爵自魏始而有保　傅　相　常侍　侍郎　郎中令　中尉　大農　文學　友　謁者大夫　諸雜署令　丞　公主有家令　僕　丞　行夜督郵　王太妃有家令　僕　丞　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晉令曰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內關外等侯之爵）唯安平郡公孚邑萬戶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戶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里次國伯邑千戶地方五十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百戶地方四十里男邑四百戶地方四十里武帝受禪之初太始元年封建子弟為王二十餘人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邑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為大國五千以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戶為小國初雖有封國而王公皆在京都咸寧三年詔徙諸王公皆歸國（時楊珧荀勗以齊王攸有時名懼惠帝有後難乃追故司空裴秀立封建之旨遂詔王公悉令歸國）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其平原汝南琅琊扶風齊為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為次國其餘為小國皆制所近縣益滿萬戶又為郡公制度如小國王亦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戶王置一軍千一百人亦中尉領之於時唯特增魯

國公戶邑追進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為郡公鉅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又南宮王承隨王萬各於泰始中封為縣王邑千戶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為三千戶制度如郡侯亦置一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為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受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為公承封王之支子為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為伯小國五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為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戶國侯之制度如不滿五千戶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罷上軍次國始封之孫亦罷下軍其餘付以一軍為常大國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其未之國大國置守士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既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及吳平後齊王攸遂之國 凡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為屬國其仕在天朝者與之國同皆自選其文武官晉齊王攸國相上長史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又當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乃表租秩足自供送求絕之 諸人作卿士而其世子年已壯者皆遣蒞國其王公侯以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太始故事凡王金印龜紐纁朱綬遠遊三梁冠絳紗朝服佩山元玉開國郡公縣公金章皂朱綬郡侯青朱綬同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元玉開國縣侯伯子男金章朱墨綬冠玉亦同初武帝踐祚封宣帝孫承為東莞郡王始置二卿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定制諸侯並三分食一 東晉元帝太興元年始置九分食一元帝以西陽王羕屬尊元會特為設牀明帝以羕皇室元老特為之拜成帝詔羕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 王國有傅傅即師也以景帝諱故曰傅武帝初置亦謂之師山公啓事曰王棫為燕王師 友武帝初置一人蓋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 典書令丞掌國教令藏官錄曰漢制本曰尚書改為治書國諱又改為典書至晉武置典書令 文學一人 郎中令 中尉 大農此為三卿 左右常侍大國各二人次國各一人掌贊相獻替 內史改太守為內史又晉書曰改國相為內史 將軍大國上中下軍三將軍次國上下二軍將軍各一人小國上軍而已 典祠 典衛 學官令 治書中尉 司馬 世子庶子陵廟牧長 謁者 中大夫 舍

人　典府等其後省相及僕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初晉武帝輔魏政阮籍常言於帝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即拜為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通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公侯以下國官屬遞減晉書曰詔以壽光公鄭沖及朗陵公何曾國皆置郎中令又曰元帝初渡江即晉王位諸參軍奉車都尉掾屬者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　宋氏一用晉制唯大小國皆有三軍自明帝以後皇子皇帝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小號將軍為大郡邊守置佐吏者又不置長史餘則同矣凡王子為侯者食邑皆千戶諸王世子皆金印紫綬進賢兩梁冠佩山元玉初江夏王義恭為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聽事不得南向坐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障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但馬不得過二諸侯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為飾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並不得用鹵簿詔可王國有師改傅為之自內史相記室以下官多與晉同孔凱字思遠為江夏內史好酒多醉而明曉政事咸曰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又有辭記室軍參箋日記室之要須通才敏思性情纖密者為之　凡郡縣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武孝建中始革此制不得追敬不得稱臣止宜云下官而已劉邕嗣封南康侯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國相素輕邕後俱元會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具臣今不能勸一盃酒乎歆之效孫皓歌答之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公主有傅令傅令不得朱服不得朱服亦江夏王所奏　齊封國史闕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自永明末京邑士人盛為文章談議皆湊於西邸　王國有師王琨為武陵王師時王儉為宰相屬琨用東海迎吏琨謂使人曰語郎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者官何容復奪之遂不果其事　諮議張岱字景山歷臨海鄱陽晉安三王府諮議三王行事事舉而情得　文學等官齊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　公侯置郎中令卿一人餘與晉宋同　梁封國亦如晉宋之制諸王皆假金獸符第一至第十九諸公侯皆假銅獸符竹使符第一至第五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鐵錫及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以屬國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封郡縣者言曰教境內稱之曰第下自第下稱皆曰寡人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典書世子主國其文書表疏儀式如臣而不稱臣文書下郡官皆言告諸王公侯國

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有所陳皆曰上疏其公文曰言事梁南平元襄王偉好學重士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有清溪宮改爲華林苑賜偉爲宅穿築種植與賓客遊其中梁世藩邸之盛無過　五等諸公位視三公班次之開國諸侯位視孤卿重號將軍光祿大夫班次之開國諸伯位視九卿班次之開國諸子位視二千石班次之開國諸男位視比二千石班次之王國置傅相公以下則丞各爲選置之皆掌知百姓事　郎中令　將軍　常事　典書令　典衛長伯子無典衛　典祠以下自選備上諸官多同前代若王加將軍開府則置長史　司馬　及記室掾屬　祭酒　主簿　録嗣等官屬張綰字孝卿自中軍宣城王長史徙御史中丞武帝使宣旨曰爲國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代周閔蔡廓並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時左遷時宣城王府資重故有此旨　嗣王則唯置郎中令　中尉　常侍　大農　藩王則無常侍

制與後漢同　陳置九等公主有家令之制郡有王嗣王藩王開國郡縣公開國縣侯開國縣伯開國縣子開國縣男沐食侯鄉亭侯關內侯關外侯鄱陽王之封也遣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於太廟五岳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於太社凡親王起家則爲侍中若將軍方得有佐吏無將軍則無府止有國官皇太子子冢嫡者封王依諸王起家餘子並封公起家中書郎諸王子並諸侯代子起家給事王公子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令僕子起家祕書郎若員滿亦爲版法曹雖高半階資給祕書郎下次令僕子起家著作佐郎亦爲版行參軍此外有揚州主簿太學博士國常侍奉朝請祠王行參軍並起家官未合發詔　皇弟皇子府置師　長史　司馬　從事中郎　諮議參軍　友　掾屬　記室等官其嗣王藩王府則遞減之王國置郎中令　將軍　常侍　典祠令

舍人等官其嗣王藩王則遞減其員諸王公參佐等官仍爲清濁或爲選司補用亦有府牒拜授者不拘年限去留隨意在府之日唯賓遊宴賞時復循參更無餘事若隨府王在州其僚佐等或亦得預催督若其驅使便有職務其衣冠子弟多自修立非氣類者惟利是求暴物亂政皆此之類　後魏道武皇始元年始封五等至天賜元年減五等之爵始分爲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皇子及異姓元功上勳者封王皇族及始藩王皆降爲公諸公降爲侯子亦以此爲差於是封王者七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百有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

封小縣其後復加伯男爲孝文太和十八年詔凡王公侯伯子男開國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舊制諸鎭將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貢獻而得假爵者皆得世襲延興二年詔革此類不得世襲又舊制諸以勳賜官爵者子孫世襲并襲軍號後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襲爵而已凡公主皆嫁於賓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彥不得尙焉後魏道武帝因見漢書婁敬說高帝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冥久故立此制又江陽王女卒盧太后詔贈鄉主諸王侯亦各有師　友　文學　侍郎　掾屬　舍人等官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咸陽王禧乃取任城王隸戶爲之深爲孝文所責公主有家令丞高平公主薨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太常博士常景曰婦人無專國之理婦人爲君男子爲臣古禮所不載則家令不得純臣公主不得爲正君明矣乃寢

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爵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在三公下封內之調盡以入臺三分食一公以下四分食一王置師一人餘官大抵與晉宋梁制不異公主則置家令丞等官

後周制封爵郡縣亦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皇弟皇子置友及學士等員外餘吏闕聞

隋開皇中制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樊子蓋進爵封爲濟公言其公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至煬帝唯留王公侯三等餘並廢之皇伯叔昆弟皇子是爲親王及大長公主長公主皆置官屬親王置師　友　文學　長史　司馬　諮議　掾　主簿　錄事　功曹　記室　戶倉兵騎法士等曹參軍　東西閤祭酒參軍事　典籤等員嗣王則無師友諸王公以下置官屬各遞減煬帝更名王府參軍爲諸司書佐屬參軍則直以屬爲名改國令爲家令餘以國爲名者皆去之諸公主各置家令　丞　主簿　謁者　舍人等員郡主唯無主簿

大唐高祖初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太宗卽位問侍臣曰徧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尙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漢以降惟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疏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

疎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然之曰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也於是率以屬疎降爵惟有功者數人得王餘並封縣公貞觀二年十二月太宗謂公卿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尚書右僕射宋國公蕭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不封建諸侯以為磐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參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始議列土之制禮部侍郎李百藥上議大略曰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元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啟聖之期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在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也謂琢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中書侍郎顏師古又論大略曰臣愚以為當今之要莫如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強弱相濟畫野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為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特進魏徵又議大略曰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存一始蒙聖帝數至仁以流元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麤修則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侯甸之外今並分為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

俱帶蕃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不可五也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大略如李百藥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强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斯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天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十一年六月詔荊王元景等二十一王爲諸州都督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其後並不願行乃止後定制皇兄弟皇子爲王皆封國之親王（龍朔二年制諸王子嫡者封郡王任職從四品下敘其衆子封郡公從五品上敘貞觀中王珪奏曰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准太宗曰卿皆自尊而卑吾子乎魏徵曰自古迄今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詔從之）親王府各置官屬（凡府官國官王未出閤則皆不置）領親事帳內二府及國官太子男封郡王其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自至德元年至大曆三年封異姓爲王者凡百一十二人）其次封國公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亦九等並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自武德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自至德二年至大曆三年食實封者二百六十五家凡食四萬四千八百六十戶）十六年制王府官以四考爲限（高宗時滕王元嬰江王元祥蔣王惲虢王鳳俱以貪暴爲吏人所患有授其府官者皆比嶺外荒裔爲之語曰寧向儋崖象白不事江滕蔣虢）嗣聖二年初置公府官員武太后天授二年又置皇孫官員皇姑爲大長公主（後亦謂之長公主）姊爲長公主女爲公主皆封國視正一品（常樂長公主者高祖之女壽州刺史趙瓌妻也武太后初臨朝越王貞欲舉事瓌遣使許以兵應之公主謂其使曰爲我報越王與其進不與其退汝郡王儀男子也當不黜至今不動及貞敗主亦遇害也）太子女爲郡主封郡視從一品親王女爲縣主封縣視正二品凡諸王及公主皆以親爲尊皇之昆弟姊妹先拜於皇子上書稱啟神龍初下詔革之二年閏正月敕公主府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唯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宜城新都定安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員減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宜置司馬至景龍四年六月停公主府依舊邑司（時安樂公主中宗女特寵驕恣欲皇后臨朝冀得自立爲皇太女遂同謀鴆弒既誅廢爲庶人）景雲元年六月敕公主置府近有敕總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鎮

國太平公主府官依舊酸棗縣尉袁楚客奏記於中書令魏元忠曰女在內男在外男女有別剛柔分矣中外斯隔陰陽者矣豈可相濫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建府僚崇置官秩若以女家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無爽其可乎竊謂非致遠之計匪久安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之謂也君侯不正誰正之哉開元四年三月制

諸封國自始封至曾孫者其封戶三分減一十年加永穆公主封千戶初永穆等各封五百戶左右以為太薄上曰夫百姓租賦者非吾有也斯皆宗廟社稷蒼生是為爾邊隅戰士出萬死不顧一生所賞賜纔不過一二十疋此輩何功於人頓食厚封約之使知儉嗇不亦可乎左右以長公主皆二千戶請與比上曰吾嘗讀後漢書見明帝曰朕子不敢望先帝子車服下之吾未嘗不廢卷歎息如何欲令此輩望長公主乎左右不敢復言至是公主等車服不給故加為自後公主皆封千戶遂成其例凡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課戶充州縣與國官邑官共執文帳准其戶數收其租調均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國公所食邑則全給焉二十年五月敕

諸食邑實封並以三丁為限不須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隨庸調送入京親王府置傅一人師範輔導參議可否初置王師景雲二年改為傅諮議參軍一人匡正幕府諮謀庶事友一人陪隨左右拾遺補缺文學二人修撰文章讎校經史東西閤祭酒各一人接引賓客長史司馬各一人通判掾一人通判功倉戶三曹屬一人通判兵騎法士四曹主簿一人覆省教命記室參軍二人掌表啓書疏宣行教命錄士參軍一人受事句檢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等參軍各一人各有所主參軍二人行參軍四人掌出使及雜檢校典籤二人宣傳教命親事府置典軍副典軍各二人掌守衛陪從執仗親事執弓刀衛從執乘親事各十六人供進騎乘親事三百三十三人帳內府置典軍副典軍各三人掌隨衛陪從兼知鞍馬等帳內六百六十七人親王國施行公文准等署式嗣王以下府准此國令一人大農一人通判國司尉二人分判丞二人監印句稽小吏有差若府主薨則諸府佐視事帳內過葬追退雖無妻子亦准此其國官聽終喪若有襲爵者聽其迴事諸公主邑司有家令丞錄事各一人並隸宗正寺出降者不置

通典卷三十一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十四

州郡上

司隸校尉

司隸周官也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謂衣服兵器之屬）帥其民而捕盜賊　漢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捕巫蠱督大姦猾（督謂察視之）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晉志曰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元帝初元四年去節後諸葛豐爲司隸又加節尋復去之司隸去節自豐始也（諸葛豐爲司隸無所迴避京師語曰間何闊逢諸葛言聞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法與章相連豐欲劾奏適逢章出豐駐車舉節招章曰下欲收之章馳去豐奔車逐之章突入殿得免因此成帝遂收豐節）成帝元延四年省至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爲司隸（除校尉字）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司隸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馬內事皆主之專道而行專席而坐初除皆謁兩府（兩府謂丞相御史也惟涓勳初爲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爲翟方進奏免又漢書曰鮑宣字子都明經爲司隸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行馳道中宣使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官欲捕從事閉門不納宣坐閉拒使者大不敬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宣罪減死一等列異記曰自宣至子永孫昱俱爲司隸校尉其爲公皆復乘驄馬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工又王駿爲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又蓋寬饒爲司隸亦無所迴避）後漢復爲司隸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河東弘農凡七郡治河南洛陽（北齊書曰後漢凡皇族不得典三河蓋忌其親而惜形迹之地）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後漢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議以爲不宜使有司者察公輔乃止）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鮑永爲司隸鮑恢爲都官從事並不避强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鮑永子昱後爲司隸初拜始封胡降檄光武遣問昱曰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

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上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又中常侍王甫曹節等用事尚書令陽球常嗟手拊髀曰儻令陽球作司隸此曹敢爾後乃拜司隸球列車騎導從當入司隸府雒陽捕賊掾告故墨綬公府掾孝廉也遂見道側球怒曰雒陽都邑吏當得熊虎敢搏噬者乃用懸鼠當校尉車耶不足汙鞭杖且舉撲之於是威風振烈明日詣闕謝恩遂表劾王甫自臨考父子皆死於杖下乃磔甫屍署曰賊臣王甫於是權門股慄皆奮曰鼠步曹節見甫屍乃收淚入言球罪帝徙爲衛尉球叩頭曰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鴞悉伏其辜又李膺字元禮拜司隸校尉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而逃藏讓舍柱中膺率將吏破柱取朔付獄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膺膺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懼以淹流爲釁不意獲速疾之罪乞留五日克殄元惡帝謂讓曰汝弟之罪也自是宦官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司隸

凡司隸屬官有從事史十二人其都官從事史至爲雄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胡騰字子升辟荆州部南陽從事遇桓帝南巡至南陽千騎萬乘呼召求索不可堪騰奏曰天子無外乘輿所在即爲京師請荆州刺史比司隸臣比都官從事南陽守比河南尹宛令比雒陽令許之於是大將軍亡馬西曹掾召騰騰乃作都官從事鵲頭召掾掾乃覺膝行辭謝由是不敢輒有呼召

魏晉司隸與二漢同劉聰僭號置左右司隸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絶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絶席魏鍾會爲司隸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畢綜晉諸公贊云劉毅字仲雄爲司隸奏太尉何曾尚書劉寔父子及李琇張佗等所犯狠藉司郡守令事相連及觀風投印綬者甚衆皆以爲毅能繼諸葛豐蓋寬饒初以司隸官屬制置如州儀而俗稱之司州見太康記及魏晉乃以京輔所部定名置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及東晉渡江罷司隸校尉官變其職爲揚州刺史　後魏北齊爲司州牧　後周有司隸下大夫掌五隸及徒者捕盜賊因執之事屬大司寇　隋初有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掌諸巡察薛道衡爲司隸大夫別駕二人分察畿內一人按東都一人按京師後又置司隸臺裴蘊爲御史大夫欲重己權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爲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　大唐無司隸校尉而有京畿採訪使亦其職也

州牧刺史

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州有牧　夏爲九州牧　殷周八命曰牧　秦置監察御史　漢

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是時何武與翟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理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時朱博又奏曰漢家立置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人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賞厚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為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宄不禁臣請罷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元壽二年復為牧何武字君公為揚州刺史舉奏二千石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不復極法九江太守戴聖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多優容之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黃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漢宣詔賜車特高一尺別駕主簿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後漢光武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常以秋分行部郡國各遣二吏迎之界上錄囚徒考殿最不稱職者為殿其有能者為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元嘉元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延熹二年復斷之或謂州府為外臺謝夷吾為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察聲實為九伯之冠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李膺為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望風棄官郭伋字細侯再為并州請州中雄俊以為師友朝夕參政分祿以養之初行部到美稷數百小兒騎竹馬迎送問使君何日還伋令別駕計日告之及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即止野亭須期乃往又种暠字景伯為涼州刺史被徵還吏民踰闕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至界共相辭十里不得乘車又賈琮字孟堅為交趾刺

史時徙人反歸到乃安巷路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還冀州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曰刺史當遠視聽反自掩塞乎乃令褰之百城聞風振悚又百里嵩為刺史州旱傳車所經甘雨必注又郭賀字喬卿為荊州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帝賜三公之服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又周乘為交阯刺史舉奏二郡贓濁太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又韋康代父為荊州父出止傳康入官時人榮之

魏晉為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魏賈逵字梁道為荊河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也布告天下當以荊河州為法當陽侯杜元凱為荊州人號為杜父舊水道唯沿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君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陵徑近千餘里南土美而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又吳隱之召為廣州州界有貪泉父老云飲此水使廉士變貪隱之先至水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自魏以來庶姓為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庶姓謂非帝族凡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史三年一入奏甲午詔書曰刺史銜命國之外褰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之

宋與魏同　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梁蔡道恭字懷儉出為使持節右軍將軍司州刺史後魏圍司州會道恭病篤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令取所持節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還朝欲與同瘞可與棺柩相隨也又何允字子季為建安太守民不忍欺伏臘放囚還家及期而至又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送迎又夏侯亶字世龍弟夔字季龍並任荊河州刺史州人歌曰我之有州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後魏天賜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中次職令具官品篇上黨王天穆世隆并州刺史又李崇為并州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則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州置樓自崇始

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牧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　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刺史初除奏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及蘇綽為六條之制初文帝兼魏政令百官誦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六條之制其略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恤獄訟其六均賦役[illegible]

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按魏置使持節罷奉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其時制置不以名實相副爲意仍舊存之後改爲太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名及於邊遠小郡乃不徵典故之失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煬帝乃別置都尉領兵兵不屬郡十四年改九等州縣爲上中下凡三等劉仁恩爲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爲司隷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又有司隷刺史房彥謙嘗爲之其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制與漢六條不同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 大唐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人一道二人以左右臺及內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勁者爲之兼按郡縣再朞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仍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敕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若大小必由是一人躬理致郡自今以後採訪使但訪察善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奏請並委郡守不須干及理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爲觀察觀察皆幷領都團練使其僚屬隨事增置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山州區域爲制諸道增減不恆使名沿革不一舉其職例則皆古之刺史云

總論州佐 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書佐 部郡國從事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 中正

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簿曹從事史主錢穀簿書兵曹兵曹從事史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馬部郡國從事史典郡書佐等官又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皆州自辟除通爲百石又後漢書或云秩六百石職與司隷官屬同唯無都官從事漢魏之際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武猛從事員其州邊遠有山險寇賊者置弓馬從事五十人歷代職員互相因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 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別駕治中以下是府官理戎長史司馬等官是後魏舊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獻文帝革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擇以爲選官若

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孝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僚佐頗爲煩擾高隆之乃表請自非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　北齊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後主失政賜諸佞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後周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爲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吏變爲郡官矣　大唐無州府之名而有採訪使及節度使（節度使設在都督府）採訪使有判官二人（分判尚書六行事及州縣簿書）支使二人（分使出入職如節度使之隨車）推官一人（推鞫獄訟）皆使自辟召然後上聞其未奉報者稱攝（其節度防禦等使察佐辟奏之例亦如之）今舉州之舊職以列於左（舊職謂隋以前官職）

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後漢周景爲荊河州辟陳蕃爲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不復更辟蕃惶恐起視職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爲別駕委以腹心并總幕府紹又以田豐爲別駕豐勸迎天子紹不納及敗曰吾悔田別駕晉王祥爲徐州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衆州境獲寧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烈士傳曰孔愉字巨卿爲別駕車舊有屏星如刺史車刺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愉曰徹去屏星毀國舊儀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乃止管寧集辟文云州民管誕燕雀之賤棲朝桐之華別駕者明君之羽翼宜得英儒王丞相集有教曰顧和理識清敏劭今端古宜得其才以爲別駕庾亮集答郭豫書云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流宣王化於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梁時別駕官品揚州視黃門郎南徐州視散騎常侍）隋及大唐並爲郡官（設在郡佐後）

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漢制也歷代皆有（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乃以爲治中晉郗鑒爲治中又車允爲桓溫治中有會不同溫佩云無車公不樂梁陸襄字師卿爲楊州治中襄父終於此官乃固辭武帝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隋爲郡官大唐改爲司馬（設在郡佐後）

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晉習鑿齒字彥威爲桓溫荊州主簿親遇深密時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漢制也其司隸功曹從事史兼錄衆事（應劭漢百官表曰司隸功曹從事郎州治中從事也）晉以來改功曹爲西曹書佐宋有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卽漢之功曹書佐也　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

一人（[illegible]後漢橋元字公祖爲梁[illegible]功曹荊河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元謁景因伏

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　祭酒從事史漢魏以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中正陳勝爲楚王以朱房爲中正而不言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爲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與有大公平亦其任也吳習溫爲荆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後潘濬爲尚書僕射代溫爲公平甚得州里之稱　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晉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嚴詢與毅年齒相近管四十萬戶州兼蕃司百寮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爲劇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始又干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晉令曰大小中正爲內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又劉毅上表刺史劾臨州大中正選州里才業高者兼主簿從事迎刺史若吏部選用猶下中正問人事所在父祖位狀又晉起居注曰僕射諸葛恢啓稱州都大中正爲吏部尚書及郎司徒左長史掾屬皆爲中正臣今領吏部請解大中正以爲都中正職局司理不宜兼也　齊梁亦重焉梁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開尚書八條事　後魏有之孝文云中正之任必須得才業兼資者太武帝時崔浩爲冀州中正　北齊郡縣皆有其本州中正以京官爲之乾明中邢劭爲中書監同郡許惇與劭本州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劭爲刺史　隋有州都其任亦重晉王廣爲雍州牧司空楊雄太傅高熲並爲州都　大唐無

都督總管節度團練都統等使附　後漢　魏　晉　宋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後漢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爲相始遣大將軍督之而袁紹分沮授所統諸軍爲三都督紹以沮授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　魏武征孫權還又使夏侯惇督二十六軍　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司馬宣王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司馬文王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　晉受魏禪則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

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及伐吳之役以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兼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八）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理人各用人焉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庾翼都督征討諸軍事鎮襄陽綏懷招納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　宋氏人臣則無居者唯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又有都督諸州諸軍事者則爲常職舊曰監某州諸軍事文帝即位改監爲都督　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永安以後近遠多事置京畿大都督總攝軍人立府置佐　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爲總管則總管爲都督之任矣又有大都督帥都督都督至隋三都督並以爲散官煬帝改大都督爲校尉帥都督爲旅帥都督爲隊正（大唐武德七年改上大都督爲驍騎尉大都督爲飛騎尉帥都督爲雲騎尉都督爲武騎尉）按此則都督之名微矣　隋文帝以并益荊揚四州置大總管（并益揚三州以親王臨統唯荊州以韋世康爲之時論以爲美）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爲上中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悉罷之　大唐諸州復有總管亦加號使持節（刺史加號持節）武德元年諸州總管亦加號使持節五年以洺荊并幽交五州爲大總管府七年改大總管府爲大都督府總管府爲都督府（舊洺州已置都督府武德四年廢府置大行臺）復有行軍大總管者蓋有征伐則置於所征之道以督軍事自武德以來亦有元帥之號太宗爲秦王加西討元帥中宗爲周王爲洮河道元帥睿宗爲相王爲并州道行軍元帥（安祿山反後天寶十五載哥舒翰爲諸道兵馬元帥其後李光弼郭子儀復爲副元帥李峘李若幽李勉又爲兵馬都統蓋從其宜也）太極初以并益荊揚爲四大都督府開元十七年加潞州爲五焉其餘都督定爲上中下等（上都督府五中都督府十三下都督府十六）前後制置改易不恒難可備敘凡大都督府置大都督一人（掌所管都督諸州城隍兵馬甲仗食糧鎮[illegible]）親王爲之多遙領其任亦多爲督官長史居守以總其事（各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以下官[illegible]）

下州縣制諸道每道置使理於所部即採訪防禦等使也其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自景雲二年四月始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其後諸道因同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爲本皆兼度支營田使開元九年十一月敕其河東河北不須別置並令節度使兼充有副使一人副貳使行軍司馬一人申習法令自漢魏至隋總戎出征則刺史都督將軍等官置長史司馬諸曹參軍爲之寮佐接官置司大唐本制大總管乃前代專征之任其寮佐亦多同之自後改爲節度大使署副使判官以爲寮佐如前代長史以下之任然長史司馬及諸曹是曰官名副大使副使判官乃爲使職有所改易合隨府主置大使則有副使以下今若改名使府不合設官充其寮吏蓋因授任者莫詳其源既有副使又置司馬參雜重設遂爲其例況不標於甲令固須區別著定恆規也判官二人分判倉兵騎胄四曹事副使及行軍司馬通署掌書記一人掌表奏書檄齊書曰宋江夏王義恭取邱巨源爲掌書記參謀無員或一人或二人參議謀畫隨軍四人分使出入開元中凡八節度使磧西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幽州劍南嶺南此八節度也後更增加兼改名號蓋古之持節都督江左四中郎將近代行軍總管之任凡將帥出行兵滿萬人以上則置長史司馬倉兵等曹參軍若萬人以下員數遞減自至德以來天下多難諸道皆聚兵增節度使爲二十餘道其非節度使者謂之防禦使以採訪使并領之採訪理州縣防禦理軍事初節度與採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代宗爲廣平王時充天下兵馬元帥親總師旅克定禍亂以大臣宿將郭子儀李光弼等隨其方面以爲副謂之副元帥以督諸道事及皇帝踐祚以雍王爲之王升儲宮而元帥闕乾元中又置都統使監總管諸道或領三道或領五道皆古方岳牧伯之任也上元末省都統後又改防禦使爲都團練守捉使皆主兵事而無旌節寮屬亦減有副使一人掌貳使事判官二人分判軍事自永泰以來都團練使稍有加置參謀者若朝覲則置留後擇其人而任之宋武帝起義討桓元既平京口向建業以孟昶爲長史總攝後事及討司馬休之伐荊州以中軍將軍劉道鄰監留府事皆留後之任也自後無代無之不復徧舉

都護

漢宣帝地節二年初置西域都護爲加官也或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始以鄭吉爲之後廢至後漢永平十七年復置班超爲西域都護大破焉耆尉犂斬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晉宋以後有都護之官亦其任也齊書曰廣州西南有二江川源深遠別置都護專征討之事陳伯超爲西江都護沈顗爲南江都護大唐永徽中始於邊方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護府

後又加單于北庭都護府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爲單于都護府置都護一人掌所統諸蕃慰撫征討斥堠安輯蕃人及諸賞罰敘錄勳功總判府事副都護二人掌貳都護事其安北單于則置一人長史司馬各一人錄事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參軍各一人參軍事三人其安北單于唯有司馬倉曹兵曹各一人餘並不置

通典卷三十二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十五

州郡下

京尹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河南尹 留守附

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 漢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為京兆尹 絕高曰京十億曰兆大眾所聚故曰京兆 更名左內史為左馮翊 馮輔翊佐也 初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 扶助風化也 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治長安城中 三輔黃圖曰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皆治在城中故趙廣漢歎曰亂吾治者三輔也誠得兼之直差異耳 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秩與凡州所監郡為京師置尹一人丞一人 趙廣漢字子都為京兆尹以和顏接士推功於掾吏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廣漢天性精於吏事尤善為鉤距以得民情其發姦擿伏如神冬獄當斷先為調棺皆曰死無所恨又張敞為尹一日捕諸偷得數百人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又王尊王章王駿並為京尹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初三輔治長安後漢都洛陽置河南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 後漢延篤字叔固及邊鳳皆為京兆尹並有雄名語曰前有趙張後有邊延趙張謂廣漢及敞 後漢左馮翊右扶風屬司隸尋省 魏晉為京兆太守 後周都關中又為京兆郡 隋京兆郡置尹丞佐吏合二百四十四人 大唐京兆府本為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太宗為秦王中宗為英王睿宗為相王時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開元元年改雍州為京兆府置牧如故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或以親王居閤而遙領焉初雍州置別駕以貳牧之事永徽中改別駕為長史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為京兆尹總理眾務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 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齊曰清都尹

河南尹其地在周為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尹茲東郊（蓋今河南牧之任亦留守之始）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三川河洛也秦末李由為三川守）漢興更名三川為河南後增守為太守王莽改太守為大尹改河南大尹為保忠信卿 光武中興從都洛陽改太守為尹章綬服秩與京兆同主京都特奉朝請（李膺為河南尹） 魏晉皆為河南尹（魏司馬芝為河南尹莫有及者晉傅嘏為河南尹有大益於民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當時無赫赫之名人久而後安） 後魏太和中遷都洛陽又置河南尹 東魏置洛州刺史 後周置洛州總管尋罷之 隋初為洛州刺史復為河南內史（樊子蓋檢校河南內史曆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大業初為荊河州刺史又為河南太守尋為河南尹與京兆同 大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為刺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為長史而洛州本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中宗為周王時及衛王重俊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為河南府改長史為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諸曹僚佐亦如之） 各有少尹二員通判府事（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洛中之任隋文帝改為司馬煬帝又改為贊治後又改為丞武德初復為治中永徽元年以大皇帝諱改為司馬本一員太極元年雍洛二州各加司馬一員分為左右開元元年並改為少尹） 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為北京官屬制置悉同兩京（初武太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為北都神龍初廢開元十一年又以并州高祖起義之始復置太原府號曰北京初開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都改州為河中府至六月而罷後上元元年復置岐州為鳳翔府又以益州為成都府）

留守周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 後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留守 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至安帝時劉裕攜留臺具百官 又後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 大唐留守之制蓋因此也（高宗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為東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遂為中宮所使至都所為橫恣機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為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泄武太后臨朝垂拱三年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為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駮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

郡太守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爲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illegible]律有無害郡吏言如公平吏漢書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并舉孝廉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偕簿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質正）常稱曰與我共理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汲黯爲東海太守治官好淸靜擇丞史任之責其大旨而已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淮陽守而黯辭之上曰君薄淮陽耶吾欲得君重臥而治之乃行又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溢堤壞尊執圭請以身塡金堤而水稍却又馮立字聖通與弟野王相代爲西河上郡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又召信臣字翁卿爲南陽民號爲召父龔遂字少卿爲渤海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而佩犢乎又文翁爲蜀郡修起學宮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始也又黃霸爲潁川以禮義敎喩犯法者諷曉令自殺風化大行以治行尤異增秩中二千石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又漢雜事曰蔣滿爲上黨其子萬爲北地郡尉同詔徵見宣帝曰父子割符邪卽詔滿爲淮陽相萬爲弘農守史記曰杜周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又循吏傳敍曰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凡戶十二萬爲大郡帝又下制令諸侯王相位在太守下）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爲太守（哀帝勑御史大夫王嘉上疏曰近日公卿以下變易促急數改更政事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二千石輕賤吏人慢易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故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以故縱爲罪賜金以厚其意誠以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尚書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所以丁寧告者之辭今二千石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若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王莽改太守曰大尹 後漢亦重其任（寇恂字子翼爲潁川守拜執金吾後光武幸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鎭之又張堪字君遊勑去蜀郡乘折轅車而已後爲漁陽謠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又宋均字叔庠爲九江蝗蜚南到九江界輒東西分又廉范字叔度爲蜀郡民歌曰廉叔度來何暮昔無襦今五袴又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曰萬石又鄭弘字巨君爲臨淮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又魏朗爲河內以淸嚴爲治爲三河之表又黃昌

爲蜀郡未到時蜀有童謠曰兩日出天兵戰又杜詩爲南陽人方之召信臣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又孟嘗字伯周爲合浦而珠還又劉昆爲弘農虎負子渡河又王堂字敬伯爲巴郡民生爲立祠又何敞爲汝南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名稱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按行屬縣是以郡中無冤聲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守鍾離意黃香桓榮胡廣是也或自郡守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皆是也劉寵字祖榮爲會稽太守狗不夜吠將去山陰父老七八十人齎百錢送寵寵爲選受一大錢故人號爲取一錢後入居九列四登三事爲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爲恥王導永嘉末選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皆加重號輒有鼓蓋有不得者爲恥導忝名竊位取案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嘉而從之初太始中詔守相三載一巡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又山公啓事曰晉制春夏農月不遷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晉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梁謝朏字敬仲齊時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又任昉爲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到溉與弟洽從昉爲山澤遊被代而還無衣沈約遺裙迎之後魏初郡置三太守說在刺史篇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爲刺史說在縣令篇太和中次職令郡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爲限北齊制郡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楊尚希上表曰當今郡縣倍多於古十羊九牧人少官多請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帝嘉之遂罷諸郡大業三年又改州爲郡郡置太守大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加號持節總管則加使持節按魏晉制有使持節持節假節使持節得戮二千石以下持節得戮無官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得戮犯令者皆是刺史兼總軍戎若今采訪節度使也自宋齊以降雖天下分裂其州郡漸衆及隋開皇初有州三百一十郡五百八以官煩人弊遂廢郡便以州親人則刺史如太守之職自後雖官名屢改而職事不易蓋制置之際不詳源本因習舊名遂有持節諸軍之虛稱其屬官別駕以下錄事功戶諸曹參軍事亦多漢晉之制若今之節度采訪副使判官之任本置別駕乘一車行部其參軍錄事皆佐戎旅今並無其實豈所謂必也正名者乎又按加刺史持節軍事之名以爲榮寵則邊荒萬里三數百戶小郡亦同此號又無別遠近小大之差輕重閑劇之異也顯慶元年都督府及上州各置執刀十五人中州下州各置十人以後加號爲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說在符寶郎篇至隋開皇七年又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九年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

爲銅魚符自是州郡太守更相爲名其實一也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疏督守之名於屏俯仰視爲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貞觀中賈敦實爲饒陽令有能名時制大功以下不得聯職敦實兄敦頤復爲瀛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廉讓許令同州竟不遷替時人榮之敦實歷遷洛州長史初敦頤爲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樹碑頌美及敦實去職又立頌於兄碑之傍故人呼爲棠棣碑逮貞觀之末升平既久羣士慕省閣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敢有材力者先入爲中郎郎將次補郡守其輕也如是武太后臨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乃令書名探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後二十人內其政績可稱者獨常州刺史薛光謙徐州刺史司馬鍾二人而已當時復有爲員外刺史者永昌中成王李千里歷遷五州員外刺史神龍初以譙王重福之妃張易之甥也貶重福爲濮州員外刺史皆不領州務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爲四輔同華岐蒲四州謂之四輔八年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魚袋按武德令三萬戶以上爲上州永徽令二萬戶以上爲上州顯慶元年九月敕戶滿三萬以上爲上州二萬以上爲中州先以爲上州中州者仍舊至開元十八年三月敕太平時久戶口日殷宜以四萬戶以上爲上州二萬五千戶爲中州不滿二萬戶爲下州六千戶以上爲上縣三千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二千戶爲下縣其餘爲六雄鄭陝汴絳懷魏六州爲六雄十望宋亳滑許汝晉洛虢衛相十州爲十望十緊初有十緊州後入緊者甚多不復具列及上中下之差凡戶四萬以上爲上州二萬五千以上爲中州不滿二萬爲下州亦有不約戶口以別敕爲上州者又謂近畿者爲畿內州戶雖不滿四萬亦爲上州其親王任中下州刺史者亦爲上州王去任後卽依舊式天寶中通計天下凡上州一百九中州二十九下州一百八十九總三百二十七州也時南海太守劉巨鱗以贓罪詔杖殺之自至德之後州縣凋弊刺史之任尤爲精選諸州始各有兵鎭刺史皆加團練使故其任重矣

總論郡佐

郡丞 別駕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 司功 司倉 司戶 司兵 司法 司士 參軍事 經學博士 醫博士 中正 通守 五官掾 督郵 郡尉

郡之佐吏秦漢有丞尉丞以佐守尉典武職 後漢諸郡各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曹無東曹蔡質漢儀曰河南府掾出考與從事同又後漢書曰螟虫不入中牟河南尹疑不實使仁恕掾往廉之是也 晉宋以下雖官曹名品互有異同大抵略如漢制 北齊上郡太守屬官

合三百一十人以下郡遞減之　隋初以州爲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職參爲郡官故有長史司馬錄事參軍功戶兵法等七曹稍與今制同開皇三年詔佐官以曹爲名者並改爲司十二年諸州司從事爲名者並改爲參軍又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煬帝置通守贊治東西曹掾主簿司功倉戶兵法士等書佐各因郡之大小而爲增減改行參軍爲行書佐　大唐州府佐吏與隋制同有別駕長史司馬一人（大都督府司馬有左右二員凡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錄事參軍（京府謂之司錄參軍置二人餘並爲錄事參軍大府與上都督府亦二人餘府州一人）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參軍（景龍三年諸州加置司田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司戶置參軍一員位在司戶下諸府則曰田曹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司戶置爲以其廢置不恆故不列於此）在府爲曹在州爲司（府曰功曹倉曹州曰司功司倉）大與上府置二員州置一員（自司功以下通謂之判司）參軍事各有差（京府參軍事有六員餘府州或四或五）博士一員醫博士一員大凡以州府大小而爲增減

郡丞秦置之以佐守漢因而不改（漢黃霸爲河東郡丞後漢趙溫字子柔爲京兆郡丞歎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後官至三公）晉成帝咸康七年省諸郡丞（唯丹陽丞不省）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爲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司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爲丞位在通守下今郡丞廢矣其職復分爲別駕長史司馬（說在本篇）自隋爲郡府之官去從事史（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績連最詔徵入朝父老揮涕隨送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大唐永徽二年改爲長史前上元元年復置別駕多以皇族爲之神龍中廢開元初復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八載以玄宗由潞州別駕入定內難遂登大位乃廢別駕官至德中復置諸府中各一人而大都督府不置通判其事以貳都督刺史之職　長史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改（古今注曰守相病丞長史行事後罷邊郡太守丞而長史領丞職）其後長史遂爲軍府官至隋爲郡官大唐初永徽二年改別駕爲之其後二職並置府州各一人主府長史理府事餘府通判而已　司馬本主武之

官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者則置府僚司馬爲軍府之官理軍事（晉謝奕字無奕桓溫辟爲安西司馬在溫座岸幘嘯詠如常溫曰我方外司馬也）宋制司馬銅印墨綬絳朝服武冠至隋廢州府之任無復司馬而有治中焉治中舊州職也（舊謂隋以前）隋州廢遂爲郡官（班在州佐後治中舊）開皇三年改治中爲司馬（隋房恭懿爲澤州司馬有異績遷德州司馬理爲天下之最文帝曰此乃上天社稷之所祐豈朕寡薄能致之乎遷海州刺史）煬帝又改司馬及長史併置贊治一人尋又改贊治爲郡丞大唐武德初復爲治中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諸州治中並爲司馬（長安元年洛雍并荊揚益六州置左右司馬各一員四年復舊太極元年置四大都督府置左右司馬各一員）所職與長史同

錄事參軍晉置本爲公府官非州郡職也掌總錄衆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同（後漢王常字敬伯爲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自此不復繆有辭教郡內稱理又王允字子師仕郡爲主簿晉陶侃郎法祖等並爲之）隋初以錄事參軍爲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置主簿大唐武德元年復爲錄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官曰司錄參軍掌府事句稽省署鈔目糾彈部內非違監印給紙筆之事（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升一資元年建寅月又制凡縣令判司與錄事異禮尊其任也）

司功參軍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後漢范滂字孟博汝南太守宗資請爲功曹委任政事抽拔幽陋不軌者皆掃迹滂外甥李頌爲鄉曲所棄中官以頌請資滂以非其人不召資遷怒捶書佐佐曰寧受笞死滂不可違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所用謂之范黨諺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又岑晊字公孝南陽太守成瑨請爲功曹諺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又許劭字子將爲郡功曹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歸行子將正機執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墜於淵）歷代皆同（晉山濤年四十始爲郡功曹後位至司徒又劉毅字仲雄陽平太守杜恕選舉爲功曹月餘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決錄曰孫晨爲功曹十月有藁一束暮臥其中）北齊諸州有功曹參軍隋亦然及罷郡置州以曹爲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大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諸都督府並曰功曹參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參軍令掌官員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之事

司倉參軍兩漢有倉曹史主倉庫（後漢戴就字景成仕郡爲倉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部從事案倉庫簿領五毒慘至郡事遂釋）北齊以下並同功曹大唐亦掌倉廩庖廚財物廛市

之事　司戶參軍漢魏以下有戶曹掾主民戶（後漢陸續李郃皆仕郡為戶曹史郃官至司空）北齊以下與功曹同大唐掌戶口籍帳婚嫁田宅雜徭道路之事　司兵參軍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蓋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至北齊以後並同功曹大唐掌軍防烽驛傳送馬門禁田獵儀仗之事（景龍四年許州司兵燕欽融上表直諫詔撲殺之）　司法參軍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為法曹或為墨曹（後漢書曰周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囚燕數諫不聽遂殺囚囚家詣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謂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署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使收燕燕遂死之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又黃昌亦為郡決曹吏又郭弘為潁川郡決曹掾治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正郡內比之東海于公）隋以後與功曹同（隋陳孝意為東郡司法書佐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固諫不許乃解衣請先受死乃止後至侍御史汝州刺史）大唐掌律令定罪盜賊贓贖之事　司士參軍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大唐掌管河津營造橋梁廨宇之事　參軍事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張溫軍事（獻帝時孫堅亦為張溫參軍荀或參丞相軍事孫楚參石苞軍事是也楚輕苞謂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中軍羊祜置參軍二人太尉楊濬置參軍六人）歷代皆有至隋為郡官謂之書佐大唐改為參軍掌直侍督守無常職有事則出使（前代又有行參軍者晉河間王顒以太宰輔政始置之掌使命歷代皆有）

（大唐惟王府有之餘則無矣）　經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漢鄭崇為郡文學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歷代多闕（隋潘徽為州博士）大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為之（助教學生各有差）　醫博士一人大唐開元十一年七月制置階品同錄事每州寫本草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其年九月御撰廣濟方五卷頒天下貞元十二年二月御撰廣利方五卷頒天下自今以後諸州府應闕醫博士宜令長史各自訪求選試取人藝業優長堪効用者具以名聞已出身人及前資官便與正授其未出身且令權知四考後州司奏與正授餘準恆式吏部更不須選集　中正魏置（中正之始已具州中正篇）晉諸中正率一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郡中正北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大唐並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關及鄉飲酒之禮則司

功參軍主其事　通守隋煬帝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而京兆河南謂之內史大唐無　五官掾後漢有之署功曹及諸曹事（後漢諒輔字漢儒仕郡為五官掾夏大旱太守自祈禱無應輔乃自暴庭中祝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去惡和調陰陽順承天意乃積薪以自環搆火其旁曰若日中不雨將自焚未及中而雨注）今無之　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漢尹翁歸為河東督郵時太守田延年分河東二十八縣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舉法皆得其罪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又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為東部督郵敕之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後漢歐陽歙為汝南太守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宴飲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宜顯之於朝主簿讀教訖功曹郅惲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閎上害人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惲敢再拜奉觥歙聽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切直明府德也可無受觥歙曰實歙之罪也敬受觥惲免冠謝遂不宴而罷又陳球為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撾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逐之將致譏於天下太守乃止）

郡尉（京輔屬國等都尉附）　秦官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漢凡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曰都尉武帝元鼎四年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識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七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漢舊儀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就田今乃罷其役）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又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宋志曰光武省都尉後往往置東南西北四部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西羌盛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於雍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自後無聞至隋煬帝時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又置京輔都尉立府於潼關主兵鎮大唐無其制

縣令

周官有縣正（四百里為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公尹）其職一也（孔子為中都宰）

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又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語之曰子居即墨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名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名日聞然使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名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嘗稱者皆并烹之遂起兵擊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又子產理鄭人不能欺宓子賤理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理鄴人不敢欺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　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漢書曰凡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　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胡廣云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於庭慰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對責以糾怠慢也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忍欺光武初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三千戶以茂長子為太中大夫次子為郎中又魯恭字仲康為中牟令專以德為治螟不犯境雉馴其旁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恭官至司徒又周榮字平孫當竇憲縱暴榮常排奏之及竇氏敗榮自鄢令擢為尚書令又劉昆字桓公為江陵令縣連災火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又戴封為西華令大旱祈禱無獲乃積薪自焚火起而雨大降又王渙為洛陽令人為立祠及桓帝事黃老道毀諸旁祠唯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渙祠也又漢官曰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過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奢盛敕去軒綬時假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為故事　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後漢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所在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署吏隨事不具縣員　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山公啓事曰溫令許奇等並見能名雖在職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詔曰按其資歷悉自足為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　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　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長國相皆如漢制齊傅琰字季珪為山陰令父僧祐亦為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世云諸傅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梁顧憲之字士思為建康令京師飲酒得醇旨者輒號為顧建康為其清且美也又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武康令正身勵廉節除淫祀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令為近畿大郡近代未有又張稷字公喬為剡縣令多為山水遊及山賊作亂又保全縣境又蕭景字子昭為永寧令永嘉太守牓郡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　後魏縣置三令長說在刺史篇　孝文初制縣令能靜一縣劫盜

[illegible]

爲刺史太和中次職令其祿甚厚後魏孝文以北[illegible]以偉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令事帶溫縣令時人榮之但選勤舊令史爲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　北齊制縣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雜至於士流恥居之元文遙遂奏於武成帝請革之乃密令搜揚世胄子弟恐其辭訴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此縣令始以士人爲之　隋縣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閒劇及衝要之處以爲等級開皇十三年以臨潁令劉曠治政尤異擢爲營州刺史又魏德深爲貴鄉長轉館陶長貴鄉吏號泣請留詔許之貴鄉民吏歌呼滿道館陶合境悲哭　大唐縣有赤三府共有六縣畿八十二望七十八緊百一十一上四百四十六中二百九十六下五百五十四七等之差京都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爲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天寶四載柳升爲長安令有贓罪朝堂杖殺之

總論縣佐　丞　主簿　尉　五百附

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爲之三輔則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　後漢縣諸曹略如郡員橋元爲縣功曹事具郡部從事篇又升光泥和爲縣功曹縣令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又五官爲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後漢爰延字季平外黃令卞述禮請延爲廷掾范甯爲功曹濮陽潛爲主簿常共言談而已　晉縣有主簿功曹廷掾法曹金倉賊曹掾兵曹賊捕掾等員　隋煬帝改縣尉爲縣正尋改正爲戶曹法曹分司以承郡之六司其京四縣則加置功曹爲三司司各二人　大唐縣有令而置七司一如郡制武德元年詔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八品畿令六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縣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四人九品中下縣各有差丞爲副貳如州上佐主簿上轄如錄事參軍其曹謂之錄事司并司功以下六曹總之爲七司尉分理諸曹如州判司錄事省受符歷佐史行其簿書

丞　漢諸縣皆有兼主刑獄囚徒史記曰詔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注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貴之漢書曰黃霸爲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如淳曰許縣丞也　後漢令長國相各置丞一人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史凡

諸縣署丞皆銅印黃綬進賢一梁冠自晉後無丞宋時唯建康有獄丞隋及大唐縣丞各一人通判縣事（赤縣置二人）

主簿（謂主諸簿目）漢有之（後漢繆肜字豫公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肜獨證據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蝡因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又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乃復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冤乎帝大怒劾以大逆虞詡駮之曰主簿所訟君父之怨百上不省是有司之過又仇覽字季智一名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罪而不罪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太學其名大振）晉亦有之他史多闕（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辟用至隋始置之）大唐赤縣置二人他縣各一人掌付事句稽省署鈔目糾正縣內非違監印給紙筆

尉漢諸縣皆有（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後漢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盜賊案察姦宄（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丞一尉命卿二人）署諸曹掾史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洛陽有四尉東南西北四部曹公為北部尉是也）魏因之晉洛陽建康皆置六部尉宋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漢制諸縣道尉銅印黃綬朝服武冠江左止單衣介幘北齊鄴縣置三尉隋改為正後置尉又分為戶曹法曹（說在縣佐篇）大唐初因隋制（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論事後為尚書右丞）武德中復改為正七年三月復改為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上縣二員萬戶以上者增一員中縣一員四千戶以上者增一員中下縣一員佐史以下各有差）

五百（宋志曰自官府至郡各置五百又韋曜曰五百字本為伍伯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又周禮秋官有條狼氏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此近之矣又漢官中有伯使主為諸侯官驅使避路於道陌中故言伯使此其比也今州縣官有雜職者掌行鞭捶每官出則執楚導引呵闢行路殆其職也）

鄉官

周禮有鄉師鄉老鄉大夫之職其任大矣（鄉老管萬二千五百家）次有州長（二千五百家為州）黨正（五百家為黨）族師（百家為族師者帥也）凡閭胥（二十五家為閭凡胥者有才智之稱）鄙師（五酇為鄙）酇長（四里為酇）里宰（五鄰為里）鄰長（五家為鄰皆不命之士為之）皆鄉里之官也大凡各掌其鄉黨州里之

[illegible]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風俗通曰有秩者言其官裁有秩

其賦役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　漢鄉亭及官皆依秦制也縣大率方百里其人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特置孝悌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敦行務本）後廢至文帝十二年又置三老及孝悌力田無常員平帝又置外史閭師官　後漢鄉官與漢同有秩郡所署秩百石（鄉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後漢爰延字季平為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也）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亭長（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一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亭吏舊名亭員後改為長或為亭父）主禁盜賊（後漢陳寔字仲弓為西門亭長又仇覽為蒲亭長說在主簿篇又先賢傳曰逢萌字子康為縣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至王莽時萌解冠掛東都門而遁）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以告監官　晉縣五百戶以上皆置一鄉三千戶以上置二鄉五千戶以上置三鄉萬戶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略吏四人　宋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什十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所職與秦漢同　隋以周齊州郡縣職自州都郡正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所自調用理時事至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官別置品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開皇十五年罷州縣鄉官　大唐凡百戶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為一鄉鄉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鄉置長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太極元年初令老人年九十以上板授下州刺史朱衣執象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綠衣執木笏天寶七載詔父老六十板授本縣丞七十以上授縣令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德之

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焉凡天下水陸驛一千五百八十七

鎮戍關市官

隋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　大唐因之各有上中下三等關令古官戍主晉宋之顯職鎮將後周之通班今以其卑賤與隋制同故舉隋而已

致仕官

周制大夫七十致仕　大唐令諸職事官七十聽致仕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省奏聞諸文武選人六品以下有老病不堪公務有勞考及勳績情願給階授散官者依其五品以上籍年雖少形容衰老者亦聽致仕開元五年十月敕致仕官三品以上並聽朝朔望二十五年正月制曾任五品以上清貧官以理去職者所司具錄名奏老病不堪釐務者與致仕官天寶九載三月敕如聞六品以下致仕官四載之後準格並停念其衰老必藉安存豈限高卑而恩有差降應六品以下致仕官終其餘年仍永為式

通典卷三十三終

通典卷三十四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職官十六

文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

漢文帝元年始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　後漢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之名自此始也殤帝延平九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自此始也（又獻帝以伏完為輔國將軍儀比三司）　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自此始也　漢末奮威將軍晉江右伏波輔國將軍並加大而儀同三司江左以來將軍則中鎮撫四鎮以上或加大餘官則左右光祿大夫以上並得儀同三司　齊開府儀同三司如公　梁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自晉以來又有如開府同三司之儀者自羊祜始焉（漢末呂布開府如三司其他無聞至晉羊祜為車騎將軍荊州諸軍事加開府如同三司之儀累年辭讓不辟士不備僚屬及始有所命辟士未到而卒不得除署後當陽侯杜元凱表言其家無子嗣官無命士請更議之詔不許）在江左亦多有之（梁沈約為侍中右光祿大夫徐勉為約請三司之儀武帝不許又邵陵王綸為平南將軍湖州刺史王茂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並同三司之儀）　後魏亦有之普泰初特以爾朱世隆為儀同三司位次上公　北齊亦有儀同三司者（任城王湝等諸王多為之湝戶皆反）又有開府儀同三司及儀同三司　後周建德四年改開府儀同三司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又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儀同大將軍　隋文帝並以為散官又諸衛各置開府（左勳衛開府右翊一開府二開府三開府及武衛武侯領軍東宮領兵開府準此）府置開府一人又有儀同府儀同以下置員與開府同初開府儀同三司為四

品散實官至煬帝又改爲從一品同漢魏之制位次三公　大唐武德七年改上開府儀同三司爲上輕車都尉開府儀同三司爲輕車都尉儀同三司爲騎都尉後又以開府儀同三司爲文散官開元以前舊例開府特進雖不帶職事皆給俸祿得與朝會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罷劇就閒者居之天寶六載正月制內外文武五品以上官父祖贈廕者其所用廕宜同子孫用廕之例

特進

漢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　後漢皇后父兄多爲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隋志曰特進舊位從公光武以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也而竇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自二漢及魏晉以爲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列其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車服焉晉惠帝元康中定令特進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俸日四斛太康二年始賜春絹五十疋秋絹五十疋緜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御一人軺車施耳後戶一乘無章綬　齊時位從公陳因之後魏北齊用人皆以舊德就閒者居之　隋文帝以爲散官不理事煬帝卽位廢特進官　大唐爲文散官餘具開府

光祿大夫以下

秦時光祿勳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漢志曰夫者扶也膚也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明當以其肌膚知能侍君父也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無常事唯顧問應對詔命所使無員　後漢光祿大夫三人凡諸

國嗣王之喪則掌弔多以爲拜假賵贈之使及監護喪事　魏氏以來無員轉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 魏文帝以楊彪爲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 及晉受命置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而光祿大夫如故加金章紫綬並與卿同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幷祿賜班位吏卒皆與特進同復以爲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其以爲加官者唯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事者及內外之職如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爲禮贈之官本已有卿官者不復重給其餘皆給其假銀章青綬者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太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祿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 晉宣帝子平原王幹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 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 食俸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絹五十疋綿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 宋氏因之　齊左右光祿大夫皆擬舊齒位從公開府置佐吏如公年重加親信二十人魏晉以來無員其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其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祿爲銀青光祿大夫 晉時王翹之爲銀青光祿大夫 樂安任遐爲光祿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啟轉爲金紫是也猶屬光祿勳　梁又有左右金紫光祿大夫視吏部尚書左右光祿大夫視諸曹並養老病　陳因之自晉以後多爲兼官　後魏有光祿大夫金紫銀青光祿大夫　北齊皆以舊德就閑者居之與特進同　後周有左右金紫左右銀青四光祿大夫　隋有光祿大夫左右光祿大夫皆爲散官不理事　大唐初猶有左右之名貞觀以後唯曰光祿大夫金紫光祿銀青光祿並爲文散官 按前代光祿大夫始加金章紫綬及銀章青綬者並尊崇之皆在光祿之上後魏定令誤遂因仍不改

正議大夫通議大夫皆隋置散官蓋取秦大夫掌論議之義大唐並因之

太中大夫秦官亦掌論議漢因之哀帝初立御史大夫王嘉奏曰蘇令發起為盜欲遣大夫使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者甚少宜預畜養也後漢置二十人後漢張湛字子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故人號為中東門君又隗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止之曰夫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置也胡廣云諫議光祿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禮皆為天子之下大夫列國之上卿魏以來無員晉視中丞吏部絳朝服進賢一梁冠介幘太始末詔除王覽為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梁北齊皆有大唐亦有之

中大夫秦官漢武改為光祿大夫自後無聞北齊有之大唐又置之龍朔二年七月制諸王嫡子封郡王者出身從四品下敘

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後置三十人漢官曰光武中興置魏晉無員齊梁視黃門侍郎品服冠幘與太中同陳亦有之大唐又置之

朝議大夫隋置散官以取漢諸大夫得上奉朝議為名大唐因之

朝請大夫隋置散官取漢將軍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之義大唐因之龍朔制諸王衆子封郡公者出身從五品上敘

朝散大夫隋置散官大唐因之自正議以下今並為文散官

朝議郎承議郎並隋置散官大唐因之顯慶五年八月制郡公出身正六品下敘

通議郎隋置散官隋文帝於吏部別置朝議通議朝請朝散給事承奉儒林文林等八郎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上皆為郎下皆為尉散官番直常出入使監檢至煬帝皆罷大唐改通議為奉議郎顯慶制縣公出身從六品上敘

通直郎隋置三十人蓋采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高下而通為宿直者也因此為名大唐因之

朝請郎隋置散官蓋采晉宋齊梁陳並有奉朝請員為名大唐因之顯慶制侯出身正七品上敘

宣德郎朝散郎並隋置散官大唐因之顯慶制伯出身正七品下敘子出身從七品上敘

游[illegible]隋置散官大唐改為宣義郎蓋取梁宣義將軍之名顯慶制男出身從七品下敘

給事郎徵事郎承奉郎並隋置散官大唐因之

承務郎大唐置蓋因隋尚書省二十四司承務郎之名也

儒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前史儒林傳之義大唐因之

登仕郎大唐置

文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北齊文林館徵文學之士以充之義大唐因之

將仕郎隋置散官大唐因之自朝議郎以下令並為文散官其散官自五品依本品衣服而無祿俸不朝會自六品以下黃衣執笏於尚書省分番上下兩番以上即便隨番許揀通時務者始得參選武德令職事高者解散官欠一階不至者為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十一年改令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其欠一階依舊為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官階相當無行無守其子孫用蔭皆依散官其後類例紛錯難可悉舉乾封元年正月制內外官九品以上加一階一品以上加二階入品以下更加勳轉乾封以前未有泛階應入三品皆以恩舊特拜入五品者多因選敘計階至朝散大夫以下奏取進止每年量多少進敘餘依本品授官若滿三計至即一切聽入乾封以後始有泛階入五品三品

武散官

驃騎將軍

漢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光武中興以景丹為驃騎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為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蒼為驃騎輔政開東閤延英雄及蒼歸國有驃騎時

吏斗食周相以酋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褒美之數年復罷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 魏晉齊並有之 梁雜號中亦有 陳後主以蕭摩訶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特開黃閤施行馬廳事寢堂置鴟尾如三公制 後魏初加大則在三司上太和中制加大則在都督中外諸軍下 後周亦有之 隋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車騎將軍各一人十七年頒銅獸符於驃騎車騎府煬帝改驃騎爲鷹揚郎將改車騎爲鷹揚副郎將 大唐復改爲車騎驃騎其制如開皇而益復微矣故武德元年詔以軍頭爲驃騎將軍軍副爲車騎將軍又詔太子諸率府各置驃騎將軍五員車騎將軍十員後皆省之顯慶元年乃復置驃騎大將軍爲武散官

輔國將軍

後漢獻帝置輔國將軍以伏完爲之 晉王濬平吳後拜輔國大將軍有司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 宋明帝泰始四年改爲輔師將軍後廢帝昱元徽二年復故 梁後魏後周隋並有之 大唐輔國大將軍爲武散官

鎮軍將軍以下

鎮軍大將軍魏置文帝以陳羣爲之晉則楊駿胡奮並領鎮軍將軍齊後周隋亦有之大唐因之

冠軍將軍魏置以文欽爲之蓋因史記楚義帝以宋義爲卿子冠軍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三軍封冠軍侯之義也晉亦有之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歷代並有隋文帝置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爲散號將軍以加汎授居曹有職務者爲執事官無職務者爲散官武官上柱國以下爲散實官將軍爲散號官至煬帝時定令罷之大唐因之

雲麾將軍梁置雜號陳及大唐並有之

忠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大唐因之

壯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大唐因之　宣威將軍大唐置

明威將軍梁置雜號後魏亦有之大唐因之　定遠將軍梁置雜號大唐因之

寧遠將軍晉置大唐因之　游騎將軍魏置陳有之大唐因之

游擊將軍漢置武帝以蘇建韓說爲之後漢鄧晨亦爲之晉及陳並有之大唐因之又置懷化大將軍歸德將軍以授蕃官

諸校尉附

漢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等校尉爲八校各有司馬　後漢以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爲五校皆掌宿衛兵（按大駕鹵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各有司馬（蔡質漢儀曰五營司馬見校尉執版不拜）並屬北軍中候時五校官顯職閒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必給故多以皇族肺腑居之至靈帝又置西園八校尉（其名曰上軍中軍下軍典軍助軍佐軍及左右校尉）自魏晉以下五校之名與後漢同唯後魏五校各置二十人　中壘校尉（漢掌北軍營壘門內又外掌西域後漢省中壘但置北門中候掌監五營）屯騎校尉（漢掌騎士後漢初改爲驍騎建武十五年復舊）步兵校尉（漢掌上林苑門屯兵晉阮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醞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之至隋屬驍揚府）越騎校尉（漢掌越騎越人內附以爲騎也後漢初改爲青巾右校尉建武十五年復舊）長水校尉（漢掌長水宣曲胡騎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宋志引韋昭曰長水校尉有胡騎廄近長水故以爲名長水蓋關中小水名也又主烏桓騎也）胡騎校尉（漢掌池陽胡騎不常置胡騎之屯池陽者後漢并長水也）射聲校尉（漢掌待詔射聲士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射則中之因以名也須待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聲）虎賁校尉（漢掌輕車後漢并射聲）城門校尉（漢掌京師城門屯兵凡八屯後漢掌洛陽城門十二所若周禮司門晉干寶注曰如今校尉也）驃姚校尉（漢武以霍去病爲之）護烏桓校尉（漢武帝時烏桓屬漢始於幽州部置之擁節監領至後漢亦謂之領烏桓校尉後漢主烏桓胡并領鮮卑李膺爲此官）戊己校尉（漢元帝初元元年置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此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一說戊己居中鎭覆四方漢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護羌校尉（後漢在涼州部持節職如護烏桓主西羌元康中改爲涼州刺史）儒林校尉（蜀先主以周羣爲之）南蠻校尉（晉武帝於

襄陽置之元康中荆州刺史■江左初省尋又置於江陵齊書曰齊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則以重人居之唯齊豫章郡王嶷爲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南夷校尉晉武帝於寧州置之及江左改曰鎮蠻校尉西戎校尉晉武帝於長安置之元康中改爲雍州刺史安帝義熙中又置治中佐之寧蠻校尉晉安帝置治襄陽以授晉宗之護三巴校尉宋置齊建元二年改爲刺史武騎尉

屯騎尉　驍騎尉　游騎尉　飛騎尉　旅騎尉　雲騎尉　羽騎尉　建節尉　奮武尉　宣惠尉　綏德尉

懷仁尉　守義尉　奉誠尉　立信尉　都十六尉並隋置以爲武散官　昭武振威致果翊衛宣節禦侮仁勇倍戎八校尉各有副尉並大唐采前代諸校尉以下舊名置自鎮軍將軍以下爲武散官

勳官

上柱國柱國皆楚之寵官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是也陳勝爲王蔡陽爲上柱國歷代無聞　至後魏孝莊以尒朱榮有翊戴之功拜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佐吏及榮敗後天柱及柱國將軍官遂廢天柱之名尊崇莫大昔王莽末劉伯升起兵自號天柱大將軍而梁末侯景克建業後亦自爲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至大統中始以宇文泰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宇文泰元欣隴西公諱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時宇文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軍事元欣以魏氏懿戚從容禁闈而已其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當時榮盛莫以爲比其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其後功臣位至柱國者衆矣咸是散秩無復統御也　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　隋置上柱國柱國以酬勳勞並爲散官實不理事楊元感以父素勳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三品朝會則齊軍後文帝乃命元感降一等也大唐改爲上柱國及柱國

秦有護軍都尉漢因之高帝時以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然則復以都尉爲中尉陳平爲護軍中尉人讒之曰平受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武帝元狩四年以護軍都尉屬大司馬於時復爲都尉矣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哀帝元壽元年更名曰司

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初韓安國以護軍將軍擊匈奴趙充國以大將軍都尉擊武都也）漢東京省班固為大將軍中護軍隸將軍幕府非漢朝列職魏武帝為丞相以韓浩為護軍史奐為領軍亦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為中護軍領軍為中領軍　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矣（歷代史籍皆云護軍將軍主武官選則領軍無主選之文唯陶藻職官要錄云領軍將軍主武官選舉而護軍不言主選又引曹昭叔述李詩敘曰余年三十還中領軍總六軍之要秉選舉之機以此為證今按漢高帝初以陳平為護軍中尉已令主武官選矣故平有受金之讒又魏略云護軍之官總統諸將主武官選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為護軍時有諺曰欲求牙門當得千匹五百人督得五百匹司馬宣王與濟善聞此聲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及夏侯元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晉景帝代元為中護軍整頓法度人莫敢犯者又王隱晉書曰景帝為中護軍作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又晉起居注云武帝詔曰中護軍職典戎選宜得幹才遂以羊琇為之宋志又云主武官選按此則護軍主選明矣而陶藻所言領軍主選及昭叔之敘者當因省併之際為一時之權宜非歷代之恆制）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魏晉江右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置營總管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周顗庾亮王羲之謝安王彪之等並為護軍）　宋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領護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其官屬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則置參軍）　齊梁陳並有之　北齊護軍府統四中郎將皆置佐史　隋煬帝十二衛每衛置護軍四人以副將軍將軍無則一人攝尋改護軍為虎賁郎將　大唐采前代舊名置上護軍護軍

輕車將軍漢武帝置以公孫賀為之又有輕車校尉梁陳後魏北齊亦有輕車將軍大唐采舊名置上輕車都尉

輕車都尉

騎都尉漢武帝置以李陵為之更始初亦有故時諺云爛羊胃騎都尉晉以後歷代皆有之大唐采舊名置上騎

都尉騎都尉

驍騎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並隋置為文散官大唐采置自上柱國以下並為勳官

內官 命婦附

昔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女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九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焉（以上鄭玄所說）故禮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諸侯之夫人皆命於天子夫人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周制同姓百世不婚魯昭娶吳以同姓故謂之吳孟子故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

漢興因秦之稱帝祖母稱太皇太后帝母稱皇太后正嫡稱皇后（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璽綬如之凡皇后稱椒房者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國人義其繁興以椒塗室亦取溫煖除惡氣也）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八子（視千石比中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婕妤（武帝加置視上卿比列侯）娙娥（武帝加置視中二千石比關中侯）容華（武帝加置視眞二千石比大上造）充衣（武帝加置視千石比左更）昭儀（元帝加置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五官以下死葬司馬門外）其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皇孫妻妾無位號皆稱家人 光武中興斲闕此號唯皇后如舊有貴人（貴人金印紫綬）美人宮人采女皆無祿秩四時賞賜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 魏武帝因西漢置夫人昭儀婕妤容華美人文帝增置貴嬪二人（並位次皇后爵無所視） 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 修容（比亭侯） 順成（明帝除順成） 良人（視千石） 明帝又增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 修華（比鄉侯） 修儀（比關內侯） 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明帝遊宴在內又選女子六人爲女尚書典省外奏事也） 晉因魏制 宋初多因舊制孝武帝孝建三年置貴妃（比相國）進貴嬪（比

相貴人比三司以爲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修華修儀修容又置中才人充衣以爲散位其後或省或已
不能悉舉廢帝即位上明帝陳貴妃尊號曰皇太妃依晉孝武李太妃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妃音怡
其江左四代互相沿襲無大異同宋前廢帝以新蔡公主號爲謝貴妃加虎賁龍旂出警入蹕齊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于寘玉自後魏以下班號
謬亂不足爲紀　大唐內宮有惠妃麗妃華妃三人正一品淑儀德儀賢儀順儀婉儀芳儀六人正二品美人四人正三
品才人七人正四品宮官有差初武德九年詔曰王者內職取象天官肇自古昔具有節文末代奢淫搜算無度閥茲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聘自是中宮前後所出三千餘人貞觀二年中
書舍人李百藥上封事曰竊聞大安宮及掖庭內無用宮人動有數萬衣食之費固自煩多幽閉之冤足傷和氣亢陽爲害亦或由茲太宗謂侍臣曰隋氏末年求采無已此皆竭人財力深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
出之任求伉儷非省費息人亦得各遂其性於是令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等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元宗開元二年詔曰古者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爲朕恭膺大寶頗循舊號而六宮曠位未
剏於周禮八月筭人不行於漢法至如姜后進諫永巷脫簪袁盎有言上林引席此則朕之所慕未嘗忘也頃者人屢詣諫流聞道路以爲朕求聲色選備掖庭豈余志之未孚何斯言之妄作往緣太平公主輒進人入宮時以
事須順從未能拒抑見不賢莫若內省欲止謗莫若自修改而更張損之可也妃嬪以下朕當簡擇使還其家　凡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夫之言扶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
士曰婦人婦之言服庶人曰妻妻之言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貶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
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饗來朝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邦人
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自世婦以下者自稱曰婢子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敵體故嫌其當凡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
之齒爵謂夫命有大夫則妻爲命婦至秦漢婦人始有封君之號蔡邕獨斷曰漢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史記曰漢有平原君即景帝王皇后之母也修成君即武帝母王太后
前夫人金氏之女也後漢書曰騭曾祖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賜號儀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室之世又鄧后臨朝爵其太夫人爲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薨贈長公主赤綬諡曰敬君又梁冀妻孫壽
封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又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又王商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賜印綬又靈帝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五千戶左雄奏曰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王聖爲
野王君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天下所歡快初封野王漢陽地動今封山陽君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急又董卓爲相國封其母爲池陽君置令丞公主有邑司之制歷代公主各附於王侯篇內元

壽二年始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補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則不得稱之晉亦有之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太始六年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又王導妻卒贈金章紫綬又虞潭母亦拜爲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又韋逞母宋氏其父授以周官音義逞仕苻堅爲太常乃就宋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爲宣文君 其餘多闕 宋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拜國夫人有奏許之御史中丞袁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綽見任大司農其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羨之郎何邵之官詔並原論後周宣帝令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隋高涼女子洗氏世爲南越首領有功詔冊爲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旌節鹵簿一如刺史之儀後冊爲譙國太夫人仍開譙國太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大唐外命婦之制 皇帝妃嬪及太子良娣以下爲內命婦公主及王妃以下爲外命婦今內命婦具職員令中其制大約皆出於漢魏不復重敘 諸王母妻及妃 嗣王郡王母妻亦同 文武官一品及國公 其非始封者帶三品以上亦同 母妻爲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爲郡夫人四品母妻爲郡君 若勳官二品有封亦同四品 五品母妻爲縣君 若勳官三品有封者亦同五品 散官同職事若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爲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各視夫子之品 若夫子兩有官及爵或一人有官及爵者皆從高蔭 其不因夫子別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云某品郡君 縣君鄉君準此 諸庶子有五品以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爲太妃以下 無嫡母者聽之其承重者不合 中宗時韋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許同見任職事聽子孫用蔭門施棨戟制從之 武太后時契丹寇平州平州刺史鄒保英妻奚氏率城內女子助守賊遂退封爲成節夫人又咸亨元年贈武太后母爲晉國太夫人謚曰忠烈 開元八年五月敕準令王妻爲妃文武官及國公妻爲夫人母加太字一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敘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須異姓妻合從夫受秩申令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已後郡嗣及異姓王母妻並宜準令爲妃貞元六年太常卿崔縱奏諸國王母未有封號請遵典故爲某國太妃吏部郎中柳冕等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伏請降於王母一等命爲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從之

通典卷三十五

唐　京兆　杜　佑　君卿　纂

職官十七

祿秩 幹力白直仗身庶僕親事帳內執衣防閤邑士士力門夫等並附

周班爵祿之制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大國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趙岐曰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次國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小國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皆祿足以代耕也卿祿於君祿皆十分之一大夫於卿各相加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及乎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諸侯恣行惡其法度之害己而滅去其籍故今周禮司祿之官闕其職也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茲蓋其略也孟子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視比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四人次國之卿命於君者如小國之卿凡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者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磁古教及故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禮記王制篇漢制祿秩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各有等差宣帝又益天下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漢書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又應劭注漢書曰張敞蕭望之言曰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

爲廉其勢不能請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而漢書言十五兩存其說耳至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綏和二年又令吏三百石以下俸凡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其時亦有俸錢之差但本史文不具耳故元帝時貢禹上書曰臣爲諫議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千石八十斛六百石七十斛四百石五十斛比四百石四十五斛三百石四十斛比三百石三十七斛二百石三十斛比二百石二十七斛百石十六斛自四百石至二百石爲長吏吏理也主理其縣內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顏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一十斛佐史月俸八斛也一說斗食者歲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三升故云斗食也是爲小吏本史王莽詔曰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斛緵布二疋或帛一疋予每念之今俸祿一歲六十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爲萬斛孟康曰緵八十縷也

後漢大將軍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風俗通曰漢制三公一歲共食萬石按此則有出盡舉大數也至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本史永初四年又減百官及州郡縣俸各有差凡諸受俸皆取半錢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眞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錢二千五百米五十斛三百石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錢一千米九斛一百石錢八百米四斛八斗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眞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者丞尉皆四百石其六百石者丞尉皆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者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三百石諸邊障塞尉諸陵校尉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本志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以下各有差立春之日遣使者賜文官司徒司空帛三十疋九卿十五疋武官太尉大將軍各六十疋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疋武官倍文官漢官儀獻帝建安八年頒賜三公以下金帛由是三年一賜以爲常制本史

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永元初詔二品清官以上應食祿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並給見錢其郡縣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比後去

者悉入後人元嘉末又改此制計月分祿（武帝即位制凡中二千石加公田一頃）齊氏衆官有僮幹之役而不詳其制（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張融坐鞭幹錢敬道杖五十免官又梁王諶爲吏部郎坐鞭曹申免官幹者若門僕之類也）梁武帝天監初定九品令帝於品下注一品秩爲萬石第二第三品爲中二千石第四第五品爲二千石及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唯別得廩食多遥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鎭理京口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官品第三也）寍桂等小州比參軍班（寍州理建寍今雲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並外官刺史最輕者公府參軍官品第六也）丹陽郡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丹陽尹理建康吳郡會稽郡今郡並列郡重者詹事尚書官品第三也）高原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原晉康郡今郡並列郡最輕者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內官吏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者則以居下爲劣則與品第高下不倫當是其時更以淸濁爲差耳本史既略不可詳考焉）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緜當處輸臺附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準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受官給之王及主壻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

後魏初無祿秩者至孝文太和八年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戶增調三疋穀三斛九升以爲官司之祿均預調爲二疋之賦祿行之後贓滿一疋者死其祿每季一請於是百官受祿有差至十年議定民官依戶給俸（本史又曰初邊方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六尺絹歲不滿疋）

北齊官秩一品每歲八百疋（二百疋爲一秩）從一品七百疋（一百七十五疋爲一秩）二品六百疋（一百五十疋爲一秩）從二品五百疋（一百二十五疋爲一秩）三品四百疋（一百疋爲一秩）從三品三百疋（七十五疋爲一秩）四品二百四十疋（六十疋爲一秩）從四品二百疋（五十疋爲一秩）五品一百六十疋（四十疋爲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疋（三十疋爲一秩）六品一百疋（二十五疋爲一秩）從六品八十疋（二十疋爲一秩）七品六十疋（十五疋爲一秩）從七品四十疋（十疋爲一秩）八品三十六疋（九疋爲一秩）從八品三十二疋（八疋爲一秩）九品二十八疋（七疋爲一秩）從九品二十四疋（六疋爲一秩）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事繁者優

一秩平者守本秩閒者降一秩長兼試守者亦降一秩官非執事不朝拜者皆不給祿州郡縣制祿之法刺史守令下車各前取一時之秩上上州刺史歲秩八百疋與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為差中上降上下一百疋中中及中下亦以五十疋為差下上降中下一百疋下中下下亦各以五十疋為差上郡太守歲秩五百疋降清都尹五十疋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為差中上降上下四十疋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疋為差下上降中下四十疋下中下下各以二十疋為差上上縣歲一百五十疋與鄴臨漳成安三縣同上中上下各以十疋為差中上降上下三十疋中中及中下各以五疋為差下上降中下二十疋下中下下各以十疋為差州自長史下逮於史吏郡縣自丞以下逮於掾佐亦皆以帛為秩郡有尉者尉減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調課給之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勳品各給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流外勳品或以五人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為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閒者降一等諸州刺史守令以下幹及力皆聽敕乃給其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八疋幹身放之力則郡縣白直充　後周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俱為四十石凡頒祿視年之上下畝至四釜為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為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為下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為凶荒不頒祿　隋京官正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為差至正四品是為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為差至正六品是為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為差至從八品是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給祿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為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

爲差至於下下則一百石大縣官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爲差至於下下則六十石其祿唯及刺史二佐及郡守縣令本志 文帝時嘗以百僚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爲官人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從之公卿以下及給職田各有差本志 義寧二年唐王爲相國罷外官給祿每十斛給地二十畝 大唐武德中外官無祿貞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祿其後遂定給祿俸之制以民地租充之 京官正一品七百石 從一品六百石 正二品五百石 從二品四百六十石 正三品四百石 從三品三百六十石 正四品三百石 從四品二百六十石 正五品二百石 從五品一百六十石 正六品一百石 從六品九十石 正七品八十石 從七品七十石 正八品六十七石 從八品六十二石 正九品五十七石 從九品五十二石 諸給祿者三師三公及太子三師三少若在京國諸司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并左右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並依官給其春夏二季春給秋冬二季秋給 凡京文武官每歲給祿總一十五萬一千五百三十三石二斗自至德之後不給 其在外文武官九品以上準官皆降京官一等給其文武官在京長上者則不降 諸給祿應降等者正從一品各以五十石爲一等二品三品皆以三十石爲一等四品五品皆以二十石爲一等六品七品皆以五石爲一等八品九品皆以二石五斗爲一等 其俸錢之制京司諸官初置公廨令行署及番官興易以充其俸貞觀十二年罷公廨置胥士七千人取諸州上戶爲之準防閤例而收其課三歲一更計員少多而分給焉貞觀十五年以府庫尙虛敕在京諸司依舊置公廨給錢充本置令史府史胥士等令廻易納利以充官人俸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爲理之本在於擇人不正其原遂差千里往古明經拜職或四科辟召必擇器任使量才命官然則市井子孫不居官吏國家制令憲章三代商賈之人亦不居官位陛下近許諸司令史捉公廨本錢諸司取此色人號爲捉錢令史不簡性識寧論書藝但令身能買販家足貲財錄牒吏部即依補擬大率入捉五十貫以下四十貫以上任居市肆恣其販易每月納利四千一年凡輸五萬送利不違年滿授職然國家昔常笑漢代賣官今開此路頗類

於彼在京七十餘司相率司別九人更一二載後年別即有六百餘人輸利受職伏以陛下理致昇平任賢爲政或太學高第或諸州進士皆策同片玉經若懸河守先聖之格言慕昔賢之廉恥拔十取五量能授官然犯禁違公輒罹刑法況乎捉錢令史專主賈販志意分毫之末耳目廛肆之間輸錢於官以獲品秩荏苒年歲國家能不使用之乎此人習與性成慣於求利苟得無恥豈蹈廉隅使其居職何向而可將來之弊宜絕本源臣每周遊之閒爲國視聽京師庶僚爰及外官異口同詞咸言不便太宗納之停諸司捉錢依舊本府給月俸二十一年復依故制置公廨給錢爲之本置令史府胥士等職賈易收息以充官俸永徽元年悉廢胥士等更以諸州租庸脚直充之其後又令薄賦百姓一年稅錢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掌之每月收息以充官俸其後又以稅錢爲之而罷其息利凡京文武正官每歲供給俸食等錢（并防閤庶僕及雜錢等）總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貫（員外官不在此數）外官則以公廨田收及息錢等常食公用之外分充月料先以長官定數其州縣少尹長史司馬及丞各減長官之半尹大都督府長史副都督別駕及判司準二佐以職田數爲加減其參軍及博士減判司主簿縣尉減縣丞各三分之一（謂內外員外官同正員者祿料賜會食料一事以上並同正員其不同正員者祿料亦同正員餘各給半職田並不給自乾元之後以常賦不給內外官俸祿各減其半）內供奉及裏行不帶本官者祿俸食料防閤庶僕一事以上並同正官帶官者聽從多處給若帶外官者依京官給（食料賜會與京官同）諸檢校及判試知等官不帶內外官者料度一事以上準員外官同正員例給若檢校及判試知處正官見闕者兼給雜用其職田不應入正官者亦給（其侍御史殿中及監察御史知試並同內供奉裏行例）儀鳳二年制內外官俸食防閤邑士白直等宜令王公以下率口出錢以充給焉調露元年九月職事五品以上者準舊給仗身武太后光宅元年九月以京官八品九品俸料授簿諸八品每年給庶僕三人九品二人又有親事帳內（六品七品子爲親事八品九品子爲帳內限年十八以上舉諸州共率萬人爲之）凡王公

以下及文武職事三品以上帶勳官者則給之（其親事府帳內府官附在王侯篇）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十八人）嗣王君王（百

八人）上柱國帶二品以上職事（九十五人）帶三品職事（六十九人）柱國帶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九人）帶三品職事（六十三人）上護軍帶二

品以上職事（七十三人）帶三品職事（五十五人）護軍帶二品以上職事（六十二人）帶三品職事（三十六人）諸州縣之官流外九品以上

皆給白直二品（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其七品佐官六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諸州縣官流內九

品以上及在外監五品以上皆給執衣（隨身驅使典執筆硯其監官於隨近州縣取充）二品（十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二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

（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關津岳瀆官並不給）分爲三番每周而代（不願代者聽之）初以民丁中男充爲之役使者不得踰境後皆捨其

身而收其課課入所配之官遂爲恒制鎮戍之官以鎮戍上中下爲差上鎮給仗身四人中

下鎮副各二人倉曹兵曹戍主副各一人其仗身十五日一時收資六百四十　開元十年正月省王公以下視

品官參佐及京官五品以上官仗身職員凡京師文武職事官五品以上給防閤一品（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三人）三品（四十八人）

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以下給庶僕六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　公主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縣主（四十人）特

封縣主（三十四人）京官任兩職者從多給凡州縣官皆有白直二品（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二人）七

品（六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　凡諸親王府屬並給士力數如白直其防閤庶僕白直士力納課者每年不過二千五百

執衣元不過一千文防閤庶僕舊制季分月俸食料雜用即有分諸官應月給開元二十四年六月乃撮而同之

通謂之俸料一品月俸料六千食料千八百雜用千二百防閤十五千通計二十四千二品三品月俸五千食料

千一百雜用九百防閤十千通計十七千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七百雜用七百防閤六千六百六十七通計

十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月俸三千食料六百雜用六百防閤五千通計九千二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四百雜

用四百庶僕二千五百通計五千三百七品月俸千七百五十食料三百五十雜用三百五十庶僕千六百通計四千五十八品月俸千三百五十食料三百雜用三百庶僕六百通計二千五百五十九品月俸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庶僕四百通計千九百其數目國初以來即有中間色目或有加減爲今方爲定制員外官帶同正者不減正員官食料錢不帶同正者減半致仕官建中三年九月敕所請半祿料及賜物等並宜從敕出日於本貫及寄住處州府支給至貞元四年四月敕其宴會及朔望朝參等禮並依恆式自今已後宜準此諸州縣不配防人處城及倉庫門各二人須守護者取年十八以上中男及殘疾據見在數均爲番第勿得偏併每番一旬每城門各四人倉庫門各二人其倉門每萬石加一人石數雖多不得過五人其京兆河南府及赤縣大門各六人庫門各三人其須修理官廨及館承官人聽量配驛使若番上不到應須徵課者每番閑月不得過一百七十忙月不得過二百文滿五旬者殘疾免課調中男免雜徭其州城郭之下戶數不登者通取於他縣總謂之門夫其後舉其名而徵其資以給郡縣之官其門之多少課之高下任土作制無有常數天寶五載制郡縣白直計數多少同料錢加稅以充之不得配丁爲白直十四載八月制兩京文武官九品以上正員官自今以後每月給食雜用防閤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官加一分仍永爲恆式乾元元年制外官給半料以職田不給料令度支使量閑劇司給手力課員外官一切無料大曆三年通計京城諸司每月給手力資錢凡四萬七千五百四十六貫四十文並以天下青苗錢充初以常賦不給乃稅人墾田畝十有五錢資用窘急不暇成熟候苗青即征之故謂之青苗錢主其任者爲青苗使貞元四年正月敕京文武官員及兩京府縣官總三千七百七貫據元給及雜加每當錢五萬一千四百四貫六百一十七文一年都當六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五貫四百文天寶七載九月敕五品以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常畜絲竹以展懽娛行樂盛時式覃中外至八載六月敕其男口給使王公家不過二十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八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百官家畜絲竹及給使口並是朝恩優寵賚給故附於庶僕俸料之後

致仕官祿

大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開元五年十月敕致仕應請物令所由送至宅

職田公廨田

古者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孟子言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潔也士田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惟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故王制曰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是也）夫圭田無征是也（夫猶治也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也）凡藉田之法以一里之田凡九頃分授八夫則家得一頃其餘一頃以八十畝均付八家以爲公田家得十畝借民力而治之公則好惡取於是不復侵人所自治之田也故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其餘二十畝二家共得五畝以爲廬舍秦漢之間不詳其制　晉公卿猶各有菜田及田騶多少之級然粗舉其制而史不備書其餘歷代多闕　後魏孝文太和五年州刺史郡太守并官節級給公田　隋文帝開皇中以百僚供費不足咸置廨錢收息取利蘇孝慈上表請罷於是公卿以下內外官給職分田一品給五頃至五品則爲三頃其下每以五十畝爲差又給公廨田以供用　大唐凡京諸司各有公廨田司農寺（給二十六頃）殿中省（二十五頃）少府監（二十二頃）太常寺（二十頃）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頃）太府寺（十六頃）吏部戶部（各十五頃）兵部內侍省（各十四頃）中書省將作監（各十三頃）刑部大理寺（各十二頃）尚書都省門下省太子左春坊（各十一頃）工部（十頃）光祿寺太僕寺祕書監（各九頃）禮部鴻臚寺都水監太子詹事府（各八頃）御史臺國子監京縣（各七頃）左右衛太子家令寺（各六頃）衛尉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太子左右春坊（各五頃）太子左右衛率府太史局（各四頃）宗正寺左

右千牛衛太子僕寺左右司禦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監門率府各三頃 內坊左右內率府率更府各二頃 在外諸司公廨田亦各有差大都督府四十頃 中都督府三十五頃 下都督都護府上州各三十頃 中州二十頃 官總監下州各十五頃 上縣十頃 中縣八頃 下縣六頃 上牧監上鎮各五頃 下縣及中下牧司竹監中鎮諸軍折衝府各四頃 諸冶監諸倉監下鎮上關各三頃 牙市監諸屯監上戍中關及津各二頃其津隸都水使者不給 下關一頃五十畝 中戍下戍嶽瀆各一頃 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 二品十頃 三品九頃 四品七頃 五品六頃 六品四頃 七品三頃五十畝 八品二頃五十畝 九品二頃 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準此即百里內地少欲於百里外給者亦聽之 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之田亦各有差二品十二頃 三品十頃 四品八頃 五品七頃 六品五頃京畿縣亦準此 七品四頃 八品三頃 九品二頃五十畝 鎮戍關津嶽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 六品三頃五十畝 七品三頃 八品二頃 九品一頃五十畝 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 中府五頃五十畝 下府及諸郎將各五頃 上府果毅都尉四頃 中府三頃五十畝 下府三頃 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 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 親王府典軍五頃 副典軍四頃 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二頃 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 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 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 旅帥一頃 隊正副各八十畝 皆於領側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其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數而已 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爲限各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準租分法其價六斗已下者依舊定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開元十年六月敕所置職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事有變通應須刪改其內外所給職田止從今年九月以後並宜停給十八年六月京官職田特令準令給受復用舊制自大歷以來關中匱竭時物騰貴內官不給乃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每歲通計文武正員外官及內侍省閑廏五坊南北衙宿衛并教坊內人家糧等凡給米七十萬石

卷終

通典卷三十六

唐　京兆　杜　佑　君　卿　纂

職官十八

秩品一　并命數　唐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後漢　魏

唐官數闕尚書曰唐虞建官惟百而鄭玄云虞官六十唐官未聞堯舜同道或皆六十以屬官而言則皆有百

虞官六十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而鄭注云六十

夏官一百二十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又尚書云夏商官倍則當有二百矣而鄭云百二十今依鄭說

殷官二百四十明堂位曰殷官二百而鄭云二百四十今依鄭說

右自殷以上官名制度俱在歷代官制篇按列國之官並不在其數

周官有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專征伐五侯九伯者也蓋長諸侯為之伯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又云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六命賜官鄭司農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鄭玄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五命賜則則者地未成國之名也王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也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與夏五十里國同四命受器受祭器為上大夫也鄭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也鄭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臣再命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也鄭玄謂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一命受職始命為正吏謂列國公侯伯之士也於子男為大夫一云受職事

右內外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內職掌府史胥徒賈人工人奄寺罪隸蠻夷貉等五隸醫人圉人虎士眡瞭力召反及奚凌籩醢醯鹽冪酒桃舂抌饎稾等抌音肉饎音熾熟食也爾雅云酒食也女職一萬五

千九百五十人都計內外官及內職掌人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五人其旗人舞者及太祝巫覡闇人每門及囿世婦每宮等官職并冬官人數及外職掌人並闕按帝王世紀云湯受命有三千餘國又按王制云殷時天下諸侯國千七百七十三當是殷氏政衰諸侯相并季末之時册存之國耳大國二百四十九次國五百一小國一千二十三大國次國則皆三卿五下大夫二十七上士唯小國二卿其大夫與士如大國次國之數大凡列國卿大夫士有六萬一千三十二人及周初有千八百國列國卿大夫士大約與殷不異罷侯置守郡縣官吏百姓之所奉豈非勤乎

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也當周之世有功之臣無如太公周公者然封爵皆爲侯詩云穆穆魯侯又曰齊侯之子是也而春秋有虞公虢公州公者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故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天子三公加命則爲方伯九命卿加一命則出爲侯伯七命大夫加一命則出爲子男五命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大夫以下德盛者出則爵命並加士則德未周備但得進命不進爵也是以卿出則爲侯伯大夫出則爲子男皆爵命並進士出爲附庸但得進命故附庸之君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附庸之君名也二王之後本非出加之例直以承祀先代故九命爲上公其有功之臣皆爲侯伯七命而已若王之子弟及異姓之有大功德而封爵不過侯但得進地若齊魯之國皆以侯爵而受上公之地五百里之封若列士侯伯有賢能之德而又有功者則加一命爲牧故春官之職云八命作牧子男之君則五命上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三命大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次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小國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凡士一命而受爵周禮爵及命士故云一命而受爵有受爵有受命者必有職故周禮云一命受職明一命之士職爵俱有也再命受服於君不自爲也然則一命者其服自爲也一命尙受職再命不言自明耳三命受車馬三命謂侯伯之卿也再命已受服於君則三命之卿受服不疑矣而復別受車馬於君故曲禮云夫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明其三命得受車馬之義然三命之卿則有命於天子之

禮故周禮云三命受位明諸侯之卿受三命者皆有列位於王朝也則小國之卿再命者雖得命於天子於王朝未有列位也三命之卿始受車馬則再命以下車馬自爲之也若君特賜者不在其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卿受祭器於公四命始受器三命以下皆自爲之也故禮記云有田祿者先爲祭器三命以上旣受祭服四命者受服亦可明矣三命之卿尚有列位於王四命亦可知也凡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凡自稱者伯曰天子之臣（分陝之伯）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守音手又反）在邊邑曰某屛之臣某公子曰臣孼（孼音五葛反）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也傳音丁戀反）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天子士也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儐者曰晉士起也）自稱曰陪臣某（陪重也）於外曰子（子有德之稱也經曰高子來盟）於某國曰寡君之老使自稱曰某（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

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其十八等自大庶長以下又似官也）

右具封爵篇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則在軍吏之例自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言從公大夫以上人與令丞亢禮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

漢官秩差次（二漢並有秦二十等爵然以爲功勞之賞非恆秩也丞相太尉司徒司空諸將軍及諸侯王國官不在此目）

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王莽改曰卿）御史大夫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二千石（月百二十斛亦曰眞二千石王莽改爲上大夫）太子太傅　少傅　將作大匠　太子詹事　大長秋　典屬國　水衡都尉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司隸校尉　城門校尉　中壘校尉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尉　虎賁校尉　州牧　郡太守

比二千石（月百斛王莽改為中大夫）丞相司直　光祿大夫　光祿中郎五官左右三將　光祿虎賁中郎將　光祿中郎將
騎都尉　西域都護副校尉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郡尉
千石（月八十斛王莽改為下大夫）丞相長史　大司馬長史　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前後左右將軍長史　太常丞　光祿勳丞
衛尉丞　太僕丞　廷尉左右監　大鴻臚丞　宗正丞　大司農丞　少府丞　執金吾丞　太子衛率
萬戶以上縣令
比千石　光祿太中大夫　光祿郎中車戶騎三將　光祿謁者僕射　光祿虎賁郎
八百石（成帝除八百石秩）太子家令
比八百石　光祿勳諫議大夫
六百石（月七十斛王莽改曰元士）衛尉公車司馬令　衛士令　旅賁令　廷尉左右平　太子門大夫　太子庶子　將作
大匠丞　太子詹事丞　水衡都尉丞　京兆尹丞　左馮翊丞　右扶風丞　州刺史　郡丞　郡長史　郡
尉丞　次萬戶以上縣令
比六百石（月六十斛）太常太上博士　光祿議郎中郎　光祿謁者掌賓讚受事員　西域都護丞　司馬候
五百石（成帝除五百石秩王莽復置改為命士）減萬戶縣長
四百石（月四十五斛自四百石至二百石為長吏王莽改為中士）太子中盾　萬戶以上縣丞　次萬戶以上縣丞　減萬戶縣丞
比四百石　光祿侍郎
三百石（月四十斛王莽改為下士）次減萬戶縣長

比三百石 月三十七斛 光祿郎中

二百石 月三十斛 萬戶以上縣尉　次萬戶以上縣尉　減萬戶縣尉

百石 自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為少吏王莽改百石秩曰庶士

右漢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 哀帝時官數 命數未計 漢魏以降逮於周隋既多無注解或傳寫訛舛有義理難明學研覈莫辨今但約其本史聊存一代之制他皆類此覽之者幸察焉

後漢官秩差次 此制初因其舊以後錢穀兼給其舊數增減不同事具祿秩篇其太傅三公大將軍驃騎大將軍並不在此目

中二千石 月百八十斛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注云比二千石

太子太傅　河南尹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二千石 月百二十斛 度遼將軍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司隸校尉　州牧　凡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

郡太守　皇子封王國傅　相　皇太子封王國御史大夫及諸卿

比二千石 月百斛 都護將軍　大將軍營五部校尉　光祿五官中郎將　光祿左中郎將　光祿右中郎將　光祿虎賁中郎將　光祿羽林中郎將　光祿奉車都尉　光祿駙馬都尉　光祿騎都尉　光祿大夫　少府侍中 漢官秩云千石 少府中常侍　城門校尉　北軍屯騎校尉　北軍越騎校尉　北軍步兵校尉　北軍長水校尉

北軍射聲校尉　每王屬國都尉　護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皇子封王國中尉

千石 月八十斛 太傅長史　太尉長史　司徒長史　司空長史　大將軍長史　光祿太中大夫 注云秩比二千石 廷尉正

左監　少府中常侍　少府尚書令　少府御史中丞　太子家令　大長秋　中宮僕　太子率更令　太子

僕　城門司馬　城門平屯司馬　北軍屯騎校尉司馬　北軍越騎校尉司馬　北軍步兵校尉司馬　北軍
長水校尉司馬　胡騎司馬　北軍騎射聲校尉司馬　右扶風京兆每大縣令　雒陽令　皇太子封王國郎
中令　僕
比千石　大將軍司馬　太常丞　光祿丞　光祿謁者僕射　衛尉丞　衛尉宮掖門司馬　太僕丞　鴻臚
丞　宗正丞　司農丞　少府丞　使匈奴中郎將　執金吾丞注云漢官秩云六百石
大百石月七十斛大將軍從事中郎　度遼將軍長史　度遼將軍司馬　太常贊饗　太常太史令　太常博士祭
酒　太常太祝令　太常太宰令　太常大子樂令　太常高廟令　太常光武廟令　太常前帝陵每園令
太常先帝陵每陵食官令　光祿左右僕射　左右陛長　光祿羽林左監　光祿羽林右監　光祿中散大
夫注云秩一千石光祿諫大夫　光祿議郎　光祿常侍謁者公府掾　衛尉公車司馬令　衛尉南宮衛士令　衛尉
北宮衛士令　衛尉左右都候　太僕考功令　太僕車府令　太僕未央廄令　太僕承華廄令　廷尉左平
鴻臚大行令　宗正諸公主每主家令　宗正諸公主每主主簿　僕　私府長　大司農部丞　大司農太
倉令　大司農平準令　大司農導官令　少府太醫令　少府太官令　少府守宮令　少府上林苑令　少
府給事黃門侍郎　少府小黃門侍郎　少府小黃門令　少府中黃門冗從僕射　少府掖庭令　少府永巷
令　少府御府令　少府祠祀令　少府鉤盾令　少府濯龍監　少府中藏府令　少府內謁者令　少府尚
方令　少府尚書僕射　少府尚書令　少府符節令　少府治書侍御史　少府侍御史　執金吾武庫令
大長秋丞　大長秋中宮謁者令注曰本四百石大長秋中宮尚書　大長秋中宮私府令注曰秩千石大長秋中宮永巷令

大長秋中宮　黃門冗從僕射　大長秋虎賁官騎下中宮官署令　太子倉令　太子食令　太子門大夫
太子中庶子　將作丞　將作左校令　將作右校令　城門每門候　北軍中候　州刺史　右扶風京兆
每次縣令　護烏桓校尉擁節長史　司馬　護羌校尉擁節長史　司馬
比六百石（月六十斛又云五十斛）大將軍典軍候　光祿五官中郎（又云比三百石）光祿左中郎　光祿右中郎　光祿虎賁中郎
光祿常侍謁者　太子洗馬　皇子封王國治書
四百石（月五十斛又云四十五斛）光祿給事謁者　少府太官丞　少府黃門署長　畫室署長　內署長　少府直里監
少府尚書左右丞　少府侍郎　大司農雒陽市長　大長秋中宮藥長　太子庶子　太子廐長　太子中盾
太子衛率　右扶風京兆每次縣長　雒陽縣丞　皇太子封王國禮樂長　衛士長　醫士長　永巷長
祠祀長
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後漢百官志云四十斛）太尉東西曹掾　光祿五官侍郎　光祿左侍郎　光祿右侍郎　光祿虎賁侍郎
皇子封王國謁者
三百石（月四十斛）太常先帝陵每陵食監丞　宗正諸公主每主家丞　少府鉤盾丞　永安丞　鴻臚大行治禮郎
大司農丞　揖讓擢丞　右扶風京兆每小縣長　侯國相
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太尉諸曹餘掾　光祿五官郎中　光祿左郎中　光祿右郎中　光祿虎賁郎中　光祿羽
林郎中　光祿灌謁者郎中　少府中黃門
二百石（月三十斛）太常太史丞中明堂及靈臺丞　衛尉史　太僕文學史　少府文學史（一人二百石）少府苑中丞　右

史南園丞　少府令史　少府符節令史　廷尉史　鴻臚史　宗正史(一人二百石)大司農直丞　大司農雒陽市丞　執金吾史　太子舍人　河南尹員外　皇子封王國郎中

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大將軍屯長　太尉屬　光祿節從虎賁

百石(月十六斛)太尉令史(中興以後不說石數)太常吏　太常太史吏　太常大子樂吏　光祿員外　衛尉文學吏　太僕吏　少府吏(五人百石)少府蘭臺令史　廷尉文學吏　鴻臚文學吏　宗正文學吏(四人百石)大司農文學吏　大司農雒陽市吏　執金吾文學吏　司隸校尉州功曹從事　別駕從事　簿曹從事　兵曹從事　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有之)州曹諸掾　河南尹公右平史　雒陽員外　鄉有秩三老

斗食(月十一斛)太常明堂員吏　太常大子樂令員吏　光祿勳卿員吏　衛尉卿員吏　太僕卿員吏　大鴻臚卿員吏　大司農雒陽市吏(四人百石)少府卿員吏　執金吾員吏　雒陽令員吏

佐史(月八斛)太常佐　太常太祝佐　太常明堂佐　光祿佐　衛尉佐　太僕佐　廷尉佐　大鴻臚佐　大鴻臚大行令佐　宗正佐　大司農佐　雒陽市佐　執金吾佐　少府佐　雒陽縣佐史

右內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一千五十五人內六千五百一十二人外)內外諸司職掌人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九人(萬一四千二百二十五人內職掌令史御屬從事職佐員吏待詔卒騎治禮郎假佐官騎及鼓吹宰者屠者士衛緹騎導從領士烏桓騎等一十三萬一千一百九十四人外職掌員吏書佐假佐亭長鄉有秩三老游徼家什等)

都計內外官及職掌人十五萬二千九百八十六人其內有里魁里數及命數未詳

魏官置九品(自魏以下並為九品其祿秩差次大約亦如漢制已列品第不可重出)

第一品　黃鉞大將軍　三公　諸國王公侯伯子男爵　大丞相

第二品 諸四征四鎮車騎驃騎將軍 諸大將軍

第三品 侍中 散騎常侍 中常侍 尚書令 左右僕射 尚書 中書監令 祕書監 諸征鎮安平將軍 光祿大夫 九卿 司隸校尉 京兆河南尹 太子保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中領軍 諸縣侯爵

龍驤將軍 征虜將軍 輔國將軍

第四品 城門校尉 武衛 左右衛 中堅 中壘 驍騎 游騎 前軍 左軍 右軍 後軍 寧朔 建威 建武 振威 振武 奮威 奮武 揚武 廣威 廣武 左右積弩 積射 强弩等將軍 護軍監軍 五營校尉 南北東西中郎將 御史中丞 都水使者 州領兵刺史 越騎烏桓諸匈奴護羌蠻夷等校尉 諸鄉侯爵

第五品 給事中 給事黃門侍郎 散騎侍郎 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虎賁中郎將 符節令 冗從僕射 羽林監 太子中庶子 太子庶子 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 僕 衛率 諸軍司北軍中候 都督護軍 西域校尉 西戎校尉 禮晃諸將軍 鷹揚 折衝 輕車 虎烈 宣威 威遠 寧遠 伏波 虎威 淩江等將軍 太學博士 將兵都尉 牙門將 騎督 安夷撫夷護軍 郡國太守相內史 州郡國都尉 國子祭酒 諸亭侯爵 州單車刺史

第六品 尚書左右丞 尚書郎中 祕書郎 著作丞郎 治書侍御史 部曹侍御史 諸督軍 奉車駙馬都尉 諸博士 公府長史司馬 驃騎車騎長史司馬 廷尉正監評 將兵助郡尉督司馬史卒者 諸護軍 太子侍講門大夫 太子中舍人 太子常從虎賁督司馬督 水衡典虞牧官都尉 司鹽都尉 度

支中郎將校尉　司竹都尉　材官校尉　驃騎車騎衛將軍府從事中郎　四征鎮公府從事中郎　公車令

諸縣署令千石者　千人督校尉　督守殿內將軍　殿內典兵　黃門冗從僕射　諸關內名號侯爵　諸

王公友

第七品　期門郎　諸國公謁者　殿中監　諸卿尹丞　諸獄丞　太子保傅丞　詹事丞　諸軍長史司馬

秩六百石者　護羌戎蠻夷越烏桓校尉長史司馬　諸軍諸大將軍正行參軍　諸持節督正行參軍　二品

將軍正行參軍　門下督　中書通事舍人　尚書曹典事　中書佐著作　太子洗馬　北軍候丞　城門五

營校尉司馬　宜禾伊吾都尉　度支都尉　典農都尉　諸封公保傅相郎中令及中尉　大農監　淮海津

都尉　諸國文學　太子食官令舍人　單于率正　都水參軍　諸縣令相秩六百石以上者　左右都尉

武衛左右衛長史司馬　京城門候　諸門候副　散牙門將　部曲督　殿中中郎將校尉　尚藥監　尚食

監　太官食監　中署監　南北軍監　中廷御史　禁防御史　小黃門諸署長僕謁者　藥長寺人監　靈

芝園監　黃門署丞　中黃門　太史中散諫議三大夫　議郎　三臺五都侍御史　太廟令　諸公府掾屬

諸府記室　督主督受除遣者　符璽郎　門下郎　中書主事通事　散騎集書　公主及諸國丞萬戶以

上典書令及家令　符節御史

第八品　尚書中書祕書著作及主書主圖主譜史　太常齋郎　京城門郎　四平四安長史司馬　三品四

品將軍正行參軍　郡國太守相內史中丞長史　西域戎部譯長　諸縣署令千石以上者丞　州郡國都尉

司馬　司鹽司竹監丞　水衡典虞牧材官都尉司馬　祕書校書郎　東宮摘句郎　諸雜署長史　關谷長

王公妃公主家令　諸部護軍司馬　王郡公諸雜署令　國子太學助教　諸京城四門學博士　諸國常侍侍郎　殿中都尉司馬　諸部護軍司馬　殿中羽林郎　左右度支　中郎將司馬　黃門從官　寺人中郎郎中　諸雜號宣威將軍以下五品將軍長史司馬　蘭臺謁者　都水使者令史　門下禁防　金鼓幢麾城門令史　校尉部司馬　軍司馬　假司馬　諸鄉有秩三老　司馬史從掾　諸州郡防門　尚書中書祕書令史

第九品　蘭臺殿中蘭臺謁者及都水使者書令史　諸縣長令相　關谷塞尉　倉曹河津督監　殿中監典事　左右太官督監內者　總章戲馬監　諸紙署監　王郡公郡諸署長　司理治書　異族封公世子庶子　諸王友國謁者大夫諸署丞　諸王太妃及公主家僕丞　公主行夜督郎　太廟令行夜督郎　太子掌固主事候郎　王官舍人　副散部曲將　武猛中郎將　校尉部司馬軍司馬假司馬　諸鄉有秩　司徒史從掾　諸州郡防門

右官數及命數未詳

通典卷三十六終

唐 京兆 杜 佑 君 卿 纂

職官十九

秩品二 井命數 晉 宋 齊 梁

晉官品

第一品 公 諸位從公 開國郡公縣公爵

第二品 特進 驃騎車騎衛將軍 諸大將軍 諸持節都督 開國縣侯伯子男爵

第三品 侍中 散騎常侍 中常侍 尚書令 僕射 尚書 中書監令 祕書監 諸征鎮安平將軍 鎮軍撫軍前後左右征虜輔國龍驤等將軍 光祿大夫 諸卿尹 太子保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司隸校尉 中領軍 中護軍 縣侯爵

第四品 武衛 左右衛 中堅 中壘 驍騎 游擊前軍 左軍 右軍 後軍 寧朔 建威 振威 奮威 廣威 建武 振武 揚武 廣武 五營校尉 左右積弩 積射 强弩 奮武等將軍 城門校尉 護軍監軍 東西南北中郎將 州刺史領兵者 護匈奴中郎將 護羌戎夷蠻越烏桓校尉 御史中丞 都水使者 鄉侯爵

第五品 給事中 給事黃門 散騎 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虎賁中郎將 冗從僕射 羽林監 太子中庶子 庶子 家令 率更令 僕 衛率 諸軍司 北軍中候 都督 護軍 護匈奴中郎 西域代

部護羌烏桓等校尉　禮見諸將軍　鷹揚　折衝　輕車　武牙　威遠　寧遠　虎威　材官　伏波　凌
江等將軍　牙門將　騎督　安夷撫夷護軍　郡國太守相內史　州郡國都尉　亭侯爵
第六品　尚書左右丞　尚書郎　治書侍御史　侍御史　諸督軍糧　奉車駙馬騎等都尉　諸博士　公
府長史司馬　從事中郎　二品將軍及諸大將軍特進都督中護軍長史司馬　廷尉正監平　祕書郎　著
作郎　丞郎　黃沙治書侍御史　諸護軍長史司馬　水衡典虞牧官司鹽都尉　太子門大夫　度支
中郎將校尉都督　材官校尉　王郡公侯郎中令　中尉　大農　王傅師及國將軍　諸縣置令秩千石者
太子侍講門大夫　中舍人　司馬督　太子常從虎賁督千人督校尉　督守殿中將軍　黃門令　黃門
冗從僕射　關內名號侯爵
第七品　殿中監　諸卿尹丞　符節御史　獄丞部丞　黃沙典事　太子保傅詹事丞　諸軍長史司馬秩
六百石者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蠻夷越烏桓校尉長史司馬　北軍中候丞　城門五營校尉司馬　宜禾
伊吾都尉　公保傅相郎中令　淮海津都尉　門下中書通事舍人　尚書典事　太子洗馬　食官令舍
人　黃門中郎將校尉都督　諸縣置令六百石者　左右都候、閶闔門司馬　城門候　尚藥監　大官食
監　中署監　小黃門　諸署令僕射謁者　藥長寺人監　副牙門將　部曲督殿中　中黃門尉都尉
黃門諸署丞長史　中黃門　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　關外侯爵
第八品　門下中書主事通事　散騎集書中書尚書祕書著作治書主書主圖主譜令史　郡國相內史丞長
史　烏桓西域代部騎馬　四安四平長史司馬　水衡典虞牧官　典牧材官　州郡國都尉司馬　司鹽司

竹監丞　諸縣令長相　關谷長　諸縣署令千石之丞尉　王郡公侯諸侍郎諸雜署令　王太妃公主家令副散督司馬長史　部曲將郡中都尉司馬　羽林郎　黃門從官　寺人中郎郎中　雜號宣威將軍以下

第九品　蘭臺謁者都水黃沙令史　門下散騎中書尚書祕書令史　殿中蘭臺謁者都水黃沙書令史　諸縣署令長相之丞尉　關谷塞護道尉　王郡公侯諸署長　司理治書謁者中大夫署丞　王太妃公主家丞僕舍人　副散部曲將　武猛中郎將校尉　別部司馬　軍司馬　軍假司馬

右內外文武官六千八百三十六人（內八百九十四人外五千九百四十二人）內外諸色職掌一十一萬一千八百三十六人（百八十九人內職掌據史所載數門亭長書佐書吏卒騶等其餘色目史闕一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七人外職掌王國及州縣職吏散吏鄉里吏等）都計內外官及職掌人一十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二人又每四鄉置一嗇夫及鄉摝大小戶口數多少等級置治書史及佐正等數并命數未詳

宋官品

第一品　太傅　太保　太宰　太尉　司徒　司空　大司馬　大將軍　諸位從公

第二品　特進　驃騎　車騎　衛將軍　諸大將軍　諸持節都督

第三品　侍中　散騎常侍　尚書令　僕射　尚書　中書監令　祕書監　諸征鎮至龍驤將軍　光祿大夫　諸卿尹　太子二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領護軍　縣侯爵

第四品　二衛至五校尉　寧朔至五威五武將軍　四中郎將　刺史領兵者　戎蠻校尉　御史中丞　都水使者　鄉侯爵

第五品　給事黃門　散騎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三將　積射强弩將軍　太子中庶子　三卿　率　鷹

揚至凌江將軍　刺史不領兵者　郡國太守內史相　亭侯爵

第六品　尚書丞郎　治書侍御史　侍御史　三都尉　博士　撫軍以上及持節都督領軍長史司馬　公府從事中郎將　廷尉正監評　祕書著作丞郎　王國公三卿師友文學　諸縣署令千石者　太子門大夫　殿中將軍司馬督　雜號護軍　關中侯爵

第七品　謁者　殿中監　諸卿尹丞　太子傅詹事率丞　諸軍長史司馬六百石者　諸府參軍　戎蠻府長史司馬　公府掾屬　太子洗馬　食官令舍人　諸縣令六百石者

第八品　內臺正令史　郡丞　諸縣署丞　雜號宣威將軍以下

第九品　內臺書令史　外臺正令史　諸縣署丞尉

右內外文武官六千一百七十二人（八百二十三人內五千三百四十九人外）內職掌人門亭長孝經師月令律令師及書佐等一千四百六十一人都計內外官及職掌人七千六百三十三人其京都臺省監寺及府衛等府令史并諸色職掌人未詳其州署人各隨州舊定無制亦不得而知也命數亦未詳

齊官品（未詳）

右內外文武官二千六十三人（九百四十七人內一千一百一十六人外州刺史及官屬并太守內史相縣令相靈蠻等校尉中郎將護軍等）其中書省及令史司徒府門下省尚書祕書曹省蘭臺諸曹內外督令史并太廟明堂太祝太史靈儀等職吏（本志但有名目皆附其下）外州佐史郡縣官屬佐史等名目及數并命數並未詳

梁官品（秩祿之差亦如前代更定十八班）

十八班 丞相 太宰 太傅 太保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 司徒 司空

十七班 諸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左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

十六班 尚書令 太子太傅 左右光祿大夫

十五班 尚書左僕射 太子少傅 尚書右僕射 中書監特進 領護將軍

十四班 中領護軍 吏部尚書 太子詹事 金紫光祿大夫 太常卿

十三班 中書令 列曹尚書 國子祭酒 宗正 太府卿 光祿大夫

十二班 侍中 散騎常侍 左右衛將軍 司徒左長史 衛尉卿

十一班 御史中丞 尚書吏部郎 祕書郎 通直散騎常侍 太子左右衛將軍 左右驍擊 太子大夫

皇弟皇子師 司農少府廷尉卿 太子中庶子 光祿卿

十班 給事黃門侍郎 員外散騎常侍 皇弟皇子府長史 太僕 大匠 太子家令 率更令 僕 揚州別駕 中散大夫 司徒右長史 雲騎游騎 皇弟皇子府司馬 朱衣直閤將軍

九班 尚書左丞 鴻臚卿 中書侍郎 國子博士 太子庶子 揚州中從事 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

大舟卿 大長秋 皇弟皇子府諮議 嗣王府長史 前左右後四軍及嗣王府司馬 庶姓公府長史司馬

八班 祕書丞 太子中舍人 司徒左西掾 司徒屬 皇弟皇子友 散騎常侍 尚書右丞 南徐州別駕 皇弟皇子公府掾屬 皇弟皇子單爲二衛司馬 嗣王庶姓公府掾從事中郎 左右中郎將 嗣王庶

姓公府諮議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　蕃王府長史司馬　庶姓持節府長史司馬

七班　五校　東宮三校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録事　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南徐州中從事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諮議

六班　太子洗馬　通直散騎侍郎　司徒主簿　尚書侍郎　著作郎　皇弟皇子府功曹史　五經博士　皇弟皇子府録事記室中兵參軍　皇弟皇子荆江雍郢南兗五州別駕　領護軍長史司馬　嗣王庶姓公府掾屬　南臺治書侍御史　廷尉三官　謁者僕射　太子門大夫庶姓府諮議　嗣王府庶姓公府録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五班　尚書郎中　皇弟皇子文學及府主簿　太子太傅少傅丞　太常丞　皇弟皇子湘荆河司益廣青衡七州別駕　皇弟皇子荆江雍郢南兗五州中從事　嗣王庶姓荆江雍郢南兗五州別駕　皇弟皇子國郎中令　三將東宮二將嗣王府功曹史　庶姓公府録事記室中兵參軍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中録事記室中直兵參軍

四班　給事中　皇弟皇子府正參軍　中書舍人　建康三官　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別駕　皇弟皇子湘荆河益廣嗣王庶姓荆河嗣王庶姓荆江雍郢南兗五州中從事　宗正太府衛尉司農少府廷尉太子詹事等丞　積射强弩將軍　太子左右積弩將軍　嗣王國郎中令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史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録事記室中兵將軍　嗣王府庶姓公府主簿

三班　太子舍人　司徒祭酒　皇弟皇子公府祭酒　員外散騎侍郎　皇弟皇子府行參軍　太子太傅少

傅五官功曹主簿　二衞司馬　公車令　胄子律博士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別駕　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　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兗五州別駕　湘荊河司益廣青衡七州中從事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主簿　嗣王庶姓公府正參軍　光祿丞　皇弟皇子國中尉　太僕大匠丞　嗣王國大農　蕃王國郎中令　北館令　庶姓持節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二班　祕書郎　著作佐郎　揚南徐州主簿　嗣王庶姓公府祭酒　皇弟皇子單爲領護詹事二衞等五官功曹主簿　太學博士　皇弟皇子國常侍　奉朝請　國子助教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　皇弟皇子荊江雍郢南兗五州主簿　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別駕　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　鴻臚丞　尚書五都令史　武騎常侍　明堂二廟帝陵令　嗣王庶姓公府行參軍　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　蕃王國大農　庶姓持節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　庶姓持節府功曹史

一班　揚南徐州西曹祭酒從事　皇子國侍郎　嗣王國常侍　揚南徐州議曹從事　東宮通事舍人　南臺侍御史　大舟丞　二衞殿中將軍　太子二率殿中將軍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等行參軍蕃王國中尉　皇弟皇子湘荊河司益廣青衡七州主簿　皇弟皇子荊雍郢南兗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皇弟皇子江州西曹從事　祭酒議曹祭酒部傳從事　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　嗣王庶姓荊江雍郢南兗五州主簿　庶姓持節府主簿　汝陰巴陵二國郎中令　太官太樂太市太史太醫太祝東西冶左右尚方南北武庫府等令

位不登二品者又爲七班

七班 皇弟皇子府長史參軍 皇弟皇子國三軍 嗣王國侍郎 蕃王國常侍 揚南徐州文學從事 殿中御史 庶姓持節府除正參軍 太子家丞 二衛中員外將軍 太子二率 殿中員外將軍 江州議曹從事 鎮蠻安遠護軍度支校尉等司馬 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主簿 皇弟皇子湘荆河司益廣青衡七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皇弟皇子荆雍郢三州從事史 南兗州文學從事 祭酒部傳從事 嗣王庶姓湘荆河司益廣青衡七州主簿 嗣王庶姓荆雍郢南兗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嗣王庶姓江州西曹從事 勸農謁者 汝陰巴陵二王國大農 郡公國郎中令

六班 皇弟皇子國典書令 嗣王國三軍 蕃王國侍郎 護軍詹事五官功曹 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嗣王府長兼參軍 庶姓公府長兼參軍庶姓持節府板正參軍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主簿 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主簿 嗣王庶姓荆河司益廣青衡七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皇弟皇子荆河司益廣青五州文學從事湘衡二州從事 嗣王庶姓荆霍郢三州從事史 江州議曹從事 南兗州文學從事 汝陰巴陵二王國中尉 皇弟皇子之庶子縣侯國郡郎中令 郡公國大農 縣公國郎中令

五班 皇弟皇子國三令 嗣王典書令 蕃王國三軍 皇弟皇子公府東督護 嗣王府庶姓公府參軍督護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兼參軍 蕃王府長兼參軍 二衛正員司馬督 太子二率正員司馬督 領護主簿 詹事主簿 二衛功曹 太常五官功曹 庶姓持節府行參軍 湘衡二州從事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文學從事 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主簿

嗣王庶姓北兗北徐梁交南梁五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嗣王庶姓荊河司益廣青五州文學從事　汝陰巴陵二王國常侍　郡公國中尉　縣侯國郎中令　皇弟皇子府功曹督護

四班　嗣王國三令　蕃王國典書令　嗣王府功曹督護　庶姓公府東曹督護　蕃王府參軍督護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參軍督護　二衛員外司馬　太子二率員外司馬　二衛主簿　太常主簿　石頭戍軍主簿　宗正等十一卿五官功曹　庶姓節府板行參軍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文學從事　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文學從事　汝陰巴陵二王國侍郎　縣公國中尉

三班　蕃王國三令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督護　宗正等十一卿主簿　庶姓持節府長兼參軍　郡公國侍郎　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文學從事

二班　庶姓持節府參軍督護　汝陰巴陵二王國典書令　縣公國侍郎一

一班　庶姓持節府功曹督護　汝陰巴陵二王國三令　郡公國典書令一

三品蘊位

著作正令史　集書正令史　尚書度支三公正令史　函典書殿中外監齋監東堂監尚書都官左降正令史　諸州鎮監石頭城監瑯琊城監東宮外監殿中守舍人　齋監東宮典經守舍人　上庫令　太社令　細作令　平水令　太官等署丞　平廚丞　酒庫丞　柴署丞　太樂庫丞　別局校丞　清商丞　太史丞　太醫二丞　中藥藏丞　東冶小庫等三丞　作堂金銀局丞　木局丞　北武庫丞　南武庫丞　東宮食官丞

上林丞　湖西塼屯丞　湖東塼屯丞　茭若庫丞　綾錦篁蓆丞　國子典學材官司馬　宣揚等諸門候
東宮導客守舍人　運署謁者　都水左右二裝五城謁者　石城宣城陽新屯謁者　南康建安晉安伐船
謁者　晉安練葛屯主

三品勳位

門下集書主通事正令史　中書正令史　尚書正令史　尚書監籍正令史　都正令史　殿中內監　題閤
監　蠟局監　東宮門下通事守舍人　東宮內監殿中守舍人　乘黃令　右藏令　籍田令　廩犧令　梅
根諸冶令　典客館令　太官四丞　庫丞　大樂丞　東冶大庫丞　左尚方五丞　右尚方四丞　東宮衛
庫丞　司農左右部倉丞　廷尉律博士　公府舍人　諸州別署監　山陰獄丞

其州二十三並列高下選擬略視內職郡守及丞爲十班縣制七班各擬內職

又詔以將軍之名高卑舛雜命更加釐定置百二十五號

二十四班　鎮衛驃騎車騎等將軍（內外通用）　二十三班　四征（東南西北止施外）　四中（軍衛撫權止施內）
二十二班　八鎮（東西南北止施在外左右前後止施在內）　二十一班　八安（東西南北止施在外前後左右止施在內）
二十班　四平（東西南北）　四翊（左右前後以上三十六號爲一品是爲重號將軍）　十九班　忠武　軍師
十八班　武臣　爪牙　龍騎　雲麾（代舊前後左右四將軍）　十七班　鎮兵　翊師　宣惠　宣毅（代舊四中郎以上十號爲一品）
十六班　智威　仁威　勇威　信威　嚴威（代舊征虜）　十五班　智武　勇武　仁武　信武　嚴武（代舊冠軍以上）
（十號爲一品所闕五德將軍）

十四班 代舊輔國九將軍加大者唯至貞毅而已通進一階優者方得比加位從公凡督府置長史司馬諮議諸曹有錄事記室等十八曹天監七年更置中錄事中記室中兵參軍各一人 輕車 征遠

鎮朔 武旅 貞毅

十三班 寧遠 明威 振遠 電輝 威輝 代舊寧朔以上十號爲一品

十二班 武威 武騎 武猛 壯武 飈武

十一班 電威 馳銳 追鋒 羽騎 突騎 以上十號爲一品

十班 折衝 冠武 和武 安壘 猛烈

九班 掃狄 雄信 掃虜 武銳 摧鋒 以上十號爲一品

八班 略遠 貞威 決勝 開遠 光野

七班 厲鋒 輕銳 討狄 蕩虜 蕩夷 以上十號爲一品

六班 武毅 鐵騎 樓船 宣猛 樹功

五班 剋狄 平虜 討夷 平狄 威戎 以上十號爲一品

四班 伏波 雄戟 長劍 雕騎 衝寇

三班 佽飛 安夷 剋戎 綏狄 威虜 以上十號爲一品

二班 先鋒 武毅 開邊 招遠 全威

一班 綏虜 蕩寇 殄虜 橫野 馳射 以上十號爲一品

右十品二十四班以班多爲貴

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凡一十四號別爲八班

八班 牙門 舊建威 期門 舊建武

七班 候騎 舊振威 雄渠 舊振武

六班 中堅 舊奮威 典戎 舊奮武

五班 戈船 舊揚威 繡衣 舊揚武

四班 執訊 行陣 舊廣武

三班 鷹揚

二班 淩江

一班 偏將軍 裨將軍

又有百九號將軍亦爲十品二十四班施於外國

二十四班　武安　鎮遠　雄義（擬車騎）

二十三班　四撫（擬東西南北四征）

二十二班　四寧（擬東西南北四鎮）

二十一班　四威（擬東西南北四安）

二十班　四綏（擬東西南北四平以上十九號爲一品）

十九班　安遠　安邊（擬忠武軍師）

十八班　輔義　安沙　衛海　撫河（擬武臣等四號）

十七班　平遠　撫朔　寧沙　航海（擬鎮兵等四號以上十號爲一品）

十六班　翊海　朔野　招遠　威河　龍幕（擬智威等五號）

十五班　威隴　安漠　綏邊　寧寇　梯山（擬智武等五號以上十號爲一品）

十四班　寧境　綏河　明信　明義　威漠（擬輕車等五號）

十三班　安隴　向義　宣節　振朔　候律（擬寧遠等五號以上十號爲一品）

十二班　平寇　定遠　凌海　寧隴　振漠（擬武威等五號）

十一班　馳義　橫朔　明節　執信　懷德（擬寵威等五號以上十號爲一品）

十班　撫邊　定隴　綏關　立信　奉義（擬折衝等五號）

九班　綏隴　寧邊　定朔　立節　懷威（擬掃狄等五號以上十號爲一品）

八班　懷關　靜朔　掃寇　寧河　安朔（擬略遠等五號）

七班　揚化　超隴　執義　來化　度嶂（擬厲鋒等五號以上十號爲一品）

六班　平河　振隴　雄邊　橫沙　寧關（擬厲鋒等五號）

五班　懷信　宣義　弘節　浮遼　鑿空（擬尅狄等五號以上十號爲一品）

四班　捍海　款塞　歸義　陵河　明信（擬伏波等五號）

三班　奉忠　守義　弘信　仰化　立義（擬伏飛等五號以上十號爲一品）

二班　綏力　奉正　承化　浮海　渡河擬先鋒等五號　一班　懷義　奉信　歸誠　懷澤　伏義擬綏虜等五號以上十號爲一品

右內外官數未詳天監初年尙書删定郞濟陽蔡法度定令爲九品至七年革選徐勉爲吏部尙書又定爲十八班班多者爲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爲劣又置諸將軍之號爲二十四班亦以班多者爲貴而九品之制不廢

通典卷三十七終

通典卷三十八

唐　京兆　杜　佑　君　卿　纂

職官二十

秩品三 并命數　陳　後魏　北齊

陳官品 官品秩班次多因梁制

第一品　相國　丞相　太宰　太傅　太保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　司徒　司空　開府儀同三司　巴陵王　汝陰王後　尚書令　郡王爵

第二品　中書監　尚書左僕射　右僕射　特進　太子二傅　左右光祿大夫　嗣王爵　蕃王爵　開國郡公爵　開國縣公爵

第三品　中書令　侍中　散騎常侍　領護軍　中領護軍　吏部尚書　列曹尚書　金紫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　左右衛將軍　御史中丞　太后衛尉太僕　少府三卿　太常卿　宗正卿　太府卿　衛尉卿　司農卿　少府卿　廷尉卿　光祿卿　大匠卿　太僕卿　鴻臚卿　大舟卿　太子詹事　國子祭酒　揚州刺史　南徐東揚州刺史　皇弟皇子　封國王世子　開國縣侯爵

第四品　通直散騎常侍　黃門侍郎　祕書監　左右驍騎將軍　左右游擊將軍　太子中庶子　太子左右衛率　朱衣直閤　雲騎將軍　游騎將軍　中書侍郎　尚書左右丞　尚書吏部侍郎　郎中　太子三卿　太中大夫　中散大夫　司徒左右長史　諸王師　國子博士　荆江南兗郢湘雍等州刺史　嗣王蕃

王郡公縣公等世子　開國縣伯爵

第五品　祕書監丞　明堂令　太廟令　帝陵令　散騎侍郎　前左右後軍將軍　左右中郎將　大長秋　太子中舍人　庶子　豫益廣衡等州青州領冀州北兗北徐等州梁州領南秦州司南梁交越桂霍等十五州刺史　丹陽尹　會稽太守　吳郡太守　吳興太守　侯世子　皇弟皇子府諮議參軍　皇弟皇子府版諮議參軍　皇弟皇子府長史　皇弟皇子府版長史　皇弟皇子府司馬　皇弟皇子府版司馬　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　開國縣子爵

第六品　通直散騎侍郎　著作郎　步兵射聲長水越騎屯騎五校尉　太子洗馬　太子步兵翊軍屯騎三校尉　司徒左西掾屬　皇弟皇子友　皇弟皇子公府屬　五經博士　子男世子　萬戶以上郡太守內史相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諮議參軍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司馬　庶姓公府諮議參軍　庶姓公府長史司馬　嗣王府庶姓公府從事中郎　皇弟皇子府中錄事參軍　版中錄事參軍　中記室參軍　版中記室參軍　中直兵參軍　版中直兵參軍　揚州別駕中從事　皇弟皇子南徐荆江南兗郢湘雍州別駕中從事　開國縣男爵

第七品　給事中　員外散騎侍郎　祕書著作佐郎　奉車駙馬騎都尉　武賁中郎將　羽林監　冗從僕射　南臺治書侍御史　太子舍人　太子門大夫　太子虎賁中郎將冗從僕射　司徒主簿　司徒祭酒　領護軍長史司馬　廷尉正監評　皇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版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功曹史主簿　公府祭酒　皇弟皇子府文學　嗣王庶姓公府掾屬　太子二傅丞　蕃王府諮議參軍　蕃王府版

諮議參軍　蕃王府長史司馬　庶姓持節府諮議參軍　庶姓非公不持節府將軍置長史　庶姓持節府版
諮議參軍　庶姓持節府長史司馬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及庶姓公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及版
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不滿萬戶太守內史相　丹陽會稽吳郡吳興及萬戶郡丞　建康令　建康正
監評　沐食侯爵

第八品　中書通事舍人　積射强弩武衛等將軍　公車令　太子左右積弩將軍　奉朝請　武衛常侍
太后三卿丞　十二卿丞　大長秋丞　左右衛司馬　太子詹事丞　胄子律博士　皇弟皇子府正參軍
版正參軍　行參軍　版行參軍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　版錄事記室中兵參軍
功曹史主簿　庶姓非公不持節諸將軍置主簿　庶姓公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　版錄事記室中兵參軍主
簿　嗣王府庶姓公府祭酒　蕃王府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　版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　庶姓持節府中錄
事記室直兵參軍　太子太傅五官功曹史主簿　少府五官功曹史主簿　太學博士　國子助教　司罇郎
安蠻戎越校尉中郎將等府長史　蠻戎越校尉中郎將等府版長史　蠻戎越校尉中郎將等司馬　庶姓
南徐荊江兗郢湘雍等州別駕中從事　不滿萬戶以下郡丞　五千戶以上縣令相　皇弟皇子國郎中令
大農中尉　鄉亭侯爵

第九品　南臺侍御史　左右二衛殿中將軍　東宮通事舍人　材官將軍　太子左右二衛率　殿中將軍
丞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　版正參軍　版行參軍　庶姓公府正參軍　版正參軍　蕃王府
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版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功曹史主簿　正參軍　版正參軍　行參軍　版行參

軍　庶姓持節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版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功曹史主簿　庶姓荆河益廣衡青冀北兗北徐梁秦司南徐梁州別駕中從事史　揚州主簿　西曹及祭酒議曹二從事　南徐州主簿　西曹及祭酒議曹二從事　皇弟皇子諸州主簿西曹　不滿五千戶以下縣令相　皇弟皇子國常侍侍郎　嗣王國郎中令　大農中尉　嗣王國常侍　蕃王國郎中令　大農中尉　開國中關外侯爵

右承梁制而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及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以爲贈官定令尚書置五員郎二十一員其餘並遵梁制爲十八班官數未詳大抵其官唯論清濁從濁得官微清則勝於轉自十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啟不稱姓從十一班禮數復爲一班又流外有七班此是寒微士人爲之從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

後魏百官（後魏官初有九品及有從品每一品之中又有上中下三等之差至孝文太和二十二年改次職令除其中等而有上下二等以爲永制其今所列者是也）

第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王爵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　司徒　司空　開國郡公爵

從一品　儀同三司　開國縣公爵　都督中外諸軍事　諸開府散公爵

第二品　太子太師　太傅　太保　特進　尚書令　驃騎車騎將軍（二將軍加大者位在都督中外之下）　衞將軍（加大者位在太子太師上）　四征將軍（加大者位次衞大將軍）　諸將軍加大者　左右光祿大夫　開國縣侯爵

從二品　尚書僕射（若並置者則左居上）　中書監　司州牧　四鎮將軍（加大者次衞將軍）　中軍領軍撫軍將軍（三將軍加大者四鎮同之）　金紫光祿大夫　散侯爵

第三品　吏部尚書　四安將軍　中領軍　中護軍（三將軍加大者位次撫軍）　太常　光祿勳　衞尉　太子少師　少傅

少保　中書令　太子詹事　侍中　諸曹尚書　四平將軍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太府　河南尹　上州刺史　祕書監　諸王師　銀青光祿大夫　前左右後將軍　左右衛將軍　開國縣
伯爵
從三品　散騎常侍　四方中郎將　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郎將　國子祭酒　御史中尉　大長秋卿　將
作大匠　征虜將軍　二大二公長史　太子左右衛率　武衛將軍　冠軍將軍　護羌戎夷蠻越校尉　太
中大夫　輔國將軍　中州刺史　龍驤將軍　散伯爵
第四品　二大二公司馬　太常光祿衛尉三少卿　尚書吏部郎中　給事黃門侍郎　太子中庶子　司空
皇子長史　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太府六少卿　中常侍中尹　城門校尉　驍騎游擊將軍　從一
品將軍開府長史　司空皇子司馬　以前上階　鎮遠　安遠　平遠　建義　建忠　建節　立義　立忠
立節　恢武　勇武　曜武　昭武等將軍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司馬　通直散騎常侍　司徒諮議參軍
中散大夫　下州刺史　上郡太守內史相　開國縣子爵
從四品　中堅中壘將軍　尚書左丞　二大二公諮議參軍　司州別駕從事史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長史
太子家令　率更令　僕　中書侍郎　太子庶子　第三品將軍始蕃王司馬　以前上階　盪朔　建威
振威　奮威　揚威　廣威等將軍　諫議大夫　尚書右丞　司空皇子諮議參軍事　司州治中從事史
左右中郎將　建武　振武　奮武　揚武　廣武將軍　從一品將軍開府諮議參軍事　散子爵
第五品　盪寇　鷹揚　折衝　揚烈等將軍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長史　二大二公從事中郎　祕書丞

皇子友　國子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中舍人　員外散騎常侍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司馬　以前上階
射聲　越騎　屯騎　步兵　長水等校尉　司空皇子之開府從事中郎　第三品將軍始蕃王諮議參軍
開府從事中郎　中郡太守內史相　開國縣男爵
從五品　伏波凌江平漢將軍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長史　二大二公掾屬　著作郎　通直散騎侍郎　太
子洗馬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諮議參軍事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司馬　奉車都尉　以前上階　太子屯騎
步兵翊軍校尉　都水使者　司空皇子之開府掾屬　領護長史司馬　歸義　率義　順義　朝服　候
輕車　威遠　虎威等將軍　開府掾屬　中給事中　散男爵
第六品　宣威明威將軍　從三品將軍長史　二大二公主簿及錄事參軍事　皇太子郎中令　司空主簿
司空皇子錄事參軍事　從三品將軍司馬　三品將軍三蕃王諮議參軍事　皇太子文學治書侍御史諮
議參軍事　二大二公功曹記室戶曹參軍中兵參軍事　皇子文學治書侍御史謁者僕射　從一品將軍開
府錄事參軍　司空皇子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皇子功曹史　以前上階　河南郡丞　虎賁中
郎將　羽林監　冗從僕射　駙馬都尉　廷尉正監評　尚書諸曹郎中　中書舍人　從一品將軍府功曹
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下郡太守內史相　上縣令
從六品　襄威將軍　厲威將軍　第三品將軍始蕃王錄事參軍事　二大二公諸曹行參軍事　給事中
太子門大夫　皇子大農騎都尉　符璽郎　以前上階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錄事參軍事　皇子主簿　司
空皇子諸曹行參軍事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正一品將軍開府主

簿諸曹參軍事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太子舍人　太常光祿勳衛尉丞

第七品　威烈　威虜　威戎　威武將軍　四品正從將軍長史司馬　二大二公祭酒　三品將軍三蕃王錄事參軍　司空皇子之開府祭酒　王國郎中令　武烈　武毅　武奮將軍　積弩積射將軍　外散騎侍郎　皇子中尉　二大二公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　開府祭酒　司空皇子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　以前上階　從三品將軍錄事參軍事　二品將軍始蕃王主簿諸曹行參軍事　從一品將軍開府諸曹行參軍事　三品將軍三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功曹史　二品將軍二蕃王主簿諸曹行參軍事　二衛司馬　討寇　討虜　討難　討夷將軍　從二品將軍功曹戶曹中兵曹參軍　詹事丞　六卿丞　祕書郎中　著作佐郎　中縣令相

從七品　盪寇　盪虜　盪難　盪逆將軍　五品正從將軍長史司馬　強弩將軍　二大二公行參軍　司空皇子行參軍　二品將軍始蕃王諸曹行參軍事　三品將軍三蕃王主簿及諸曹行參軍　三品將軍三蕃王主簿列曹參軍　從一品將軍開府行參軍　王公國大農　以前上階　太學博士　皇子常侍　太常博士　武騎常侍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行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事　從三品將軍主簿及諸曹行參軍事　四品正從將軍錄事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司州主簿　奉朝請　國子助教

第八品　殄寇　殄虜　殄難　殄夷將軍　三品將軍始蕃王行參軍事　三品將軍三蕃王行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事　四品正從將軍主簿及諸曹行參軍事　侯伯郎中令　司州西曹書佐　殿內將軍　皇子侍

郎　大長秋丞　以前上階　侍御史　協律郎　辨章郎　從三品將軍二蕃王行參軍　從三品將軍行參軍及諸曹行參軍事　五品正從將軍錄事功曹戶曹倉曹中兵參軍　王公國中尉　司州祭酒從事史　下縣令相

從八品　掃寇　掃虜　掃難　掃逆將軍　司州議曹從事史　二大二公長兼行參軍　公車令　符節令　諸署令千石以上者　中黃門令　門下錄事　尚書都令史　主書令史　殿中侍御史　中謁者僕射　中黃門冗從僕射　以前上階　宮門僕射　侯伯大農　司空皇子長兼行參軍　二大二公長兼行參軍　皇子上中下將軍　皇子上中大夫二率丞　四品正從將軍諸曹行參軍事　王公國常侍　厲武　厲鋒　虎牙　虎賁將軍　五品正從將軍主簿諸曹行參軍　司州文學　從一品將軍開府長兼行參軍　員外將軍

第九品　曠野　横野將軍　子男國郎中令　太祝令　諸署令六百石以上者　中黃門令　公主家令　皇子典書令　四門小學博士　律博士　校書郎　二大二公參軍督護　都水參軍　檢校御史　以前上階　王公國侍郎　侯伯國中尉　謁者　太子三卿丞　五品正從將軍列曹行參軍　司空皇子參軍督護　二品將軍始蕃王長兼行參軍　從一品將軍開府參軍督護　殿內司馬督

從九品　偏裨將軍　太子牧長　監淮河津都尉　諸局都尉　皇子典祠學官令　皇子典衛令　王公國上中下將軍　王公國中大夫　諸署令不滿六百石者　以前上階　二品將軍始蕃王參軍督護　從二品將軍三蕃王長史兼行參軍　太常光祿衛尉領護　詹事功曹　五官治禮郎　子男國大農　小黃門　員

外司馬督

右內外文武官七千七百六十四人（二千三百七十一人內五千三百九十三人外州刺史郡太守縣令長等）內文學學生三千人都計內外官及學主一萬七百六十四人其京城諸司令史及諸色職掌人及外州郡縣屬官幷諸色職掌人等並未詳命數亦未詳按魏氏之初法制簡略設官分職多因事宜罕依故實誠非經遠既列九品每品又分爲上中下三等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定令方有倫序今所錄者以此爲正焉又按前代職次皆無從品魏氏始有之自四品以下正從又分爲上下階亦一代之別制也

北齊職品

正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王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公　司徒公　司空公

從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開國郡公爵

正二品　儀同三司　太子太師　太傅　太保　特進　尚書令　驃騎車騎將軍（二將軍加大者在開國郡公下）　衛將軍（加大者在太子太師上）　四征將軍（加大者次衛大將軍）　左右光祿大夫　散郡公　開國縣公爵

從二品　尚書僕射　中書監　司州牧　四鎮將軍（加大者次四征）　中領鎮軍撫軍將軍　領軍（加大者次尚書令下）　護軍翊軍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　散縣公　開國縣侯爵

正三品　吏部尚書　四安將軍　中領軍　中護軍　太常光祿衛尉卿　太子少師少傅少保　中書令　太子詹事　侍中　諸曹尚書　四平將軍　諸王師　大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　清都尹　三等上州刺史　左衛將軍　右衛將軍　祕書監　銀青光祿大夫　散縣侯爵　開國縣伯爵

從三品 散騎常侍 三等中州刺史 司徒左長史 四方中郎將 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郎將 國子祭酒 御史中丞 中侍郎 長秋卿 將作大匠 冠軍將軍 太尉長史 領左右將軍 武衛將軍 太子左衛率 太子右衛率 輔國將軍 護匈奴羌戎蠻夷校尉 太中大夫 龍驤將軍 散縣伯爵 三等上郡太守

正四品 鎮遠安遠將軍 太常光祿衛尉少卿 尚書吏部郎中 給事黃門侍郎 太子中庶子 司徒右長史 司空長史 三公府司馬 中常侍中尹 城門校尉 虎騎雲騎驍擊等將軍 大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少卿 以前上階 建忠建節將軍 通直散騎常侍 諸開府長史 中散大夫 三等下州刺史 三等鎮將軍 諸開府司馬 開國縣子爵

從四品 中堅中壘將軍 尚書左丞 三公諮議參軍事 司州別駕從事史 三等上州長史 太子家令率更令 僕 前左右後軍將軍 中書侍郎 太子庶子 三等中郡太守 左右備身正督軍 刀劍備身正都督 御仗正都督 直盪正都督 三等上州司馬 以前上階 振武奮武將軍 諫議大夫 尚書右丞 諸開府諮議參軍 司州治中從事史 左右中郎將 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校尉 朱衣直閤直閤將軍 太子騎官及內直備身都督 三等鎮副將 散縣子爵

第五品 廣德弘義將軍 太子備身正都督 直入直衛正衛正都督領左右 三等中州長史 三公府從事中郎 祕書丞 皇子友 國子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中舍人 員外散騎常侍 三等中州司馬 以前上階 折衝制勝將軍 主衣都統 尚食尚藥典御 太子旅騎屯衛典軍校尉 領護府長史司馬 諸

開府從事中郎　開國縣男爵
從五品　伏波淩江將軍　三等下州長史　二公府掾屬　著作郎　通直散騎侍郎　太子洗馬　左右備身刀劍備身副都督　御仗直蕩副都督　左右直長　中尚藥中尚食典御　三等下州司馬　以前上階
輕騎樓船將軍　駙馬都尉　翊衛正都督　直寢直齋　奉車都尉　都水使者　諸開府掾屬　崇聖歸義歸正歸命歸德侯　清都郡丞　治書侍御史　鄴臨漳成安三縣令　中給事中　三等下郡太守　大理司直　太子直閤二衛隊主　太子騎官備身副都督　內直備身副都督　開國鄉男爵　散縣男爵
正六品　勁武昭勇將軍　尚書諸曹郎中　中書舍人　三公府主簿　三等上州別駕從事史　四中府長史　三等鎮長史　三公府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皇子文學　謁者僕射　皇子郎中令以前上階
明威顯信將軍　太子備身副都督　四中府司馬　虎賁中郎將　羽林監　宂從僕射　直入副都督　千牛備身　大理正監評　治書侍御史　諸開府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三等上州錄事參軍事　治中從事史　三等上郡丞　三等上縣令　太子內直監　平準署令
從六品　度遼將軍　橫海將軍　直突將軍　三等中州別駕從事史　三公府諸曹行參軍事　給事中　太子門大夫　三等上州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皇子大農騎都尉　符璽郎　三等中州錄事參軍事　以前上階
踰岷越障將軍　直衛副都督　三等中州治中從事　諸開府主簿　諸曹行參軍　太子舍人　三等中州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三寺丞　太子直前　太子內直監　太子副直監　太子諸隊主
正七品　戎昭武毅將軍　勳武前鋒正都督　三公府東西閤祭酒　三等下州別駕從事史　三等上州府

主簿諸曹參軍事　三等下州錄事參軍事　四中府錄事參軍事　王公國郎中令　積弩積射將軍　員外散騎常侍　皇子中尉　三公府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　以前上階　雄烈恢猛將軍　翊衛副都督　諸開府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　諸曹行參軍　三等下州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四中府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三等中州主簿諸曹參軍事　二衛府司馬　詹事府丞　左右備身五職　三等鎮錄事參軍　六寺丞祕書郎中　著作佐郎　太子侍醫　太子騎尉　太子騎官備身五職都將別將統軍軍主幢主是也下同　三等中郡丞　三等中縣令

從七品　揚麾耀鋒將軍　勳武前鋒副都督　强弩將軍　三公府行參軍　三等上州參軍事　諸曹行參軍事　三等下州府主簿諸曹參軍事　四中府諸曹參軍事　王公國大農　長秋寺丞　將作丞　太子二坊率司馬　三等鎮倉曹中兵參軍事　以前上階　蕩邊開域將軍　勳武前鋒散都督　太學博士　皇子常侍　太常博士　武騎常侍　左右備身五職　三等中州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　諸開府行參軍　奉朝請　國子助教　公車京邑二市署令　三等鎮將曹參軍事　三等縣令　侍御史　尚藥丞齋師　中尚食中尚藥等丞　太子直後　二衛隊副前鋒正都督　太子騎官備身　太子內直備身五職　諸戍主　諸軍主

正八品　靜漠綏戎將軍　協律郎　三等上州行參軍　三等下州諸曹行參軍　四中府諸曹行參軍　侯伯國郎中令　殿中將軍　皇子侍郎　以前上階　平越殄夷將軍　刀劍備身五職　前鋒副都督　太子內直備身主書　殿中侍御史　太子典膳藥藏丞　太子齋師　三等中州行參軍　王公國中尉　三公府

典籤　三等鎮鎧曹行參軍、三等下縣令

從八品　飛騎隼擊將軍　三公府長史兼左右戶行參軍及長兼行參軍　門下錄事　尚書都令史　檢校御史　諸陵太廟令　大樂武庫諸署令　衣冠將軍　太倉　典客　驊騮　鈎盾　鼓吹　守宮左右尚方左藏　太官　掖庭　司染　典農　左右龍　左右馳　治東西牛羊司諸署令　諸開府典籤　中謁者僕射　中黃門　冗從僕射　以前上階　虎牙虎奮將軍　備身御仗五職　宮門僕射　太子備身五職侯伯國大農　皇子上中下將軍　皇太子上中大夫　王公國常侍　諸開府長史兼左右戶行參軍及長兼行參軍　員外將軍　勳武前鋒五職　司州及三等上州典籤　太子諸隊副　諸戍副　諸軍副　清都郡丞

正九品　清野將軍　子男國郎中令　太祝御道禾官吏　太醫藥藏衛士細作諸署令　中署統　三等上州長兼行參軍　太子中坊令　公主家令　皇子防閤　皇子典書令　四門博士　大理律博士　校書郎三公府參軍督護　都水參軍　七部尉　諸郡尉　以前上階　橫野將軍　王公國侍郎　侯伯國中尉謁者　太子三寺丞　諸開府參軍督護　殿中司馬督御仗　太子食官中盾典食令　太子備身平準署丞公車署丞　三等中州典籤

從九品　偏將軍　諸宮教博士　太子司農廐牧令　太子校書諸署別部局都尉及合昌方城局都尉　諸關津尉　三等上州參軍督護　三等中州長兼行參軍　秘書省正字　皇子典書典詞學官典衛士令　王公國上中下將軍　上中大夫　廩犧　太宰　司儀　左校　中宮僕　奚官　肴藏　清漳　典寺　乘黃

車府　籍田　華林　甄官諸署令　諸縣令　以前上階　裨將軍　領護府太常光祿衛尉三寺詹事功曹　五官治禮郎　子男國大農　小黄門　員外司馬督　太學助教　諸幢主　廷尉中侍中省錄事　三等下州典籤　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醫師

右內品二千三百二十二人國子太學四門等學生幷尚書都令史門下通事主事等令史五百九十六人都計文武官及學生令史等總二千九百一十八人其諸省臺府因其繁簡而置吏有令史書令史書史之屬又各置曹兵以供其役其員因繁簡而立其餘司專其事者各因事立名條流甚衆不可得而具也其州郡官及命數並未詳

通典卷三十八終

通典卷三十九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職官二十一

秩品四 幷命數　後周　隋

後周官品 六卿屬官之外內外衆職亦多參秦漢

正九命　太師　太傅　太保　王爵國公　柱國大將軍　大將軍

九命　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建德四年改爲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儀同大將軍 雍州牧

正八命　少師　少傅　少保　侯爵　驃騎將軍　左光祿大夫　車騎將軍　右光祿大夫　刺史戶三萬以上者

八命　四征將軍　左金紫光祿大夫　中軍鎮軍撫軍將軍　右金紫光祿大夫　都督　刺史二萬戶以上者　京兆尹

正七命　大冢宰　大司徒　大宗伯　大司馬　大司寇　大司空　伯爵四平將軍　左銀青光祿大夫　前後左右四將軍　右銀青光祿大夫　帥都督　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　刺史萬戶以上者

七命　冠軍將軍　太中大夫　輔國將軍　中散大夫　都督　刺史戶五千以上者　郡守萬五千戶以上者

正六命　小冢宰　小司徒　小宗伯　小司馬　小司寇　小司空等上大夫　子爵鎮遠將軍　諫議大夫
建忠將軍　諮議大夫　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　刺史戶不滿五千以上者　郡守萬戶以上者

六命　中堅將軍　左中郎將　盪朔將軍　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右中郎將　郡守戶五千以
上者　大呼藥

正五命　天官司會　宗師　左宮伯　御正　御伯　主膳　太府計部等中大夫　地官鄉伯　左右遂伯
每方稍伯　每方縣伯　每方畿伯　每方載師　師氏等中大夫　春官禮部　守廟　典祀　內史　太
史　大司樂等中大夫　夏官軍司馬　職方　吏部　右武伯　兵部　大馭　司右　駕部　武藏等中大
夫　秋官司憲　刑部　蕃部　賓部等中大夫　冬官工部　匠師　司木　司土　司金　司水等中大夫
男爵盪遠將軍　左員外常侍　揚烈將軍　右員外常侍　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　郡守千戶以上者　長安萬年令

五命　伏波將軍　奉車都尉　輕車將軍　奉騎都尉　四征中鎮撫軍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　開府
中郎掾屬　郡守戶不滿一千以上者　縣令戶七千以上者　正八命州呼藥

正四命　天官小宗師　小左宮伯　小御正　小膳部　大醫　小醫　小計部等下大夫　地官小鄉伯
鄉大夫　每鄉小遂伯　遂大夫　每遂小稍伯　稍大夫　每稍小縣伯　縣大夫　每縣小畿伯　畿大夫
每畿小載師　小師氏　保氏　司倉　司門　司市　虞部等下大夫　春官小守廟　小典祀　小內史
外史　典命小史　小司樂　太學博士　太卜　太祝　司車路　夏采等下大夫　夏官小職方　小吏

部　小右武伯　小兵部　小馭　戎馭　齊馭　小司右　戎右　齊右　司射　小駕部　小武藏等下大
夫　秋官小刑部　掌朝　布憲　小蕃部　小賓部　司要　田正　司隸等下大夫　冬官小匠師　小司
木　小司土　小司金　小司水　司玉　司皮　司色　司織　司卉等下大夫　公之孤卿　宣武將軍
宣威將軍　虎賁給事　明威將軍　冗從給事　儀同府中郎掾屬　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　四平前後
左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錄事　縣令戶四千以上者　八命州呼藥　八命州別駕
四命　襄威將軍　給事中　厲威將軍　奉朝請　軍主　開府列曹參軍　冠軍輔國將軍府六命州長史
司馬司錄　縣令戶三千以上者　正七命州呼藥　正七命州別駕　正八命州治中　七命郡丞
正三命　天官司會　小宗師　宗正　小右宮伯　右中侍　小御正　主寢　御伯　掌式　小膳部　內
膳　外膳　小醫　醫正　瘍醫　太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左府　右府　縫工　染工　小計部　掌
納　掌出　內司奄等上士　地官民部吏　小鄉伯　鄉正　州長　每州小遂伯　遂正　小稍伯　稍正
小縣伯　縣正　小畿伯　畿正　小載師　司農　司均　司賦　司役　小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司媒　小司倉　小司門　小司市　小虞部等上士　春官禮部　小守廟　小典祀　司郊　掌次　小
內史　著作　小典命　司寂　小史　馮相　保章　小司樂　太學助教　小學博士　樂師　小卜　小
祝　小司車路　守陵等上士　夏官軍司馬　小職方　小吏部　司士　司勳　司錄　小右武伯　右虎
賁率　右旅賁率　右射聲率　右驍騎率　右羽林率　右游擊率　小兵部　武環率　武候率　司圄
道馭　田馭　小司右　賓右　道右　田右　小司射　司仗　小田獵部　左廐　右廐　典牝　典牡

獸醫等上士　秋官司憲　小刑部　司刺　鄉法　遂法　稍法　縣法　畿法　方憲　小掌朝　掌察
小布憲　小蕃部　小掌交　司匡　小賓部　司儀　東掌客　南掌客　西掌客　北掌客　小司要　小
田正　小司隸等上士　冬官工部　小匠師　內匠　外匠　掌材　小司木　小司土　小司金　鍛工
函工　小司水　典甕　小司玉　小司皮　小司色　小司織　小司弁等上士　侯伯之孤卿　公之大夫
威烈將軍　討寇將軍　左右員外侍郎　幢主　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　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
府長史司馬　柱國大將軍參軍　縣令戶五百以上者　七命州呼藥　正六命州別駕　正七命州治中
正六命郡丞
三命　蕩寇將軍　武騎常侍　蕩難將軍　武騎侍郎　戍主　開府參軍　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
參軍　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　縣令戶不滿五百以下者　正六命州呼藥　正六命州治中　六
命郡丞
正二命　天官司會　宗正　右侍　右前侍　右後侍　主寢　司服　給事　掌式　內膳　外膳　典庖
典饎　酒正　餚藏　掌醢　司鼎俎　掌冰　醫正　瘍醫　玉府　內府　外府　左府　右府　縫工
染工　掌納　掌出　小司內　內小臣奄　內司服奄　典婦功奄　巷伯等中士　地官民部吏　小鄉
伯　鄉正　州長　每州小遂伯　遂正　小稍伯　稍正　小縣伯　縣正　小畿伯　畿正　司封　司農
司均　司賦　司役　掌鹽　每地中士　掌遺　典牧　典牛　司諫　司救　司媒　土訓　誦訓　神
倉　黍倉　稷倉　稻倉　豆倉　麥倉　米倉　鹽倉　典麴　典舂　典磑　掌節　宮門　城門　司關

均工 平準 泉府 山虞 澤虞 林衡 川衡 掌禽 掌囿 掌炭 掌芻等中士 春官禮部 司几筵 司罇彝 掌鬱 司鬯 司犧 司雞 司郊 司社 御史 著作 典瑞 典服 司寂 司元 治禮 司謁 馮相 保章 小學助教 樂師 樂胥 司歌 司鐘磬 司鼓 司吹 司舞 籥章 掌散樂 典夷樂 典庸器 龜占 筮占 夢占 視祲 司巫 喪祝 甸祝 詛祝 神士 典路 司車 司常 守陵 掌墓 職喪等中士 夏官軍司馬 士方 山師 川師 懷方 訓方 司士 司勳 司祿 右虎賁率 右旅賁率 右射聲率 右驍騎率 右羽林率 右游擊率 倅長 司固 司火 司辰 銜枚 司仗 左廄 右廄 典牝 典牡 典駝 典羊 獸醫 司袍襖 司弓矢 司甲 司稍 司刀盾等中士 秋官司寇 司刺 鄉法 遂法 稍法 縣法 畿法 方憲 掌囚 掌察 司約 司盟 職金 掌璧 司厲 修閭 掌墐 禁殺戮 禁游 禁暴 司寤 掌交 司匡 司儀 東掌客 南掌客 西掌客 北掌客 掌訝 司環 野廬 象胥 掌財賄 司烜 伊耆氏 司調 司柞 司薙 掌犬 司迹 弋禽 捕獸 掌皮 弭妖 翦蠹 庶蠹 掌罪隸 掌夷隸 掌蠻隸 掌戎隸 掌狄隸 掌徒等中士 冬官工部 內匠 外匠 司量 司準 司度 掌材 車工 角工 彝工 器工 弓工 箭工 盧工 復工 陶工 塗工 典草 冶工 鑄工 鍛工 函工 雕工 典甕 掌津 舟工 典魚 典毧 鎚工 磬工 石工 裘工 履工 靶工 鞾工 韋工 膠工 毳工 纊工 漆工 油工 弁工 織絲 織綵 織枲 織組 竹工 籍工 罟工 紙工等中士 子男之孤卿 侯伯之大夫 公之上士 殄寇將軍 強弩司馬 殄難將軍 積弩司馬 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

軍　正五命郡丞

二命　掃寇將軍　武騎司馬　掃難將軍　威武司馬　四平前左右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軍戍副　五命郡丞

正一命　天官司會旅　宗正　右騎侍　右宗侍　右庶侍　右勳侍　主璽　食醫　外膳　典庖　典饎酒正　餚藏　掌醢　司鼎俎　掌烝　主藥　正醫　瘍醫　內小臣奄　內司服奄　典婦功奄　巷伯奄等下士　地官黨正旅　每黨司封　掌鹽　掌堰　典牧　典牛　士訓　誦訓　神倉　稷倉　黍倉稻倉　豆倉　麥倉　米倉　鹽倉　典麴　典舂　典磑　掌節　宮門　城門　司關　均工　平準　泉府　山虞　澤虞　林衡　川衡　掌禽　掌囿　掌圃　掌炭　掌薪　掌芻等下士　春官禮部旅　小守廟奄　司几筵　司罇彝　掌鬱　司鬯　司犧　司雞　司郊　司社　掌次　御史　校書　典瑞　典服司元　治禮　司謁　樂胥　司歌　司鐘磬　司鼓　司吹　司舞　籥章　掌散樂　典夷樂　典庸器龜占　筮占　夢占　視祲　司巫　喪祝　甸祝　詛祝　神士　典路　司車　司常　小夏采　掌幕職喪等下士　夏官軍司馬旅　土方　山師　川師　懷方　訓方　右虎賁倅長　右旅賁倅長　右驍騎倅長　右射聲倅長　右羽林倅長　右游擊倅長　武環倅長　武候倅長　司火　司辰　銜枚　右廄閑長　典駝　典羊　獸醫　司袍襖　司弓矢　司矟　司甲　司刀盾等下士　秋官司寇旅　小刑　掌囚　掌察　司約　司盟　職金　掌璧　司厲　修閭　掌瑾　禁殺戮　禁游　司寤　小蕃司行　掌訝司環　野廬　象胥　掌貨賄　司烜　伊耆氏　司調　司柞　司薙　掌犬　司迹　弋禽　捕獸　掌

皮　弭妖　翦蠹　庶蠹　掌罪隸　掌夷隸　掌蠻隸　掌戎隸　掌狄隸　掌徒等下士　冬官工部旅

司量　司準　司皮　掌材　車工　角工　彝工　器工　弓工　箭工　盧工　復工　陶工　塗工　典草　冶工　鑄工　鍛工　函工　雕工　典廱　掌津　舟工　典魚　典蕘　追工　磬工　石工　裘工

履工　鞄工　韗工　韋工　膠工　毳工　纊工　漆工　油工　弁工　織綵　織絲　織枲　織組

竹工　籍工　笤工　紙工等下士　子男之大夫　公之中士　侯伯之上士　曠野將軍　殿中司馬　橫野將軍　員外司馬　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

一命　山林都尉　武威將軍　淮海都尉　武牙將軍　鎮遠建忠中堅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

右按所建六官幷徒屬及府史雜色職掌人二萬一千七十三人（三千九百八十九人諸色官萬八千八十四人府史學生算法生書生醫生侔長虎賁驍騎羽林游擊奉車馭夫武環武侯卜筮占夢祝寢相生等人也）其六官之外兼用秦漢等官及州郡官吏之數並未詳按九命之中分為正命（者今之上下階）謂正朝之官為內命謂諸侯及州縣官為外命

隋官品令（此開皇中制也至煬帝除上下階唯留正從其餘官品亦多升降）

流內

正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王爵　太尉公　司徒公　司空公

從一品　上柱國　郡王爵　國公爵　開國郡公爵　開國縣公爵

正二品　柱國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特進尚書令　左右光祿大夫　開國侯爵

從二品　大將軍　尚書左右僕射　雍州牧　金紫光祿大夫

正三品　大將軍　吏部尚書　太常卿　光祿卿　衛尉卿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納言　內令史　左右衛大將軍　左右武衛大將軍　左右武候大將軍　領左右大將軍　禮部尚書　兵部尚書　都官尚書　度支尚書　工部尚書　宗正卿　太僕卿　大理卿　鴻臚卿　司農卿　太府卿　上州刺史　京兆尹　祕書監　銀青光祿大夫　開國伯爵

從三品　上開府儀同三司　散騎常侍　左右衛將軍　左右武衛將軍　左右武候將軍　領左右將軍　左右監門將軍　國子祭酒　御史大夫　將作大匠　中州刺史　親王師　朝議大夫

正四品　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太常少卿　光祿少卿　衛尉少卿　太子左右衛率　太子左右宗衛率　太子左右內率　尚書吏部侍郎　給事黃門侍郎　太子左庶子　宗正少卿　太僕少卿　大理少卿　鴻臚少卿　司農少卿　太府少卿　下州刺史　以前上階　內史侍郎　太子右庶子　通直散騎常侍　左右監門郎將　朝散大夫　開國子爵

從四品　上儀同三司　尚書左丞　太子左右衛副率　太子左右宗衛副率　太子左右內副率　太子左右監門率　上郡太守　雍州別駕　親王府長史　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　內侍　城門校尉　以前上階　尚書右丞　上鎮將　雍州贊治　直閤將軍　親王府司馬　諫議大夫

正五品　車騎將軍　儀同三司　內常侍　祕書丞　國子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府舍人　太子左右監門副率　員外散騎常侍　上州長史親王府諮議參軍　開國男爵　以前上階　尚食典御　尚藥典御

上州司馬

從五品　著作郎　通直散騎侍郎　中郡太守　直寢　太子洗馬　中州長史　奉車都尉　以前上階

都水使者　治書侍御史　大興長安令　大理司直　直齋　太子直閤　京兆郡丞　中州司馬　中鎮將

上鎮副　內給事　駙馬都尉　親王友　員外散騎侍郎

正六品　翊軍將軍　翊師將軍　尚書諸曹侍郎　內史舍人　下郡太守　六都督親王府掾屬　下州長史　以前上階　四征將軍〔東南西北〕三將軍〔內軍鎮軍撫軍〕大理正監評　千牛備身左右　左右監門校尉　內尚食典御　御府監　符璽監　殿內監　太子內直監　下州司馬　下鎮將　中鎮副

從六品　四平將軍〔平東平南平西平北〕四將軍〔前軍後軍左軍右軍〕通事舍人　親王文學　帥都督左右領軍府長史　太子直寢　親王府主簿　親王府錄事參軍　太子門大夫給事　上縣令　以前上階　冠軍將軍　輔國將軍

太子舍人　後直三寺丞　親王府功曹諸室倉戶曹等參軍　城門直長　太子直齋　太子副直監　太子典內　左右領軍府司馬　下鎮副

正七品　鎮遠將軍　安遠將軍　員外散騎侍郎　御醫　左右衛府長史　左右武衛府長史　左右武候府長史　領左右府長史　親衛親王府諸曹參軍事　以前上階　建威將軍　寧朔將軍　六寺丞　祕書郎　著作佐郎　太子千牛備身　太子備身左右　尚食直長　尚藥直長　左右監門直長　太子通事舍人　左右衛府司馬　左右武衛府司馬　領左右府司馬　左右武候府司馬　都尉　太子典膳監　太子藥藏監　太子齋師　上戍主

從七品　盪遠將軍　振威將軍　左右監門府長史　太子左右衛率府長史　太子
左右衛率府長史　太子左右衛府長史　太子左右宗衛府長史　太子左右虞候府長史　太子左右內率
府長史　符璽直長　御府直長　殿內直長　上州錄事參軍　左右領軍府掾屬　親王東西閤祭酒　中
縣令　上郡丞　太子親衛　將作丞　勳衛親王府參軍事　上鎮長史　以前上階　伏波將軍　輕車將
軍　太學博士　太常博士　武騎常侍　奉朝請　國子助教　親王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後直　太子左
右監門直長　大興長安縣丞　太子侍醫　侍御史　太史令　上州諸曹參軍　左右監門府司馬　太子
左右衛率府司馬　太子左右宗衛率府司馬　太子左右虞候府司馬　太子左右內率府司馬　上鎮司馬
正八品　宣威將軍　明威將軍　協律郎　都水丞　殿內將軍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長史　別將下縣令
中郡丞　中州錄事參軍　上州諸曹行參軍　親王府行參軍　左右領軍府錄事參軍　中鎮長史　太子
內坊丞　太子勳衛　以前上階　襄威將軍　厲威將軍　殿中侍御史　掖庭令　宮闈令　上署令 公車 郊
社 太廟 太祝 平準 太樂 驊騮 武庫 典客 鉤盾 左藏 太倉 太官 左尚方 司染 典農 常平 鼓吹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司馬　中府諸曹參軍
左右衛府錄事參軍　左右武衛府錄事參軍　左右武候府錄事參軍　左右領軍府諸曹參軍　內尚食丞
中戍主　上戍副
從八品　威戎將軍　討寇將軍　四門博士　主書　門下錄事　尚書都事　監察御史　內謁者監　上
閤令　中署令 太醫 右藏 廣藏 守宮 華林 上林 乘黃 龍廄 衣冠 左校 右校 牛羊 掌冶 導官 典牧 下郡丞　下州錄事參軍　中府諸曹
行參軍　備身左右衛府諸曹參軍　左右武衛府諸曹參軍　領左右府諸曹參軍　左右武候府諸曹參軍

左右領軍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衛率府錄事參軍　太子左右宗衛府錄事參軍　下鎮長史　太子衛　以前上階　盪寇將軍　盪難將軍　親王府長史兼行參軍　親王府典籤　員外將軍　統軍　太子三寺丞　中關令　奚官令　內僕令　下署令（諸陵　肴藏　崇元　太卜　車府　清商　司儀　良醞　掌醞　甄官　廩犧）上津尉　下州諸曹參軍　左右衛府諸曹行參軍　左右武衛府諸曹行參軍　左右武候府諸曹行參軍　領軍左右府鎧曹行參軍　左右監門府諸曹參軍　太子左右虞候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內率府諸曹行參軍　掌船局都尉　上鎮諸曹參軍　上縣丞　上郡尉

正九品　殄寇將軍　殄難將軍　太學助教　太子備身　大理寺律博士　諸校書郎　都水參軍　內史錄事　內謁者令　內侍伯　中縣丞　下關令　中津尉　下州諸曹行參軍　上州行參軍　左右監門府鎧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衛率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宗衛率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虞候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內率府鎧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領軍府行參軍　中鎮諸曹參軍　上鎮士曹行參軍　中郡尉　以前上階　掃寇將軍　掃難將軍　殿內司馬督　太子食官令　太子典倉令　太子司藏令　尚醫署主　太史丞　掖庭局丞　宮闈局丞　上署丞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諸曹參軍　中州行參軍　左右衛府行參軍　左右武衛府行參軍　上州典籤　左右武候府行參軍　下戍主　上關令　太子典膳丞　太子藥藏丞　下郡尉　典客署掌客　司辰師

從九品　曠野將軍　横野將軍　掖廷局諸宮教博士　太祝　太子廄牧令　太子校書　下縣丞　中署丞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鎧曹行參軍　下州行參軍　中州典籤　太子左右監門府行參軍　太子內坊丞

直 中關丞 上津丞 下鎮諸曹參軍 中鎮士曹行參軍 上縣尉 太子左右衛率府行參軍 太子左右虞候府行參軍 太子左右宗衛率府行參軍 正字 以前上階 偏將軍 裨將軍 四門助教 書學博士 算學博士 治禮郎 員外司馬督 幢主 奚官局丞 內僕局丞 下署丞 下州典籤 內署局丞 中津丞 中縣尉 太子正字 太子監候 太官監膳 御府局監 左右校署監作 掖庭局監作 太史曹司歷 諸樂師

視流內

視正二品 行臺尚書令 視從二品 上總管 行臺尚書僕射 視正三品 中總管 行臺諸曹尚書 視從三品 下總管 視正四品 行臺尚書左丞 視從四品 行臺尚書右丞 視正五品 同州總管 隴右牧總監 視從五品 行臺諸曹侍郎 視正六品 行臺尚書諸曹侍郎 視從六品 上柱國嗣王郡王國府長史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諮議參軍 鹽池總監 同州總副監 隴右總副監 王二王後國令 視正七品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長史司馬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掾屬 嗣王文學 公國令 王二王後大農尉典衛 視從七品 上開府長史司馬 上大將軍大將軍掾屬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諸曹參軍事 鹽池總副監 鹽池總牧監 諸屯監 國子學生 侯伯國令 公國大農尉典衛 雍州薩保 視正八品 上儀同儀同府長史司馬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諸曹參軍事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參軍 上柱國郡王嗣王柱國府諸曹行參軍 行臺諸監 同州諸監 鹽池四面監 皮毛監 岐州監 同州總監丞 隴右牧總監丞 諸大冶監 雍州州郡都主簿 子男國令 侯伯國大農尉典衛 王二王後國常

侍　視從八品　上行臺尚書都尉　上開府開府諸曹參軍　上大將軍大將軍參軍事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諸曹行參軍　上桂國嗣王郡王桂國府行參軍　五嶽四瀆吳山令　鹽池四面副監　皮毛副監　諸州州郡主簿　諸中冶監　諸緣邊交市監　鹽池總監丞　雍州西曹書佐諸曹從事　京兆郡正功曹　太學學生　子男國大農典衛　視正九品　開府法曹行參軍　上儀同儀同諸曹參軍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行參軍　上桂國嗣王郡王桂國府典籤　同州諸府監　岐州副監　諸小冶監　鹽池牧監丞　諸大冶監丞　諸緣邊交市監副　諸郡正功曹　京兆郡主簿　雍州部都從事　諸州西曹書佐　祭酒從事　公國常侍　王二王後國常侍　公主家令　諸州胡二百戶以上薩保　視從九品　儀同府法曹參軍　上開府開府行參軍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典籤　上儀同儀同府參軍　上開府典籤　行臺諸監丞　鹽池四面監丞　皮毛監丞　諸中冶監丞　四門學生　諸郡主簿　諸州郡從學　雍州武猛從事　大興長安縣正功曹　大興長安縣主簿　侯伯國常侍　子男國常侍　公國侍郎

右內外文武員凡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內官二千五百八十一員外官郡縣九千九百九十五員）又內職掌醫師卜師巫覡掌醞獸醫博士京市長粼倉督并太學學生刻漏生千牛門尉門候之事令史及外職掌郡縣佐史族正里正等總十八萬三千三百六十一人（內千六百六十四人外十八萬一千六百九十七人）都計內外文武官及胥總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七人煬帝三年定令品自第一至第九唯爵正從而除上下階又定朝之班序以品之高卑爲列品同則以省府爲前後省府同則以局署爲前後

通典卷三十九終

通典卷四十

唐　京兆　杜佑君卿纂

職官二十二

秩品五 大唐

大唐官品 開元二十五年制定

流內

正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司徒　司空　王爵

從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文散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驃騎大將軍 武散　嗣王　郡王爵　國公爵

正二品　特進 文散　輔國大將軍 武散　開國郡公爵　上柱國勳

從二品　尚書左右僕射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京兆河南太原府牧　大都督　大都護

光祿大夫 文散　鎮軍大將軍 武散　開國縣公爵　柱國勳

正三品　侍中　中書令　吏部尚書　左右衛　左右驍騎　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羽林軍　左右千牛衛等大將軍　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尚書　太子賓客

太常卿　太子詹事　中都督　上都護　金紫光祿大夫 文散　冠軍大將軍 武散　懷化大將軍　上護軍勳

從三品　御史大夫　祕書監　光祿　衛尉　宗正　太僕　大理　鴻臚　司農　太府卿　左右散騎常侍　國子祭酒　殿中監　少府監　將作大匠　諸衛羽林千牛將軍　下都督　上州刺史　大都督府長

史　大都護府副都護　親王傅　銀青光祿大夫文散開國侯爵　雲麾將軍武散歸德將軍　護軍勳

正四品　黃門侍郎　中書侍郎　尚書左丞　尚書吏部侍郎　太常少卿　太子左庶子　太子詹事　太子左右衛　左右司禦　左右清道　左右監門率府率　中州刺史　軍器監　上都護府副都護　上府折衝都尉　正議大夫文散開國伯爵　忠武將軍武散上輕車都尉勳　以前上階　尚書右丞　尚書中司侍郎　太子右庶子　太子左右諭德　左右千牛衛　左右監門衛中郎將　親勳翊衛羽林中郎將　下州刺史　通議大夫文散壯武將軍武散

從四品　祕書少監　八寺少卿　殿中少監　太子家令　太子親勳翊衛中郎將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內率　監門副率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內侍　上都護府親王府長史　太中大夫文散宣威將軍武散輕車都尉勳　以前上階　國子司業　少府少監　將作少匠　京兆河南太原府少尹　上州別駕　大都督大都護府親王府司馬　中府折衝都尉　中大夫文散明威將軍武散

正五品　諫議大夫　御史中丞　國子博士　給事中　中書舍人　太子中允　太子左右贊善大夫　都水使者　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奉先縣令　親勳翊衛羽林郎將　中都督上都護府長史　親王府諮議參軍　親王府典軍　中散大夫文散開國子爵　定遠將軍武散上騎都尉勳　以前上階　太子中舍人　尚食尚藥奉御　太子親勳翊衛郎將　內常侍　中都督上都護府司馬　中州別駕　下府折衝都尉　朝議大夫文散寧遠將軍武散

從五品　尚書左右司諸司郎中　祕書丞　著作郎　太子洗馬　殿中丞　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奉御　獻

陵昭陵乾陵恭陵定陵橋陵等令　親王府副典軍　下都督府上州長史　下州別駕　朝請大夫文散　開國男

爵凡九等　游騎將軍武散　騎都尉勳　以前上階　大理正　太常丞　太史丞　內給事　太子典內　上牧監

下都督府上州司馬　駙馬都尉　奉車都尉　親王友　宮苑總監　上府果毅都尉　朝散大夫文散　游擊將

軍武散

正六品　太學博士　太子詹事丞　太子司議郎　太子舍人　中州長史　親勳翊衛校尉　太子典膳藥

藏郎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令　鎮軍兵滿二萬人以上司馬　朝議郎文散　昭武校尉武散　驍騎尉　親王府掾

屬　武庫中尚署令　諸衛左右司階　中府果毅都尉　以前上階　千牛備身　備身左右　太子文學

下州長史　中州司馬　內謁者監　中牧監　上牧副監　上鎮將　承議郎文散　昭武副尉武散

從六品　起居郎　起居舍人　尚書諸司員外郎　八寺丞　大理司直　國子助教　城門郎　符寶郎

通事舍人　祕書郎　著作佐郎　侍御醫　諸衛羽林長史　兩京市令　下州司馬　左右監門校尉　親

勳翊衛旅帥　親王府文學　親王府主簿　記室錄事參軍　諸州上縣令　諸率府左右司階　鎮軍兵不

滿二萬人司馬　奉議郎文散　振威校尉武散　飛騎尉勳　以前上階　侍御史　少府將作　國子監丞　太公廟

令　太子內直典設宮門郎　司農寺諸園苑監　王府校尉　下牧監　宮苑總監副監　互市監　中牧副

監　下府果毅都尉　通直郎文散　振威副尉武散

正七品　四門博士　詹事司馬　左右千牛衛長史　尚食尚藥直長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率府長史

軍器監丞　太子千牛　諸州中縣令　親勳翊衛隊正　京兆河南太原府司錄參軍　大都督大都護府錄

事參軍　親勳翊衛副隊正　中鎮將　親王府諸曹參軍　親衛　朝請郎文散　致果校尉武散　雲騎尉勳　以前
上階　尚衣尚舍尚乘尚輦直長　太子通事舍人　內侍伯　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諸曹參軍
中都督上都護府錄事參軍　諸倉諸冶司竹溫湯監　諸衛左右中候　上府別將長史　上鎮副　下鎮將
下牧副監　宣德郎文散　致果副尉武散
從七品　殿中侍御史　左右補闕　太常博士　太學助教　門下省錄事　尚書都事　中書省主書　九
寺主簿　太子詹事主簿　左右監門直長　太子左右內率監門率府長史　太子侍醫　太子三寺丞　都
水監丞　諸州中下縣令　親王府東西閤祭酒　京縣丞　下都督府上州錄事參軍　中都督上都護府諸
曹參軍　中府別將長史　中鎮副　勳衛　太子親衛　朝散郎文散　翊麾校尉武散　武騎尉勳凡二十轉　以前上階
太史局丞　御史臺　少府將作　國子主簿　掖庭宮闈局令　上署令郊社太樂鼓吹太醫太官右藏乘黃典廄典客
上林太倉平準常平左尚右尚典牧　諸州下縣令　太廟諸陵署丞　司農寺諸園苑副監　太子左右監門直長　宮
苑總監丞　下都督府諸曹參軍　太子內坊丞　親王國令　公主家令　上州諸府參軍　親王府旅師
下府別將長史　下鎮副　諸屯監　諸率府左右中候　鎮軍兵滿二萬人以上諸曹判司　諸折衝府校尉
宣義郎文散　翊麾副尉武散
正八品　監察御史　協律郎　諸衛羽林錄事參軍　中署令鉤盾左藏織染掌冶　中州錄事參軍　翊衛太子勳衛
大醫署醫博士　太子典膳藥藏丞　軍器監主簿　武庫署丞　兩京市署丞　上牧監　親王府執仗報
乘親事　鎮軍兵不滿二萬以上諸曹判司　給事郎文散　宣節校尉武散　以前上階　奚官內僕內府局丞　下

署令太卜廩犧珍羞良醞掌醢守宮武器率府司儀崇元導官左校中校右校甄官河渠弩坊甲坊 備身 諸衛羽林諸曹參軍 中州
諸司參軍 親王府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府參軍 尚藥藏局司醫 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丞 太
子內直宮門局丞 太公廟丞 諸宮農圃監 互市監丞 司竹副監 司農寺諸園苑監丞 靈臺郎 上
戍主 諸衛左右司戈 徵事郎文散 宣節副尉武散
從八品 左右拾遺 太醫署鍼博士 四門助教 左右千牛衛錄事參軍 下州錄事參軍 諸州上縣丞
中牧監丞 京縣主簿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內率府錄事參軍 中都督上都護府參軍 太子翊衛親
王府行參軍 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府博士 諸倉諸冶司竹溫湯監丞 保章正 諸折衝府旅帥 承
奉郎文散 禦侮校尉武散 以前上階 大理評事 律學博士 太醫署丞 太子左右春坊事 左右千牛衛諸
曹參軍 內謁者監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率府諸曹參軍 太子備身 下州諸司參軍 太子諸署令
掖庭宮闈局丞 都水監主簿 中書門下尚書都省兵部吏部考功禮部主事 上署丞 上都督府上州參
軍 中都督下都督府上州博士 諸州中縣丞 親王府典籤 京縣尉 親王國大農 公主家丞 親王
府隊正 諸屯監丞 上關令 上府兵曹 上鎮倉曹兵曹參軍 挈壺正 中戍主 上戍副 諸率府左
右司戈 承務郎文散 禦侮副尉武散
正九品 校書郎 太祝 太子左右內率監門率府錄事參軍 太子內坊典直 中署丞 典客署掌客
親勳翊衛府羽林兵曹參軍 獄瀆令 諸律令 下牧監丞 諸州中下縣丞 中州博士 京兆河南太原
府諸縣主簿 武庫署監事 儒林郎文散 仁勇校尉武散 以前上階 正字 太子校書 奚宮內僕丞 內府

局丞下署丞 尙食局食醫 尙藥局醫佐 尙輦局掌輦 尙乘局奉乘 司庫 司廩 太史局司辰 典廐署主丞 太子左右內率監門率府諸曹參軍 太子三寺主簿 詹事府錄事 太子親勳翊衛府兵曹參軍 諸州下縣丞 諸州上縣主簿 中州參軍 下州博士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尉 上牧監主簿 諸宮農圃監丞 中關令 中府兵曹 親王國尉 上關丞 諸衛左右執戟 中鎭兵曹參軍 下戍主 諸折衝隊正 登仕郎文散 仁勇副尉武散

從九品 尙書御史臺祕書省殿中省主事 奉禮郎 律學助教 太子正字 弘文館校書 太史局司歷 太醫署醫助教 京兆河南太原府九寺少府將作監錄事 都督都護府上州錄事市令 宮苑總監主簿 諸州中下縣主簿 中牧監主簿 諸州上縣中縣尉 下府兵曹監漕 文林郎文散 陪戎校尉武散 以前上階 內侍省主事 國子監親王府錄事 太子左右春坊主事 崇文館校書 書學博士 算學博士 門下典籤 太醫署按摩呪禁博士 太卜署卜博士 太醫署醫正 太醫署鍼助教 太卜署卜正 太史局監候 親王國丞 太子典倉署園丞 太子廐牧署典丞 掖庭局宮教博士 太子諸署丞 諸監作諸監事計官 太官署監膳 太樂鼓吹署樂正 親王府隊副 大理寺獄丞 下州參軍 中州下州醫博士 諸州中下縣尉 京縣錄事 下牧監主簿 下關令 中關丞 諸衛羽林長上公主邑司錄事 諸津丞 下鎭兵曹參軍 諸折衝府隊副 諸率府左右執戟 將仕郎文散凡十九階 陪戎副尉武散凡二十九階

視流內

視正五品 薩寶 視從七品 薩寶府祆正祆呼朝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貞觀二年置波斯寺至天寶

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脩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開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罰者

流外勳品

諸衛都水監羽林軍錄事　尙書中書門下省御史臺令史　太子內坊三寺諸率府錄事諸楷書手　太常寺謁者　司儀署諸典書　河渠署河隄謁者　太醫署醫鍼師　內侍省寺人

二品　太卜署卜助教　祕書殿中內侍省令史　城門符寶弘文館令史　通事令史　尙書門下中書省御史御史臺書令史　太常寺祝史　宮苑總監錄事　太子左春坊掌儀　典客署典客　親勳翊衛府錄事　太史局漏刻博士　太子內坊廐尉　御史臺殿中令史

三品　城門符寶書令史　祕書殿中內侍省御史臺書令史　九寺少府將作軍器監府都水宮苑總監府京及東都市平準諸陵署錄事　諸牧園苑錄事　諸倉監諸關津錄事　太子親勳翊衛府錄事　諸衛羽林軍府太子詹事令史　尙食局主食　太子左右春坊令史　祕書殿中內侍省諸局書令史　內侍省內典引　尙藥局太醫署按摩呪禁師　太常寺贊引　太醫署醫工鍼工　太卜署卜師諸計史　率更寺漏刻博士　諸王府國司錄事

四品　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令史　太子內坊令史　九寺少府將作國子軍器監史　太子三寺諸率府諸署農圃監諸牧園苑監府諸都護府都水宮苑總監史　諸衛羽林軍史　太子左春坊諸局書令史　太子典膳局主食　太子右春坊諸局書令史　門下省主寶主符　太醫主藥　門下中書省傳制　太子率更寺掌

漏 太子內坊閤郎 親王率府 太醫署按摩呪禁工 御史臺監察御史

五品 太子內書令史 太子三寺諸率府史 大理寺司直平事史 諸署農圃監 諸牧園苑監史 諸都護府史 太子諸署府 宮門局內閣人內掌扇 太子內坊道客舍人 大官署監膳史 良醞署掌醞 掌醞署主醞 諸典事親勳翊衛率府史 大理寺獄史 親王府史 太子左右春坊傳令史 親王國司府

六品 親勳翊衛府史 諸倉關津府史 太子親勳翊衛率府史 太醫署藥園師 諸亭長 太子諸署史園史 太子內坊內閣人 親王國司史 公主邑司史

七品 太子親勳翊衛府史 門下省主節 諸掌固 大史監歷生 天文觀生 諸倉關津史 親王府典軍下史 諸倉計史

八品 守宮署掌設

九品 國子學太公廟幹 諸輦者

視流外

勳品 薩寶府祓祝

四品 薩寶率府

五品 薩寶府史

右內外文武官員凡萬八千八百五(文官萬四千七百七十四武官四千三十一內官二千六百二十外官州縣折衝府鎮戍關廟嶽瀆等萬六千一百八十五)內職掌齋郎府史亭長掌固主膳幕士習馭駕士門僕陵戶樂工供膳獸醫學生執御門事學生後士魚師監門校尉直

屯備身主仗典食監門直長親事帳內等外職掌州縣倉督錄事佐史府史典獄門事執刀白直市令市丞助教津吏里正及獄副齋郎并折衝府旅師隊正隊副等總三十四萬九千八百六十三內三萬五千一百七十七外三十一萬四千六百八十六都計文武官及諸色胥史等總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制爲九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亦分上下階大抵多因隋制三品以上紫衣金魚袋五品以上緋衣銀魚袋皆執象笏七品以上綠衣九品以上青衣皆木笏光宅元年青衣爲碧武太后時改五品以上銅魚袋中宗反正從舊初武太后天冊萬歲中制文武官加階應入五品者並須入歷十六考以上無私犯進階之時見居六品官及七品官以上清官者其應入三品者取入仕三十二考以上並無私犯進階之時見居四品官者自外從計階者應入仕並不在進階限如有奇才異行別效殊功者不拘此例

睿宗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上疏曰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其位除此之外使其耕桑任其商賈何爲引令入仕廢其本業臣愚以爲國家開仕進之門廣矣皆棄農桑工商而身趨之當今一夫耕而供數百人食一婦蠶而供數百人衣遂使公私皆無儲蓄若不釐革其弊必甚佑建中中忝居戶部專掌邦賦屬河朔用師經費或闕百姓頗困加賦斂難欲期集事實在省用所以輒止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倚文去質吏衆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郡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大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爲理衆庶所以古昔計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稍縣幾約人定員吏無虛設自漢魏晉隋暨於聖唐皆因戰爭流離征繕艱勞卽省吏職存諸方策晉荀勗桓温俱有此議息人救弊何莫由斯昔皋繇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皋繇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

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歷代增益以至於是舊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職重不可偏廢所以後周依古用建六官蓋爲於此今略徵外官別駕本因漢置隨刺史巡察若今觀察使之有副使也參軍後漢末置參諸府軍事若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又司田頃景龍三年嘗置無何以煩冗却停併入司戶殊爲折衷誠宜斟酌繁省詳考損益欲求致理必也正名神龍中官紀隳紊有司務廣集選人競收名稱其時無闕注授於是奏置員外官者至二千餘人自爾遂爲常制當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衆經用雖繁人有力餘家藏豐溢縱或枉費不足爲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籍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地收斂土戶與客戶共計得三百餘萬比天寶纔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六十官員十羊九牧疲吏煩衆顧茲大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尚有跋扈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託且縻爵祿兼示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弊之論有才者卽令薦用不才者何患奔亡而況各有姻戚顧戀家產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隗囂未滅魏太祖正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太元六年吳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割據皆招羅俊乂志相吞滅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資敵務以救弊爲謀今田悅之徒並是庸瑣繁刑暴賦惟恤軍戎衣冠仕人遇如奴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蜀孫權陳霸先之有江南因無范雎業秦賈季强狄之慮斷可知矣今若以人情因習既久不能改更制度併省內官但且權停省外官別駕司馬及參軍州縣額內官約人戶減縣

尉其被罷者但有德行才器委州府長史揀擇論薦固亦不遺器能如或渝濫失坐舉主誰敢罔冒以陷刑章其有不被舉論但令舊名任參常調自當修進更俟甄收暫罷歲時何負此輩如柱國後魏末置並是當時宿德勳成業崇皆主重兵寵貴第一周隋以後除授至多暨乎國家迴作勳級唯得三十頃地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及光祿大夫亦是官名遷為人多迴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變通不必因循重難改作待戎車息駕百姓稍康欲增庶官則復舊制

通典卷四十終

杜氏通典

DS 735 .A2 T84x v.4

通典卷四十一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

夫禮必本於太一（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鬼者精魄所歸神者引物而出）其降曰命（聖人象此下之以爲教令）其居人曰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人知禮則易教）伏羲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可爲嘉禮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敬鬼神蜡爲田祭可爲吉禮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可爲軍禮九牧倡教可爲賓禮易稱古者葬於中野可爲凶禮又修贄類帝則吉禮也釐降嬀汭則嘉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征於有苗則軍禮也遏密八音則凶禮也故自伏羲以來五禮始彰堯舜之時五禮咸備而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事地與人爲三耳其實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夏商二代散亡多闕洎周武王既沒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序云禮也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然則周禮爲體儀禮爲履周衰諸侯僭忒自孔子時已不能具秦平天下收其儀禮歸之咸陽但採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漢興天下草創未遑立制羣臣飲醉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草綿蕝（子悅切）之儀救擊柱之弊（綿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習肄處）帝說歎曰吾於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但能盤辟爲禮容頌讀與容同）孝文帝時徐生以頌禮官至大夫而蕭奮亦以頌禮至淮陽太守孝武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闕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千金購之不能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行於代杜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

請後漢永平初鄭衆賈逵皆往受業其後馬融作周官傳鄭元爲注初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四百十一篇至劉向考校經籍纔獲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二十二篇孔子三朝記十篇王氏史記二十篇樂記二十三篇總二百二篇戴德删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删大戴之書爲四十七篇謂之小戴記馬融亦傳小戴之學又定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鄭元受業於融復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元注立於學官餘並散落魏以王粲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吳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時制晉初以荀顗鄭沖典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加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纘續未成屬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其遺文也江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修綴宋初因循前史並不重述齊武帝永明二年詔尚書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羣儒又裁成焉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璉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褧（褧苦迥切）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佟音同）參會其事陳武帝受禪多准梁舊或因行事隨時筆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闕遺孝文帝率由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範煥乎復振北齊則陽休之元循伯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牛弘辛彥之等采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國初草昧未暇詳定及太宗踐阼詔禮官學士修改舊儀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百三十篇爲百卷貞觀七年始令頒示高宗初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加修撰勒合成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高宗自爲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取舍多依違希旨學者不便異議紛然上元三年下詔命依貞觀爲定儀鳳二年詔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輒別制一儀援古附今臨時專定貞觀顯

慶二禮亦皆施行武太后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司業韋叔夏率更令祝欽明每加刊定叔夏卒後給事中唐紹專知禮儀紹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爲稱職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嵓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編以今事集賢院學士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但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修頗有不同或未折衷請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定之於是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檢撰歷年其功不就銳卒蕭嵩代爲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邱修之二十年九月新禮成凡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於戲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酌乎文質懸諸日月可爲盛矣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采異同將以振端末備顧問者也烏禮意之能達乎但前古以來凡執禮者必以吉凶軍賓嘉爲次今則以嘉賓次吉軍凶後賓庶乎義類相從終始無黷云爾按秦蕩滅遺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朝有典制可酌而求者漢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奮孟卿后蒼聞人通漢夏侯勝劉向戴德戴聖慶普劉歆後漢有曹充曹褒鄭興鄭衆賈逵許愼杜子春馬融鄭元甯宏何休盧植蔡邕魏有王粲衛覬高堂隆蔣濟王肅秦靜劉表劉紹盧毓陳羣魚豢王沈蜀有譙周蔣琬孟光許慈吳則宋敏丁孚晉有鄭冲荀顗陳壽孫盛羊祜杜元凱衛瓘庾峻袁準賀循任愷陳銓孔倫劉逵摯虞束晳傅咸鄭湛蔡謨孔衍庾亮范宣范汪徐邈范甯刁協荀崧卞壼葛洪王彪之司馬彪干寶徐廣謝沈王裒何琦虞喜憲貞宋有徐羨之傅亮臧燾徐廣裴松之何承天顏延之雷次宗徐爰庾蔚之崔凱孔智齊有王儉何戢田僧紹劉瓛王逡梁有司馬褧陸璉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野徐勉顧協朱异嚴植之賀瑒崔靈恩皇侃何佟之陶弘景司馬憲邱季彬陳有謝嶠孔奐後魏有高允高閭王肅北齊有熊安生陽休之元循伯後周有蘇綽盧辯宇文弼隋有牛弘辛彥之許善心皇唐有孔穎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顏師古房元齡魏徵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彥杜正倫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許國師韋琨范履冰裴守眞陸遵楷史元道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紀賈大隱韋萬石賀敳韋叔夏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郭山惲辟閭仁諝唐紹張見王喦張說徐堅李銳施敬本王仲邱張統師權無二孔元義賈曾李行偉韓抱素盧履冰田再思馮宗陳貞節賀知章元行沖韋縚等或歷代傳習或因時制作粗舉其名氏列於此注焉

第一目錄其沿革篇所纂前代典實應指尊極不同開元禮故下懸闕矣　歷代沿革禮六十五卷開元禮三十五卷

第二吉禮凡十四卷　郊天上

第三郊天下　大雩
第四大享明堂 明堂制度附　朝日夕月　禋六宗　大禘　靈星　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
第五方丘 神州后土附　社稷
第六山川　籍田　先蠶
第七天子宗廟　后妃廟　皇太子及皇子宗廟
第八諸侯大夫士宗廟 庶人祭寢附　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　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　諸藏神主及題板制
追加易主附　兄弟相繼藏主室　移廟主　師行奉主車　立尸議
第九時享 薦新附　祫禘上
第十祫禘下　功臣配享
第十一天子七祀 諸侯附　宗室助祭議　庶子攝祭　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　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
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　遭難未葬入廟議　亡失其親立廟議
第十二喪廢祭議　旁親喪不廢祭議　緦不祭議　奪宗議　殤及無後廟祭議　祭殤　未立廟祭議
公除祭議　上陵 拜掃及諸節上食附
第十三大學　諸侯立學　釋奠　祀先代帝王 名臣附　老君祠 先賢附　孔子祠 先儒及弟子附　太公廟
第十四巡狩　封禪
第十五告禮　歷代所尚　享司寒 藏冰開冰附　禜　祈禳　高禖　祓禊　諸雜祀　淫祠興廢

第十六嘉禮凡十八卷 天子加元服 皇太子冠皇子皇孫附 諸侯大夫士冠 大功小功末冠議 女笄

第十七君臣冠冕巾幘等制度 冕大裘冕 袞冕 鷩冕 毳冕 絺冕 元冕 通天平冕 平天冕 蒼冕 青冕 赤冕 黃冕 素冕 黑冕 象冕 山冕 火冕

藻冕 方冕 祀冕 緇布冠進賢冠 牟追冠章甫冠 委貌冠 通天冠 長冠劉氏冠 齋冠 遠遊冠具服遠遊冠 公服遠遊冠 高山

冠側注冠 法冠解豸冠 後惠文冠 柱 建華冠鶡冠 趙 惠文冠武冠 繁冠 武弁 籠冠 大冠 建冠 鵔鸃冠 方山冠 巧士

冠 却非冠 樊噲冠 術士冠 却敵冠 進德冠 翼善冠 皇收 弁 冔 廣冕 爵 皮弁 韋弁 幘

童子幘 素幘 空頂幘 黑幘 紺幘 納言幘 緑幘 赤幘 青幘 緗幘 帢白帢 烏紗帢 帽皮帽 白紗帽 白帽 高頂帽 翠帽 岑帽 黑帽 突騎帽 高屋帽 葛

巾角巾 幅巾縑巾 黃巾 巾子

第十八天子納妃后冊后附 天子冊妃嬪夫人 皇太子納妃皇子諸王附 公侯大夫士婚禮

第十九宗子父沒母命婚父母俱沒自命婚及支子稱宗弟宗兄等婚議 舅姑俱沒婦廟見 公主出降

拜舅姑附 不親迎壻見外舅姑反馬送女附 婚禮不賀議上禮附 婚不舉樂議 男女婚嫁年紀議 嫁娶時

月議 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 已拜時壻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 拜時婦三

日婦輕重議

第二十周喪不可嫁女娶婦議新續公除附 周喪降在小功可嫁女娶婦議 大功末可爲子娶婦議 祖無

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 降服及大功末可嫁姊妹及女議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

同姓婚議 內表不可婚議 外屬無服尊卑不通婚議

第二十一君臣服章制度袍附

第二十二后妃命婦首飾制度 后妃命婦服章制度

第二十三天子諸侯玉佩劍綬璽印

第二十四天子車輅 五輅 副車五牛旗屬車附 戎車 獵車闟武車闟戟車附 指南車 記里鼓車 白鷺車 鸞旗車 辟惡車 皮軒車 耕根車 安車 四望車 遊車 羊車 畫輪車 鼓吹車 象車 黃鉞車 豹尾車 建華車

第二十五皇太后皇后車輅 皇太子皇子車輅 公侯大夫等車輅 王妃命婦等車輅

第二十六輦輿 旌旗 鹵簿

第二十七天子敬父 皇后敬父母 養老 天子拜敬保傅太子及諸王見師禮同 諸王公主敬姑叔 羣臣致敬太后父 羣臣侍坐太子後至井公卿致敬太子東宮臣上箋疏見公卿儀百官上表不稱其名附

第二十八天子諸侯大夫士養子儀君薨後嗣子生附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儀婦事舅姑附 事先生長者雜儀 居宮歸養父母議 僑居人桑梓敬議 夫人不答妾拜議 僧尼不受父母拜及立位議 被召未謁稱故吏議 二嫡妻議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二人各有內外兄弟相稱議 從舅是族外弟相稱議

第二十九養兄弟子爲後後自生子議 異姓爲後議

第三十讀時令 元正冬至受朝賀朔望朝參及常朝日附 策拜皇太子皇太子稱臣附

第三十一皇太子監國及會宮臣議 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 春夏封諸侯議 錫命 諸王公城國宮

室章服車旗議　策拜諸王侯 年三公奏樂服冕議附　諸王公侯留輔朝政嫡子監國議
第三十二天子追尊祖考妣 上尊號附　天子崇所生母議 追崇附　諸侯崇所生母議　支庶立爲天子追尊本
生議　追錫命議　王侯在喪襲爵議 奪情附
第三十三五宗　公子二宗　繼宗子議 宗子孤爲殤附　事宗禮　九族　敦疎遠外親　鄉飲酒
第三十四賓禮 凡二卷　天子受諸侯藩國朝宗覲遇 時會殷同附　天子受諸侯遣使來聘　天子遣使來迎勞
諸侯　三恪二王後
第三十五天子朝位 諸侯附　天子上公及諸侯卿大夫士等贄 工商婦人等贄附　信節
第三十六軍禮 凡三卷　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并祭所過山川軷祭　天子諸侯四時田獵　出師儀
制　命將出征　宣露布
第三十七天子諸侯大射鄉射
第三十八天子合朔伐鼓 諸侯附　冬夏至寢鼓兵議　馬政 馬祭附　時儺
第三十九凶禮 凡二十七卷　大喪初崩及山陵制 并爲周以下親哭及不視事附
第四十總論喪期　奔大喪 奔山陵附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　天子爲繼兄弟統制服議　天子不降服
及降服議　天子爲皇后父母服議 皇后爲父母服附
第四十一天子爲庶祖母持重服議　天子立庶子爲太子薨服議　天子爲母黨服議　天子弔大臣服
議　天子爲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國有大喪使者尊服及不爵命議　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及妾子爲

母服議　公主服所生議　諸王子所生母嫁爲慈母服議　諸侯及公卿大夫爲天子服議　諸侯之
大夫爲天子服議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以下爲天子服杖議　諸王女孫女爲天子服議　宗室
童子爲天子服制議　童子喪服議　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皇后爲親屬舉哀議　爲皇后大祥忌
日哭臨議　皇后親爲皇后服議　諸侯及公卿妻爲皇后服議　藩國臣爲皇后服議天子將吏爲皇后附
第四十二皇太子降服議　皇太子爲太后不終三年服議　皇太子爲所生母服議皇子附　諸王持重爲
所生母服議　諸王出後降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議　爲皇太子服議　爲太子妃服議諸王妃附　爲太子
太孫殤服議　爲諸王殤服議　王侯世子殤服議　繼殤後服議
第四十三喪制之一　初喪附終稱　復始卒事位及奠訃告附　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議君遣使弔他國君附　三不弔議
第四十四喪制之二　沐浴　含　襲　設冰　設銘　懸重　始死服變　始死襚大斂襚附　小斂
第四十五喪制之三　旣小斂斂髮服變　小斂奠代哭附　棺槨制　大斂　國君視大夫士喪之大斂
大斂奠　殯設熬附　將葬筮宅卜日附　啟殯朝廟
第四十六喪制之四　薦車馬明器及飾棺　祖奠　賵賻　遣奠　器行序　挽歌　葬儀合葬附
第四十七喪制之五　虞祭　旣虞餞尸及卒哭祭　祔祭　小祥變　大祥變　禫變　五服成服及變
除附　五服縗裳制度　五服制度變
第四十八五服年月降殺之一　斬縗三年　孫爲祖持重議　孫爲庶祖持重議　嫡孫亡無後次孫爲
祖持重議　嫡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議

第四十九五服年月降殺之二 齊縗三年 後妻子爲前母服議前母卒在異國附 前妻被掠沒賊後得還後妻之子爲服議 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 齊縗杖周 父卒母嫁復還及庶子爲嫡母繼母改嫁服議 父在爲出母服議 父卒爲嫁母服

第五十五服年月降殺之三 齊縗不杖周 齊縗三月

第五十一五服年月降殺之四 大功殤服九月七月不爲殤議附 大功成人九月 爲宗子婦

第五十二五服年月降殺之五 小功殤服五月 小功成人服五月 嫂叔服 緦麻殤服三月 緦麻成人服三月 舅之妻及堂姨舅 兩妾相爲服

第五十三王侯兄弟繼統服議 未踰年大喪不立廟議 未踰年君稱議 三公諸侯大夫降服議 諸侯大夫子降服議 諸侯夫人及大夫妻終服議 貴不降服議 諸侯爲所生母服議 公子爲其母服議爲妻附

第五十四奔喪及除喪而後歸制 士爲所生母服議兩妻子相爲附 庶子父在爲出嫡母服議 爲父後出母更還依己爲服議 爲人後爲出母及出祖母服議 爲父後爲嫁母及繼母嫁服議 爲出繼母不服議 繼母亡前家子取喪柩去服議 出母父遺命令還繼母子服議 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爲服議 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後繼子爲服議 大夫士爲慈母服議

第五十五前母黨爲親及服議 親母無黨服繼母黨議 母出有繼母非一當服次其母者議 從母被出爲從母兄弟服議 繼嫡母黨服議 娶同堂姊之女爲妻姊亡服議 妻已亡爲妻父母服議 從

母適族父服議　爲內外妹爲兄弟妻服議　族父是姨弟爲服議　妾爲先女君黨服議　庶人爲人
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議
第五十六總論爲人後議　夫爲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　出後子却還爲本父服及追服所後
父議　出後子爲本父母服議　出後子爲本親服議　出後子爲本庶祖母服議　父爲高祖持重子
當何服議　爲庶子後爲庶祖母服　所後之母見出服議　爲曾祖後服議
第五十七並有父母之喪及練日居廬堊室議　父未殯而祖亡服議　父喪內祖亡作二主立二廬議
居重喪遭輕喪易服議變除附　長殤中殤變三年之葛議　居親喪既殯遭兄弟喪及聞外喪議　居親
喪除旁親服議　婦人有夫喪而母亡服議　居所後父喪有本親喪服議　有祖喪而父亡服議　祖
先亡父後卒而祖母亡服議　爲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議　既練爲人後服所後父服議　兼親服
議
第五十八生不及祖父母不稅服議　小功不稅服議　庶祖母慈祖母服議　君父乖離不知死亡服議
父母乖離知死亡及不知死亡服議
第五十九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　叔母寡姑遣還未嫁而亡服議　寡叔母守志兄迎還密受
聘未知而亡服議　已拜時而夫死服議夫父母喪附　郡縣守令還臨未至而亡新舊吏爲服議　吏受令
君使聞舊君薨服議　與舊君不通服議　秀孝爲舉將服議　郡縣吏爲守令服議
第六十喪遇閏月議　忌日議子卯日附　納后值忌日議

第六十一爲廢疾子服議　罪惡絕服議　師弟子相爲服議　朋友相爲服議　除心喪議　居喪務學議

第六十二改葬服議　嫡孫有父喪未練改葬祖服議　有小功喪及兄喪在殯改葬父母服議、改葬父母出適女服議　改葬前母及出母服議　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　改葬反虞議　父母墓毀服議 曾祖從祖墓毀附

第六十三假葬牆壁間三年除服議　三年而後葬變除議　久喪不葬服議　父母死亡失屍柩服議　婦喪久不葬服議　禁遷葬議　招魂葬議　疑墓議 修墓附

第六十四帝王謚號議　皇后謚及夫人謚議 國妃命婦附　太子無謚議 國君嗣子附　諸侯卿大夫謚議　君臣同謚議　單複謚議　卒哭後諱及七廟諱字議　上表犯帝諱及帝所生諱議　山川與廟諱同應改變議　已遷主諱議　上表稱太子名議　父諱與府主名同議　授官與本名同宜改及官位犯祖諱議　內諱及不諱皇后名議

第六十五喪禮雜制　禮廢

第六十六開元禮　序例上　五禮篇目　卜日禮　筮日禮　神位 用樂及籩豆等數附

第六十七序例中　大駕鹵簿　皇太后皇后鹵簿　皇太子鹵簿　皇太子妃鹵簿　親王鹵簿　羣官鹵簿　內命婦四妃九嬪婕妤美人才人鹵簿 太子良娣以下同

第六十八序例下　君臣冕服冠衣制度　皇后王妃內外命婦服及首飾制度　齋戒　祈禱　雜制

第六十九吉禮凡十三卷　皇帝冬至祀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及攝事並附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第七十皇帝季秋大享於明堂攝事附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皇帝立春祀青帝
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季夏土王日祀黃帝於南郊立秋祀白帝於西郊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及攝事並附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奠
玉帛　進熟　皇帝臘日䄍百神於南郊攝事附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
宮
第七十一皇帝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及攝事附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　立夏後申日祀雨師　立秋後辰日祀靈星　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
祿於國城西北
第七十二皇帝夏至日祭方丘后土同孟冬祭神州及攝事附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
第七十三皇帝仲春秋上戊祭大社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季冬䄍
太社
第七十四皇帝時享於太廟凡一歲五享謂四孟月及臘宗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及諸享攝事並附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
出宮　晨祼　饋食　鑾駕還宮　祭七祀　祫禘以功臣配享
第七十五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攝事附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饋享　耕籍　鑾駕還宮　勞酒　皇

后季春吉巳享先蠶　齋戒　陳設　車駕出宮　饋享　親桑　車駕還宮　勞酒
第七十六皇帝拜陵　皇后拜陵　太常卿行諸陵　薦新於太廟　薦新物附　有司享先代帝王　祭
中霤　孟冬祭司寒納冰開冰附　興慶宮祭五龍壇
第七十七皇帝皇太子視學　出宮　視學　車駕還宮　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國學釋奠仲春仲秋釋奠於齊太公廟並附
齋戒　陳設　出宮　饋享　講學　還宮　皇太子束脩國學束脩附
第七十八皇帝巡狩告圜丘告社歷及歸格禮並附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親告　鑾駕還宮　巡狩告圜丘
有司攝事告社廟附　皇帝巡狩　鑾駕出宮　燔柴告至　鑾駕還行宮　望秩於山川　肆覲東后　考
制度
第七十九皇帝封祀泰山禪社首山附　鑾駕進發　齋戒　制度　陳設　省牲器　鑾駕上山薦玉幣　山
下封祀壇　進熟　燔燎　封玉冊封檢附　鑾駕還行宮　朝覲羣臣　考制度
第八十時旱祈太廟　時旱祈於太社　時旱祈嶽鎮以下於北郊　時旱就祈嶽鎮海瀆　久雨禜祭國
門　諸州祈社稷縣祈附　諸州祈諸神縣祈附　諸州禜城門縣禜附
第八十一諸州祭社稷諸縣附　諸州釋奠於孔宣父縣釋奠同　州學生束脩縣禮同　諸里祭社稷　諸太子廟
時享　齋戒　陳設　晨祼　三品以上時享其廟四品五品六品以下附　三品以上祫享其廟禘享附　王公以
下拜掃寒食附
第八十二嘉禮凡九卷　皇帝加元服　卜日　告圜丘　告宗廟　臨軒行事　見太后　謁太廟　親謁

會羣臣 羣臣上禮 皇帝納后 臨軒命使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告期 告廟 册后
命使奉迎 同牢 皇后表謝 朝皇太后 皇后受羣臣賀 皇帝會羣臣 外命婦朝會 羣臣
上禮 皇后廟見 車駕出宮

第八十三皇帝皇后至正受皇太子朝賀 皇帝皇后至正受皇太子妃朝賀 皇帝至正受羣臣朝賀
會 皇帝千秋節受羣臣朝賀并會 皇后至正受羣官朝賀 皇后至正受外命婦朝賀 會

第八十四皇帝於明堂讀五時令 陳設 鑾駕出宮 讀令 春令 鑾駕還宮 皇帝於太極殿讀五
時令 皇帝養老於太學 陳設 鑾駕出宮 養老 鑾駕還宮

第八十五臨軒册命皇后 臨軒命使 皇后受册 皇后受羣臣賀 皇后表謝 朝皇太后 皇帝會
羣臣 羣臣上禮 皇后會外命婦 皇后廟見 臨軒册命皇太子 臨軒册命 朝皇后 謁太廟
會羣臣 羣臣上禮 皇后受羣臣賀 皇后會命婦 皇太子會羣臣 皇太子會宮臣 宮臣上
禮 內册皇太子 臨軒命使 皇太子受册 皇太子朝謁 謁太廟 皇帝會宮臣 羣臣上禮
皇后受羣臣賀 皇后會外命婦 皇太子會羣臣 皇太子會宮臣 宮臣上禮 臨軒册命諸王大
臣 朝堂册命諸臣 册內命婦三品以上 遣使册受官爵 朔日受朝 朝集使引見奉辭附

第八十六皇太子加元服 告太廟 臨軒命賓贊 冠 會賓贊 朝謁 皇太子謁太廟 會羣臣
羣臣上禮 會宮臣 宮臣上禮

第八十七皇太子納妃 臨軒命使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告期 告廟 册妃 臨軒醮戒

親迎　同牢　妃朝見　會羣臣
第八十八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羣臣賀(幷會)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宮臣朝賀　受朝　會　皇太子與師傅
保相見　皇太子受朝集使參辭　親王冠(百官一品以下盡九品庶人並附)
第八十九親王納妃(一品以下至庶人並附)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册妃　親迎　同牢　妃朝見
婚會　婦人禮會　饗丈夫送者　饗婦人送者　公主出降　册公主　公主受册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親迎　同牢　見舅姑　盥饋舅姑　婚會　婦人禮會　饗丈夫送者　饗婦
人送者
第九十朝集使於尚書省禮見辭(幷)　任官初上(諸州上任附)　京兆府河南牧初上(諸州刺史都督附)　萬年長安令初
上(河南洛陽縣令禮同諸縣令附)　鄉飲酒(正齒位附)　宣赦書　羣官詣闕上表　羣官奉參起居　皇帝遣使詣蕃宣勞
皇帝遣使諸州宣撫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制勞會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赦書(鎭與州同)　諸州上表
第九十一賓禮(凡一卷)　蕃主來朝以束帛迎勞　遣使戒蕃主見日　蕃主奉見(奉辭禮同)　受蕃國使表及幣
皇帝宴蕃國主　皇帝宴蕃國使
第九十二軍禮(凡二卷)　皇帝親征類於上帝(宜社附)　纂嚴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薦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皇帝親征告於太廟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晨祼　饋食　鑾駕還宮　解嚴　皇
帝親征禡於所征之地　皇帝親征及巡狩郊祭有司軷於國門　皇帝親征及巡狩告所過山川　平
蕩寇賊宣露布　遣使勞軍將　皇帝講武　皇帝田狩

第九十三皇帝射於射宮　皇帝觀射於射宮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宜於太社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告
於太廟（齊太公廟附）　仲春祀馬祖　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附）　合朔伐鼓（二至二分及諸州合朔伐鼓附）　大儺（諸州縣儺附）
第九十四凶禮（凡七卷）　賑撫諸州水旱蟲災（賑撫蕃國水旱附）　勞問諸王疾苦　勞問外祖母疾苦　五服制度
斬縗三年正服　加服　義服　縗冠　絰帶屨　杖　絻　總論制度　齊縗三年正服　加服
義服　縗冠　絰帶屨　杖　齊縗杖周正服　義服　齊縗不杖周正服　加服　降服　義服　齊
縗五月正服　齊縗三月加服　義服　大功殤（長殤九月中殤七月）正服　義服　成人九月正服　降服　義
服　小功五月殤正服　降服　義服　成人正服　降服　義服　緦麻三月殤正服　降服　義服
成人正服　降服　義服　改葬緦　縗裳制度
第九十五訃奏　皇帝為外祖父母舉哀　為皇后父母舉哀　為諸王妃主舉哀　為內命婦宗戚舉哀
為貴臣舉哀　為蕃國主舉哀　臨喪　皇帝臨諸王妃主喪　臨外祖父母喪　除服　除外祖父
母喪服　除皇后父母喪服　敕使弔　弔諸王妃主喪　敕使弔外祖父母喪　賵賻　會喪　制
遣百僚會王公以下喪　榮贈　敕使榮贈諸王　敕使榮贈外祖父母　會葬　遣百僚會王公以下
葬　致奠　敕使致奠諸王妃主喪　敕使致奠外祖父母喪
第九十六中宮舉哀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為父母祖父母舉哀　成服　為父母祖父母　奔喪　后
奔父母祖父母喪　臨喪　臨內命婦喪　除服　后除父母祖父母喪服　遣使弔　弔外祖父母喪

弔諸王妃主喪及弔宗戚喪　東宮舉哀　皇太子爲諸王妃主舉哀　爲外祖父母舉哀　臨諸王妃主喪　臨外祖父母喪　遣使弔　賻贈　遣使致奠

第九十七東宮妃聞喪　聞父母祖父母喪　奔喪　奔父母祖父母喪　臨喪　臨外祖父母喪　臨良娣以下喪　除喪　除父母祖父母喪

第九十八三品以上喪上（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初終　復　設牀　奠　沐浴　襲　含　赴闕　敕使弔　銘　重　陳小斂衣　奠　小斂　斂髮　奠　陳大斂衣　奠　大斂　奠　廬次　成服　朝夕哭奠　賓弔　親故哭　州縣官長弔　刺史遣使弔　親故遣使致賻　殷奠　卜宅兆　卜葬日　啓殯　贈謚　請賓致奠

第九十九三品以上喪中（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將葬陳車位　陳器用　進引　引輴　輴在庭位　祖奠　輴出升車　遣奠　遣車　器行序　諸孝從柩車行　郭門親賓歸　諸孝乘車　宿止　宿處哭位　行次奠　親賓致賵　塋夕　到墓　陳明器　下柩哭序　入墓　墓中祭器序　掩壙　祭后土　反哭　虞祭　卒哭祭　小祥祭　大祥祭　禫祭　祔廟

第一百三品以上喪下（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改葬　卜葬　啓請　開墳　舉柩　奠　升柩車　斂　奠　設靈進引　告遷　哭柩車位　設遣奠　輴車發　宿止　到墓　虞祭　王公以下居喪雜制　舉哀奔喪　三殤　初喪聚主　飲食節　哭節　居常節　不及期葬　外喪　諱名　追服　喪冠嫁娶樂禁　主諸喪　婚遇喪　室次節　居重問輕

通典卷四十二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二　吉一

郊天上虞夏殷周秦漢後漢魏晉東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

夫聖人之運莫大乎承天天行健其道變化故庖犧氏仰而觀之以類萬物之情焉黃帝封禪天地少昊載時以象天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司主屬會也所以會聚羣神各使有序不相干亂高辛順天之義帝堯命羲和敬順昊天故郊以明天道也明謂明之以示人所從來尙矣豺獺有祭而況人乎有虞氏禘黃帝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虞氏冬至大祭天於圓丘以黃帝配焉而郊嚳夏正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以嚳配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按司馬遷五帝本紀云舜則黃帝九代孫嚳之曾孫禹帝元孫不合如此之差懸恐馬遷之誤殷人禘嚳而郊冥嚳契之父周制大司樂云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圓丘爾雅云非人力為之邱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元云謂冬至祭天於圓丘所以祀天皇大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其尺寸文闕下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器則玉也蓋取象天色也肆師職曰立大祀用玉帛牲各卜牲用一犢按郊特牲又云用犢貴誠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幣用繒長丈八尺鄭元云曾子問云制幣長丈八鄭約巡狩禮文也王用幣長短皆准此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既無采章則冕亦無旒也尸服亦然以天體質故王大裘以象之既尸為神象宜與王服同也周禮曰郊祀二人裘冕盥送尸又士師職曰祀五帝則沃盥送尸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鐏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以藁秸及蒲但翦頭不納為藉神席所謂蒲越藁秸也藁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配以帝嚳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今以禘大祭是祭中最大既禘天於郊又嚳尊於稷故大宗伯注云圓丘以嚳配之按嚳配郊牲尙同色則圓丘可知焉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圜鍾夾鍾也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

堂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爲宮用聲類求之靁鼓八面鼓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凡大祭曰禘自出也大祭其先祖所由出謂郊祭天也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鄭元據春秋緯說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協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

尊爲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配上帝凡祀配上帝也因以祈穀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其壇名泰壇祭法曰燔柴於泰壇在國南五十里司馬

法百里爲遠郊近郊五十里禮神之玉用四珪有邸尺有二寸考工玉人云四珪尺有二寸以祀天又典瑞云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圭末四出

故鄭元云祀天謂夏正郊天也崔靈恩云四珪有邸者象四方物之初生以璧爲邸者取其初生之圓匝也其玉色無文今謹按既有邸皆象物始生又當春氣之始威仰又爲青帝其玉宜青牲用騂犢牲用騂尚

赤用犢貴誠也青幣其色無文謹按大宗伯云孤執皮帛如璧色繒也又按圓丘赤幣於玉色則宜用青幣象東方也配以稷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其

配帝牲亦騂犢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稷牛唯具鄭元云養牲必養二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大呂之聲爲均也

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也日用辛按禮記及春秋魯郊於建子月用辛鄭元云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言凡則天

子諸侯同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

氣之神於其郊月令云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氣於東郊餘四氣皆然若以祖之所自出郎禘祭靈威仰於南郊一神而已若迎王氣之神郎春青帝靈威仰夏赤帝赤熛怒季夏黃帝含樞

紐秋白帝白招拒冬黑帝協光紀也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皥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月令云其帝太皥等是也故鄭元注月令

云迎春謂祀靈威仰於東郊以太皥伏羲氏配坐是也祭外神必有主者公羊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以人帝配神作主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爲

兆位於中案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如其方壇者以其取象當方各有方所之義按昊天上帝天之緫名所覆廣大無不圓匝故奠蒼璧其神位曰圓丘皆象天之圓匝也餘五帝則各

象其方氣之德爲珪璋琥璜之形祭法謂其神位以太壇是人力所爲非自然以其各有方位故名方壇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地

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禮神者必象其類珪銳象春物生也半珪曰璋象物半死也琮八方象地也琥猛象秋嚴也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耳牲用犢

幣各隨玉色大宗伯所謂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祭前期十日王親戒

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羣官曰某且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多中者得與於祭比音毗志反）其日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玉輅建太常大司樂既宿懸遂以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照於路（所謂鄉為田燭以王出時尚早故也）又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於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大謂帷幄初往止居小幄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次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有退俟與諸臣代有事也）掌次張氈案設皇邸（謂於次中張氈牀牀後設板屏風其上染鳥羽象鳳凰色以覆之以為飾）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氣則奏黃鍾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謂積柴牲醴玉帛）及王親牽牲而殺之（太宰職論祭大禮中有云及納亯贊王牲事鄭元云納亯牲將告殺謂祭之晨也殺以授亯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次則實牲醴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以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所以報陽也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次乃埽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但用夾鍾為宮耳）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鄭元注大司樂云先作樂致神然後禮之以玉而祀之禮器云郊血大饗腥）王乃以匏片為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為朝踐之獻（鄭元注司尊彝云唯有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故崔靈恩推之以為圜丘明用五齊餘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不用圭瓚而用陶匏者物無以稱天之德故但取天地之性）五齊之名一曰泛齊（成而滓浮泛泛然五齊之中泛齊味尤濁重古貴質故於大祭用之）二曰醴齊（成而汁滓相將上下一體猶濁故也）三曰盎齊（成而翁然蔥白）四曰緹齊（成而紅赤色清故也緹音體）五曰沈齊（成而滓沈轉清故也無祼禮鄭元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者以其莫可稱為者也）七獻（宗廟九獻而天神七獻者宗廟之祭通數尸未入前王及后於奧中先行二祼以降神次七獻故有九也今天是大神無祼故七獻而已）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是也此為一獻（按郊丘禮闕無文以書唯大宗伯司尊彝所陳酒齊鄭元及鄭眾皆以為宗廟之禮今約司尊彝酌獻五齊之次以為說）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是二獻（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者則攝之婦亞夫獻而罇各異者祭義云君西酌犧罇夫人東酌罍罇犧罇既尊於罍罇足知亞獻不是泛齊）每獻奏樂一成（謂圜

丘即奏圜鍾為宮感帝及迎氣即奏黃鍾大呂次薦熟於神前司尊彝注云后視薦饋食之豆則此宜大宗伯薦熟也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司尊彝注云饋獻謂薦熟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知朝獻即朝踐者司尊彝注云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故知更酌泛齊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通前凡六知再獻當亞酳者司尊彝注云再獻者王酳之後后酌亞獻也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彝相同又有諸臣為賓之一獻凡七司尊彝注云諸臣一祭之正特牲禮云賓三獻如初注云三獻成禮也特牲士禮止於三獻按特牲少牢正祭後亦更有賓長加受三爵此但論正祭耳其尸酢諸臣之酒皆用三酒酒正云事酒昔酒清酒其法如祫祭之禮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古制天子親在舞位

說曰郊丘之說互有不同歷代諸儒各執所見雖有爭論紛起大凡不出二途宗王子雍者以為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圜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於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歲凡二祭也宗鄭康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蓋以祭位有圜丘太壇之異用樂則黃鍾圜鍾有差牲乃騂蒼色殊玉則四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祭服又俱用大裘略舉大綱不復悉數恭惟國章並行二禮可謂協於時宜矣歷代所行亦參二禮異同之論國朝最詳具在郊天篇下凡義有經典文字其理深奧者則於其後說之以發明皆云說曰凡義有先儒各執其理並有通據而未明者則議之皆云議曰凡先儒各執其義所引據理有優劣者則評之皆云評曰他皆同此

秦始皇既即位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顏師古曰大呂陰律之始東游海上禮祀八神具雜祠篇二代尊雍四時上帝名其祭處曰時也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後十四年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為吳陽武時雍東好時皆廢無祀德公立都雍雍諸祠復興後四年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時後櫟陽雨金獻公自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祠白帝山阪間曰衍畦時如種韭畦之形而於畦中各為一土封也鄜音孚歲祠禱因泮涷秋涸涷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駒四疋每時用駒四疋而春秋異色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顏師古曰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羝羊各四珪幣

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帝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宿上齋戒也）通爟火（張晏曰爟火烽火也如淳曰爟舉也狀若井桔槹舉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通舉火者或天子不親至祠所而遙拜或衆祀異處欲一時薦獻故以火為節度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時經焚書坑儒後更無典禮祠用木寓龍木寓馬不知何憑如此乖謬）

漢高帝立二年東敗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後四年詔御史令九天巫祀九天（顏師古曰九天者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方陽天其說見淮南子一云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元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文帝即位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馬之飾皆具）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以水德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改正朔服色尚黃明年黃龍見成紀拜公孫臣為博士申明土德革改歷服色事（革謂刱造）有司曰古者天子夏親祀上帝於郊故曰郊夏四月詔郊祀上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宜祠上帝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宇謂屋覆也一屋之下而別為五廟各立門室廟記曰五帝廟在長安東北）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服用及儀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帝親拜郊見五帝廟爟火舉若光屬天於是貴平至上大夫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若見五人於道北因其直立五帝壇（直猶當也因其所立處以立祠）人有上書告平詐偽遂誅夷平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帝三歲一郊後亳人謬忌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於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凡七日祭）為壇開八通鬼道於是令太祝立祠於長安城東南郊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太一）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一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於是薦五時各加一牛以燎有言黃帝鼎成騎龍飛去天子曰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上遂郊雍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放亳忌太一壇三垓（亳忌即謬

忌垓重也五帝壇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於西南未地太一所用如雍一時物加醴棗脯殺一犛牛李奇曰犛音貍顏師古曰西南夷長
尾犛之牛以為俎豆牢具如五帝獨有俎豆醴進顏師古曰具俎豆酒醴而進之祠胙餘皆燎之太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祝衣各如
其方色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皇帝敬拜見焉贊饗祝詞而衣尚黃當祠時列火滿壇夜有光及晝黃氣上
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兆光此地宜立泰時壇以明應美光及黃氣之祥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
天子一郊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
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為協律都尉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
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遙拜以竹為宮去壇
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
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而以木寓馬代駒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
至雍祠五時成帝即位徙甘泉泰時置於長安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莫重郊祀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孝武皇帝居甘泉宮於雲
陽立泰時祭於宮南今當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與古制殊矣又路險川谷非聖主所宜難奉神明未合天意甘泉泰時宜徙置長安合於古禮從之遂廢雍鄜密上下時九天太一三
一八神之屬并餘淫祀陳寶等祀所不應禮者四百七十所皆罷匡衡言雍鄜密上下時等制度祠用非禮所載不足報功今既稽古建定大禮郊見上帝五帝
畢陳各有位饌祀備具諸侯妄造不宜復循皆從之其陳寶等祠具見雜祠篇明年匡衡坐事免官衆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
時中樹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問劉向曰甘泉及雍五祠始立皆神祇誠未易動帝意恨之後以無嗣遂復甘泉
泰時及雍五時如故天子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祠著明者且半後成帝崩太后詔復南郊長安如故以順帝
意哀帝立寢疾博徵方士復甘泉泰時祀如故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平帝立王莽奏宜如建始所行丞相匡衡

等議復長安郊祀如故莽又頗改祭禮云天地有別有合其合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祭天南郊則以地配天地位皆南向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向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元酒陶匏天地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於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埋於北郊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其別者天地有常位以冬日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遙祀羣陽夏日至使有司祀北郊高后配而遙祀羣陰其渭陽祠勿復修從之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又奏舊神稱皇天上帝太一兆曰泰畤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五帝兆雍五畤並未合禮今宜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畤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兆於長安城未地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南方帝炎帝赤靈祝融西方帝少昊白靈蓐收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各兆其方之郊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　後漢建武二年光武卽位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今趙郡高邑縣）采用前漢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從祀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尙約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道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五十八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中營四門五十四神外營四門門各百八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卽壝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醊張衞反）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羣臣議時御史杜林等上疏以爲漢起不緣堯與殷周異宜依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帝從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

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居紫壇幄帳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幄）天地高皇帝黃帝犢各一四方帝犢共二（都六頭）日月北斗共牛一四營羣神用牛四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明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席三十六皆莞簟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於壇南巳地明帝即位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雒陽四方兆一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日迎春東郊祭青帝句芒（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融（南郊七里因火數）先立秋十八日迎黃帝於中兆祭黃帝后土（壇去邑五里因土數）立秋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西郊九里因金數）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元冥（北郊六里因水數）車旗服飾各從方色　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禪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明帝即位於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祭以武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以二漢郊制有爲）至景帝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曹氏代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劉邵云宜曰皇天帝）以太祖武帝配祀稱嗣皇帝十一月壬子日冬至始祀皇天帝於圓丘以始祖帝舜配祀（高堂崇表云按古典可以武帝配天魚豢議昔后稷以功配天漢出自堯不以堯配天明不紹也且舜已越數代武皇肇創洪業宜以配天）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元牡後自以居非土中不修設末年南郊追太上皇尊號爲吳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吳代不郊祀劉備章武元年即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用元牡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於成都）　晉武帝南郊燎告未有祖配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而已時羣臣議五帝即天隨時王而殊號耳名雖有五其實一神南郊宜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從之二月丁丑郊宣皇帝配十一月有司奏古者郊丘不異宜并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圓丘於南郊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一月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於禮不正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

帝以神武創業既以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正遂復南郊五帝位　東晉元帝即位於建康議立南郊於巳地太常賀循定制度多依漢及晉初儀注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如泰始故事成帝咸和八年正月郊天則五帝及佐天文等凡六十二神從祀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天子臣某安帝元興四年應郊朝議宜依周禮宗伯攝事尚書右丞王訥之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時從訥之議郊牲用元

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三年九月司空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詔可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遂遷日有司行事有司奏按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後辛晉代顧和亦云更擇吉日徐禪云晉代或丙或庚若遷日應更告廟博士王燮之議云晉或丙或庚並別有義且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禪三年十二月庚寅冬至祀天於圓丘非專祈穀又按郊特牲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者爲告之退卜則告義在郊非告日也今日雖有遷郊祀不異不應重告徐爰議以爲郊祀用辛何偃據禮不應重告毛血告牷之後雖有事得更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參議宜於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詔可南郊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大明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未地徐爰曰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迎日於南郊就陽位也晉代過江郊祭悉在北或在南出道狹多於巳地大宋因而非改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郊祭用三牛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爲吉祥移還本處　齊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無配無犧牲之色因晉宋故事右丞王儉議曰大齊受命建寅創歷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建元四年武帝繼位明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時有司奏前代嗣位或因前郊年或自更始今日今月已郊未審明年應郊與否尚書令王儉議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此三代明例差可依放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明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三代明例差可依放是時領尚書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竝同詔可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王儉啓云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代明例不必先郊後春爲嫌無煩遷日帝從之郊壇圓兆外內起瓦屋形制宏壯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啓云祭天尚質秦漢以來郊兆壇域無立宮室以明謙恭詔付外詳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也虞炎議漢之郊祀天子自竹宮遙拜息殿去壇既遠奉祀事旋息於此無嫌祠部郎李撝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即有幄鄭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祀之文既不別於郊祀立尸之言理亦關於宗廟古則張尸幕今也房屋宗廟旅幕可變爲棟

字郊祀既案何爲不轉制檐蠹遂不行壘崇議

梁武帝即位南郊爲壇在國之南壇高二丈七尺下徑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門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齋於萬壽殿上辛行事吳孫之云啓蟄而郊郊應在立春後何佟之云今之郊祀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先後周之冬至圜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說帝曰圓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必須啓蟄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壇上攢題曰皇天座四年佟之啓周禮稱天日神今天壇宜題曰皇天座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風雨師皆從祀其五帝二十八宿及風雨師等座有坎餘皆平地王僧崇啓曰五祀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設帝曰五形之氣天地俱有故皆從祀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即箕畢星也而今南郊祀箕畢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風伯雨師自箕畢下隸兩祭非嫌禮以舊壁制幣除鬯祼佟之啓按鬯者盛以六彝覆以畫羃修其文節施之宗廟今郊有祼恐乖尚質宜革之帝依之香用沉取本天之質陽所宜器以陶匏素俎席用藁秸太祝牒壇下神座悉用白茅俎以漆詔下議八座奏禮云觀天下之物務稱其德則知郊祭俎不應漆席用白茅禮無所出於是改用素俎五帝以下皆蒲席藁薦皇帝一獻再拜受福帝以一獻爲質三獻爲文詔下議博士陸璉等以爲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禮申義一獻爲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唯皇帝受福明上靈降祉臣下不敢同太尉設燎壇於丙地禮畢器席有司燒埋之佟之議曰禮祭器弊則埋之今一用便埋費而乖典帝曰薦席輕物陶匏賤器方還府庫容後穢惡但弊則埋者謂四時祭器耳從有司燒埋之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時明山賓議請以始祖配饗五帝從之十一年帝曰禮祭月於坎由是陰義乃別祭之儀今兆南郊既云就陽理不應爲坎遂廢之八座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合坎良由齊代圓丘小峻邊無神位今立形既廣請五[illegible]座悉於壇上外壝二十八宿及風伯雨師等座悉停爲坎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祭二十八宿無十二辰於義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爲壇

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壇高二丈二尺五寸廣十丈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伯雨師及五帝位太常卿許通奏曰按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元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疈辜同爲陰祀既非禋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又按以槱燎祀風伯雨師鄭衆云風師箕雨師畢皆星也今南郊祀箕畢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並依議[illegible]間歲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許通曰按周禮司尊彝云三獻施於[illegible]一獻施於小祀之神施

於天神大帝爲不通矣從之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祠部郎王元規議曰古圓方二丘並因見有本無高廣之數後代隨事有築建丈尺之儀但五帝三王不相沿習今增南郊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後魏道武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祠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壇通四陛爲壝埒三重天位在上南面神元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五精帝在壇內四帝各於其方黃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乙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人在中壝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合千餘神餟在外壝內席用藁秸玉以四珪幣用束帛牲以黝犢上帝神元用犢各一五方帝共一犢日月等共牛一祭畢燎牲體左於壇南巳地從陽之義後冬至祭上帝於圓丘牲幣並同天賜二年四月復祀天於西郊爲方壇東爲二陛土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方色爲名置木主七於壇上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近南西面內朝臣皆位於壇北外朝臣及大人方容咸位於青門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廩牲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東西面選帝七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陞壇搖鼓帝拜后肅拜內外百官拜祀訖乃殺牲七執酒七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禮畢而反後魏道武帝西平姑藏東下山東足爲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誠皆有才多是謀猷之士全少通儒碩學所以郊祀帝后六宮及女巫預焉餘制復多夷虜而違舊章自後歲一祭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依五行數各爲方壇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門以太昊等及諸佐配祭黃帝常以立秋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日祀之牲各用牛一又立春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至獻文帝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易代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乃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築圓丘於南郊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壇在國南郊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級方維八陛周以三壝去丘五十步中壝去內壝外壝去中壝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門又爲大營於外輪廣三百七十步其營塹廣丈二尺深一丈四面各一門又爲燎壇於中壝外之丙地廣輪三十六尺高三尺四面各有階以高祖神武帝配五精帝天文等從祀五精帝於中丘面皆內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伯雨師靈星於下丘衆星位於內壝中禮以蒼

醆東帛蒼牲九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以下薦衆星後諸儒定禮圜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爲壇於國南壇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壝內壝去壇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內壝四面各一門又爲大營於外壝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塹廣一丈深八尺四門又爲燎壇於中壝丙地廣輪二丈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陛祀所感帝靈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珪幣如方色其上帝配帝各騂牲一燎同圜丘　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丘三成成崇丈二尺上徑六丈十有二陛每等十有二節圜壝徑二百步內壝半之在國之陽七里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天文並從祀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於國南五里爲方壇崇丈二尺廣四丈壝方百二十丈內壝半之以始祖獻侯莫那配用牲各以方色皇帝乘蒼輅戴元冕備大駕而行從祀者皆蒼服　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制壇於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丘四成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並丘上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百三十六座外官百一十一座衆星三百六十座五帝日月在丘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內衆星在內壝外上帝配帝蒼犢各一五帝日月方色犢各一五星以下羊豕各九孟春上辛祠感帝赤熛怒於南郊爲壇於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高七尺廣四丈以太祖武元帝配其禮四珪有邸牲用騂犢二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並仍舊十年冬至祀圜丘帝不齋於次諸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通典卷四十二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三　吉二

郊天下　大唐

大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壇於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四城城各高八尺一寸下城廣二十丈再城廣十五丈三城廣十丈四城廣五丈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外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各九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牲用蒼犢二武德貞觀之制大享之外每歲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郊祀並依周禮其配食及星辰從祀亦然每郊帝及配座用方色犢各一籩豆各四簠簋甑俎各一句芒以下五星三辰七宿牲用少牢每籩豆簠簋俎各一其從祀諸座近古皆有之不能悉載自梁陳以後及於國朝多相因襲以此不可盡書爲鐙音登貞觀中奏高祖配圜丘元皇帝配感帝餘依武德制永徽二年七月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元六天之義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元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爲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按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以明辰象非天艸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駮此義又檢太史圜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

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元據緯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恒相緣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唯云郊祀后稷別無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爲郊卽圓丘圓丘卽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之說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唯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旣遵王肅祀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卽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反違明義詔從無忌等議存祀太微五帝於南郊廢鄭元六天之義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又奏稱於新禮祭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燔壇又在神壇之左臣等謹按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祭宗廟則焫蕭灌鬯皆貴氣臭用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燔柴在祭初禮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說晉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用脅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珪瓚俱奠燔薪之上卽晉代故事亦無祭末之文唯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約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珪騂犢之屬祝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珪猶廟之有珪瓚是以周官典瑞文義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柴之例今新禮引同蒼璧不顧珪瓚遂亦俱燔義旣有乖理難因襲詔從之乾封初高宗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又下詔依鄭元義祭五天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顯慶新禮廢感帝爲祈穀祀昊天以高

祖配舊禮感帝以代祖元皇帝配今既依舊復祈穀爲感帝以高祖配者又高祖依新禮見配圜丘昊天上帝更配感帝便恐有乖周人禘嚳而郊稷今若禘郊一祖同配恐無所據從之二年十二月詔曰昔周京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亡經典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爭陳七祀之議或同昊天於五帝或分感帝於五行其後遞相祖述禮儀紛雜自今以後祭圜丘等祀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武皇帝配武太后臨朝垂拱元年有司奏圜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元義奏議曰臣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既言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圜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開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請奉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祭獻頻繁禮虧於數此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

實謂從周爲美高祖請配圜丘方澤太宗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今雖近古之祠殊失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兼配五祠當依舊無改高宗在功烈而無差豈祠配之有别請奉歷配五祠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永昌元年九月敕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爲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武后革命稱周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親享南郊合祭天地追尊周文王爲始祖后父季應公爲無上孝明高祖帝以二祖同配長安二年九月敕祠明堂圜丘神座並令書牀便爲恒式 景龍三年親祠南郊以皇后爲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執籩豆焉國子祭酒祝欽明諂悅中宮遂與司業郭山惲上言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又內司服職凡祭祀供王后之衣服又祭統曰夫祭必夫婦親之據此則知皇后助祠天神地祇明矣太常博士唐紹等議云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非祭天地按歷代郊祀並無皇后助祭高祖太宗高宗皆南郊亦無此禮左僕射韋巨源又協同欽明之議遂行焉 以韋巨源爲終獻欽明又請奏以安樂公主爲終獻遂改南郊儀注唐紹蔣欽緒固爭乃止遂以巨源爲終獻後侍御史倪若水劾奏山惲欽明等出牧虢饒 景雲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祀圜丘時陰陽人盧雅侯藝等奏請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爲吉會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祭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爲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爲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圜丘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竟依紹議 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於南郊時有司議唯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上表謹按禮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大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名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三輔故事漢祭圜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於洛陽城南爲圜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圜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配天地咸秩百神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時又將親享北郊竟寢曾表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圜丘中書令張說爲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縚爲副說建議請以高祖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十五年太常

博士錢嘉會上議曰準月令及令九月農功畢大享五帝於明堂貞觀及神龍皆於南郊報祭中間寢廢有虧禮典準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行享禮以睿宗皇帝配從之天寶五載詔曰皇王之典事修於百代郊祭之義允屬於三靈聖人既因時以制宜王者亦緣情以革禮且尊莫大於天地禮莫崇於祖宗嚴配昭升豈宜異數今烝嘗之獻既著於恆式南北之郊未展於時享自今以後每載四時孟月先擇吉日祭昊天上帝其皇地祇合祭以次日祭九宮壇皆令宰臣行禮奠祭務崇蠲潔稱朕意焉寶應元年禮儀使杜鴻漸禮官薛頎歸崇敬建議以神堯皇帝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以太祖景皇帝始封於唐卽殷之契周之稷也郊天地以太祖景皇帝配告諸宗廟亦以景皇帝酌獻制曰可諫議大夫黎幹奏議稱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地發十詰十難以明之永泰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饗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配饗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請以太祖配饗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配饗臣與禮官學士憑據經文事皆明著德音詳定久未施行敕旨依貞元元年詔郊祀之義本於至誠制禮定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副則尊卑有倫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烝人禮著明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則朕位攸同而於祝文稱臣以祭既無益於誠敬徒有黷於等威前京兆府司錄參軍高佩上疏陳請其理精詳朕重變舊儀訪於卿士中明大義是用釋然宜從改正以敦禮典自今以後祀五方配帝祝文並不須稱臣其餘禮數如舊（貞元十三年敕郊壇時祭壇柴瘞坎並依天寶十三年制自今以後攝祭南郊薦獻太清宮薦享太廟太尉行事前一日於致齋所具羽儀鹵簿公服引入親受祝版乃赴清齋所廣德二年禮儀使杜鴻漸奏郊廟大禮祝文自今以後請依唐禮版上墨書玉簡金字者一切停廢如允臣請望編爲恆式敕百官用竹簡）其郊天儀注具開元禮

大雩 周 漢 後漢 晉 東晉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春秋左氏傳曰龍見而雩角亢見時周之六月陽氣盛恒旱故雩雩之爲言遠也遠爲百穀以祈膏雨其壇名曰雩禜祭法曰雩禜祭水旱鄭云雩禜水旱壇於南郊之傍雩祭天地故從陽位以總五天不可偏在四方故於南郊配以五人帝太昊配青帝炎帝配赤帝軒轅配黃帝少昊配白帝顓頊配黑帝命樂正習盛樂月令云仲夏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鐘磬柷敔而俱作故曰盛樂也篪音池舞皇舞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暵乎旱反月令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天子雩上帝諸侯山川卿士謂古之上公以下若句龍社稷之類也何休注春秋公羊傳曰旱則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政不善歟人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使童男童女各八人而呼雩也按月令本出於管子即周時人也至秦呂不韋編爲呂氏春秋漢戴聖又取集成禮記徵其根本並同周制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注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五帝諸侯於上天之神若旱暵則女巫舞雩雩呼嗟求雨之祭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用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巫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左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公羊傳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皆善人君能感懼天災應變求索憂人之急非四時常祭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則言大雩言大雩言大旱可知也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禮云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爲旱故得雨則喜以月爲正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

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祝天地宗廟董仲舒春秋旱令縣邑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祠戶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地八日於邑東門外爲四通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以生魚八元酒脯擇巫之潔清辨利者爲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脯醢再拜雨幸大澍即奉牲禱復再拜起以甲乙日爲大青龍長八丈居中爲小龍十各長四丈於東皆東鄉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田嗇夫齋三日青服而立里社通閭外溝取五蝦蟆置社中池方八尺深一尺具酒脯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豭猪皆燔之於四方通神宇令人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邑里北門具老豭猪一置之里北門外市中亦置豭猪一聞鼓皆燒豭猪尾取人骨埋之開山泉積薪燔之通橋道之壅塞得雨報以豚酒黍茅席無斷也夏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竈神無舉土功更火浚井暴釜於壇杵臼於術七日爲四通壇於邑南門外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元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小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皆南鄉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鑿社通閭外溝取五蝦蟆置社中池方七尺深一尺具酒脯祝齋衣拜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豭猪燔之四方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 [illegible]

爲祝齋三日黃衣皆如春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嚮相去五尺丈夫五人齋三日黃服而舞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而立通社中於閭水溝蝦蟆池方五尺深一尺他如前秋暴兵尫巫九日無舉火事無煎金器家人祠門爲四通壇於邑西門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少昊祭之桐木魚九元酒具清酒膊脯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嚮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舞之司馬亦齋三日白衣而立蝦蟆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各爲四通壇於邑北門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元冥祭以黑狗子六元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祝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嚮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黑衣而舞尉亦齋三日黑衣而立蝦蟆池皆如春四時皆以水日爲龍必取潔土吏人夫婦皆偶處雜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者以龍見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象其類爲之今

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乃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不常和干寶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屬離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責也此聖人厭勝之術

後漢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春秋繁露曰大旱雩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或請焉或攻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凌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忌其難義之至也閉諸陽衣皁興土龍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犂土邱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爲龍應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立土人舞童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及拘朱索縈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

晉武帝咸寧二年春旱因後漢舊典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祈雨於社稷山川雩

東晉穆帝永和年有司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壇近遠阮諶云壇在巳地按得衛宏漢儀稱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今作埠及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魯城東南舊跡猶在焉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戴逵議云周冬及春夏旱禮有禱無雩天旱日淺則災微旱日久則災甚微則禱小神社稷之屬甚乃大雩帝耳按春秋左氏傳之義春夏無雨未成災雩而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然則始雩未得便告饑饉之甚爲歌哭之請舞童八佾六十四人皆元服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章時博士議雲漢之詩宣王承厲王撥亂遇災而懼故作是歌今晉中興弈葉重光豈以周人耗斁之辭乎漢魏之代別造新詩晉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謨議曰聖人迭興禮樂之制或因或革雲漢之詩興於宣王今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

齊明帝建武二年旱

雩以武帝配饗於雩壇〔時祠部郎中何佟之議曰皇齊以武帝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享於雩壇矣今武帝過寄未終自可不奏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懽樂此不涉嫌祝史稱祀仰祈靈澤舞雩無闕〕梁武帝天監元年有事雩壇〔壇於南郊之左高及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陛〕帝以為雨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為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遂移於東郊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於時停用柴燎從坎瘞典〔時議曹郎朱异議曰按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燎柴之說若以五帝必柴則明堂又無其事〕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籍田兆內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傜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卹怨曠七徹膳羞弛樂懸而不作〕天子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主於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上帝偏祈前祈所有事者大雩禮於壇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偏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處大雩國南除地為墠舞僮六十四人皆衣元服為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舞旱而祈澍則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唯雩則不報也〕若郡縣邑旱請雩則五事同時並行〔五事謂黜退貪邪以上如前議〕守令皆齋潔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　陳因梁故事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牲用黃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墠配饗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舊典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旱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洒掃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之以牲牢　北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宮五精帝於南郊之東為圓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為三壝外營相去深淺并燎壇一如南郊〔後主時錄尚書總知內外兵及機密高阿那肱獨秉朝政尚書郎中源師立營諮那肱云龍見當雩問師立云龍見何處作何顏色師立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眞龍見那肱又云漢兒多事強知星宿其嬉誕如此竟亡齊國〕若建午申未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

玉帛有燎不設樂選伎工端潔善謳詠者使歌雲漢之詩於壇南其儀如郊禮　隋制雩壇國南十三里啟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二十丈孟夏龍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太祖配饗五官從祀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事七日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以下祈禮如初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繖扇令家人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縣祈則理冤獄存鰥寡孤獨掩骼埋胔潔齋祈於社稷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雲雨者徙市斷屠雨澍亦有報　大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景皇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貞觀雩祀於南郊顯慶禮於圜丘開元十一年孟夏後旱則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致雨者皆於北郊遙祭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每以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岳瀆如初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後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殺斷繖扇造大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脯醢報准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齋未祈而雨及所經祈者皆報祠至二十年新撰禮其正雩旱禱並備本儀起居舍人王仲邱議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按鄭元注月令云雩於上帝者天之別號元屬昊天祀於圜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用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四　吉三

大享明堂（明堂制度附　有熊　唐虞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漢公玉帶所上制度）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者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計白曰明紀黑曰元矩五府之制未詳　夏后氏享祖宗於世室（言代代不毀之故名宗廟曰文代室武代室）世室之制堂修二七廣四修之一（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也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窗（窗助戶爲明也每堂四戶八窗）白盛（蜃灰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盛音成）門堂三之二（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曰重屋其制堂修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阿四注也重屋複笮也八尺曰尋）周制季秋大享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祀謂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爲父配祭於上武王爲子配祭於下如其所論非爲通理但五神皆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生存之日帝王饗會皆須升堂今死爲貴神獨配於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爲不便意爲合祭五帝於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饗帝於明堂也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明二君同配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夫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爲始尊者明祭之中有此二義）其制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政教之堂也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夏一尺相參之數也禹卑宮室爲一尺之堂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以明其同制也則宗廟路寢明堂亦制同釋文曰明猶淸也堂高明貌也）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爲

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旁各有窗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為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為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牆壁以蜃蛤灰飾之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雍明堂月令說云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五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滔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又戴德云明堂辟雍是一物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左傳魯僖公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意以為三者名異而制同王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郎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為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之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言其正室之中親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其實一也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事義固各有所為而代之儒者合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附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於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眾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所論與鄭義合或以周時德澤洽和蒿茂以為宮柱名曰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呂氏春秋曰茅茨蒿柱土堦三等

漢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高皇帝對之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也光武以來乃配牲以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昆侖道即依黃帝時制也始拜明堂如郊禮畢燎堂下其明堂制從公玉帶所上黃帝時圖其年四月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有古時明堂處險不敞上欲理明堂奉高旁未曉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上從之作於汶上

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初營明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易明

堂禮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安帝延光三年祀汶上明堂如元和故事其制度建武初營明堂上圓下方法天地八窗四闥法八風四時九室十二座法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法三十六旬七十二風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某　晉武帝太始二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宜除五帝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摯虞議按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新禮云五帝即上帝即天也遂除五帝之位又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又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如太昊配木之例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帝位時以五精帝佐天育物前代相因莫之或廢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後辛祀明堂東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袞冕時孫耆之議郊以配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為上帝之廟故徐邈以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時議帝親奉今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帝次辛祠后土後辛祀明堂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鼎俎彝簋一依太廟禮堂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文飾雕畫而已時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元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耆侍中裴頠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裴頠所奏踰爾可安國學之南地寘丙巳其牆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一周之數　六年正月帝親奉明堂祀祭五時帝以太祖配是用鄭元義　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時從王儉議　明帝崇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按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元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兼配左僕射王晏議若用鄭元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殷薦上帝元膺武帝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罇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餚膳準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所配五帝行禮自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停三獻及灌事儀曹郎朱异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禮云朝踐用大罇鄭元云大罇瓦也有虞氏瓦罇此皆是宗廟猶以質素況在明堂理不容象罇也郊祀貴質器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雕俎明堂之禮於郊為文比廟為質請改器用純漆庶合文質之衷舊儀鬯灌求神初獻清酒次醴終醆醴

（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俎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主祭無授肉之禮請停三獻徹胙及授俎之汔止於一獻清酒薦用太牢按郊用繭栗詩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牛維羊蓋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之未為極質故特用三牲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繭栗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牲用特牛從之）其堂制十二年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皆準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天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五帝依次而列五人帝配饗在阼階東上北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帝曰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無室朱异以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或闕帝又曰鄭元義聽朔必在明堂此則人神混淆莊敬道廢春秋左氏傳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云左右个者謂祀帝堂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有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宮之內明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𩦎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脩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於是毀宋太極殿為明堂十二間）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蔬備薦焉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饗座依梁法　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之後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元叉執政遂營九室值代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　後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並竟不立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繁役不就終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於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禮（時禮部尚書牛弘定議造明堂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樓重檐複屋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帝命有司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煬帝大業年中愷又奏之以他役繁興遂寢）　大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以元帝配五人帝五官並從祀迄於貞觀之末竟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圓丘行事（高祖配圓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令）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下詔造明堂內出九室樣堂三等每等階各十二上等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等方三百尺高一筵下等方三百

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等象黃琮爲八角四階安十二階有司奏請從內樣爲定基之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準二百四十八尺中等下等並不用又內室各方三筵開四達八窗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享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享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閒並通巷各廣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或爲未允請據鄭元盧植等說以前梁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其作曹約準面別各餘丈一尺內室別四達八窗檢與古合請依爲定其戶仍外設而不閉內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爲定其蓋屋制據考工記改爲四阿請依禮加重檐準太廟安鴟尾堂四向各依方色請施四垣四門及辟雍按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水外周隄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爲梁禮記明堂陰陽錄水行左旋以象天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請減爲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乃依故事造舟爲梁其外以周圓隄井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按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目殿門準太廟南門去廟階遠近爲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南門別各安三門施元閫四角造三重巍闕此後羣儒紛競各執異議不定且止顯慶

元年禮官議太宗不當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參之明堂

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嚴配當時宗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

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謹按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尋歷代禮儀且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曰禘郊宗祖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

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宗祖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祚配祠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

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

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

仲尼之義旨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乾封初仍祭五方上帝依鄭元義司農少常伯郝處俊議明堂檢舊禮用鄭元義新禮用王肅義詔依舊用鄭元義復議立明堂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爲九室太常博士唐昕等請爲五室高宗令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議上以五室爲便不定又止二年十二月詔祀明堂感帝高祖太宗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三年三月議定下詔改元爲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總章二年三月具明堂規制下詔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四總成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處二儀中定三才之本自降院每面三門同爲一宇徘徊五間一周有四時故四面各開門時有三月故每一所開三門一年有十二門故周迴十二門又易三爲陽數二爲陰數合而爲五所以每門舍五間院四隅各置重樓其四墉各依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維故四角四樓又有五方水火金木土五方各異色其牆各依本方之色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禮黃琮禮地鄭元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知地形八方漢武帝立八觚壇以祀地故今爲八方之基以象之高丈二尺徑二百八十尺陽律六陰呂六陰陽數合高丈二尺易三爲陽數八爲陰數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又漢書九會之數有四十合爲二百八十所以階徑二百八十尺通天地綜陰陽也每面三階周迴十二階漢書天有三階故每面三階地有十二辰故周十二階每階二十五級按文子從凡至聖有二十五等基上一堂其宇上圓按道德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漢書太極元氣含三爲一又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氣并取四海爲家之義又周禮蒼璧禮天鄭注璧圓象天故字上圓堂每面九間各廣丈九尺按尚書地有九州又易數十故間別丈九尺堂周迴十二門一歲十二月也每門高丈七尺闊丈三尺周易陰數十陽數七合爲其高又陽數五陰數八合爲其闊堂周迴二十四窗天有二十四氣窗高丈三尺一年十二月并閏闊丈一尺天數一地數十櫺二十三天數九地數十并四時二十四明八卦共二十四爻堂心八柱長五十五尺按河圖八柱承天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以爲柱之長也堂心之外置四輔天有四輔星八柱四輔之外第一重二十柱天數五地數十并五行之數合二十第二重二十八柱天有二十八宿第三重三十二柱漢書有八節八政八風八音四八三十二外面周迴三十六柱按漢書綦三十六

八柱之外柱修短總有三等（象三才）都合百二十柱（按禮記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為百二十）其上檻周迴二百四柱（易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漢書九會之數有六十）重楣二百一十六條（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大小節級栱總六千三百四十五（按漢書月會之數六千三百四十五）重幹四百八十九枚（漢書章月二百二十五月閏三百五十四總成四百八十九）下枊七十二枚（象七十二候）上枊八十四枚（漢書推九會之數有七十八司馬彪注莊子云天地四方為六合總成八十四）枅六十枚（按漢書推太歲之法有六十）連栱三百六十枚（象一朞之日三百有六十）小梁六十枚（象六十甲子）枅二百二十八枚（漢書章中二百二十八）方衡一十五重（五行生數一十有五）南北大梁二根（太極生二儀）陽馬三十六道（易緯有三十六節）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漢書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百九十）大梁[illegible]重重別三十六條總七十二（按淮南子太平之時五日一風一年七十二風）飛簷椽七百二十九枚（漢書從子至午其數七百二十九）堂簷[illegible]二百八十八尺（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并七十二候之數）堂上棟去階上面九十尺（天數九地數十以九乘十當九十）四簷去地五十五尺（大衍之數五十五）上以青陽玉葉覆之（淮南子曰青陽爲天今以青陽之色）詔下之後猶詳議未決後竟不立武后臨朝垂拱元年有司議圜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元義奏議曰臣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圜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開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太子右諭德沈伯儀議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云禘郊祖宗爲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得禮之序莫上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不兼於兩配以文王武

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配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蔫獻頻繁瀆黷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請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圜丘方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古之祠殊失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兼配五祠當依舊無改高宗在功烈而無差豈祀配之有別請奉歷配五祠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至四年二月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造明堂因下詔曰時旣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爲嚴配之所下室爲布政之居（其制度異諸儀法故不全載）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其月明堂成號爲萬象神宮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武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祀並於壇位以茅布席而祀武太后又於明堂後造佛舍高百餘尺始構爲大風振倒又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景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尋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來未幾復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繞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初爲明堂於堂後又爲天堂五級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未就並爲天火所焚至重造制度卑狹於前爲天堂以安大象鑄大儀以配之天堂既焚鐘復鼻絕至中宗欲成武太后志乃斷象令短建聖善寺閣以居之其明堂殿於西南桷上又以木於中柱之不欲人見因鑄九龍盤蚪之狀其圓蓋上施二丈金鳳至是改鳳爲珠羣龍捧之）天册萬歲二年五月造成號爲通天宮四月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爲萬

歲通天明年九月又享於通天宮中宗卽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季秋大享復就圜丘行事迄於睿宗之代（神龍元年享昊天上帝於東都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崇配其義亦依乾封故事）開元五年行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制遂拆依舊造乾元殿（太常博士馮宗等奏議武太后建天樞太儀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入斯告勞天寶貽誡熡燼甫過遽加脩立今請削彼明堂復乾元殿則堂宇無偏人識[illegible]六詔令所司詳議奏聞刑部尚書王志愔等議咸以此堂所置有乖典制請改拆依舊造乾元殿從之）每臨御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賀季秋大享依舊於圜丘行事十年復題乾元殿爲明堂而不行享禮二十年季秋大享於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又以五方帝五官從祀籩豆罇罍之數與雩禮同（時起居舍人王仲丘建議曰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準孝經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先儒以爲天是感精之帝卽太微五帝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元引五帝按周禮王將旅上帝祀五帝由此觀之上帝五帝是有差別又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其下文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國云帝亦天也然則禮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今亦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之義）二十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䛒素往東都毁之䛒素以毁拆費功乃奏請且拆上層但留下層以爲正殿從之復依舊改爲乾元殿其大享儀具開元禮（初萬歲通天元年四月鑄九鼎成置於明堂之庭各依四方列焉豫州鼎名永昌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兗州鼎名日觀青州鼎名少陽徐州鼎名東原揚州鼎名江都荊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千二百石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各寫本州山川物產之象仍令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京等分題之左尚令曹元廓畫仍令宰相諸王率南北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器大牛白象等共曳之自元武門外曳入天后自制曳鼎歌詞令曳者唱和焉其時又造大儀鍾斂天下貢金三品竟不成九鼎初成令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璹諫曰夫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爲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閒豈待金色方爲炫耀從之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豫州銘武后自制文曰羲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上元降鑒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

朝日夕月 周 漢 魏 晉 齊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以柴祀日月星辰（鄭衆云實牲體於柴上日者陽精屬天月者陰精屬地陰道挈制於陽故月屬天而從於陽有同實柴之義）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牲幣俱

色赤樂與祭五帝樂同禮神之玉以珪璧（珪璧邸爲璧取殺於上帝殺色界切）王搢大珪執鎭珪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人事君也王者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故常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況人得不事耶君子圖端於始舉正於中故本二分也）王服元冕所以尚質自朝至暮行祭之禮先以牲體於柴上而燔之升煙於天以同五帝之儀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但四氣之時有分有合二分之日祭謂分也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之是合也大報配祭之時日燎於壇月埋於坎瘞埋之時自血始燔燎之時自氣先合爲大祭分爲中祭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其理宜重用犢分祭宜輕輕則用少牢拜日於東郊拜月於西郊者此因而祭於郊也郊特牲大報之時歸地而祭燔柴而郊就陽位也祭法分祭之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以少牢在壇上不於地也至時於二祭所用珪玉亦無差別）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此會同以春也）禮日於南門外禮月於北門外（此謂會同以夏秋冬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祀月於北郊者太陰之精以爲會神也若王巡狩會盟燔柴升煙以祭日是君自以君道而祭陽也方伯之地盟則瘞埋以祭月是臣自以臣道而祭陰）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始郊太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後常以郊泰時質明出行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卽爲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遂朝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羣公無四朝之事 魏文帝詔曰天子拜日東門之外禮方明也而漢儀煩褻似家人之事非尊天之道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於東門之外而正月非二分之義祕書監薛靖論云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元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代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也猶如天子東西遊幸其堂之宮及拜宮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得古禮晉因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寒溫未適不可親出詔曰頃方難未平今戎事已息此禮爲大遂親朝日 齊末東昏侯永元元年何佟之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

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故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元得義矣今按漢儀上採周禮春分之義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於東郊今正殿卽會行禮之廷宜常以春分正殿之廷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佟之謂魏代所行善得與奪之衷今謂以春分朝於殿廷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廷東西向而拜月此所謂正於日月以端其位服無旒藻之飾蓋本天至質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以元冕三旒近代祀天服衮冕十二旒極文章之美則是古今禮變禮天朝日服宜有異頃代天子小朝會服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卽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竊謂宜服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祭日月有餘閏行無常準今若一以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禮於西尋情卽禮不可施行昔曹魏薛靖以爲朝日取月一日爲朔夕月三日爲朏朔者月形始著今未知朏朔二分何者爲是游明根等對曰考按舊式準校衆議宜從朏月　後周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爲壇如其郊用特牲青珪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圜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爲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禮如朝日也　隋因之開皇初於國東春明門外爲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遠門外爲坎深三尺廣四丈爲壇於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

大唐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各用方色犢備開元禮

○禋六宗　虞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後魏

虞書云禋于六宗　周制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平帝元始中王莽孔光等奏曰祀典功施於人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是日月雷風

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岳瀆皆六宗之屬

後漢安帝元初六年三月庚辰初立六宗祀天地四方之神於洛陽西北戌亥之地比於太社時司空李部奏曰按尚書禋於六宗漢興亦不廢今宜復舊制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於六宗此之謂也鄭元曰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於陽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是爲六宗

魏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明帝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爲六子之卦故不廢矣景初二年改祀太極中和之氣時大議其神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書謂之六宗時從其義

晉初罷其祀時司馬彪表云六宗之禮不應特立新禮遂廢後復立六宗祀因魏舊事時摯虞奏按舜受終禋於六宗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禮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從之

後魏明元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至孝文太和十三年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於郊天壇時大議禮祀之禮高閭曰六宗之祀議者不同凡十一家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帝曰尚書稱肆類上帝禋於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禋非地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闕其地故稱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幣牲俱禮故稱肆類上帝禋於六宗一祭而祀備爲六祭俱備無煩別立

試評曰虞書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漢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川海澤六子之卦爲六宗者按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後漢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者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孔安國言寒暑日月水旱爲六宗者於理有乖鄭元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者並是星質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魏劉邵以沖和之氣六氣宗之者氣先於天不合禋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其間有張迪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等並不堪錄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於義爲當何者按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及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或曰書既云類上帝何更言禋者此敘巡狩記禮之次矣將出征肆類也禋宗徧祀六天也何以肆類之文而

郊祀之禮乎

大䄍 夏 殷 周 秦 漢 魏 東晉 宋 後周 隋 大唐

䄍之義 䄍字亦從虫昔今取祭義故從示 自伊耆之代而有其禮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神農初為田事故以報之 或云神農即伊耆也若爾則神農初為田事不可自祭為先嗇此說非又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後子孫為天子者始䄍祭其先祖造田者故有先嗇 樂以凷桴土鼓 明堂位曰土鼓凷桴葦籥伊耆之樂也䄍也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萬物有功加於人者祭之以報造者配之也或云堯為伊耆氏按尚書云堯崩四海遏密八音則凷桴土鼓非堯代樂明矣伊耆乃堯以前之天子也 夏后氏更名曰嘉平 廣雅曰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萬物成就而報其功 殷更名曰清祀 廣雅曰清潔而祭祀也據廣雅夏則曰清祀殷曰嘉平今按風俗通及蔡邕章句耳未詳孰是 周因之復名大䄍 天子之䄍故曰大䄍 以歲十二月 建亥月 合聚萬物而索享之春官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疈牲胷而磔之為疈辜崔靈恩云䄍祭用少牢行一獻之禮疈音普逼切 其祭以主日也 主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著莫大為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 配以月餘百神從祀於下所䄍之神有八一曰先嗇二曰司嗇 先嗇若神農為主司嗇若稷為佐 三曰農 農田畯也鄭衆曰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 四曰郵表畷 謂田畯於田井畔相連之所造田舍焉為郵亭屋宇督約百姓之處 五曰貓虎 所以迎貓為食田鼠也迎虎為食田豕也鼠豕能為田害故迎貓虎之神而祭焉 六曰防 防所蓄水亦以障水 七曰水墉 水墉溝也一云似池所以受水亦以洩水 八月昆蟲 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能為穀害 索鬼神而致百物 百物者謂五方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等以其能興雲致雨有功而益於人者其動物則羽蠃毛鱗介四靈等 用六奏之樂大司樂云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蠃 力果切 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之六奏而禮畢東方之祭用太蔟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則無射北方用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遲墳衍孔竅則小是其所以為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麟鳳龜龍 又云䄍則龡豳頌擊土鼓 豳頌即七月穫稻作酒之頌謂之頌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 八䄍以記四方 四方方各有祭 四方年不順成八䄍不通以謹人財也 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䄍為使人謹於財用 順成之方其䄍乃通以移 音異 人也 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彼酒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餘也移以

鼓切服以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殺色界切送終喪殺所爲息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
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以伊耆氏初爲蜡故立官以名爲而掌其事通其休息論語曰黃衣狐裘野夫黃冠黃冠草服言祭以息人物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也又云大羅
氏之職業鳥獸皆八大羅氏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修祭禽之禮是也其執貢者戴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既蜡而收人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收謂收斂積聚也息人之祭與蜡不同則
黃衣黃冠而祭是臘也建亥之月報萬物息老休農又各燕會故子貢觀於蜡謂孔子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言以謹禮儀爲序今恣情飲酒載號載呶未知其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言此是報
人一年勞苦今一日歡休故恣其醉君子之恩澤也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秦初因曰臘後復曰嘉平臘者獵也田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也又曰臘索羣小神而祭之
或云臘接也新故交接伏臘大祭而報功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飲非迎氣故但送而不迎漢因復曰臘或曰臘之名始自漢氏按左傳虞不臘矣是已有臘始漢之說非也季冬之月
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言祭宗廟旁祭五祀蓋同一日自此而始非舊典魏因之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
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
以午祖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
酉祖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今魏得土而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議
古禮歲終聚合百物祭宗廟謂之蜡皆有常日臨時造請而用之又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祖戌臘午者南
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爲歲首故以寅始用午祖戌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傳著五行以
爲說皆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尚書易經說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行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爲土土位西南黃
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戌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
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未臘前一
日詔明日當爲范氏從母舉哀百官戒齋尚書郎張亮議曰天子祭宗廟社稷鼎俎既陳不得終事者四若五服

之喪以常降者不以廢從母無服之喪不宜廢事舉哀又禮祭之明日改祭於祊以燕皇尸殷謂之肜周謂之繹今雖未施肜繹之祭先王之典聖人重不忘但大臘之日休息黎衆百日之勤一日之澤未可戒嚴　宋因之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　後周以十月祭神農伊耆以下至毛介等神於五郊五方天地星宿四靈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於其側自嶽鎮以下則各爲坎餘於平地皇帝爲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五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以下中大夫獻七宿以下自天帝至羽毛之牲玉帛皆從燎餘從瘞祭畢帝如南郊便殿明日乃蜡訖又如西郊蜡訖又至北郊祭訖還宮　隋初因以孟冬下亥蜡百神開皇四年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大蜡可也後周以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之前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於是始革前制前周姬氏後周宇文氏　大唐貞觀十一年房元齡等議曰按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大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簠簋甒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小牢一其日祭井泉於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宮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鱗羽贏毛介水墉坊郵表畷貓虎及龍麟朱鳥白獸元武方別各用少牢一每座籩豆各二簠簋甒俎各一蜡祭凡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蜡之明日又祭社稷於社宮如春秋二仲之禮開元中制儀季冬臘日蜡百神於南郊之壇若其方不登則闕之其儀具開元禮

靈星　周　漢　東晉　大唐

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東南祭之就歲星之位也歲星為星之始最尊故就其位王者所以復祭靈星者為人祈時以種五穀故別報其功也五經通義曰靈星為立尸故云絲衣其紑載弁絿絿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今按毛詩每云尸據傳天子諸侯祭社稷尸也今祀靈星言公尸未詳所出紑音芳休切 漢興八年高帝命郡國縣邑立靈星祠時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至今血食以其有播種之功也於是高帝命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一云靈星龍左角為天田主穀農祥晨見而祭之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常以歲時祠以牛古時歲再祭靈星春秋用少牢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童男十六人郎古之二羽舞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次耘耨驅爵穫刈舂簸之形象成功也 東晉靈星配饗南郊不特置祀 大唐開元禮立秋之後祀靈星於國城東南天寶四載敕升為中祠

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 周 後漢 晉 東晉 隋 大唐

周制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祠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槱積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祠者積柴實牲體焉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或曰中能上能下能祀五帝以用實柴禮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司命文昌宮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能音台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秋分日享壽星於南郊壽星南極老人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 後漢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又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立心星廟於城南常以季秋祀之 晉以仲秋月祀於國都遠郊老人星廟季秋祀心星於南郊壇心星廟東晉以來配饗南郊不復特立 隋令太史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廷中以太牢祠老人星兼祀天皇大帝天一太一日月五星勾陳北極北斗三台二十八宿丈人星孫星都四十六座凡應合祀享官亦大監給除穢氣散藥先齋一日服之以自潔其儀本之齊制 大唐開元二十四年七月敕宜令所司特置壽星壇恆以千秋節日修其祠典又敕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恆式其儀具開元禮天寶四載敕風伯雨師並宜升入中祀仍令

諸郡各置一壇因春秋祭社之日同申享祀至九月敕諸郡風伯壇置在壇之東雨師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於社壇造其祭官準祭社例取太守下充天寶五載四月詔曰發生震蟄雷為其始畫卦陳象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大施於動植今風伯雨師並列於常祀唯此震雷未登於羣望其以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祭共牲別置於祭器也

通典卷四十四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五　吉四

方丘

神州后土附　顓頊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王者父天母地故庖羲氏俯而觀法焉　顓頊乃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火當為北北陰位也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聚羣神使各有序

夏以五月祭地祇　殷以六月祭　周制大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地祇主崑崙也必於澤中者所謂因下以事地其丘在國之北就陰位禮神之玉以黃琮琮八方象地牲用黃犢幣用黃繒大宗伯云黃琮禮地下文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幣皆宜以黃王及尸同服大裘祭地之服無文崔靈恩賈公彥孔穎達皆云與祭天同服今按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是同器也王制云天地之牛角繭栗是同牲也又鉤命決云地配以后稷又配祭同也此類頗多凡覆載功齊煦育德一尚質之義安有二哉配以后稷按鉤命決釋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是也其樂則大司樂云凡樂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乃後合樂而祭焉函鍾林鍾也林鍾主於未之氣未坤之位也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以之為宮用聲類求之凡祭天地宗廟之樂無商者尚柔商堅剛也靈鼓六面鼓也孫竹竹支根之末生者也空桑山名其神州地祇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千里之內地名也先儒皆引禹受地統書云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按皇地祇鄭元以為崑崙即是土地高者之稱既舉最高為稱是知四和之地皆及之至於神州但方五千里而已故不云丘而言郊玉用兩珪五寸有邸僢而同邸也所謂祠於北郊神州之神僢音昌絹反兩足相向之義牲用黝犢地官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云謂祭地北郊幣用黑繒幣黑色無文按崑崙牲幣用黑色則神不宜異也其壇於北郊築土為壇名曰太折祭法云瘞埋於太折祭地也注云折照晰昭明之名尊神配亦以后稷鉤命決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其樂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備五齊若神州則醴齊而下四齊七獻本擬大祫九獻以外神無祼故七獻王及尸服齋戒乘路酒罇薦葅醢之器

藉神席藁秸蒲越及雞人呼晨司樂宿懸掌次設次大宗伯攝亞獻並如圜丘其日王服大裘立於方丘東南西面乃奏函鍾爲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取血幷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天地之祭惟圜丘方丘備此二始謂圜丘之先奏圜鍾爲宮之樂次燎牲及玉幣也方丘則先奏函鍾爲宮之樂次則瘞理血及玉幣二者在正祭之前故云二始尸前既置玉幣等訖次則王以匏片爲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位謂之朝踐所謂陶匏象天地之性次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齊攝王后之獻凡二獻也次薦熟於神座前畢王更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醍齊以亞之所謂饋食之獻凡四獻也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次酌饋食之醍齊以亞之所謂再獻凡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酌沈齊以獻尸凡七也王每獻酒皆作樂一終　漢高帝定天下後詔御史置祠祀官女巫漢初因秦滅學禮經在人間潛出所以祠祀未修典禮用女巫者未多其粱巫主祠天地武帝卽位曰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於是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音誰上澤中爲五壇壇方五丈高六尺壇一黃犢以高帝配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者衣尙黃始用樂舞帝親遙拜如上帝禮從寬舒等議至宣帝修武帝故事間歲正月一日至河東祠后土成帝建始初從河東后土於長安北郊時丞相匡衡奏言祭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故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享爲今祀后土反東之少陽宜徙之長安後以帝無繼嗣復汾陰后土如故帝崩皇太后詔復北郊長安平帝立地與天合祭於南郊壇時從王莽議事見郊天篇後漢光武中元二年營北郊祀地祇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還呂太后於圜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以配地祇正月辛未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中岳位在未四岳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河西濟北淮東河南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陟衛反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五岳共牛一四海四瀆共牛一羣神共牛二樂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於壇北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上丁祀南郊畢次郊　魏明帝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皇后以舜妃伊耆氏配北郊所祭以武宣皇后配（時高堂隆上表云古來娥英姜嫄盛德之妃未有配食於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於汾陰亦以高帝配唯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地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謂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也魚豢議曰宜以宣后配地蜀主劉備即位營北郊於城都）　晉武帝受禪後泰始二年定郊祀地郊先后配是年幷圓方二丘於南北郊更修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時從有司議云古者郊丘不異）十一月庚寅帝親祀於南郊自後方澤不別立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北郊未立地祇共在天郊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成帝咸和八年於覆舟山南立地郊以宣穆張皇后配五岳四望四海四瀆五湖諸山江等凡四十四神及諸小山從祀（此依魏氏故事非晉舊也）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巳祀北郊帝皆親奉牲用元（時將北郊太常顧和表按後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於南郊同月於是從和議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代多以騮駒漢則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同用元牲）　宋武帝永初二年親祀南北郊孝武帝大明三年移北郊於鍾山北原道西與南郊相對後還舊處（初晉始置於覆舟山南至此移之廢帝以舊地吉祥復之）　齊高帝受禪建元二年正月次辛祀北郊犧牲之色依舊不改（時從王儉議）而無配武帝永明五年議郊祀用正月次辛瘞后土御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衰冕（用次辛之義已注天郊）　梁武帝制北郊爲壇於國之北（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一陛其爲外壝再重）常與南郊間歲正月上辛祀后土於壇上以德后配禮以黃琮五官先農五岳及國內山川皆從祀地攢題曰后地座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省除四望座（博士明山賓議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座疑爲重遂省四望座也）松江浙江五湖鍾山白石山並留之如故帝行一獻之禮（議在南郊文）

陳武帝受禪亦以閒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於北郊以皇妣昭后配及文帝天嘉中改以德皇帝配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祠部郎中王元規議舊壇上徑廣九丈三尺請加七尺以則地義下徑廣十五丈取三分益一高丈五寸請加尺五寸取二倍漢家之數）　後魏道武即帝位二年癸亥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竇皇后配壇兆制同南郊五岳名山在中壝內四瀆大川於外壝內后土神

元后共用元牲一玉用兩珪有邸幣用束帛五岳等共牛一祭畢瘞牲體於壇北亥地其後夏至祭地於方澤用幣牲之屬與二郊同　北齊制三年一祭以夏日至禘崑崙皇地祇於方澤以武德皇后配爲壇在國北郊壇廣輪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陛其外爲三壝相去廣狹同圜丘壝外大營廣輪三百二十步餘如圜丘又爲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壝之外廣深丈二尺禮以黃琮束帛神州社稷天下山水並從祀用牲十二犢同圜丘　後周祭后土地祇於國北郊六里爲壇壇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尺方各一陛每尺一級其壝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壝半之以神農配牲以其方之色神州壇在其右以獻侯莫那配焉壇崇一丈方四丈其壇如方丘莫那則周文帝之遠祖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　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北郊十四里爲方壇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成則重也以太祖武元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宮州咸州揚州其九州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神州九州神座於壇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宮州咸州東北方揚州東南方九州山海以下各以方面八陛之間唯冀州山林川澤邱林墳衍於壇之南少西　地祇配帝等牲用黃犢二神州以下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墳衍等加羊豕各九孟冬祭神州於北郊亦以太祖武元配牲用犢二凡大祀養牲在滌九旬昊天五帝日月星地祇神州宗廟社稷　中祀三旬星辰五祀四望　小祀一旬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諸星山川　其牲方色難備者聽以純色代　煬帝大業元年孟冬祭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　大唐制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之北郊十四里爲方丘壇因隋制以景帝配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配帝在壇上神州在壇第二等五岳以下三十七座於壇下外壝之內邱陵等三十座於壝外　地祇及配帝牲用黃犢二神州黝犢一岳鎮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神州於北郊太常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許子儒等議稱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東晉成帝咸和中議北郊用正月皆無明據武德來禮令即用十月爲是陰用事故於此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　景帝配牲用黝犢二貞觀中奉高祖配地郊永徽中廢神州之祀禮部尚書許敬宗奏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地郊地分爲二既無典據又不通請合爲一祀　乾封初又詔依舊祀神州皇地祇壇依舊於渭水北置　二年詔以高祖太武皇帝崇配方丘等祀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檢舊禮以代祖元皇配感帝兼祀神州顯[illegible]

議備郊天篇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於南郊有司議唯祭昊天上帝續議請設皇地祇位時諫議大夫賈曾上表論合設皇地祇位語具郊天篇開元二十一年夏日至祀皇地祇於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於北郊以太宗配其儀備開元禮初中書令房元齡與禮官議以爲依禮有益於人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迎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開元十一年元宗自東都將還西京便幸并州至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祠后土於汾陰脽上太史奏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祥風繞壇日揚其光舊祠堂爲婦人塑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至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二十年車駕欲幸太原中書令蕭嵩上言云十一年親祠后土爲蒼生祈穀自是神明昭祐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脽上前後數四伏請准舊事至后土行報賽之禮從之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祀后土於脽上其文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於生成庶憑休和惠及黎獻博厚之位粵在汾陰肅恭時巡用昭舊典敬以琮幣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瘞禮式展誠慤睿宗皇帝配神作主禮畢令所司刊石祠所上自爲文

社稷顓頊 高辛 唐 虞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顓頊祀共工氏子句龍爲社祭法曰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子柱爲稷祭法曰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故祀爲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之殷湯爲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先王之制法施於人則祀之周制天子立三社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羣衆也爲百官及兆人所置立於庫門內之西立之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鄭元曰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尙尊尊在右也案公羊昏桓公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尙親親文家右社稷尙尊尊是也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於籍田立之按詩周頌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既因籍田遂以祈社則是籍田中立之王親籍田所以供粢盛故因立社以祈之亡國之社曰亳社廟門之外立之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穀梁傳云以滅國之社爲廟屛諸侯立三社祭法云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亦爲百官下及萬人所置於皋門之西立之按諸侯三門外曰皋次曰應內曰路自爲立社曰侯社亦於籍田中立之按祭義諸侯亦

有籍田故亳社立處蓋與天子同按春秋云亳社災注云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大夫以下立一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族人合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惟爲社事單出里但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句龍配之稷周棄配之據先儒所說不同王肅之徒即云但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非爲配祭與鄭更相折難別有評議不復具論按兩家所釋鄭義爲長故今據以爲說社者五土之神五土謂若地官司徒職云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等各有所育羣生類之故於土生物處前立其名爲社援神契云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穀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以五土雖各有所生而山林川澤邱陵墳衍此四者雜出材用等物於五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故於五土之中別旌異原隰之祇以報之以其能生五穀名其神但五穀不可徧言以稷爲五穀之長春生秋成最得中和之氣故取以名其神表著其處能生稷也非謂止祭其穀粒故援神契云社者土地之主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又禮記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稷以其俱是土神也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面壇築牆開四面門且社稷陰神皆以北面爲尊地道長右故稷在西也知北面及有牆者郊特牲說社云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是也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爲壇廣五丈春秋大義曰天子社壇博五丈諸侯半之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諸侯則但用當方之色爲壇皆立樹以表其處又別爲主以象其神禮記大傳說牧野之事云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社又尚書甘誓云不用命戮於社則天子諸侯軍行皆載社主也其主鄭注但云蓋用石爲之以石爲土類是也大夫以下但各以地所宜之木而立之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所宜之木遂以名其社禮神之玉蓋用兩珪有邸典瑞云兩珪有邸以祀四望崔靈恩云社稷同四望其玉蓋同也以珪銳首象主生物其牲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地官牧人云陰祀用黝牲鄭注云陰祀謂祭地北郊及社稷也但社稷各半不同牲也故云皆也用黑幣按牲幣同色日用甲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按周初未制禮之時日猶用戊故召誥云戊午乃社於新邑祭日之晨王及尸皆服絺冕司服云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知有尸者鳧鷖詩所謂公尸樂則大司樂云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太蔟陽聲第二者應鍾爲之合地祇謂神州社稷也用三獻禮器云三獻文鄭注謂祭社稷五祀也其禮取血先瘞於所祭之處以爲祭始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次則禮神以玉時尸前薦爓肉及脯醢籩豆郊特牲云三獻爓王則酌大罍中酒以獻尸大罍瓦罍所謂朝踐之獻是爲一獻也至薦熟時宗伯亦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獻每獻酒奏太蔟等樂一終尸食訖賓長酌醑尸謂之三獻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墉

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亳殷之社殷亡國也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柴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春秋公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亳社有所祈求禱祠則祭之以刑官爲之尸喪祝掌其禮秋官士師職曰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鄭元注刑官爲尸略之也春官喪祝職云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立社稷者爲萬人求福報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不可偏敬故立社稷而祭焉自經籍灰燼互執不同鄭元注社稷者土穀之神勾龍后稷以配食也按所據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君南嚮於北墉下答陰之義又云社者神地之道又周禮以血食祭社稷五祀五岳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王肅云勾龍周棄並爲五官故祀爲社稷按所據左氏傳云勾龍爲后土祀以爲社故曰伐鼓於社責上公也今俗猶言社公上公之義耳又牲用太牢與地不同若稷是穀神祭之用稷反自食乎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各有通途但昔來所習謂鄭爲長故依鄭義試評曰按崔靈恩以鄭爲長稱當矣何者按公者尊稱以人尊社故曰社公王肅以俗言社公及以社爲上公者俗言天公雷公豈上公乎又日蝕伐鼓於社責陰助陽之義也夫陽爲君陰爲臣日蝕者陰蝕陽也君弱臣強是以伐鼓於社云責上公耳若勾龍周棄爲社則不得先五岳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復云以無配食字是正神者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亦無配食之說豈得不謂郊天者乎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稷者土有生長之功立其神因以稷名之鄭據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生五穀之神孝經援神契云稷乃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今按本無正神人感其功欲美報之因以稷名所以稷名神者五穀之長故也　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枌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曰枌榆鄉名高帝里社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因命縣爲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以羊彘人民得自裁以祠隨豐儉也平帝時王莽奏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以后稷配食

官稷（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大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稷種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徐州牧歲貢五色土一斗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立太社稷於洛陽在宗廟之右（周禮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方壇（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皆取土苞白茅受之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漢惟有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爲節不受茅土立社）無屋有牆門而已（必受霜露風雨）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漢[illegible]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郡縣皆置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理有社無稷以其使官也　魏自漢後但太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博士孔晁謂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云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言爲羣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今並立二社二神二位同時俱祭於事爲重於禮爲黷宜省除一社以從舊典劉寔難曰祭法爲羣姓立社若如晁議當言王使不得言爲下云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自立爲五祀若是使羣姓私立何得除於諸侯而祭七祀乎却爲羣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於天取財於地普天率土無不奉祀而何言乎一神二位以爲煩黷耶）明帝祭社但稱皇帝（王肅議太尉攝祭祝但稱名不稱臣每有事須告皆遣祝史）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並社之祀（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穀梁傳曰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爲籍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本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爲事異體殊此社之所以有二武帝引景侯王肅之論曰王社亦謂春祈耤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大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太社天子爲人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若夫里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於清邱之社是也人間之社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前被敕尚書召誥云社於新邑唯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據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存之有義除之無據周[illegible]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illegible]稷字說者以爲約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illegible]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大社復爲立京都也[illegible]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　宋仍舊無所改作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何佟之議其神一位北向稷東向齋官社壇東北南向立以西爲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爲上稷名太稷（[illegible]）

[illegible]於北牖下[illegible]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illegible]

背後行禮又名稷爲稷社甚乎禮意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禮神非陰陽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在社壇東北南向立以西爲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爲上稷依禮無兼稱若欲尊崇正可名太稷豈得稷社耶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云君南向荅陽也臣北向荅君也皆以陽氣在南則立應北向陰氣向北則立宜向南今二郊一限南向皇帝奠幣東西向故知壇壝無係於陰陽設位宜徇於南北郊神州祠類皆向南面爲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理議與佟之相難凡三往反有司議治禮無的然明據佟之議乃行也　梁社稷在太廟西天監四年以太常省牲太常丞牽牲太祝令贊牲其初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剏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門牆並隨其方色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國縣祠社稷先農及臘又各祠社稷於壇百姓則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旱禱祈祠具隨其豐約舊太社廩犧吏牽牲司農省牲大祝史贊牲天監中明山賓議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實爲重今公卿貴臣親執盛禮而令微吏牽牲頗爲輕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實當斯職禮祭社稷無親牽牲之文謂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贊牲帝唯以太祝贊牲爲疑又以司農省牲於理似傷廩犧吏執紖卽事誠卑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山賓議於是遂定至大同初又加官稷幷前爲五壇　陳依梁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爲六飯粳以敦稻以牟黃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璉其儀本之齊制敦音對　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爲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勾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祠　北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祠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　後周立社稷於左帝親祠則家宰亞獻宗伯終獻　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立於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各祭百姓亦各爲社　大唐社稷亦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稷配武太后天授三年九月爲社至長安四年三月制社依舊用八月神龍元年改先農壇爲帝社壇於太壇西立帝社壇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異於太社時祝欽明與禮官等奏經典並無先農之文永徽年中猶名籍田垂拱以後改爲先農然先農與社本是一神其先農壇請改爲帝社以應王社之義其祭先農改爲帝社仍請准令用孟春吉亥祀后土以勾龍配制從之又其年五月詔於東都建置太社令禮官議立社太常少卿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元議以爲社主用石又按後魏天平四年四月

太社石主瘞於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禮官博士議社主制度長短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請准五數長五尺准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則神道設教法象有憑其尺請用古尺又檢舊社稷壇上四方布以方色唯中央數尺飾以黃土禮官韋叔夏等又議曰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廣五丈各分置四方色訖上冒以黃土說者云冒以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據此合用黃土徧覆壇上今檢舊壇之上亦備方色唯中央數尺飾以黃土則是覆被之道有所不及臨乖舊制請准古改造於是以方色飾壇之四面及四陛其上則以黃土覆之天寶三載二月詔社稷列爲中祀頗紊大猷自今已後社稷升爲大祀大曆六年十一月敕中祀並用少牢貞元五年九月國子祭酒包佶奏請社稷復依正禮用太牢詔從之

通典卷四十五終

通典卷四十六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六　吉五

山川黃帝　虞　周　秦　漢　後漢　魏宋　梁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黃帝祭於山川與爲多焉與比也比吉祭祀山川黃帝最多虞氏秩於山川徧於羣神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周制四坎壇祭四方四方即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祭山林邱陵於壇川谷於坎則每方各爲壇爲坎以血祭祭五岳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以埋沈祭山林川澤祭山林日埋川澤日沈各順其性之含藏一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時皆因以祭之禮神之玉兩珪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幣亦隨牲色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云望祀謂五岳四鎮四瀆，器用蜃鬯人云凡四方山川用蜃用五獻禮器云五獻祭注云謂祭四望山川祭日王及尸皆服毳冕司服注云毳冕畫虎蜼謂宗彝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史記云周公祀太山以召公爲尸是有尸也）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者南呂爲之合四望五岳四鎮四瀆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祀山川蕤賓陽聲次四其祭之岳鎮則升血爲始四瀆則沈血爲始覲禮云祭山升祭川日浮沈也爾雅云祭山日庪懸祭川日浮沈也庪音久委反次薦豆籩及爛肉爲朝踐故大祭用腥則次祀用爛也爛謂沈肉於湯也故鄭云沈肉日爛時王酌盎齊以獻所謂朝踐之獻也大宗伯亞獻亦以盎齊至熟王酌清酒以獻尸亞者亦清酒所謂饋食之獻遍前四獻也尸食訖王又酌清酒以酳尸凡五獻也　秦幷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川鬼神可得而序於是自崤以東名山大川祠崤即今之陝郡二崤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禱因泮凍解凍也秋涸凍涸讀與沍同音涸凝也春解秋凝冬塞先代反禱祠謂報其所祈下禱塞同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牲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薄山襄山也說者云在河東一日在潼關北十餘里而此云自華以西者今則閿鄉之南山連延西出並得華山之名嶽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蜀山之岷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其

（山曰嶽爾雅云河西曰嶽說者咸云嶽即吳嶽也今此有嶽山又有吳山則吳嶽非一山但未詳嶽之所在徐廣云嶽山在武功地理志武功無嶽但有垂山岐山今之岐山縣也岐山兩岐故俗呼爲箭閣嶺吳山今在汧陽郡之吳山辟鴻冢者黃帝臣鬼臾區號大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瀆在隴氐道也）名川四曰河祠臨晉（即今之馮翊郡朝邑縣界）沔祠漢中（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漢中郡也）湫泉祠朝那（湫在安定郡界清澈可愛不容穢濁或有穢汚輒興雲雨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所居也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祠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鴻冢岐吳山皆有嘗禾（以新穀祭）其河加有嘗醪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灞滻澧澇涇渭長水皆在大山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謂加車及騮駒之屬）漢孝文十二年五穀不登詔增修山川羣祀（詔曰比年五穀不登欲增諸神祀按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今恐山川百神因典禮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武帝因巡狩禮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行過親祠者乃用駒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　魏文帝黃初三年禮五岳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璋　宋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有司奏奠祭霍山殿中郎邱景先議宜使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器用陶匏藉用茅爲壇兆時不用疊同郊祀以簋獻凡肴饌種數依社祭　梁令郡國有五岳置宰祀三人及有四瀆若海應祀者皆孟春仲冬祀之　後魏景穆帝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其山川諸神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祠官詣州鎮徧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界內而祈禱王畿內諸山川有水旱則禱之太武帝南征造恆山祀太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遂臨江登瓜步而還　後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在東夷中遙祀）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祀四海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掃並令多植松柏　大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岳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山祭於沂州東海於萊

州東瀆大淮於唐州南岳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南海於廣州南瀆大江於益州中岳嵩山於洛州西岳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岳恆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於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先天二年封華岳神爲金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岳神爲中天王南岳神爲司天王北岳神爲安天王六載河瀆封爲靈源公濟瀆封爲清泉公江瀆封爲廣源公淮瀆封爲長源公會稽山爲永興公岳山爲成德公霍山爲應聖公醫巫閭山爲廣寧公八載閏六月封太白山爲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岳外並宣封公十載正月以東海爲廣德王南海爲廣利王西海爲廣潤王北海爲廣澤王分命卿監諸岳瀆及山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冊祭儀具開元禮武德二年十月上親祀華岳舊儀岳瀆以上親版御署訖北面再拜武太后證聖元年十月有司上言曰謹按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請依舊議五岳以下署而不拜制可之開元元年太常奏伏准唐禮祭五岳四瀆皆稱嗣天子祝版皆進署訖以舜典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不合稱嗣天子及親署其祝文伏請稱皇帝謹遣某乙敬祭於某岳瀆之神從之貞元四年五月太常卿苗晉奏五岳四瀆其神版並合御署至上元元年中祠小祠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請御署其祝版欲至發祭日所司准程先取署所驛發遣敕旨宜依仍委所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訖開元九年十二月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岳神祠是山林之神也非正眞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眞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前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因敕五岳各置眞君祠一所

籍田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齊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於南郊藉借也借人力以理之倡率天下使務農田春秋傳曰郊而後耕遂籍人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籍天子田千畝於南郊諸侯百畝謂借於東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推發也諸侯三公冕而青紘躬秉耒三公五推諸侯九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以獻於王使後宮藏種而又生之太常條穀種黍稷穜稑使內宰後宮生之者示衆類孳息之祥且佐王於耕事所以供自盛於郊廟也稑早也穜晚也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甸師掌帥

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其屬庶人也耨鋤也王籍謂王者籍田千畝所親帥公卿以下親耕之處也庶人終於千畝故曰帥其屬耕耨王籍入其收也) 漢文帝制曰農天下之本遂開籍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粢黍稷也盛器謂簋簠) 舊儀春始親耕於籍田官祀先農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先農神農也五經要義云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 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種百穀萬斛為立籍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羣望之祀以為粢盛景帝詔曰朕親耕為天下先昭帝幼即位耕於鉤盾弄田(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為戲弄) 後漢明帝永平中二月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於懷縣其籍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及耕於乙地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日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 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皆勸人始耕 魏氏天子親耕籍田闕藩鎮諸侯百官之禮 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籍田於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籍田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會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去宮八里遠十六里為此千畝) 帝御木輅以耕太牢祀先農自惠帝後禮廢矣 東晉元年將修耕籍事竟不行(時朝議至尊應躬祀先農不賀循曰漢儀無躬祭之文然王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兆則絺冕以此不為無親祭之義)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將親耕(時史學生山謙之以科鳩集其儀因史奏聞詔言酌圖象條造定圖法) 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於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穜稑之種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農一如帝社儀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蒼駟(四) 建青旗著通天冠蒼幘青袞佩蒼玉藩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郊廟儀至籍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

七反士九推九反籍令率其屬耕竟畝洒種即耰禮畢乃班下州縣悉備其禮焉　齊武帝永平中耕籍田用丁亥時有司奏正月丁亥可祀先農比來並用立春後亥王儉以爲亥日籍田經記無文助教周山文議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甲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甲有事於地用辰何佟之云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屬辰事於皇祖鄭以爲不必丁亥令但直擧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得丁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焉可也漢文用此日耕籍祠先農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闔種也且亥既水辰含育有生播厥取吉其在茲乎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從五輅後　梁初依宋齊禮以正月用事不齊不祭天監十二年以啟蟄而耕時在二月內尚書云以殷仲春籍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與百官御事並齊三日沐浴裸饗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禮云親載耒耜措於參保介之御間則置所乘輅上普通二年又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親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反　後魏太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籍田祭先農用羊一　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大麥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尺四陛三壝四門又爲大營於外設御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啟夏門外置地千畝爲壇行禮播殖九穀納於神倉以擬粢盛穰藁以餉犧牲　大唐貞觀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親祭先農籍於千畝之甸初議籍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籍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太宗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已在東矣又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且朕見在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　武后改籍田爲先農壇神龍初復改先農壇爲帝社稷禮儀使祝欽明奏曰按祭法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其社在籍田之中詩載芟篇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具社稷篇中　開元二十三年二月親祀神農於東郊句芒禮畢躬御耒耜籍於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元宗欲重勸耕籍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壟乃止耕畢輦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其儀備開元禮

先蠶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仲春天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季春吉巳王后享先蠶先蠶天駟也享先蠶而後躬桑示率先天下也）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愛蠶食也有司主山林之官也）禁原蠶（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為傷馬）

漢皇后蠶於東郊（其儀春桑生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簿以上祀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日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館皆賜從桑者絲皇后自行繇音命）

後漢皇后四月帥公卿列侯夫人蠶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四馬龍旗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旗車皮軒闟（音翕）戟雒陽令奉引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武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畢還宮祠先蠶禮以少牢（凡蠶絲絮織飾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神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宮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

魏文帝黃初七年皇后蠶於北郊依周典也

晉武帝太康六年蠶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采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為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音貴）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簿上躬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徹饌頒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鄉縣以下各采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卽御座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宋孝武大明

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為蠶所設兆域置大殿又立蠶觀（其禮皆循晉氏）　北齊為蠶坊於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外有蠶宮方九十步牆高一丈五尺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殿一區置蠶宮令丞宦者為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陛陛各廣八尺置先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開一門有緣襜襦褠衣黃履以供蠶母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壇備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宮升桑壇東陛即御座女尚書執筐女尚衣執鉤立壇下皇后降自東陛執筐者處左執鉤者居右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即御座內命婦以次就桑服鞠衣者采五條展衣褖衣者九條以授蠶母還蠶室切之授世婦灑一簿凡應桑者並復本位后乃降壇還便殿設勞酒頒賚而還　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六宮三妃三㚤（音弋婦宮名）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少牢親進祭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令二嬪為亞獻終獻因而躬桑　隋制先蠶壇於宮北三里為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之禮祭訖親桑於位壇東面尚功進金鉤典制奉筐皇后采三條反鉤命婦各依班采五條九條止世婦於蠶母受切桑灑訖皇后乃還（自齊及周隋其典法多依晉儀亦時有損益）　大唐顯慶元年三月辛巳皇后武氏先天二年三月辛卯皇后王氏乾元二年三月己巳皇后張氏並有事於先蠶其儀備開元禮

通典卷四十六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七　吉六

天子宗廟（唐虞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昔者先王感時代謝，思親立廟，曰宗廟（廟，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因新物而薦享，以申孝敬。遠祖非一，不可徧追，故親盡而止。唐虞立五廟（鄭玄按禮緯元命苞云：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其祭尚氣，先迎牲，殺於庭，取血告於室，以降神，然後奏樂，尸入，王祼以鬱鬯（血腥爓祭用氣者也。尚，謂先薦之）。夏氏因之（夏太祖無功而不立，自禹與二昭二穆也）。殷制七廟（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王制云：天子七廟。鄭玄復云：殷制，太廟自契及湯，二昭二穆）。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庫門內，雉門外之左）。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王、皇皆君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祧之爲言超也，超然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鄭玄云：周制七廟，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并而七（太祖，后稷）。王肅云：尊者尊統於上，故天子七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其禮與太祖同，則文武之廟是（按玄注王制，據禮緯元命苞云：唐虞五廟，殷六廟，周七廟。又注祭法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王肅非之曰：周之文武受命之主，不遷之廟，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並不以爲常數也。凡七廟者，不稱周室，下及文武，而曰天子諸侯，是同天子諸侯之名制也。孫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代，所以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祭法云：遠廟曰祧，親盡之上，猶存二廟也。文武百代不遷者，據法不得云去祧爲壇。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並爲二祧，而祭法云有二祧，爲祭法親廟四，與太祖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是后稷月祭，文武則享嘗，非禮意也。祭法又曰：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此爲下祭五代來孫，則無親之孫也，而上祭何不及無親之祖乎？願昭非王曰：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王制曰：天子七廟。是則立廟之正，以爲親限，不過四也。親盡爲限，不過四也。親盡之外，有大功德可祖宗者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少。故夏氏無太祖則五，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周尊后稷、文武則七。禮器：周旅酬六尸，發爵，周則七廟矣。肅言文武不得稱遠廟，不得爲二祧者，凡別遠近，以親爲

（限親內為近親外為遠文武適在親外當毀故言遠廟自非文武親外無不毀者孔晁曰夫無功德則以親遠近為名文武以尊重為祖宗廟何取遠近故后稷雖極遠以為太祖不為遠也）試評曰禮有以多為貴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祭法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而鄭玄以文武之廟曰祧不亦疏乎若以天子之祖功德則不立二祧二祧不廟數與諸侯同何以為隆殺哉虞喜云七廟不始於周伊尹已言七代之廟矣成王六年制禮七廟亦已有見數文王為祖武王為禰祖非遠廟也周官掌宗廟而職曰守祧周公不稱祖禰為遠祧也當須遞數成然後廟得別出不可於成王之代以文武遞云為遷主所藏矣

漢高帝令諸侯都皆立上皇廟高帝崩孝惠即位令奉常叔孫通定宗廟儀法帝東朝太后長樂宮及間往數（音朔）蹕煩人作復道武庫南通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於高廟每一月為之共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舉事不當有過失也）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重也先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衣冠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帝乃立原廟又尊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所常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太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凡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悼皇考宣帝之父即史皇孫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凡言便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也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謂歲饗宗廟一歲十三祠如閏加一祠與此共二十五祠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各寢與諸帝合三十一所（凡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衞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牲卒不在數）元帝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時丞相韋元成等曰臣聞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臣等以為宗廟在郡國宜勿復修奏可）以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

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帝為穆主遷於太廟寢園皆罷修元成等又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法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禮廟在大門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皇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代代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悼皇考於元帝為祖也大司馬許嘉等以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宜為太宗之廟諫議大夫更始等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帝乃詔曰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代代承祀傳之無窮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一體者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孝宣於昭為從孫故云一體也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元成等又奏以高皇為太祖文為太宗等詔從之王莽制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工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二年立高廟於雒陽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節侯名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即光武父時寇賊未平祀儀未設至十九年議立平宣成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時五官中郎將張純太僕朱浮等奏議禮為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章陵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廟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議時從大司徒戴涉奏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理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皇考南頓君以上至曾祖祭皆就園廟張純又云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之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毀周制三年

一禘五年一祫至此則革周制明帝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爲起廟上尊號曰世祖廟蔡邕曰孝明帝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知所以兩廟之意以元帝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明帝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初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章帝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初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遵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殤沖質三少帝追尊后三陵安帝追尊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順帝追尊皇妣李氏恭愍皇后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毀廟之主藏於世祖之廟一世爲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爲壇三世爲墠四世爲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於始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墠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蹕獻帝初平中董卓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蔡邕論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太廟稱肅宗比方前代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　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大皇帝諱嵩後漢太尉大長秋曹騰養子也考曰武皇帝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按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則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明帝太和三年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沛國譙人曹萌曾祖高皇萌之子騰祖太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代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

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

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更奏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建洪基爲魏太祖文帝繼天革命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宜爲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其明帝時見在造廟及稱祖當時之制非前代舊規也）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吳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乃於臨湘縣立堅廟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令太守奉祠後又尊堅廟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吳芮冢材爲屋未之聞也於建業立兄長沙桓王策廟朱雀橋南權疾令太子和爲子亮立明年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序獨劉備稱帝號於成都立宗廟備雖代紹而起亦未辨繼何帝爲禰亦無祖宗之號及劉禪面縛降魏哭於昭烈之廟則備廟別立也）晉武帝即位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權立一廟（初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勞役權立一廟）後用魏廟追祭征西將軍（名鈞字升平）章郡府君（鈞之子名量章郡太守字公度章郡上一字爲代宗廟諱除也）潁川府君（景之子名儁潁川太守字元異）京兆府君（儁之子名防京兆尹字建公生宣帝）與宣帝景帝文帝爲三昭三穆（羣臣奏曰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捨七代之繁華尊一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於文祖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可依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代與景帝爲七廟（其禮據王肅說）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爲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見廟數爲室代滿備遷毀（太常博士孫毓議云考工記左祖右社孔子曰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爲禮諸侯三門立廟宜在中門外之左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今宜爲殿皆如古典）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於太廟（按周漢未有其准至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六年廟陷當改修創羣臣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敘亦隨時之宜也　東晉元帝上繼武帝於禮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時西京神主陷於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府君（位雖七室其實五代蓋從刁協議以兄弟爲代數故也）於時三祖毀主權居別室太興三年將祭愍帝之主乃更定制還復章郡潁川於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元帝崩則章郡復遷（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於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

武悼皇后神主祔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代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穆帝立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於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宋武帝即尊位祠七代爲七廟永初追尊皇考（晉陵郡功曹翹即武帝父晉陵本郡）爲孝皇帝皇妣趙氏爲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齊高帝追尊父爲宣皇帝（右將軍承之）母爲昭皇后七廟（蕭子顯曰晉用王肅之議以文景爲共代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此意非以兄弟爲後當以立主之義可容於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爲代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晉太常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代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爲代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代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元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閟宮之德用七非數楊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止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廟齊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爲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爲文皇帝（丹陽尹順之）皇妣爲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親廟爲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　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祔於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魏之先居於漠北鑿石爲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及親行貙劉之禮之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時羣官議曰大魏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

孝誠發中思親執祀謹按舊章集爲親年之儀制可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遵先志宜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爲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爲烈祖比校似爲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爲太祖顯祖爲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如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於地爲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司空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後但衷如此不敢不言八月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享其白登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十一月釋禫祭太和廟帝衰冕與祭者朝服丁卯遷廟之神主於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侯王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綸萬代白登廟者有爲而興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虔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烝太廟若復齋白登便爲一月再駕緬詳二理謂宜省一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敕有司但命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剋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

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附太廟五祭同梁制

後周閔帝受禪而右宗廟追尊皇祖爲德皇帝名肱生泰父文王爲文皇帝廟號太祖太師周國公名泰擬祖以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爲五

焉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爲祧廟不毁　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爲武元皇帝大司空名忠皇妣爲元明皇后迎神歸於京師改立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毁至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毁之法時禮部侍郎許善心等議案周制自太祖以下各別立廟至於禘祫皆食於太祖是以前漢亦隨處而立後漢光武新平寇亂務從省約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今請立七廟詔可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祕書監柳䛒曰今始祀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進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復寢　大唐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法駕迎神主祔於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篇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爲六室太宗崩遷弘農府君神主於夾室太宗神主祔太廟高宗崩神主祔太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睿宗垂拱四年正月又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儀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武

太后又令議崇先廟室數所司議遂止博士周悰請立七廟其皇家太廟請減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曰秦漢太后臨朝稱制並據禮經正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權議不依常度其崇先廟今同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可移變太后遂止既革命稱帝改大唐京太廟爲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以下三室餘四室閉其門廢享祀之禮又於東都改制太廟爲七室祔武氏七代神主及改京崇先廟爲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仍改太廟署爲清廟臺加官員崇其班秩神龍元年改享德廟依舊爲京太廟遷武氏七廟神主於西京崇尊廟東都置太廟以景皇帝爲太祖廟崇六室時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元王周之后稷是也但商自元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卽以高祖皇帝爲太祖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以武帝爲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爲太祖宇文以文皇帝爲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奉敕七室以下依舊號尊崇續又奉敕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卽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元注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卨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卨故以爲太祖卽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本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爲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爲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爲太祖

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唯杜林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寖遠方復立之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請准敕加太廟為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議曰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還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上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唯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還今止有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恐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光崇六室不虧古義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為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三年改武氏崇尊廟為崇恩廟依天授時享祭其廟齋郎將用五品子後却止時武川思用事密令安樂公主諷中宗故有此制尋又令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浮奏曰太廟齋郎唯取七品子今崇恩廟既取五品子太廟齋郎作何等級帝曰亦准崇恩浮曰崇恩為太廟之臣以臣准君猶為僭逆以君准臣天下疑懼乃止睿宗廢崇恩廟開元四年改題則天神主云則天皇后武氏太常卿姜皎復與禮官上言曰今太廟中則天皇后配高宗題云天后聖帝武氏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羲不閑正禮復題帝名恐非通典請宜題云則天皇后武氏從之十年制移中宗神主就正廟仍創立九室其後制獻祖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太廟九室也中宗睿宗兄弟相繼孫平子上書論之具兄弟昭穆

二十三年正月敕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縚奏宗廟之奠每座籩豆各加十二又酒饌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廣大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禮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蘗汙樽抔飲則有元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嚴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元可存而不能測也祭禮致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爓元罇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罇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元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知禮者也著家廟祭禮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祀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祭如神在毋或簡怠增昜虔誠其進珍羞或時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醲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於甑甑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古

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全小須加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上曰享祀貴思豐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於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韋縚又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止令用藥汁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焉天寶三載詔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告享雖卜吉辰俱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禮或有乖自今以後兩京宜各別擇吉日告享五載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爲貴著自禮經睟脣之儀蓋昔賢之尚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既切因心方資慶禮其以後享太廟宜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九載七月制曰承前有事宗廟皆稱告享茲乃臨下之辭殊虧尊上之義靜言斯稱殊未爲允自今以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改爲朝獻有司行事爲薦獻親告享廟改爲朝享有司行事爲薦享親巡陵改爲朝拜有司行事爲拜陵應緣諸事告宗廟者並改爲奏其郊天后土及諸祝文云敢昭告者並改爲敢昭薦（乾封元年詔曰每惟宗廟至敬虔誠祼享而二等一奠惟有未安思革舊章用崇殿配自今以後宗廟薦享爵及圜丘方澤各宜別奠其惟牢餼並依恒典貞元九年十一月九日謁太廟有敕至廟行禮不得施褥至敬之所自合躬地而行南郊亦宜准此）

后妃廟　周　魏　東晉　宋　齊　梁　大唐

周祭先妣之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也）四時薦禘祫與七廟皆祭樂奏夷則舞大濩（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高堂隆議）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

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於陵（時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既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宜依周禮於立寢廟）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景初元年十二月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其在鄴廟）東晉元帝初為晉王妃虞氏先亡王導與賀循書論虞廟（元帝為琅琊王納虞氏為妃永嘉中亡帝為晉王追謚為后而元帝子明帝自有母時以此疑故比兄弟昭穆之義也）云王所崇惜者體也未敢當正位入廟及毀廢之所不知便可得爾不循答曰漢光武於屬以元帝為父故於昭穆之敘便居成帝之位而遷成帝之主於長安高廟今聖上於東帝為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則虞妃廟位當以此定導又云戴若思欲於太廟立后別室循答曰愚以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宸居之極稱號名稱未極更於事宜為難或謂可立別廟使進退無犯意謂以尊意所重施於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尋備昭穆既正則俯從定位亦無拘小別然非常禮無所取準於名則未滿於禮則變常竊以戴所斟酌於人情為未安

宋孝武太明二年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太后（博士孫武議祭統曰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殷祀是合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居於上不立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為位太后廟四時享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也）詔曰章皇太后追極尊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祀閟宮遙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宜情敬（博士王祀之議按禘祫小廟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可准推尋祫之為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此為大夫以孝享親尊愛罔極既殷薦於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魏高堂隆所謂猶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不並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從遠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為別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太后廟亦宜殷薦從之）七年詔立宣貴妃廟（時有司奏故宣貴妃既加殊禮未詳應立廟不虞龢議曰婚義云后立六宮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仲子得考彼別宮今貴妃理應立此新廟詔可龢音龢）其祀禮王親執奠爵有故三卿行事（時有司又奏言新安王服宣貴妃齊衰周十二月練十三月縞十五月禪心喪三年未詳宣貴妃立廟在何時入廟之日當先有祔為但即入）

新廟而已若是大祥未及禫中入廟者遇四時便得祭不及新安王在心制中得親奉祭不左丞徐爰議以禮有損益古今異儀春秋傳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代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縓緣革服於元嘉啓經變除申行諸皇宋況宣貴妃誕育叡蕃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聖考宮創祀不復開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觴爵若有故三卿行事詔可縓音七絹反明帝太始二年昭太后廟有司奏太后於至尊無親上特制義服祔廟之禮下禮官詳議乃躋新廟于上位其祭使有司行禮博士王略等奏昭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典則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后宣后已祔章太后廟虞龢議以為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使有司行其禮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為定夫亡以子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於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次序而言宜躋祐于上位詔可六月有司奏七月嘗祠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室至尊親進觴爵及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稱皇帝御名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虞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禮官議曰今上既纂嗣文皇於孝武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昭皇太后祝文稱皇帝御名孝武昭皇太后二室應薦告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廟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常經北面宜執孝武皇帝觴爵昭皇太后依舊三公行事左丞孫緬議晉代祖宗孝宗顯宗烈宗肅宗並是晉帝之伯今朝明佳初無有司行事之文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有愜情敬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時與章宣二廟同享閟宮非惟不可躬奉乃宣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從之齊明帝建武二年有司奏還景懿后於新廟車服之儀乘重翟車服之褘衣首飾以翟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有女尚書女長御啓引梁武帝立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太牢如太廟禮　大唐立肅明皇后廟時享有司行事如開元禮

皇太子及皇子宗廟

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亡大兄以司馬珣之為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熙議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例也請皇子廟祭用大夫禮三廟博士沈寂等議禮大夫三廟及無貴賤之則然則上至皇子下及陪臣其禮無二牲用少牢若繼嗣之身未准

大夫祭用士禮晉會稽王嗣子卽簡文帝長子博士沈宏等議會稽王嗣子既以疾廢當降從之公子則皆如大夫牲用少牢宜權立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江熙議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博士沈宏議皇子依如大夫禮應立後宜先告權爲行廟告於禰無文宜先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案禮君薨嗣子生太祝裨冕告於廟既葬嗣子生祝告於廟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亡吉凶必先告於廟古今不革之制三代不易之典豈有興滅繼絕傳祀百代而誣亡者之靈滅告生之義耶祿請依禮謂宜先告於靈後迎繼嗣之身庾蔚之謂嗣子以無子不廟今有嗣乃立廟耶告生者是先自有廟不得引以爲證

大唐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上疏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寢廟相屬獻祼連時事不師古以亮永代臣竊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以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給人必公糧合樂登歌咸同列帝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謂入署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磐石維城既開封建之典別子爲祖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禮官及羣臣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胤殞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將來昔嫄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代宏規後賢令範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予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宮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匪漢恩求枉者深所直者鮮瀆神慢禮理必不然且太子等以儲后位絕諸侯謚號既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理所安狥利忘禮何以爲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伏據隱太子等皆稟殊恩式創陵寢一著蘋藻驟移檀柘豈非睦親繼絕悼往推恩者歟況漢置戾園晉循虞祀謂稱咸秩禮紀百神紛綸葳蕤可略言矣隱太子等並特降綵綸別營祠宇義殊太廟

恩出當時借如逝者之錫蘋蘩亦猶生者之開茆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封建子孫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別郡之榮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沒之跡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開元二十二年七月勅贈太子頃年官爲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此爲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讓帝七廟等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爲樂用登歌一部牲獻罇俎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通典卷四十七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八 吉七

諸侯大夫士宗廟庶人祭寢附 周 後漢 晉 宋 後魏 東魏 北齊 大唐

周制諸侯五廟於中門外之左（考工記曰左祖右社）二昭二穆與太祖廟而五（太祖始封之君）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王肅曰諸侯五廟又兩廟降於天子不月祭也鄭元曰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也享嘗四時祭）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盧植云天子之大夫也鄭元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亦然）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享嘗乃止（王肅曰大夫無祖考廟唯別子爲宗者有祖考廟然有祖考廟者無王考廟也祭法云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鄭元曰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代不禘祫無主耳）適士二廟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上士）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肅曰官師中下士也）將祭主人各服其服筮於廟門外（五等諸侯皆服元冕二王後及方伯爲公者與魯侯於周公廟服袞冕大夫以朝服士以元冠元端也）筮日用丁巳（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以爲敬謹也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也）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亥）有來月丁亥用薦歲事（丁者未必亥也宜舉一日以言之則己亥辛亥亦用之苟有亥爲可矣）既得日吉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宿戒尸（先宿尸者重所用又將筮）明日朝服筮尸吉乃遂宿尸祝儐（筮吉又遂宿尸重尸也祝爲儐者尸神象也）明日主人朝服即廟門外東方位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刲擊皆殺也此既省告備乃殺）雍爨在門東南北上（特牲饋食禮陳鼎於門外北面獸在南實獸腊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宗人祝牲告充雍人作豕崔靈恩云二王後則自用其牲棜音於據反）司宮摡籩豆爵觶於東堂下雍人陳鼎五（士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亨於門外東方饎於戶東實籩豆於房中）司馬升羊右胖（骨十一體腸胃祭肺各三舉肺一升上也髀不升近竅賤也此據大夫也若諸侯則太牢士則特牲胖音判）士升豕（如升胖之儀）雍人掄膚九實於一鼎（掄擇也膚豕革肉也擇之取美）司士又升魚腊司宮罇兩甒（音武）於戶間有元酒小祝設槃匜（餘之反）於西階東（爲尸將盥）主人朝服立於阼

階司宮設筵於奧祝設几於筵上右之布神座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主人出迎鼎主人先入罇有司各升實籩豆罇俎祝盥升

西階主人盥升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入戶內西面將納祭也祝先接神也士禮則主婦宗人宗婦升實籩豆等主婦被髲他計反衣侈袂薦

自東房士禮主婦纚笄宵衣盥自中房薦豆崔靈恩云二王後夫人各以本國盛服侯伯夫人則服褕狄子男及三公大夫夫人闕狄佐食司士序升西階相從設俎主婦設稷

興入房祝酌奠祝主人再拜祝出迎尸尸升西階祝從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拜之使安坐也尸自此答

拜遂坐而卒食尸祭卒食告飽主人酌酒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啐卒爵祝酌授尸尸酢主人主人卒爵祝與佐食

盥手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嘏於主人其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主人再拜稽

首受黍嘗之納諸內嘗之者重之至也納入也主人獻祝又酌獻佐食主婦酌獻尸受主婦拜送尸祭酒卒爵又酢主婦主婦

酌獻祝與上佐食亦如之及賓長獻尸尸酢賓主人出立於阼階祝立西階告曰利成利養也成畢也孝子養禮畢祝入尸謖

主人降謖起也謖音所六反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事尸之禮訖於廟門崔靈恩云二王後各得行其先王之禮尸各服其君之服尸君夫人入皆作樂殷人先樂降神後酌鬱鬯以獻尸方伯之

祭同服冕行九獻之法不得同二王後食前六獻食後三嘗食前四至酳爲五更行四獻爲九也王之兄弟封爲侯伯時祭則尸坐南面主在東面侯伯則行七獻之禮子男則行五獻皆依其命數凡五等之爵自祭皆用元冕

未賜圭瓚者不以鬱鬯直以酒灌神也凡諸侯灌用黃目爲上齊則獻象以下尸如君服以入奏肆夏君與夫人灌各一獻然迎牲麗於碑鸞刀啓其毛血以授祝祝入詔於室及殺始行朝踐之事尸南面主在西東面取膟膋

燎於爐炭入詔神於室夫人酌盎齊以獻尸爲三獻至薦熟時先以羹告設饌於堂後迎尸於奧君拜妥尸酌清酒以獻爲四獻至酳五獻酳酢至七獻禮成庶人祭於寢寢適寢也祭法曰庶人無廟死曰鬼鄭元

曰庶人府史之屬也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重先祖及國之用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

大夫稱家始造事也犧賦以稅出牲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

爵弁純衣廟新成必釁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東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拭靜也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如志反皆於屋下割雞門

當門夾室中室（自由也衈謂將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也告神欲其聽之）有司皆向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有司宰夫祝宗人也）既事宗

人告事畢乃皆退（告者告宰夫也）反命於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於寢君南向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君朝服者不至廟也）路寢

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耳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

則釁之以豭豚（宗廟盟器罇彝之屬）凡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

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

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此皆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跡也腯肥也翰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槀音考乾也商量也脡直也萁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

屬豐茂也大鹹曰鹺）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

（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云吉拜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音慟奇讀爲奇

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也或曰奇讀爲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是也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

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鄭元謂振動戰慄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也撎音於志反）後漢帝封曹操爲魏公依諸侯禮立

五廟於鄴後進爵爲王無所改易　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六代（荀氏祠制云今祭六代未立廟晉以聽事爲祭室須立廟如制備）又張祖

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廟先取日卜吉而行事爲祭五廟諸畢即按儀視殺延尸厥明行事晏朝乃闋五廟盡爾

將終日不了若異日未見其義沈答曰五廟同時助祭者多晏朝乃闋季氏逮闇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

之心皆倦怠也子路爲宰與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不知禮賀循祭儀云祭

以首時及臘（首時者四時之初月）歲凡五祭將祭前期十日散齋不御不樂不弔前三日沐浴改服居於齋室不交外事不

食葷辛靜志虛心思親之存及祭施位（范注祀禮云凡夫婦者皆同席貴賤同也兄弟同席謂未婚也）牲大夫少牢士以特豕祭前之夕及臘鼎

陳於門外主人即位西面宗人祖告充主人視殺於門外主婦視饎於西堂下設洗於阼階東南酒醴甒於房戶牲皆體解肩臂臑三骨屬肱肩次臂臂次臑臑骼二屬股不取髀近竅不取骼股之本肫次髀骼次肫脊以前爲正脅旁中爲正周人尚右胖俎以一骨爲主貴者取貴骨羊一俎十一體舉肺一祭肺三豕一俎十一體舉肺一祭肺三腊大夫全鹿一俎魚一俎麷蕡白黑四物已廢今之俱用稻麥羞代之此朝事之籩大夫有之腶脩大夫賓尸主婦薦之糗餌粉餈四物羞籩酏食糝食羞豆也自糗以下六效少牢主人酬尸而薦以上皆大夫所加於士也凡新物皆隨時有而薦不可逆載從獻上炙主人以肝主婦以肉謂之燔隨酒行禮祭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遂親設黍稷及菹醢及棗栗之薦今飯果出房明婦職也骼音古白反臑音奴到反醢音海平明設凡筵東面爲神位進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訖拜退西面立少頃酌醑禮一獻畢拜受酢飲畢拜婦亞獻薦棗栗受酢如主人凡獻皆有炙主人以肝主婦以肉其次長賓三獻亦以燔從如主人次及兄弟獻始進俎庶羞衆賓兄弟行酬一徧而止徹神俎饔飯爲賓食食物如祭餕畢酌酳一周止佐徹神饋饌于室中西北隅以爲厭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改置於北以北爲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薦無田者薦而不祭禮貴勝財不徇苟豐貧而不逮無庶羞見饗既設閉牖戶以爲幽暗宗人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今夕宿賓祭日主人率子孫宗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立疑於降大夫降視士士從庶人可也晉賀循云古者六卿天子上大夫也今之九卿光祿大夫諸秩中二千石者當之古之大夫亞於六卿今之五營校尉郡守諸侯二千石者當之上士亞於大夫今之尚書丞郎御史及秩千石縣令在官六品者當之古之中士亞於上士今之東宮洗馬舍人六百石縣令在官七品者當之古之下士亞於中士今之諸縣長丞尉在官八品九品者當之又不及飯菽飲水皆足致敬無害於孝或問諸侯廟博士孫毓議曰按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實古諸侯也諸侯不得祖天子當以始封之君爲太祖百代不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沖幼紹位未踰年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於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已又王氏問謝沈云祖父特進衛將軍海陵亭恭侯應立五廟不沈答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似諸侯也又問曾祖父侍御史得入特進恭侯廟不答父爲士子爲諸侯尸以士服祭以諸侯之禮御史雖爲士應自入恭侯廟也邵戩議桓宣武公立廟云禮父爲士子爲諸侯祭以諸侯則宜立親

廟四封君之子則封君高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孫則封君曾祖親盡廟毀封君之曾孫則封君之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元孫則封君之父親盡毀廟封君元孫之子則封君親盡廟宜毀然以太祖不毀五廟之數於是始備至封君元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之子元孫之孫復毀封君之孫如此隨代迭毀以至百代　宋劉裕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從諸侯五廟之禮　後魏孝明帝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太傅清河王懌議據禮記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並是後代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今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代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祖若以功業崇重越居正位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代止於高祖曾祖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之殷鑒也禮緯云夏四廟至於孫五殷五廟至於孫六周六廟至於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代代相繼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懌又議曰古者廟堂皆別光武以來異室同堂是以相國構廟惟制一室周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準相國之廟以造一室寔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詔依懌議　東魏靜帝武定六年營齊獻武王廟四室二間兩頭各一夾室夏頭徘徊鴟尾開四門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牆四面皆架爲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內外門牆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消北置二坊西爲典祀廨並廚宰殿東爲廟長廨并置車輅其北爲養犧牲之所將營宮廟崔昂等議按禮記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在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又按禮圖諸侯廟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注云執事者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崇備物殊等准據今廟宜開四門　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代五等散官正三品以下從

五品以上祭三代三品以上牲用太牢以下少牢執事官止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祭二代用特牲正八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　大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以上須兼爵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五品以上祠三廟牲皆用少牢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祖禰於正寢縱祖父官有高下皆用子孫之牲用少牢如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貞觀六年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官爲立廟以媿其心（儀鳳三年正月於文水縣置太原郡王廟武太后父士彠）天寶十年正月敕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士令三品以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於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其廟享儀制各具開元禮

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周　漢　晉　大唐

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公羊傳曰既虞而作主至祔奉而祔於祖廟左傳於祔始作之至練則祔）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白虎通曰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柏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所以自戰慄亦不相襲廟主以木爲之木有終始與人相似題之欲令後可知）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及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卒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造木主立几筵焉特別喪禮既祀於寢不用之於宗廟也凡言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逮於卿大夫）烝嘗禘於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三年禮畢大禘乃皆同於吉也）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皆刻謚於背（集禮志云在尺之南）漢儀云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寸木用栗　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用栗　大唐之制長尺二寸上頂徑一寸八分四厢各剡一寸二分上下四方通孔徑九分元漆匱元漆趺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與底齊趺方一

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古寸以光漆題謚號於背

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後漢　晉　後魏

後漢許愼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菆則牛反愼據春秋左氏傳曰衞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鄭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衞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晉劉氏問蔡謨云時人祠有板板爲用當主爲是神坐之榜題謨答今代有祠板木乃始禮之奉廟主也主亦有題今板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

後魏孝明帝孝昌中清河王懌議曰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展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乎存上自天子下達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唯謂王侯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是使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理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

諸藏神主及題板制追加易主附　周　魏　晉　大唐

周制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西方長老之處尊之也春秋左氏傳疏曰主祏於宗廟言宗廟在祏室所以藏神主

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

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神廟中神位奧西牆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為在尸上也東嚮以南為上）東晉尚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應共處七室埳中當別處陰室循上曰謹按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同太室（循又按漢儀藏主於室中西牆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埳下禮天子達嚮者牖也謂夾戶之窗古者帝后異廟今者共堂別室制度不同疑室戶亦異又按古禮神主皆盛以石函餘鳥籀文不備見摯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牆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又瑯琊王妃敬后前薨而王後纂統追加謚號改神主訪賀循云瑯琊典祠令孫文立議使者奉主及册命詣中閤中人受取入內易著石函中故主留於廟閤新主出廟國官拜送如文議則非於行廟受册循答曰崇謚敬后宜立行廟以王后之號有加常尊輕重不同則宜禮有變故既立行廟則常主宜出居座位臨加册謚而並易以新主則主宜還埋故廟兩階之間又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潁川京兆四府君毀主藏處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為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曰漢代韋元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祭於是會稽王昱等奏四祖同居而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按賀循與王導書云代祖武皇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既七而有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刁協按元皇后於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藏以帛囊白縑裹盛如婚禮囊板板與囊合於竹箱中以帛緘之檢封曰祭板　大唐永徽中禮部尚書許敬宗奏皇祖弘農府君廟迭毀謹按舊議漢丞相韋元成以為毀主瘞埋薦國宗饗有所從來一朝埋藏事不允愜又按晉博士范宣欲別立廟宇方之瘞埋頗協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今謹准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廟制與古不同共階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取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祉享方諸舊儀情實可安弘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

章禮合迭毀臣參議遷泰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敬在理爲弘詔從之

兄弟相繼藏主室

晉太常華恆被符宗廟宜時有定處恆按前議以爲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臣爲聖朝已從漢制今聖上繼武帝廟之昭穆四代而已前太常賀循等並以爲惠懷愍三帝別立寢廟臣以爲廟當以容主爲限亦無常數據殷祭六廟而有三祖三宗不毀又漢之二祖寢廟各異明功德之君自當特立若繫之七室則殷之末代當祭禰而已准之前議知以七爲正不限之七室故雖有兄弟旁及至禘祫不越昭穆則章郡潁川宜全七代之禮按周官有先公先王之廟今宜爲京兆以上別立三室於太廟西廂宜皇帝得正始祖之位惠懷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闕於禮爲安驃騎長史温嶠議惠懷愍於聖上以春秋而言因定先後之禮夫臣子一例君父敬同故可以准於祖禰然非繼體之數也按太常恆所上欲還章郡潁川以全七代愚謂是恆又求京兆以上三代在廟之西廂臣竊不安温嶠爲王導荅辭太常書曰省示并博士議今明尊尊不復得繫本親矣先帝平康北面而臣愍帝及終而升上憫所以取譏於春秋今所論太廟坎室足容神主不耳而下愍帝於東序若按尊尊之旨愍帝猶子之列不可爲父與兄弟之不可一耳按閔公僖公之弟也而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如此無疑愍帝不宜先帝上也今唯慮廟窄更思安處宜令得並列正室又荀崧與王導書曰三年當大禘愍帝以居子位復居父位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君卽父也此爲愍帝是先帝之父懷帝是愍帝之父惠帝是懷帝之父二代便重四代所以爲疑處也荅曰意謂君位永固無復替還子位之理惠帝至先帝雖四君今亦不以一君爲一代何嫌二代之中重四君耶今廟尚居上祀何得居下

若暫下則逆祀也孔衍議別廟有非正之嫌似若降替不可行也博士傅純議云議者既欲據傳疑文又欲安之陰室據傳則所代爲禰陰室非禰所處此矛盾之說夫陰室以安殤主北向面陰非人君正位更衣者帝王入廟便殿當歸盛位漢明以存所常居故崩以安神而議者謂卑於陰室實所未喻惠懷愍宜更別立廟元帝崩溫嶠答王導書云近詔以先帝前議所定唯下太常安坎室數今坎室窄其意不過欲定先神主存正室故下愍帝也廟窄之與本體各是一事何以廟窄而廢本體也明帝崩祠部以廟過七室欲毀一廟又正室窄狹欲權下一帝溫嶠議今兄弟同代已有七帝若以一帝爲一代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代於恩既順於義無否至於廟室已滿大行皇帝神主當登正室又不宜下正室之主遷之祧位自宜增廟權於廟上設幄坐以安大行之主若以今增廟違簡約之旨或可就見廟直增坎室乎此當問廟室寬窄其廟室寬窄亦所未詳

移廟主

東晉孝武泰元十六年改新太廟立行廟移神主祠部郎傅瑗問徐邈其儀答曰禮祫祭祝迎四廟之主又國有大故斂羣廟之主於祖廟尋文求旨蓋亦同時既出坎而不殊謂可同時告奠奠訖次引大駕鹵簿列於外左右侍衛各從神輿不復待一主入室迎一主也其陪位者每神輿出輒遙拜致敬還引既畢乃辭退特還主之晨宜依告以設奠而啟鼓嚴之節瑗又問今既啟嚴復應奏解嚴不邈云吉凶有事可相比方者山陵每啟嚴而不解嚴嚴是還主之節不可以不告解嚴自爲軍從休息何取於告神乎瑗又問四府君室狹不容四座可以戶外張幔不邈云室狹不容四座戶外引幔可謂禮從宜初武帝咸寧三年燕國遷廟主當之國時博士孫毓等議禮凡告事以特牲又禮盛主以簞笥載以齋車即古之金輅也每告奠爲又禮朝事考妣同席共饌一尸而祭以神合爲一也今王之國迎廟主而行宜以發日夙興告廟迎主今無齋車當以犢車二主同車共祠合於古宗祀國遷掌奉主祏當侍從主車在王鹵簿前設導從每頓止傳主車

於中門外左設脯醢醴酒之奠而後即安之

師行奉主車 夏 周

夏啟與有扈氏戰於甘之野誓師云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祖謂遷主）周制記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然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間乃出蓋貴命也

立尸義 夏 殷 周

尸神象也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夏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坐尸（無事猶坐）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也）又云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爲）若厭祭亦可乎（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使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爲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戶郎反）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者取於同姓之嫡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士延尸於外戶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也（以孫與子昭同穆）爲君尸者大夫士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事也國君或時幼小不盡識臣有以告者乃下也）尸必式（禮之也）乘必以几（尊者慎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中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也）祝迎尸於廟門之外者象神從外來也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孫行者爲尸一云天子不以公爲尸諸

侯不以卿為尸為其太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周公祭太山而以召公為尸者外神賓主相見敬之道不嫌也卿大夫不以臣為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為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夫婦共尸者婦人祔從於夫同牢而食故共尸也始死無尸者尙如生故未立也檀弓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以贈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覿先歸也封彼驗反　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說曰按鳧鷖詩美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其詩五章每章有公尸鄭元以初章為宗廟其二為四方百物其三為天地其四為社稷山川其五為七祀則是周代大小神祀皆有尸也至於周人經重各因其象類又按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為尸是三公之類也又秋官職祭亡國之社以士師為尸是刑戮之義則其餘亦可知矣　議曰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飲血焉有巢居穴處焉有不封不樹焉有手摶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諱名焉中華地中而氣正人性和而才惠繼生聖哲漸革鄙風今四夷諸國地偏氣獷則多仍舊具邊防序中　自周以前天地宗廟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秦漢以降中華則無矣或有是古者猶言祭尸禮重亦可習之斯豈非甚滯執者乎按後魏文成帝拓跋濬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以為尸祭之宴好敬之如夫妻事之如父母敗損風化黷亂情禮據文成帝時其國猶在代北又按周隋蠻夷傳巴梁間每秋祭祀鄉里美鬚面人迭迎為尸以祭之今郴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為尸之遺法有以知古之中華則夷狄同也

通典卷四十八終

通典卷四十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九　吉八

時享（薦新附　虞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先王制禮依四時而祭者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奉薦味以申孝敬之心愼終追遠之意故禮記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感皆以孟月無常日擇月中柔日卜得吉則祭之敬之至也　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尚謂先薦之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　夏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　殷禴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鄭元云此夏殷之法）其祭尚聲郊特牲云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昭告於天地之間也（滌蕩猶搖動也）其祭貴肝　周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以禘爲殷祭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灌謂以珪瓚酌鬱鬯始獻神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其祭貴肺行九獻之禮（其禮備陳於下）祭之日王服袞冕而入廟工則奏以王夏王入立於東序后則副褘而入立於西序尸入之後乃就於西房（轉就西房者所以放陰陽之義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尸服袞冕而入工則奏肆夏王及於室而不迎尸（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嫌也）於是王以珪瓚酌雞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以祼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爲祼神之一獻也后乃以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奠之啐之此爲二獻也王乃袒而迎牲於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於庭云博碩肥腯王乃麗牲於碑親執鸞刀啟其

毛血以授於祝祝入告於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一牢（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羣公不毛）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坐於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鄭元注云謂朝踐時迎尸於外）時尸主之前薦以籩豆脯醢而已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於時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爓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於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於時王乃以玉爵酌獻（后獻及下同）鐏中醴齊以獻此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夾鍾之調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后於是亦以玉爵酌獻鐏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時堂下之樂亦然也於時王自阼階而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所謂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至薦熟之時謂之饋食先薦熟於堂（祝陳此設饌之禮非謂卽食）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住之處設机於傍故云變机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席於堂在戶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遷所設於堂上之饌置尸主坐前時祝又以斝酌奠奠於饌南所謂天子奠斝又取腸間脂焫之蕭合羶薌（羶云羶當爲馨字之誤）燎於爐炭所謂臭陽達於墻屋乃迎尸主入室卽席舉奠斝將祭之時祝則詔王拜妥尸（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是也）拜訖尸遂祭酒以菁茅謂之縮酒（左傳云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乃坐於是王以玉爵酌象鐏盎齊以獻尸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又以玉爵酌象鐏醴齊以獻尸此六獻也（王及后每獻皆作樂如初）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鐏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亦鐏相因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籩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於戶內尸少祭饌黍稷并假福王王乃以出量人與鬱人受之（周禮宗伯職云量人與鬱人受舉斝之卒爵）后以玉爵酌饋食象鐏之盎齊以獻尸曰再獻亦鐏之相因尸酢后如王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以獻卿諸侯爲賓者以玉爵酌盎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后各四諸侯爲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士（取惡均於下之義）尸飲訖又酢諸

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揔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揔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九獻之後更爲嗣子舉奠與諸臣進獻更行三爵皆謂之加爵則用璧散璧角（明堂位云用璧角）卽行旅酬無筭之爵樂作亦然旅酬旣訖則尸出尸出之後則嗣子餕之（文王世子云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鄭元注云上嗣祖之上）厥明更以一牢繹於祊（於廟門之外而行其禮）其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二月獻羔開冰（春分方温獻羔以祭司寒而後開冰左傳曰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先薦寢廟而後食）四月以彘嘗麥（麥之新氣方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七月登穀（登穀之屬於是月始熟而先薦）八日嘗黍九月嘗稻（皆初熟而薦之）十二月嘗魚（此時魚得陽氣潔美）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遂獻宗廟（顏師古曰禮記仲夏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卽此櫻桃也）諸果之獻由此興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四時祫祀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不祀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成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大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　魏初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

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春季月薦新之禮也蜀譙周禮祭集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祧廟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盡畢　宋四時祭祀將祭必先夕牲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掌事者亦如之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袍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塡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袞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理禮謁者各引太樂令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舄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　齊永明元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麪起餅鴨臛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粣炙魚皆所嗜也此皆當時所上無典禮之制　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祖諸帝嘗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祠帝乃敕章郡王妃庾氏四時還靑溪宮舊宅處內合嘗秦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　梁武帝宗廟四時及臘一歲五享天監十六年詔曰夫神無常饗饗於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旣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又詔今雖無復用腥猶有脯脩之類卽之幽明義猶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异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鉼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鉼卽禮爲乖請加熬油蓴羹一鉼帝從之於是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　陳制一歲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一太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　後魏孝文皇帝太

和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羣官議曰昔有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攸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執祀稽合古義禮之常典臣等謹按舊章并采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屨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為親拜之儀制可於是帝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十六年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祀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烝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時禴於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遑齋潔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剋日以聞　北齊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凡四祭每祭室一太牢武成帝始以皇后亞獻河清中定令四時祭廟及元日廟庭並設庭燎二所　後周之制其四時祭各於其廟亦以皇后亞獻其儀與北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又薦加豆之籩其實菱芡芹菹兔醢冢宰終獻訖皇后親徹豆降還版位然後太祝徹焉　隋四時之祭各以太牢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祔祫之禮並准時享　大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人奉薦太廟（卿及少卿有故即差五品以上攝）　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祫禘上　虞　夏　殷　周　後漢　魏　晉　東晉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　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　殷先王

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間歲奇偶如虞夏。按殷改虞夏春禴曰禘，又改禘為禴。按郊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

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祫，毀廟未毀廟皆合升於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知先祫後禘者，按春秋魯僖公、宣公、定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要必有此禘祫者，為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也。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二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禘以夏，祫以秋。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

將祫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具，太宰、太宗、太史帥執事而卜日。既卜，司隸、隸僕修除糞灑其廟。將祭前夕，於太廟南門之外展牲，庖人告牷，太宰眡滌濯祭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其尸次兼設幄。掌次云：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元曰：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尸所居更衣帳。次，百司所供之物皆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按公羊傳，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羣公不毛，是各牲也。司烜氏以大燧取明火於日，以照饌；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加五齊。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加謂於上陳之。籩人陳四籩之實：朝事之籩有麷，熬麥也。音豐。蕡，熬枲實。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之似虎形者。膴，膴，生魚為大臠。火吳反。鮑魚鱐；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魚；鱐者析乾之魚。鱐音所求反。饋食之籩，其實有棗栗桃乾，乾梅也。音老。榛實，似栗而小。加籩之實，蔆芡栗脯，四物各二籩，凡八籩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謂粉稻米黍米合蒸之為餌，餅之則為餈。恐餌餈粘著，故以糗粉藉之。糗，熬大豆也。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醓音毯，肉汁也。昌本麋臡，昌本，昌蒲根也，切之四寸為菹。臡，醢之有骨者為臡，音泥。菁菹鹿臡，茆菹麋臡。菁，蔓菁；茆，鳧葵。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音騾。脾析蠯醢，蒲佳切。脾析，牛百葉；蠯，蛤也。蜃蚳醢，蜃，大蛤也。豚拍魚醢。豚膊骨。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菹鴈醢，箈，箭萌，甘臺。筍菹魚醢。筍，竹萌也。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餈也。小切狼臑膏以與稻米為餈；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酏音移，臑昌欲反。醯人共音供，下同。五齏七菹醯醬等，鹽人共苦鹽、顆鹽。散鹽，今海鹽也。小史敘昭穆之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司罇彝

共牢斝彝黃彝（司尊彝云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注斝彝畫禾稼黃彝黃目尊也目以黃金為目設於尊上以祼在秋故用）冪人共畫布巾以冪之烹人共鼎鑊及大羹鉶羹（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升於鼎）舍人共簠簋甸師氏共齍盛及蕭茅（蕭茅即納於鄉師鄉師得而束之長五寸切之以藉祭）凡后所陳薦玉齍玉敦（音對）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等內宰共之天府陳國之玉鎮大寶器陳於東西序（即尚書顧命篇是也）九服內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廟庭共几筵司几筵云吉事變几（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也）席皆以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司服共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凡百司所共之物皆太史校數之及教所當置處（太史職云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圜丘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醍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齊之南陳元酒元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於是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於室之奧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為昭及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為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七尸者逸禮文按禮器云周旅酬六尸鄭元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是也）用九獻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而入則奏齊夏次尸入奏肆夏（祭統曰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王乃珪瓚酌斝彝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為求神之始也此為一獻（樂章歌九功之德詩用清廟）次后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此為二獻次奏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然後合樂而祭焉路鼓四面鼓也九德之歌春秋所謂六府三事也九功之德皆可歌樂陰竹生山北者龍門山名九韶當為大韶）前祼及樂皆為求神謂之二始以周人尚臭故以鬯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郊特牲云既灌然後

迎牲王親牽牲大夫贊執幣而從禮器註云納牲於庭時也當用幣以告神而殺牲乃以牲告庭云博碩肥腯禮器云納牲詔於庭是也王乃親執鸞刀啟其血毛謂耳傍毛也以授於祝祝入告神於室幽全之義也禮器註云血毛詔於室是也幽謂血全謂色純也乃延太祖尸主坐於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王乃親射牲而殺之以行朝事之禮乃延尸於戶西南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隋於主隋謂分減肝膋以祭主隋音許規反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尊者尚氣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之朝踐之禮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鍾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獻后稷尸時樂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詩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獻先王先公則大司樂云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先王先公樂章則歌大作詩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獻文王尸歌清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獻武王尸歌執競詩序云執競祀武王樂同先王先公凡歌皆太司樂帥瞽人登歌之時小師先擊拊堂下管奏時先鼓鼗音兆后薦之後遂以瑤爵酌著尊之醴齊以亞獻凡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亦作時王從東階而西酌以獻尸后則從西而東酌獻尸按禮器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樽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至將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以告尸主禮器云設祭於堂鄭元云設饌於堂人君禮時祝以斝爵酌奠於饌之右鄭元注郊特牲云天子奠純斝此時又取膟膋及黍稷焫於蕭蒿令臭陽達於牆室既乃迎尸入室各即席祝取向時所奠斝爵將祭之祝乃詔王拜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奠之於是王又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薦訖乃以瑤爵酌壺尊醍齊以亞獻凡六獻也每獻作樂如初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著尊之泛齊以醑尸謂之朝獻凡七獻也司尊彝云朝獻用兩著尊鄭元云變朝踐為朝獻尊相因后乃薦加事豆籩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戶內司几筵云祀先王酢席亦如之鄭元注云尸卒食王醑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以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及諸臣已下致爵乃設席於是后以瑤爵酌

盌饎醍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鄭元注司尊彝云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大祝乃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爲祊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是也蓋此處生平待賓客之處故廣求既九獻王乃冕而摠干戚率羣臣王在東舞大武樂皇尸所謂八佾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爲旅酬之始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是也加爵者謂太子所謂上嗣舉奠及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按少牢特牲之祭加爵但止於三通前凡十二獻亦得倣天數也明堂位云加以璧散璧角也然後燀胞上許春反下音炮翟閽等皆有所賜予於來日又祭名爲繹亦謂之祊爾雅云繹又祭也春秋云壬午猶繹杜注云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是也又鄭元注禮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以於廟門之傍因名焉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簡而事尸禮大以孝求神非一處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禘祭前期十日肆師太宰以下卜日之儀如祫祭其典祀糞洒充人展牲太宰眡濯前夕告期掌次設次三公奉牲牢司烜共明水及𥟖人等共醯醢冪人共冪烹人陳鼎鑊舍人共簠簋甸師氏共齍盛蕭茅九嬪內宰共后玉齊玉敦典瑞共祼珪璋天府陳國寶司几筵陳几席司服共祭服典輅出玉輅司樂宿懸王及牲尸等用樂王后副褘九獻之節廟堂之樂所用樂章祼獻之儀璧角之加爵朱干玉戚之親舞血腥爓熟之先後告堂告室之差次膟膋制祭祊室繹堂一如祫祭所異者但祭毀廟以上不及親廟詩周頌云雝禘太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也又逸禮記曰於太廟禮云毀廟之主皆升合食而立一尸又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是也其神主位按鄭元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逸禮稱二尸圖據文武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其實太祖文武廟三尸也故云獻

（昭尸如穆尸之禮）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元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故大司樂云黃鍾爲宮以下等樂云若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鄭元云人鬼謂后稷也迭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然後合樂而祭焉則不據文武也）其祼罇用雞彝鳥彝（司尊彝云春祠夏礿祼用雞彝鳥彝以禘在夏故也）朝踐用兩犧罇再獻用兩象罇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於室中之左右也（謂后稷以下昭穆昭西面穆東面文王以下穆主在西東面武王以下昭主在東西面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中每廟各一日（凡祭之禮質明行祼謂之晨祼次朝踐次乃饋熟以下是每廟各行上禮以其禮煩難可一日而畢又乖朝踐之義）繹祭則同一日（以其禮略故可同日而畢）議曰聖人制禮合諸天道使不數不怠故有四時之祭焉而又設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孝敬之心用盡事終之禮禘祫二禮俱是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殊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元注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弘通經訓鄭義爲長嘗試論之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祫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於莊公禘於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祫也又按禮記祫於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祫也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禘者各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主禘之時文王以上毀主自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毀主自在二祧之廟而祭禘之以祫用得爲殷禘則小於祫而大於四時也曾子問主夫子云自非祫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於祫明矣其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

後漢光武建安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中始行禘禮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始祖東面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禘之爲言諦也是

審禘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祉宗廟
未定且合祭高廟爲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四帝
爲昭景宣二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尙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
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爲祫禘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袁準正論曰先儒或爲同或
爲異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
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
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
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趙
怡等以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祫禘王肅又奏如鄭元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
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爲殷之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此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於其親累年
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設以爲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
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尙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
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
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祫爲大於論語則以禘爲盛進退未知其可也
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元以爲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
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唯爲殷祭之名周公以

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爲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於武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按太和八年用王肅議袁準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爲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　晉武帝太始中尚書杜元凱議稱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不稱服喪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內時明矣故今礿祀烝嘗於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祫譏貶之文著焉徐禪按杜議行武皇盛明之朝其左傳解云亦三年之喪禮畢而禘　東晉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崩廢帝海西公后也十月殷此哀皇帝再周之內庾氏既葬之後殷也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孔安國云自太和四年已後殷祭皆用冬夏復詳徐乾議用孟秋非失也安帝義熙三年當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祭之禮有喪而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喪而廢矣瑾議曰臣尋昇平已後殷祭皆在周內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輒殷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言非當若啓不允則實失奏瑾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令當用冬若更

趙端則應四月時尙書奏從領司徒王謐議反初四月爲殷祠之始〔謐議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反正體同受命愚謂履運唯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時致敬其禮意尙簡去年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爲正徐乾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著作郎徐廣議若用三十月今則應用四月於時有殷而遷在冬從太元元年十月殷祠若用常三十月今則應用二年四月是追計辛未歲十月未合六十月而再殷劉潤之等議太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遂用十月本非正朝以失爲始尙書奏從謐議〕

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再殷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愼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礿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位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則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礿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賀循祫祭圖太祖東向昭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通典卷四十九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十　吉九

禘祫下　宋　梁　後魏　大唐

宋制殷祭皆卽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卽吉聖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祀十三烝禮太學博士徐道娛議曰按祫禘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在四時禮也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以春烝曲沃齊十一月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分不共之文明矣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宜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黷今隔旬頻享於禮爲煩孝武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依舊令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義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偉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且不禫卽祭見譏於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故無禊享之義自漢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周祥變猶未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月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未禫不得祭也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注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按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亦以嘗閔因紀制與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傅亮議曰權制卽吉聖代宜耳宗廟大禮宜依舊古典謂徐宏朱膺之議用來二年十月殷祀爲允詔可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祀若事中未得用孟秋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按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則夏秋冬皆殷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議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祀博士徐乾據難安國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祀是不專用冬夏時雖不從乾議而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年四月未得殷祀遷用孟秋於禮無違詔可梁武帝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詔鄭玄云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禘而祭之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

兩禘明也王肅又云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祭故稱祫禘而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諸儒之說大略如是公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議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皇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圓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特礿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圓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往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議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閭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禮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代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祫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圓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旅天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代法宣武帝景明中祕書丞孫惠蔚上言

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爲大祥有司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王肅以爲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宗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施古爲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祫祭於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曰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爲既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三年終而後祫禘從之　大唐前上元三年有司祫享於太祖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兩義互文莫能決斷太學博士史元璨議曰按禮記正義列鄭玄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於羣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後隔三年祫以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祫之祭依璨議

開元六年秋睿宗皇帝喪畢祫享於太廟自後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為殷祭祫謂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而祭不欲數數則黷亦不欲疏疏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烝嘗象時禘祫如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者也謹按禮記王制鄭玄注周官宗伯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魏故事貞觀以後並用此禮以為三年一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祫迭相乘矣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不通計或此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祭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為乖失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禮若茲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十月祫至甲申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禘祫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玄高堂隆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序先三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以為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四十二月而遙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於秋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雖小有愈其間尚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枕三年於此置祫不違文矣何必拘滯隔三正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覆周審最為憑準以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既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

祫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禮既無乖越五歲再殷之制疏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今請依據以定
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復始時皆以其議為允十七年四月十日禘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禮初唐禮祫序昭穆禘各於其室時禮官太常卿韋縚等奏曰準古禮五年再殷祭祫一禘其義合聚昭穆定次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爲昭穆唯鄭玄云禘各於其室若如鄭旨卽與常享不異恐鄭說謬於周經請依古禮王肅等議序列昭穆天寶
八載閏六月五日赦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疆
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以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象下
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則時享暫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以後每緣禘祫其常享無
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幷合享遷廟獻祖懿
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太祖之位在西而東嚮其下子孫昭
穆相對南北為別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周以后稷配天廟為始封
之祖而下乃立六廟廟毀主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祖者故太祖東嚮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
年十月祫饗太廟伏請據魏晉舊事為比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為別廟至祫禘之時則於太廟正
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別廟登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序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為獻祖懿祖立廟
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既立廟至禘祫之時常用享禮
今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為宜敕下尚書省集百僚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議曰伏以太祖景皇帝以
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己申孝敬奉祖宗緣齒
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請依晉蔡謨等議奉獻祖神主居

東面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爲屬尊不在昭穆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深所未安請下百僚僉議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議按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文王及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博士孫欽議云五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以前神主據以上數過五代卽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太祖之後迭毀上升藏於二祧者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則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據三代以降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以下毀廟之主也則公羊傳所謂已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者是也謹按漢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玄成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北園孝惠神主遷於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以前之主瘞北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孝惠遷於太祖廟明太祖以下子孫則禘祫所及則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陳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

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當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主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代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曰祧以準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是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不及國朝始饗四廟宣光并太祖代祖神主祔於廟至貞觀九年將祔高祖於太廟朱子奢請準禮立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嚮位於是始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祖祔廟弘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皇於西夾室開元十年玄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爲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爲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三載克復後新作九室神主唯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祔玄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嚮位次獻懿二祖爲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準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祫饗禮儀使顏眞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西尊位請準東晉蔡謨等議爲定遂以獻祖當東嚮以懿祖於昭位南嚮以太祖於穆位北嚮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爲準臣嶸等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遷毀遷藏禮有義斷獻懿以爲親盡之主太祖以當東嚮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故請宣效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東嚮之尊庶上守貞觀之定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爲太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也故太祖以下親盡而毀洎秦滅學漢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毀晉既失之宋又因之於是有違五廟之制於是有

虛太祖之位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違五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也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之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以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以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爲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聞禮之本者莫不遵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於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契始封爲不遷之祖其毀廟之主皆稷契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此則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以上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於史册其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周北齊隋故事及貞觀顯慶開元禮所述禘祫並虛東嚮既行之已久實羣情所安且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烝嘗上配天地位於太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

晉居昭穆之列屈己申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烝烝敬鯀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二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築室至禘祫年饗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又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為不可輒敢徵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饗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蓋為收是族人東饗之主亦由是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有一間等上不倫西位常虛則太祖永厭於昭穆異廟別祭則祫享何主乎合食永闕比於姜嫄則推祥禖而無事禮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輕制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玄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為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慮石室未有準的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為石室可據所以處之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位尊在傍居考理卽心恐非允叶今若建石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修古禮之殘缺為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禮之正動也中者為京兆府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饗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僖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氏廟數未足之時所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還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閟宮之詩而永閟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為祧以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唯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為說欲令征西東饗均之數者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

之言取征西東嚮之一句爲萬代法此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閟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處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則別築一事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曾祖也昭穆有序饗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祔於德明興聖廟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爲臣以爲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饗薦是以分食奚疑於二祖乎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竊尋七年百僚所議考其意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藏諸夾室是無饗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其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議以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禮意事不足徵也唯有祔於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亡於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

功臣配享　殷　周　漢　魏　晉　梁　大唐

殷盤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制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爲差）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於人若后稷）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治功曰力（制法成理若咎繇）戰功曰多（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尚多前勇謂敵功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若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大功司勳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讌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爲列魏高堂隆議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敘以爲位次功臣配食於先王象生時侍讌讌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公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牲體前貴後賤）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爲俎

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謂之勇共用國用死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卽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譏則脫屨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爵於配食者可也晉散騎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食之禮敘六功之勳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句龍之能治水土柱之能植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而周弃德可代柱而句龍莫廢也若四敘之屬分主五方則祀爲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勳如伊尹功如呂尙猶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勳績比咎繇伊尹呂尙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王也今主遷廟臣宜從饗大司馬石苞等議魏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脩常祀允合事理梁武帝初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唯祫祭乃及功臣從之大唐貞觀十六年有司言禮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依令禘祫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絜粢豐盛礿祠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駮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之大小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禮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從之其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五十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十一 吉十

天子七祀諸侯附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隋 大唐

殷制天子祭五祀戶一竈二中霤三門四行五祀歲徧凡祭五祀於廟門戶主出入竈主飲食中霤主堂室居處韋昭云古者穴居故名室曰中霤行主道路行作者諸侯大夫與天子同 周制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此七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司命督察人三命厲主殺罰司命與厲其時不著是則春祀司命秋祀厲也或者合而祀之也 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竈或立戶 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一祀春萬物觸戶而出亦為陽氣之生欲由之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者竈二祀夏火主長養萬物即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門三祀秋萬物成熟將為之從外而入內自守而祭門門者所以閉藏井四祀冬水主萬物歸藏而祭井井者水主藏在冬中霤五祀六月土王而祭中霤者象土位在中也歲一徧有司行事禮廢輕於社稷祭祀天子諸侯以牛因四時祭牲也祀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牛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豕井用魚也 後漢建武初有五祀之祭門戶井竈中霤有司掌之其祀簡於社稷矣人家祀山神門戶山即厲也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魏武王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 晉傅玄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門正室祭一戶井竈及中霤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諸祀無聞唯司命配享於南郊壇 隋制其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霤則以季夏祀黃帝日夏季土德王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 大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祀祭中霤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其儀具開元禮 說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五祀者為其有

居處出入飲食之用祭之所以報德也歷代同或五或七周禮天子祭七諸侯祭五降殺之差也殷天子諸侯大夫皆五鄭注云殷禮者以祭法差降殊異故言之鄭又云祭竈祀老婦人古之始炊者也以此推之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焉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戶竈行中霤[illegible]句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句芒食於木祝融食於火蓐收食於金玄冥食於水句龍食於土故月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祭也許慎云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非老婦也鄭玄云為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為得為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若祭之竈陘豈得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竈夫子譏之云盛於盆罇於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於陘而祭之乎鄭沖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譴過小神矣袁準著正論以為五行之官祭於門戶行竈中霤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井非其類也且社窔為於人家之屋棟間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為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魏武興復舊祀而祭門戶井竈中霤凡五祀焉按漢儒戴聖聞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已行中間廢闕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高堂生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傅玄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闕於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近是也又按白虎通曰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

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徂也徂即行之義也

宗室助祭議後魏

後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侍中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緦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道武帝受命之主配天郊祀百代不遷而曾玄之孫烝嘗之薦不獲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伏見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為資蔭而況曾祖為帝而不見錄請付外博議永為定準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階一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而四廟者在當代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毀服盡豈得同於此例乎請以四廟為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按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親議之條祖祧之旁各盡其玄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理差通事無舛駮侍中任城王澄等奏臣等參議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則枝宗三易數代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寧容輒與高祖孝文皇帝聰明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緦宗卽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迭遷之義其在四廟記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有所援引然與朝儀不同如依其儀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陪列既無正據竊謂太廣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代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代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公卿衆議以遠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與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疏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刱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

甚允情理可依所請

庶子攝祭 周

周制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爲宗子攝大夫也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嘏不綏祭不配皆避正主也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今主人謂攝主者若正主人即得綏殺謂減毀神前饌若神有饗也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配某氏也綏許恚反敦音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布奠謂主人酬賓觶奠於薦北也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而不舉止旅也不歸肉肉俎也諸與祭者召之共燕耳其辭於賓曰宗兄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也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避正主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也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也身歿而已至子可以稱孝者也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義也若順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

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 晉

晉劉氏問蔡謨曰非小宗及一家之嫡分張不在一處得立廟不答曰禮宗子在他國而庶子在家則祭先儒說曰有子孫在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也不乏祀云者明宗子在他國不得廟祭故令庶子祭於家也苟在他國雖是宗子猶不得立廟況非嫡長乎

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 晉　東晉　大唐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荀崧紹高祖彧封爵繼崧兄敬侯崧父太尉顗以爲宜依文帝景帝同爲一穆崧顧命子蕤蕤範遵而奉焉　東晉元帝建武中尚書符云武皇帝崩遷征西府君惠皇帝崩遷章郡府君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以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主兄弟同位於禘祫之禮會於太祖自應同列異坐而正昭穆至於常居之室不可以尊卑之分義不可黷故也昔魯夏父弗忌躋僖公於閔上春秋謂之逆祀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立嘗爲君臣故也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代居藩積年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共室褻黷非殊尊卑之禮以古義論之愚謂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之崩當已遷章郡府君又以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毀以代爲正下代既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別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別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於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潁川未遷見位餘八非祀之常不得於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庾蔚之謂爾時愍帝尚在關中元帝爲晉王立廟猶以愍帝爲主故上至潁川爲六代懷景二帝雖非昭穆之正數而廟不合毀是以見位餘八也）循又議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按殷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爲正代　大唐開元四年太常卿姜皎及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上七廟昭穆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而太祖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褒獻無序矣謹按中宗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太上皇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升遐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

有爲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晉太常賀循議兄弟不相爲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代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惠帝當陽甲孝成別出爲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毁二廟此蓋禮之常例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旁容兄弟上毁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七代之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爲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祼長序禮也萬代之典敢不颺言從之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時河南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毁此乃躋聖賢之所致也臣按左傳曰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於閔公上後致太室壞春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同彼也君子以弗忌爲失禮又按五行書志僖公雖閔公之兄嘗爲閔公臣臣在君上是爲失禮遂令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弟臣於兄可躋弟於兄上耶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尚有二年春秋猶非其失禮況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諸議云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陵夷將墜周公之祀以此斷之卽太廟毁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墜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陛下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吉祭於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兄躋弟上今弟先兄祭過有甚於古也昔臣登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耶昔太室壞今聖朝太廟毁變豈不同耶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孝和合進爲昭昔武氏簒國十有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此則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別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君下臣上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毁陷改作

殿築階下及泉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以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召宰相以下謀議移孝和入廟何必昔違禮典以同曾晉哉詔下禮官議蘇獻固執前議平子口辯所稱咸有經據蘇頲爲宰相獻即頲從祖兄平子竟被貶爲康州都城尉至任尋卒

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 晉 宋

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皋陶杞鄫之祀相立廟按睦譙王之弟兄俱封今求各立禰廟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憙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則立始祖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羣弟雖並爲諸侯始封之君未得立廟也唯今正統當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代中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代子孫之始耳司徒荀顗議以爲宜各得立廟時詔從顗議又詔曰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即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譙王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各得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貪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憙曰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敵體無所爲厭並立禰廟恩情兩伸荀議是也詔書所喻恐非禮意今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申其恩祭及四代不論毀且不毀爲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廟亦在應毀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爲始封諸子雖別封而同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爲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爲士禰已有廟無爲重設與公子爲諸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

恩得施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代不遷者也使大夫之後有庶統為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奪宗則大夫太祖為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者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徐禪非苟是虞曰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為長既享用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苟暢之義美矣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答衛將軍虞喜以嫡為大夫庶為諸侯諸侯禮重應各立廟禪為允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兄弟俱始為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異之況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替宗此蓋先王以孝理天下肅恭明祀之達義也昔周公有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勳特令祖厲是為榮之非計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　宋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絕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別子之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糾正一宗者也故特加齊縗三月之服至四小宗則服無所加唯昆弟之為人後姊妹雖出一降而已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也）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明尊宗不敢別祭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為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為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塞矣余以弟祿卑於兄不得兩祭虞以為可兩祭由於父非諸侯又未善也

遣難未葬入廟議　晉

晉懷帝蒙塵崩於平陽梓宮未反京師元帝立廟之時欲還入廟喪已過三年太常賀循議云懷帝梓宮未反遭時之難故尋非常不得以常禮自拘宜以時入太廟修祭祀之禮

亡失其親立廟議晉

晉劉智釋問曰亡其親者不知其死生則不敢服然則終身不祭乎智曰唯疑其生故不敢服也必疑死焉可不祭乎古之死者必告於廟今亡其親必告其先廟使咸知之求之三年若不得也則又告之告之者欲令其生也則隨而祔之其後疑祭必告令知其疑不受也鬼死者終歸饗也祝辭以告疑則還廟不還矣憑靈之心加崇於尊此孝子之情也

通典卷五十一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十二　吉十一

喪廢祭議　晉　宋　齊　梁　大唐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孝武帝大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應烝祀中書侍郎范甯奏按禮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曰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使三公行事賀循祭議云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於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慼故云於死者無服則祭也今人若有服祭祀如故吉凶相干非禮意也

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有司奏禮云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礿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令太常詳正領祠部郎謝元議以為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為安從之　齊高帝建元四年武帝在諒闇尚書令王儉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代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雖宴樂為譏春秋之譏嗣君踰年則會聘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按禮稱武王崩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又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於寢不同於吉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皆著在經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宋明帝時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庶人曾不知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越紼之旨事施

未葬卒哭之後何緦可越晉武在喪每欲伸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蓋以哀疚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通儒守而弗革又宜卽心而言公卿大事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會朝萬國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喪典謂宜依禮親奉從之　梁武帝天監四年安成國稱欲還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爲宜待王妃服除親奉盛禮　大唐元陵之制未殯遇夏至祭皇地祇禮官議停祭時監察御史張朔牒禮儀使伏準遺詔皇帝已聽政合告郊廟所司祭地祇無文合廢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卽明天地之祭不合廢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又按春秋杜預注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爲王事廢天事也今禮儀使牒引祠令諸饗廟官有緦麻以上喪不得充饗官此蓋指私喪不足爲今日之證請更參詳報禮儀使報來牒稱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卽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者謹按曾子問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鄭玄注云郊社亦然然則五祀之與郊社之祭同也則來牒所言五祀不行則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與鄭玄所云郊社亦然之義乖也又按曾子問上文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下文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孔穎達云以初崩哀戚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也既殯哀情殺而後祭也又云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此言無事時則祭有事時則廢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已後未啟已前爲無事故王制云越紼而行事紼者屬於龍輴之轅紼也天子攢塗龍輴謂殯時所設也今百官成服準令祀諸祠齋之日平明赴祠所又開元禮云祠前七日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之內不得弔死

問病致齋之內唯祀事則行其餘悉斷苟或違此則非爲祭所以崇嚴潔也今若斂髮赴廟則嚴潔之道於是乎廢也成服而行則祀與之文可得而踰也且哀戚之殺大斂孰與夫自啟凶穢之甚緦麻孰與夫斬縗未殯之時非謂無事扱祫之祭可謂不遑況皇帝卽位未告太廟哀戚在疚未許聽政如何告太祖以配北郊乎參詳古今實難議祭也

旁親喪不廢祭議 東晉

東晉穆帝太和六年五月九日安平王薨博士孫欽議禮有死於宮中闕一時之祀又按魏高堂隆議平原公主薨二月春祀不宜闕祭臣聞伯叔父同產昆弟庶子庶孫及次妃以下天子諸侯則降而不服於四時之祭無闕廢禮也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也猶不忍以三年之喪妨廢孝享割損年月早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烝嘗所以重宗廟也且宮中有死者三月不舉祭傳發於緦麻三月之章天子諸侯周大功皆降而不服何緦麻之有乎誠亦儒者之迷誤也

緦不祭議 晉 宋

晉荆州刺史殷仲堪問禮文如是此指釋有緦麻服而猶得祭者也當不普言新喪之親於所祭者耶別駕庾叡功曹滕愔主簿劉恬答曰尋禮文當是指明有緦服可以祭耳不以新喪之親於所祭者有服爲疑今世中傳重者而有從祖小功之服服既除恐不得以二祖服近而不祭也 宋庾蔚之謂殷庾釋文句甚允但未統立言大意記所明重其已與神交而不終外喪尸殯不在此可得少申其事故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內喪小功緦麻外喪齊縗以下行特爲已與神交故隨輕重各有所行又云士之所以異緦不祭者加大夫有小功緦麻皆

廢故鄭云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也又云於所死者無服則祭者言所異於未與神交時有此則外內之喪通廢士卑故也言有始末義統有本尋禮者多斷取義不辯已與神交之異故申之云

奪宗議晉

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封事宜帝支子不應祭豫章京兆二府君僕射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而況天子乎自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文攻乎異端宜加議罪按漢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為士庶子封為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奪義豈況天子乎所言聖庶者謂如武王庶子有聖德奪代伯邑考之宗嫡也

殤及無後廟祭議宋

宋孝武皇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東平沖王年幼無後唯殤服五月雖臣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為當他祔太學博士徐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諸祖之為士大夫者按沖王則宜祔諸祖之為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詔可大明六年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晦朔周忌應還臨哭與不又祭之日誰與為主太常丞庾蔚之議靈筵存諸臣宜還臨哭變服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周親服除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為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詔可七年十一月有司奏晉陵國制孝王廟依廬陵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有衡陽王服今年內不祠尋國未有嗣王三卿主祭應同無服者之例與不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允未知疎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

敬詔頁八年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未立後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爲侯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爲於何處祭祀爰議以爲國無後於制服除罷始封之君宜存繼嗣皇子追贈爲始祖臣不殤君著在前經豈容虛闕烝嘗以俟有後謂宜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

祭殤周　晉

周制曾子問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厭飫而已弗成其爲人也故其禮不備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與不成人同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也而云陰厭陽厭乎失孔子旨也爲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之前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也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於昭穆立之廟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也按此殤未成人無立後之道故取於族人之中兄弟之倫而主其祭其祭之就所祭者之祖服除乃止其吉祭特牲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也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於尸也肵音祈是謂陰厭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禮也小宗爲殤其祭禮亦如之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爲陽厭凡殤謂庶子之嫡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也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爲墠祭之親者供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爲殤也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嫡亦爲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法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嫡曾孫玄孫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嫡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祭嫡殤者重嫡也祭嫡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嫡殤於其祖之廟大夫以下祭其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也　蜀譙周云庶子之爲殤者祔食於祖廟庶子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士庶人之庶子雖成子而無後亦祔祠於祖其主之如祭殤殤及無後者祔祠於祖廟皆異日別祭於其處耳天子諸侯之庶子庶子不得祔祠於其廟當從其庶祖昭穆可也晉范甯祭殤議云祭法王祭嫡殤下及五代懸懷太子殤太子哀太孫沖太孫自是先帝嫡殤歷代彌久而廟祀之禮於今未廢謂非禮典之意宜從埋主之例

未立廟祭議 晉

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荀氏進封大國今祭六代暫以廳事為祭室須立廟如制備物殷仲堪問庾叡綱紀有承重之身身服已除其應祭吾尚有服當得於廳事上祭不（按殷宗有五等封）庾叡等答曰宜在別室又問云依禮祭皆於宗子之家支子毎往助祭耳又如吾家五等封乃應有廟今既無廟而其家常以廳事為烝嘗之所今一朝忽移別室意殊不安劉功曹答云昔魯襄公尚於兄弟之廟假鐘磬以成禮今於廳事當無嫌也

公除祭議 東晉 宋

東晉成帝咸和七年虞潭上表云今之諸侯服其親皆與士同無復降殺大宗之家喪服累仍若皆不祭是先人之享嘗烝為有廢（或難曰士獨非孝子也答曰士賤不得伸其意也）臣謂三月之後禮情漸殺若非父母之喪尚通內外服踰月既葬可祭宗廟博士通議宜如潭所上會有暨事未及施行咸康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虞潭有嗣子喪既葬依令文行喪三十日至十二月十日公除其日禘祭宗廟（潭自為論曰余身受公除歲終大禘至敬兼與如當遂闕心所不安故諮之有識難曰禮素衣葛席不入廟門不以干神明之位緦喪雖輕脫服而祭況嗣子當承祚者乎答曰高宗三年諒闇今則不爾帝王既葬縞素躬親宗廟之獻不以喪遂闕者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且吉祭延有金石鏗鏘之和今去凶制而奉烝嘗于戚戚而不振慎終之情不遠隨時之義亦通也）徐藻議云古無公除吉凶之服不可相干故緦不祭耳今既公除吉服而行則可吉祭今既吉服無事不可而大事反可闕耶若以心喪為疑者則出母子為父後得以含悲而祭矣又禮有死宮中三月不舉祭齊縗之禮三月不從政意者雖速公除猶宜待滿三月又問同宮之喪而未葬雖公除可以祭不答曰公除不祭本與於外喪耳若同宮之喪雖未葬此不可也 宋庾蔚之謂公除是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吉事若公家無齋禁則其受弔臨靈及私常著喪服豈得輒釋凶服以執吉祭乎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吉祭恐此非祖禰之

所享也兄弟別居便為外喪未葬公除而可以烝嘗未之聞也

上陵拜掃及諸節上食附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大唐

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起寢殿於墓側 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後漢都雒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特牲祀每帝西幸即親謁其雒陽陵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大夫袁弘漢紀曰明帝永平九年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琮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也鐘鳴謁者贊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折旋升階拜神座退後公卿羣臣謁神座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舞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之舞也樂闋羣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告其郡國穀價人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敬愛之心也謝承漢書曰靈帝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座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為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士悉先帝不復聞見此乃躬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刱為尚書階西祭設神座天子事亡事存之意也以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省者昔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當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為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朝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諸侯列侯各以人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以下者皆會酎少府受之又九眞交阯日南則用犀角二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邕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武帝於八月酎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尾之毛郎更衣侍中上熱乃祀至靈帝皆以弦晦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祠祀廟日上飯太宮人隨鼓漏理被枕盥水陳嚴具 魏文帝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繼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

先帝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　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崇陽陵(景帝陵)一謁峻平陵(文帝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復止也　東晉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　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瀆無準非禮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宋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武帝陵)　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文帝陵)　後魏太和十六年九月辛未孝文帝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素幕越(音活)席為次侍臣侍哭壬申孝文又哭如昨帝二日不御食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鑒元殿是夜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　大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朝於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君長皆陪列於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於寢躬親執饌閱視高祖先后服御之物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上入寢哭踊絕於地進至東階西向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勣越王貞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屯衛將軍程知節並入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宮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半上食其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其昭陵請依獻陵故事上從之六年正月謁於昭陵有司先設儀衛於陵寢質明七廟子孫二王後百僚州鎮蕃牧四夷君長等並陪列於位皇帝降輦入次易服出次行哭就位再拜擗踊慟

絕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宮其妃嬪公主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帝入寢門西哭臨神幄座踊絕於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哭乃進牢饌珍羞引三公諸王並入執爵進俎帝至神座前再拜哭自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更增感絕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景龍二年是時每日奠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新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時祭無日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合本無日祭之文今諸侯月祭有朔日月半并諸節日料則古禮殷事之義矣諸節日猶薦新之義矣故鄭元注禮記云殷事朔日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云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即四時爲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自魏三祖以下不於陵寢致祭並符於古禮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齊梁陳其祭無聞今參詳以爲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其諸陵請準禮停日祭帝曰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祇薦是常乍覽此奏但增哀慕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以爲恆式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常遣使往諸陵起居是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自安宅兆禮不祭墓當謂送形而往山陵爲幽靜之宮迎精而返宗廟爲享薦之室但以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爲常事起者以起動爲稱居者以居止爲名參候動止何如義非陵寢之法生事以禮必勤於定省死葬以禮宜閟於安厝豈可以事居之道行送往之禮致辭命使勞繁但恐不安靈域又降誕之日穿鑿之辰皆以瀆命爲名時人多有進奏今聖靈日遠仙駕難攀進止起居恐乖先典請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準式二時巡陵庶義合禮經陵寢安謐不從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其不合廟享何以

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於塋南門外奠祭饌訖泣辭食餘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爲恒式二十三年四月敕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天寶二年七月敕曰朕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變游衣於漢紀成獻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僚令知朕意初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以每年二時太常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爲副太常造鹵簿事畢則納於本司仍著於令

通典卷五十二終

DS
735
.A2
T84x
v.5

唐 京兆 杜佑君卿纂

禮十三 吉十二

大學 虞 夏 商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後魏 隋 大唐

有虞氏大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 大學篇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尊師敬長而大學之道著爲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中學也庠言養也所以養備德也舜命夔曰汝典樂以教胄子胄子國子也 夏后氏大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 次序先王之道而學之 殷制大學爲右學小學爲左學又曰瞽宗 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玄云學所以學士之宮也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宗尊也瞽無目之名以喩童蒙又云瞽瞍之所宗也 周制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 膠之言糾也所以糾收學士也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以小學爲虞庠之制 又云天子曰辟雍 辟明也雍和也以明和爲名化道天下之人使之成士或又云辟者圜璧也雍之以水而圜象天於陽德之施行周流無極使學者進德而不已亦所以明和政教之至崔靈恩云學制有二一云制與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在一基之上四方堂則以其方名學中央堂謂之大學二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並方名之在國中謂之大學故鄭注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始入大學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 師氏掌以媺詔王 馬融曰媺道也告王以善道師者教人以事而諭諸德也媺音美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馬融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者中德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爲道本鄭玄曰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 二曰敏德以爲行本 敏德仁義順時者也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馬融曰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爲也鄭玄曰孝德尊祖愛親所以守其生也 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善事父母之行盡其愛敬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馬融曰教以朋友之行使擇益友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馬融曰師德所不如也長老者 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也

凡學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子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備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者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祚召師尚父而問於師尚父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而不可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親疏有序而相及也入西學尚賢而貴德聖智在位而功不遺也入南學尚齒而貴信長幼有差而人不踰也入北學尚貴而尊爵貴賤有等而下不踰也入大學承師而問道退習兩端則德智理矣）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業必先王經典）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為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中間也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三歲大比乃考焉）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音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將習禮使之觀焉此庠謂鄉學）又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也不變王又親臨視重棄賢者之子孫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轉徙其居覬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不變移之郊（郊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不變移之遂（遂郊外也大夫掌使習禮也）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也頃秦始皇焚書坑儒大學從此缺矣）漢高帝以叔孫通為奉常諸弟子共定禮儀者咸為選首其後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言少用文學之士）然帝本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具官謂備

立後竇太后崩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儒者百數[自漢興言易有淄川田生言書有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嬰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弘為丞相封侯天下靡然向風矣培音陪]制曰蓋聞導人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詳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事具選舉中自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設學校選張叔等十餘人入京就學學既成就乃遣張叔分教蜀中子弟自是蜀之學者比於齊魯焉]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數滿百人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之科[具選舉中]後漢質帝本初元年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每春秋輒於鄉射月一會得勸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至三萬餘生自本初後二十四年高生皓首見拔者少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具選舉篇]元嘉二年詔曰書生汝南胡憲陳留蔡幸爽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朔會辟雍垂白安貧童子潁川王通通經拜太子舍人因試憲等補郎舍人後皆限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年有增減不應得試[易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令五十在試科是應天地之數也]永壽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具選舉篇]獻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二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將校子弟見為郎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達學通一藝太常為作品式從之[晉虞摯決疑云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俱共習肄禮儀又增滿五百人漢末至數千人]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大學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大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

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齊王正始中劉馥上疏簡高門子孫爲生曰黃初以來崇立大學二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孫恥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大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不從吳孫休永壽元年立學制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導理爲時養器也宜按舊制置學官立五經博士覈取應選加其寵祿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學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稱以敦王化以正風俗不行）晉武帝初大學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大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法周禮國之貴游子弟國子受教於師者也）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品第五品以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頹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允上言按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取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脩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服孔王何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准古計今猶未能半[illegible]）

聞爲之傳微討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採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爲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會王敦亂不行　孝武帝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大學於時無復國子生置大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板　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爲大學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頒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冑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　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明帝太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置學士十人　齊高帝建元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二千里爲限帝崩乃以國諱廢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乃省總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大學兩存焉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人者必教學爲先將以節其邪情化人成俗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有以闕也若以國諱宜廢昔漢武立學踰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豈無國諱哉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禮故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今之國學即古之大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也大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大學兩存之可也時立學太尉王儉復依晉代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板也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大學生員三千人太武始光三年別起大學於城東後徵盧元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厲儒術轉興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孝文太和中改中書爲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及

遷者洛邑[illegible]國子大學四門小學　隋文帝開皇中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　大唐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祕書外省前立小學七年詔[illegible]州縣及鄉[illegible]學有明一經以上者有司試策加階敘貞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錄事各一員四門博士助教四門生三百員俊士三百員置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爲之並尚書省補西京國子監領大學生徒皆隸尚書省補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習五經一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爲之二曰大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爲之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之制與大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爲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爲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爲之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者爲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數者爲之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縣生徒有差州縣學生門蔭與律書算學同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郡縣自補京都八十員大都督中都督府上郡各六十員下都督府中郡各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京縣五十員上縣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也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義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鄉飲之禮開元七年十月皇太子詣國學行齒冑禮二十六年正月敕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弘長儒教誘進學徒化人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內里別各置仍一學擇師資令其教授又敕諸州鄉貢見訖令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爲之開講所司設食弘文崇文館學生及監內學生亦許聽焉天寶初明經進士習爾雅九載國子監置廣文

酒蕭昕上言請崇儒學以正風教敕曰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太學空設諸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憫焉其諸道節度觀察都督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咨其子弟各奉義方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子弟欲習業者自今以後並令補國子學生欲其業重籝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為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第并所供糧料及脩理聞各委本司作事件聞奏

諸侯立學 周 後漢 東晉

周制諸侯學曰頖宮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五經通義云泮水者泮之言半也天子曰辟雍謂以土雍水外員如璧故曰辟雍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耳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頖音泮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崔靈恩云諸侯為學之法但一堂之上不為五室唯南向為之置立之處一如時王之法貴尚是同然則周之諸侯大學東膠在王宮之左小學虞庠在西郊所以知一如時王之法者鄭玄注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云殷諸侯置學之處得同天子魯立三代之學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庠今藏粢盛之委焉序次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有德者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也崔靈恩云凡諸侯之子入學之法亦以十年而出就外傅學書計入學之時祭先聖先師釋奠一如王子之法後漢建安末魏國作頖宮於鄴城南東晉穆帝永和中征西將軍庾亮在昌武開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論者建儒林祭酒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實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若非束修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明為條制令法清而人貴教曰人情重交而忽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縱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理遂令詩書荒廢頌聲寂寥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以理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而不能保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哉今江表晏然王道日崇三時既務五教並修軍旅已整俎豆無廢甯非善哉便處分安學校處所又繕造禮器將行大射之禮亮死尋廢

釋奠周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若周公孔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則不故謂國有可為先聖先師者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之也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不言夏從春可知釋奠者設薦饌酌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乃時將用也學記曰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鄭玄曰禮先聖先師也菜芹藻之屬也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儐賓於東序也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將出征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云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為國

魏齊王正始中每講經徧輒使太常釋奠於辟雍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

晉武帝太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二釋奠皆於大學太始六年元康五年二行鄉事皆於辟雍鄉事鄉飲酒禮也惠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大學

東晉明帝之為太子亦行釋奠禮成穆孝武三帝皆親釋奠惟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孝武以大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大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時無國子生有司奏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大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也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牲牢器用悉依上公祭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悉在

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

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釋奠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illegible]則重陸納車允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致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須所況非備細尋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惟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裴松之議故事可依也

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襮音博衣領也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部郎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卽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階其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議疑之僕射臣纘等以為參點回路並事宣父鄒曾稱盛洙汶無議師道既光得以資敬無虧亞二制可　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大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大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回日出行事其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張憑議曰不拜顏子者按學堂皆有聖賢之像既備禮盡敬奉尼父以為師而未詳顏子拜揖之儀臣以聖者君道也師者賢臣道也君乃推舜禹於君位則稷契與我並為臣矣師元風於洙泗則顏子吾同門也夫大賢恭已既揖讓於君德回也如愚豈越分於人師哉是以王聖佐賢而君臣之義著拜孔揖顏而師資之分同矣

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　大唐武德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貞觀二十一年制左邱明以下二十二人同享初以儒官自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於先聖又州縣釋奠亦博士為主許敬宗奏曰秦漢釋奠無文魏氏則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實在於臣下理不合專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州學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修附禮

令以為永制七年二月高祖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駮難久之貞觀十四年二月太宗幸國子學觀釋奠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耀元年二月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景龍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太子左庶子劉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以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以降迄於隋氏朝士又駕牛車歷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時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褒衣博帶方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衣服宜長裙廣袖襜如翼如鳴佩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因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廢改皇子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常式開元十一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二十七年八月因釋奠文宣王始用宮懸之樂二十八年二月敕文宣王廟春秋釋奠宜令攝三公行禮著之常式國子祭酒劉揆奏準故事釋奠之日羣官道俗皆合赴監觀禮請依故事著之常式制可之其儀具開元禮

祀先代帝王名臣附　漢　後漢　魏　東晉　後魏　隋　大唐

漢武帝時有人言古者天子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春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梟名食母破鏡名食父如貙而虎眼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皆用爲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羹以賜百官解祠者解罪求福也　後漢章帝元和春東巡狩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　魏武帝少時漢太尉橋元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太牢蜀主劉禪景耀六年詔爲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在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議以爲可立於京師禪皆不納步兵校尉習

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元勳配饗充等皆不是式矣又從之蓋非禮也　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七月故事禮皐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大學舊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應秋政摯虞按虞書皐陶作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大學之設義同太常故祭於大學律之署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非正典殷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　後魏文成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孝文太和十六年詔曰法施於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其孟春應祀者頃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以仲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爲之化可祭於廣寧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廟已於中省別敕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曲禮曰脯曰尹祭　隋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帝於長安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於廟庭　大唐前修禮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禮部尙書許敬宗等奏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以上亦在祠例今請聿遵故實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天寶六載正月制三皇置一廟五帝置一廟有司以時祭饗至七載五月詔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　請準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饗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在郡置一廟饗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饗

老君祠先賢附　後漢　大唐

後漢桓帝延熹八年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中文罽爲壇飾純金釦器設華蓋座用郊天樂　大唐乾封元年追號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文明元年九月册玄元皇帝妻爲先天太后立尊像於老君廟所開元二年三月親祠玄元皇帝廟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復追尊爲先天太皇仍於譙郡置廟歲餘一祀以上準先天太后廟例二十九年兩京及諸州各置廟一所幷置崇玄館天寶元年親祠玄元廟又於古今人表昇玄元皇帝爲上聖（其時同制莊子號南華眞人文子號通玄眞人列子號沖虛眞人庚桑子號洞靈眞人又以其所著之書並爲經）其年九月改兩京玄元廟爲太上玄元皇帝宮（其告獻所奏樂降神用混成之樂送神用太乙之樂）二載西京改爲太淸宮東京改爲太微宮天下諸郡爲紫極宮三月敕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尙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湛然常在爲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禮自今以後每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以前行禮四載四月敕比太淸宮行事官皆冕服爰及奏樂未易舊名幷告獻之時仍陳册祝既非事生之禮皆從降神之儀且眞俗殊倫幽明異數理有非便亦在從宜自今以後每太淸宮行禮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改爲淸詞於紙上其告獻辭及所奏之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儀注聞奏十三載正月詔令有司每至孟月則修薦獻上香之禮仍爲常式（六載五月詔後漢張天師册贈太師梁貞白陶先生册贈太保）興元元年十二月詔太淸宮改太常卿亞上香光祿卿終上香改三禮拜爲再拜貞元元年正月敕薦饗太淸宮亞獻太常卿充終獻光祿卿充仍永爲常式

孔子祠先儒及弟子附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元始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爲褒成侯

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云祀禮畢命儒者論難也　和帝永元四年徙封為褒尊侯相傳至獻帝初國絕

魏文帝黃初二年以孔子二十一代孫議郎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祠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卒守衛

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宗聖侯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祀孔子祭宜如太始故事　宋文帝元嘉八年奉聖侯有罪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為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為奉聖侯邁卒子莽 翻俱反 嗣有罪失爵　後魏封孔子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葉孔珍為崇聖侯文成帝詔其宣尼之廟當別敕有司行薦饗之禮　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

後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　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　大唐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二十一年制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賈逵總二十二人並為先師永徽中制令改周公為先聖黜夫子為先師顏回左邱明從祀 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曰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邱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子俱配宣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改用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顏回左邱明並為從祀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為禮樂詩書之官也先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又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注曰若周公孔子也聖則非周即孔子師則偏善一經考漢魏已來取捨各異顏回孔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更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制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而今新令輒事刊改但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功比王者祀之儒館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振文丧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萬載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奕葉繼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又邱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禮配饗武王也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東巡次兗州鄒縣頓祭宣父廟贈太師總章元年二月皇太

子詣學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神龍初詔以鄒魯百戶封崇道公宣尼采邑用供薦饗又授裔孫襃聖侯崇階朝散大夫仍許子孫以相傳襲開元八年敕改顏生等十哲爲坐像悉應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塐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堂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爲之贊以書於石閔損以下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時國子司業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坐今其像立侍配饗合坐十哲弟子雖復列像廟堂不應饗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其十哲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請準都監廟堂圖形於壁兼爲立贊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請準二十二賢應饗二十七年八月制夫子追贈謚爲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敕命並撰儀注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仍舊宜補其墜典永作常式自今以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十哲等東西列侍顏子淵既云亞聖須優其秩

顏子贈兗國公　閔子騫贈費侯　冉伯牛贈鄆侯

冉仲弓贈薛侯　宰子我贈齊侯　端木子貢贈黎侯

冉子有贈徐侯　仲子路贈衛侯　言子游贈吳侯

卜子夏贈魏侯

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修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爲式瞻命尚書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廟册册畢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册禮又敕兩京及兗州舊宅廟像宜改服袞冕其諸州及縣廟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須改衣服兩京樂用宮懸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贈

曾參贈郕伯　顓孫師贈陳伯　澹臺滅明贈江伯

宓子賤贈單伯　原憲贈原伯　公冶長贈莒伯
南宮子容贈郯伯　公晳哀贈郳伯　曾點贈宿伯
顏路贈杞伯　商瞿贈蒙伯　高柴贈共伯
漆雕開贈滕伯　公伯寮贈任伯　司馬牛贈向伯
樊遲贈樊伯　有若贈卞伯　公西赤贈郜伯
巫馬期贈鄫伯　梁鱣贈梁伯　顏柳贈蕭伯
冉孺贈紀伯　曹卹贈曹伯　伯虔贈聊伯
公孫龍贈黃伯　冉季贈東平伯　秦子南贈少梁伯
漆雕子斂贈武城伯　顏子精贈瑯琊伯一作子驕　漆雕徒父贈須句伯
壤駟赤贈北徵伯　商澤贈睢陽伯　石作蜀贈石邑伯
任不齊贈任城伯　公夏守贈元父伯　公良孺贈東牟伯
后處贈營邱伯　秦子開贈彭衙伯　奚容蒧贈下邳伯
公肩定贈新田伯　顏襄贈臨沂伯　鄡單贈銅鞮伯
句井疆贈淇陽伯　罕父黑贈乘邱伯　秦商贈上洛伯
申黨贈邵陵伯　公祖子之贈期思伯　榮子期贈雩婁伯
縣成贈鉅野伯　左人郢贈臨淄伯　燕伋贈漁陽伯

鄭子徒贈滎陽伯　顏之僕贈東武伯　原亢贈萊蕪伯
樂顏贈昌平伯欬一作　廉潔贈莒父伯　顏何贈開陽伯
叔仲會贈瑕邱伯　狄黑贈臨濟伯　邽巽贈平陸伯
孔忠贈汶陽伯　公西與如贈重邱伯　公西蔵贈祝阿伯
蘧瑗贈衛伯　施常贈乘氏伯　林放贈清河伯
秦非贈汧陽伯　陳亢贈潁伯　申棖贈魯伯
琴牢未詳　顏噲贈朱虛伯　步叔乘贈淳于伯
琴張贈南陵伯

太公廟大唐

大唐開元十九年四月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一所以張良配饗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諸州賓貢武舉人準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每出師命將辭訖發日便就廟引辭仍簡取自古名將功成業著弘濟生人者十人準十哲例配饗至乾元元年九月十二日太常少卿于休烈奏臣昨因秋饗漢高祖廟見傍無侍臣饗太公廟有張良在側伏以子房生於漢初翊奉高祖坐籌帷幄佐定天下考其年代不接太公自古配食廟庭陪葬陵寢皆取當時佐命同受哀榮太公人臣不合以張良配饗請移於漢祖廟從之上元元年閏四月勅昔周武創業區夏惟師尚父實佐興王況德有可師義當禁暴稽諸古昔爰崇典禮其太公望可追封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廟仍委中書門下擇古今名將準文宣王置亞聖及十哲等饗祭之典一同文宣王貞元四年八月兵部侍郎李

紓奏曰太公廟準式以太常少卿充三獻官祝文云皇帝遣某官致昭告至上元元年追贈爲武成王饗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兼進祝版親署臣伏以太公卽周之太師張良漢之少傅聖朝列在祀典已極褒崇載在祝詞必資折中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今者屈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每請御署並稱昭告竊謂非宜一同文宣王恐未爲允臣以爲文宣垂訓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自生人以來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法加先聖之名樂用宮懸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正經其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勳業形於一代豈可擬其盛德均其殊禮哉前件祝文請自今更不進署其致昭告請改爲致祭其獻官請準武太常卿以下詔令百僚集議聞奏兼大理卿于頎等四十六人議同李紓左領軍大將軍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議曰當今兵革未偃宜崇武教以尊古重忠烈以勸今欲有貶損非激勸之道也追尊王位以時祠之爲武教之主若不尊其禮則無以重其教也文武二教國並宜立廢一不可況其典禮之制已歷二聖今欲改之恐非宜也至九月有敕以上將軍以下充獻官餘事依李紓所奏其祭饗獻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五十三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十四　吉十三

巡狩唐　虞　夏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後魏　隋　大唐

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白虎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他幽隱有不得所者敬親行之行禮謹敬重人之至也鄭元云諸侯爲天子守土時一巡省之書曰五載一巡狩所以必五年者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少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東岳也時謂太山爲岱宗者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間萬物終始之地陰陽交代之所爲衆山之宗故云岱宗也望秩于山川張守節云乃望秩遍祭東方諸侯境內名山大川也言秩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羣后四朝孔安國曰各朝會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也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肆覲東后遂見東方之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也律法制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斤兩也鄭元曰協正四時之月數日名備其失誤具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狩而合正之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五玉五等諸侯之瑞也執之曰瑞陳列之曰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纁元黃三孤所執也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也一死者雉士所執爲禮焉五月巡狩至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白虎通曰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也歸格于藝祖用特孔安國曰巡狩四嶽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牢也鄭元注尚書云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即歸也如尚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岳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岳禮同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狩之後乃始云歸耳

夏后氏因之王肅云天子五年一巡狩鄭元云五年者虞夏之制也

周制十二年一巡狩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殷衆也謂當方諸侯周以水德王歲星是木王之星十二歲一周以木象之故梁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天子將巡狩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帝謂五精之帝所配祭南郊者謂靈威仰也類宜造皆祭名也按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祖禰此不言祖者白虎通云七廟皆告之焉言禰者辟特先從禰後至祖以上造行不敢留尊者之命故也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乃猶汝也守謂國境之內職事所當供具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大馭掌犯載之禮謂祖道也土訓氏夾王車而行

以待王問九州形勢所謂以道地圖山川所宜所謂以詔地事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遠之事以告王誦訓所謂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若晉有大庭氏之室殽之二陵也又掌道方慝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辟音避乘金輅建大旂巾車云金輅鉤樊纓九斿建大旂以賓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燔柴告感生之天帝觀諸侯觀見也其方之諸侯先於境首待之祭義云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所過山川則使祝宗先以三等璋瓚皆以黃金爲鼻流酌鬱鬯以禮神次乃校人殺黃駒以祭之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鄭元云鼻勺流也衡謂勺徑也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又校人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殺黃駒鄭元曰謂王巡狩過大山川也每宿舍掌舍設梐枑再重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梐音互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藩籬土方氏云王巡狩則樹王舍鄭玄云爲之藩籬既至方岳先問百年就見之者未滿百年八十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不祭義所謂東行西行弗敢過天子乃令太保採人歌謠之詩以樂播而陳之以觀人風俗以審其善惡所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也命典市之官陳百物之貴賤以觀人之所好惡所謂命市納賈以觀人之所好惡志淫好辟故鄭云淫則侈物貴人之志淫邪則所好者不正也又命典禮之官考校四時節氣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呂所用禮樂宮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所須制度考校之所謂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法云同陰律也諸侯封內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不順者背逆昭穆者以宗廟可以表官爵故黜之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革制度衣冠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人者加地進律律法度也其諸侯待王之牢禮以一犢掌客云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又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貴誠之義也天子牲孕弗食也既黜陟諸侯乃與之相見於方岳之下築壇與覲禮壇制同鄭元注司儀職引覲禮制王巡狩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其壇外爲土埒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爲堂下爲三等謂之三成成每等高一尺其堂上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有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鄭元云宮爲壇土爲埒以象牆

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其方明狀具朝覲篇司儀職云其壇三成宮旁一門鄭元云成猶重也三重者下差之爲三等每面丈二尺也見諸侯之時據鄭注司儀及覲禮諸侯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旂置於宮內以表立位之處乃詔王升壇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其位與按明堂位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西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乃於壇上揖之以定其位其揖之節有三儀與王無親者推手小下之司儀所謂下揖庶姓與王婚姻之親者平推手揖之所謂時揖異姓與王同姓者推手小舉之所謂天揖同姓王既揖定其位諸侯乃進升壇奠玉又按司儀職及鄭注云公於上等奠桓珪玉陳擯者五人禮之侯伯於中等奠信珪躬珪玉陳擯者四人禮之子男於下等奠穀璧蒲璧玉陳擯者三人禮之諸侯各奠玉訖降拜又升成拜訖擯者乃延諸侯升堂授王玉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幣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既朝見王訖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宮之伯臨之其神主於月必因以祭之觀禮云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狩諸侯之盟祭也其餘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二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西巡狩之禮巡狩之月皆用正歲之仲月者以王者考禮正刑當得其中春秋分晝夜均冬夏至陰陽終欲取終平之義故唐虞以還皆用仲月也巡狩訖却歸每廟用一牛以告至謂之歸格於祖禰用特特一牛秦始皇三年東巡郡縣祠鄒嶧山頌功業其年復遊海上二年遊碣石從上郡歸五年始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到沙邱崩此求神仙奇藥之術無復覲人風問百年也並步浪反下同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彰始皇之功德漢武帝元狩四年始巡郡縣寖尋於泰山寖漸尋就也寖音浸元封初復至海上又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周萬八千里武帝亦如秦始皇之事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三月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給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他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他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泰山祭山及梁父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使使者奉一大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

靈臺至泰山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配本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還京師庚申告至祠高祖光武廟各一特牛安帝延光三年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中故事　魏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中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等差　晉初新禮巡狩方岳柴望告設遺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贄虞以覲禮諸侯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代其禮不行武帝太始四年詔使使持節侍中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其萬人之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理科禁逆順為一書背逆暴亂作慝犯令為一書喪荒凶厄貧苦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每國辨異同以反命於王　宋文帝元嘉四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丹徒告覲園陵三月饗會父老舊勳於行宮加賜衣裳幣帛蠲租原刑戰亡之家單孤並隨宜隱卹二十六年二月東巡幸至京城幷謁二陵會舊京故老萬餘人饗勞齋發赦蠲徭役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正月東巡狩歷橋山祀黃帝遼西遂祀醫無閭山遂緣海幸冀州北至中山過常嶽禮其神而返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常嶽　隋煬帝自文帝山陵纔畢卽事巡遊乃襲秦皇漢武之事西征東幸無時暫息六宮與文武吏士常十餘萬人然非省方展義之行也　大唐皇帝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須告於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巡狩各修乃守考乃職事篤將發告圜丘宗廟社稷皆如開元禮高宗調露元年九月幸幷州令度支郎中狄仁傑為知頓使幷州長史李知元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衣服過者必致風雷之變遂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邈令罷之上聞之嘆曰眞大丈夫也

評曰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唐虞五載巡狩一嶽二十年方過四嶽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嶽皆過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為南嶽周氏霍山為南嶽其制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嶽五月到南嶽八月到西嶽十一月到北嶽路程登壇回必不及此知每至一嶽卽需斯須為定也安得言者云六年五服一朝又

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諸侯各朝於方嶽大明黜陟（孔安國注云周制十二年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制度正禮法如虞帝然其四方諸侯各覲於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幽明）上又按堯舜簡儉常稱茆茨土階巡狩四方羽儀導從必少一年四嶽五載復往宗廟享祭暫委有司展義省方觀風察俗之大政如或二十年方遍及於民物不亦乖疏詳周官本文與孔氏注解既改制十有二載比唐虞已甚遐闊如四十八年乃遍豈非益爲曠邈乎且周雖尙文天子諸侯隆殺以兩穆王巡歷天下萬姓不甚苦勞始皇遊幸四方屬車八十一乘二漢以降至於隋或東封告成或觀省風俗百辟悉至羣司畢從不下十餘萬人何止千乘萬騎所以曠代多闕斯禮崔生謂堯舜及周帝王行幸車徒禮數與秦漢以後無異斯不達古今豐約之別復不詳周官之文輒肆臆度之說耳

封禪（無懷　伏羲　神農　黃帝　顓頊　帝嚳　帝堯　禹　湯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古者帝王之興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禮云因名山升中于天（封禪必於泰山者萬物交代之處封增其高順其類也升上也中成也刻石紀號著己功績）封訖而禪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禪者高厚之道也封土於山而禪祭於地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厚梁甫之階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然梁甫者太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道配成高德故禪梁甫亦以告太平也）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管仲對齊桓公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而昔有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韓詩外傳曰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得而數者萬數袁准正論曰唯周官有王大封之文按成王封禪而文武皆不在七十二君而無一言見於經傳學者疑焉服虔曰云云在梁甫東山名也晉灼曰云云在蒙陰縣故城北東有云云亭）伏羲神農並因之　黃帝禪亭亭（服虔曰亭亭在牟陰晉灼曰地理志鉅平有亭亭山）顓頊帝嚳帝堯舜復禪云云　禹禪會稽（會稽越地）湯亦禪云云其所封皆於泰山也　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社首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十二里）其儀不存（襄王時齊桓公既伯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謂管仲曰寡人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者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覩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

鳳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秦始皇平天下三年東巡郡縣祠鄒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齊魯儒生七十人至於泰山下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音戛稭禾稾也去其皮以為席葅音祖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守之內莫不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人庶蕃息天祿永得刻石改號文出晉太康郡國志有金册石函金泥玉檢之事焉從陰道下禪梁甫其禮頗采泰祀之祝雍上帝所用封藏而皆祕之因不得而記焉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生疾秦焚詩書戮文學皆偽曰始皇上泰山為雷雨所擊不得封禪　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元鼎中汾陰得寶鼎遂議封禪而羣儒不能知其儀又牽拘於詩書古文於是帝盡罷諸儒三月東上泰山命人上石立之泰山巔石高二丈一尺方博皆三尺壇及墠皆廣長十二丈增高三尺帝因東至海上四月還至奉高晉太康郡國志曰奉高戶千五百六戶此為奉高者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是以殊之也故有明堂在縣西南四里又有奉高宮又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霍去病子也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晉太康郡國志曰漢武封泰山禪梁父參諸家所說宜肅然為定也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冠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改元為元封時作明堂於汶上太史公曰其封禪之禮則有司存而漢史不得其制　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三月帝幸魯過祭泰山及梁父三十二年詔梁松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

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其一方一寸二分其一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帝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禪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漢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祭山曰燔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音促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令印工刻玉牒書書祕刻方石中令容玉牒二月帝至奉高應劭曰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十二日宿奉高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按行還益治道徒一千人十五日始齋齋雒從王公以下及東方諸侯盡齋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八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尺廣二尺厚尺半所西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眺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窕如無道逕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賚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窺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耳早食上餔後到天門使者得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疑封禪具也汝南人楊通得之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即此也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於羣神遂覲東

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
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於泰山刻石著紀禪於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
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矩九州平天下子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子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
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
荆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狗吠之聲皇天眷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
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吏各修職復於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有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
聰允明恕皇帝惟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於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慈一字垂於後昆百寮羣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
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祀用樂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
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祀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
先虞故事至食時帝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更衣早晡時即位於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
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
檢封禪儀曰以金爲繩以石三檢東方四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璽土各如其方色 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
甲午禪祭地於梁甫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祀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也項威曰除地曰墠後改墠曰禪神之也 四月己卯大
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牲告
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於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司馬彪論曰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王

罪由身作蓋亦謚神之咨也且帝王所以能大著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人不聞其在封矣蓋靈恩曰自周以前

封者告封土爲壇至秦皇漢武始用石檢袁宏曰夫揖讓受封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刱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岳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彷彿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皇帝堯舜至於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建國開基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請封禪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高堂隆卒不行　晉武帝平吳太康九年衛瓘議封禪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至於再三詔報絶之　宋文帝在位長久有意封禪詔學士山謙之草其儀注屬後魏師南逼其意乃息孝武大明元年十二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三請帝以文軌未一不從　北齊有巡狩之禮並登封之儀竟不行　隋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文帝命牛弘等創定其禮帝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　大唐貞觀十一年左僕射房元齡等議按封禪者本以功成告於上帝天道崇質義取醞素故藉用藁秸罇以瓦甒又按梁甫是謂梁陰近代設禮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壇位於山北又議昊天上帝壇將封先祭義在告神因當爲壇下趾先陳齋絜饗饌已畢然後登封旣表重愼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太祖景皇帝配享壇方十二丈高丈二尺又議御玉牒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其印函請隨璽大小仍纏以金繩五周又議玉册四枚各長尺三寸廣寸五分每册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議金匱長短令容玉册高廣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方石三枚以爲册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泰山上

圓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設一陛御位在壇南升自陛而就上封玉牒又議圓壇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今請於圓壇上安方石璽緘既畢加土築以爲封高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書藏其內祀禪之所土封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詳載前方石緘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爲秘固請依今用受命璽以封石檢其玉檢既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後漢建武故事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大矣請刻頌立碑明揚功業又議設告至壇曰既至山下禮告至柴於東方上帝遍於羣神今請其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禪方壇及自餘議式請如今禮仍請柴祭同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詔從此議餘皆罷之遂附制於今禮太常舊儀封禪降神樂歌並用郊祀之辭韋安仁駁之曰夫祭天作樂本謂神聽高遠聲臭難接所以歌詠文辭依倚絃管滌蕩宣暢冀其來格今瘞玉燔柴於岱宗之下播聲昭告請降圜丘之上夫神聽聰明不可濫假如依樂聲應臨國內而泰山之下其神可得祀乎又毛詩周頌郊祀歌昊天封禪歌時邁二篇各別足是證明謂宜採周頌創新篇告精誠於上天請皇陵於東岳於事合古其后竟從安仁之議麟德二年有司進儀注於大嶽南四里爲圜壇三成十二陛如圜丘之制壇上飾以青四面各依方色幷造燎壇及壝三重又造玉冊三枚皆以金繩編玉牒爲之每牒長尺二寸廣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爲字又爲玉匱一以藏正座冊爲金匱二以藏配座冊各長尺三寸幷玉檢方五寸當繩纏處刻爲五道當封璽處刻深二分方寸二分又爲金繩以纏玉匱各五周爲金泥以金泥之爲玉璽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金玉匱又爲石䃮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刻方石中令容玉匱䃮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處皆刻深三分闊寸五分爲石檢十枚以檢石䃮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爲印齒三道深四寸當封璽處方五寸當通繩處闊寸五分皆有小石蓋制與檢刻處相應以檢厭於協封泥其檢立於䃮旁南方北方各三東方西方各二䃮去隅皆七寸

爲金繩以纏石碱各五周徑三分爲石泥以泥石碱其泥末石和方色土爲之爲距石十二枚分距碱隅皆再累各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碱隅相應以五色封之泰山之上設登封之壇上徑五丈二尺高九尺四出陛壇上飾以青四面依方色一壝隨地之宜又爲降禪壇於社首山上方壇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壇上飾以黃四面依方色三壝隨地之宜其玉册玉匱石碱石檢距石等亦同封祀之制又以高祖太宗配禪社首以太穆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亞獻終獻之禮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皆隨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卽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罇秸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爲未愜其封祀降禪所設上帝后土位先設藁秸瓦甒瓢杯等物並宜改用茵褥罍爵其諸郊祀亦宜准此於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蒼皇地祇座褥以黃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褥皆以方色內官以下席皆以莞封禪使許敬宗爲禮官等又奏曰謹按司馬彪續漢書建武三十二年封太山求元封故事所施用者有司奏用玉牒書藏方石中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又按說文云簡牒也則知牒是簡之別名且牒是片竹故其字從片封禪牒雖用玉其制宜與竹同廣厚五寸何名簡牒又按孝經鉤命決云六經冊長尺四寸孝經冊長尺二寸遍檢古之簡牒無尺三寸之制臣等參詳典故務取折衷其玉牒請同玉簡冊長尺二寸廣寸二分厚三分以金繩連編固簡之數隨文多少盛之玉匱封牒石內則合古文於事爲允詔從之三年春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之壇己巳登於泰山行封禪之禮庚午降禪於社首山壬申大赦天下改元乾封初議射牛事太常博士裴守貞奏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自射牲雖是禮書久從廢省據封禪記曰未明十五刻宰以鸞刀割牲比鑾駕至時牢牲總畢陛下唯奠玉酌獻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卽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卽非親祀之儀事不可行武太后天册萬歲二年臘月甲申登封於嵩岳大赦天下改元爲萬歲登封丁亥禪於少室山開元十二年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所司與公卿諸儒詳擇典禮先爲備具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等與禮官撰東封儀注張說謂徐堅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

配享王者父天而母地皇地祇雖當今皇母位亦當往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鑒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為終獻以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元不祐遂有授命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圜丘韋庶人為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籩豆褻黷穹蒼享禮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大難亞獻終獻皆受其咎平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多亦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皆革正斯禮請以睿宗大聖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從之又按顯慶年許敬宗因修禮奏改燔柴在祭前伏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謹按禮迎神之儀樂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又按晉郭璞南郊賦及注爾雅亦祭後方燔又按宋志所論亦祭後燔柴又檢南齊北齊及梁郊祀亦先飲福酒訖燔燎請依貞觀舊禮先祭後燎考功員外趙冬曦太學博士侯行果又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設祭後燔則神無由降矣張說又執奏曰凡祭者本以心為主心至則通於天地達於神祇既有先燔後燔自可斷於聖意聖意所至則通於神燔之先後臣等不可裁定上令依後燔及先奠牲璧之議是後太常卿甯王憲奏請郊壇時並依此先奠璧而後燔從之先是紛議未定國子博士康子元執後燔最堅張說謂子元曰康國子獨出衆輪以當一隊耶時又有四門助教施敬本駁奏舊封禪禮八條其略曰舊禮侍中跪取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以致潔而尊神故使小臣爲之今侍中大臣也而沃盥於人君太祝小臣也乃詔祝於天神是接大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故爲非禮按周禮大宗伯曰鬱人下士二人祼事則沃盥此其職也漢承秦制無鬱人之職故使近侍爲之魏晉至今因而不改然則漢侍中行之則可矣今以侍中爲之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時籍孺爲之惠帝時閎孺爲之留侯子辟彊年十五爲之後漢孌堅以議郎拜侍中魏代蘇則爲之時友人嘲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褻臣也今侍中名則古官人非昔任掌同燮理寄重鹽梅非復漢魏執獸之班異乎周禮鬱人之職夫祝以傳命通人主之意以薦達於神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卿爲上儐況天人之際其齋潔之禮以兩君爲喻不亦大哉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意也然則周漢太祝是禮矣何者按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

夫今則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詞矣今太祝下士卑而居下大夫之職又舊禮謁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謁者已賤升壇已重是微名用之於古而大體實變之於今也古之謁者秩異乎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疏矣又曰舊禮尚書令奉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謹奏上令張說徐堅召敬本與對議詳定說等奏曰敬本議其中四事先以改定有不同者望臨時量事改攝從之

十三年十月封祀於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服袞冕於行宮致齋於供帳前殿己丑大備法駕至山下乃御馬而登侍臣從帝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召禮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精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各異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爲變理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獻終獻合於一處於是三獻悉於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行事玉牒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庚寅祀昊天上帝於山上封臺之前壇高祖神堯皇帝配享焉辛卯享皇地祇於社首之泰折壇折音之設反睿宗大聖真皇帝配壬申上御朝覲之帳殿大備陳布文武百僚二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咸在位銘曰維天生人立君以理維君受命奉天爲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畫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雍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巖岱宗衍我神主中宗紹運舊邦維新恭已南面氤氳化淳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成高匪德務盛欽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二十七君或禪亭亭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祇遹文祖光昭舊勳方士虛誕儒書不足佚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汙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

從欲銘心絕巖播告羣臣時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以紀聖德焉其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五十四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十五　吉十四

告禮　商　周　魏　東晉　梁　大唐

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七月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子思子之語）商湯將伐桀告天云予小子履（履湯名）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商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敢隱蔽已簡在天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太祝告王用牲幣（鄭元云牲當爲制王肅云祝告以牲有奠故也使祝史用幣又云吉則用牲凶則用幣）　魏尚書薛悌奏涼州刺史所上靈命瑞圖當下洛陽留臺使太尉醮告太祖文昭皇后廟博士秦靜議曰靈命瑞圖可祀天皇大帝五精之帝於洛陽祀南郊所祭祭訖奉誥册文脯醢酒告太祖廟藏册於石函尚書奏曰秦靜議當遣兼太尉告祠以武皇帝從五精以上六座餘衆神皆不設牲用如郊祭明帝詔每祀天輒以地配今不地配耶尚書奏孫欽議周禮祀天南郊無地配之文大魏受禪因漢祀天以地配此謂正月南郊常祀也今告靈瑞不須以地配王肅議禮有事於王父則以王母配不降於四時常祀而不配也且夫五精之帝非重於地今奉嘉瑞以告而地獨闕於義未通以地配天於義正宜詔曰祀天以地配此既正義今告瑞祭於五精之帝則地不得闕也又詔曰告皇天及五精今册文中都不見五精之帝意何以耶尚書奏册文侍中韋誕所作文中皇皇后帝即五精之帝昔舜受禪告天云皇皇后帝亦合五精之帝於文少不可分別可更增五精字奏可（秦靜上告瑞祝文曰孝孫皇帝諱使太尉臣某以靈命瑞圖冊告於天郊事事將納冊於石函謹使太常臣某帥有司以脯醢旨酒敢昭告於皇祖）

武皇帝以武宣后夏氏配尚饗明帝泰和六年征西大將軍臣懿等言長安典農中郎將張烈書言所部人左先兩後於地得玉印臣今謹遣夏裕送詣推原符瑞有感而至宜因祭祀奠於文思皇后神座前以慰神靈之思念散騎常侍高堂隆議按典瑞天子有事必告宗廟以象生也凡宗廟祖尊而禰親祭祀告事皆先尊而後親往者得瑞璽以告宗廟而奠於親廟此則告於尊奠於親故䆁明此文皇帝文思皇后其爲慈親一體也告之日質明守官筵於廟堂之奧設玉几近南設洗於阼階東南酒人設醴酒於堂脯人醢人執籩脯豆醢於洗北西面公位於阼階西南北面太常位於阼階北面差出公後百執事敘立於卿後執璽使者立公西北東面諸博士差退唯籩人豆人不拜餘皆拜拜訖解劍納履博士引公祝導盥升自阼階博士立於高皇廟室戶外西東面祝先入室南面公入戶內西面博士拜引卿與從公籩人醢人百執事皆從升博士引使者升階如在廷之位卿受脯於戶外入於筵前醢人以醢授卿卿拜興受設於籩北興出俟事於太皇帝室南面祝酌酒奠籩南祝導公博士引使者執邸受瑞璽於戶祝西面立於戶外東使者還復位公奠璽於几東興復位祝入公再拜稽首興立漏移一刻公執璽邸授使者戶外遂造太皇帝武皇帝文皇帝皆如高皇出禮畢之後可使都督黃門兼諸官告瑞於文思皇后寢堂如廟之禮高堂隆又遂往者得瑞璽祝文曰於惟往者坤靈吐緒天球玉璽見於宗廟之官今則西岳之精神天意重出瑞璽王國之域實爲皇天后土明報皇高曾祖武文之德德祚洋溢光潤萬國孝皇帝諱謹使上公臣某敢用嘉薦醴酒率呈瑞璽以告先靈尚饗其祝詞唯曰明報聖慈文思皇后之德爲異耳東晉元帝爲瑯琊王將即極位告廟王導書問賀循云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臣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王今固辭尊號俯順羣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進璽當云何循答曰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時羣臣共奏上勳德承以即位今雖事不正同然義可方論導又書曰得刁協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

謂於高廟也至光武之後惟有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

告廟册與告諸王事異祝文同不當以竹册白簡隸書篆書也博士孫毓議按尚書洛誥王命作册逸祝册唯告周公其後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爲册書逸誥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請命於三王乃納册於金縢匱中今封建諸王裂土樹藩爲册告廟篆書竹册執册以祝訖藏於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册告所封之王册文不同前以晉告廟祝文當竹册篆書以爲告廟竹册之文卽祝詞也舊告封王告改年號故事事訖皆當藏於廟以皆爲册書四時享祀祝文事訖不藏故但禮稱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又王珉議云中朝大事告天地先郊後廟徐邈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如此次則宜先告郊也按元帝大興元年詔曰當先告廟出便南郊先人事而後天理自親及尊耶虞先云武王克商先祭後郊賀循議告謚南郊不當用牲然先告代祖謚於太廟復有用牲於理不正理不應有牲告郊廟皆不用牲牲惟施於祭及禱耳徐邈又議云按武帝永熙元年告謚南郊用牲自江左以來哀帝興寧中簡文帝咸安中告謚並蒼璧制幣告立太子太孫邈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牲在滌三月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豢日既逼不容得備又禮郊特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稷牛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別也謂今牲至則用當無疑否范甯答云禮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具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告移廟奠幣祠部郎傅瑗問徐邈應設奠否邈答曰禮君出境以遷廟主行每舍奠焉凡事關宗廟非幣則薦未有不告而行將還主之晨宜依告以設奠瑗難曰言依告設奠但三薦相去近恐犯春秋再烝之議禮諸侯薨及禘祫則迎羣主歸太祖廟又云主出廟入廟必蹕無特行設奠之文奠重於蹕而文不及無奠明矣禮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

祖禰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此謂雖侯王之貴必有尊也若微此文事非其喻邈曰禮諸侯出朝既告祖禰臨行又偏告告不嫌再所引每舍奠者取其疎數隨宜若然則奠不為數今之告廟戒出期也至日又告告將出也又曰新故兩廟各有其事左宗人儐曰有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導君降於阼階下云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祝奠幣於几東薦脯醢君盥酌奠於薦西祝聲三曰敢用嘉薦告於皇考又曰孝嗣侯某潔為明薦尚饗又大戴遷廟禮文云凡以幣告皆執幣而告告畢乃奠幣於几東小宰升取幣埋兩階間禮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告廟遂奉幣以出及告設奠乃斂幣而藏之兩階此則初告之幣待後告而藏之必須事訖未訖則未藏今何不陳於新廟耶去舊之新當卽新以藏幣故先奠几東乃取而藏之非謂舊廟虛告而新廟兼設也且初告告將移祝曰敢以嘉幣後告告明享祝曰敢用嘉薦尋此二祝之稱則知幣也薦也各施於一廟矣伏系問宣后從廟或但告東廟亦告太廟（宣后簡文帝所生母別在東廟）徐邈答此無禮文意謂初崇號以告太廟今自一別廟之還耳於太廟無事無事而告則近黷矣古大事必告初崇進而告是也今徙廟事之末恐不得復告也康帝立准禮將改元尚書下侍御史太常主者殿中屬應告廟其勒禮官并太史擇吉日撰祝文及諸應所用備辦符到奉行博士徐禪議曰按曾文公之書卽位也僖公未葬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闇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事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謂應告尚書奏按惠帝起居注改永熙二年為永平元年使持節太尉石鑒造於太廟前朝明進不應革易如禪議（禪告文曰維建元元年正月日子孝曾孫嗣皇帝諱謹遣使持節兼太尉某官某甲敢昭告於皇祖高祖宣皇帝諱以眇身闕膺明命為光人主惟神器之重夙夜祗勵夫首元正位改物承天先王之典型建國之大禮今改咸康八年為建元元年享祖宗之保佑贊乾坤之休[illegible]

告始祖廟等十一室同辭也　梁禮官司馬褧議大事徧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名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

（元服冠賊平蕩梁宮立闕纂戎解嚴合十一條則徧告七廟謂武修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欽化貢萬物諸公王以優創封及討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大唐儀鳳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於廟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貞觀以來敕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

上依令舊行焉

歷代所尚（高陽　高辛　唐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高陽氏尚赤（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赤繒　高辛氏尚黑（以十三月爲正）薦玉以黑繒　陶唐氏尚白（以十二月爲正）薦玉以白繒　有虞氏尚赤（以十二月爲正並出尚書中候）　夏后氏尚黑（以建寅爲正此時物生色黑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又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有二生三死王有三王王有一生一死故元命苞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其色尚黑以平明爲朔古者易姓而王示不相襲明受之於天也）大事斂用昏（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牲用元（元黑類也）以黑爲徽號（崔靈恩云徽謂旌旗旒也盧植云徽章也號所以書之於綏者夏則書其號爲夏也）朝燕服收冠而黑衣宮室之制屋（詩云夏屋渠渠）十寸爲尺（白虎通曰夏法日數十也日無不照至尺所度無所不極故以十寸爲尺）　殷人尚白（以建丑月爲正物芽色白元命苞曰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大事斂用日中（日中時亦白也）戎事乘翰（翰白色馬）牲用白以白爲徽號朝燕服冔冠而縞衣宮室之制屋（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也）十二寸爲尺（白虎通云法十二月言歲中無所不成）　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元命苞曰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赤）戎事乘騵（騵馬腹赤騵音原）牲用騂（騂赤類）以赤爲徽號朝燕服冕冠而元衣宮室之制屋（傳曰周夏屋而商門）八寸爲尺（白虎通云周據地而生地者陰以婦人爲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爲尺王者改正朔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殷以十二月夏以十三月也崔靈恩云若以書傳中候文依三正記推之則三皇五帝之所尚可得而知也以周人代殷用天正而尚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尚白夏以人正代舜而尚黑則知虞氏之王當用天正而尚赤陶唐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高辛氏當用人正而尚黑炎帝當用天正而尚赤少皞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黃帝當用人正而尚黑炎帝當用天正而尚赤

共工氏當用地正而尚白太皞當用人正而尚黑也　秦水德漢書律歷志秦自以水德故十月為歲首　漢火德初亦以十月為歲首及文帝立公孫臣言漢當土德應黃龍見丞相張蒼以為漢乃水德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以外黑內赤十月陰在外故黑陽氣氣尚伏在內故赤明年黃龍果見於成紀帝於是令博士諸生申明土德改歷及服色事至武帝元封七年用兒寬等議改用夏正以建寅月為歲首劉向以為赤帝斬蛇之符為水德　後漢並同前漢　魏土德文帝以建寅月為正服尚黃臘以丑牲以白節毛尚赤節幡尚黃郊祀朝會四時之服如漢制宗廟所服如周禮明帝青龍五年三月用博士秦靜等議改為景初元年以建丑月為正孟夏四月制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春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祀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授人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建為節援服色尚黃據土形也犧牲旂旗一用殷禮行殷之時故也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以先代之旗即戎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也又詔曰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用白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元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衆義暢矣三年正月帝崩齊王立以明帝建丑月崩若以其月正朔會設樂不合於禮於是改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袁准正論曰自非繼亂不宜改正也　晉金德太始二年散騎常侍傅元上議帝王受命應歷禪代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無改正之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至殷周革命乃改魏受漢禪亦已不改至於服色皆從其本唯節幡用黃大赤以金德王天下順五行三統之序矣詔從之由是正朔服色並依前代孫盛晉陽秋論曰孔子修春秋列三統為後王法今仍舊非也晉為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古道乖違甚矣　東晉並同西晉　宋水德亦如魏晉故事　齊木德餘一依前代　梁火德餘一依前代　陳木德餘一依前代

後魏初爲土德言繼黃帝之後也故數用五服尚黃犧牲用白至孝文太和十四年用秘書丞李彪等議承晉後
改爲水德祖辰臘申　北齊木德正朔服色皆如後魏　後周承西魏用水德以文帝誕元氣之祥有黑水之讖
故也建寅月爲正服色尚黑　隋火德以赤雀降祥之故衣服旗幟犧牲尚赤戎服以黃七月帝始服黃　大唐
土德建寅月爲歲首 武太后永昌元年十一月一日依周制以建子之月爲正改元爲載初元年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年正月爲一月十月建亥爲年終載初元年九月九日改元天授稱周
改皇帝爲皇嗣二年正月旗幟尚赤 天寶九載制應緣隊仗所用絳色幡等並改爲赤黃色天下皆然納崔昌議以土德承漢火行

享司寒 藏冰開冰附　周　宋　隋　大唐

周制淩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淩 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盛之時也淩冰室也三其淩三倍其冰備消釋也 春始治鑑 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
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爲二月將獻羔祭而開冰鑑胡暫反甀音直僞反 祭祀供冰鑑賓客供冰 賓客不以鑑往嫌使停膳著 大喪供夷槃冰 夷之言尸也尸之槃曰夷槃 夏
頒冰掌事 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 秋刷 刷淸也鄭衆云刷除冰室當更內新冰也 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謂立春藏冰至春分方溫故獻羔以祭司
寒而后開冰先薦寢廟而後食之 左傳魯大夫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陸道也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 西陸朝覿而出之 夏三月日在昴畢蟄
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婁在東方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用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於是取而藏之也周 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
氣使不爲災黑牡黑牲也秬黍黑黍也司寒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周密也密藏之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於是以風出而用之 順春風而散用之 朝之祿
位賓食喪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冰皆與焉 老致仕在家者 其用之也徧 徧及老疾也 則冬無愆陽 愆過也謂冬溫 夏無伏陰 謂夏寒也 春
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 淒風寒也霖雨爲人害震霆也 無菑霜雹癘疫不降民不夭札 癘惡氣也短折爲夭少死爲扎　宋孝武帝大明六
年立淩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壯之時淩室長率山虞及輿隸取冰於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之處以納於淩
陰務令周密無洩其氣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淩室之地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啟冰室先

薦寢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鑑以禦溫氣蠅蚋王御殿及太官饍羞並以鑑供冰自春分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槃隨冰供給度室在樂遊苑內署長一人吏一人保舉吏二人　隋以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因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寒神開冰依以桃弧棘矢　大唐制先立春三日因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祭訖鑿冰千段方三尺厚尺五寸而藏之仲春開冰祭如藏禮依以桃弧棘矢設於冰室戶內之右禮畢遂留之餘具開元禮

禜　周　漢　晉　梁　隋　大唐

周制春官大祝掌六祈其四曰禜　鬯人禜門用瓢齎（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齎讀為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罇也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左氏以為用牲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祭法云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幽禜謂星壇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春秋左氏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漢制謂禜為請晴服赤幘朱衣　晉武帝咸寧及太康中時雨多則禜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絲禜社伐朱鼓焉　梁制霖雨祈晴亦如雩禮　隋制霖雨則禜京城諸門三禜不止則祈山川岳鎮海瀆社稷又不止則祈宗廟神州報以太牢州郡縣苦雨亦各禜其城門不止則祈界內山川及社稷報用羊豕　大唐因之（禜門不止乃祈山川岳鎮海瀆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廟並用酒脯國城門用少牢）

祈禳　夏　商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所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萑葦有叢呂氏春秋曰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之義也）　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　周人木德以桃為梗（梗更也言氣相更也）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元云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禳疈音普逼反）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祇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攻說則以辭責之禬未聞為天

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造音七告反禬古外反國有大故天災祈祝社稷禱祠大故兵寇天災疫癘諸祈禱祀之以報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順豐年而順爲之祝辭逆迎也彌讀爲弭弭安也祭法曰禳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祈之或禳之寒於坎暑於壇也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師曠配之其壇常祀以禳災兼用三代葦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儺止惡氣　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懋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　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何晏議月令季春磔攘大儺非所以祀昊天也夫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攘之國有大故可祈於南郊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王肅云厲殃漢之淫祠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陳留范宣曰舜有拂卯無磔雞及魏明帝大修禳祭儀雞特禳宜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　晉制每歲朝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太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宋皆省其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高禖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高辛氏之代元鳥遺卵娀狄吞之生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祠又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禖祠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爲人所以祈子孫之祀元鳥感陽而至其來主於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元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盧植曰元鳥至而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以爲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爲神鄭但言后王不知起於何代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禮謂酌飲於高禖之庭帶以弓韣求男之祥　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爲高禖之祠於城南

祭以特牲晉博士束晳云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爲主祀以太牢也　後漢因之祀於仲春之月　魏禖壇有石青龍中造許慎云山陽人以石爲主　晉以仲春之月高禖祀於城南祀以特牲惠帝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中破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求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束晳議以爲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禮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鐫石令如舊置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按江東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處如竹葉小屋覆之宋文帝元嘉中修廟所得石陛澄以爲晉孝武時郊禖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或曰百姓祀其傍或謂之落星也　北齊置高禖壇於南郊旁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元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皞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禖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皇帝袞冕乘玉輅皇后褘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便坐夫人終獻上嬪獻於禖神訖帝及后並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官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　隋亦以元鳥至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用一太牢　大唐月令亦以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月令經文及注不言有壇廟也

祓禊　周　漢　後漢　晉　東晉　齊

周制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之　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薦宗廟因乘舟浮川也　漢高后八月祓於霸上　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潔潔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潔之矣禊者潔也言自潔濯也　晉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禊洛水之側　東晉元年又詔罷三月弄具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　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今相承爲百戲之具雕弄巧飾增損無常　說曰禊與曲水其義參差晉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

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蔡邕曰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凡言祓者祉也以爲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也後漢杜篤云郭虞三月三日上辰產二女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人旬內夭其三女何足警彼風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主暨於富商用事伊洛帷幔元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洛禊也馬融梁冀西第云西北戌亥元石承輸蝦蟆吐寫庚辛之域卽曲水之象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禊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也

諸雜祠周 秦 漢 東晉 後魏

周立壽星祠於下杜亳（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也瓚曰濟陰亳縣是也師古曰杜郎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也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斯近之矣）時奉焉又立杜主祠因宣王殺右將軍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杜伯執弓矢射宣王宣王伏弓而死故周人尊其鬼而歲時奉祠焉

秦立陳寶祠因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寶如石似肝顏師古曰陳倉之北阪上城中也）其神或歲不至歲或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光色赤黃長五丈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野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聞之以應之也）祠以一牢名曰陳寶（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二世時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德公立卜居雍（卽今扶風郡雍縣）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音孚）時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以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始皇東遊海上祠八神求仙人其祀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淄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

三山三山蓋卽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也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山在東萊六曰月主祠之萊山山在東萊長廣皆在
西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盛山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八曰四時主祠瑯琊瑯琊在
齊東北蓋歲之所始也皆各用牢具祠
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罘音浮
漢高帝天下已定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又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
祀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祀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
神也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爾饎爨也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杜主卽周之杜伯也巫保族纍二神名纍音力追反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
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前者也司命文昌第四星也施糜其先常施設糜粥者也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
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元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武帝卽位厚禮置祠神君於
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神君者長陵女子產乳而死見神於娣宛若宛若祠之其室人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宛若字也娣音悌又帝師少翁求
仙始親祠竈少翁言於帝曰祠竈皆可致物物鬼也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又立粵祠雞卜自此用持雞而卜如鼠卜也是時旣滅兩粵粵人勇之乃
言粵人俗鬼師古曰勇之粵人名也俗鬼言其土俗尙鬼神之事而其祠皆無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宣帝時南郡
獲白虎獻其皮牙爪帝爲立祠又方士言隋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又祠封苑火井於鴻門
西河鴻門有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也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傍又祠三山八神於曲成東萊之縣蓬山石社石鼓
於臨朐又有月祠蚩尤勞谷五牀山五帝仙人玉女金馬碧雞等神遣諫議大夫王襃使持節而求焉東晉哀
帝欲於殿前鴻祀以鴻雁來爲候因而祭之謂之鴻祀或曰鴻大也鴻雁初來必將大祀侍中劉遵等啟稱此唯出大傳不在六籍劉向鄭元雖爲
其訓自後不同前代以來並無其式後魏道武帝初有兩彗星見劉后使占者占曰祈之則掃定天下后從之
故立其祀又立歲神十二歲一祭以十月用牛一雞三又立土神四歲一祭常八月十月用羊又立獻明以上天
神四十所歲祭其神尊以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

秦德公立卜居雍（即今雍縣也）子孫飲於河遂都雍祠自此興用三百牢（伏祠已具前）漢成帝丞相匡衡等奏罷雍鄜上下時及陳寶祠等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惟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杜主祠有五置其一高帝所立梁晉秦荆等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志太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孝宣三山井諸山當九等皆罷之也）後帝以無繼嗣故復陳寶等祠末年頗好鬼神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說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廣崇無福之祀皆姦人惑衆是以聖人絕而不言伏惟陛下拒絕無令姦人有窺朝者帝善之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代諸神祠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平帝末年崇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不能備乃以雞當鴈鶩犬當麋鹿

魏武王秉漢政普除淫祀文帝黃初五年詔先王制祀五行名山川澤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自今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明帝青龍初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勿祀

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昔帝王循岳瀆山川各有定制然以道別天下其鬼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而淫祀不作末世妖孽相煽（音扇）捨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宜按禮爲制使妖淫之鬼不亂其間

東晉穆帝升平中何瑾請備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柴燎五岳徧於羣神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立祀自永嘉之亂喈灊之天柱在王畿之內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遣大夫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自咸和迄於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

川大神更爲簡鈌可令禮官作式其諸妖孽可粗依法先去其甚俾邪不瀆正時不行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皆絶孝建初更修蔣侯祠所在山川漸皆脩復明年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臣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後魏初自天地社稷以下合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頭孝文帝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衆夫神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其令有司非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用酒脯太和十四年詔自先朝以來享祀凡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易先常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等明堂祭五祀皆有此四十神悉罷之初每以正月吉日於庭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至孝文詔曰禮云自外至者無主不立此既無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又探冊之祭可悉罷之

通典卷五十五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十六 嘉一

天子加元服 周 漢 後漢 魏 東晉 後魏 北齊 大唐

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曰冠而生子禮也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為年紀十二周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譙周五經然否論曰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后出也許慎五經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將冠筮日筮賓冠義曰古者聖王重冠筮賓所以敬冠事既言古者則不起於周所以行之於廟冠義曰重冠故行之於廟者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冠委貌於阼三加彌尊冠義曰冠於阼以著代也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大戴禮公冠篇曰公冠四加三同士後加元冕天子亦四加後加袞冕祼享樂於廟所以知冠有享樂者春秋左傳曰晉侯問晉大夫季武子襄公年曰君可冠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周公冠成王命史雍頌曰近於人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說曰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古者聖王重冠所以為國本也五經要義云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為禮之始矣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此人君重冠之義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或云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冠禮者王肅鄭元皆以為夏末衰亂篡弒所由生焉故作公侯冠禮則明天子冠禮之審又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

事猶行士禮故筵賓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也者今按大戴禮有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於士據此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蕩滅其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採行焉　漢改皇帝冠爲加元服惠帝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景子爲吉昭帝冠辭曰陛下摛著先帝之光輝以承皇天之嘉祐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萬福之丕鹽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承天無極　後漢制正月甲子若景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訖皆於高廟如儀謁見（續漢書云加元服乘輿皆於高祖廟謁見按世祖制始冠緇布冠於宗廟從古制）和帝冠以正月甲子乘金根車駕六元虬至廟成禮乃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蔟之庭鐘咸獻壽焉（黃香頌云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茂純躬烝烝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時加元冕簡甲子之元辰皇輿幸夫金根六元虬之連蜷建螭龍以爲旂鳴節路之和鑾既臻廟以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燕撞太蔟之庭鐘祚蕃屏與鼎輔暨夷蠻之君王咸爵進於金罍獻萬壽之玉觴頌文多今但錄其事耳蜷音權）順帝以初月景子加元服於高廟（時兼用曹褒新禮其儀不存順帝都洛陽亦立高祖廟矣）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元纁駟馬賜貴人王公卿司隸校尉城門五校侍中尙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　魏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古之士禮服必三加彌尊所以喻其志至於天子諸侯數無文將以踐阼臨人尊極德成不復與士以加喻勉爲義禮冠於廟自魏不復在廟矣）東晉諸帝冠儀一加幘冕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先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將加冕太尉讀祝文曰令月吉辰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斁眉壽惟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元紞脫帝絳紗服冠事畢大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孫毓五禮駁曰魏氏天子一加三加嫌同諸侯毓按玉藻記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illegible]此二冠皆卑服質古勢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

非重始也又禮器有以少爲貴者冠不在焉記有彌尊喻志之言蓋以服從卑始象德日新不可先卑尊卑轉

而卽卑今嫌士禮喻志之文因從魏氏一加之制考之玉藻似非古典今三加者先冠皮弁次冠長冠後冠進賢冠以爲彌尊於意又疑婺須答治禮問天子禮元冠者形之成也爲君未必成人故君位雖定不可孩抱而服冕

弁喪以爲天子卽位之日卽爲成君冕服以備不宜有加諸侯卽位爲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衣便不可乎意爲宜冠有加

成帝用三元吉日既加元服拜於太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事又廟見臺符問修復未畢吉凶不相干爲可加元服與不太常王彪之議禮雖有喪冠當是應冠之年服制未終若須服終便失應冠之年故也禮所以冠無定時月春夏不可便用秋冬若今歲內修復未畢入新年卜仲春之日加元服不失年不失禮今便準喪冠闕饗樂而行事誠有倚傍然加袞冕火龍煥然以准喪儀情有不體若別有事必速加元服權諸輕重不須修復畢者便當準喪冠耳又議新年至尊當加元服今若依成帝故事用三元日者冠有金石之樂恐修山陵未畢於樂便闕禮冠自卜日又云夏葛屨冬皮屨無定時不必三元也按晉故事及兩漢皆非三元當任時事之宜耳又議近訪得成皇帝加元服儀注闕無拜廟事按禮冠皆於廟儀禮云既畢賓出主人送於廟門明必在廟近代以來不復在廟成皇帝既加元服拜太廟以告成蓋亦猶擬在廟之儀今既加元服亦應拜廟　後魏正光元年秋孝明帝年十一加元服訖拜太廟大赦改元　北齊制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圜丘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軒中嚴羣官位定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幘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侍中繫元紞脫絳紗袍加袞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萬歲皇帝入溫室移御座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羣臣朝服上禮酒十二鐘米十二囊牛十二頭擇日親拜圜丘方澤謁廟　大唐之制如開元儀

皇太子冠皇子皇孫附　周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天子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嗣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之家語冠頌篇曰天子之元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四加漢宣帝冠太子以正月冠諸王遣使行事　魏氏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嗣子乃三孫就以爲一加再加皆非禮也冠諸王因漢遣使行事　晉惠帝之爲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武惠冠太子冠訖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太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儀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儀二十而冠遂革使命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東惠帝以正月庚午冠太子訖乃廟見懷帝亦以正月冠皇太子　宋冠皇太子及藩王以一加　齊武帝孫南郡王昭業冠從尚書令王儉議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國官陪位拜賀如常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公車門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慶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剋日謁廟儉議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無嫡孫然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重元服之典宜異列蕃依于諸王則輕同于諸王則重按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注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不爲主也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則皇太子無事用之道宜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并攝立贊冠醮酒二辭不依蕃國詔可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本加南郡王冠筮日戒賓鑒加元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從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形永永眉壽於穆斯寧　明帝冠太子用正月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正月冠太子於太極殿修前代之儀　後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於廟詔曰司馬彪漢志漢帝有曰加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孔子之言與正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朕以爲有賓諸儒皆以爲無賓孔氏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矣　北齊制皇太子冠則太尉以制幣告七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於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頂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階之南東面受詔入室盥櫛出南面使者進揖詣冠席西面坐光祿

贊盥詣太子前跪櫛使者又盥奉進賢三梁冠至太子前東面祝脫空頂幘加冠太子興入室更衣出又南面就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祝脫三梁冠再加遠遊太子又入室更衣設席中楹之西使者揖就席南面光祿卿洗爵酌醴使者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卽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階復本位西面三師三少及在位羣官拜事訖又擇日會宮臣又擇日謁廟　隋制皇太子將冠前一日帝齋於太興殿太子與賓贊及預從官齋於正寢其日質明有司告廟各設筵於阼階帝袞冕卽御座揖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贊冠者坐櫛設纚賓盥訖初加緇布冠進設頍丘癸切纓賓揖太子適東序衣玄衣素裳以出贊者又坐櫛賓進加遠遊冠改服訖賓又受冕太子適東序改服以出賓揖太子南面立賓受醴進筵前北面立祝子又切太子拜受觶賓復位東面答拜贊者奉饌於筵前太子祭奠禮畢降筵進當御東面拜納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贊者引太子降自西階賓少進字之贊者引太子進立於庭東面諸親拜訖贊者拜太子皆答拜與賓俱復位納言承詔降命令有司致禮賓又拜帝復降阼階下拜太子以下拜帝出更衣還宮太子從至閤因入見皇后而還　大唐貞觀五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將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准陰陽家用二月為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嘗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常狀准東宮典記有上禮之儀謹按上禮非古從南齊後魏方有此事而垂拱神龍更扇其道羣臣斂錢獻食君上厚賜答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皇太子冠乃盛禮自然合有錫賚上臺東宮處宴會非不優厚其上禮宜停其儀具開元禮

諸侯大夫士冠　夏　周　後漢　晉　大唐

夏小正記二月冠子之時也　周制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象法也為子孫能法其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諸侯之子冠亦用士禮也）冠禮筮日筮賓冠於阼醮於客位三加彌尊（阼謂主人之北也嫡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內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所以相尊也）因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左傳曰晉侯問襄公年大夫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為禮也（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家語冠頌云諸侯之子冠同於士）士男子二十而冠（漢戴聖云男子陽也陽成於陰偶數起於二終二十謂之小成而冠鄭元云任士職居士位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孔穎達云十九以下為殤身有德行幼為大夫則不待二十而冠）將冠筮日於廟門（廟禰廟也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旬之外日）主人戒賓（戒告也賓主人之僚友也將冠子故就告使來）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教之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病猶辱也共音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退去歸也）前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賢者恆吉冠必筮日筮賓者所以敬冠事重冠禮者也）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宿進也如主人服朝服）乃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蒞之敢宿賓對曰敢不夙興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乃宿賓者親相見致其辭）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贊冠者佐賓為冠事者）冠日夙興設洗直於東榮（榮屋翼也直音值）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冠時先用卑服故北上便）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此助君祭之服爵弁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用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純衣絲衣也韎音妹韐音閤）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要中衣布亦以十五升其色象焉）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此莫夕於朝之服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士皆爵韋為韠其爵同不以元冠名[illegible]

笄者頍項…結項中…四…以…項中有…亦…者也緇今之校梁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纓邊組側赤也同篋謂此上六物隋方曰篋篋音他果反櫛實於簞簞笥也蒲筵二在南敷陳曰筵藉之曰席上重者皆言席取相承藉之義在地多言筵也側尊一甒醴在服北側猶特也無元酒也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蘇管切執以待於西坫南南面東上匴今時冠箱執之者有司也主人元端爵韠立於阼階下直東序西向元端士入廟服也爵韠謂淺赤色韋爲韠兄弟畢袗元立於洗東西面北上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盡袗同也同元衣元裳緇帶緇韠袗音之忍切儐者元端負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采衣未冠所服凡童子緇布衣錦緣錦紳幷紐錦束髮皆朱錦紒結髮賓至主人拜迎於外門之外揖讓而入主人升立於東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主人之贊者筵於東序少北西面嫡子冠於阼少北避主人也若庶子則冠於戶外南面遂醮焉不於客位者不代父成而不尊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於筵南端贊者賓之贊冠者也奠停也賓揖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西階一等冠緇布冠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進容者行翔而蹌焉乃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元首也祺祥介景皆大也坐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卒謂設頍項結纓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元端爵韠出房南面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眾以容體賓揖之即筵降二等受皮弁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祝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申重也胡猶遐遠無窮也今按詁訓胡不訓遐疑胡當爲嘏嘏訓爲大或當時傳寫謬誤鄭元不加審正臆斷爲遐耳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卒紘謂繫屬也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賓降三等至地也受爵弁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正猶善也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他謂卒紘容出徹皮弁冠櫛筵入於房主人贊者徹之筵於戶西南面筵主人之贊也贊者房中酌醴賓揖冠者就筵西南面賓受醴於戶東筵前北面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嘉善也嘉薦謂脯醢芳香不忘長有令名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爲禮異於答主人冠者奠觶於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

壁北面見於母（廟東廟左也適東壁者出闈門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西闈門也）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之若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不在謂疾病或歸寧使人受脯而後歸）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冠者立於西階東南面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伯仲叔季惟其所當（爰於也孔甚也髦俊也攸所也於猶為也嘏大也伯仲叔季長幼稱也甫丈夫之美稱）冠者對（其辭未聞）賓出主人送於廟門外入見姑姊如見母（入寢門不見妹卑也）乃醴賓以一獻之禮（一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醻酢賓與主人各兩爵而禮成）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財貨曰酬束帛十端儷皮兩鹿皮也）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賓出主人送於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一獻之為禮有薦有俎使人歸諸家其牲未聞）冠者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贄見於君遂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贄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父歿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盧植曰本父當成之不能成故已冠而祭之若成之矣）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盧植曰飲賓也鄭元曰享禮之王肅曰兄弟飲冠者身）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有齊縗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冠矣）若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縗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變吉禮而用喪冠得成人之服也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　議曰冠者表成人之容正尊卑之序而令母兄姑姊與之交拜豈非混淆長幼瀆亂人倫者乎所言答拜之文未必周公之旨東周衰末王室已卑諸侯踰僭削去典法重以秦皇蕩滅十無一存況復編斷簡蠹傳寫訛謬先儒注釋不加參詳遂令後學有所疑誤又按九拜之儀肅拜今揖也尊屬欣其備禮念其成人以揖示敬在禮非爽便同匹敵竊謂不然（本制冠禮正長幼之序鄭康成注云忻其成人與為禮若令母兄交拜豈非崇虛而損其實乎）後漢何休冠儀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為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為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

於首顧吾子教之賓旣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灑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爲冠者設北嚮筵又設賓東嚮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篚器設於兩筵又設罇爵於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於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曰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興西嚮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嚮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者卽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酹地然後啐酒訖賓興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爲起若諸父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姑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爲歡乃罷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　晉王堪冠禮儀云永平元年惠帝時正月戊子冠中外四孫立於步廣里舍之阼階設一席於東廂引冠者以長幼次於席南東上賓宗人立於西廂東面南上堪立於東軒西南面西上陳元服於席上宗人執儀以次呼冠者各應曰諾宗人申誡之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兄弟具來咸加爾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敬愼威儀惟人之則壽考維祺永受景福冠者高跪而冠各自著帢興再拜從立於賓南上酌四杯酒各拜醮而飲事訖上堂向御史府君再拜訖冠者皆東面坐如常燕禮時賓宗人東平王隆叔祚王循道安王業建始此皆古禮也但以意斟酌從其簡者耳　大唐制如開元禮

大功小功末冠議　周　晉

周制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可以娶妻下殤

之小功則不可（此皆謂可以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冠子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矣）晉傅純難曰按雜記本文已在小功則得冠在大功不得冠也鄭氏云已大功卒哭以冠與本文不同何邪又要記不見已冠不知已冠當在何條賀循答曰禮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娶道父爲子嫌但施於子不施於己故下言已雖小功著己與子亦同也俱同則大功之末已可以冠以理推之正自應爾非爲與本文不同要記不見已冠直是文句脫耳高崧問范汪曰按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鄭孫二家注並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求之於禮無可冠之文范汪答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此於子已爲無服又云父小功可以冠子疑與上章俱有末語特於下言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是爲小功卒哭皆得行冠娶之事也大夫三月而葬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是爲父雖小功子服盡也大功許冠婚則小功便無所不可也高崧重問范汪曰下殤小功則不可而云小功之末可以冠婚何范汪重答曰下殤小功此是周服之下殤不可以服輕而恩踈也或曰因喪而冠亦禮之明文何以復於大功小功喪中每言冠乎答曰在喪冠而已不行冠禮也於大功小功之末故可行冠禮因喪而冠與備行冠禮殊也或問者曰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按經大功之末雖云可以冠子嫁子不言已可以冠而鄭氏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未解經又云大功之末而注云卒哭不知此言末便是卒哭爲非卒哭邪答曰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注又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小功卒哭而可以冠娶妻者冠而後娶今既云冠嫁其子則於文不得復自著已冠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得娶妻則大功亦可以得冠冠輕婚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之末得自娶以記文不備故注兼明之注之有此比禮三月既葬卒哭於小功則餘有二月是末也於大功則正三分之一便謂之末意常以疑之然鄭氏注喪服經云葬喪之大事既畢故

謂之末耶重問曰省及申釋注意甚爲允也然僕猶有所未了禮小功卒哭可以娶者婚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明婚雖屬吉而有嗣親之感小功餘喪不重祖考之思故可以娶也大功可冠猶有疑焉夫吉禮將事必先筵賓然後成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嫁其子者以已大功之末於子則小功服已過半情降既殊日算浸遠故子可以行吉事至於己身親有功布重制月數尚近而便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禮於此稱情無乃薄邪且非禮正文出自注義耳若有廣比想能明例以告之答曰齊縗之喪則冠婚皆廢大功則廢婚而行冠冠吉輕而婚吉重故也冠吉輕故行之於大功之末婚吉重故行之於小功之末但以大功末云可以冠子而自著己冠之文不便賢者以三隅反之推小功得自娶則大功得自冠以身有功服月數尚近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事今正以小功大功之末俱得行吉禮故施輕吉於重末行重吉於輕餘重服不可以行重吉故許其輕者輕服可以通重吉故因得行之若大功之冠則行吉冠之禮而反喪服若服在齊縗不得行吉則因喪而冠以冠禮貴及不可踰時而齊縗之服崇重則大功之末差輕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女筓周

周制女子許嫁筓而醴之稱字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筓女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已毀則教於宗室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也教以婦德婦容婦功婦言宗室大宗子之家公羊傳婦人許嫁筓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埋之謂不爲殤也魯僖公九年伯姬卒是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筓禮之婦人執其禮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人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筓賈公彥云許嫁筓當使主婦對女賓執其禮其儀如男子也又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當用酒醮之敬其早得禮燕則鬈首既筓之後去之也猶若女有鬌紒也鬈音巨員切鬌丁果切

通典卷五十六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十七　嘉二

君臣冠冕巾幘等制度

上古衣毛帽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黃帝造冕旒始用布帛冕者冠之有旒唐虞以上冠布無緌緌纓飾夏后以牟追音丁回反以收所以收斂髮殷制章甫或以冔章明也言以表明丈夫甫或為父冔覆也自覆飾冔音況甫反形制並無文至周六冕章數始備故孔子曰服周之冕言中禮也洎乎幽厲衰微秦焚六籍圖寫紛雜記注混淆今徵其實錄捃拾沿革為冠冕篇云

冕大裘冕　衮冕　鷩冕　毳冕　絺冕　元冕　通天　平冕　平天冕　替冕　青冕　赤冕　黃冕　素冕　黑冕　象冕　山冕　火冕　藻冕　方冕　祀冕　有熊氏　周　秦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陳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耳不聽讒言也事見世本　周制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繅雜文之名合五色絲為繩垂之延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匝貫五采玉十二旒旒則十二玉每就間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紘一條屬兩端於武此謂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絺冕五旒用玉一百二十元冕三旒用玉七十二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各以其等者繅玉知其命數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玉八繅玉皆朱綠禁令不得相僭踰　秦滅禮學郊社服用皆以袀元以從冕旒前後邃綖蔡邕獨斷云袀紺繒也班固東都賦注云袀阜也袀音鈞　後漢光武踐祚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孝明帝永平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玉珠為十二旒蔡邕獨斷云九旒也

以其綬采色爲組纓禮記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服也其旒珠用眞白玉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色綬爲組纓旁垂黈纊助天子郊天地祀明堂則冠之　魏因漢故事明帝好婦人之飾冕旒改用珊瑚珠晉因之　東晉元帝初過江帝服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珠侍中顧和奏舊禮冕旒用白玉珠今美石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玉旋珠從之後帝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改服黑介幘通天平冕皁表朱綠裏廣七寸長一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二旒以朱組爲纓無緌王公卿助祭郊廟冠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組爲纓色如綬也　宋因之更名曰平天冕天子郊祀及宗廟服之王公並用舊法　齊因之梁因之其制前垂四寸後垂三寸旒長齊肩以組爲纓色如其綬旁垂黈纊充耳珠以玉瑱乘輿郊祀天地明堂享宗廟元會臨軒則服之五等諸侯助祭平冕九旒青玉爲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色爲組纓旁垂黈纊　陳因之以爲冕旒皇太子朝冠遠遊冠侍祭則平冕九旒五等諸侯助祭郊廟皆平冕九旒青玉爲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色爲組纓旁垂黈纊　北齊採陳之制旒玉用五采以組爲纓色如其綬其四時郊祀封禪大事皆服袞冕皇太子平冕黑介幘白珠九旒飾以三采玉以組爲纓色如其綬未加元服則空頂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　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冕祀昊天則蒼冕五帝各隨方色朝日用青冕夕月用素冕地祇用黃冕神州社稷用元冕享先皇加元服等象冕享先聖食三老耕籍等以袞冕視朔大射等以山冕視朝臨法門適宴等以鷩冕皆十二旒韋弁皮弁見在下文諸公之冕九方袞山鷩火毳等六皆九旒韋弁皮弁元冠三合上爲九諸侯八無袞冕諸伯七又無山冕諸子六又無鷩冕諸男五又無火冕冕五旒三公之冕九祀火毳藻繡爵弁等冕六韋弁皮弁元冠合上九三孤自祀冕而下八無火冕公卿七又無毳冕上大夫六又無藻冕中大夫五又無皮弁下大夫四又無爵弁士服三祀弁爵

弁元冕庶士元冠而已其弔服諸侯當事則弁絰不則皮弁以下亦如之　隋採北齊之法袞冕垂白珠十二旒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笄太子庶子裴正奏色並用元旒齊於膊纊齊於耳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法皇太子袞冕垂白珠九旒青纊充耳犀笄國公冕青珠九旒初受册命執贄入朝祭祀親迎三公助祭並服之侯伯則鷩冕子男則毳冕五品以上絺冕九品以上爵弁　大唐依周禮制天子之六冕有大裘冕袞冕鷩冕毳冕絺冕元冕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元表纁裏以下廣狹准此金飾玉簪導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於後也亦謂之笄所以拘冠使不墜也導以擽鬢使入巾幘之中以組為纓色如其綬祀天神地祇服之袞冕加金飾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諸祭祀及踐祚享廟遣將征還飲至加元服元日受朝等服之鷩冕有事遠主服之按周禮遠主謂先公毳冕祭海嶽服之絺冕祭社稷帝社服之元冕蜡百神朝日夕月服之自袞冕以下旒數並依周禮皇太子袞冕白珠九旒諸臣袞冕青珠九旒青纊充耳簪導鷩冕七旒第二品服之毳冕五旒第三品服之絺冕四旒第四品服之元冕三旒第五品服之龍朔二年九月司禮少常伯孫茂道奏稱准令諸臣九章服君臣服冕章數雖殊飾龍名袞尊卑相亂今請諸臣九章衣以雲及麟代龍昇山為上仍改冕名當時紛議不定至儀鳳二年十一月太常博士蘇知機上言曰前龍朔中孫茂道奏請諸臣九章服當時竟未施行今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加日月星辰龍虎山火麟鳳元龜雲水等象鷩冕八章三公服之毳冕六章三品服之絺冕四章五品服之詔下有司詳議崇文館學士楊炯奏曰謹按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尚矣逮及有周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制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沈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

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以法服乃此之自出也天下之能事於是乎畢矣今蘇知機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已施於旌旗矣龍虎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鱗鳳有四靈之名元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餘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此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若夫禮唯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尼父之法度者哉由是竟寢知機所請

緇布冠進賢冠　周　後漢　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青組纓屬於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項中有緇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以爲始冠之冠冠而弊之可也（初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加皮弁後而棄之）　後漢改之制進賢冠爲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蔡邕獨斷云千石以下一梁）小吏私學子皆一梁　晉因之天子元服始加則冠五梁進賢冠三公及封郡公縣侯鄉亭侯則三梁卿大夫下至千石則兩梁中書門下至門郎小吏並一梁　宋因之爲儒冠　齊因之爲開國公侯下至小吏之服其以梁數爲降殺則依晉制　梁因之以爲乘輿宴會之服則五梁進賢冠　陳因之爲文散內外百官所服以梁數爲高卑天子所服則五梁　北齊進賢五梁冠不通於下　隋因陳制內外文官通服之降殺一如舊法　大唐因之若親王則加金附蟬爲飾復依古制緇布冠爲始冠之冠進賢緇布二制存焉

牟追冠 章甫冠 委貌冠 夏 殷 周 漢 宋

夏后氏牟追冠長七寸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 殷因之制章甫冠高四寸半後廣四寸前櫛首 周因之制委貌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冠弁委貌） 漢制委貌以皁繒爲之形如委穀之貌上小下大長七寸高四寸前高廣後卑銳無笄有纓行大射禮於辟雍諸公卿大夫行禮者冠之 宋依漢制

通天冠 秦 漢 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隋 大唐

秦制通天冠其狀遺失 漢因秦名制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卻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爲述筩駮犀簪導乘輿所常服 晉依漢制前加金博山述乘輿常服（述鄙鷸也鷸知天雨故冠像焉前有展筩） 宋因之又加黑介幘（舊有冠無幘冠理展筩前代古圖畫三皇五帝或有服通天冠深誤矣） 齊因之東昏侯改用玉簪導 梁因之復加冕於其上爲平天冕（此復依晉冕法） 陳因之 北齊依之乘輿釋奠所服 隋因之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朔日元會冬會諸祭還則服之 大唐因之其纓改以翠緌

長冠 劉氏冠 齋冠 漢 晉 梁

漢高帝採楚制長冠形如板以竹爲裹亦名齋冠後以竹皮爲之高七寸廣三寸以高帝所制曰劉氏冠故爲享廟之服敬之至也（鄙人或謂之鵲尾冠） 晉依之去竹用漆纚救日蝕諸祀則冠之 梁天監中祠部郎中沈宏議竹葉冠是漢祖微時所服不可爲祭服宜改用爵弁司馬褧云若必遵三王則所廢非一武帝竟不改矣

遠遊冠 具服遠遊冠 公服遠遊冠 秦 漢 晉 梁 陳 北齊 隋 大唐

秦採楚制楚莊王通梁組纓似通天冠而無山述有展筩橫之於前 漢因之天子五梁太子三梁諸侯王通服

之　晉皇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以翠羽為緌綴以白珠帝之兄弟之子封郡王者通服之則青絲為緌　梁為皇太子朝服加金博山翠緌　陳因之其藻飾服用依晉故事也　北齊依之制五梁冠乘輿所服不通於下　隋依之制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翠緌犀簪導皇太子元朔入廟釋奠則服之　大唐因之其制具開元禮序例

高山冠側注冠　秦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大唐

秦滅齊獲其君冠而制之形如通天冠頂不邪御直豎鐵為卷梁高九寸無山展筩一名側注冠（其體側立而曲注因名之）以賜近臣中外謁者僕射行人使者等所服　漢舊儀云乘輿冠高山冠飛月之纓（一云飛翮之纓）丹紈裏（按此高山冠以遲天子之服）魏明帝因改之卑下於通天遠遊除去卷筩加介幘幘上加物以象山行人使者服之　晉宋齊梁陳歷代因之　隋依魏制參用之形如進賢冠加三峯謁者大夫以下服之梁數依其品降殺　大唐因之內侍省內謁者監及親王司閤等服之

法冠獬豸冠　柱後惠文冠　秦　漢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大唐

秦滅楚獲其君冠賜御史以纚為展筩鐵為柱卷（取其不曲撓也一名柱後惠文冠）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一角能別曲直楚王獲之以為冠）　漢晉至陳歷代相因襲不易　隋開皇中於進賢冠上加二眞珠為獬豸角形大業中改制一角（或云獬豸神獸蓋一角今二角者非也）執法者服之　大唐法冠一名獬豸冠一角為獬豸之形御史臺監察以上服之

建華冠鷸冠　漢　晉　陳

漢制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形似縷鹿（薛宗曰下輪大上輪小也）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

鷸冠建華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舞樂人服之　晉及陳代相因不易餘並無聞

趙惠文冠武冠　武弁　大冠　鵕鸃冠　繁冠　籠冠　建冠　鶡冠　秦　漢　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隋　大唐

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胡廣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惠者蟪也其冠文細如蟬翼故名惠文或曰齊人見千歲涸澤神名之曰慶忌冠大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其冠　漢因之曰武弁一名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侍中插左貂常侍插右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黃貂各隨服色所尚後漢應劭漢官儀曰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高居飲潔貂內勁悍而外溫潤　又名鵕鸃冠倉頡解詁曰鵕鸃鷩卽鷩翟山雞之屬尾彩鮮明是將飾冠以代貂　幸臣閎孺爲侍中皆服大冠天子元服亦爲先加又雙鶡尾豎左右名鶡冠鶡鷙鳥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碎天子武騎故冠之徐廣曰鶡似黑野雞出上黨　晉依之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卽惠文冠也　宋因之不易　齊因之侍臣加貂蟬餘軍校武職黃門散騎等皆冠之唯武騎武賁插鶡尾於武冠上　梁因制遠遊平上幘武冠　陳因之不易後爲鶡冠武者所服　北齊依之曰武弁季秋講武出征告廟則服之　隋依名武弁武職及侍臣通服之侍臣加金璫附蟬以貂爲飾侍左者左耳侍右者右耳天子則金博山三公以上玉枝四品以上金枝文官七品以上毦白筆八品以上及武官皆不毦筆　大唐因之乘輿加金附蟬平巾幘侍中中書令則加貂蟬侍左右珥諸武官府衛領軍九品以上等亦准此

方山冠漢　晉

漢制似進賢以五采縠爲之祠宗廟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方之色而舞焉　晉因之

巧士冠漢　晉

漢制高七寸前後相通直豎似高山冠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者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

四星云　晉因之自後無聞

御非冠漢　梁　隋　大唐

漢制似長冠皆縮垂五寸有纓緌宮門吏僕射等冠之　梁北郊圖執事者縮纓緌　隋依之門者禁防伺非服也　大唐因之亭長門僕服之

樊噲冠漢　晉　宋　齊　陳

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其制似平冕廣九寸前後出各四寸司馬殿門衛士服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即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傍視項羽　晉宋齊陳不易其制餘並無聞

術士冠漢　晉

漢制前圓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不以施用或曰楚莊王解冠是也　晉因之宋以後無聞

卻敵冠晉　陳

晉制之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似進賢冠凡當殿門衛士服之　陳依之餘並廢

進德冠大唐

大唐制九琪加金飾皇太子侍從皇帝祭祀及謁見加元服納妃則服之

翼善冠大唐

大唐貞觀中制月一日十五日視朝常服之又與平巾幘通用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於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耳今四海無虞此冠頗採古法兼類幞頭乃宜常服開元十七年廢不行用乾元元年十月知司天臺韓穎奏五官正奉敕創置其官職祀五方上帝各隨五帝冠上加一星珠衣從本方正色每至正冬朔望朝會及諸大禮即服以朝見仍望永

爲酒式李敕旨宜依

皇收　哻　爵弁　廣冕　虞　夏　殷　周　漢　晉　隋　大唐

有虞氏皇而祭其制無文蓋爵弁之類　夏后氏因之曰收（收之言所以收斂髮）緇黑前小後大　殷因之曰哻（哻名出於幠幠覆也覆以白飾覆一）黑而微白前大後小　周因制爵弁（爵弁冕之次）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前小後大三代以來皆廣八寸長尺二寸如冕無旒皆三十升布爲之士冠禮三加成人服之　漢依周制或云中古以下其制用縔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樂舞人服之　晉依漢制更名廣冕有收持笄服用如舊　隋依以角爲簪導士助君祭服之　大唐因之以紬代布用元纓簪導九品以上冠親迎助祭家私祭祀服之

皮弁　周　晉　後周　隋　大唐

周禮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璂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士冠禮曰三王共皮弁（按皮弁韋皮侯伯璂飾七玉子男璂飾五玉三采孤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二采皮弁以鹿皮爲之璂音其）　晉依舊制以鹿淺毛黃白色者爲之其服用等級並準周官　後周田獵則服之以鹿子皮爲之　隋因之大業中所造通用烏漆紗前後二傍如蓮葉四間空處又安拳花頂上當縫安金梁梁上加璂天子十二珠爲之皇太子及一品九璂二品八璂下六品各殺其一璂以玉爲之皆犀簪導六品以下無璂皆象簪導唯天子用含稜後制鹿皮者以賜近臣　大唐因之以鹿皮爲之玉簪導十二璂朔日受朝則服之

韋弁　周　晉　宋　後周

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爲弁齊人名蒨爲韎韐以染韋爲韎色曰韎韋）　晉以韋爲之頂上小尖　宋因之或爲車駕親戎中

外戒嚴之服　後周巡兵即戎則服之自此以來無復其制

幘

童子幘　空頂幘　納言幘　赤幘　緗幘　素幘　黑幘　紺幘　綠幘　青幘
秦　漢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大唐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幘者賾也頭首嚴賾）　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爲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袙音富百切）　漢因續其顏御摞之施巾連題御覆之至孝文乃高其顏題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屋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幘收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明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未入學小童幘句卷屋者示尚幼小未遠冒也喪幘御摞反本禮也（蔡邕獨斷曰幘古者之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用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王莽頂禿幘上施屋壯髮謂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爲主頭者是）制紺幘以齋青幘以耕緗幘以獵綠幘漢董偃召見服之　晉因之　東晉哀帝從博士曹弘等議立秋御讀月令改用素幘　宋因之以黑幘騎吏鼓吹武官服之其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　齊因之以黑幘拜陵所服　梁因之以黑介幘爲朝服元正朝賀畢還宮更出所服未加元服則空頂幘　陳因之諸軍司馬服平巾幘長吏介幘御節郎黃鉞郎朝服赤介幘簪筆　隋依之天子畋獵御戎文官出遊武官一品以下并流外吏等上下通服黑介幘平巾黑幘又制綠幘庖人服之其平巾黑幘之制玉枝金花飾犀簪導紫羅褶其御五輅人逐其車色　大唐因制乘輿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祭還及冬至朔日受朝會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黑介幘拜陵則服之平巾幘（金寶飾）導簪冠支皆以玉乘馬則服之皇太子平巾幘乘馬則服之空頂介幘雙玉導加寶飾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廟釋奠則服之冠幘五品以上陪祭服之

幍

白幍　烏紗幍　魏　晉　宋　梁　陳　隋　大唐

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苦洽切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或云本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因之爲善遂不改因通以慶弔帢與帢同　晉因之咸和中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侍官乘車白帢　齊依以素爲之舉哀臨喪服之　梁因之以代古疑縗爲弔服羣臣舉哀臨喪則服之　陳因之而初婚冠送餞以服之　隋依梁不易　大唐因之

帽皮帽　白帽　翠帽　黑帽　高屋白紗帽　高頂帽　岑帽　突騎帽　周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隋　大唐

上古穴居野處衣毛帽皮以此而言不施衣冠明矣元中記云旬始作帽　周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曰古之人上有帽而句領或云帽名猶冠也義取於加覆其首本纚也古者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得服之　魏管寧在家嘗著皁帽吳書云陸遜破曹休於石亭還當反西陵朝臣燕賜終日上脫翠帽以賜遜時同羣臣朝謁而服之　晉因之　宋制黑帽綴紫標標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後制高屋白紗帽　齊因之　梁因之頗同至於高下翅之卷小異耳皆以白紗爲之　陳因之天子及士人通冠之白紗者名高頂帽皇太子在宮則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又有繒皁雜紗爲之高屋下裙蓋無定准又制岑帽靴角五音師長服之　後魏咸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髮之遺象也又文帝項上瘤疾不欲人見每常著焉時爲雅服小朝公宴咸許戴之　隋文帝開皇初嘗著烏紗帽自朝貴已下至於冗吏通著入朝後復制白紗高屋帽接賓客則服之大業年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是以烏紗帽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按後漢郭林宗行遇雨霑巾角折後周武帝建德中因制折上巾　大唐因之制白紗帽又制烏紗帽視朝聽訟宴見賓客則服之

葛巾角巾　東晉　齊　陳　北齊

東晉制以葛爲之形如帢而橫著之尊卑共服太元中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冠角巾　齊依之其角巾宋不存至齊立學王儉議更

存為陳依之　北齊依之自後無聞

幅巾縑巾　黃巾　後漢　後周　大唐

後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時有妖賊以黃爲巾時謂之黃巾賊按巾六國時趙魏之間通謂之承露晏紹戰敗幅巾渡河按此則庶人及軍旅皆服之用全幅皁而向後幞髮謂之頭巾俗人謂之幞頭後周武帝因裁幅巾爲四脚　大唐因之

巾子大唐

大唐武德初始用之初尚平頭小樣者天授二年武太后內宴賜羣臣高頭巾子呼爲武家諸王樣景龍四年三月中宗內宴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其樣高而踣皇帝在藩時所服人號爲英王踣樣

通典卷五十七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十八　嘉三

天子納妃后冊后附　遂皇　伏犧　五帝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北齊　大唐

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人皇氏　伏犧氏制嫁娶以儷皮為禮　五帝馭時娶妻必告父母　夏親迎於庭　殷於堂

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媒氏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婚姻之時即仲春之月親迎於戶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於戶示其親六禮之儀始備一曰納采用鴈謂始洊音采擇可不二曰問名用鴈謂問女名日月將卜之也三曰納吉用鴈謂卜得吉往告之也四曰納徵用束帛徵成也謂婚姻禮成也五曰請期用鴈娶婦日也六曰親迎用鴈天子聘女納徵加穀珪鄭玄云納徵加於束帛賈公彥曰士以上皆用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珪也靈王求婚於齊遣使稱制拜后靈王求婚於齊大夫晏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故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逮臣下之答徑自上通故遣使稱制拜后魯桓公八年祭音債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也王使魯主婚故祭公來受命而迎女天子無外故稱王后矣春秋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禮合親迎有故則使上卿迎之也祭公迎之王后未至京師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公子翬如齊逆女春秋不譏知諸侯有故得使卿逆說曰禮婚義云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而親之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而後父子親君臣正故曰婚禮者禮之本也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玄駁之曰文王親迎於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繼先聖之後為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為天子不親迎按春秋祭公逆王后於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

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此以爲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非說天子之禮　漢惠帝納后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斤馬十二疋（呂氏爲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平帝立王莽納女爲后以固權遣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積（皮弁鹿皮爲冠也素積以十五升布爲衣積素以爲裳）以禮雜卜筮太牢告宗廟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一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遣甄豐奉璽綬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四年春遣大司徒宮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紱（顏師古曰紱所以繫璽）登車稱警蹕便時（取日時之便）上臨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三公以下宰執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王莽篡立後聞劉伯升及聖公立爲帝莽恐欲外示安靜所徵天下淑女杜陵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二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鉅萬計莽親迎於殿前兩階間成同牢禮於四堂備其嬪御其夫人三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紱執弓韣月令仲春后親祠高禖乃帥嬪御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求男子之祥莽故祈之韣弓衣）　後漢桓帝立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皇后於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桓帝爲蠡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爲婚未及嘉禮會質帝崩后即順烈皇后女弟）宜備禮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按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周禮王者以穀圭此云璧形制雖異爲玉同也乘馬四匹也雜記曰幣一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靈帝冊宋貴人爲皇后天子御章德殿軒百官陪位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皇后北面帝南面太尉立階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冊（文曰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祗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

使太尉□持節奉璽紱宗正副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敬遵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后册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授璽紱中常侍長秋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紱奏於殿前女使授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畢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也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純黃圭長二丈九尺九寸太子太后與乘輿同　魏制天子册后以皮馬庭實加穀珪齊王正始四年立后甄氏其儀不存　晉武帝咸寧三年臨軒遣太尉賈充册立皇后楊氏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納悼后　太康八年有司奏大婚納徵用元纁束帛加穀珪馬二駟羊鴈酒米如故尚書朱整議按魏婚故事天子以皮馬為庭實加之以穀珪　東晉成帝咸康二年帝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於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況漢魏遺事闕略者衆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元凱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先儒以為邱明詳錄為王者婚禮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旄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衮冕升殿旄頭不設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臨軒遣使而五牛旂旄頭畢罕並出即用舊制今闕詔曰今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禮也今何闕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不宜建五牛旂既不設五旂則旄頭畢罕易具也又詔舊制既難且於今而備法服儀飾麤舉兼副雜器停之穆帝永和十年臺符問六禮版文舊稱皇帝今太后臨朝當何稱博士曹耽云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母命諸父為主傳紀裂繻來迎女不稱使也無母辭窮乃命使者耳太常王彪之云三傳異義不可全據今皇后臨朝稱制文告所達國之大典皆仰稟成命非無外事也豈婚聘獨不通乎六禮版文應稱皇太后詔彪之又曰天子嫁女使同姓之國為主者以受體於皇極則有敵婚姻之敵禮至於迎后之制必禮成而後入雖復咸屬之尊亦臣妾也天王之后猶可先之蕃國然後入臨六宮乎是以祭公來

迎王后於紀使我爲媒不云爲主符又問今后還政不復臨朝當何稱彪之云當稱皇帝詔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彪之正禮始更大引經傳及諸故事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曰王者之於四海無不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婚之文考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恒所上合於舊也謂今納后儀制一依咸寧故事從之華恒定六禮云宜依舊及大晉已行之制此恒猶識前事故王彪之言從咸寧由此也唯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群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康上禮群臣不復賀也其告廟六禮版文等皆彪之所定博士荀納云凡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時厚八分以象八節皆眞書后家答則以鍼脚書之納采用鴈一頭白羊一口酒十二斛米十二斛文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都鄉侯何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宗廟天地社稷謀於公卿咸以爲宜率由舊典今使持節崇德衞尉領太常彪之兼宗正散騎侍郎綜以禮納采后家答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先臣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嫺教訓衣履若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頓首稽首再拜承制詔問名用鴈羊如前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乎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問名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詔問臣名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呼婁侯偵之遺元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內侯惲之曾孫先臣故安豐太守關內中侯友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孔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謹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欽承制詔納吉用鴈羊酒如前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順典禮今使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納吉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制大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納徵用白羊一口元纁帛二疋絳二疋絹二百疋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酒十二斛白米十二斛馬六匹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侯何之族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元纁皮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兼司徒光祿勳關內侯恪崇德衞尉領太常彪之以禮納徵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恪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豐禮備物典冊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某云云再拜承制詔請期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謀於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請期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制吉日惟八月壬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某再拜承制詔迎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歲吉月令吉日惟某

率禮以迎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迎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晞重宣中制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螓蛾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士臣某謹因使者兼某官某王晞上謹答

冊皇后文曰維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冊命故散騎侍郎女何氏爲皇后咨爾易本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實由內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任姒母周允嗣克崇皇后其祗勗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帥導六宮作範儀於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歟　北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問名納徵訖告圜丘方澤及廟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爲使司徒副之持節詣后行宮東向奉璽綬以冊授中常侍皇后受冊於行殿使者與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備迎禮太尉太保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升自賓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席於兩楹間童子以璽書版升主人升跪受送使者拜於大門外有司先於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爲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幜幜音景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中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衮冕出升御座皇后入門大鹵簿位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閤施步障降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幜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升自西階詣同牢座與皇后俱坐各三飯訖又各酳二爵一卺奏禮畢后興南面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表謝又明日奉棗栗腶脩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日羣臣上禮謁廟皇帝使太尉以太牢告而後徧見羣廟　大唐皇帝納后卜日告天地臨軒命太尉爲使宗正卿爲副並如開元禮

天子冊妃嬪夫人　周　後漢　晉

周制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副施內外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以治外而六宮內政取其相應爲又三小者爲次妃帝嚳因爲至舜不告娶不立正妃也但立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三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

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郎夏制也以虞夏及周等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九二十七人爲八十一人增之合百二十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御女也五者相參定尊卑也公羊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公羊說曰天子諸侯娶三國凡九女法地有九州是以承天之施娶三國者廣異類也恐一國有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媵者不相妬嫉也年雖幼待年於父母之國古者女嫁則姪娣從謂之媵　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曹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元纁五萬疋小者待年於國留住於國待年長二十年並拜貴人　晉武帝太始十年將聘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皇太子納妃 皇子諸王附　漢　晉　東晉　宋　齊　北齊　隋　大唐

漢制皇太子納妃奉常迎時叔孫通定禮以天子無親迎之義皇太子以奉常迎也　晉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元纁束帛加璧羊馬二駟　東晉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虎皮二王彪之上書曰或者獸取威猛有斑文彩玉象德而有溫潤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彩蔚以譬君子王彪納徵辭云元纁束帛儷皮馬羊前漢亦無用羊之禮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婚之有羊自漢末始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敘宴二宮隊主副司徒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在會又詔令小會可停伎樂時有臨川曹太妃裴　明帝太始五年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璧一獸皮二未詳所准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今皇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璋豹皮及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議依經史記更正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用兩博士裴昭明按周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鄭玄曰束帛以致命兩皮庭實皮鹿皮　晉納妃以獸豹皮二獸豹雖文禮所不用熊羆吉祥婚典不及珪璋美爲用各異今儲皇聘納宜准經誥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幣之典損益惟我今儲后崇聘禮光訓遠皮玉之美宜盡輝備儀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博士虞龢音和議案儀禮云元纁束帛儷皮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虎豹皮居然用兩璋宜仍舊各一參議詵

緜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緜議爲允詔可　齊武帝永明年中以婚禮奢費敕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上棗栗腶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嫁則上遺舅姑　北齊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於大門外禮畢會於廳事其次問名納吉並於納采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爲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爲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爲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昭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羣臣上禮他日妃還又他日皇太子拜閤皇太子及王聘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米麪各一斛納徵用元三疋纁二疋束帛十疋大璋一虎皮二錦采六十疋絹二百疋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麪各十斛從車百乘　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門使者執鴈主人迎拜於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仍行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命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誡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進西面戒之母於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幪皇太子乃馭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雞鳴夙興以妃朝奠笲音煩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笲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戶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　大唐皇太子納妃禮臨軒命使行納采問名納徵納吉請期告廟臨軒醮戒親迎同牢朝見並如開元禮

公侯大夫士婚禮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齊　梁　北齊　大唐

周制婚禮下達納采用鴈（達通也將合婚必先媒氏下通其言乃使納采采擇也鴈取順陰陽往來之義如有從夫之道）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將以先祖遺體許人故受於禰廟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於人席有首尾）使者至（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儐者出請事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吾子女父也有惠貺下達貺賜也室妻也某壻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請納采（上某壻父名下某使者名）女父對云某之子蠢愚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吾子使者）主人如賓服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不答拜奉使不敢當其盛）賓升西階當阿東面（阿棟也入堂深示親）使者致命曰敢納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於楹間南面（授於楹間明為合好其節同也面南並授之）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老羣吏之尊者）又執鴈請問名如初禮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某使名也誰氏謙也不必斥其主人之女）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曰某氏儐者出請醴賓曰子為事故至於某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言從者謙不敢斥）賓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儐者曰先人之禮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醴賓以醴酒薦以脯醢略如一獻之禮）禮畢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納吉用鴈如納采禮（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往告之婚姻此始定）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上某壻父名）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不堪子有吉我與在不敢辭（與猶豫也）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成也使者納幣以成婚禮用元纁者象陰陽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則每端二丈疋兩合其卷因偶之匹猶匹偶之云元三匹纁二匹取三天兩地之義）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主人辭者陽唱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請吉日（三族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三族己及子皆服周周則踰年欲及今之吉）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前受命者申前日事）使者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上某壻父名）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於吾子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禮[illegible]凡行事必用昏昕賈公彥曰行此五禮皆用昕時昕早朝也親迎一禮用昏時鄭玄

中所爲親迎期日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勗勉也若猶汝勉導以敬其爲先妣之嗣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也子曰諾唯恐不堪不敢忘命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設洗於阼階東南洗所以承盥弃水者饌於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罇於室中北墉下有禁元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柄墉牆也禁所以庋甒也元酒不忘古也庋音居委反罇於房戶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無元酒略之夫婦酌於內罇其餘酌於外罇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爲夫婦各三酳一升曰爵記曰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器用陶匏尙禮然也主人爵弁纁裳緇袘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主人壻也壻爲婦主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也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者鬼神之鬼神之者重之親之也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明與袘俱用緇袘謂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也墨車漆車也士人乘墨車攝盛也袘以豉切婦車亦如之有裧車同等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裧車裳帷也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圍有蓋也裧音昌占切至婦氏大門外賓者出請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上某壻父名下某壻名茲此也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對曰某固敬具以須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布神席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次首飾也今時髲也袡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耳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服袡汝占切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禮教人者纚縚髮纚也笄今時簪也纚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綃詩云素衣朱綃綃綺屬姆亦元衣以綃爲領在女右詔以婦禮主人元端迎賓於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賓壻也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當楣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賓升奠鴈拜主人不答拜明主爲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初女出於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言如衣如笄恆在身不忘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命舅姑之教命母戒諸西階上不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帨佩巾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庶母父妾鞶囊也女子鞶絲以盛帨巾之屬爲謹敬也申重也宗尊也諸之也示以衿鞶託戒使識之也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持几者重慎也乘以几尙安舒姆加景乃驅御者代景之制如明衣加以爲行道禦塵驅行也輪三周御者乃代壻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乘之先導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俟待也壻家大門外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於奧夫入於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升自西階導婦人）媵設同牢饌卒食三酳用巹主人脫服於房媵受婦脫服於室御受姆授巾（巾所以自潔淨）御衽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趾足也）主人入親脫婦之纓（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屬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燭出（昏禮畢）

見舅姑盥饋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昏明日之晨也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席於阼階舅即席席於房外南面姑即席（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席（笲竹器有衣者其形如今之筥筶籚也記曰笲緇被纁裏加於橋被表也橋制未聞笲音煩筶音羌居切）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還於先拜之處又拜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於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人有司也）贊醴婦席於戶牖之間（戶室西牖東南面位）婦立於席西贊酌醴加柶面柄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拜贊者答拜婦又拜奠於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於門外（奠於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獻爵姑獻脯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使為主明代己也）歸婦俎於婦氏人（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之有司）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凡婦人相饗無降（姑饗婦人送者於房無降者以北洗篚在上）

漢平帝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迎立軺併馬（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新定此制也併音步幸切）

後漢鄭眾百官六禮辭大略同於周制而納采女家答辭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稱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禮文皆封之先以紙封表又加以皂囊著篋中又以皂衣篋表訖以大囊表之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內有謁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封題用皂帔蓋於箱中無囊表便題檢文

[illegible]禮物安以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

（烏九子婦陽燧總言物之所象者元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鴈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粢盛蒲衆多性柔葦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縷縫衣延壽膠能合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章采屈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得香草為吉祥鳳皇雌雄伉合舍利獸廉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哺孝於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為五色之榮青為色首東方始）

魏制諸侯娶妃以皮馬為庭實加以大璋王娶妃公主嫁五禮用絹百九十匹

晉太康八年有司奏王侯婚禮元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元纁束帛加羊（奏曰古者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元纁之禮並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唯璋官為具足（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祖制聘后黃金貳萬斤馬十二匹聘夫人黃金五千斤馬四匹魏制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一百九十匹及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備物賜錢使足而已唯給璋餘如故）

東晉王堪六禮辭並為贊頌儀云於版上各方書禮文壻父名媒人正版中納采於版左方裹以皁囊白繩纏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門下封某官甲乙白奏無官言賤子禮版奉案承之酒羊鴈繒采錢米別版書之裹以白繒同著案上羊則牽之豕鴈以籠盛繒以笥盛采以匳（音廉）盛米以黃絹囊盛米稱斛數酒稱器脯腊以斤數媒人齎禮到女氏門使人執鴈主人出相對揖畢以鴈付主人侍者媒人進主人侍者執鴈立於堂下從者以奉案入媒人退席當主人前跪曰甲乙使某敬薦不腆之禮（按禮唯婚辭云不得稱不腆故婚記云幣必誠辭無不腆此恐王堪之說有誤云）主人跪答曰君之辱不敢辭事畢還座從者進奉案主人前主人侍者以鴈退禮物以次進中庭主人設酒媒人跪曰甲乙使某獻酒卻再拜主人答拜還座主人酢媒人媒不復答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尚書令徐孝嗣上議曰按婚禮實餚以四爵加以合巹既崇尚質之禮及象判合之義三王作之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樏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巹以鎖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彩飾亦囊制請除金銀連鎖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奏可

梁大同五年臨城公婚夫人於皇太子妃為姑

姪遂見之制議者互有不同皇太子令曰纁鴈之儀既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因不失親若使榛栗腶脩贄饋必舉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醃醴已傳婦事之則而舉盤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代臨城公夫人於妃既是姑姪宜停省　北齊婚禮聘第一品以下至三品用元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璧一（四品以下皆無璧）豹皮二（六品以下至從九品用鹿皮）錦綵四十匹二品三十匹三品二十匹（四品雜綵十六匹五品十四匹六品七品五匹）絹百四十匹二品百二十匹三品百匹（六品以下至九品遞降二十匹）羔羊一口羊二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麪各四斛（四品五品犢一酒黍以下各二斛六品以下無犢酒黍以下俱各一斛）

議曰上古人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質元衣纁裳猶用皮為韠所以制婚禮納徵用元纁儷皮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降衣服制度與三代殊乃不合更以元纁及皮為禮物也又有用虎皮豹皮者王彪之云取威猛有斑彩尤臆說也（彪之當時有學知禮者且婦人主中饋婦道本柔順乃云取其威猛何乃謬誤）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今時俗用五色信頗謂得禮之變也或曰近代所以尚循元纁儷皮之制男女配合教化人倫示存古儀務重其禮安可捨棄有類去羊答曰元纁及皮當時之要詳觀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貴適時並無虛事豈今百王之末畢循往古之儀如三代制天子諸侯至庶人祭則立尸秦漢則廢又天下列國唯事征伐志存於射建侯擇士皆主於斯秦漢以降改制郡縣戰爭既息射藝自輕唯祀與戎國之大事今並豈要復舊制乎其朝宗覲遇行朝享禮畢諸侯皆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今豈須行此禮乎賓禮甚重兩楹間有反爵之坫築土為之今會客豈須置坫乎又並安能復言古道邪略舉數事其餘可知也何必納徵猶重無用之物徒稱古禮是乖從宜之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聖之言不可誣也

大唐顯慶四年十月詔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

得過一百四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四皆充所嫁女貲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李義府奏太極元年十一月左司郎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爲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既過於聘財歌舞喧譁殊非助感既虧名教又蠹風猷諸請一切禁斷從之開元十九年四月敕於京城置禮會院屬司農寺其什物各令所司供院在崇仁坊南街建中元年十一月禮儀使顏眞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於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行執笲之禮其觀華燭伏以婚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壻却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於聲樂竊恐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氈帳擇地而置此乃虜禮穹廬之制合於堂室中置帳請准禮施行俗忌今時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蓋禮無所據亦請禁斷並從之其制多因周禮以三品以上五品以上六品以下爲降殺並如開元禮

通典卷五十八終

通典卷五十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十九　嘉四

宗子父歿母命婚父母俱歿自命婚及支子稱宗弟宗兄等婚議　周

周制宗子無父母之命親皆歿己躬命之（宗子嫡長子也命之命使也）支子則稱其宗（支子庶昆弟稱其宗子命使者）弟稱其兄（弟宗子之母弟也）春秋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云何以不稱使（據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使也）婚禮不稱主人（為養廉遠恥也）然則何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故不得不稱使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以不稱使）有則何以不稱母（據非主人可稱母通使）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

舅姑俱歿婦廟見　周　漢　北齊

周制若舅姑既歿則婦人三月乃奠菜（奠菜者以篚祭也菜蓋用堇三月一時婦道可成也孔穎達曰若舅歿姑在者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在姑歿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席於廟奧東面右几席於北方南面（廟考妣之廟也北方北牖下）祝盥婦盥於門外婦執筓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歸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帥導也入入室也某氏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歸言來為婦也嘉美也皇君也某子者若今言某官府君也）婦拜扱地坐奠菜於几東席上又拜如初禮（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賈公彥曰婦人肅拜為正今云手扱地則婦人之重拜猶男子稽首扱地首不至地但手至地也扱音禁甲反）婦降堂取筓菜以入祝曰某氏來歸敢告於皇姑某氏奠菜於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於戶今降堂者敬也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者也）婦出祝闔牖戶（凡廟無事戶則閉之）老醴婦於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因於廟見禮之賈公彥曰如始至時使贊醴婦之禮處所則別也）壻饗婦送者丈夫

婦人如舅姑饗禮　漢平帝四年以王莽女爲皇后見於高廟　北齊納后以朝見後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徧見羣廟

公主出降　拜舅姑附　大唐

大唐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祕書監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皇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長主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有踰越上然其言長孫皇后遣使齎絹四百疋詣徵家賜之貞觀中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略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哉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笲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是後公主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顯慶三年詔曰比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父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云替婦德不循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辟自今以後可明加禁斷使一依禮法若更有以貴加於所尊者令有司行事糾聞三年又詔曰古稱釐降唯屬王姬比聞縣主適人皆云出降娶王女者亦云尚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縣主嫁宜稱適取王女者稱娶仍永以爲式開元十六年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等上疏曰切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黼扆正黃屋饗萬國朝諸侯大臣至敬之所猶元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於齊而以魯之侯爲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事今欲紫宸會禮即當臣下攝行馬入於庭醴升於牖主人授几巡紫宸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於寡人之室言辭僭越事理乖張既瀆威靈深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事並請權於別所從之遂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不親迎壻見外舅姑及馬送女附　周

周制婚禮壻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為外婚姻請覿女氏稱婚壻氏稱姻覿見也若壻不親迎三月後壻往見婦之父母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主人女父也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非他故彌親之辭也命謂將走見之命對曰某以得為婚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不言外亦彌親之辭也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贄再拜出門出內門也入門入大門也出內門不出大門異於賓客壻見於寢奠贄者壻有子之道焉不敢授之贄雉也擯者以贄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壻禮辭許受贄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出已見女父見主婦主婦闔扉立於其內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也扉左扉也爾雅曰母及妻黨為兄弟壻立於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則俠拜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壻出主人送之再拜春秋齊大夫高固詣魯逆叔姬又與子叔姬歸寧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也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歸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也凡諸侯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尊不送卑大夫亦遣臣送之士則有司送之

婚禮不賀議上禮附　周　東晉　宋　北齊

周制記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序猶代也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羞為進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人婚禮不賀故也古者數禮於人用犬郎食犬也

東晉成帝納后羣臣畢賀時謂非禮議具納后篇穆帝永和三年納后議不賀王述曰婚是嘉禮應賀述按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婚姻不賀無應賀之禮彪之按婚禮不賀不樂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明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撫軍答諸尚書云禮官所據誠是古典然禮亦隨時今既已從近代而上禮上禮飾是稱慶將是賀例又恭后時已賀今依舊亦可通恭后成帝

后杜氏卽鎭南將軍元凱曾孫也彪之云納悼后起居注無賀文而有上禮武帝以長秋再建感愴不敘詔通斷之納恭后記注有賀文時亦上禮按禮云婚禮不賀又云賀娶妻者愚謂禮傳婚姻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貺其慶會之義今代所共行范汪云先朝所以上禮而不賀者依傍賀娶妻也雖名曰賀實是酒食無慶語也但是吉事故曰賀耳思親之序故慶辭不可以達於主人然吉禮宜有敘情故獻酒食而已先朝行之近代得禮至於恭后時賀是王丞相導以明君臣之恩本不以爲將來之法彪之云足下不賀意同而敘之小異吾謂婚禮不賀者謂不如今三節特賀也禮記所以復言賀娶妻者因獻酒食而有慶語也是不明然賀之而於會同因有獻辭足下今云都不應有慶辭則何得獻酒肉會同邪亦與足下上禮辭不同自爲矛楯又從伯丞相時相賀何必非失足下以往賀爲美事以今不賀爲得禮亦不能兩濟斯義庾蔚之議按禮文及鄭注是親友聞主人有吉事故遣人送酒肉以賀之但婚有嗣親之感故不斥主人以賀婚唯云爲有客而已今上禮既所爲者婚亦不得都無慶辭彪之議爲允於時竟不賀但上禮升平元年臺符問皇后拜訖何官應上禮上禮悉何用太常王彪之上書以爲上禮唯酒犢而已犢十頭酒十二斛王公以下名在三節祥瑞自脩慶賀錄者悉賀左傳曰會吳於繒吳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周制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太學博士雖不在賀而常小會者同悉應上禮　宋皇太子納妃上禮語具本篇

北齊納后太子納妃羣臣上禮語見本篇

婚不舉樂議 東晉

東晉升平元年八月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爲婚禮也臣伏重詳禮云婚禮不作樂幽陰之義

樂陽氣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自王者下達迎大駕鹵簿及至尊升太極並闕此條當是依三日不舉樂之禮愚謂殿庭設大駕鹵簿鼓吹並可備儀而已蘭臺太常主者按儀注云皇后列入自閶闔掖門鳴鐘鼓填門露仗如儀注之條按諸門唯有鼓無鐘既云鳴鐘則應施鐘既施鐘則施簴鼓若如寺卿今意不作樂者當復安懸而不作彪之又議魏晉舊制晝夜漏既盡門鳴鼓鳴鐘吉凶鼓鐘常用非樂也舊儀皇帝乘輿列閶闔掖門鳴鼓鐘所以聲告內外耳今自應施鐘若他事會黃門侍郎舉麾舊應作宮懸金石之樂鳴鐘鼓中朝舊宮懸設軒懸中興以來無此樂故唯作鼓吹鳴鐘以擬宮懸金石耳婚禮三日不作樂經典明文愚謂宜如舊儀至尊升殿舉麾作樂迎皇后大駕不應鼓吹

男女婚嫁年紀議 太古 周 大唐

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逸禮本命篇云然堯舉舜曰有鰥在人間鰥三十也以其二女妻之二十而行之 周文王十五生武王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許慎云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已有兄知人君早娶矣 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判半也得耦爲合言主合其半成夫婦也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三二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故謂父母之喪 曲禮曰男子三十曰壯有室許慎云包字以爲象懷姙已在其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氣起於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已爲夫婦懷姙於已已爲子也十月而生男起已至寅女起已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尚書大傳孔子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織紝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也春秋穀梁傳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白虎通云男子三十娶女子二十嫁何陽數奇陰數耦也男長女幼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强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可生萬物也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故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耦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二十五而繫心也陰數耦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其事一繫心所以防淫佚也

周末越王句踐蕃育庶人欲速報吳使男二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春秋外傳云然　議曰鄭元據周禮春秋穀梁逸禮本命篇等男必三十而娶女必十五乃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為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又按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化育是則可生人矣而禮必三十而室女必二十而嫁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耳不是過也男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又曰孔子年十九而娶於宋之亓官氏又曰孔子七十三而終伯魚年五十先孔子而卒而服經有為夫姊之長殤據此王鄭之說義並未明今按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師眾庶之禮也故下云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服經為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官有貴賤之異而婚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　大唐貞觀元年二月詔其庶人男女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貞潔並任其情無勞抑以嫁娶

嫁娶時月議　夏　周

夏小正記曰二月娶妻之時　周制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仲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白虎通曰嫁娶以春者何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重天時權許之　議曰按鄭元嫁娶必以仲春之月元之所據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王肅以為秋冬嫁娶之時也仲春期盡之時矣肅據書云三星在天三星謂參十月見東方時可以嫁娶矣肅言三時務業因向休息而合婚姻　孫卿云霜降迎女冰泮殺止且霜降而婦功成於時迎女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詩云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也以音七羊反孔子家語云羣生閉藏於陰而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

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焉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皆謂順也馬昭非肅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殷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祀於高禖元鳥孕乳之月以為嫁娶之候孔晁答曰周官云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謂霜降之候冰泮之時正以禮婚者也文言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婚期盡不待備禮元鳥至祀高禖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昭又難曰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凡此皆興於仲春嫁娶之候晁曰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侍從夫人蔽芾其樗喻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元據期盡之教以為正婚則奔者不禁過於是月昭又曰肅引經秋以為期此乃淫奔之詩矣張融曰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六五爻辰在卯春為陽中萬物生育嫁娶大吉也春秋魯迎夫人四時通用家語限以冬不符春秋非孔子書也三代嫁娶以仲春為期盡之言凡婚姻而合德天地配陰陽會通之數合於春女樂與公子同歸之志符於南山採薇之歌協於我行蔽芾之歎同於行露厭浥之節驗於夏小正綏多士女之制不殊咸泰之卦暢於周禮仲春之令矣庾蔚之謂王鄭皆有證據以人情言之王為優矣嘒音乎銳反芾音方味反按束皙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邪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杞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敘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為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有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常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卻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為

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以爲之證反詩相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正禮也今按士婚禮請期之辭云唯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則可配合婚姻之義在於賢淑四時通用協於詩禮安可以秋冬之節方爲合好之期先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束氏之說暢於禮矣

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 晉 東晉

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尼爲子娶黃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有喪潘迎婦李遣女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准女在塗之禮齊縗大功三月既葬可迎婦接禮記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赴喪女之父母死則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歿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雖無衽席之接固當歸葬於夫家此非可否之斷乎禮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縗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卽位哭又齊縗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御矣何琦駁江許議曰夫正名者理道之本然拜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恭告祖禰將納他族以奉宗祀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父母之遺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在塗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關於古而通於今議是也然婚姻之道公私急務愚以爲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卽宜一揆其衾裯未接歸葬其黨

東晉廢帝太和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功曹魏隣周喪內迎拜時婦鄉曲以違禮譏之謝奉與郗愔曰魏隣後來之良足以日新其美近國邑有異議從弟娶亦當拜時婦家遭喪卽是其例夫拜時之禮誠非舊典蓋由季代多

難男女宜各及時故爲此制以固婚姻之義也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以成婚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謝安議拜時雖非正典代所共行久矣將以三族多虞歲有吉忌故逆成其禮　宋庾蔚之謂俗既流弊故以拜時代三日推其始意當是貧得從省以赴吉歲若周大功之喪既葬不可迎已拜之婦則與始婚不異非其旨也

已拜時壻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　晉

晉中書郎范汪問劉惔曰從妹與荀始文婚已及好歲拜時有從叔父德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令荀氏迎從妹盡婦敬於夫氏以有此喪爲難故爲此議拜時出於近代將以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歲拜新年便可迎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在塗之婦猶服夫氏況已交拜禮成便當迎是長還也惔答云荀今從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末可以納妻如此自可此初婚何疑蔡謨曰古人君爵命其臣在遠則遣使太公既封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卽王使召康公所命也至今詔使拜授亦當如此豈有疑乎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今壻父命使拜其婦女父遣女拜受此命卽是太公受命於召康公今人拜爵於詔使也而云未拜舅姑未爲成婦然則太公未拜周王亦非方伯乎不修婦禮是其失耳至於是婦與非自當以興禮爲正安得從彼所行假令太公不行臣禮王者便當不臣之乎謂拜壻之宗親與拜舅姑於禮無異又會稽王道子與王彪之書曰東海王來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於常禮當是有疑但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欲通如此之閡耳不得同之初婚固當在於可通彪之答曰女有大功服若初婚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昔中朝許侍中等會議此事以爲拜時不應以喪爲疑倚傍經禮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量之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

按禮經婚嫁無拜時三日之文自後漢魏晉以來或爲拜時之婦或爲三日之婚魏王肅鍾毓毓弟會陳羣羣子泰咸以拜時得比於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准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塗濤曰愚論已拜舅姑重於三日所娶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婚成吉於夫氏准於古義可爲成婦已拜舅姑即是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或曰夫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婚矣雖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曲室衽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亡則奠菜存則盥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所以然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此春秋明義拜時重於三日之徵也　議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則婚姻王化所先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權爲此制以紗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巹復乖隳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王肅鍾毓陳羣山濤張華蔡謨皆當時知禮達識者何謂不非之邪豈時俗久行因循且便或彼衆我寡議論莫從者乎宋齊以後斯制遂息後之君子無愧前賢

通典卷五十九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二十 嘉五

周喪不可嫁女娶婦議 斬縗公除附 晉 大唐

晉惠帝元康二年司徒王渾奏云前以冒喪婚娶傷化悖禮下十六州推舉今本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濬有弟喪嫁女拜時鎮東司馬陳湛有弟喪嫁女拜時上庸太守王崇有兄喪嫁女拜時夏侯俊有弟子喪爲息恆納婦恆無服國子祭酒鄒湛有弟婦喪爲息蒙娶婦拜時蒙有周服給事王琛有兄喪爲息稜娶婦拜時并州刺史羊暨有兄喪爲息明娶婦拜時征西長史牽昌有弟喪爲息彥娶婦拜時湛職儒官身雖無服據爲婚主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無齊縗嫁娶之文虧違典憲宜加貶黜以肅王法請臺免官以正清議尚書符下國子學處議國子助教吳商議今之拜時事畢便歸婚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也俊琛稜並以齊縗娶婦娶妻所犯者重恆雖無服當不議而不諍亦禮所譏然其所犯者猶輕於稜也湛身既平吉子雖齊縗義服之末又不親迎則所犯者輕濬暨爲子拜時禮輕當降也國子祭酒裴頠議以爲吉凶之別禮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禮非所以爲訓雖父兄爲主事由已興此悉人倫大綱典章所慎也詔曰下殤小功可以嫁娶俊等簡忽喪紀輕違禮經皆宜如所正司直劉隗上言文學王籍有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虧俗傷化宜加貶黜輒下禁止妻父周嵩知籍有喪而成婚無王孫恥奔之義失爲父之道王廣王彬於籍親則叔父皆無君子幹父之風應清議者任之鄉論主簿江啟曰夫風節不振無以蕩弊俗禮義不備無以正人流籍以名門擢登寳友不能率

身正道公違典憲誠是愷悌垂恕體例宜全又東閤祭酒顔含居叔喪而遣女尋舊事元康二六虞濬陳湛有弟
喪嫁子拜時司徒王渾奏免竊謂弟喪不重於叔父成婚之禮不輕於拜時含犯違禮典夫崇禮謂之有方之士
不崇禮謂之無方之人況虧涫創薄崇俗棄禮請免官禁止從事中郎謝潛議鄭元以為女子成人逆降旁親及
將出者昔陳湛以女年過二十依鄭義不責遷任徐州不為坐免久為成比若含女未過二十宜如隗奏若謂鄭
元說與禮違當先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而責人也主簿孔夷議鄭元以未嫁成人降其旁親以明當及時者同
降若嫁有時而遭喪因喪而降之非言齊縗之中可嫁女學者多昧此旨非獨在今含應見原王濛息叔仁兒十
月亡至十二月詔其子與瑯琊王婚拜時叔仁以喪辭范尚書與會稽王牋為伸其意會稽王答曰既有所准情
理可通故人主權而行之自君作故古之制也古人墨經從事豈情所安逼於君命之所制奪於人臣之所屈乃
至於斯以今方之事情輕重豈得同日而欲執違耶又今自拜時未為備禮暫一致身交拜而已郎之於情有何
不可且今王氏情事與國家正同王命既定事在必行太常王彪之與會稽王牋曰王濛女有同生之縗計其日
月尚未絕哭豈可成婚凡在君子猶愛人以禮況崇化之主耶以此為聖朝故事寧可執訓當今宜流示後裔忝
備禮官情有不安謹具白所懷　大唐永徽元年正月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侍中
于志寧上疏曰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鄭
元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其有議者云准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
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唯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陛下方將隆
大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若離猶宜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

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則天下幸甚

周服降在小功可嫁女娶妻議 晉 東晉 宋

晉范朗問蔡謨曰甲有庶兄乙爲人後甲妹景已許嫁而未出今乙亡如鄭元意己許嫁便降旁親者景今應爲乙服小功本是周親甲今於禮可得嫁景不蔡答曰按經大功之末可嫁子不言降服復有異也兄在大功嫁降服小功之妹猶父在大功嫁小功之女也謂甲今嫁景於禮無違范難曰禮小功不稅降而小功則稅之又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而長殤中殤之小功則變三年之葛又小功之末可以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據此數事則明降服正服所施各異今子同之其禮何居蔡答曰夫服有降有正此禮之常也若其所施必皆不同則當舉其一例無爲復說稅與娶也今而然者明其所施有同有異不可以一例舉故隨事而言之也鄭君以爲下殤小功不可娶者本齊縗之親按長殤大功亦齊縗親而禮但言下殤不可以娶而不言長殤不可以嫁明殤降之服雖不可娶而可嫁也所以然者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異也范又難曰禮舉輕以明重下殤猶不可言娶則長殤大功何可以嫁知禮所謂大功末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答曰殤不可娶妻者謂已身也吾言殤可以嫁子者謂女父也身自行之於事爲重但施於子其理差輕然則下殤之不娶未足以明長殤之不嫁也 東晉臺符廬陵公主薨瑯琊東海二王於禮爲應得婚與不太學博士壹嬌之學按公主於二王屬爲姑二王出爲人後主又出適今應降服小功然本是周親雖降而爲踈本親情重公主方當始薨而疑可婚與不太常王彪之曰二王出後二國禮爲人後降本親一等又云爲姑姊妹適人者小功二王應制小功之服禮小功絕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先儒之說本齊縗之親故除喪而後可婚今二王雖以出後降服本亦齊縗之親情例如禮不應成婚彪之與會稽王牋曰王者君臨萬國以禮義聲教也今若皇子獨違規矩恐遐邇之

識必不許也且自元康以來朝臣之家犯禮婚者不見重責故尚書僕射裴頠當代名士於時以兄弟子喪未爲愍拜時其息服除也議者謂父子並應貶責兄弟子下流之喪不同於姑古者諸侯絕周而卿大夫之喪在殯猶不舉樂不以本周喪未葬行嘉禮也況臨陵長公主於禮法不應絕服況喪未葬乎 宋庾蔚之謂禮云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而不云再降之小功則知再降之小功可以娶

大功末可爲子娶婦議 晉

晉御史中丞高崧有從弟喪在服末欲爲子婚書訪尚書范汪曰禮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己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婦邪 有舅姑曰婦無舅姑曰妻 范答曰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爲無服也以巳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己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況小功乎崧又曰禮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己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己既小功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可以娶婦將不嫌邪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縗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 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 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縗絰之中推此而言雖緦麻之喪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冠婚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 按大功之末猶未忍於子娶婦小功之末乃爲子娶矣 而下章云己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爲相代尋此旨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於仲春會男女便云於此時也奔者不禁此亦是權禮非經常之典也崧又訪於江彪彪答曰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又以小功卒哭可以娶妻此悉是明文正例當不如范語爲此議者皆於爲婚之主也娶婦則父爲主娶妻則己爲主故父大功之末

不得行此嘉禮至於己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子又未大功之末娶婦於禮例猶尙不安今所爲者重所虧者輕又准時人由來之比自不致嫌於是嵇依議爲兒婚

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 晉 宋

晉劉嗣問徐野人曰嗣去年十二月有周慘欲復六月婚而服早已除大人本無服便是一家主想無服矣徐答曰此議本據祖爲兒孫婚自平吉可得娶妻不計兒之有慘也嗣弟損又重問野人曰諸賢唯云祖尊一家得爲婚主若便婚損疑速也徐答曰今歸重於王父理無取於遲速損重問曰禮云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得不有輕不又大功之末可以嫁女則男不得婚向家是嫁女今是以子婚男女詎無異邪向家亦是祖無服而父有周慘得嫁女徐答曰秉燭寢樂居然輕重故嫁娶殊品至於今事理本分塗唯取歸至極尊而不別異男女一也宋向歆問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慘女服小功祖尊統一家孚未可得嫁孫女不何答曰吾謂祖爲婚主女身又小功服不嫌於婚鄭尙書曰祖爲婚主女父不與婚事意謂可婚周續之曰禮已雖小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義服而祖爲家主於理可通徐野人曰禮許變通記所稱父大功者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容或可通理邪

降服及大功未可嫁妹及女議 晉 宋

晉南陽中正張輔言司徒府云故涼州刺史楊欣女以九月二十日出赴姊喪殯而欣息俊因喪服二十六日强嫁妹與南陽韓氏而韓就楊家共成婚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義三旬內成婚傷化敗俗非冠帶所行下本品二等第二人今爲第四請正黃紙梁州中正某言俊居姊喪嫁妹犯禮傷義貶爲第五品 宋江氏問裴松之曰從

兄女先尅此六月與庾長史弟婚其姊蔡氏先三月亡葬送已畢從兄無嗣兄子簡爲後今與從妹同服大功大功未可以嫁子不知無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復嫁妹不答曰意謂父有大功尙可嫁子兄在大功理無不可今所未了者未知女身大功亦可得嫁不又降而在大功得與本服九月者同不見宗濤答范超伯問娶婦之與嫁子輕重有一等之差己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爲不可以嫁謂此言爲是但其論降在大功者如爲不盡吾以爲聘納禮重故探其本情適人差輕故以見服爲斷禮無降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應於外生疑且有小功下殤之喪過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過三月而後嫁計其日月亦一等之謂也荀伯子難裴曰本不謂父可而兄反不可今所疑謂父兄及女身並不可耳按禮小功之初不妨嫁子其末則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以所本是周服故也今降在大功亦本是周服何得復於降殺之內以行婚姻之禮邪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者自是論本服耳所以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正以下殤之小功足以包之也若謂降與不降必其不殊者其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便再降爲小功矣請問居此小功服在始亦可卽以嫁子乎三月卒哭又可以娶妻乎奚獨慈於下殤而薄於出降之甚邪何承天裴通難荀曰婚禮吉而非樂貴不失時元康中有犯喪者爲憲司所糾都無降服大功嫁女之彈彼豈輕犯周制重犯功服邪固於禮自通不應致譏耳足下謂下殤小功不可娶足以包降在大功不可娶夫徹樂與嗣親之感繼燭發離別之悲唱行重於和從受禮輕於納聘旣有一等之差本服周者雖不得娶何疑得嫁邪若本降爲大功不可嫁者大功降爲小功亦不可娶豈獨下殤小功而已乎斯不然矣宗炳稱何爲降大功可嫁子爲人所疑云要正以下殤小功不可娶舉輕以包重爲長殤大功亦不可嫁者竊謂非也且子嫁降親生離桓山之苦禽鳥猶哀況在人理亦哀旣深則吉實輕故情安於大功之末娶納吉慶爲重吉重故可於小功於卒哭夫舉重之不可何妨輕者仍自可乎而反云舉輕明重其義不例[illegible]夫李暠爲息邃婚張束女

未成禮而康有姊喪已葬二家婚皆務速書問太常馮懷懷曰降服不與正服同者謂居處之節耳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明冠宜時成嫁宜及時先儒云末者服半後也張氏所服既半將非所疑嵩又以父在大功則子應小功在服末則子服除者可也今降服雖末而子未除以疑問丁纂纂曰服末情殺可行吉事又魏放之問孔琳之曰降在大功當得嫁女不答曰吾意降者伓不得婚既稱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按如此文唯云不降者不可娶妻不云不可嫁子此便是得嫁也傅都官駁孔議曰娶妻嫁子雖爲不同然可以例求也何者小功絕哭之後可以娶妻至於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也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既不得同小功而娶妻本服周而降在大功豈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答曰娶妻事重嫁子事輕今若云不可納婦容可以嫁子爲難耳既不明不可以嫁子而獨明不可以娶妻事重非其類矣傅難曰今舉重以明輕何以謂之不類孔答曰傅意謂本周而在大功者則不得冠子嫁子納婦娶妻四事夫冠嫁納婦三事皆子身之吉事事不在己娶妻一事非在他人乃己身之吉事在子則輕在身則重輕故可行之於服末重必卒哭而後可以降殺之明義亦既差降則事何必齊今若欲徵其文觀於輕者則知重者應明輕者猶不可則重者不言自彰而令獨言小功之殤不可以娶妻是指言重者不可也重者自不可輕者自可有差何得輕必從重邪傅曰按禮葬後卒哭之與服末固是一語直辭異邪答曰以葬後便爲末虞畢乃卒哭且末與卒哭若果實同而名異者則當輒言小功之末可以納婦娶妻如大功之末輒言可以冠子嫁子何以別更起條云雖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即准明文矣宋庾蔚之曰昔爲禮記略解已通此義大功重而嫁小功輕而娶重故大功之末可以嫁輕故小功之末可以娶也所以然者下殤小功本周親者以其殤折之痛既人情所哀不可以娶長殤大功鄰於成人大功接於齊縗周親之內於情差重冠嫁之事可同於成人之大功故不言長殤大功之不嫁也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

晉謝琰問車允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不答曰禮小功不稅(音他外反)降在小功者則稅是推本情不計見服也時人有以此婚嫁者僕常疑之孫騰答人有卜日除服便以婚況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都無疑

同姓婚議 殷 周 漢 晉

昔人皇之代始有夫婦之教殷以上婚不隔同姓 周制則不娶宗族禮記曰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其別也(厚猶遠也)(按禮記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又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或時非媵取於賤者世無本繫)許慎五經異議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為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 又按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 漢呂后妹嫁呂平 王莽娶宜春侯王咸女後稱曰宜春氏 晉劉頌漢廣陵王後臨淮陳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始改姓陳頌女適陳氏時人譏之若同姓得婚論如虞陳之類禮所不禁同姓不殖非此類也難者不能屈濮陽太守劉嘏與同姓劉疇婚司徒下太常諸博士議非之嘏以為同姓庶姓有正姓有復姓有單姓鍾云出於鍾離之後胡毋與胡公同本復鍾單鍾復胡單胡今年共婚不以損一字為疎增一字為親不以共其本為悔取其同者為否宜理在何通而得明始限之別故婚姻不疑耳今並時此族年齊代等至於庶姓禮記書其別於上始祖正姓明其斷於下以之通議則人倫無闕按太常總言博士議逃敘姓變為始祖者始此姓為祖也此既非禮所謂始祖為正姓之義即便棄經徵意謂義可通如今衆庶之家或避國諱逋仇逃罪變音易姓者便可皆言是始祖正姓為婚之斷如此禮稱附遠厚別百代不通之義復何所施乎此惑之甚者

也計者又以爲假通同姓婚則令小人致濫按禮自有禁限禁限之外本自禮所不責不可以禁禮所不應責者而云通禮所應責也王皆王沈魏晉名儒同周室之後共婚者一門譜地皆存昌黎張仲娶范陽張璉妹諸張公而後婚今日者考經據事足以取正唯大府隷之鞎又與卞壼疏云堯妻舜女其代不遠又春秋云畢原酆郇文之昭邗晉應韓武之穆代俗之所惑上惑堯舜之代下惑應韓之昭穆欲追過堯舜邪則輕歷聖人議者或謂魏魏蕩蕩之德可以掩堯舜之迹或謂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婚豈其然哉若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婚則周公立百代之限禮記云娶於異姓附遠而厚別此二義復何所施如其不然則明始限之外堯舜可以婚理終之後應韓可以通堯舜之婚以正姓分絶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也絶則無繫終則更始斷可識矣壼以鞎書示朝賢光祿大夫荀菘答卞云如鞎所執荀在限內雖遠不可苟在限外不遠可通也吾無以異之王伯輿鄭元高篤弟子也爲子稚賓娶王處道女也當得禮意於時清談盡無譏議今難者雖苦竟不能折其理春秋不伐有辭謂鞎不應見責庾蔚之謂鞎據王者必有始祖始祖爲正姓共始祖之後則百代不得通婚故魯娶於吳爲失禮鞎云堯舜之婚以正姓分絶於上者當謂各立始祖則可通婚也又云應韓之通以庶姓理通於下者當爲帝王遞代始祖既謝屬籍亦廢則爲理終於下亦可通婚也鞎雖明始限之外與理終之後皆可得通婚而未有親疎之斷昭穆祚允無代不有若周代既遷屬籍已息應韓之婚以其昭穆久遠今所疑雖在始限之外理終之外而親未遠者當以何斷按禮云六代親屬竭矣故當宜以此爲斷邪若周室已遷無復后稷之始祖則當以別子及始封爲判今宗譜之始亦可以爲始祖也古人數易姓姓異不足明非親故婚姻必原其姓之所出未代不復易姓異姓則胡越不假復尋其由出同姓必宜本其由是以各從首易不爲同姓之婚易致小人情巧又益法

令滋章暇在邊地無他婚處居今行古致斯云耳

內表不可婚議 魏

魏袁準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或云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爲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咎犯曰將奪之國而況妻乎趙衰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此不旣了乎

外屬無服尊卑不通婚議 大唐

大唐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祐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先聘少府監主簿李元義妹爲婦即宣道堂姨元義先雖執迷許其姻媾後以情禮不合請與罷婚宣道經省陳訴議以法無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同堂姨舅雖則無服旣稱從母何得爲婚又母與堂姨本是大功之服大功之上禮實同重況九月爲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以爲妻名教所悲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內外之族雖別而父黨母黨骨肉之恩是同愛敬本自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可令母之堂姊降以爲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意恐寖以成俗然本屬無服而尊卑不可爲婚者非止一條請付羣官詳議永爲後法左衛大將軍紀王愼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父母之姑舅姊妹堂外甥並外姻無服請不爲婚詔可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二十一 嘉六

君臣服章制度 袍附黃帝唐虞夏殷周秦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後周隋大唐

上古穴處衣毛未有制度後代以麻易之先知為上以制其衣後知為下復制其裳衣裳始備 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故衣元而裳黃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色始為文章以表貴賤而天下理 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備十二章元衣纁裳上六章在衣下六章在裳上畫下繡 夏殷之代相襲無變 周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大裘以祀天大裘羔裘祀天示質也以其祀天故以大言之也 袞冕服享先王升日月於旌旗服備九章一日龍二日山三日華蟲四日火五日宗彝皆畫以為繢六日藻七日粉米八日黼九日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 鷩冕服享先公鷩畫鷩翟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 毳冕服祀四望山川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蜼音維癸反 絺冕服祭社稷五祀絺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凡三 元冕服祭羣小祀其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元衣纁裳 凡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 眡朝則皮弁服視外內朝之事其服十二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 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 司裘仲秋獻良裘良善也仲秋鳥獸毛毨因其良時而用之仲秋所獻善裘者為八月誓獮田所用故獻之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 季秋獻功裘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也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齋服有元端素端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耳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 秦制水德郊社服尚袀元袀音均 後漢光武踐祚始修郊祀

天子冕服從歐陽氏說三公九卿特進侯朝侯侍祠侯從夏侯氏說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皆元上纁下一服而已明帝永平中議乘輿備文日月十二章刺繡文東觀書曰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接尊事神潔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旒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祗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沽秩祠皆袀元服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襪示其赤心奉神也其五郊迎氣衣幘袴襪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者各服長冠袀元以從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元端素裳鄭元曰端者取其正也鄭衆曰衣襦裳者爲端執事者冠布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者冠通天冠服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梁劉昭曰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孔子衣逢掖之衣逢掖其袖合而逢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爲朝服云魏氏多因漢法其所損益之制無聞按後漢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從歐陽夏侯二家所說制冕服乘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據晉志云魏明帝以公卿袞冕之飾擬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服刺繡公卿織成然未詳孰是晉因不改大祭祀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日月星辰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緣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領袖赤皮爲韍絳袴襪赤舄未加元服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襪黑舄又朝服通天冠絳紗袍皁緣中衣拜陵則黑介幘單衣雜服有青赤黃白黑五色紗袍其武弁素服單衣公卿助祭郊廟王公山龍以下九章卿華蟲以下七章其緇布冠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皁緣領袖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無定色冠黑帽綴黑標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

宋因之制平天冕服不易舊法更名韍曰蔽膝其未加元服釋奠先聖視朝拜陵等服及雜色紗裙武冠素[illegible]

復依漢法袴褶因晉不易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唯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帝元嘉中巡幸蒐狩救廟水火皆如之明帝泰始四年詔曰車服之飾象數是遵故盛皇留範列聖垂制服近改定今修成六服沿時變禮所施之事各有條敘便可載之典章朕以大冕純玉繅元衣黃裳祀天宗明堂又以法冕元衣絳裳祭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又以飾冕紫衣紅裳小會宴饗送諸侯臨軒會王公又以繡冕朱衣裳征伐講武校獵又以紘冕青衣裳耕稼饗國子又以通天冠朱紗袍為聽政之服泰始六年正月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冬朝賀合著袞冕九章衣不儀曹郎丘仲起議按周禮公自袞冕以下鄭注袞冕以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公尚得服之皇太子以倅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典服袞九章以朝賀詔可　齊因制平天冠服不易舊法郊廟臨朝所服也舊袞服用織成建武中明帝以織大重乃采畫為之加金飾銀薄時亦謂為天衣通天冠服絳紗袍皁緣中衣乘輿臨朝所服臣下皆同拜陵則黑介幘服無定色舉哀臨喪白帢單衣亦謂之素服王公助祭平冕服山龍以下九章卿七章皆畫皁絳繒為之袴褶相因不改　梁因制平天冠服衣畫而裳繡十二章素帶朱裏以朱緣裨飾其側更名赤皮韍為韠（或云韠之名其來已久）餘同舊法又有通天冠服絳紗袍皁緣中衣黑舄是為朝服元正賀畢還儲更衣出所服也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韈黑舄拜陵則箋布單衣又有白帢單衣以代古之疑縗天監三年何佟之議公卿以祭服裏有中衣即今中單也後漢從夏侯氏說祭服絳緣領袖為中絳袴韈示其赤心奉神也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聖法謂不可施遂依議除之七年周捨議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元云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如袞冕則袞是衣有虞氏言皇皇亦是衣非冕今袞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又王僧崇云

華冕服無鳳應改爲翟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是晝飾加葩蘤耳（蘤音於美反）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衮服畫龍則宜畫鳳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爲花非疑若一向畫翟差降之文復將安寄帝又曰禮王祀昊天服大裘而冕大裘不存其於質敬恐未有盡五經博士陸瑋等並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衮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　詔可瑋等又按鄭元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爲可據按六冕之服皆元上纁下今宜以繒爲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詔可又制黑介單衣宴會服之九年司馬筠等議云按玉藻諸侯元冕以祭裨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既從齋祭不容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白衣絳襈中單竹葉冠　陳因之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曰乘輿御服皆採梁制帝曰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采畫至文帝天嘉初悉改易之其皇太子絳紗袍皁領白紗中衣白帶大小會祠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衣若釋奠及朝絳緣中單絳袴韈元舄侍祀衮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赤舄絳韈皇太子舊有五時朝服自梁天監之後則朱服諸王朝服朱衣絳紗袍皁緣中衣素帶黑舄若加餘冠則服其加冠之服開國公侯伯子男並朝服紗朱衣若助祭郊廟皆衮元上纁下山龍以下九章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餘文武朝服武賁中郎將羽林監絳紗縠單衣州刺史絳朝服直閤將軍諸殿主帥朱衣正直絳衫從則裲襠衫太子衛率率更令丞皁朝服殿中將軍員外將軍州郡都尉司馬中通事舍人太子通事等並朱服元衣赤幘袴褶太子二傅所服武冠絳褠殿前威儀武賁散給使閤將鼓吹士帥副太子鹵簿戟吏所服　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

則蒼衣五方上帝各隨方色朝日用青衣祭皇地祇用黃衣夕月用素衣神州社稷用元衣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十二章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耕籍等自龍以下九章祀星辰視朝大射饗羣臣等八章羣祀臨太學入道法門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七章其九章以下衣重袞山鷩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為領褾巡兵卽戎則韎韋為衣裳田獵則皮弁白布衣而素裳也諸公之服九章服之章數隨冕而降其一其八章以下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俱九等皆以山為領褾諸侯服八章而下俱八等皆以華蟲為領褾諸伯服七章而下俱七等以火為領褾諸子服六章俱六等皆以宗彝為領褾諸男服五章皆以藻為領褾三公之服有九章有六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俱為九等皆以宗彝為領褾三孤之服有八章有五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為八等公卿服有七章有四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七等皆以粉米為領褾大夫之服有六章有三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六等中大夫之服有五章有三衣重粉米為五等下大夫服有四章有三衣重粉米為四等士則祀弁爵弁元冠服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雜裳（謂前元後黃）庶士元冠服其在官府吏之屬服緇衣裳　隋文帝卽位將改後周制度乃下詔曰宣尼制法損益可知朕受天命赤雀來儀五德相生並宜火色其郊丘廟社可依袞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大白之旂黃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尚恆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後周制冕並無與故今採東齊之法乘輿袞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笄元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為十二等衣褾領織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䚢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韍隨裳色山龍火三章轆轤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

元組雙大綬六采元黃赤白縹綠純元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韈赤舃舃加金飾祀圓丘方澤感帝明堂五郊雩禘封禪朝日夕月宗廟社稷籍田廟遣上將征還飲至加元服納后正月受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絳紗袍深衣制白紗內單阜領褾襈裾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劍佩綬舃與上同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朔日受朝元會及冬會諸祭還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服具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黑介幘白紗單衣烏皮履拜陵則服之白紗帽白練裙襦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皆服之白給白紗單衣烏皮履舉哀則服之皇太子袞服元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織成爲之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紐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火珠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綵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韈赤舃以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遠遊冠服絳紗袍白紗內單阜領褾襈裾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韈舃其革帶劍佩綬與上同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廟釋奠則服之遠遊冠公服絳紗單衣革帶金鉤䚢假帶方心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其綬金縷鞶囊韈履五日常朝則服之袞冕服九章同皇太子王公開國公初受册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三公助祭者亦服之驚冕服七章衣華蟲火宗彝三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侯伯初受册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毳冕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三章裳黼黻二章子男初受册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絺冕服三章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助祭則服之自王公以下服章皆繡爲之祭服冕皆簪導青纊充耳元衣纁裳白紗內單黼領

……內單青領 青褾襈裾革帶鉤䚢大帶（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素帶紕其垂外以元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朱韍（凡……）

（皆隨裳色衮鷩毳火山二章絺山一章）劍佩綬韈赤舄爵弁服從九品以上助祭則服之其制服元衣纁裳無章白絹內單青領褾

襈裾革帶大帶（練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紐約用青組）爵韠韈赤履白袷白紗單衣烏皮履上下通服之委貌冠未冠則雙童髻空頂

黑介幘皆深衣青領烏皮履國子太學四門生服之朝服（亦名具服）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皁領袖皁襈革帶鉤䚢假帶

曲領方心絳紗蔽膝韈舄綬劍佩從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則服之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去劍佩綬

餘並同自餘公事皆從公服（亦名從省服）絳紗單衣革帶鉤䚢假帶方心韈履紛鞶囊從五品以上服之絳褠衣公服

（褠衣即單衣不垂胡者也袖狹形直如褠內餘同從省也）流外五品以上服之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大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

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太

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內率等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

直閤將軍直寢直齋太子直閤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絳衫大口袴　大唐制天子衣服有大裘衮

冕鷩冕毳冕絺冕元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巾幘白袷凡十二等貞觀四年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

品以上服緋六品七品以上綠八品九品以上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黃至五年七月敕七品以上服龜甲雙

巨十花綾其色綠九品以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顯慶元年修禮官臣無忌志寧敬宗等言准武德初撰衣

服令乘輿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臣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

至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與衮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

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啟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秋夏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盛如何可服謹

尋歷代唯服袞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周遷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唯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袞宋魏周齊隋禮令祭服悉同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興禮經事無乖舛今請憲章故實郊祭天地皆服袞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檢新禮皇帝祭社稷絺冕四旒衣三章祭日月服元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三公亞獻皆服袞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爲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小祀則元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袞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爲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爲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王著元冕之時羣臣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是故漢魏以降相承舊事皆服袞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乃服五品之服臨事施行極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袞冕制可之無忌等又奏曰皇帝爲諸臣及五服親舉哀以禮著素服今令乃云白袷禮令乖舛須歸一途且白袷出自近代事非稽古雖著令文不可行用請改素服以會禮文從之龍朔二年九月孫茂道奏准舊令八品九品著青深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請著碧朝參之處並依此服非朝參處聽兼服黃從之前令九品以上朝參及視事聽服黃以洛陽縣尉柳誕服黃夜行爲部人所毆高宗聞之以章服錯亂故此詔申明之朝參行例一切不得著黃武太后延載元年五月內出繡袍以賜文武三品以上官其袍文仍各有訓誡諸王則飾以盤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鴈左右衛將軍飾以對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武左右鷹揚衛飾以對鷹左右千牛衛飾以對牛左右豹韜衛飾以對豹左右玉鈐衛飾以對鶻左右監門衛飾以對獅子左右金吾衛飾以對豸又[illegible]八字迴文[illegible]神龍二年九月敕[illegible]京六品

以下著緋袴褶令各依本品爲定開元四年二月制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缺胯之服一得之後遂別造
長袍遞相倣傚又入蕃使則敕借緋紫者使迴合停自今以後衙內宜專定殿中侍御史糾察十一年六月敕諸
衛大將軍中軍中郎郎將袍文千牛衛瑞牛文左右衛瑞馬文驍衛大蟲文武衛鷹文威衛豹文領軍衛白澤文
金吾衛辟邪文監門衛獅子文每正冬陳設朝日著甲會日著袍二十六年肅宗爲皇太子受册太常所撰儀注
有服絳紗袍之文太子以爲與皇帝所稱同上表辭不敢當請有易之上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太子
太師蕭嵩等奏曰謹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朱翠黑介幘髮纓緌犀簪導絳紗
袍白紗中單皁領褾襈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帶劍佩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
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劍佩等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爲首飾名制有殊并珠
旒及裳采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
之情有所不敢衣服不可減省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爲稱但稱爲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
議奏上手敕改爲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其三品以上服准武德四年敕大科紬綾及羅其色紫飾用玉五品以
上服小科紬綾及羅其色朱飾用金六品以上服絲布雜小綾交梭及雙紃其色黃六品七品飾銀八品九品鍮
石流外庶人服紬絁布其色通用黃白飾用銅鐵貞元七年十一月令常參官復衣綾袍金玉帶至八年十月
賜文武常參官綾袍

通典卷六十一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二十二　嘉七

后妃命婦首飾制度 周 漢 魏 晉 宋 齊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幷主王后之首服鄭元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也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也笄卷髮者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追音堆髢徒計反髲皮寄反襢知善反褖音彖　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蔮簪珥珥耳璫垂珠也釋名云簪達也所以達冠於後也一曰笄笄係也所以拘冠使不墜也簪以瑇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凰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蔮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詩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也鄭元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未聞其南山豐大特按史記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注云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木有牛從水中出後見於豐水中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貴人助蠶制大手結黑瑇瑁又加簪珥長公主加步搖公主大首結皆有簪珥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蔮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簪珥　魏制貴人夫人以下助蠶皆大首髻七鏌音莫蔽髻黑瑇瑁又加簪珥九嬪以下五鏌世婦三鏌諸王妃長公主大首髻七鏌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搖皆有簪珥公特進列侯卿校中二千石世婦以下夫人紺繒蔮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簪珥　晉依前代皇后首

飾假髻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花元康六年詔改　宋依漢制太后入廟祭祀首飾翦氂幗皇后親蠶首飾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加以翡翠復依晉法皇后十二鏌步搖大首髻公主會見三夫人首髻七鏌蔽髻公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特進列侯夫人二千石命婦年長者紺繒幗　齊因之公主會見大首髻不易舊法　陳因前制皇后謁廟首飾假髻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爲華開國公侯太夫人夫人大首髻七鏌蔽髻九嬪及公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特進列侯卿校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簪珥　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法　北齊依前制皇后首飾假髻步搖十二鏌八雀九華內命婦以上蔽髻唯以鏌數花釵多少爲品秩二品以上金玉飾三品以下金飾內命婦左右昭儀三夫人視一品假髻九鏌二品五鏌蔽髻四品三鏌五品一鏌又有宮人女官第二品七鏌蔽髻三品五鏌四品三鏌五品一鏌七品大首髻八品偏髻（所交反）髻皇太子妃假髻步搖九鏌郡長公主七鏌蔽髻太子良娣視九嬪女侍中五鏌內外命婦宮人女官從蠶則各依品次還著蔽髻　後周制皇后首飾花釵十有二樹諸侯之夫人亦皆以命數爲之節三妃三公夫人以下又各依其命一命再命者又俱以三爲節　隋因之皇后首飾花十二樹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及公夫人一品命婦並九樹侯夫人二品命婦並八樹伯夫人三品命婦並七樹子夫人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四品以上官命婦並六樹男夫人五品命婦並五樹女御及皇太子良娣三樹（皇后以下小花並如大花之形）　大唐武德中制令皇后禕衣首飾花釵十二樹餘各有差開元中又定品

命其制度並見開元禮序例

后妃命婦服章制度周 漢 魏 晉 宋 齊 陳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沙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於上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襢襢之爲言亶亶誠也褖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揄搖展襢聲相近褖字之誤也此鄭元以五行相生爲説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揄翟青褘衣元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翟多少各依命數揄音搖縳音絹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素沙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翟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翟子男之夫人亦闕翟唯二王後褘衣也

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服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徐廣曰即單衣也縹音疋繞反隱領袖緣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長公主見會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爲帶鐍飾以白珠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入廟佐祭者服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貴人緗縹而已緗赤黃色 魏之服制不依古法多以文繡 晉依前漢制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隱領袖緣元康六年詔以純青服貴人夫人貴嬪是爲三夫人皆金章紫綬九嬪銀印青綬佩采璸音獨玉助蠶之服純縹爲上下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諸王太妃諸長公主金印紫綬佩山元玉自公主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爲帶玦郡縣公侯夫人銀印青綬水蒼玉公特進列卿世婦中二千石夫人入廟助祭者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

下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宋制太后皇后入廟服袿襹（上圭下屬）大衣謂之褘衣公主會見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爲緄帶各如綬色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年長者入廟佐祭皁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命婦皆以蠶衣爲朝服（按漢劉向曰古者天子至於士王后至於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王后至命婦所佩玉古制不存今與外同制）　齊因之袿襹用繡爲衣裳黃綬貴嬪夫人貴人王太妃長公主封君皆紫綬六宮郡公侯夫人青綬　陳依前制皇后謁廟袿襹大衣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隱領袖緣貴妃金章龜鈕紫綬佩于闐玉獸頭鞶九嬪金章龜鈕青綬獸頭鞶佩采璸玉婕妤以下銀印珪鈕艾綬獸頭鞶美人等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皇太子妃金璽珪鈕纁朱綬佩瑜玉良娣銀印珪鈕佩采璸玉青綬獸爪鞶寶林佩水蒼玉餘同開國公侯夫人獸頭鞶餘同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龜鈕紫綬佩山元玉獸頭鞶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以其綬色金辟邪首爲帶玦自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北齊皇后助祭朝會以褘衣祠郊禖以褕翟小宴以闕翟親蠶以鞠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褖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緄帶內外命婦以上從二品以上金章紫綬服褕翟雙佩山元玉九嬪視三品銀章青綬鞠衣佩水蒼玉世婦視四品銀印青綬展衣八十一御女視五品銅印黑綬褖衣又有宮人女官服闕翟三品鞠衣四品展衣五品六品褖衣七品八品九品俱青紗公服皇太子妃璽綬同皇太子服褕翟從蠶則青綬紗公服郡長公主公主王國太妃纁朱綬章服佩同內命婦一品郡長君元朱綬闕翟章佩與公主同郡君縣公主佩水蒼玉餘與郡長君同太子良娣九嬪服縣主青朱綬餘與良娣同女侍中假金印紫綬服鞠衣佩水蒼玉縣君銀章青朱綬餘與女侍中同太子孺子同世婦太子家人同御女鄉主鄉君素朱綬佩水蒼玉餘與御女同外命婦皆如其夫若夫假章印綬佩妻則不假一品二品服闕翟三品服鞠衣

四品展衣五品褖衣內外命婦宮人從蠶則各依品次皆服青紗公服其外命婦綬帶鞶囊皆准其夫公服之例
百官之母詔加太夫人者朝服公服各與其命婦服同　後周制皇后之服十有二等其翟衣六從皇帝祀郊禖
享先皇朝皇太后則服翬衣祭陰社朝命婦則服揄衣祭羣小祀受獻繭則服鷩衣採桑則服鳪衣（黃色音卜）從皇帝
見賓客聽女教則服鵫衣（白色音罩）食命婦歸寧則服翐衣（元色音秩）俱十有二等以翬翟為領褾各十有二臨婦學及法
道門燕命婦有時見命婦則蒼衣春齋及祭還則青衣夏齋及祭還則朱衣採桑齋及採桑還則黃衣秋齋及祭
還則素衣冬齋及祭還則元衣自青衣而下其褾領以相生之色諸公夫人九服其翟衣翟皆九等俱以揄翟為
領褾各九自揄衣以下鷩鳪鵫翐朱黃素元等九也自朱衣而下其褾領亦用相生之色諸侯夫人自鷩衣而下
八其翟衣翟皆八等俱以鷩翟為褾領無揄衣諸伯夫人自鳪衣而下七其翟衣翟皆七等俱以鳪翟為領褾無
鷩衣諸子夫人自鵫衣而下六其翟衣翟俱以鵫翟為領褾又無鳪衣諸男夫人自翐衣而下五其翟衣翟皆五
等俱以翐翟為領褾又無鵫衣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鳪衣鵫衣翐衣青衣朱衣黃衣素衣元衣緅衣其翟亦九
等以鳪翟為領褾各九三孤之內子自鵫衣而下八翟皆八等以鵫翟為領褾各八九嬪六卿之內子自翐衣而
下七翟皆七等以翐翟為領褾各七上媛上大夫之孺人自青衣而下六中媛中大夫之孺人自黃衣而下四御
婉士之婦自素衣而下三中宮六尚緅（子侯反）衣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服　隋制皇后褘衣鞠衣青
衣朱衣四等褘衣深青質織成領袖文以翬翟五采重行十二等素沙內單黼領羅縠褾襈色皆以朱蔽膝隨裳
色以緅為褖用翟三章大帶隨衣裳飾以朱綠之錦青緣革帶青襪舄舄以金飾白玉佩元組綬章采尺寸同於
乘輿祭及朝會大事服之鞠衣黃羅為質織成領袖蔽膝革帶及舄隨衣色餘准褘衣親蠶服也青衣去花大帶

及佩綬金飾履禮見天子則服之朱服如青服有金璽盭螭鈕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并璜琮各以笥貯進於座隅皇太后同於后服而貴人以下並亦給印三妃服揄翟金章龜鈕文從其職織成紫綬金縷獸頭鞶囊佩于闐玉九嬪服闕翟金龜鈕文從其職金縷織成佩采瓄玉婕妤銀縷織成他如嬪服美人才人鞠衣銀印珪鈕獸爪鞶囊佩水蒼玉餘同寶林服展衣艾綬鞶囊佩玉同婕妤承衣刀人采女皆綠衣無印綬皇太子妃服揄翟衣九章金璽龜鈕素紗內單黼領羅縠褾襈色皆同朱蔽膝二章大帶同褘衣青綠革帶朱襪青舄舄加金飾佩瑜玉纁朱綬獸頭鞶囊凡大禮見皆服之唯侍親桑則用鞠衣珮綬與揄衣同良娣鞠衣銀印青綬獸爪鞶囊餘同世婦寶林八子展衣銅印佩水蒼玉艾綬諸侯王太妃妃長公主三公夫人一品命婦揄翟繡爲九章佩山元玉獸頭鞶囊綬同夫色公夫人縣主二品命婦亦揄翟繡八章從親桑同鞠衣自此以下佩皆水蒼玉侯伯夫人三品命婦亦服揄翟繡爲七章子夫人四品命婦服闕翟刻赤繒爲翟綴衣上爲六章男夫人五品命婦闕翟五章若從親蠶皆同鞠衣　大唐武德制皇后服有褘衣鞠衣鈿釵禮衣三等王太子妃揄翟鞠衣自皇后至內外命婦衣服制度並具開元禮序例

通典卷六十二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二十三　嘉八

天子諸侯玉佩劍綬璽印　周　秦　漢　後漢　晉　齊　梁　陳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古者君子必佩玉有山元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綦文雜色也緼赤黃色王鎮圭長尺有二寸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畫以四鎮之山為瑑飾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為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殺也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三采白朱蒼二采朱綠也公二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為身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蓋以穀蒲為瑑飾諸侯朝天子所執諸侯相見亦如之凡玉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龍當為尨尨雜色瓚讀為餈饡之饡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饡音贊自五霸迭興戰兵不息珮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綬珮留其係璲以為章表韍佩遂廢又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所好也

秦以印稱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輿六璽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又始皇得藍田白玉為璽螭虎鈕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韍佩既廢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表章轉相結受故謂之綬秦漢以降逮於周隋既多無注解或傳寫訛舛有義理雖明雖研覈莫辨今但約其本史務存一代之制他皆類此覽之者幸詳察焉

漢高帝入關得秦始皇白玉璽佩之曰傳國璽與斬蛇劍俱為乘輿之寶韍承秦制用而弗改加之以雙印佩刀

後漢孝明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詩云雜佩以贈之毛萇曰珩璜琚瑀衝牙之類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珩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玉藻云右徵角左宮羽進

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藻要曰璠璵所以納間在玉之間今白珠也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爲祭服云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淳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爲鏢口之飾通俗文曰刀鋒曰鏢匹燒反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左傳藻率鞞鞛注云鞞佩刀鞘上飾鞛下飾也鄭元詩箋曰既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也春秋繁露曰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韍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梁劉昭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咸皆帶劍劍之與刀形制不同名稱各異故蕭何劍履上殿不稱爲刀而漢志言不及劍殊爲未備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諸侯王以下綔口故反赤絲蕤縢綔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青赤白黃四色是當凡六十六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凡綬先合單紡爲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純爲一圭首多者絲細首少者絲麤漢官儀曰璽皆白玉螭虎鈕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天子之璽賜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及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地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從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諸侯王赤綬徐廣曰太子及諸王金印龜鈕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其綬皆與乘輿同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加特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前漢書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高帝相國綠綬徐廣曰金印綠綟綬綟音戾草名也以染似綠又曰似紫紫綬名緺音瓜其色青紫公加殊禮皆服之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前漢書曰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位上卿銀印青綬成帝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將軍亦金印漢官儀曰馬防爲車騎將軍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和帝以竇憲爲車騎將軍始加金紫次司空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一號青緺綬自青綬以上縌音逆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璲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

之間得施玉環鐍云通俗文曰玦環曰鐍漢舊儀曰其斷獄者印爲章也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漢官儀曰尚書僕射銅印青綬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縌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丁孚漢儀乘輿綬黃地冒白羽青絳綠五采四百首長二丈三尺諸王綬四采絳地冒白羽青黃去綠二百六十首長二丈一尺公主綬如王侯絳地紺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華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黑綬羽青地絳二采八十首長丈七尺黃綬一采八十首長丈七尺以爲常式民織綬不如式沒入官犯者爲不敬二千石綬以上禁民無得織以紛組吳孫權以無工刻玉璽用金爲璽孫皓造金璽六枚是也又有麒麟鳳龜龍璽駝馬鴨頭雜印晉制盛服則雜寶爲佩金銀校飾綬黃赤縹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黃縹紺相國綠綟綬綟與盭同三采綠紫紺郡公朱侯伯青朱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關內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守內史青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祕書監皆黑丞皆黃諸府丞亦然其佩刀者以木代真刀也　宋皇太子金璽龜鈕朱綬四采赤黃縹紺佩瑜玉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佩山元玉郡公金章玄朱綬佩山元玉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綬佩山元玉相國則綠綟綬三采綠紫紺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者金章紫綬佩山元玉郡公侯金章青朱綬佩水蒼玉驃騎車騎衛將軍凡諸將軍加大者征鎮安平中軍鎮軍撫軍前左右後征虜冠軍輔國龍驤將軍並金章紫綬佩水蒼玉諸王嗣子金印紫綬佩山元玉郡公侯嗣子銀印青綬佩水蒼玉侍中散騎常侍及中常侍給五時朝服冠貂蟬侍中左右常侍皆佩水蒼玉尚書令僕射銅印墨綬佩水蒼玉中書監令祕書監銅印墨綬佩水蒼玉光祿大夫卿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司隸校尉武尉左右衛中堅中壘驍騎遊擊前軍左右軍後軍甯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廣威建武振武奮武揚武廣武左積弩右積弩強弩諸將軍監軍銀章青綬佩水蒼玉領軍護軍城門五營校尉南東西北中郎將銀印青綬佩水蒼玉縣鄉亭侯金印紫綬鷹揚折衝輕車揚烈威

遠寍遠武威材官伏波淩江諸將軍銀章青綬奮武護軍安夷撫軍護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護軍將兵助郡都尉水衡典虞牧都尉材官校尉王國中尉宜禾伊吾都尉監淮南津都尉銀印青綬州郡史銅印墨綬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佩水蒼玉謁者僕射銅印墨綬佩水蒼玉諸軍司馬銀章青綬冗從僕射太子衛率武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黑綬其在陛列具備鹵簿鶡尾絳紗縠單衣北軍中侯殿中監銅印墨綬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西域校尉銅印青綬郡國大守相內使江左止單衣幘其加中二千石者依卿尹牙門將銀章青綬騎督守銀印青綬尚書左右丞祕書丞銅印黃綬尚書郎祕書郎太子中書舍人洗馬舍人侍御史關內關中名號侯金印紫綬朝服進賢兩梁冠諸博士水蒼玉公府長史諸卿尹丞諸縣署令秩千石者諸軍長史諸卿尹丞太子保傅詹事丞郡國太守相內使丞長史諸縣署令長相關谷長王公侯諸署令長司理持書公主家僕公車司馬太史太醫太官御府內省令太子諸署令僕門大夫陵令太子率更家令僕黃門諸署令僕長西時黃門冗從僕射監太子寺人監公府司馬諸軍城門五營校尉司馬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戊巳校尉長史司馬廷尉正監平並銅印黃綬王郡公侯郎中令大司農銅印青綬北軍中侯丞銅印黃綬太子常從武賁督千人督校督司馬武賁督銅印墨綬殿內將軍銀章青綬四時冠宋後不復給章綬水衡典虞牧官典牧材官州郡都尉司馬銅印墨綬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黃門中郎將校尉都尉殿中太醫校尉都尉關外侯並銀印青綬左右都侯王郡公侯中尉銅印墨綬部曲將銅印司馬史假墨綬太醫校都尉總章協律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殿中司馬及守陵者殿中太醫司馬總章監鼓吹監司律司馬銅印墨綬諸縣署丞太子諸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丞太醫丞銅印黃門諸署丞園監諸縣尉關谷塞道尉銅印黃綬洛陽鄉有秩銅印青綬宣威將軍以

下至裨將軍銅印其以此官爲刺史郡守千人司馬武賁督以上及司馬長史者及平虜武猛中郎將校尉都尉銅印武賁督以上及司馬長史者皆假青綬別部司馬軍假司馬銅印圖像都匠行水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若非以工巧技能特加此官者不假綬羽林郎羽林長郎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武賁在陛列及備鹵簿服錦文衣假銅印墨綬旄頭羽林在陛列及備鹵簿服絳科單衣畢輦跡爲前驅塡街强弩司馬守陵武賁佩武猛都尉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守陵武賁殿中武賁及守陵者持鈒所立反冗從武賁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持斧武騎武賁五騎傳詔武賁殿中羽林及守陵者大官尙食武賁飯宰人諸官尙食武賁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凡此前衆職江左多不備又多闕朝服諸應給朝服佩玉而在京都者給朝服非諸烏丸羌戎蠻諸校尉以上及刺史西域戊己校尉皆不給佩玉其來朝會權時假給會罷輸還凡應朝服者而官不給聽自具之諸假印綬而守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位假綬者不得佩綬革古制也按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云傍囊或云綬囊然則以此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齊乘輿制六璽以金爲之並依秦漢之制皇太子諸王金璽皆龜鈕公侯五等金章其公將軍金章光祿大夫卿尹太子傅諸領護將軍中郎將校尉郡國太守內史四品五品將軍皆銀章尙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祕書監丞太子二率諸府長史卿尹丞尉中丞都水使者諸州刺史皆銅印其綬乘輿黃赤縹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黃縹紺色亦同相國綠綟綬三采綠紫紺郡公諸侯伯青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侯關中關內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守內史青尙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祕書監皆黑丞皆黃諸府丞亦然

梁制乘輿印璽並如齊制皇太子金璽龜鈕朱綬三百首佩瑜玉帶鹿盧劍火珠首素革帶玉劍獸頭鞶[illegible]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百六十首佩山元玉垂組大帶獸頭鞶腰劍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開國公金章龜鈕元朱綬百四十首佩山元玉獸頭鞶腰劍開國侯伯金章龜鈕青朱綬百二

十首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劍開國子男金章龜鈕青綬百首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劍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龜鈕紫綬獸頭鞶腰劍（關內關中及名號侯則珪鈕）關外侯銀印珪鈕青綬獸頭鞶腰劍諸王嗣子金印珪鈕紫綬八十首獸頭鞶腰劍大司馬大將軍太尉諸位從公者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獸頭鞶腰劍直將軍則不帶凡公及位從公（言以將軍及左右光祿開府儀同者各隨本位號其文則曰某位號儀同之章）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佩水蒼玉（尚書則無印綬）腰劍紫荷執笏侍中散騎常侍通直常侍員外常侍皆腰劍佩水蒼玉舊至尊朝會登殿中常侍夾御御下輿則扶左右侍中參乘則不帶劍中書監令祕書監銅印墨綬水蒼玉腰劍獸頭鞶左右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同其位但加金紫者謂之金紫光祿但加銀青者謂之銀青光祿光祿太中中散大夫弘訓太僕廷尉宗正大鴻臚大司農少府大匠諸卿丹陽尹太子保傅太長秋太子詹事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鞶佩水蒼玉卿大夫助祭皆佩五采大佩赤舄絇屨驃騎車騎衛將軍中軍冠軍輔國將軍四方中郎將金章紫綬（中郎將則青綬）佩水蒼玉領護軍中領護軍五營校尉銀印青綬佩水蒼玉獸頭鞶其屯騎越騎夾御日假給佩餘校不給弘訓衛尉左右衛驍騎遊擊前後左右軍將軍龍驤寧朔建威鎮威奮威揚威廣威等將軍積弩積射强弩將軍監軍銀章青綬佩水蒼玉獸頭鞶驍遊以下並不給佩驍遊夾日假給國子祭酒佩水蒼玉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獸頭鞶腰劍佩水蒼玉謁者僕射銅印環鈕墨綬八十首獸頭鞶佩水蒼玉腰劍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通直員外散騎侍郎朝奉朝請太子中庶庶子武衛將軍武騎常侍腰劍中書侍郎腰劍冗從僕射太子衛率銅印墨綬獸頭鞶武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腰劍其在陛列及備鹵簿著毦絳紗縠單衣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西域校尉銀印珪鈕青綬獸頭鞶安夷護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護軍銀印珪鈕青綬獸頭鞶州刺史銅印墨綬獸

頭鞶腰劍郡國太守相內史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鞶單衣介幘加中二千石依卿尹劍佩尚書左右丞祕書丞銅印環鈕黃綬獸爪鞶尚書祕書著作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腰劍書侍御史腰劍書侍御史則有銅印環鈕墨綬諸博士給佩水蒼玉太學博士正限八人著佩限外六人不給廷尉律博士無佩並簪筆公府長史獸頭鞶諸尹卿丞黃綬獸爪鞶簪筆諸縣署令秩千石者獸爪鞶銅印環鈕墨綬公府令史亦同領護軍長史朱服獸頭鞶諸軍長史獸頭鞶諸卿部丞獄丞黃綬獸爪鞶簪筆太子保傅詹事丞簪筆獸頭鞶黃綬郡國相內史丞長史獸頭鞶其丞黃綬獸爪鞶諸縣署令長相獸頭鞶銅印環鈕墨綬州郡大中正郡中正太子門大夫獸頭鞶陵令長獸爪鞶銅印環鈕墨綬率更家令僕獸頭鞶腰劍黃門諸署令僕長丞銅印環鈕墨綬丞黃綬黃門冗從僕射太子寺人監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公府司馬領護軍諸軍司馬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戊己校尉長史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公府從事中郎銅印環鈕墨綬皁零辟獸爪鞶左右衛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直閤將軍銅印珪鈕青綬諸殿主帥正直絳紗從則裲襠衫諸開國郎中令大司農公傅中尉銅印環鈕青綬皆獸頭鞶諸開國三將軍銅印環鈕青綬開國學書中尉司馬陵廟倉官廄牧長典醫典府丞銅印常侍侍郎嗣子庶子謁者中大夫舍人不假印典書典祠學官令典膳丞長銅印限外者不假印太子衛率更家令丞銅印環鈕黃綬獸爪鞶太子常從武賁督銅印環鈕墨綬獸爪鞶殿中將軍員外將軍州郡國都尉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殿中內外局監太子內外監殿中守舍人銅印環鈕諸縣署太子諸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令丞僕銅印環鈕黃綬諸縣尉銅印環鈕單衣黃綬獸爪鞶節騎郎其在陛列及備鹵簿者髦尾絳紗縠單衣御節郎黃鉞郎簪筆典儀唱警唱奏事持兵主麾等諸職公事及備鹵簿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珪鈕青綬獸頭鞶城門侯銅印環鈕

墨綬獸頭鞶部曲督司馬吏部曲將銅印環鈕總章協律銅印環鈕艾綬獸爪鞶黃門後閤舍人主書齋帥監食主食主客扶侍鼓吹齋帥墨綬獸頭鞶殿中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總章監鼓吹監銅印環鈕艾綬諸四品將兵都尉牙門將崇毅材官折難輕騎揚烈威遠寧邊宣威光威威烈威虜平戎綏遠綏狄綏邊綏戎獸威武威武烈武毅武奮討寇討虜殄難討夷厲武橫野陵江鷹揚執訊蕩寇蕩虜蕩難蕩逆殄虜掃虜掃逆掃難掃寇厲鋒武奮武牙廣野領兵滿五十人給銀章不滿五十人除板而已不給章以此官為刺史郡守皆青綬　陳制永定元年武帝所定乘輿服御皆采梁舊制以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采畫珠玉之飾任用蜯也至天嘉初悉改易之令一依梁天監舊事諸王及開國五等諸侯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關外侯王嗣子长宰太傅太師太保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太尉諸位從公者並如梁制餘官不見者亦與梁制同不復具云　尚書令僕射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獸頭鞶尚書無印綬及鞶侍中常侍夾御御下輿則扶左右侍中驂乘則不帶劍中書監令祕書監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獸頭鞶腰劍鎮衛驃騎車騎中軍中撫中權四征四鎮四安四翊四平將軍金章獸鈕其冠軍四方中郎將金章豹鈕紫綬八十首獸頭鞶佩水蒼玉自中軍以下諸將軍冠軍四方中郎將並官不給佩也領護軍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中領護軍金章龜鈕青綬八十首其五營校尉銀印珪鈕青綬八十首官不給佩左右衛銀章龜鈕不給劍左右驍衛游擊雲騎前左右後將軍左右中郎將銀印珪鈕餘服飾同梁亦官不給佩其驍游雲騎夾御日假給其積弩積射強弩銅印環鈕墨綬帶劍餘服同梁又有忠武軍師武臣爪牙龍騎雲麾鎮兵翊帥宣惠宣毅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金章豹鈕紫綬八十首官不給輕車鎮朔武旅貞義明威寧遠安遠征遠振遠宣遠等將軍金章貔鈕紫綬並獸頭鞶佩水蒼玉中丞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庶子以上簪筆其武衛不腰劍衛率銀章龜鈕青綬不腰劍

冗從銅印環鈕墨綬腰劍州刺史銅印墨綬獸頭鞶腰劍銀章龜鈕青綬典儀但帥典儀正帥其本資有殿但正帥得帶芝綬獸頭鞶殿帥羽儀帥員外帥威雄猛烈振信勝略成力光等十威將軍武猛略勝力毅健烈威銳勇等十武將軍並銀章熊鈕青綬獸頭鞶猛毅烈威銳振進智武勝駿等十猛將軍銀章羆鈕青綬獸頭鞶壯武勇猛烈銳威毅志意力等十壯將軍驍雄桀猛烈武勇銳名勝迅等十驍將軍雄猛威明烈信勇毅壯健等十雄將軍並銀章羔鈕青綬獸頭鞶忠勇烈猛銳壯毅悍信義勝等十忠將軍明智略遠勇烈威勝進銳毅等十明將軍光烈明英遠勝銳命勇武野等十光將軍飈勇猛烈銳奇決超勝略出等十飈將軍並銀章鹿鈕青綬獸頭鞶龍驤虎視雲旗風烈迅雷威音馳銳羽騎突騎折衝冠武和戎安壘超猛英果掃狄武銳摧鋒開遠略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銳拔山雲勇振旅等將軍銀印兔鈕青綬獸頭鞶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剋狄平虜稜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佽飛猛騎破敵威勇前鋒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破陣盪寇殄虜橫野馳射三十號將軍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十二件將軍除並假給章印綬板則止建威牙門以下諸將軍並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其在官以功次轉進應署威以下諸號不限板除悉給印綬若武官署位轉進登上條九品馳射以上諸戎號亦不限板除悉綬印綬千人督校司馬虎賁督牙門將騎督督守將兵都尉太子常從督別部司馬軍司馬假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　北齊制天子六璽並因舊式皇帝行璽封常行詔敕則用之皇帝之璽賜諸王書用之皇帝信璽下銅獸符發諸州鎮兵下竹使符拜代召諸州刺史用之並白玉爲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天子行璽冊拜外國則用之天子之璽賜諸外國書則用之天子信璽發兵外國若徵召外國及有事鬼神用之並黃金爲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又有傳國璽白玉爲之方四寸螭獸鈕上交蟠螭隱起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凡八字在六璽外唯封禪以封石函又有督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爲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爲鼻鈕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寸腹下隱起篆文書爲督攝萬機凡四字此印常在內唯以

印籍縫用則左戶部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轉納皇太子璽黃金爲之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璽宮中大事用璽小事用門下與書坊印諸侯印綬二品以上並金章紫綬三品銀章青綬（三品以上凡是五省官及中侍中省官皆爲印不爲章者也）四品得印者銀印青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印墨綬（四品以下凡開國子男及五等散品名號侯皆爲銀章不爲印）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銅印黃綬金銀章印及銅印並方一寸皆龜鈕四方諸藩國王之章上藩用金下藩用銀並方寸龜鈕佐官唯公府長史尚書二丞給印綬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唯當曹爲官長者給印餘自非長官雖位尊並不給諸王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純朱質纁織文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開國郡縣公散郡公元朱綬四綵元赤縹紺朱質元文織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開國縣侯伯青朱綬四綵青赤白縹朱質青文織長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開國縣子男名號侯開國卿男素朱綬三綵青赤白朱質白文織長丈四尺百二十首廣六寸一品紫綬三綵紫黃赤純紫質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二品四品紫黃赤純素質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三品四品青綬三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五品六品墨綬二綵青紺純紺質長丈四尺百首廣六寸七品八品九品黃綬二采黃白純黃質長丈二尺六十首廣五寸官品從第二以上小綬間得施玉環官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八尺廣三寸各隨綬色若服朝服則佩綬公服則佩紛官無綬者不合佩紛其鞶囊二品以上金縷三品金銀縷四品銀縷五品六品綵縷七品八品九品綵縷獸爪官無印綬者並不給佩鞶囊及爪其佩及劍一品玉具劍佩山元玉二品金裝劍佩水蒼玉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雖四品五品並銀裝劍佩水蒼玉侍中以下通直郎以上陪位則象劍（木劍也晉其象眞劍）帶劍者入宗廟及升殿若在仗內皆解劍

後周皇帝八璽有神璽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神璽明受之於天傳國璽明受之於運）皇帝負扆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置傳國璽於筵前之左其六璽並因

舊制皆白玉爲之方一寸五分高一寸螭獸鈕三公諸侯印皆方寸二分高八分龜鈕七命以上銀四命以上銅皆龜鈕三命以上銅印銅鼻其方皆寸其高六分文曰某公官之印其組綬皇帝以蒼青朱黃白元纁紅紫緅則侯反碧綠十有二色諸公九色自黃以下諸侯八色自白以下諸伯七色自元以下諸子六色自纁以下諸男五色自紅以下三公之綬如諸公三孤之綬如諸侯六卿之綬如諸伯上大夫之綬如諸子中大夫之綬自紫以下上士之綬自緅以下其璽印綬亦如之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常服焉宇文護始袍加下襴遂爲後制　隋制神璽寶而不用受命璽封禪則用之餘六璽行用並因舊制其綬王纁朱綬四綵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成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公元朱綬四綵元赤縹紺純朱質元文織成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侯伯青朱綬四綵青赤白縹純朱質青文織成長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子男素朱綬三綵青赤白純朱質白文織成長丈四尺百四十首廣七寸正從一品綠綟綬四綵綠紫黃赤純綠質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從三品以上紫綬三綵紫黃赤純紫質長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及正從四品青綬三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四尺百十首廣七寸正從五品墨綬二綵青紺純紺質長丈二尺百首廣六寸自王公以下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正從一品施二玉環以下不合其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各隨綬色其鞶囊如北齊制佩一品及五等諸侯並山元玉五品以上水蒼玉　大唐貞觀十六年太宗刻受命元璽以白玉爲螭首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長壽二年改玉璽爲寶神龍元年改符寶復爲璽天寶十載改傳國璽爲承天之寶天子之寶八一曰神寶所以臣百王鎮萬國寶而不用二日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三曰皇帝行寶答疏於王公則用之四曰皇帝之寶勞來勳賢則用之五曰皇帝信寶徵召臣下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蕃國兵則用之凡大朝會則奉寶以進於御座車駕行幸則奉寶以從於黃鉞車之內今元正朝會進神寶及受命寶若行幸則合八寶爲五轝函錄封盝以從其佩玉綬兼臣下之制具開元禮序例　永徽二年四

月敕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上元元年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帶十二銙四品金魚袋十一銙五品金帶十銙六品七品並銀帶九銙八品九品服並鍮石帶八銙庶人服黃銅鐵帶六銙（其一品以下文官並帶手巾算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帶手巾算袋亦聽）武太后天授元年九月改內外官所佩魚爲龜至神龍元年二月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魚袋垂拱二年正月敕文諸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袋長壽三年改玉璽爲符寶久視元年十月職事三品以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依官給神龍元年改符寶復爲璽至開元初九月敕文嗣王郡王有階卑者特許佩金魚袋景雲二年四月敕文敕令內外官依上元元年敕文官武官咸帶七事（謂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眞噦厥鍼筒火石袋等也）鞊韘其腰帶一品至五品並用金六品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並鍮石開元二年七月敕百官所帶算袋等每朔望參日著外官衙日著餘日停其年七月敕珠玉錦繡既令禁斷準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杯杓依式自外悉禁斷（天授二年八月左羽林大將軍建昌王攸寧借紫衫金帶九月二十六日除納言依舊著紫帶金龜借紫自此始）八年二月敕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及魚袋永爲常式九年九月諸親王長子先帶郡王官階卑者亦聽著紫佩魚裝二十五年五月敕緋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功不可踰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是何道理自今以後除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魚裝

通典卷六十三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二十四　嘉九

天子車輅

上古聖人覩轉蓬爲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爲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以利天下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蓋圜象天輿方象地二十八橑音老象列宿三十輻象日月前視則聽鑾和之響傍觀則覩四時之運等威旣辨貴賤有序故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洎乎魏晉政教陵遲僭踰莫禁代有變改異制殊狀君臣僭儗以致顛覆今略舉沿革不可畢載徵其制作爲車輿篇云

五輅唐虞　夏　殷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昔人皇氏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或云車也及五龍氏乘龍上下以理古史考云黃帝作車至少昊始駕牛及陶唐氏制彤車乘白馬則馬駕之初也　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　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鉤車鉤之言不揉自曲　俾車正奚仲建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　殷因鉤車而制大輅禮緯曰山車乘鉤乃鉤車之象昔成湯用而郊祀有山車之瑞山車亦謂之桑根車以金根之色亦謂之大輅

周因殷輅以制木輅約木以加飾爲王五輅一曰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錫馬面當顱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樊馬大帶也纓馬鞅也就成也皆以五采罽飾也樊音鞶下同　二曰金輅乘錫以金爲要頷之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輅無鉤以朱飾勒而已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皆以玉金象飾諸末而爲名凡言玉金象路皆此義　樊及纓五采罽飾之四曰革輅革輓漆之無他飾以白黑飾韋爲龍勒條飾樊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

五曰木輅不革鞔漆之而已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就數同革輅建大麾以田以封藩國　秦平九國蕩滅典籍舊制多亡因金根車用金爲飾謂金根車而爲帝軫元旗皂斿以從水德復法水數駕馬以六（夏太康盤遊無度昆弟五人作歌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則六馬非始於秦制但法水數故相符云爾）　漢武帝天漢四年始定輿服之制郊祀所乘謂之大駕備車千乘騎萬匹其儀甚盛不必師古及王莽篡位武車常軔（如振反車輪木也）赤眉之亂文物無遺　後漢光武平公孫述始獲葆車輿輦而因舊制金根車擬周之玉輅最尊者也輪皆朱斑重牙貳轂兩轄（轂外復有一轂抱轄其外乃復設轄抱銅置其中東京賦曰重輪貳轄疏轂飛軨注飛軨以緹油廣於軸上）金薄繆龍爲輿倚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較在箱上說文曰橫文畫藩藩箱也通俗文曰車箱爲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徒冬反）鸞雀立衡櫨文畫輈羽蓋華蚤（徐廣曰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金華施橑末有二十八枚即蓋弓也）建大旗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鑁方釳（許乞反）插以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爲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是爲德車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爲副（其駕元馬六因秦不改或云始自漢制許慎五經異義說天子駕六馬以經言時乘六龍以御天蓋乃因陰陽之氣乘六上下非爲禮制按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同駕駟皆有四方之事詩云四牡彭彭是也）　魏武王受漢獻帝命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至明帝景初中山荏縣黃龍見以爲魏得地統服色尚黃戎事乘黑首白馬齊王正始中詔出入必御輦乘輿　晉武帝承魏陳留王命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及受禪設玉金象革木五輅並爲法駕旗斿服用悉取周制文物華藻因金根車更增其飾朱斑漆輪加畫櫨文兩箱之後加玳瑁爲鵾翅金銀雕飾時人亦謂爲金鵾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韜以黻繡上繫大蛙蟆幡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氂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是爲左纛轅皆曲取禮緯山車垂鉤之義玉輅駕駟以黑金象革木駕駟以黃金爲文髦插以翟尾象鑣鏤錫金鑁方釳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五輅皆有錫鸞之飾和鈴之鑾

錫鷹玉瓌龍輈華轙(魚倚反)朱幩(音汾)法駕行則五輅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　東晉元帝始建大輅戎輅各一(以殷人祀用大輅周人即戎用戎輅故也)因金根車飾皆駕黑駟是為元牡安帝義熙中平關洛得姚興為車輦或時乘用焉　宋孝武大明中尚書左丞荀萬秋改造五輅依晉金根車加赤漆𣕽畫玉飾諸末建青旗十有二斿駕駟以元復因漢之安車章施羽葆蓋以祀以金根為金輅建青旗駕元馬四羽葆蓋以賓象革木輅並擬玉輅漆𣕽畫羽葆蓋象輅視朝革輅即戎二輅並建赤旗駕元馬四木輅建赤麾以田駕赤馬四大事法駕五輅俱出　齊武帝永平初伏曼容議齊德尚青車旗先青(次赤次白次黑)車容戎事宜依漢道行運之色因宋金根車而脩玉輅畫輪金塗兩箱上望板前優游通綠金塗鏤鍱(音葉)碧紋箱鑒鏤金薄帖兩箱外織成衣兩箱裏金塗鏤回釘玳瑁帖望板箱上帖金博山優游上和鑾立花趺銜鈴銀帶玳瑁箱優游下隱膝裏施金塗鏤回花釘織成(文)優游橫前施玳瑁帖金塗花釘金塗倒龍後損鑒銀玳瑁龜甲金塗花脊望板金塗受福望龍諸校飾軛及諸末皆螭龍首龍形板在車前銀帶花獸金塗受福緣裏邊鏤鍱玳瑁織成衣裏金塗鏤回花釘外金塗博山辟邪障鳳凰銜花升(龍)金塗鏤鍱二十八爪支子花黃錦外衣複碧絹漆布緣油頂絳系織成顏𦸈(徒昆反)稽舌孔雀毛複錦綠紋隨陰懸諸珠蜯佩金塗鈴雲朱結綵緌雜色眞孔雀旄一轅漆畫車衡銀花帶衡上金塗博山四鸞鳥立花趺銜鈴龍首銜軛插翟尾上下花脊絳系綵的望繩八枚旗有十二斿畫升龍竿首金塗龍銜大綿幡眞旄翠戟織成衣金塗脊(駐)及受福金塗鴈鏤鍱漆安立牀在車中錦複黃紋為安立衣錦複黃紋障泥八幅長九尺綠紅錦𦸈帶織成花五輅江左相承駕駟左右騑為六施絳系遊御繩其重轂貳轄飛軨幡赤油金紫眞旄左纛置左騑馬軛上金鍐方釳繁(音盤)纓金塗紫皮帶眞旄橫在馬膺前其鏤錫皆如古制初加玉輅為重蓋棲寶鳳凰綴金鑷珠璫玉蜯珮四角金

龍銜五采旄又麒麟頭加以綵畫馬首戴之竟陵王子良啟曰凡蓋圓象天軫方象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諸志錄殊爲乖衷又假爲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鮮或可施至建武中明帝乃省重蓋金輅之飾如玉輅而減少象輅減金輅革輅如象輅而尤減木輅如革輅建大赤麾首施大鄒幡玉輅金輅建碧旃象輅木輅建赤旂　梁武帝初因齊制天監三年五輅旗麾同用赤而旂不異以從行運所尚也七年帝據周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今祀乘金輅詔下詳議周捨謂金輅爲　齊車本不關於祭祀於是改陵廟皆乘玉輅䌛以朱綵　陳初因梁文帝天嘉初令劉仲舉議錯綜漢晉舊飾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輅皆金薄交龍爲輿倚較文豹伏軾虯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樣文畫輈綠油蓋黃紋裏相思橑金華末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各依方色加棨戟於車之右韜以黻繡獸頭幡長丈四尺懸於戟杪玉輅正副同駕六馬餘皆駕駟並金文髦插於翟尾玉爲鑣錫以綵畫蛙蟆幡綴兩頭易漢之飛軨五輅兩箱後皆玳瑁爲鶡翅金銀雕飾兩箱裏衣紅錦金花帖釘上用紅錦爲後檐青紋純帶夏花簟冬綺繡褥　後魏道武帝天興初脩軒冕制乾象等輦草刱制度多違舊章至孝文太和中議費令李韶更議改正唯備五輅各依方色其餘車輦猶未能具明帝熙平中侍中崔光等議大造車服五輅並駕五馬亦無經據　北齊車服制度多因後魏天保中所乘是太和中李韶所制五輅　後周依周禮設六官置司輅之職掌公車之政辨其名品物色皇帝之輅十有二等一曰蒼輅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輅以祀東方上帝三曰朱輅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黃輅以祭地祇中央上帝五曰白輅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元輅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神州此六輅通漆之而無他飾即周木輅遺象也馬皆疏面之旂就以方色俱十有二七曰玉輅以享先皇加元服納后八曰碧輅以祭社稷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享諸侯耕籍九曰金輅以祭星辰視朔土

曰象輅以望秩羣祀十一曰革輅十二曰木輅此六輅漆畫之用玉碧金象革物飾諸末錫而金鉤就以五采須十有二其輅之飾重輪重較加茸為皇帝之輅輿廣六尺有六寸畫輪輞衡以雲牙箱飾槾文內畫以雜獸獸伏軾鹿倚較三辰之常元青蒼等旗畫繢之六例曳地設和鑾以節趨行圓蓋方輿以象天地　隋開皇元年內史令李德林奏後魏輿輦乖制前廢唯留後魏太和時李韶所制五輅北齊所遵者後著令制玉輅青質重箱盤輿左龍右虎金鳳翅畫槾文鞃左立纛金鳳一在軾前八鑾在衡二鈴在軾龍輈之上前設障塵青(蓋)裏繡旒帶金博山綴以鏡子下垂八珮樹四十葆羽輪皆朱斑重牙複轄左建太常十有二旒皆畫升龍日月其長曳地右載闟(他合反)戟長四尺闊三尺黻文旗首金龍頭銜鈴及鏤垂以結綬駕蒼龍金鑁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十有二就皆五采繒罽為飾天子祭祀納后則乘之金輅赤質左建旂畫飛隼右建闟戟盤輿鳳翅等並同玉輅駕赤騮([illegible])朝會同饗射飲至則乘之象輅黃質左建旌畫麟右建闟戟駕黃騮祀后土則乘之革輅白質鞔以革左建旗畫騶虞右建闟戟駕白駱巡狩([illegible])兵則乘之木輅黑質漆之左建旐畫元武右闟戟駕黑騮田獵則乘之其五輅並駕六馬馬飾皆同玉輅復制安車重輿曲壁紫油纁裏通幰朱絲絡網朱鞶纓駕赤騮臨幸所乘(按隋氏五輅遠酌周禮旗旒藻飾近約漢制文質相半)　大唐因隋制玉金象革木是為天子五輅玉輅青質重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畫櫝文鳥獸黃屋左纛金鳳一在軾前十二鑾在衡(正輅鑾數同副輅耕根車則八)二鈴在軾龍輈前設障塵青(蓋)黃裏三層繡飾上設博山方鏡下圓鏡樹羽輪金根朱斑重牙左建旂十有二旒畫升龍其長曳地青繡綢杠右載闟戟長四尺廣三尺黻文旒首金龍銜錦結綬及襪帶垂鈴金鑁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十有二就祭祀納后供之金輅赤質餘同玉輅駕赤騮饗射祀還飲至則供之象輅黃質餘同金輅駕黃騮行道則供之革輅白質鞔以革餘同象輅駕

白騮巡狩臨兵事則供之木輅黑質漆之餘同金輅駕黑騮田獵則供之旌旗犛纓及蓋皆從輅色其蓋文裹俱用黃其鏤錫五輅並同其飾武德初著令天子鑾輅玉金象革木五等屬車十乘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耕根車安車四望車羊車貞觀元年十一月始加黃鉞車豹尾車通爲十二乘以爲儀仗之用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大陳設行則分左右施於儀杖之中高祖太宗大禮則乘輅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御輦至武太后以爲常玄宗以輦不中禮廢而不用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禮畢騎還（自是行幸郊祀皆騎於儀仗之內具五輅腰輿鹵簿而已）

副車五牛旗轝附 秦 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大唐

秦平天下以諸侯所乘之車爲副 漢制安車立車各五乘爲乘輿副車輪皆朱斑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樠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旂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爲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其馬各如方色白馬者朱其髦尾爲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應劭漢官鹵簿圖曰乘輿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爲副） 魏因漢制五時副車置髦頭雲罕 晉制五安車五立車合十乘名五時車俗謂五帝車建旗十二斿各如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旗安車則斜注駕馬不易漢制左右騑金鍐鏤錫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 東晉過江副車遺缺有事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制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爲義蓋取負重致遠而安穩） 旗常纏而不舒（所謂德車結旌）唯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 宋因晉而無副車 齊王儉議時乘輿無副昔周五輅大朝臨軒權列三輅今衣書十二乘（檳榆轂輪鏤子壁綠油衣箱外綠紗明油幰絡通幰竿刺代棟梁桃幰頂形龍牽支子花頭藏後仗尉執承幰杏金塗鉸具鏤音次）古副車之象

也亦曰五時副車青萌車是謂揄(他合反)軨車　梁依晉制五牛旗車左青赤右白黑黃居其中象古之五時副車也復制衣書車一曰副車　陳因舊制五時副車飾同五輅並駕六馬　隋因陳制五時副車色及旗章一同正輅唯降二等駕用四馬　大唐之制副輅五乘大駕行幸皆次於五輅後為副又五牛旗轝五黃牛旗處內赤青在左白黑在右各八人執左右威衛隊正各一人檢校大駕鹵簿在小轝後

戎車周　漢　魏　晉　宋　齊以後

周巾車氏革輅卽戎車僕掌戎輅之萃(音倅)廣(古曠反)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音磬)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輅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謂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謂馳敵致師之車也孫子八陣有苹車之陳)　漢因周有輕車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轓(音福)轍弩箙(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藏於武庫大駕出次屬車在鹵簿中(孫子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屬車輕車為後殿也)　戎車其飾如耕車蕃以矛麾金鼓折幢翳轓胄甲弩之箙(通俗文曰盛箙謂之步叉)　魏景初改正朔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太始中並建赤旗　晉制輕車駕二馬古之獸車也前後二十乘分居左右輿輪洞朱建矛戟麾幢置弩於軾上大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後　宋依漢制戎車建矛麾邪注之載金鼓羽幢置甲弩於軾上輕車之制因漢不易以武剛車為殿　齊梁以下及後周與隋或並用之

獵車蹋武車闟戟車附　周　漢　魏　晉　宋

周謂之奇車(曲禮曰國君不乘奇車注云獵車也)巾車氏木輅以田　漢制其飾如安車重輞縵輪繆龍繞之一曰闟豬車親校獵乘之　魏因漢制改名蹋武車　晉因魏制一名闟戟車　宋因晉制自後無聞

指南車有熊氏　周　後漢　魏　東晉　宋　齊　梁　後魏　大唐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將士皆迷四方黃帝於是作指南車以示方故後常建焉（出崔豹古今注）周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路周公爲司南之制使載之南周年至國故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車法具在尙方故事其制未詳）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　魏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紹而作焉車上有木仙人舉手常指南車箱迴轉所指徵差晉亂復亡　東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平長安始得此車復修之一名司南車駕駟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迴運而手恆指南大駕出行爲先啟之乘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迴曲頻驟猶須人力正之范陽人祖沖之有巧思常謂宜更造　宋順帝昇明中齊高帝爲相命沖之造焉車成使撫軍將軍丹陽尹王僧虔等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迴未嘗移變　齊因宋制加飾四周箱上施屋指南人衣裙襦天衣在箱中上四角皆施龍子於懸雜色眞孔雀毦布皁複幔駕牛皆銅鉸飾　梁復名司南車大駕出爲先啟之乘　後魏大武帝使工人郭善明造之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明酖殺之　大唐修之備於大駕行則先導

記里鼓車（東晉　宋　齊　梁　大唐）

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滅後秦所獲未詳其所由來制如指南車駕駟中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崔豹古今注云一名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執槌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一層擊鐲尙方故事有其作法然未詳之）　宋因之不易大駕鹵簿次指南車後　齊因宋制飾加華蓋子襟衣漆畫鼓機皆在內也　梁因齊制改駕以牛　大唐復脩大駕鹵簿次指南車後

白鷺車（隋　大唐）

隋一名鼓吹車車上施層樓樓上有翔鷺棲焉　大唐之制因之駕四馬大駕出在記里鼓車後

鸞旗車漢　晉　宋　大唐

漢制鸞旗車編羽旄列繫幢傍（胡廣曰以銅作鸞鳥於車衡上）晉宋因之駕四馬先路所載　大唐備於大駕鹵簿次白鷺車後

辟惡車秦　大唐

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禳祓不祥太僕令一人在車前執弓箭（出崔豹古今注）大唐之制駕四馬大駕出在鸞旗車後

皮軒車漢　晉　宋　大唐

漢制皮軒車以虎皮爲軒　晉宋相因駕四馬皆大夫載自後無聞　大唐備之大駕鹵簿次於辟惡車後

耕根車漢　魏　宋　晉　齊　大唐

漢制耕根車如副車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轐耒耜之箙上親耕所乘也（桓譚謂揚雄曰君之爲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輿輦玉蚤華芝及鳳凰三蓋之屬皆元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魏因之建赤旗　晉因之駕四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一名三蓋車　宋因之　隋以青爲質三重蓋羽葆雕裝同玉輅駕六馬其軾平以青囊盛耒耜而加之籍田則乘之　大唐因隋其飾不易大駕行則備焉

安車周　漢　晉　宋　齊　隋　大唐

周制致仕之老及后乘之　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蔡邕曰五安五立徐廣曰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建大旂十有二斿駕六馬餘皆駕四皇太子皇子公列侯皆乘之自漢以後亦爲副車

晉制因之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三公下至九卿各一乘公駕三特進駕二卿駕一　宋因之　齊制諸

王三公國公列侯等禮行則乘之　隋制金飾紫通幰朱裏駕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　大唐之制以金飾駕四馬臨幸則乘之大駕出在耕根車後

四望車齊　隋　大唐

齊四望車通幰油幢絡斑漆輪轂亦曰皂輪車以加貴臣　隋制同犢車黃金飾青油幢朱裏紫通幰紫絲網駕一牛拜陵臨弔則乘之　大唐之制以金飾駕四馬拜陵臨弔則乘之大駕出在安車後也

遊車漢　晉　宋

漢制九遊車九乘大駕爲先乘　晉宋因之自後無聞

羊車晉　齊　梁　隋　大唐

晉制羊車一名輦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武帝太始中羊琇乘司隸糾罪免官　齊依之因制漆畫牽車小形如輿金塗縱容錦衣箱裹隱漆後戶牙蘭轅枕後捎幰竿代棟梁皆金塗鉸飾御及皇太子所乘也　梁因制羊車亦名輦上如軺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髻數人引之貴賤通得乘之名牽子也　隋大業始置焉金寶飾紫幰朱絲網馭童二十八人皆兩環髻服青衣年十四五者乘之謂之羊車小吏駕果下馬其大如羊　大唐因之小吏十四人

畫輪車晉　宋以後

晉制畫輪車駕牛以采漆畫輪轂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纁朱絲青交絡其上形如輦其下猶犢車貴者不乘大駕次羊車後也　宋齊梁相因爲三公所乘自後無聞

鼓吹車梁

梁制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凡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在殿庭則畫筍簴爲樓上有翔鷺棲鳥或爲鵠形自後無聞

象車晉

晉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載鼓吹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入庭大駕鹵簿行則試橋道自後不見

黃鉞車晉 大唐

晉制黃鉞車駕一馬大駕行於華蓋後御次隱左右又有金鉞車金鉦車並駕三馬 大唐貞觀以後加之備於大駕鹵簿天寶元年改爲金鉞車

豹尾車周 漢 晉 宋 大唐

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又以尾者言謙也古者軍正建之崔豹古今注云 漢制大駕出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出屬車三十六乘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比之省中胡廣曰施於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 晉因之在鹵簿之末 宋志徐廣按淮南子云軍正執豹虎以正其衆禮記曰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乘輿豹尾以其義類 大唐之制大駕出在黃鉞車後駕二馬右武衛隊正一人在車執之

建華車晉

晉制建華車二乘駕四馬大駕分在左右行自後無聞

通典卷六十四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二十五　嘉十

皇太后皇后車輅　周　漢　後漢　晉　宋　齊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重翟翟雉羽兩重爲蔽從王祭祀所乘也）厭翟勒面繢總（厭翟次其羽使相迫近厭其本也勒面謂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繢總以畫繒爲之從王賓饗所乘也）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安車坐乘車也凡婦人車皆坐乘容謂幨車鷖青黑色緫爲之無蔽朝見於王所乘去飾）翟車貝面組總有幄（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貝面貝飾勒之當面有幄則無蓋如今輧車后乘以出桑）輦車組輓有翣羽蓋（輦車不言飾明無翟總之飾后居宮從容所乘但漆而已爲輇輪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御風塵以羽作小蓋爲翳日也）

漢皇后駕輅青羽蓋駕四馬旂九斿　後漢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駕皆御金根車重翟羽蓋加青交絡帷裳其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欂文畫輈黃金塗五末（五末轅一轂二箱二共五也）蓋施金花駕三馬左右騑（應劭漢官儀明帝永平元年光烈皇帝翔魂車駕駱青羽蓋駕四馬旂九斿前有方相鳳凰車此因前漢舊制也）

晉制后乘重翟羽蓋金根車加青絡青帷裳雲欂畫轅黃金塗五末蓋爪施金華駕三馬左右騑其廟見小駕則乘紫罽軿車餝及駕馬如重翟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輦皇后乘畫輪車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淺黑色騩音饋）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爲副又金博山騈紫絳罽車皆駕三騩馬　宋因之法駕乘重翟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元嘉中東宮儀記云中宮僕御重翟金根車）齊因之重翟車加金塗校具白地人馬錦帖箱隱膝後戶白牙的帖金塗面釘漆畫輪鐵鉗金塗從容後路錁師子鍩軛皆施金塗螭首及龍雀等諸飾軛衡上施金博山又有金塗長角巴首蓋飾金塗爪支子花二十八青油挾碧絹黃紋茶漆布箱紫顏黃紋紫紋隋陰碧莀（徒見反）外上施絳紫緅絡碧旂九斿綮戟　後魏熙平中有司蘇紹議皇后之輅其從祀則御金根

車親桑則御雲母車歸寧則御紫罽車游行御安車弔問御紺罽車並駕四馬　北齊因之　後周皇后之車十二等一曰重翟以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二曰厭翟以祀陰社三曰翟輅以采桑四曰翠輅以從皇帝見賓客五曰雕輅以歸寧六曰篆輅以臨諸道法門六輅皆錫面朱總金鉤七曰蒼輅以適命婦八曰青輅九曰朱輅十曰黃輅十一曰白輅十二曰元輅五時常出入則供之六輅皆疏面繢總　隋開皇初李德林奏用後魏熙平蘇紹議皇后之輅後著令制重翟青質金飾諸末朱輪金根朱牙其箱飾以重翟羽青油幢朱裏通幰繡紫帷朱絲絡網繡紫絡帶八鸞在衡鏤錫鞶纓十二就金鍐方釳插翟尾朱總駕蒼龍受册從祀郊禖享廟則供之厭翟赤質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其箱飾以翟羽紫油幢朱裏通幰紅錦帷朱絲絡網紅錦帶餘如重翟駕赤騮親桑供之翟車黃質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車側飾以翟羽黃油幢黃裏通幰白紅錦帷朱絲絡網白紅錦絡帶餘如重翟駕黃騮歸寧則供之諸鞶纓之色皆從車質安車赤質金飾紫通幰朱裏駕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鞶金飾同於遼鞶通幰班輪駕四馬宮苑近行則乘之屬車三十六乘　大唐因隋制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其飾不易又制四望車紫油朱質通畫絡帶拜陵臨弔則供之又制金根車朱質紫油通幰油畫絡帶朱絲絡網常行則供之

皇太子皇子車輅　周　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巾車氏掌王五輅金輅建大旂以封同姓（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若魯衞之屬）　漢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飛軨青蓋金花倚虎伏鹿樻文畫轓吉陽筩文金塗五末旂九斿降龍皇子爲王錫以乘之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騑三馬（名皇孫車）　魏因之文帝問東平王有輅爲是特賜乎鄭稱對曰天子五輅金輅以封同姓諸侯得與天子同乘金

輅非特賜　晉因魏安車而駕三馬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繩絡兩箱裏飾黃金漆塗五末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輪耳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騑　東晉安帝時乘後出安車制如金輅　宋因之皇子爲王亦錫以皇太子之安車皇孫綠車亦因舊法　齊皇太子乘象輅校飾如御旂旗九斿降龍　梁因齊象輅制鸞輅駕三左右騑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斿降龍青蓋畫幡文輈黃金塗五末以畫輪車爲副常乘畫輪則衣書車爲副其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繩絡兩箱裏飾以金錦　陳因梁制　後魏乘金輅朱蓋赤質駕四馬　北齊因之　隋皇太子金輅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虡文鳥獸黃屋伏鹿軾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障塵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斿右載闟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緌駕赤騮四八鑾在衡二鈴在軾金鑁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九就從祀享廟正冬大朝納妃則乘之軺車金飾諸末紫通幰朱裏駕一馬五日常朝及朝饗宮官出入行道則乘之四望車金飾諸末紫油幢通幰朱裏朱絲絡網駕一馬弔臨則乘之　大唐因隋制

公侯大夫等車輅　周　漢　後漢　晉　宋　齊　梁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巾車掌王五輅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蕃國異姓王甥舅也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也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又曰服車五乘服車服事者之車也孤乘夏篆謂五色畫轂約也卿乘夏縵亦五采畫無篆大夫乘墨車墨車不畫但以漆革車而已士乘棧車不革鞔而漆也庶人乘役車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　漢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筩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皁布蓋千石以上皁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熊居前麋皆居左右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裳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

斧車功曹車皆兩大車璅弩十二人辟車四八從車四乘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導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此追捕考按有所勑取者所乘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軶公卿二千石郊廟明堂祀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安車大行載車飾如金根施組連璧交結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綵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橅文畫轓長輿車等駕布施馬（布施馬者純白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為武文）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五吏賊曹督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牛車武帝推恩之末諸侯有寡弱者乘牛車其後牛車稍遷貴者所乘

後漢制諸侯乘安車朱班輪飛鈴倚鹿較伏熊軾皂繒蓋黑轓右騑旂九斿鏤錫乂旄朱鑣繸末鹿文絳扇汗青翅燕尾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千石六百石朱左轓

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以賜王公皂輪車駕牛形如犢車皂漆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特加之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如犢車皂輪但不漆轂王公大臣有勳德特給之通幰車駕牛如犢車但舉其幰通覆車上諸王三公並乘之武帝詔給魏舒陽燧四望小牛三望如四望油幢給車如三望而減王公加禮者乘次三望平乘車（竹篷子璧措軸為）通幰（其後形龍牽金塗支子花細鏤頭後稍杳伏神承塗庶人亦然）三公諸王所乘自四望至平乘皆銅校飾諸公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自祭酒掾下及令史皆皂零特進以下諸將軍非特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三公九卿二千石皆大車立乘駕四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駕四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騑皆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皂繒旗斿公八侯七卿五皆畫降龍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銅五末駕二千石六百石朱左轓王公之元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旗七斿封侯之元子五斿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導從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所乘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轂赤屏白蓋赤帷裳追捕勑取者所乘凡諸使車皆朱班輪

赤衡軛追鋒車去小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以迅速爲名戎陣之間是爲傳乘軺車古將軍所乘傳也按漢輜軿貴而賤軺車魏晉貴軺車而賤輜軿三品將軍以上尙書令軺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無耳並皁輪也　宋因晉有追鋒車雲母車四望車公及列侯所乘安車依漢舊制駕二馬旂旗旒王公八侯七卿五皆降龍公卿中二千石郊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四他出去位致仕皆安車四馬中二千石皆皁蓋朱轓銅五末駕二右騑王公之世子攝命治國者安車駕三旗七旒侯世子五旒　齊制黃屋車輦碧旂九旒九旒罼輅也蓋以黃絡爲裏金塗較具絳絲　九命上公所乘青蓋安車朱轓班輪駕一左右騑通幰車爲副諸王禮行所乘皁蓋安車朱轓漆班輪駕一通幰牛車爲副三公禮行所乘安車黑耳皁蓋爲車朱轓駕一牛車爲副國公列侯禮行所乘馬車駕一九卿領護二衞驍游四軍五校從郊陵所乘餘同晉法　梁制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給軺車駕牛伏兔箱青油幢朱絲絡網轂皆黑漆天監二年令三公開府尙書令給鹿轓軺施耳後戶皁輞尙書僕射左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監祕書監給鳳轄軺後戶皁輞領護國子祭酒太子詹事尙書侍中列卿等給聊泥軺御後戶漆輪車騎驃騎及諸王除刺史帶將軍給龍雀軺以金銀飾御史中丞給方蓋軺形小加傘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皆特加皁輪車駕牛形如犢車但烏漆輪轂黃金雕裝上加青油幢朱絲絡通幰王公加禮者給油幢絡車駕牛朱輪華轂　後魏三公及王車朱屋青蓋制同五輅名曰高車駕三馬庶姓王侯及尙書令僕射以下列卿以上並給軺車駕一馬或乘四望通幰車駕一牛　北齊因之庶姓王儀同三司以下翟尾扇紫傘皇宗及三品以上官青傘朱裏其青傘碧裏達於士人不禁正從一品執事散官及儀同三司乘油朱絡網車車牛飾得用金塗及純銀二品三品乘卷通幰車車牛金飾七品以上乘偏幰車車牛飾以銅　後周諸公之輅九方輅各象方之色　碧輅金輅皆錫面雙纓九就金鉤象輅犀輅貝輅革輅篆輅木輅皆疏面雙纓九就皆以朱白蒼

三采諸侯自方輅而下八無碧輅諸伯自方輅而下七無金輅諸子自方輅而下六無象輅諸男自方輅而下五又無革輅凡就各如其命三公之車輅九祀輅犀輅貝輅篆輅木輅夏篆夏縵墨車輚車自篆以下金塗諸末錫鞶纓金鉤木輅以下銅飾諸末疏鞶纓皆九就三孤自祀輅而下八無犀輅六卿自祀輅而下七又無貝輅上大夫自祀輅而下六又無篆輅中大夫自祀輅而下五又無木輅下大夫自祀輅而下四又無夏篆士車三祀車墨車輚車凡就各如其命數自孤以下就以朱綠二采　隋制公及一品象輅黃質象飾諸末建旗畫以鳥隼受冊告廟升壇上任親迎及葬則乘之侯伯及二品三品革輅白質建旗畫熊皮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子男及四品木輅漆飾建旐畫龜蛇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象輅以下旂及就數各依爵品犢車則魏武賜楊彪七香車也駕牛自王公以下至五品以上並給乘之三品以上青幰朱裏五品以上紺幰碧裏皆白銅裝唯有慘及弔喪者則不張幰而乘鐵裝車六品以下不給任自乘犢車弗許施幰而乘初五品以上乘偏幰車其後嫌其不美停不行用以亘幰代之三品以上通幰車則青壁一品軺車油幰朱網唯車輅一等聽敕始得乘之　大唐王公以下車輅親王及武職一品象輅自餘及二品三品革輅四品木輅五品軺車象輅朱班輪八鑾在衡左建旂旂畫龍一升一降右載闟戟革輅以革飾左建旜通帛為旜餘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輅軺車曲壁青通幰諸輅質蓋旂旜皆朱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其鞶纓就數皆準此

主妃命婦等車漢　晉　宋　齊　梁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漢制長公主乘赤罽軿車大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軿車大貴人加節畫輈皆右騑公列侯及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親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交絡帷裳皆皂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軿銅五末　晉制三夫人

油軿車駕兩馬左騑其貴人加節晝軿三夫人助蠶乘青交絡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軿車九嬪世婦乘軿車駕三長公主赤罽軿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皆油軿車駕兩馬右騑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絡以紫絳罽軿車駕三爲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蠶乘油畫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絡安車駕三諸王妃公太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蠶乘皂交絡車駕三諸郡公侯監國嗣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世婦命婦助蠶乘皂交絡安車儷駕郡縣公侯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皆左騑皂交絡皂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朝車王妃特進夫人封君安車駕三皂交絡封縣鄉君油軿車駕兩馬右騑　宋制公主安車以紫絳罽軿車爲副駕三九嬪世婦軿車駕一王妃特進夫人封君皂交絡安車駕三其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軿駕二右騑公列侯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所乘依漢故事　齊制皇太子妃厭翟車如重翟飾而微減油絡畫安車公主王妃三公特進夫人所乘其貴人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三公妃特進夫人所乘正副皆依漢晉　梁天監二年令上臺六宮長公主公主諸王太妃皆得乘青油楊幢通幰車楊幢涅幰爲副綵女皇女諸王嗣子侯夫人皆乘赤油楊幢車以涅幰爲副侍女直乘涅幰一乘　北齊制諸公主乘油朱絡網車車中飾用金塗及純銀　後周制諸公夫人之輅車九厭翟翟輅翠輅皆錫面朱總金鉤雕輅篆輅皆勒面(刻白黑韋爲當顱)繢總朱輅黃輅白輅元輅皆雕面(刻漆韋爲當顱)鷖總(青黑色繒其著如朱總)　諸侯夫人自翟輅而下八諸伯夫人自翠輅而下七諸子夫人自雕輅而下六諸男夫人自篆輅而下五聲纓就數各視其君三妃三公夫人之輅九篆輅朱輅黃輅白輅元輅皆勒面繢總夏篆夏縵墨車輚車皆雕面鷖總三㚤(由力反)　三孤內子自朱輅而下八六嬪六卿內子自黃輅而下七上媛婦中大夫孺人自元輅而下五下媛婦大夫孺人自夏篆而下四女御婉士婦人自夏縵而下三其

攀纓就各以其等皆簟笰漆之君以赤卿大夫士以元君駕四三輈六轡卿大夫駕三二輈五轡士駕二一輈四轡

隋制皇太子妃乘翟車以赤爲質駕三馬畫轅金飾犢車爲副紫幰朱網絡良娣以下並乘犢車青幰朱裏三公夫人公主王妃並犢車紫幰朱網絡五品以上命婦並乘青幰與其夫同

大唐制內命婦夫人乘厭翟車嬪乘翟車婕妤以下乘安車各駕二馬外命婦公主王妃乘厭翟車駕二馬自餘一品乘白銅飾犢車青通幰朱裏油幢朱絲絡網駕牛二品以下去油幢絡網四品青偏幔其王公以下車輅皆太僕官造貯掌之若受制行册命及二時巡陵婚葬則給之

通典卷六十五終

杜氏通典

DS
735
.A2
T84x
v.6

通典卷六十六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二十六　嘉十一

輦輿夏　殷　周　秦　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後魏　隋　大唐

夏氏末代制輦（按輦人所輦也傅元子曰夏名輦曰輿車）殷曰胡奴車　周曰輜車即輦也（不知何代去其輪司馬法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王后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為輇輪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禦風塵也以羽作小蓋為翳日）秦以輦為人君之乘　漢因之以雕玉為之方徑六尺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　魏晉小出則乘輦亦名乘輿　東晉過江亡其制度至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　宋因之（按小輿輧車今犢車之流）　齊因之而盛增其飾竹蓬箱外鑿鏤金薄碧紗衣織成芼（徒見反）錦衣箱裏及仰頂隱膝後戶金塗鏤面釘璫瑁帖金塗松精登仙花紙緑四望紗萌子上下前後眉鏤鍱轅枕長角龍白牙蘭璃瑁金塗校飾漆障形板在蘭前金銀花獸攢天代龍師子鏤面榆花鈿金龍虎扶轅轅上金鳳凰鈴鑷銀口帶星後梢璃瑁帖金塗花沓銀星花獸幰竿杖金塗龍牽縱橫長網又制臥輦校飾如坐輦不堪服用復制小輿形如軺車小行幸則乘之　梁制小輿似軺車金裝漆畫施八横元正大會乘出上殿西堂舉哀亦乘之行則從後又制步輿方四尺上施隱漆人輿上殿天子至下賤通得乘之復制副輦加笨（步本反）如犢車通幰朱絡魏之蓬輦　後魏道武帝天興初始修軒冕制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雲罕（星經曰昴畢為天街天子出旌頭罕畢以前驅）山林奇瑞遊麟飛鳳朱雀元武騶虞青龍駕二十四馬又制大樓輦車龍輈加玉飾四轂六衡方輿圓蓋金雞樹羽寶鐸旒蘇鸞雀立衡螭龍銜軛建太常畫

升龍日月駕二十牛又制象輦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葆旒蘇金鈴玉佩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復有游觀小樓等輦駕十五馬車等草創修制多違舊章　隋制輦而不施輪通幰朱絡飾以金玉而人荷之又依梁制副輦復制輿如輦而小宮苑私宴御之小輿方形同幄帳自閤內升正殿御之　大唐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輿有三一曰五色輿二曰常平輿三曰腰輿大駕鹵簿先五輅以行

旌旗夏　殷　周　秦　漢　後周

黃帝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制陣法設五旗五麾　夏氏奚仲爲車正建旗斿旐以別尊卑等級　殷因之　周制司常掌九旗王建太常（畫日月於縿首象天明也其制杠長九仞以素錦綢之以絳帛一幅爲縿附於杠畫龍於縿上又屬十二斿於縿首長十二仞每斿皆畫交龍十三其杠首仍注五采羽於上縿音所感反）諸侯建旗（交龍爲旂畫交龍者一象升朝一象下復諸侯五等若從王田獵同建皆九斿象大火九星斿仞各隨命數）孤卿建旜（通帛爲旜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周尚赤旜旗皆絳杠仞旗斿各隨名數）大夫士建物（雜帛爲物以素飾其側杠仞各隨命數言以先王正道佐職白殷之色也）師都建旗（熊虎爲旗六鄉六遂大夫謂之師都都人之聚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考工記曰熊旗六斿以象伐伐白虎宿也）州里建旟（鳥隼爲旟畫鳥隼者象其勇健）縣鄙建旐（龜蛇爲旐象其扞難辟害四斿象營室元武宿也）道車載旞（道車象輅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所乘全羽爲旞全羽析羽皆象文德夏采注云禹貢徐州貢夏翟羽有虞氏以爲緌後染羽用之）斿車載旌（析羽爲旌）大麾以田（夏后氏之正色）大帛以即戎（殷之正色）翿旌（君射於國中以翿旌爲獲白羽與朱羽糅鴻脰韜杠三仞）龍旝（君射於境所用也畫龍於通帛之旝上）　秦水德旗斿皆尚黑其制未詳　漢制龍旂九斿七仞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五仞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五仞以象參伐龜蛇旐四斿四仞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諸侯以下之所建也　後周太常寺畫辰（日月五星）旂畫青龍（天子升龍諸侯交龍）旟畫朱鳥旌畫黃麟旗畫白虎旐畫元武皆加雲氣其旜物在軍亦畫其事號加之以雲氣徽幟亦如之（通帛爲旜雜帛爲物事號所書其人官與姓名之事號徽幟亦書）

旌節又畫白虎而析羽於其上又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祀蒼赤黃白元等旗三辰之常畫繢之旗六以供玉輅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龍旗三曰朱雀旗四曰黃麟旌五曰白虎旂六曰元武旐皆左建旗而右建棨戟又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旞以供師帥三曰旟（音俟）以供旅帥四曰旆以供卒長諸公方輅碧輅建旂金輅建旟象輅建物木輅建旐諸侯自金輅而下如諸公之旗諸伯自象輅而下如諸侯之旗諸子自犀輅而下如諸伯之旗諸男自篆輅而下如諸子之旗三公犀輅貝輅篆輅建旟旐夏篆夏縵及輚車建物孤卿以下各以其等其旗旌杠皇帝六仞諸侯五大夫四士三旒皇帝曳地諸侯及軹大夫及轂士及軫凡注毛於杠首曰緌析羽曰旌全羽曰旞其緌皇帝諸侯加以弧韣闟戟方六尺而被之以黻唯皇帝諸侯輅建焉（闟戟杠綢與旗同）

鹵簿屬車附　秦　漢　後漢　晉　東晉　宋　後魏　隋　大唐

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周制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以給遊燕及恩惠之賜從軍所載財貨輜重之車車後開戶作之有功有沽良車功多散車功少鄭元曰作之有功有沽沽麄也則屬車之流周末諸侯有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屬車八十一乘薛綜曰屬者相連屬也皆在後行）法駕半之左右分行其車皆皁蓋赤裏朱轓輜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小學漢官篇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胡廣曰施之道路故須過後屯圍乃得解罷所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軍正執豹皮所以制正其衆也省中即今之仗內）　漢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匹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參乘祀天於甘泉用之　後漢明帝上原陵（光武陵）大喪並因前代爲大駕用八十一乘祀天南郊則法駕用三十六乘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史侍中參乘前驅有九斿雲罕（徐廣曰旂車九乘前史不記形也史記曰武王克紂百夫荷罕旗以先驅張平子東京賦曰雲罕九斿薛綜曰罕旌旗名也）鳳凰車闟戟車（薛綜曰闟之爲言垂也取四戟垂車邊也）皮軒車鸞旗車後有金鉦車黃鉞車（司馬法曰夏執元鉞殷執白鉞周執黃鉞）黃門鼓車

黃門令校駕祀天南郊祀地明堂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中常侍小黃門副尙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尙書一人從　晉制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侯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鼓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皁車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六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吏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吏居右並駕一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衞尉引從居右並駕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東西捕賊倉戶等曹屬駕一引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四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黃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次弓矢弩並熊渠佽飛督領之

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武賁中郎將騎中道
次九斿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闟戟車駕駟中道長戟斜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
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部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
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
楯二行次九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御無常左殿中御史
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罼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
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棡鼓中
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大將軍參左右又各增三行為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
楯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槌斧一行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為左右各十二行金根
車建青旗斿十二左右將軍騎在左右殿中將軍持鑿腦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
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
左祕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大輦中道大官令丞在
左太醫令丞在右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
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斿如車色立車正豎旗安車斜拖之次闟猪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根車駕
駟中道赤旗十二斿熊渠督左佽飛督右次御軺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
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左右並駕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左右

又蘭臺令史分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十四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一次大鴻臚駕駟戟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扇羽林十人朱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右軍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驍騎遊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鞉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吏主簿並騎從織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持鞉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部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鞉角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矟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五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鞉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鉦督將並領之其屬車因後漢制（復制御衣御書御軺御藥等車駕牛陽燧四望幰皂輪小形）　東晉屬車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絡飾青交路黃金塗五末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車又是軺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元興中屬車唯九乘苻堅敗又得偽車輦增為十二乘　宋孝建中尚書令建平王宏議屬車起秦八十一乘及三十六乘並不出經典自胡廣蔡邕傳說耳又是從官所乘非常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則儉不中禮帝王文物旗旒皆十二為節今宜依禮十二乘為制

後魏道武帝天興二年命禮官采古法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闟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笳唱上下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爲方陣鹵簿列步騎內外爲四重列標建旌通門建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甲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矟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夾列乘輿前兩箱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後魏制除伯男爵)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純黑　隋煬帝大業初復備大駕屬車備八十一乘並如犢車紫通幰朱絲絡黃金飾駕一牛在鹵簿中單行正道後帝嫌多大駕減爲三十六乘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可也　大唐大駕屬車十二乘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大陳設則分左右施於衛內其鹵簿制具開元禮

通典卷六十六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二十七 嘉十二

天子敬父 虞 漢 魏 晉

虞舜踐帝位乃載天子旌旗往朝瞽瞍唯謹以子道　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後加尊號爲太上皇（具追尊祖考編）　魏廢帝常道公璜景元元年十一月燕王表賀冬稱臣（帝即燕王宇之子宇稱臣故以爲疑）詔曰古之王者或有不臣今王宜依此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答夫係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係者重耶若使同之臣妾朕所未安其皆依禮據典當務盡其儀有司議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重於王典陛下紹大宗之重崇三祖之業伏惟燕王禮尊屬戚正位藩服躬秉虔肅以先萬國其於王典闡濟大順誠宜割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評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議又云至於制書國之舊典朝廷所以辨章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云制詔燕王議又曰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文書有應稱燕王者皆云上字其非宗廟助祭之事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及吏人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於羣后庶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旨敬承之心　晉何琦議曰父母之尊擬則天地君親之道資敬是同今承受命運君臨率土而父以子尸天位不敢子天子以明王者之道而子以爲雖天子必有尊也推斯以言父自必臣天位之君而子自必尊天性之父

皇后敬父母 後漢 晉 東晉

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廷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座議或

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
尊不加於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
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私宮后拜如子不知四
者何是正禮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有不臣者況於后乎春秋
魯隱公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冬伯姬歸於紀又桓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或言逆女
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爲隣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
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於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
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丞相徵事鄗原駁曰考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
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嫁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履緰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
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辭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於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
季姜歸於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
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議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篲却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
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寧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言子事父無貴賤又
云子不爵父　晉武帝太康元年楊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乘輦羣臣皆拜安昌君平立（安昌君楊皇后父也）至壇下輦后
乃拜安昌君及升壇后乃爲安昌君設榻於其位至還后復拜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褚太后見父博士胡訥議
從漢鄗原議又按武帝楊后公庭之內皇后拜安昌君也則公羊傳子尊不加於父母焉博士徐禪依鄭元議曰

臣聞成均之法導以忠孝歷代同之故鄭元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覿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按先朝羊元之羊后之父也公朝之敬躬秉臣節后之歸寧亦執子道雖無記注令朝士備職而先習儀乃太康中事至惠帝之代元之便自不可同漢代四說之異歷代垂疑此論不成由來尙矣中書監何充曰如禪所正可勅御史左將軍入在公庭則修臣敬皇太后歸寧之日則全子禮申諭內外奉行太后詔典禮未詳情所未安司徒蔡謨議父子天倫之極尊也君臣人爵之至敬也先王之制不以人爵之貴加於天倫之尊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以虞舜漢祖雖身爲帝父爲匹夫敬事之禮不異畎畝之中此先聖之遺範也鄭元注禮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嫌卑之也加其爵位猶所不敢況乃南面而受拜乎今皇太后雖臨朝王者之父本無拜禮何充又奏依鄭元議君臣父子之道存焉燕王稱臣於魏竇武錄尙書於漢已行之舊典也燕王魏廢帝父竇武漢竇后父太后詔具所啟舊典誠無以相易然此實所悚懼不寧者也何充與庾翼書褚將軍還朝値太后臨朝時議褚侯雖后父乃晉臣也宜用鄭議或謂諸王宜不拜耳乃不稱臣燕王非比也又云竇武雖受爵太后錄尙書事而漢無拜文爲疑故恐大義乖錯褚侯既不拜便是異姓太上皇也此魏魏亦庶姓不敢安翼答曰中古以上未有母后臨朝女主當陽者也乃起漢耳雖或權宜僕所不然處也代主雖有幼蒙萬機寄於家宰無以坤得臨乾矣當今后德賢明褚侯躡正得命參武阿衡遐邇之幸議者謂燕王不足爲準竇武無拜文此制不出賢聖也武既受其爵位亦無不拜禮也鄭君之言適合情理今太后既臨天位褚侯便是人臣人臣而不拜君位受官而不循天則切所不安若不遠準古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漢以前事不與今同漢加太上皇太上未見崇戴即是子爲天子而父爲士者耳乃建崇號位冠帝王爲喻也今褚侯由來晉臣不可得準

養老虞　夏　商　周　後漢　魏　後魏　北齊　後周　大唐

虞氏深衣而養老凡養老之服皆其時王所與羣臣燕之服也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孔穎達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死難而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四代皆然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而用燕禮庠養也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也在國中國中王宮之東其禮尙矣憲養氣體而

不乞言（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自五帝則有斯也）有善則記之爲惇史（惇史史惇厚者也）夏氏燕衣而養老（改虞制而尚黑衣裳）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而用饗禮（東序東膠也亦太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在西郊）殷人縞衣而養老（殷尚白而縞衣裳）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而用食禮（食音嗣下同）周制元衣而養老（元衣素裳）養國老於東膠（膠之爲言糾也）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虞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兼用虞燕夏饗殷食之禮（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春鳥蟄而始出者是時鷹化爲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月令仲秋天子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行禮賜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其善言可行者也合語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政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早昧爽擊鼓以召衆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天子乃入）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爲言始立學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於東序則是親奠於上庠）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老年更事致仕者也能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天子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親視其所有）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發詠謂以樂詠之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爵畢而樂闋）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下管象舞大武（象武周武王伐紂之樂也）有司告以樂闋（闋終也）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終之以仁也（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特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也）食三老五更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三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老者壽也）

壽也詩云方叔元老書稱無遺壽老之言則問所欲五者並訓於五品更者更也五代長子更相代也言其能以善道更改己也故三老五更皆取有道妻男子完具者爲之鄭元曰老更互言之矣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蔡邕曰更當爲叟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帥羣臣養於辟雍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安車軟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於屏鄧展曰漢直以一公爲三老五更無常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也盧植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老者爲五更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軟輪迎送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升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譙周論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士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嘉曰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卽答拜矣中興謬從鈞議後已革之甚得禮意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著敬也和帝以魯丕爲三老安帝亦以魯丕爲三老又以李充爲三老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泥土相半不可飲食詳此詔漢代猶依月令施政事靈帝以袁逢爲三老賜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之不噎也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大學命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以前司徒尉元爲三老前大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於明堂設國老位庶老位於階下皇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旣而三老言曰自古人所崇莫重於孝順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朕懷五更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

幽故經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己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輓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卿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例　北齊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元紗袍至辟雍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以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國學並進賢冠元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皆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面肅拜五更進珍饈食親袒割牲執醬以饋執爵而酳以次進五更乃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授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有勑則給不爲常也）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大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廢興在乎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

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　大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向南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設衆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天寶八載閏六月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官簡擇至八十以上依常式處分餘並如開元禮

天子拜敬保傅太子及諸王見師禮附　漢　晉　大唐

漢張禹嘗為成帝師帝尊寵之每疾輒以起居聞（謂其飲食寢臥之增損也）帝自臨問之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因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帝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少子未有官帝臨候禹禹數視之帝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　晉成帝詔曰曲陵公等宣力前朝致勳皇家以德義優弘兼保傅朕躬朕遭家不造奄在哀疚稟訓未究誤事窮感其一遵先帝尊崇師傅之教拜敬加以明傅崇德承奉遺範尚書令卞壼等奏曰臣歷觀紀籍禮經無拜臣之制雖漢成帝拜張禹庸主凡臣不足為範或說師臣友臣師模其道又未見其拜也至於先帝之拜司徒導特以元皇帝與自藩國布衣之交拜在人臣之日故率而不改陛下尊順先典服膺禮中未宜降南面之尊拜北面之臣大教有違名體不順事應改正太后詔尊師重道帝王之所宜務況童幼方賴師訓之成宜令一遵先帝崇賢之禮壼又奏臣考先典之極無過於周公而周史無拜敬之禮禮記稱王者入學躬拜三老此一朝之敬猶子冠而母拜之豈可終身行為太后詔帝須成人更詳師傅之禮　大唐貞觀十一年太宗語魏王泰曰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珪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

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十七年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諸王公主敬姑叔 大唐

大唐神龍元年制曰近代以來罕遵軌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於子姪違法背禮情用惻然自今以後宜從革弊宣告宗屬知朕意焉先是諸王及公主皆以親爲貴天子之子見諸姑叔先拜若制書則稱爲敬事帝志欲敦敘親族故下制以革斯俗

羣臣致敬太后父 晉

晉鄧監軍教出袁歷陽書參佐綱紀議爲褚太后父在將軍施敬不同司馬黃整議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王者象天后者法地爲兆庶父母尊莫重焉厚莫大焉若以后尊宜敬於親於后父也便應有敬錯之禮與先無茲比今皇太后臨統朝政以主上富於春秋耳故是本尊之尊無得異也且諸侯爲國藩翰北面稽首豈可得推崇僞太上邪詩名定議謂不應施敬也

羣臣侍坐太子後至 井公卿致敬太子東宮臣上牋疏見公卿儀百官上表不稱其名附 晉 大唐

晉制皇帝會公卿座位定儀太子後至羣臣以爲羣臣不應起禮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侍坐於所尊見同等不起皆以爲尊無二上故有所厭之義也昔衛綰不應漢景之召釋之正公門之法明太子事同於羣臣羣臣亦統一於所事應依同等不起之禮明帝太寧二年詔曰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今太子衍幼沖之年使臣先達將令所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令內外通議尚書令卞壼議以爲春

秋王太子不會盟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沖敎宜答拜臣以爲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晉朝同拜從之徐邈云東宮臣上表天朝既用黃紙上太子疏則用白紙也北人有作苻宏官屬者云東宮臣上疏於太子用白紙太子答之用黃紙朝士率常牋上下死罪太子答之云白亦有惶恐此似得中朝舊法

大唐武太后長安二年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謹按晉尚書僕射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朝官上書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議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宏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此即成例足爲軌模於是一切改之

通典卷六十七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二十八　嘉十三

天子諸侯大夫士養子儀（君薨後嗣子生附）

周制妻將生子及月辰則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作感動）有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於武也帨事人之佩巾）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向前也）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接讀為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詩之言承也卽木卜吉者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受乃負之（保保母也）宰醴負子賜之束帛（醴當為禮字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酬之以幣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子不使君妾嫡妾有敎養不相褻以勞辱之事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者）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則太牢（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太牢（皆謂長子）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庶人特豚耳）異為孺子室於宮中（別擇一處而居）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他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男女謂所生之父母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向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妻子於內寢辟人君也）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某妻姓若言某氏也祇敬也）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

之右手咳而名之（欽此師循也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以事也）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子師徧告諸婦諸母名（後告諸母者名成於尊）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也）夫告宰名宰徧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月日某生而藏之（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宰告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四閭爲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爲州州五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獻猶言也）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之次而褖衣也）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以隱疾（謂衣中之疾難以醫也）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爲改）公庶子生有賜君名之衆子則有司名之（有賜於君有恩賜也有司臣有事者也魯桓公名子問於申繻）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嫡子無嫡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嫡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大夫之子有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賤不敢使人）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政也）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無哭（將有事宜清淨也裨冕者接神則祭服諸侯之卿大夫所服也裨冕絺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服其大祝裨冕則大夫也）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凡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升舉幣降而下埋之階間）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縗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宰宗人詔贊君事者）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也）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凡踊三跳爲一節三節爲一踊謂之成踊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縗杖（踊襲縗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朝奠）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illegible]

川也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親儀婦事舅姑附

周文王之為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命者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故事也履蹈地也王季復膳飲食安也然後亦復初憂解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也若內豎言疾則親齋元而養親猶自也養疾者齋元冠元冕饌必敬視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藥必親嘗試毒味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咸皆也縰韜髮者總束髮也垂後為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也緌纓之飾也端元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插也插笏於紳所以記事也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紛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石也小觿解小結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用取火於日右佩玦捍管遰時制反大觿木燧玦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玦音決鞞必頂反偪行縢也音逼屨著綦綦屨繫也音忌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笄今之簪也衣紳衣而著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衿纓綦屨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之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怡悅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先後之隨時便也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也巾以帨也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溫於運反之溫藉也承尊者顏色必和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近尊者給小使也昧爽而朝後成人也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具饌也孺子蚤寢晏起惟所欲食無時又後未成人者孺子小子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傳移也杖屨祗敬之勿敢近父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御侍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旨甘柔滑孺子餕之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噦噫嚏音亦咳欠伸跛倚睇傾視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襲謂重衣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謂事業之次第非

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奠停地也）男子入[illegible]不指夜行

以燭無燭則止（燭謂爲此嫌有隱使）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擁猶障也）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道路尊右）若飲

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待後命而去也）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庸之言用）姑教之若不

可教而後怒之（怒譴責也）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表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

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子從父之令不可爲孝也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

（五州爲鄉）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至親無去志在感動）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子

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所謂賤人之子）舅沒則姑老（謂傳家事於冢婦）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婦雖受傳）

（猶不敢專行也）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事舅姑者也）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

假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或賜之謂私親兄弟）

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

與之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定安其寢處也省問其安否何如）出必告反必面（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所遊

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常親之意業然）恆言不稱老（廣敬）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

（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也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常若親之將有教使）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爲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

（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事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子夜行以燭）父母召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

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謂其不當已所處也復返也）不有私財爲人子者父母存冠

衣不純素（爲其有喪象也深衣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illegible]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illegible]）

也父母有疾冠帶不櫛行不翔(憂不為容)言不惰(憂不在私好)琴瑟不御(憂在樂)食肉不至變味飲食不至變貌(憂不在味)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憂在心難變也當本曰矧大笑則見)疾止復故(順常居也)故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此孝子之行也

事先生長者雜儀

周制曲禮曰立必正方不傾聽(習其自端正也)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學者)遭先生於路趨而進正立拱手(為有教使)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為其不欲與己並行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敬父同志如事父)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向長者所視(為遠視不察有所問)無踐履無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趨隅升席必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坐必安執爾顏(執猶守也)長者不及無儳言(儳猶暫也非類也)正爾容聽必恭(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見同等不起(不為私敬)上客起(敬尊者)尊客之前不叱狗(嫌若風去之)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暮侍坐者請出矣(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離席對敬異事也)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復白也言欲須少間有所白也屏猶退隱)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侍食於長者毋流歠(大歠嫌欲疾)毋咤食(嫌薄)毋齧骨(為有聲不敬)毋反魚肉(為已歷口人所惡也)毋投與狗骨(為其賤主人之物)毋刺齒(為其弄口也)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嫌棄尊者之物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不敢抗禮少者賤者童僕之屬也)

晉官論養父母議(晉)

晉武帝泰始中河南尹庾純自劾奏與司空賈充共爭酒醉充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

而更忿怒厲聲按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而臣不惟生育之恩輸情自歸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久廢定省充位爲王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臣闇義不服靦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臣謹自劾請[illegible]劾官交屬理罪大鴻臚削爵土謹遣臣丞韓徵上所佩河南尹章綬關內侯印綬伏請罪誅河南尹功曹史龐札言臣謹按三王養老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使夫人子無闕孝養之道爲臣不虧在公之節也臣聞先王制禮垂訓將來使能者俯就不能者企及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與禮無爽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騐奪是爲公朝立法還自越之司徒右西曹掾劉斌議禮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一兄二弟在家不爲違禮又令九十乃悉歸純父未九十不爲違令詔純免官而已充復位孫盛晉陽春秋論云若乃家宰大臣不以家事辭王事抑小全大自非此族固宜盡陟岵之恩如匹夫之志或不可奪縱見裁抑者孝子之心何得忍而不言純未曾告誠非也

僑居人桑梓敬議

晉盛彥通桑梓敬議曰竊見今編戶之人本或僑寓則不爲所居之國修拜揖之敬先人舊壤追爲盡禮愚懷淺短頗有疑焉夫人道繁衍宗流遐大根生一幹枝播萬緒故繁曠之枝異統則聖人檢之以禮憲萬條之流難紀故王者制之以境域是以古人當其理也則居有常邑仕有定邦爰及六國至於末代全固之業傾瓜分之務起農夫不得安其耕爵土不得食其祿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爲離舊適新之制背否向泰之文於斯尚矣蓋離舊以其無道適新以其宜宗背否以其多難向泰以其可安可安則播殖於其野宜宗則振纓於其朝在家則人理足在官則臣道備人臣之義同而彼此之敬異余竊惑之昔孔子宋人也上自孔父遠於弗父何並服事宋仕有代祿至於仲尼道崇闕里乃爲魯人矣而春秋之作內魯外宋諱我過彰彼非以此徵之斷可識矣而觀

今日僑居之族其先人始祖不出是國枝葉播越居之數代公實編戶而私稱寓客營家則號爲僑壤進官則名曰寄通高容雅步不爲有降一身居之尙在難安或父兄相承尊長遵襲近經數代遠或累朝學道講義習人之禮鄉舉里選假人之評居人之境以繫我條乘人之貸以濟我生由人之位以光我屬恃人之寵以耀我葉朝廷則祖考之所階山陵則神靈之所憑昔人思召伯之愛尙敬甘棠之木況父母之所始卒而不知加尊推之於心豈道訓之謂哉又今人所追尊舊壤雖遠而爲之敬者何也猶以有先業墳栢之故營壘代桑梓之舊業耳蓋宗廟迭毀禮有降殺尊親之至父祖而已自此以上情輕服簡故大夫及士祭極三代明恩由近始禮以遠降也今遠禰之館何若近祖之先廬迭毀之墳栢何若祭祀之封壠壘代之官府何若父母之朝廷先業之囿苑何若今日之邱國雖古人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文所謂桑梓宜以父母爲斷舊壤不復相由人無二主官無兩統愚疑爲所寓之主以崇公敬爲先人本邦修私敬而已散手而跪捧袖而揖以示存舊過厚之意也

夫人不答妾拜議 晉

晉摯虞議曰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臣虞謹按禮妾事女君如婦人事姑而妾服女君同君不報則敬與婦同義而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答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嶮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如其舊

僧尼不受父母拜及立位議 大唐

大唐貞觀十一年正月詔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顯慶二年八月詔曰釋典沖虛有無兼謝正覺凝寂彼我俱忘豈身尊號崇然後爲法聖人之心主於慈孝父子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公孔子之教異轍同歸棄

禮悖德深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離俗先自貴高父母之親人倫以極磬容端坐受其禮拜自餘尊屬莫不皆然有傷名教實斁彝典自今以後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上元元年八月詔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爲先後武太后天授二年四月勑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景雲二年四月詔自今以後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開元二年閏二月勑如聞道士女冠僧尼等不拜父母之禮深用軫思茫然罔識且爲子而忘其親傲親而徇於末不背禮而强名於教傷於教則不可行行於教而不廢於禮合於禮則不違於親二親之與釋教復何異焉自今以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上元二年九月勑自今以後僧尼等朝會並不須稱臣及禮拜大歷八年十二月制元月冬至朝賀其僧尼道士女冠並不陪位初武德七年七月太史令傅奕上疏請去佛教高祖付羣臣詳議太僕卿張道原稱奕所奏合理尚書右僕射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事親終於奉上而佛踰世出家逃背於父母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背所親蕭瑀非出空桑乃遵無父之教瑀不能答乃合掌云地獄所設正爲是人其後上臨朝謂奕曰佛道元妙聖亦可師卿獨不悟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尊尚其道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元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上然之至九年二月以沙門道士虧違教迹京師留寺三所觀三所選耆年高行以實之餘皆罷廢至六月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貞觀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太似信佛上封人欲令我每日將十個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法本貴清淨以遏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固與之同輿權翼以爲不可釋慧琳非無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顏延之曰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欲崇信佛道亦不須道人共參議也

被召未謁稱故吏議後漢

後漢孔融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曰三府所辟州郡所辟其不謁署不得稱故吏臣惟古典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然則在途之臣應與爲比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三公之吏不得以未至爲差狐奕曰策名委贄二乃辟也委令承教策名也昔公孫嬰齊卒於狸蜃時未入國魯公以大夫之禮加焉傳曰吾固許之返爲大

夫延陵季子解劍帶徐君之墓以明心許之信況受三公之招修拜辱之辭有資父事君之志耶臣愚以禮宜從重三公所召雖未就職便爲故吏

二嫡妻議 魏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在中國於吳更娶吳綱與後妻并子俱還二婦并存時人以爲依典禮不宜有二嫡妻袁準正論以爲並后匹嫡禮之大忌然此爲情愛所偏無故而立之者耳綱夫妻之絕非犯宜出之罪來還則復初爲得而廢之在異域則事勢絕可以娶妻後妻不害爲得而遣之按並后匹嫡事不兩立前嫡承統後嫡不傳重可也二母之服則無疑於兩三年矣虞喜議曰法有大防禮無二嫡趙姬以君女之尊降身翟婦著在春秋此吳氏後妻所宜軌則庾蔚之謂袁準制之得其衷矣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宋代或問顏延之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從母邪顏答曰伯叔有父名則弟兄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得稱甥且甥姪唯施之於舅姑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甥故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雷次宗曰夫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名獨從姑發姑與伯叔於昆弟之子其名宜同姑以女子有行事殊伯叔故獨制姪名而字偏從女如舅與從母爲親不異而言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亦猶自舅而制也名發於舅字亦從男故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名也

二人各有內外兄弟相稱議

或謂馮懷曰甲之母乙之姑乙之母甲之姑也世稱姑之子為外兄弟舅之子為內兄弟此亦鄭君所言然甲乙之母俱姑也父俱舅也內外相同親疏無異若甲以姑子稱乙乙以舅子稱甲則事同名異於理不通若相稱之辭同則名例為乖懷對曰禮公子之外兄弟者外祖父母也左氏傳曰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所謂外弟蓋管于奚之子聲伯同母異父之弟也聲伯謂之外弟彼謂聲伯為外兄然則異姓之親通謂之外不必謂吾外者吾謂之內也今稱舅子為內兄弟末俗所云非典言也鄭元還舉俗言以喻俗人故稱焉亦非正名矣依禮據傳甲乙相稱宜同曰外

從舅是族外弟相稱議

或謂馮懷曰丙之母丁之從祖姊也丁之母丙之族姑也丙年長於丁若從父族為親則丙以丁為族外弟而丁以丙為從甥若從母族則丙以丁為從舅而丁以丙為從內兄名體乖謬尊卑無序若丙以父族稱丁丁以母族稱丙則例不通將若之何懷答曰聞諸前訓名者人之綱故夫屬於父道其妻為母夫屬於子道其妻為婦今則姑是母班而兄弟是己列故不敢以己之列廢母之班矣謂丙宜執從舅之禮

通典卷六十八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二十九　嘉十四

養兄弟子爲後後自生子議 東晉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上表云妾昔初舉醮歸於賀氏允嗣不殖母兄羣從以妾犯七出數告賀氏求妾還妾姑薄氏過見矜愍無子歸之天命婚姻之好義無絕離故使夫嶠多立側媵嶠仲兄羣哀妾之身恕妾之志數謂親屬曰于新婦不幸無子若羣陶新婦生前男以後當以一子與之陶氏既產澄馥二男其後子輝孕羣即白薄若所育是男以乞新婦妾敬諾拜賜先爲衣服以待其生輝生之日洗浴斷臍妾即取還服藥下乳以乳之陶氏時取孩抱羣恆辭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羣輒責之誠欲使子一情以親妾而絕本恩於所生輝百餘日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爲之憔悴姑長上下益見矜憐羣續復以子率重見鎮撫妾所以訖心盡力皆如養輝故率至於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而嶠妾張始生子纂於時羣尚平存不以爲疑原薄及羣以率賜妾之意非惟以續嶠之嗣乃以存妾之身妾所以得終奉烝嘗於賀氏緣守羣信言也率年六歲纂年五歲羣始喪亡其後言語漏洩而率漸自嫌爲非妾所生率既長與妾九族內外修姑姨之親而白談者或以嶠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爲妾子若不去則是與爲人後去年率即歸還陶氏嶠時寢疾曰吾母兄平生之日所共議也陌上遊談之士遽能深明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亡率既年小未究大義動於游言無以自處妾亦婦人不達典儀唯以聞於先姑謂妾養率以爲己子非所爲人後也妾受命不天嬰此煢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

曾無蜾蠃式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謹備論其所不解六條其所疑十事如左夫禮所謂為人後者非養子之謂而世之不深按禮文恆令此二事以相疑亂處斷所以大謬也凡言後者非並存之稱明死乃至喪生不先對養今乃以生為人子亂於死為人後此姜一不解也今談者以嶠自有纂不嫌卒還本也原此失禮為後之意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嶠上非大宗卒不為父後何係於有纂與無纂乎此姜二不解也夫以支子後大宗者為親屬既訖無以序昭穆列親疏故係之以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之制今以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宗此姜三不解也凡為後者降其本親一等以成人之性奉父母之命而出身於彼豈不異嬰孩之質受成長於人不識所生惟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黃雞生卵烏雞伏之但知為烏雞之子不知為黃雞之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義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姜四不解也禮傳曰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義比於子而恩非子也故曰為後者異於為子也今乃以為後之公義奪育養之至恩此姜五不解也與為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後族人又既已選支子為之嗣矣今人之中或復重為之後後人者不二之也自非徇爵則是貪財其舉不主於仁義故尤之也非謂如卒為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當以為譏此姜六不解也姜又聞父母之於子生與養其恩相半豈包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凡此所歎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於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由此觀之乳哺之義參於造化也今卒雖受四體於陶氏而成髮膚於姜身推燥居濕分肌損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之間而忘成育之功此姜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子兄弟夫婦皆一體也其義父子手足也兄弟四體也夫婦判合也夫惟一體之親故曰兄弟之子猶

己子故以相字也今更以一體之親疏旅人之疏長養之實比出後之名此妾二疑也夫子之於父母其情一也而有以父之尊厭母之親以父之故斷母之恩以父之命替母之禮其義安取蓋取尊父命也凡嫡庶不分惟羣所立是君命制於臣也慈母嫡母生死勿怠是父命之行於子也妾之母卒尊命則由羣之成言本義則嫡之猶子計恩則妾之懷抱三者若此而今棄之此妾之三疑也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爲子喬本字仲慎及亮有子瞻以喬爲嫡故改字伯松不以有瞻而遣喬也蓋以兄弟之子猶己子也陳壽云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既自有後遣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若不絕嗣則攀不得還亮近代之純賢瑾亞達之達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於不義而絕非禮於百代此妾四疑也春秋傳曰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言爲己子取而字之傳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者子也在母母之仁也則螟蛉之育螟蛉在子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別以爲己子與爲人後之子不同文也此可與求禮情矣以義相況則宗猶父也父猶母也莊姜可得子戴嬀之子繫之於夫也兄弟之子可以爲子繫之於祖也名例如此而論者弗尋此妾五疑也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夫異姓不相爲後禮之明禁仲舒之博學豈闇其義哉蓋知爲後者不鞠養養鞠者非後而世人不別此妾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以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

坐之條其爲子奪不亦明乎今說者不達養子之義唯亂稱爲人後此妄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異姓尚不爲嫌況兄弟之子此妄八疑也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又自有子時人不達者亦譏逸逸數陳古今故卒不復本姓識學者咸謂爲當矣此妄九疑也爲人後者止服所後而爲本父服周一也女子適人降所生二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三也諸侯之庶子不得服其母四也庶子爲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皆制人情禮稱以義斷恩節文立焉率情立行者夷狄之道也患世人不能錯綜禮文表裏仁義亂於大倫故漢褒以諸侯嗣天子各還尊其私親以爲得周公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既名之後哭而不服三殤之差及至齊斬所稟所受其體一也而長幼異制等級若此又今世人生子往往有殺而不舉者君子不受不慈之責有司不行殺子之刑六親不制五服之哀賓客不修弔問之禮豈不以其蠢爾初載未夷於人乎生而殺之如此生而棄之受成長於他人則追名曰本吾子也乃全責以父子之恩自同長養之功此妄十疑也勑下太常廷尉禮律博士按舊典決處上博士杜瑗議云夫所謂爲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既沒於以承之耳非並存之稱也率爲嶠嗣則猶吾子羣之乎裘言又惻至其爲子道可謂備矣而猥欲同之與爲人後傷人棄義良可悼也昔趙武之生濟由程嬰嬰死之日武爲服喪三年夫異姓名義其猶若此況骨肉之親有顧復之恩而無終始之報凡于氏所據皆有明證議不可奪廷史陳序議令文無子而養人子以續亡者後於事役復除無迴避者聽之不得過一人令文養人子男後自有子男及閹人非親者皆別爲戶按喬自有纂率應別爲戶尚書張闓議賀喬妻于氏表與羣妻陶氏所稱不同陶辭喬妻于氏無子夫羣命小息率爲嗣喬一年喬妾張生纂故驃騎將軍顧榮

謂塈嶠已有男宜使率還問與爲人後者不故司空賀循取從子紀爲子輒養之恩若如率從後不[illegible]生子遂紹
歸本率今欲嶠郎便見遣于表養率以爲己子非謂爲人後立六義十疑以明爲後不並存之稱生言長嫡死乃
言後存亡異名又云乞養人子而不以爲後見於何經名不虛立當有所附以古者無此事也今人養子皆以爲
後于又云爲人後者族人選支子爲之嗣非謂如率爲嫡先定庶幼後生而以爲議此乃正率宜去非所以明其
應留也且率以若子之輕義奪至親之重恩是不可之甚也于知禮無養子之文故欲因今世乞子之名而博引
非類之物爲喻謂養率可得自然成子避其與後之譏乎丹陽尹臣謨議按于所陳雖煩辭博稱並非禮典正義
可謂欲之而必爲之辭者也臣按尚書闓議言辭清允析理精練難于之說要而合典上足以垂一代之式愚以
爲宜如闓議

異姓爲後議　後漢　魏　晉　宋

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
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
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令出爲異
姓作爲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
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稱無子而養
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爲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　魏時或爲四
孤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復無緦麻親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妒忌之

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為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為可然不博士田瓊謂曰雖異姓不相為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於理為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養以活且褒姒長養於褒便稱曰褒無常姓也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戶外有子可以為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子者也吾以為田議是矣徐幹曰祭所生之父母於門外不如左右邊特為立宮室別祭也王修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史于達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不濟既生既育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愛也棄絕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為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絕之君子以為不孝及其復為母子傳以為善今宜為子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之澤若終為報父在為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己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戚報惠備矣崔凱喪制駁曰以為宜服齊衰周方之繼父同居者司徒廣陵陳矯字季弼本劉氏養於陳氏及其薨劉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肅答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陳其子無服甚失禮矣為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為人後者其婦為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為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降一等

晉太宰魯公賈充李郭二夫人有男皆夭充無嗣及充薨郭表充遺意以外甥韓謐為充子詔曰太宰尊勳不同常人自餘不得為比

宋庾蔚之曰四孤之父母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為後而苟免其子不字耶如此則與父母後人亦何異既為其後何必戴其姓神不歆非類蓋告

己族而取他人之族爲後若己族無所取而養他人者生得養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

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宗絕嗣者便當還其本宗奉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爲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別立室以祀之是也

通典卷六十九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三十　嘉十五

讀時令 後漢 魏 東晉 宋 北齊 大唐

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　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曰前後但見讀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太史令高堂隆以為黃屬土也土旺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時不以土行為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也）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有司奏讀秋令時侍中荀奕上議云武皇帝時光祿大夫華恆議以秋與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則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比熱炎赫服章多闕請如恆議詔可六年有司奏立夏日正服漸備祇述天和宜讀夏令奏可　宋文帝元嘉六年讀時令三公郎中每讀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唯孝武帝時劉勰明帝時謝緯善於其事人主公卿並屬目稱歎　北齊制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襪舄而受朝於太極殿西廂東向尚書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典御酌卮酒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飲禮成而出立夏至立秋則施御座於中楹南向立冬如春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　大唐貞觀十一年復修四時讀令武太后聖歷元年臘月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諝奏曰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惟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

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此則聽朔之禮畢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元注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又按月令其帝太皞其神句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乃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魯侯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元所謂告其帝者卽太皞等五人帝其神者卽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又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時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顯慶二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卽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卽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臣博考載籍旣無其禮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議曰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其實一也春秋魯文公六年閏十二月不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正時也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廢其禮乎又按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朔王居門終月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

事明矣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也又按鄭元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爲其告朔之時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之神例以始祖配之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自魯文公始不祀告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禮羊亡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所以無告朔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後漢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宋何承天禮論雖加編次於事則闕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又隋大業中煬帝令學士撰江都集禮只鈔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今若每月聽政於事亦煩孟月視朔恐不可廢從之開元十六年命太常少卿韋縚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孟月朔日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案令韋縚坐而讀之諸司長官亦升殿列坐聽焉歲餘罷之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品以上正員並升殿與坐餘並具開元禮

議曰讀時令非古制也自東漢始焉其後因而沿襲按太宰職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又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玉藻復云聽朔於南門之外並無讀時令故事而辟閭仁諝云元日受朝讀令此則聽朔禮畢合於玉藻之文王方慶雖有所駮大旨與仁諝不異皆臆說也凡言時者謂四時耳若正月之朔讀令則合云歲令何以謂之時邪其夏秋冬又何爲不讀邪則辟閭韙誤矣

元正冬至受朝賀朔望朝參及常朝日附漢後漢魏晉東晉宋齊梁陳北齊隋大唐

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爲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諸侯羣臣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幟傳言趨殿下郎中夾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下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

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法令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屈首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羣臣莫不振恐肅敬高帝初百度草創未有儀法羣臣爭功醉或叫呼拔劍起擊柱帝患之叔孫通說帝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以守成臣願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帝左右為綿蕞於野外習之參用先代之儀然往往襲秦故月餘帝令試之曰吾能為此竟朝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徐廣曰蕞音子外反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標準為習肆處也春秋傳曰置茅蕝音蕞子悅反置音志以致反至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決疑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俱依此制正朝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白虎通云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恩也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並廢朝後漢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朝賀及贄獻帝起居注舊典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蔡質漢儀正月朝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百官各陪位朝賀百蠻朝貢舉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親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既定上壽羣計吏中庭北面太官賜酒食西入東出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張弓挾矢陛戟左右戎頭陛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位東南羽林虎賁將位東北五官將位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散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為黃龍長八丈出水遨遊於庭炫耀又以兩絲繩繫兩柱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斗中鐘磬倡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以次拜微行出舉官在前尊官在後其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一丈文石作壇畫屋朱梁玉陛金柱刻鏤魏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為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由特恩不得為常晉武帝咸寧中定義先正月一日有司各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太樂

鼓吹又宿設四廂樂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庭燎起上賀謁報又賀皇后從雲龍中華門入謁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乘輿車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階部立其次其階衛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贊皇帝延太尉等理禮郎引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跪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贊殿下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受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雁雉付太常太樂令跪請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朝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罇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云觴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諸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徧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

舞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伎乃召諸郡計吏殿前授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如有不朝之歲各還卿率聽）東晉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罇於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罇飲酒（罇曰白獸罇蓋取於白虎形以名焉禮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鍾聲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進曰爾飲曠何也蕢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爲子卯大矣曠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公曰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公曰爾飲何也蕢曰蕢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公曰寡人亦有過矣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無廢斯爵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白虎罇蓋杜舉之遺式）宋因晉制無所改易唯朝至十刻乃受朝賀升皇太子在三恪上　齊因之　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闢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罇羣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御座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階脫舄劍升殿席南奉贄珪璧禮畢下殿納舄佩劍詣本位主客郎徙珪璧於東廂帝興入徙御座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以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食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賦黃甘逮二品以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更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罇以次還座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乘金輅鹵簿以行與會則劍履升座會訖先興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譙萬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爲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座東

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既 南向乃詔壺於南欄下又詔元日受五等 贄珪璧並量所付周捨按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郎冢宰隸職今元日五等奠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鄭元注覲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掌珪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舃升階謹路寢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氏則乘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制可 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罇自餘亦多依梁禮云 北齊元正大饗百官一品以下流外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以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九品以上及奏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階下勳品以下端門外侍中宣詔慰勞郡國使詔牘長一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否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板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二寸寫詔書正會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一日政在正身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役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終四曰長吏浮華奉客以求小譽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內外溷淆紀綱不設所宜糾劾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國上計罷 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卽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宮皇太子朝訖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太子與會則設座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位解御以升會訖先興

大唐開元八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冬至一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萬國觀

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圜丘皆令攝官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來更無改易緣新條格將畢其日祀圜丘遂改用小冬日受朝若親拜南郊受朝須改既令攝祭理不可移伏請改正從之因敕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爲恒式至天寶三載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敕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圜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以後冬至宜以次日受朝仍永爲恒式又至六載十一月敕承前諸道差使賀正十二月早到或有先見或有不見其所賀正表但送省司又不同進因循日久於禮全乖自今以後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仗下後一時同進永泰元年十一月詔冬至令有司祭南郊後於含元殿受朝賀建中二年十一月敕宜以冬至日受朝賀初永徽五年十一月武后立羣臣命婦朝皇后舊儀冬至元日百官不於光順門朝賀后至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禮儀使工部侍郎于休烈先奏曰據周禮有命夫命婦夫朝人主婦朝女君自永徽五年以則天爲皇后始行此禮其日也命婦又朝光順門朝官命婦並入雜處殊爲失禮有詔乃停永泰二年敕於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伏以恩旨於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奏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爲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雜進之所今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之處部伎散樂一色請停者若於三殿別設自可備極恩私從之改向麟德殿也其尋常朝參準貞觀十三年十月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奏天下太平萬機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詔許之至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太尉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高宗報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壅滯衆務自今以後每日恒坐永徽元年十月五日敕京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至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卽爲恒式準元日令中書令讀諸方表神龍元年四月十四日初令文武官五品以上每朔望參日陞殿食貞元七年四月敕昔者聖賢觀法象因天地交會之序爲父子相見之儀沿習成風古今不易王者制事在於因人酌其情而用中順其俗以爲豊或視之義況元子之司資事之情豈偏君臣之際申恩卿士自我爲初自今以後每年五月一日

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參在京者並聽就列宜令所司量定儀注頒示乃編禮式以着恆規其正至儀具開元禮武太后聖曆初初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彝準令周喪大功未葬並不得朝賀仍終喪不得宴會比來百官不尊禮法不哀慘陪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數既虧實玷皇化伏請禁斷從之

策拜皇太子 皇太子稱臣附　後漢　東晉　北齊　大唐

後漢制拜皇太子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座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太子璽綬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曰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禮畢　東晉孝武帝泰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朝臣奉賀應上禮否國子博士車允云百辟卿士咸興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唯方伯牧守不覲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載其款誠故宜有上禮亦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武帝咸寧中諸王新拜有司近臣諸王公主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按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尚書符又問王公以下見皇太子儀及所制衣服車允議朝臣宜朱衣褠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服慶太子稱叩頭此則拜之證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壺謂宜稱則漢魏兩朝同耳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宜著幘而已　北齊册皇太子皇帝臨軒司徒爲使司空副之太子服遠遊冠入至位使者入奏册讀訖皇太子跪受册於使者以授中庶子又受璽綬於尚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就册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內外官定列皇太子階東西面若幼則太師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以受册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軺車奉章詣闕堂謝擇日齋於崇正殿服冕乘安車謁廟擇日羣臣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

以上歲賀　大唐臨軒册命皇太子如開元禮

通典卷七十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三十一　嘉十六

皇太子監國及會宮臣議 北齊　隋　大唐

北齊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臣議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卬疑非禮魏收改爲西面邢子才議欲依前日凡禮有同者不可令之異詩說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也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宜南面坐議者引晉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爲避尊位非爲諂臺殿也子才以爲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普臣四海不以爲嫌又何疑於東面禮嗣子絶旁親嫡子冠於阼冢子生接以大牢漢元著令太子絶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公嗣攝命臨國乘七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以爲嫌況東面者君臣通禮獨何爲避明爲諂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於殿猶且東面於北城非宮殿之處更不得耶諸人以東面爲尊宴會須避按燕禮燕義君位在東賓位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其位左亦在東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爲貴皇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賓自得申其正位禮者皆東宮臣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爲卑賓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爲冢宰太子爲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

重於宴臣賓南面貴於東面臣踈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宮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爲賓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按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公南面獨約太子何所取耶議者以南尊改就西面轉居尊位更非合禮方面旣少難爲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理爲允魏收議云去天保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羣官於西林園都亭坐從東西義取於嚮中宮殿臺故也二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收竊以爲疑前者遂有別議議者同之邢尚書以前定東面之議復申本懷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爲太子東宮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按易八卦正位嚮中皇太子今居北城於宮殿爲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爲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爲本又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爲禮此又誠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西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爲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別君臣同異之禮恐重紙累札書不盡也子才竟執東面收執西面援引經據交相往復其後竟從西面爲定時議又擬官吏之姓與太子名同子才又謂曰按曲禮大夫士之子不與嗣君同名鄭注云若先生之亦不改漢法天子登位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咸避按春秋經衛石惡出奔在晉衛侯衎卒其子惡始立明石惡與長子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與皇太子於天下禮亦不異鄭言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宋向戌皆與君同名春秋不譏皇太子雖有儲貳之重未爲海內所避何容便改人姓氏事有消息不得皆同於古官吏至微而有所犯朝夕從事亦是難安宜聽出宮吏補他職制曰可

隋文帝開皇初皇太子勇準故事張樂受朝宮臣及京官北面稱慶帝誚之遂後定儀注西面而坐唯宮臣稱慶臺官不復總集煬帝之爲太子奏降章服宮官請不稱臣從之

大唐睿宗景雲二年四月欲傳位於皇太子召三品以上官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宸極爲貴昔居皇嗣已讓中宗及居太弟又固辭不就思脫屣於天下爲日久矣今欲傳位於太子卿等何如羣臣唯唯莫有對者皇太子遣右庶子李景伯讓監國上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諫曰陛下春秋未高聖恩浹洽昔韋氏亂政百僚憂懼萬姓顒顒欣荷睿德豈可即爲讓乎上從之遂有制政事皆取皇太子處分若緣軍馬刑殺五品以上除授政事皆取皇太子商量然後聞奏其會宫臣儀注具開元禮

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宋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二月東巡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某曹關某事云云被命議宜如是請爲牋如左謹關

右署衆官如常儀

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參議以爲宜如是事諸奉行某死罪死罪　年月　日某曹上

右牋儀準於啟事年月右方關門下位及尚書官署其言選事者依舊不經他官

某曹關太常甲乙啟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詳檢應聽如所上事諸別符申攝奉行謹關　年月　日

右關事儀準於黃案年月日右關門下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列尚書衆官署其尚書名下應云奏者今言關餘皆如黃案式

某曹關司徒長史王甲啟辭押某州刺史景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尚書某甲參以爲所論正如法令告報聽如所上請爲令書如左謹關

右關門下位及尚書署如上議司徒長史王甲啟辭押某州刺史景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　年月　日尚書令某甲上建康宮(如無令稱僕射)

右令曰下司徒令報得如某所上其宣攝奉行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　日朔甲子尚書令某甲下(無令稱僕射)司徒書從事書到上　起某曹

右外上事內處報下令書儀

某曹關事云云令如是請為令書如左謹關

右關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某下所屬奉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　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書自內出下外儀

令書前某官某甲令以甲為某官如故事　年月　日侍御史某甲受

右令書版文準詔書版文

尚書下云云奉行如故事

右以準尚書勑儀　起某曹

右並白紙書凡外內應關牋之事一準此為儀其經宮臣者依臣禮

拜刺史二千石誡敕文曰制詔云云某動靜屢聞

右除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者令代制詔餘如常儀

辭闕版文云某官龔士臣某甲臨官稽首再拜辭制曰

右除龔士臣及稽首云云某官某甲再拜辭　以令曰代制曰某官宮臣者稱臣

春夏封諸侯議後漢　魏　晉

後漢鄭元曰據祭統云古者於禘發爵賜服於嘗出田邑今封諸侯則違古且土地皆慶賞之事漢家故事丞相始拜皆封爲列侯其在秋冬者先賜爵關內侯侯春而後封國祭統嘗出田邑先師或以爲秋嘗時邑人皆田或以爲削黜田邑於此時也　魏王肅聖證論孟夏之月天子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忻悅故左傳賞以春夏是也

晉張融評曰按洛誥成王命周公後封伯禽以周之正易屯卦云宜建侯據二經周人封諸侯不以春夏也周禮夏官司勳掌爵月令夏封諸侯故取此時東晳總論曰月令所紀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近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以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

錫命周　東晉

周制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一命受職始見命爲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司農云受職理職事也再命受服謂受元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元冕以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也三命受位謂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也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也五命賜則則者地未成國之名王之大方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以夫百里二百里之地者也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也五命中大夫出爲子男六命賜官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臣理家邑如諸侯也六命上大夫卽卿也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也八命作牧謂諸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諸侯出爲一州之牧入爲三公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也封爲上公爲二伯分主東西長於諸侯賓於天子曰天子之吏天子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男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王制云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袞龍與王者之後同故諸侯

之服自衮而下如王之服大國之君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春秋左氏傳說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珪者諸侯所執以朝覲之瑞也公羊傳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加會以衮龍之服傳曰錫者賜也命者加我服也又諸侯有功加之九錫一曰衣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武賁之士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賞賜者陽數極於九賜大國不過九次國七小國五　東晉羊元曰說者以左氏云天子錫諸侯命珪以爲符信珪者諸侯所執以朝覲之瑞也按魯成公即位八年乃得命珪三年夏公如晉此朝也未有珪朝何執也凡命者謂方策之書也猶今教令耳覲禮曰諸侯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尚書文侯之命云平王錫晉文侯秬鬯珪瓚作文侯之命命者王之教令其事非一策而已

諸王公城國宮室章服車旗議　虞　周　晉

虞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周制春官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王以賞賜有功者　晉博士孫毓段暢等議曰周禮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伯七命以七爲節子男五命以五爲節上公謂三公有德九命爲二伯者國家謂城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又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又如禮諸侯之城隅高七丈門阿皆五丈又禮諸侯以爲殿屋今諸王封國雖有大小而所理舊城不如古制皆宜仍舊其造立宮室當有大小之差然周與晉大異於今儀步數之限宜隨時制又諸侯三重門內曰路門中門曰雉門外門曰庫門雉門之外設罘罳罘罼也罳盡也高五丈其正寢與廟同制皆殿屋四阿堂崇三尺此其舊典略可依也餘皆稱事取供而已與存數繁纓貳車各以其命之等又曰金輅建大旂同姓以封象輅建大赤異姓以封金象者謂以金象飾其車今制簡從

除之餘諸王從公者出就封朝祀之車宜輅車駟馬建大旂九斿畫交龍禮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皆如王之服祭服宜元冕朱裏玳玉三采九旒藻三色九就丹組纓元衣纁裳畫九章以事宗廟其祀社稷山川及其羣臣助祭者皆長冠元衣其位不從公者皆以七爲節其他則同諸王朝服依漢魏故事皆遠遊冠五時服佩山元玉不復以國大小爲差其羣臣侍從冠服皆宜如服制令也諸王公應助祭按司服之職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先公則鷩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禮記王制曰制三公一命袞謂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袞龍與王者之後同然則九命及二王之後乃服袞衣無升龍三公之服當從鷩冕而下太尉三公助祭宜服鷩冕七章冕繅九旒赤舄三公助導從外官不與齊祭者自可如舊

策拜諸王侯拜三公奏樂服冕議附　後漢　晉　北齊　隋　大唐

後漢制拜諸侯王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孚漢儀云太常住盡下東向讀文以此異也謁者引當拜者前當座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按丁孚儀安帝策夏勤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夏勤爲司徒曰朕承天序維稽古建爾於位爲漢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秉國之鈞方祗厥序時亮天工可不愼歟勤其戒之此其例也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前面立受璽印綬當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讚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爲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禮畢　晉武帝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按太始中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樂止王者諸侯雖殊尊卑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爲嘉禮是以準昔儀注謂宜作樂今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

鐘磬之樂又按太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啟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太常王師等言拜三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今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公侯大臣御座爲起在輿爲下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位此卽敬事之意也古者天子饗下國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敘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準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詔曰三公鼎司皇帝有興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言臨軒拜三公不應有樂和云禮無其文按衛宏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燕饗有樂者以暢賓主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階庭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事於樂又按六冕之服主於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見服冕者故拜公不應服冕　北齊策諸王以臨軒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齎召版詣王第王乘高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軺車旣入至席尚書讀策以授王又授章綬事畢出軺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閶闔伏闕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卽拜鴻臚卿持節吏部尚書授策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軺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策博士讀版王俛伏興進受策章綬茅土俛伏三稽首還本位謝如上儀在州鎭則使者受節策乘軺車至州如王第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恭拜册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册贈册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取社稷壇方面土苞以白茅內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爲社　隋臨朝册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否百司定列內史令讀册訖受册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册者如上儀若册開國郡社令奉茅土立於使南西面每授册訖授茅土爲　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諸王公侯留輔朝政嫡子監國議晉　後周

晉博士孫敏等議按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誓猶告也謂公之子如侯伯而執珪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春秋曹伯使其太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踐土之盟衛成公使其母弟武如會經書曰衛武蔡甲午序於諸侯又左傳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子之事也　周制諸侯以功德入為王卿士則上卿理其國事也諸王公侯受任天朝而嫡子攝其君事則車服禮數國封大小領兵軍數自當如本制而王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其事合於古義今之車服與古禮不同依禮應下其君一等其嫡子皆以有爵命印綬冠服佩玉之制宜如本命而嫡子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君不可二尊無二上國相以下見嫡子宜如臣而不稱臣又禮非其臣則答拜國之命士上達於其君者嫡子宜答拜其文書稱嗣子宜曰王嗣子公侯嗣子子繫父爵明不專國其燕見則稱第下文書表疏皆臣禮而不稱臣今之監司上官文書皆為記告嫡子監國其下羣臣官文書宜稱告不言命稱教

通典卷七十一終

通典卷七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三十二　嘉十七

天子追尊祖考妣（上尊號附　周　漢　魏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武王追尊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盧植曰太王王季之父也美大故號之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實始翦商王季綏和文王懷保王業所興故追王也王妣亦同尊其號）所以追之不以卑臨尊也（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追王太王王季以下者以王迹之所由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

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公雖父乃人臣也奈何使人主朝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矣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詔曰人之至親莫大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子有天下歸尊於父此人道極也朕平暴亂以安天下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乃尊太公爲太上皇（後漢荀悅曰孝經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子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晉愍懷太子令問中庶子劉寶云太公家令說太公爲是爲非對曰荀悅論賜家令爲非臣以悅不識高帝意高帝雖貴爲天子事父不失子之禮時卽位已六年而不加父號是以家令言雖父乃人臣也言無可尊故名號當與人臣同禮欲以此感動之帝聞家令言乃悟卽立號太上皇得人子尊父之道若不聞家令言父終無號矣家令說是也）又追尊妣曰昭靈后

魏文帝卽王位尚書令桓階等奏臣聞尊祖敬宗古之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崇始祖顯彰所出先王應期撥亂啟魏大業然禰廟未有異號非崇孝敬示無窮之義也太尉公侯宜有尊號所以表功崇德發事顯名者也故易言乾坤皆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臣等以爲太尉公侯誕育聖哲以濟羣品可謂資始其功德之號莫過於太王詔曰前奏以朝車迎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神主然君侯不宜但依故爵乘朝車也禮有尊親之義爲可依諸王比更議傳

士祭酒孫欽等議按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稱公與王者之後宋公同號乃臣子褒崇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誕育太王爲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號莫過太王今迎神主宜乘王車又宜先遣使者上謚號爲太王於是漢帝追謚爲太王及受禪追尊太王爲太皇帝考武王爲武皇帝尊王太后爲皇太后明帝泰和三年六月司空陳羣等議以爲周武追尊太王王季文王皆爲王是時周天子以王爲號追尊卽同故謂不以卑臨尊也魏以皇帝爲號今追號皇高祖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爲王乃以卑臨尊也故漢祖尊其父爲上皇自是以後諸侯爲帝者皆尊其父爲皇也大長秋特進君宜追號高皇載主宜以金根車可遣大鴻臚持節乘大使車從騶騎奉印綬卽鄴廟以太牢告祠從之又詔曰蓋聞尊嚴祖考所以成湯文武實造商周克昌王業而詩書之義追尊稷契自我魏室上承天序既發跡於高皇高皇之父處士君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以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以下會議號謚侍中劉曄議周王所以后稷爲祖者以其唐之諸侯佐堯有大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跡自高皇而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曄思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侍中繆襲議以爲元者一也首也氣之初也是以周文演易以冠四德仲尼作春秋以統三正又謚法曰行義悅人曰元尊仁貴德曰元處士君宜追加謚號曰元皇太傅鍾繇議按禮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乃唐堯之所以敦敘於九族也其禮上殺於五非不孝敬於祖也下殺於五非不慈愛於其孫也旁殺於五非不篤友於昆弟也故爲族屬以禮殺之處士君其數在六於屬已盡其廟當毀其主當遷今若追崇帝王之號天下素不聞其受命之符則是武皇帝櫛風沐雨勤勞天下爲非功也推以人情普天率土不贊此議處士君明神不安此禮今諸博士以禮斷之其義可從詔從之　晉武帝受禪

後太始元年追尊皇祖宣王曰宣皇帝伯考景王曰景皇帝皇考文王曰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爲皇太后　宋武帝受禪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皇妣爲孝穆皇后策曰維永初元年七月皇帝謹遣某官某奉策上皇考尊號曰孝穆皇帝仰惟聖祖邈焉徂遠昔有周丕崇祚興昌季其在魏晉亦申情禮所以遹追來孝所因者本謹稽式上代考諸令準稱謂既極情典攸遂所以仰順天人俯穆率土在心違慕庶云有慰追尊先后策曰維年月朔皇帝謹遣某官某奉策上皇妣尊號曰孝穆皇后伏惟皇妣資坤厚之性體母儀之德等美姜嫄齊列任姒訓穆中闈化流自遠膺歷運期饗茲天位謹依前典敬奉大禮仰慕聖善之愛俯增蓼莪之思　齊高帝受禪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曰孝皇后　梁武帝受禪追尊考曰文皇帝妣曰獻皇后　陳武帝受禪追尊考曰景皇帝妣董氏曰安皇后　後魏道武帝稱尊號後追尊遠祖二十餘代皆稱皇帝則歷代未聞也不復更載諡號焉　北齊文宣帝受東魏禪追尊祖爲文穆皇帝妣爲文穆皇后考爲獻武皇帝兄爲文襄皇帝母爲皇太后　後周閔帝受西魏禪稱天王追尊考曰文王後其弟明帝立稱帝號追尊文王曰文皇帝後其弟武帝立追尊曰德皇帝　隋文帝受禪追尊考曰武元皇帝妣曰元明皇后　大唐武德元年五月追謚高祖爲宣簡公曾祖爲懿王祖爲景皇帝父爲元皇帝天寶二年三月追尊咎繇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仍各立廟每歲四孟月享祭至寶應中禮儀使杜鴻漸請停四時獻享

天子崇所生母議 追崇附　東晉　宋

東晉孝武帝大元中崇進所生母李氏爲皇太妃徐邈與范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以爵命母妃是太子婦號必也正名甯可以稱母也邈重與甯書曰禮天子之妃曰后雖稱后妃之德妃后之名可謂大同所以崇章皇極禮崇物備者在於此也故太后之號定於前朝而當今所奉由也者必欲章服同於后而名號異於妃則可因夫人之稱而加皇太以明尊尊雖一理然於文物之章猶未

尊崇高之極此又今之所疑不可得行也足下據太子妻稱妃然古無此稱出於後代今有皇太之別可例論邪當又答曰按公羊傳母以子貴當以此義爲允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皆后乎所爲尊母非使極尊號也並后匹嫡譏存春秋謂宜稱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極號也稱夫人則先后之臣也加皇太則至尊之母也皇君之謂也君太夫人豈不允乎殷仲堪與徐邈書云后者婦人之貴號在妻則言后在母則加太禮天子之妃稱后關雎曰后妃之德后妃二名其義一也設使皇后處內貴妾必不可稱妃邈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賜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但名雖夫人而實殊同體故不敢服厭羣臣無服所服以爲異也鄭云近臣從服唯君所服若嫡夫人歿則有制重者故曰唯君所服之耳與君同重自旒近臣驂僕而下三卿五大夫內有宗廟之祭外有侯伯之命何得以私服廢正故庶母爲夫人上之不得以干宗廟外之不得以接侯伯唯國內申其私而崇其儀亦如侯伯子男之臣於內稱君曰公耳雖人君肆情行服而歸大夫不從所以知上有天王也邈往來答釋范武子以詩序云后妃義一是以太妃車旗服章飾如太后唯不敢從於宗廟之禮又曰百官不稱臣所以合無服之制也范於時都謂不應同皇后服章以尊議難之自塞矣書傳無天子庶母之文且妾上無女君則夫人可爲通稱如五等爵皆稱公耳天王之與王后未聞二其號者所以圖之情禮而定太妃之稱良有由矣誼同至極故上比稱皇屈於郊廟故遠避伉儷不曰后而曰妃臣名求實可謂至矣禮太后與太妃義無異者假令國君在時妾母自當稱夫人但王典無二名不得以國公夫人爲喻耳 太元十九年又詔追崇鄭太后尚書令王珣奏下禮官詳正按太常臣允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也且漢文昭二太后並繫子號宜遠準春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固哲王之高致可如允等議追尊會稽太妃爲簡文皇太后也 宋文帝元嘉元年司空錄尚書事臣羨之等言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坤範訓洽母儀用能啟祚聖明奄宅四海而天祚永違嚴親莫逮臣等參詳遠準春秋近稽漢晉謹追上尊號爲皇太后禮官撰謚用崇寢廟

諸侯崇所生母議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云妾母之子爲君子得尊其母爲夫人按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於

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謹按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元駁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期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哀姜薨於齊貶之經在僖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是也桓夫人文姜弑公貶之經在莊元年春三月夫人遜於齊其與姜氏輕重差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袁準正論云時俗之論曰庶子爲公可以尊其母爲夫人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按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不應復言仲子明其以妾爲妻也秦人來歸成風之襚不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於鄰國也左氏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袁準曰並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卒立妾爲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母以子貴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襚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止於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爲三公欲各得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無法此大亂之道也

支庶立爲天子追尊本親議 漢 後漢 魏 齊

漢宣帝追尊祖衛太子史皇孫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有司請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史皇孫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曰悼園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曰戾園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塚三十家

園曰戾后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益奉園人滿千六百家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哀帝初入為太子祖母傅太后母丁后皆在國自以定陶恭王為稱按元帝傅昭儀有寵產一男為定陶恭王帝崩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成帝無繼嗣立定陶王為太子詔移楚孝王為定陶王奉恭王後詔傅太后與丁后自居定陶國成帝崩太子立是為哀帝及即位高昌侯董宏上言宜立定陶恭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宏曰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俱稱太后今宜立定陶恭王后為皇太后左將軍師丹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加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不道帝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時傅太后大怒要欲必稱尊號詿音掛後帝白令太皇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初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又曰春秋母以子貴遂尊傅太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中郎將冷褒復奏言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恭皇立廟京師帝復下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言大司空師丹又曰聖王制禮取法天地故尊卑之禮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以定陶恭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恭皇號謚前已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降其父母周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恭王立後承祭祀今恭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代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恭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隳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恭皇也由是上怒策免丹後歲餘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著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

恭皇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后後更號帝太后為皇太后太后崩合葬稱孝元傅皇后陵其後為王莽毀發貶之號

後漢安帝建光元年有司上言皇考清河孝王至德純一含弘光大既受帝祉載生明聖蒞章法制宜有尊號不宜稱王宜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德后詔曰其告祠高廟使司徒震持節大鴻臚特進樂平侯常副奉策璽綬到清河上尊號桓帝即尊位追尊祖河閒孝王曰孝穆皇妣趙氏曰孝穆后考蠡吾侯曰孝崇皇母曰孝崇園貴人靈帝即位追尊祖為孝元皇妣夏氏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母董氏為慎園貴人　魏文帝制以後如以旁枝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號詔曰依漢祖之尊太上皇是也且禮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漢氏諸侯之入皆受天子之命允於宗也而猶顧其私親僭擬天號豈所謂為人後之義哉後代若有諸侯入嗣者皆不得追加其私考為皇妣為后也敢有佞媚妖惑之人欲悅時主繆建非義之事以亂正統者此股肱大臣所當禽誅也其著乎甲令書之金策藏諸宗廟副乎三府尚書中書亦當各藏一通　齊明帝即尊位追尊考始安貞王為景皇妣妃為懿后

追錫命議

後漢許慎五經異議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簒弑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

王侯在喪襲爵議 奪情附　魏　大唐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裹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

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元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元冠縗絰服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王肅議尊者臨卑不制縗麻故爲之素服今康處三年喪在縗絰之中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按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反喪服故臣以爲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處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卽位而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　按成王崩康王卽位上宗奉同瑁王再拜三祭按鄭元曰卽位必醴之者以神之嚌成之也以醴嚌成之者醴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嚌既居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其味又禮始冠加爵亦皆醴之所以加重以成其尊也又漢舊儀諸王嫡子嗣位受拜畢立於門外使者既出拜送還升嚌醴訖又再拜正與康王卽位事同古今相參事無違者王肅又議凡奉神祭祀則有受胙之爵嘉慶事則有醮醴之儀若君薨而太子卽位孤之位無醮醴之儀成王病困乃召羣臣訓以敬保元子明日成王崩既大斂羣臣以策書宣成王命以命康王是爲受顧命之戒非卽位之事王從三宿三祭上宗曰饗而不嚌醴也此王者隨時之禮非常行之典不可以爲拜諸侯嫡子之儀襲爵之日乃孝子孝孫所以增哀戚之懷非禮之所施且謂之王命所加而使者又既出謂之受神之醴復非饋奠之時按拜陳思王子志爲濟北王又與今異猶須王嚌醴畢然後使者出今據鄭元說卽位醴之以成其禮猶愈於使者既出不設饋奠而獨嚌醴臣猶以爲非禮之爽今京師廷拜諸侯嗣子無事有嚌醴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而無冠醴此謂諸侯大夫以平吉受賜衣於天子太廟歸設祭於其廟服賜服而受冠醴之禮也可依此使者既出公猶服命服設奠而告又禮小祥之祭然後嚌之此自告其

廟非王命之所加如禮不嚌既告反服餔位而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高堂隆議拜受儀按舊典天子遣使者齎車服策命命諸侯嗣位之禮上卿為使者嗣君遣上卿吉服迎於境自吉服勞於郊館宗廟致飱餼告期日受命於祖廟設喪主几筵於戶牖之前命車設於庭西上安車駟馬皆在車之東使者奉策服印綬加詔版策命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內史在右嗣君端委以入升自阼階西面立使者以皇帝命命冕內史贊之嗣君降於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命曰無下拜嗣君升成拜內史加詔版策命於服上以東嗣君進而西迎受於兩楹間皆旋復位嗣君釋端委服降升成拜如初使者降出升車嗣君拜送於門外修享贈餞之禮使歸嗣君送至於境嗣君釋冕服素弁爵環縗絰袳昌氏反袂修奠祭之禮告於殯宮訖乃釋弁絰反喪服此其大略也其他則同之

大唐武德二年正月尚書左丞相崔善為奏曰欲求忠臣必於孝子比為時多金革頗遵墨絰之義丁憂之士例從起復無識之輩不復戚容如不糾劾恐傷風俗制曰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調露二年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外然後著韈鞾而朝直宿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啟齒歸衣縗絰號慟無恆國朝奪情者多矣唯通能合典禮 武太后長安三年正月敕三年之喪自非從軍更籍者不得輒奏起復至廣德二年三月敕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其文官自今以後並許終制一切不得輒有奏請

通典卷七十二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三十三　嘉十八

五宗 孔穎達曰別子之後族人衆多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爲宗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族人一身事四小宗幷大宗爲五也 周 晉

周制別子爲祖 諸侯庶子別爲後代始祖者也別子者公子不得稱先君也孔穎達曰諸侯庶子之別於正嫡故稱別子也爲祖者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諸侯嫡孫代代爲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稱君故云別子也宜別爲後代之始祖故云爲祖也 繼別爲宗 別子之代代長子爲其族人之宗所謂百代不遷之宗者也孔穎達曰別子之代代長子恆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代不遷之大宗 繼禰者爲小宗 別子庶子之長子也爲其昆弟爲宗也以五代則遷之故謂之小宗孔穎達曰謂別子之庶子之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五代則遷之宗 大傳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代則遷者也 孔穎達曰別子之所自出者爲別子或由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後代子孫恆繼此別子故云繼別子之所自出其繼高祖至子五代繼曾祖至孫五代繼祖至曾孫五代繼禰至元孫五代不復與四從兄弟爲宗故云五代則遷鄭元曰遷猶變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及祖亦有也有則小宗四與大宗五也 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 孔穎達曰四代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代之時謂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代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代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爲宗是宗易於下也 尊祖故敬宗敬宗則尊祖之義也 宗者祖禰之正體 白虎通曰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毛萇曰宗將有事族人皆侍所以必有宗者長和穆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統理族人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代而遷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別子各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一凡五宗人之親備矣薛綜述鄭氏禮五宗圖曰天子之子稱王子王子封諸侯若魯衛是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還自仕食采於其國爲卿大夫若魯公子季友者是也則子孫自立此公子之廟謂之

別子爲祖則嫡嫡相承作大宗百代不絕大宗之庶子則皆爲小宗小宗有四五代而遷己身庶也宗禰宗己父庶也宗祖宗己祖庶也宗曾祖宗己曾祖庶也宗高祖宗己高祖庶也則遷而惟宗大宗耳　晉杜元凱宗譜曰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爲祖其子則爲大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疏之別是故百代不遷若無子則支子爲後雖七十無主婦若殤死則緦絰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殤無爲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爲之齊縗其月數各隨親疏爲限雖尊雖出嫁猶不敢降也屬絕則爲之齊縗三月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對君其支子孫皆宗大宗然則繼體君爲宗中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爲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遠於君則就君屬絕於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大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爲祖或云命妾子爲別子其嫡妻子則還宗於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疏爲比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之矣賀循宗義曰古者諸侯之別子及起於是邦爲大夫者皆有百代祀之謂之太祖太祖之代則爲大宗宗之本統故也其支子旁親非太祖之統謂之小宗小宗之道五代則遷當其爲宗宗中奉之加於常禮平居則每事諮告死亡則服之齊縗以義加也

又喪服要記曰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爲一宗之祖也謝徽注曰母弟於妾子則貴於嗣子則賤與妾子同爲庶故也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卽上所謂別子爲祖也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爲大宗乃成百代不遷之宗也謝徽注曰賀公答庾元規曰雖非諸侯別子始起是邦而爲大夫者其後繼之亦成百代不遷之宗鄭元亦曰大宗謂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愚謂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問別子有十人一族之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答傳純云別子爲祖不限前後此謂每公之子皆別也傳純問賀曰要記云庶兄弟既死之後各自爲一宗之祖其嫡繼之各爲大宗此是大傳所謂別子爲祖者也然則別子有十便爲十祖宗也而母弟之後獨無大宗母弟本重而後輕庶弟本輕而後重其義可乎又王氏以別子爲

祖諸侯母弟則不盡爲祖矣杜氏以爲始封之君別子一人爲祖二家不同願聞其說答曰君之母弟與羣庶兄弟爲別子之後俱爲大宗而難云母弟之後獨無大宗不審此義何所承乎以僕所定母弟爲宗不應有疑則本輕後重之難無所施也又按禮別子爲祖不限前後此爲每公之子皆別子也則魯之三桓鄭之七族盡其人矣王杜二義不同者二儒通識不應有誤儻所言者自有所施不見其文淺學所見謂如上義傳又問曰大傳云其士大夫之嫡公子之宗道也請解之答曰士大夫者謂庶昆弟之在位也其士大夫之嫡者謂公子之子孫各祖其別子大宗之道又由此而成故重言公子之宗道也殷浩問范宣曰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請解其義答曰其士大夫之嫡者言上二宗唯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以爲別子各宗其嫡子以爲大宗代代相承然後乃成別子之後百代不遷之宗者也所以舉其士大夫之嫡者明公子之子孫不復宗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爲小宗故特舉嫡以曉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稱庶宗大宗正論其一代之嫡庶耳至於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嫡也公子之宗道言公子之宗道成故重釋也曹述初集解明宗義曰其士大夫之嫡者此爲諸侯別子之後也或母弟之子孫或庶弟之子孫位爲大夫者各祖別子爲始祖各宗其嫡爲大宗嫌庶子小宗之後猶不得爲嫡故還稱嫡以明之後代皆應同正也庾亮問賀循曰按禮宗子之服傳代不遷所以重其統也是以祖宗之正不易則本枝昭穆歷代而不亂此立宗之大旨也然則士大夫及諸從事於典禮者服宗之義便應相放矣而禮祖宗之文唯著諸侯別子不及列卿大夫之制不審此由諸侯君其族人族人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爲此歟自卿大夫以下與其宗黨無君臣之懸則宗統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別著其制也將由卿大夫位卑則宗服之制厭宗嫡無不遷服絕止五族故不復別見其義也今既無士大夫依諸侯例

子之明文又不見無得立宗之定制而頃者以來諸私服於宗嫡者無服者則制緦有服者無加又不詳此爲各以非開國代封之家故避嫌謙而不敢私重其宗耶將此之由自有所承顧告旨要答曰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於是邦而爲大夫者便爲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與爲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絕屬皆齊縗三月代衰禮替敦之者少吳中略無此服中士緦而不齊其所由來以政教淩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爲嫌也王冀答問曰其兒是嫡長家有封代弟是庶生遭所生艱先以第二兒後其嫡兒嫡兒早卒其兒於家爲是小宗否答曰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小宗禰爲今此兒乃係數代嫡伯父所承若是別子則爲大宗百代不遷者也所承若是係禰則爲小宗五代則遷者也小大之名係之伯父此非兒之謂也

公子二宗 周 晉 大唐

周制大傳云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王肅曰謂君無嫡弟以庶弟爲小宗有大宗而無小宗者王肅曰謂大宗一子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王肅曰無宗謂君一身者也亦莫之宗謂君有一弟爲宗無宗之者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鄭元云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者嫡也則如大宗死爲之齊縗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縗三月若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則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大宗也

晉賀循喪服要記曰諸凡侯之嗣子繼代爲君君之羣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爲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爲齊衰九月謝徵曰母弟雖貴諸弟亦不敢服既爲宗主則齊縗九月[illegible]母弟則命

庶弟之大者爲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爲之大功九月（謝徽注曰此大傳之小宗也其母妻則無服女公子服宗亦與男同注曰此二宗亦不得並其宗）此二宗者一代而已（謝徽注曰此二宗亦不得並故大傳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之謂也）庶兄弟既死之後各爲一宗之祖　殷浩問范宣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請解之答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之諸弟同庶者君命庶長爲衆庶之宗則名小宗則服大功九月者是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謂君有同母弟命以爲宗則羣庶昆弟宗之則名大宗服齊縗九月者是也昆弟既親又是庶中之正者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謂公子唯己而已則上不敢宗君下無昆弟宗己者是也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於其非正嫡一無所服則羣昆弟亦不敢相服則無相統領無相統領則不可不立宗立宗然後有服耳故云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公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制嫌自相推故又舉公以明之也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者此獨說庶宗者兼上總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爲混故復指解小宗之義則大宗自然了也所以統大夫庶宗者諸侯庶昆弟有爲大夫也所以正舉大夫者所宗庶長或可爲士嫌大夫位尊不相宗故云爲大夫之庶宗以斷疑也曹述初集解明宗義曰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不服庶子先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私相服也夫兄弟之恩既不可以無報親戚羣居又不可以無主故君必命長弟以爲之宗宗立而後相服相服之義由於其宗故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者公子之公謂君之庶弟受命爲宗者也其有功德王復命爲諸侯尊羣庶所不敢宗故此君復命其次庶代己爲宗主士大夫羣庶之在位者也　大唐孔穎達曰禮云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接世子唯一無他公子無可爲己宗是有無宗也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己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有宗道者言公子有人來與之爲宗之道此句爲下起文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嫡兄弟爲君

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爲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謂立公子嫡者士大夫之身與庶公子爲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嫡也此嫡卽君同母嫡夫人之子也公子之宗道也者言此嫡公子爲庶子爲宗是公子之宗道結上公子有宗道之文

繼宗子議宗子孤爲殤附 周 漢

周制曾子問云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不爲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於昭穆之廟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者主其禮也盧植曰殤無爲人父之道宗族無子但主其喪不爲後也）

漢石渠禮議曰經云宗子孤爲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傅曰因殤而見孤也男子二十冠而不爲殤亦不爲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爲宗子者無父乃得爲宗子然爲人後者父雖在得爲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爲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冠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何也通漢曰二十而冠不爲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

事宗禮

晉賀循宗議曰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卽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求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祭畢合族於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故宗子雖七十無主婦以當合族紀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惇者則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旣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

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而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九族

白虎通云九族者何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爲族（尚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九族所以九者九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二族己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三族己女適人者子爲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之女昆弟爲三族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爲一族孔安國注虞書則云九族者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同姓也許慎按禮云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也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也九族不得但施同姓鄭元駮曰按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高祖至元孫明矣王朗論喪服書曰鄭玄兄弟猶曰族親也無所不關之辭也吾以爲古學以九代之親爲九族謂兄弟者亦九代兄弟也凡屬乎父道者則父之兄弟在乎祖道者則祖之兄弟在乎子道者則子之兄弟在乎孫道者則孫之兄弟故族親亦可謂爲兄弟者也

敦疏遠外親

晉何琦曰聞諸訓典凡在常交貴在人情所篤而況先人中表綢繆因緣結由來者哉角弓之敍幽王不親九族而其章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又曰洽比其鄰婚姻孔云言情義之甚近也禮有外宗之親書稱九族既睦說者

雖九族雖[illegible]不同[illegible]曰旁親亦將通外內之謂乎鄭君以為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九代之親亦不獨別外親也若但謂內宗斯不足以歎帝堯敦敘之美也元孫以下又有來昆雲仍四代之目若壽踰期頤則有相及之道尊者崇修於上卑者晏然於下雖曠代事希邂逅之理將安居縱不相逮事亡如存義不得徒然矣而曾高外屬均之路人簡薄之懷不亦甚乎歷觀時俗家殊門異準格不立高下在心或乃希慕貴盛攀附自昵或輕忽寒悴恥相提挈各懷斯圖莫適相非仲尼所謂輕絕貧賤重絕富貴雖曰不利吾不信也代有以外親方內於內無服而外敬絕造次言之如有斷例然則母氏無服之親將如之何春秋盟會辭稱舅甥之國徼福先君以要結恩好絕婚之辭亦云不得嗣為兄弟故曰婚姻者萬代之始明義好同故永著不朽引而敦之以醇涼薄和一之道於是乎在是以謂崇親之義不宜有限若二門之末統裔稍遠俱不明為親之數不識尊卑之序並無長老以審其詳名無所託則不論也

鄉飲酒 周 後漢 晉 大唐

周制鄉飲酒禮主人朝服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朝服者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也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而與之飲酒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眾賓之席皆不屬焉數眾賓席於賓席西不屬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尊兩壺於房戶間元酒在西元酒在西上也設洗於阼階東南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者將進揖當塗揖當階揖也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也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前西北面獻賓獻進也進酒於賓也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退避也賓進受爵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西階薦脯醢[illegible]筵薦進也進之者主人[illegible]升[illegible]上[illegible]乃設折俎賓坐左

執爵祭脯醢（坐坐於席也祭脯醢者以右手也）奠爵於薦西卒爵興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薦俎及酒亦嚌啐）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爵於序端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周也忠信為周）坐祭遂飲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進坐奠觶於薦西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為禮賓謙不敢居堂上也）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於東序端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子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於介右降尊就卑也）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不嚌啐下賓也）介授主人爵於兩楹之間（就楹南授之也介不自酌下賓也酒者賓主共之）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以酢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於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三拜一拜者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坐取爵於西楹下實爵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也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主人拜送（於衆賓右）坐祭立飲授主人爵降復位（賤者禮簡也）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彌簡也）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主人以爵降奠於篚（不復用也）揖讓升卽席設席於堂廉東上（為工布席也側邊曰廉）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正長）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謂一歌一吹也六者小雅篇）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也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工告於樂正歌備樂正告於賓司正洗賓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

音拱少立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也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坐取觶不祭遂飲坐奠觶於其所退立於觶南洗觶奠之示潔敬也立於其南以察衆也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於賓東初起旅酬主人受觶賓拜送於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主人西階上酬介介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者降席旅序也於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序相酬也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嫌賓以下異也司正降復位觶南之位使二人舉觶於賓介司正升自西階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賓遂徹俎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享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無算爵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賓出奏陔陔夏也陔之言戒終日宴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主人送於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說曰按周禮司徒職云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物者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鄭元曰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頒於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於王庭曰鄉飲酒按鄉飲酒之禮其義有四此則賓賢能鄉飲酒也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正齒位此乃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又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鄉飲酒之禮亦謂之鄉飲酒又有卿大夫飲國中之賢者酒用鄉飲酒之禮故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並鄉射黨正飲酒之法也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北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共罇者人臣卑不專大惡故不別設罇尊有元酒貴其質也教人不忘本也本古也古者酒用水而已無牲用狗烹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狗主擇人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燕私可以自專也共音恭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三賓象天三光者

（三光□□於天也又日介□以象日月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也）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也）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朝夕朝暮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滿也）飲酒之義君子所以相接尊讓潔敬之道行焉是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

後漢永平二年郡縣行鄉飲酒於學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

晉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大唐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於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茲弊俗可先錄鄉飲禮一卷頒示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典册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以鄉飲酒禮頒行於天下比來唯貢舉之日略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管一一與父老百姓勸遵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以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常久備和聲請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人於太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此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準令式行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其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七十三

通典卷七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三十四　賓一

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禮重賓主之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數服章皆降殺以兩秦皇帝蕩平九國宇內一家以田氏篡齊六卿分晉由是臣強君弱終成上替下陵所以尊君抑臣置列郡縣易於臨統便俗適時滯儒常情非今是古禮經章句名數尤繁諸家解釋注疏龐雜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事鑽研競爲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

天子受諸侯藩國朝宗覲遇（殷周以前天子有迎勞享燕諸侯之禮至秦罷侯置守無復古儀及魏以三國分裂粗有其禮東晉末又廢洎梁崔靈恩採撫三禮遺文咸序其儀唯後梁主蕭詧竊稱帝荆襄爲後周及隋附庸國覲採據周制剏立儀注爲時會殷同附唐虞夏殷周魏晉東晉後周隋大唐）

唐虞夏氏之時四方諸侯歲一朝　殷制五年一朝　周制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賓要服以內諸侯也大客謂其孤卿）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此以王見圖侯爲文也諸比陳協皆考績之言）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間謂之宁）邦畿方千里其外五百里曰侯服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衞服五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六歲一見（要服蠻服也此六服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爲其服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每朝覲皆有貢物其賦稅見上篇）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代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按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父死子立其嗣王即位乃一來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也）到天子之境先謁關人關人

報王王使小行人迎勞於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授之（皮弁者天子之朝服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諸侯賓王使者用束帛乘馬積音子四反）及國天子賜舍使司空致舍將受朝上公執桓珪九寸繅藉九寸袞冕九章其春夏朝宗各乘所受上輅建常九旂繁纓九就（若春諸侯各服裨冕釋幣於禰各乘所受上輅者以陽氣仁恩尚文故車服得與王同）侯執信珪伯執躬珪七寸繅藉七寸鷩冕七章建常七旂繁纓七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繅藉五寸毳冕五章建常五旂繁纓五就王則服皮弁於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改服於舍服朝服各執瑞玉至於朝公東面諸侯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未儐承命告於天子天子曰伯父寔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將受之（天子於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異姓大國則曰伯舅小邦則曰叔舅嘉之者美之也受玉先書同姓次及異姓上儐又傳下至嗇夫也信音身）諸侯序進入門右坐奠珪再拜稽首（入門右而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之位卑者見尊奠贄而不授）儐者謁（謁猶告也上儐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曰伯父其升）侯氏坐取珪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各還其舍司几筵設黼扆於廟扆前南嚮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采白爲質扆制如屏風繡似斧形扆前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元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純畫爲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天子服袞冕負黼扆而立諸侯裨冕一一而入以行三享奉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唯國所有或馬或虎或豹或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分爲三享矣）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所產也必十匹者不敢斥王所乘用成數敬也）其秋冬覲遇之時將朝之早諸侯裨冕釋幣於禰（將朝質明時也裨之謂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爲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於禰之禮告將覲也）皆乘墨車載龍旂弧韣瑞玉有繅至大門外（交龍爲旂諸侯所建墨車大夫制也弓衣曰韣）上儐自與諸侯相揖而入至廟門外之舍王服袞冕負斧扆而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將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之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然後行三享[illegible]

禮記云天子覲諸侯下堂自東王始也其朝宗覲遇行朝享禮畢三享訖也諸侯皆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儐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謁告也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改祖還襲遂入門右北面立王乃勞之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路勞苦也王遂更延諸侯入而禮之王使宗伯以珪瓚酌鬱鬯祼之禮畢還館諸侯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皆使公就館致之諸侯迎於外門外再拜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居右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讀王命書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受命也升成拜太史辭之降也太史加書於服上侯氏受受篋服也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其法諸侯既至天子之國必先朝天子於其國內然後爲壇於國外更行朝禮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合諸侯而發禁令爲禁謂九伐之法也會之法爲壇於國外崔靈恩曰古者諸侯朝天子四時禮外有時會殷同之法殷同者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諸侯各當方面來赴四時見王也殷衆也四方諸侯衆來見王此有十二年之期故不得謂時會也殷同之禮東方則以春南方則以夏西方則以秋北方則以冬皆如巡狩之時春爲壇於國東夏與秋冬各於其方壇制度已具巡狩篇將時會殷同之朝天子乘龍馬八尺曰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春則拜日於東門之外夏則禮日於南門之外變拜言禮者祭祀也秋則禮月與山川邱林於西門之外冬則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禮者謂祭之巡狩之時山川之神各當方而祭之今不巡狩故山川隨其時而祭之陽祭陽方陰祭陰位加方明於壇上而祭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元下黃四方神明之象所謂方明也設六玉上珪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珪以祭之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此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設玉者刻其木以著之去方明以朝諸侯其朝位授玉奠介之儀已具巡狩篇魏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爲常晉武帝太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臨時有故則明年來朝明年朝後更滿三歲乃朝不得依恆數朝禮皆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

卿奏聘詔可　東晉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　後周初梁主蕭
詧來朝入畿六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牢米九十筥醯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
旣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主束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梁主朝受享於廟旣致享大冢宰又命
公一人元冕乘車陳九儐以束帛乘馬致食於賓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贊設九儐以
勞賓梁主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贄於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授贄受贄並於堂之中楹又明日梁主
朝服設九介乘車備儀以見於公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贄勞於梁主明日梁主還贄又明日梁主見
三孤如見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贄梁主見卿又如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人各餼賓並屬官之長爲使牢米
帛同三公自梁平天下朝覲禮廢及後周立蕭詧爲梁主稱藩國始有此儀　隋文帝開皇四年正月後梁主蕭巋來朝巋父詧自梁入周以襄陽來爲附庸國於其境
內稱皇帝建年號歸闕立王隋還於江陵次於郊外詔廣平王楊雄吏部尚書韋康持節以迎衞尉設次於館驛雄等降就便幕巋服
通天冠絳紗袍端珽立於東階下西面文武陪侍如其國雄等立於門右東面巋攝內史令柳顧言出門請事雄
曰奉詔勞於梁帝顧言入告巋出迎於館門外西面再拜持節者導雄與巋俱入至於庭下巋北面再拜受詔訖
雄等乃出立於館門外道右東向巋送於門外西面再拜及見帝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御大興殿如朝儀巋服遠
遊冠朝服以入君臣並拜禮畢而出　大唐貞觀二十年有司言按史記正月諸侯王朝賀凡四人留長安不過
二十日今請每春二王入朝禮畢還藩從之至二十二年十月令百僚朔望服袴褶以朝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
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至冬正及緣大禮應朝參官并六品清官並服朱衣餘六品以下官許通著袴褶如有慘
故準式不合著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自餘應合著而不著者請奪一月俸以懲不恪制曰可天寶三載二

月敕百官朔望朝參應服袴褶并著珂繖至閏二月初一日宜停自今以後每逢此閏仍永為恆式六載九月敕自今以後每朔望朝晚於常儀一刻進外辦每坐喚仗令朝官從容至閤門入至障外不須趨走百司無事至午後放歸無為守成宜知朕意十二載十一月御史中丞吉溫奏請京官朔望朝參著朱衣袴褶五品以上著珂繖制曰可十四載三月敕常參官分日入朝尋勝宴樂貞觀十二年正月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家故事為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於京城頃聞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師皆賃房與商人雜居既復禮之不足必是人多不便至十七年十月下詔令就京城內閒坊為諸州朝集使各造邸第三百餘所太宗親觀幸焉至永淳元年關中饑乏諸州邸舍漸漸毀至神龍元年司農卿趙復溫希權要奏請出賣並盡至建中元年十二月敕每州邸舍各令本郡置事依舊其置至二年五月戶部奏若令州府自置事又煩費伏請以官宅二十所分配共給諸州朝集使敕旨宜依

受蕃國朝聘如開元禮

天子受諸侯遣使來聘秦漢以降並無其禮今所編纂者但欲知三代禮儀耳

周制諸侯遣使聘天子皆以卿為使大夫為上介士為眾介公介七人伯五人子男三人諸侯之臣使各下其君二等將行之朝朝服釋幣於禰告為君然後釋幣於行在廟門之外也介及眾介皆從遂受命於朝受聘珪享束帛加璧二王之後公使則享用璋也次受夫人之聘使則享用元纁束帛加璧遂行至天子畿吏張旜示有事於此先謁關人關人報王使請事遂導以入若公之孤則三積一問一勞至郊迎張旜而入王使大夫授館遣人致飧將行聘之前皆遣人授舍於文王廟門外行聘之朝釋幣於禰服冕服乘車載旜至大門外下車王服皮弁服受聘時賓亦皮弁服受訖王更服服袞冕入廟當扆而立賓入次改服裨冕而入士介皆隨賓後入行享於廟亦升堂進玉王前撫之亦行三享王禮之出廟門更行私覿之見王出至大門內使問其君及勞聘賓還館主人致饔餼明日發幣於公卿然後受享受燕而還王亦使送出境其餞送之儀與諸侯相聘還之禮同

天子遣使來迎勞諸侯

周制諸侯入朝王使小行人迎勞於畿及郊大行人勞覲館將幣為丞而擯覲館致館也王使勞於郊致館於賓賓至將幣使宗伯為上擯郊為遠郊去王城五十里皮弁用璧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外再拜郊舍狹寡為帷官以受勞使者不答拜遂執玉即璧也三揖至於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授玉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也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命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侯氏還璧重王禮也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以其階也使者降以左驂馬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騑馬曰驂馬設在西也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出以授使者於門外從之者送從使者以至朝也諸侯初至天子賜舍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曰伯父汝順命於王所賜伯父舍此使者致館辭侯氏再拜稽首受館也儐之束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命也又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大夫者卿為諸侯者戒告也副相其事使修儐其事初猶故也侯氏再拜稽首受覲日也掌客致禮上公五積飧五牢牽五牢朝謁則致饔餼九牢饔餼致相見之大禮熟曰饔生曰餼侯伯四積飧四牢牽四牢饔餼七牢子男三積飧三牢牽三牢饔餼五牢殷膳皆太牢以及歸上公三食三饗三燕侯伯再食再饗再燕子男一食一饗一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殷中也又致膳示念賓客若不酌獻君有故不親享食燕則以酬幣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衆位從賓者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飧饔餼尊其君及其臣以其爵等為牢禮之陳數卿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則飧大飧饔餼三牢士則牢以少牢飧云太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凡禮賓客國新凶荒札喪禍災在野皆殺禮皆為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禍災謂有兵寇水火之事殺色介反說曰古者封土建侯並為列國是以周制朝宗聘覲之禮協天下之事以結諸侯之好而非朝之歲久無事焉則聘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時聘者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覜所謂一服朝之歲也慝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見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可以除其惡行覜他[illegible]反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間問者間歲

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也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贊助也致禬凶禮之弔禮禬補諸侯之裁也若諸侯相聘之制則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勵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珪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珪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勵以輕財重禮則人皆讓矣

三恪二王後虞 夏 周 魏 晉 東晉 宋 隋 大唐

虞舜以堯子丹朱為賓曰虞賓而不臣之虞書云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夏禹封丹朱於唐舜子商均於虞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禮不臣也 周武王克商而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皆爵公封舜後於陳爵侯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三恪恪敬也義取王之所敬也并二王後為三國其後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司几筵延國賓於牖前左彤几國賓王公之所不臣者馬融以為二王後王者立三恪二王之後者欲通師法之義其前代之後使之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正朔服色此得通三正也三正者天地人也三正之道由三微之月受命之正各法其一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必用此三微之月為正者時物尚微以明王者受命扶微奉成此正其道重大正始也 魏文帝封後漢帝協為山陽縣公邑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祭天地宗廟祖臘如漢制都山陽濁鹿城青龍二年薨謚曰孝獻皇帝以漢天子禮儀葬於禪陵 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遣太僕劉原告太廟封魏帝常道鄉公奐為陳留王詔曰明德昭融遠鑒天命欽象歷數用禪厥位敬咨詢故訓以敬授青土於東國永為晉賓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以承王顯祖之禋祀又詔王上書不稱臣答報不為詔一如賓禮二年詔陳留王操尚謙沖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諭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祭酒劉喜等議漢魏為二王後夏殷周之後為三恪衛公署於前代為二王後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祭祀制度宜與五等公侯同有司奏陳留王山陽公

為二代之後衛公備三恪之禮易稱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此則以三為斷不及五代也　東晉明帝大寧二年詔曰三恪二王代之所重興滅繼絕政之所先禋祀不得共用傷悼主者詳議立後以聞時曹勵為嗣陳留王以主魏祀升平元年陳留王勵表稱廢疾積年不可以奉祭祀請依春秋之義求以立後太學博士曹耽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不以長蓋以為宗廟主故也晉公族穆子有廢疾以讓其弟衛襄公嗣子縶足不能行立其弟晉衛皆廢嫡立庶者明臣之義終無執祭朝見之期以之居位違犯情禮故也禮有故使人攝祭非終身疾者勵為君王故事未有諸侯以疾去國成比胡訥議孟縶立弟異於陳留二王之後禮不宜廢太常王彪之奏臣按訥耽二議為許其所陳也各無明文臣以為經史所記未有南面稱孤而以病疾退為庶人者也勵纂封先代近四十年位在朝賓今以疾退既廢之後若同庶人則名賤而役廝處以朝官則職替而班下以舊禮則制重而無位量茲三義莫知其禮宗廟享祭禮有假攝古今依禮行之有由來矣孝武帝大元十二年博士庾弘之等議陳留王前代之後遇以上賓之禮皇太子雖國之儲副在人臣之位今謂班次宜在王下又按僕射王彪之以為禪讓之始王與繼嗣之末孫降殺殊矣是以春秋之會杞不異列宋不殊位今陳留王朝會自任其來則無繩墨之準既以來朝則應有常次至於大會升殿雖無上位然無殊別之座名同朝錄將事有例且朝錄蓋是紀官名之簡制曰可時陳留嗣王薨王彪之議山陽公薨故事給絹二百匹山陽於今稍遠今可特給絹布二百匹錢三十萬宜少優於山陽　宋武帝永初元年封晉恭帝為零陵王居於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文而不備其禮文帝元嘉五年散騎常侍荀伯子上疏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按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王上陳留王宜降爵為公十一年皇太子出會升在三恪　隋封後周靖帝為介國公　大唐武德元年五月詔曰革命創制禮樂變於三正修廢紀

絕德澤崇於二代其以莒之酅邑奉隋帝爲酅公行隋正朔車騎服色一依舊章貞觀二年八月制曰二王之後禮敎宜崇寢廟不修曠饗多闕非所以追崇先代式敬國賓可令所司量置國官營立廟宇永昌元年十一月制以周漢之後爲二王仍封舜禹成湯之裔爲三恪神龍元年五月制宜依舊以周隋爲二王後天寶八載七月封後魏孝文十代孫元伯明爲韓國公以備三恪九載處士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國家合承周漢其後周隋不合爲二王後請廢下公卿議集賢學士衛包因抗表陳其議論夜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遂從之乃求殷周漢後爲三恪二王後廢韓介酅等公至十二載五月楊國忠奏周漢寖遠不當爲二王後復以後魏後周隋依舊爲三恪二王後其本封韓介酅等公如故

議曰三恪二王之義有三說爲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己用六代之樂二云三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爲三恪此據左傳但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三云二王之後爲一恪妻之父母爲一恪夷狄之君爲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不臣二王後者尊敬先王通三正之義故書有虞賓在位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明天下非一家所有敬讓之至故封建之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以事先祖故孔子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不臣妻父母者妻之言齊也與己齊體共承先祖故尊其父母春秋左傳云紀季姜歸於京師稱字者子尊不加父母妻與己齊體故夫不得臣之四夷之君不臣者尚書大傳曰越裳氏獻白雉周公辭不受曰正朔不施則君子不臣也按梁崔靈恩云三義之說以初爲長何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傳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殷夏爲三恪也又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爲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卽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卽

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聚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齊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二三之數實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敬必由舊因取通己為三正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是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為三恪焉

通典卷七十四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三十五　賓二

天子朝位諸侯附　周　大唐

周制天子有四朝但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之一曰外朝在皋門內決罪聽訟之朝也秋官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人焉右肺石達窮人焉斯聽獄之時所列位爲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也嘉石文石也平成也成人之善也肺石赤石也罷人不昏作勞有似於疲爲惰慢人窮人謂天人之窮無告者羣吏府史州長鄉遂之官也王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宮門同闕人幾出入者窮人蓋不得入罷音疲二曰中朝在路門外夏官司士正其位辨其貴賤之等朝夕視政公卿大夫辨色而入應門北面而立東上王揖孤卿以上特揖大夫旅揖士旁三揖各就位特揖一一揖之也旅衆也大夫同爵者衆揖之公卿大夫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太僕之屬登在其位羣士東面王西面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武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爲士晩退留宿衛者未嘗爲士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太右司右也太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隷僕也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人君既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燕寢釋服釋服服元端也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外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國危謂有兵寇國遷謂徙都立君謂君無冢嫡選於庶子聚萬人而詢謀焉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小司寇儐以序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儐謂揖之使前序更也輔志尊王賢明也弊斷也其時會殷同方岳之下爲壇見諸侯之法如明堂之位天子壇上南面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

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西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六服之外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代一見其位亦近主位為尊也諸侯三朝路寢為內朝中朝在路門外外朝在應門外諸侯社稷與中朝正相當故傳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者也　說曰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皋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皋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之內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處考工記曰有九室九卿理之朝則入而理事夕則歸於庫門外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故禮云王會三公會其朝者諸侯未去亦於此也廣詢之義詢於芻蕘之謀三刺問以定其法燕朝者路寢之朝羣公以下常日於此朝見君位其位太僕掌之初入之時亦門右北面東上王揖之三公則階前北面東上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北上士則外門之西北面東上凡射先用燕禮其位亦然所以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於孤卿也故於內朝孤卿東面尊於卿大夫也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或云容有諸侯之位故旅卿在東也　大唐開元六年八月敕九族既睦百官有序至於班列宜當分位嗣王實先於主祭國老有貴於乞言比在朝儀尚為間雜非所謂睦親敦舊之義也嗣王宜與開府儀同三司等致仕官各居本品之上用為永式廣德二年九月敕朝參官遇泥雨準儀制令例停朝參今軍國事殷若準式停恐有廢闕泥

既深阻許延三刻傳點待消路通依常式以後亦宜準此貞元二年八月御史中丞竇參奏準儀制令泥雨合停朝伏以軍國事殷恐有廢闕請令每司長官一人入朝有兩員并副貳亦許分日其夜甚雨至明不止許令仗下後到九月敕一應文武百官朝謁班序中書門下（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各以官爲序）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及舍人左右補闕左右拾遺通事舍人在橫班）若入閤即各隨左右省主其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在左）殿中侍御史（在右）通事舍人（分立左右）若橫行參賀辭見（御史大夫在散騎常侍之上中丞在諫議大夫之下）御史臺（御史大夫在三品之上別立中丞在五品官之上別立）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都團練都防禦使并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度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餘官兼者各從本官班序（御史在六品之後）諸使下無本官唯授內供奉裏行者即入班亦在正官之次有本官兼者各從本官班序如本官不是常參官并憲官攝者唯聽於御史班中辭見殿中省官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織扇立若入閤亦如之一品班（三太官公太子三太嗣王郡王散三開府儀同三司爵國公）二品班（尚書左右僕射太子三少京兆河南牧大都督大都護散官特進光祿大夫爵開國郡公開國縣公勳官上柱國柱國）三品班（六司尚書太子賓客九寺卿國子祭酒三監京兆等七府尹詹事親王傅中都督上都護下都督下都護上州刺史五大都督府長史上都護府副都護散官金紫光祿大夫爵開國侯勳官上護軍護軍）四品班（尚書左右丞六司侍郎太常少卿宗正少卿左右庶子祕書少監左右七寺少卿國子司業少府殿中少監京兆河南太原少尹少詹事左右諭德家令率更僕親王府長史司馬鳳翔等少監中州刺史下州刺史大都督大都護司馬散官正議太夫通議大夫大中大夫中大夫爵開國伯勳官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五品班（尚書諸司郎中國子博士都水使者萬年等六縣令太常中正祕書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藥尚舍尚輦奉御大理正中允左右贊善中舍人洗馬親王諮議友散官中散大夫朝散大夫朝請大夫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騎都尉）武班供奉班宣政殿前立位（從北千牛連行立次千牛中郎將次千牛將軍一人次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柱中郎將一人次排階中郎將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以上在橫階北次南金吾將軍分左右立）入閤升殿（夾階座左右從南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郎將一人次千牛連行立往外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柱中郎將一人排階中郎將一人階下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金吾將軍分左右立）一應當本日入閤人各依前件立其不合入閤人各依本職事立非當上人遇合參日並從本官品第班次其入閤升殿除千牛衛將

軍中郎將外餘並以左右衞中郎將充其諸衞及率府中郎將不得升殿一品班郡王散官驃騎大將軍爵國公二品班散官輔國大將軍鎮國大將軍爵開國郡公開國縣公勳官上柱國柱國三品班左右衞左右金吾衞左右驍衞左右武衞左右威衞左右領軍衞左右監門衞左右千牛衞大將軍諸衞將軍散官冠軍大將軍雲麾將軍爵開國侯勳官上護軍護軍四品班左右千牛衞左右監門衞中郎將親勳翊位中郎將太子左右衞司率清道內率監門副率太子親勳翊衞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中府折衝都尉散官忠武將軍壯武將軍宣威將軍明威將軍爵開國伯勳官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五品班親勳翊衞郎將太子親勳翊衞郎將親王府典軍親王府副典軍下府折衝都尉上府果毅都尉散官定遠將軍寧遠將軍遊擊將軍遊騎將軍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騎都尉尚書省官據周禮先敘六官準六典尚書爲百官之本今每班請以尚書省官爲首自周及漢末有中書西漢時中書主文書即今之官者主文書謂文書家是也時尚書之職猶微至後漢尚書職重方爲百官之本所以尚書郎下筆爲詔誥出言爲策令魏文帝置中書則今中書也其尚書出外則今之尚書是也且周禮六官盡管天下衆務後漢尚書亦然及魏置尚書則中書廢矣尚書乃重設也如制處置中書門下便下百溫豈非省便何乃下尚書省尚書方更下詔諸司豈非繁重者乎昔荀勖桓司已有此議今竇參不徵其變更不辨其省恐非通才達學之士東宮官王府官外官東宮官既爲宮臣請在上臺官次之王府官又次之三太三少賓客庶子王傅既爲師傅賓相不同官屬請依舊太常宗正丞並隨寺望合在祕書丞上尚食奉御尚藥奉御本局既隸殿中省合在殿中丞之中諸王府官行列合以王長幼爲府檢校官兼官及攝試知判等官並列在同位正官之次其有行所檢校兼試攝判等官職事者即依正官班序除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都團練都防禦使兼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兼外餘應帶武職事者位在西班仍各以本官品第爲班序含元殿前龍尾道下敘班舊無此儀惟令於通乾觀象門南敘班自李若水任通事舍人奏更於龍尾道下敘班既非典故今請停廢文武官行立班敘通乾觀象門外敘班武次於文至宣政門文由東門而入武由西門而入至閤門亦如之其退朝並從宣政門而出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準舊制並不常朝參其翰林學士大朝會日準興元元年十二月敕朝服班敘宜準諸司知制誥例其集賢史館等諸職事者並請朝參訖各歸所務辭見宴集班列先後請依天寶二年七月禮部詳定所奏敕公式令諸文武官朝參行立二王後位在諸王侯上餘各依職事官品爲敘職事同者以齒致仕官各居本品之上若職事與散官勳官合班則文散官在當階職事者之下武散官次之勳官次之官同者異姓爲後若以爵爲班者爵同者亦準此其男以上任文武官者從文武班若親王嗣王任卑者職事仍依本品郡王在三品以下職事官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國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侯在從四品下伯在正五品下子在從五品下男在從五品下即前資官被召及赴朝參致仕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解者在同品下其在本司參集者各依職事諸司散官三品以上在京者宴則令諸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

[illegible]參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當上日不在此例其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準職事參其弘文崇文館及國子監學生每季參若雨霑失容及泥潦並停諸文武九品以上應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以後二月二十日以前並服袴褶五品以上著珂繖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諸宿衛官皆聽不赴常參文武官準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人馬劣弱遂許分日伏望且許依前分日參待戎事稍平加以俸祿卽依恆式其武官準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三品以上更加三參並頃停廢命請準令卻復舊儀其朔望朝參及弘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每季參等請續商量聞奏敕旨二品武班宜以左右金吾等十六衛上將軍依次爲班首其檢校官兼攝試知判等本官二品以上者位望崇重禮異羣僚宜依本班朝會餘依四年七月敕自今以後嗣郡王宜列於本官班之上其庶子宜在少卿之上

天子上公及諸侯卿大夫士等贄工商婦人等贄附　虞　夏　周　魏

有虞氏舜典云修五禮五玉五禮吉凶軍賓嘉之禮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之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太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也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珪璧如五器禮終卽還之三帛二生一死則否也　夏后氏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周制凡贄天子以鬯鄭氏云天子無客禮以鬯爲贄者所以灌用告神諸侯執珪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飾如虎皮豹皮帛如珪色繒也羔小羊也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耿介死而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繢皆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畫繢此諸侯之臣與夫天子之臣異者也然則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贄以豹皮歟此孤卿大夫士之贄皆以爵不以命數凡贄無庭實也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非爲禮之處以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也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婦人無外事見以脩物也椇榛棗栗果名椇枳椇也有實今邛剡之東食之榛似栗而小椇俱雨反　說曰古者人君及臣重於相見之禮所以相尊敬故將有所見必執贄贄者至也信也君子於其所尊必執贄以相見明其厚心之至以表忠信不敢相褻也然天子無客禮亦有贄者明有事神祇之

道故須贄以表心故巡狩至於山川有所告之用鬯酒盛以大璋中璋又典瑞云王搢大珪執鎮珪藻五采五就朝日明其所尊敬象臣之朝君也執鎮珪覲安四方以表其功也凡公卿大夫執贄者皆謂始朝及初相見用之諸侯德厚故執玉以比德卿大夫以下德薄故用皮帛羔雁之等射人職云王將射之時公卿朝見三公執璧卿執羔天子之三公所以執璧爲臣之屈與子男同佐王論道理取圓足以璧爲贄不必飾以蒲穀諸侯賓射之時卿大夫士亦皆執贄見其君如天子卿大夫之禮君子所以執玉以比德者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詔下司空征南將軍帶金紫都督使位高任重近者正朝乃與卿校同執羔非也自今以後從特進應奉璧者如故事博士高堂隆議曰按周禮公執桓珪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理及二王後也今大司馬公大將軍實分征東西可謂上公矣山陽公衛國公則二王後也侯執信珪謂地方四百里伯執躬珪謂地方三百里皆七命也今郡王戶數多者可如侯少者可如伯子執穀璧謂地方二百里男執蒲璧謂地方百里皆五命也今縣主戶數多者可如子少者可如男上公禮其率諸侯以朝則執桓珪自非朝宗則如八命之公與王論道有事而進則執璧今二王後諸王若入朝覲二公率以進退則執桓珪其朝王則與羣公執璧按周禮王官唯公執璧漢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開府辟召掾屬與公同儀則執璧可也孤皮帛卿羔孤謂天子七命之孤及大國四命之孤副公與王論道尊於六卿其執贄以虎皮表束帛今九卿之列太常光祿勳衛尉尊於六卿其執贄如孤也其朝王執皮帛可也三府長史亦公之副雖有似於孤實卑於卿中大夫之禮可也公之孤覜聘於天子及見於其君其贄以豹皮表束帛今未有其官意謂山陽公之上卿可以當之卿謂六官六命之卿及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今六卿及永壽永安長秋城門五校左校右校前校後校中校皆執羔可也諸侯之卿自於其君亦如之天子卿大夫飾羔雁以繢諸侯卿大夫飾

羔雁以赤州牧郡守以功德賜紫秩比中二千石者其入朝覲宜依卿執羔金紫將軍秩比中二千石與卿同大夫執雁謂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其位卑於卿今王府長史及五命二千石之署者也博士儒官歷代禮服從大夫如前執雁可也州牧郡守未賜者宜依大夫執雁皆飾以繢諸縣千石六百石今士大夫若或會覲宜執雁飾以布士執雉謂天子三命之士及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史以下至於比長庶人在官亦謂之士諸縣四百石三百石長從士禮執雉可也

信節

周制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珍音鎮下同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以玉為之以命數為大小角用犀角其制未聞也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故為節以金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英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也或云英蕩畫函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返節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理五途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人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人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為之節不過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主通貨賄也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理五途亦有人也符節如漢之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如漢之印章也旌節漢使者所擁節是也將命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此道里日時課如漢之郵行者有旌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小行人職云道路旌節門關符節都鄙管節皆竹為之鄭注云管節如漢竹使符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及大夫采地之吏耳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為信璽傳說所齎操及所適也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圜土內之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以結好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錫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穀圭七寸以和難以聘女穀圭亦王使之瑞節難讐也聘女納徵加於束帛也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璋以聘后宗享大夫眾來曰覜寡來曰聘瑑有文飾也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珍圭制當與琬琰相依王使

人以徵諸侯憂凶荒之國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理兵守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兵守用兵所守也鉏音測魚反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琰圭亦王使之瑞節也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易惡行令爲善者則以此圭責讓以告也大璋七寸射四寸諸侯以聘女納徵加於束帛也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三十六　軍一

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并祭所過山川　周　梁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天子將出征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肆師為位（帝位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孔穎達云天道遠以事類而祭告之也社主殺戮故求便宜社主陰萬物於此斷殺故曰宜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言禰者辭特先從卑不敢留尊者久也將出者謂行幸巡狩）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地為兵禱也其禮亡其神蓋蚩尤或云黃帝又云若至所征之地祭者則以黃帝蚩尤之神故皆得云禡神也若田狩但祭蚩尤而已）受命於祖以遷廟主載於齊車以行（告祖以行示不自專故言受命必以遷主行言必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皮珪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不以出即埋之若有遷主則載遷主而行幣帛遂埋於階間）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過大山川則用事焉（用事令太祝用祭事告之凡出必用牲幣反亦如之牲告為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諸侯將出征宜社造禰及無遷主以主命並如天子之制　梁天監初陸璉定軍禮依古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謂征討得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北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表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誥其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於廟載遷廟主於齊車以俟行次宜於社有司以毛血釁軍鼓載帝社祏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於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瀆川源等乃為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於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實於坎又歃徧又以實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曰建牙旗於墠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有

司致祭將屆戰所卜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於辰地爲壝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護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又用太牢賞用命於祖引功臣入旌門卽神庭而授版爲又罰不用命於社卽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詣社訖擇日行飲至之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記年號月朔陳六師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勳之美用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隋制天子行幸有司祭所過名山大川岳瀆以太牢山川以少牢若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造社廟還禮亦如之大業七年征高麗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壝行宜社禮帝齋於臨朔宮懷荒殿與告官及侍從各齋於其所十二衞兵士並齋帝服袞冕玉輅備法駕禮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又於宮南類上帝積柴燎壇設高祖位於東方帝服大裘而冕乘玉輅祭奠玉帛並如宜社諸軍受胙畢帝就位觀燎乃出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遂出（其大駕俱出師儀篇）是歲行幸觀海鎭於秃黎山爲壇祠黃帝行禡祭皇帝及諸陪祭近侍官諸軍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帳設位爲埋坎神座西北內壝之外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席設帝軒轅神座皇帝出次入門羣官定位皆再拜奠禮畢還行宮

大唐制車駕行幸及親征有司類宜造禡如開元禮

軷祭　周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天子將出師大馭掌馭玉輅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軷音蒲末反菩音負）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軹謂兩轄軌謂車軾前也轊音衞軌音範）

後周迎太白出國門而軷祭　隋制皇帝行幸親巡狩則軷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山象設埋坎有司刳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薦脯加羊餟埋於坎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軌乃飲授爵遂轢軷上而行　大

[illegible]車駕親征如開元禮

天子諸侯四時田獵 周 宋 梁 陳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平猶正也）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道鼓以金鐲節鼓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為伍伍之司馬也鄭元謂王不執鼖鼓尚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亦同其號鼖音墳）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法）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為蒐有司大司徒也掌火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貉讀為禡）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以備死事夜事戒夜守之事）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車用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畫皆畫以雲氣）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秋田為獮獮殺也羅弊網止也秋田主用網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為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云以社以方）仲冬教大閱（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月簡軍實）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

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爲可陣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羣吏諸軍帥也陣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仲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仲冬爲月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摝讀如豕鹿之鹿掩上振之爲摝摝者止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閶音吐剛反闒音土答反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趨者赴敵尚疾之漸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鼓戒戒攻敵也鼓一闋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鐃所以止鼓也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止之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發鐲而鳴鐃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冬田爲狩言狩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也分地謂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於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陣鄭元云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者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羣司馬兩司馬也枚狀如箸銜之有繩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也大夫殺則止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鄭元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獲得禽獸者取其左耳當以計功多少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尅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駴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鼖譟亦謂喜也駴音駭鼖音符徒乃弊命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

獸於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之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說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歷代以來禍亂之作非武不定是以君子習之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蘭者草也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旌旗之名通帛為旃轅門昂車以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為槷質椹也槷門中臬也葛或為褐槷五結反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轚掛則不得入門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獸不出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謂自左膘而射達於右腢為上等腢膊前骨也音虞又五口反二為賓客謂射右耳本為次等三為充君之庖謂射左髀達於右髀為下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供乾豆賓客君之庖射宮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司列奏申攝剋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坐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護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欋乃備鞘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率護軍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壝衙位於雲龍門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嚴上

水一刻槌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槌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槌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劒履進夾上閤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劒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中次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諠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讚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唱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衛鈒（所立反）戟武賁毛頭文衣鶡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座幔省皇帝若親射禽變服戎服如校獵儀內外從官及武賁悉變服鈒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官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見衙校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蹙圍衆軍鼓譟譬角至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護軍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奉車奉充庖廚正廚置罇酒俎肉於中逵以犒饗校獵衆軍至晡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鈒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著黑介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座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

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迴禁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等從至閤正直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訖罷　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幷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領軍督左右軍將軍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爲一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紗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日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鈒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師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於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會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卽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鈒者韜刃而還夏苗秋獮禮皆同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軍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陳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萊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旣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旣陳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貉於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爲墠建二旗列五兵於座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遂

苗田仲秋練兵獮田仲冬大閱遂狩其致禽享礿教習之儀並如古周法　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人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示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為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侯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中迴令郎留軍所監獵布圍圍南面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闟豬車（車飾如木輅重輞縵輪九龍繞轂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駕六黑騮太常陳鼓笳鐃簫角於帝左右各一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闟豬軔有司斂大綏王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待詔再驅過至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則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膘而射達於右腢（五口反）為上等達右耳本為次等自左髀達於右䯚為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及諸軍之鼓俱振卒徒皆譟衆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腊於京師小獸私之　大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幸涇陽之華池校獵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諫議大夫蘇代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過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發耶代長曰為臣私計即狂為陛下國計即忠貞觀十六年十二月狩於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絕上乘高遙見之欲捨其罰恐虧軍令乃迴轡入谷以避之永徽元年冬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不得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大悅因此不復出獵先天元年十一月獵於驪山之下（侍中魏知古上詩諫曰嘗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鷙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翾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合禹湯雍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則令

爲決虞箴遂孔彰手制曰所進十韻三復研精見增歎美予時因暇景爲苗而畋開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惜柀獵但慕前禽爾有箴規輔予不逮今賜物五千段用以勸獎 開元三年十月大蒐於岐州鳳泉湯屬夜雪天寒其圍兵並放散各賜布一端綿一屯其蒐狩之制具開元禮

出師儀制 揚兵講武附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太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 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明之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致謂鄉師致民於司馬也比較次之 司兵掌五兵五盾 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五盾者干櫓之屬也 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 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分與用之 受 授二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之戈盾車行兵車不式 尚威武不崇敬 武車綏旌 武車亦革路也取其建武郎云兵車取其威猛郎云武車旌旗車上旗旛也綏謂垂舒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 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 戎僕掌馭戎車掌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輅之儀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雖群行亦有局分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太僕則自左馭而前驅及釁王鼓 王通鼓佐擊其餘面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載謂舉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有所舉以其類象之青青雀水鳥也鳶鳴則天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也虎取其有威勇貔貅亦摯獸書曰如虎如貔 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以此四獸爲軍陣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地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 進退有度 度謂伐與步數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 鄭衆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於其所當廩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廩假於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廩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讙囂號令不能相聞故各於其物爲表省煩便事也 凡軍事懸壺以序聚㯳 鄭衆云懸壺以爲漏以序聚㯳以次更聚擊㯳備守鄭玄謂擊㯳兩木相敲行夜時也㯳音託 及戰司馬巡陣視事而賞罰 事謂戰功

也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功勝也律所以聽聲鉞所以為將威也先猶導也兵樂曰愷獻功於社也故城濮之戰春秋左氏傳曰振旅愷以入於晉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衆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鄭玄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師散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庶子卿大夫子之從軍者或謂之庶士

漢興設南北軍之備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强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十月都課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寇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孝文納晁錯之策以為軍之勝負定於兵有事則可以應於外頗祖周司馬法齊寄政之制管子寓軍令

徒人於邊以起軍征元帝用貢禹議始罷角抵

後漢初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兵儀乘輿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用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驛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雒陽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耀兵於平樂觀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武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人皆統於碩起大壇上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五采華蓋高九丈列步騎車士數萬人結營為陣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何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為上將軍行陣三而還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金革今兵戈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閱兵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延康元年曹丕嗣魏王其年秋閱兵於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

親執金鼓之節○魏明帝大和元年十月閲兵於東郊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親大閲習衆軍然不自令進退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東晉元帝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鬬場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閲習然後朝廷無事焉

宋文帝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講武堂　後魏明帝永興元年九月十月之交親行貙劉之禮孝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爲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爲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威觀自後以爲常　北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芟萊野爲場爲三軍進止之節輿駕停觀遂命將教衆爲戰場之法凡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旍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戟槊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旍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臥則跪次教士耳使習聽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次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次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次教士足使習跪起及行險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爲和門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擐甲三通步軍各爲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馬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爲客主先舉爲客後舉爲主從五行相勝法爲陣以應之　隋大業七年征遼東衆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百人置一纛十隊爲一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光甲鐵具裝青纓拂建

狻猊旗第二團絳綵連珠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貔貅旗第三團白綵連明光甲鐵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綵連元犀甲獸文具裝建六駮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鞞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㭎鼓金鉦各二具後部鐃吹一部鐃二面歌簫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羅䇲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遊幡一第二團每隊給黃隼遊幡一第三團每隊給蒼隼遊幡一第四團每隊給烏隼遊幡一長槊楯弩及甲矟等各稱兵數受降使者一人給二馬軺車一乘白獸幡及節每一騎吏三人車輻白從十二人承詔慰撫不受

大將制戰陣則爲監軍軍將發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陣四面團營然後諸團嚴駕立大角三通則鐃鼓俱振第一團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鼓吹次弓矢一隊合二百騎建蹲獸旗爬槊二張大將在其次擬馬二十四次大角次後部鐃吹次第三團次第四團次受降使者次及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團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於東面第二團騎陣於南面鼓吹翊大將軍居中駐馬南向第三團騎陣於西面第四團騎陣於北面合爲方陣四面外向步卒翊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定四面陣者引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督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內安雜畜事畢大將亞將等各就牙帳馬步陣與軍中散兵交爲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亙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又亙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軍亙千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爲記御營內者合十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以下至於兵馬私隸悉以綴於衣領名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餘事使人交相去來執以行執幡而離本軍者他軍驗記帶知非本部兵則所在斬之　大唐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講武於滻水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 時許州長史封道弘奏言後漢南郡太守馬融講尚書於此因爲名今請改爲講武臺從之 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幷州城北上御飛閣羣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爲左軍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爲右軍左右威領武侯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誓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爲曲直圓銳之陣右爲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位許敬宗奏曰延師整而堅建方敢而銳皆良將也上曰講閱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人物亦多侯景以數千人渡江一朝瓦解武不可黷人不可棄此之謂也武太后聖歷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延入孟春時王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干戈甲冑之總名兵金也金性尅木春盛德在木金氣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按蔡邕月令章句太陰休少陽尙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傷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傷首種 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爲沍寒所傷故至春不長今月令首種稷非麥 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宿麥不登無所收入也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先天二年十月十二日講武於驪山之下征兵二十萬戈鋋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元宗親擐戎服持大鎗立於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於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翊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伏願寬宥乃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 上旣怒唐紹衆情猶冀寬之會右金吾將軍李邈遽請斬之時人皆痛惜紹而深咎邈尋有制罷邈官遂擯廢終身 薛訥爲左軍節度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命將出征 漢 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漢高帝初為漢王都漢中將還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為大將軍部署諸將東出陳倉收秦地

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跪而推轂　北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廟灼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袞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假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閫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　後周制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牛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戎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討之告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甲兵　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將軍出師則以豭肫一釁鼓皆告社廟授斧鉞訖不得反宿於家開皇八年晉王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於太廟禮畢命有司宜於社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又北伐突厥次河上禡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　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宣露布 後魏 隋 大唐

後魏每攻戰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自此始也其後相因施行　隋文帝開皇中詔太常卿牛弘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蹈舞者三又拜而罷　大唐每平蕩寇賊宣露布其日守宮量設羣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仍集文武羣官客使於東朝堂中書令宣布具如開元禮

獻捷於太廟永徽元年九月
高侃執車鼻可汗獻於太廟

通典卷七十六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三十七　軍二

天子諸侯大射鄉射　周　漢　晉　宋　北齊　大唐

自黃帝有天下建萬國爰至夏商及於周氏雖更相呑滅而不改舊規周初諸侯尚千八百國所以崇三射之制立五善之目於茲選士由此封侯本在戢敵寧亂大政周衰禮多亡失重以秦滅典墳天子之禮無聞諸侯二篇而已誠與今異此略存古制焉周制天子之大射天官司裘供武侯熊侯豹侯設其鵠武侯王之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崔靈恩云若有二王助祭則天子與共射之若時無則與諸侯共爲耦也　夏官射人以射法理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用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居外三正去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三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豻胡犬也士與士射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豻音岸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鄭司農云貍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鄭元謂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豻五十是也三侯者司射所供虎侯熊侯豹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參讀曰糝糝雜也雜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　冬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虎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麋侯五十弓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天子九十弓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丈也尊卑異等此數明矣以侯中丈八尺者鵠方

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也天子賓射於五采之侯侯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朱白蒼黃黑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爲五采之侯即謂五正之侯也其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然則五正之侯中方六尺朱方二尺者則餘四色所畫各五寸也又畫其正外以雲氣爲飾廣狹亦如大射皮飾之法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个讀如齊人搚公幹之幹上个下个皆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足之節也鄭衆云綱連入繩連縜籠綱者舌維持侯者縜音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象於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熊侯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畫其毛物天子射熊熊者巧猛之獸侯人之象天子[illegible]勝服巧猛之人諸侯射麋麋者迷也象臣有迷惑其君當誅之卿大夫射虎豹者當爲君禦四方之[illegible]示服猛害也射鹿豕者食人禾稼士賤爲除害而已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箙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箙盛矢器以獸皮爲之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也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三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從弓數也每弓一箙百矢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車戰野戰進退非强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恆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恆矢庳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爲枉矢殺矢矰矢恆矢弓所用也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侯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鳧與鴈恆矢安居之矢也庳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恆矢之屬軒輖中訂音亭輖音輊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

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體往來之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圜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圜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諸侯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射以觀其禮射中得與祭不中者不與祭）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凡九十糝侯七十豻侯五十（量人司馬之屬掌量塗數者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貍之何物每舉足止視遠近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也）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糝糝見鵠於豻豻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崇高也鵠必見鵠鵠所射之主）鄉射地官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也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而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興舞謂發矢手如舞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國中城中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中翿旌獲尙文德）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郊謂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閭獸名大於驢一角或曰如驢踦歧析羽爲旌）於境則武中以龍旜（於境謂與隣國君射畫龍於旜尙文章也通帛爲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兕獸名似牛一角）士鹿中翿旌以獲（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翿爲旌以獲無物）唯君子有射於國中其餘否（臣不習武於君側）箭籌八十（箭篠也籌算也八十者略以十爲偶也正貴全數也其時衆寡從賓）長尺有握握素（握手所持處也素刊之也刊本一云庯）楚扑長如笴刊本尺（刊其所持處楄也笴古我反）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博廣也兩端爲龍首中尖爲蛇身相交蛇龍君子之類也交者象君子取矢於楅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漢石渠議曰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樂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

云合樂也公卿以元成議是 晉咸康五年春征西庾亮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洋洋然有洙泗之風 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射其後相承以為舊準 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漢立秋之禮 北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座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騂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又畢羣官皆射五埒一品三十二發 一發調馬十發射下十五發射上三發射鞏三發射獸頭 二品三品二十五發 一發調馬五發射下十發射上三發射鞏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四品二十發 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八發射上二發射鞏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 五品十五發 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二發射鞏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 侍官御仗以上十發 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 又季秋大射皇帝備大駕常服御七寶輦射七埒正三品以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 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上三發射鞏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二品四十發 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二十發射上二發射鞏餘與三品以下同 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品三十八發 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十九發射上一發射鞏二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五品第三埒三十二發 一發調馬九發射下十七發射上一發射鞏二發射帖二發射獸頭 六品第四埒二十七發 一發調馬八發射下十六發射上一發射鞏一發射帖 七品第五埒二十一發 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十二發射上餘與六品同也 八品第六埒十六發 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九發射上餘同七品 九品第七埒十發 一發調馬三發射下四發射上餘與八品同 大將 大尉公為之 射司馬各一人錄事二人七埒各置埒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埒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埒士等員以司其事 大唐之制皇帝射於射宮則張熊侯射觀於射宮則張麋侯皆去殿九十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殿之庭若遊宴射則不陳樂懸 貞觀元年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遺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為朕以弧矢定天下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故未及乎弓弓猶失之何況於理自是遂延耆老問以政術 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百僚射 自貞觀至麟德七年行三月之射行九月之射其禮遂至景雲二年諫議大夫源乾曜上表請行射禮直至先天元年二年 開元八年九月九日賜百官射給事中許景先駮奏曰近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音但古制雖

在禮章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以觀德又未足威邊耗國損人且爲不急夫古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蘋采蘩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體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禮也其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爲利以偶中爲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凡今一箭偶中是費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慙色疏奏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敕下大射展禮先王彝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節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於安福樓下(自此以後其禮又息)其射侯儀具開元禮

說曰按易庖犧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射義曰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男子生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卜食子者)是故周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益以地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不與祭而君有讓削以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謂澤宮)澤者所以擇也又曰射之爲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己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射有三焉一曰大射(以其事大禮重故謂之大射)天子將有郊廟之事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內諸侯王之子弟卿大夫士及諸侯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將有宗廟之事與其卿大夫士及公之子弟卿大夫所選鄉中之俊耆行之孤卿大夫將有己宗廟之事亦率其家臣而行之二曰賓射爲列國諸侯來朝於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以下禮賓而射謂之賓禮皆行之於朝或行於廟三曰燕射天子諸侯無事之日燕

息縱適或燕勞來朝聘使之賓或復自與己臣共相勞息若天子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則先行鄉飲之禮以明長幼之序夫三射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合於樂故謂之禮射其樂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度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無暴亂之禍而國家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樂官備者騶虞詩云一發五豝喩賢衆多也樂會時者貍首詩云小大莫處御於君所樂循法度者采蘋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喩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采蘩詩云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白虎通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所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制近也按鄭元說射禮入嘉禮今按五帝三王之時天下萬國迭相征伐士之志藝以射爲首是以我國家開元中修五禮以射禮入軍禮焉古者天子之大射曰射侯者射中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爲諸侯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流放也書曰流共工於幽州者是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斯之謂歟

通典卷七十七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三十八　軍三

天子合朔伐鼓諸侯附　夏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北齊　大唐

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會也不會則日蝕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蝕天子鼓於社責上公也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也庶人走共救日蝕庶人百役之人）

周制曰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素服置五麾陳五鼓五兵及救日之弓矢又以朱絲縈社而伐鼓責之（或曰脅之或曰爲暗恐人犯之日蝕者陰侵陽社者衆陰之主鼓配陽也以陰犯陽故鳴鼓而救之）夏官太僕掌軍旅田役贊王鼓日月蝕亦如之（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蝕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也（示率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其兵未聞）曾子問曰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不迎尸）諸侯救日蝕置三麾陳三鼓三兵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晉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蝕叔孫昭子曰日蝕諸侯用幣於社上公伐鼓於朝退自責）大夫擊門士擊柝（言衛其閾）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蝕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漢制天子救日蝕素服避正殿陳五鼓五兵以朱絲縈社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候日月有變便伐鼓太僕贊祝史陳辭以責之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驅馳繞縈察守備日復常皆罷（此義摯虞決疑注云約晉昭公時叔孫昭子說天子救日之法）

後漢制朔前後各二日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冠長冠衣帛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當祠南郊尚書八座議欲

却郊日又定冠禮而月朔日蝕博士孫瑞議按八座書以爲正月之日太陽虧曜譴見於天而冠者必有祼享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娛獻酹之報是爲聞災不祗肅見異不怵惕也及建安中將元會而太史上言正朝當日蝕朝臣議應會不博平計吏劉邵建言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異變先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時尚書令荀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著名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太史奏三月一日寅時合朔去交二度恐相附近主者奏宣勅有司爲救日蝕備既時過而不蝕大將軍曹爽推史官不驗之負空設合朔之期以疑上下光祿大夫領太史令邕言典歷者按歷術推交會之期候者伺遲疾之度當朔事無有違錯耳重問典歷周晃等對曰歷候所掌推步遲速可以知加時早晚度交緩急可以知薄蝕深淺合朔之時或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或日掩月則日從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至於日月相掩必蝕之理無術以推是以古者諸侯旅見天子日蝕則廢禮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以前代史官不能審日蝕之數故有不得終禮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甲寅詔書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侍中鄭小同議史官不務審察晷度謹綜疏密謬準交會以爲其兆至乃虛設疑日大警外內其有不效則委於差晷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於前矣此爲古有明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惰職考察無效此有司之罪又答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　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朝合朔却元會　東晉元帝大興元年四月合朔有司奏議按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於社攻諸陰也

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有日變便擊鼓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卻會與不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座蔡謨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靈慎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異先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救之夫警戒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順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星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不見星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夫子老聃先行見星之防而邵逆廢日蝕之戒是反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況聞天眚將至而行慶樂之會於事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先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邵引此文失其義旨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彧所善漢朝所從遂令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以爲準繩故正之云爾於是衆議從之穆帝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卻會王彪之議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謂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先廢又從彪之議

宋因晉制　齊武帝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大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曾檢未有前準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乃但薄蝕則不廢祭

按漢初平中博士孫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母地郊社不殊此則前準謂不宜廢詔可

北齊制日蝕則太極殿西廂東向東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羣官公服晝漏上水一刻內外戒嚴三門者閉中

門者掩之蝕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御座直衛如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袷單衣侍臣皆赤幘帶劍升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持劍出戶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屬並行宮內諸門掖門屯衛大社鄴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帀太祝令陳辭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版上尚書門司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鳴鼓加嚴鼓法日光復乃止奏解嚴　大唐合朔伐鼓具開元禮

冬夏至寢鼓兵議

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議曰以冬至陽氣萌生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先天下靜而不擾也夏至陰氣始動而未達故亦寢兵鼓不設政事助微氣之養也晉劉遐議曰以為陽實君道是以微陽初興慶其方盛寢鼓息兵不欲震蕩也禮尊無二若當助陰豈一之義何以明之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月蝕無救之道明矣何能以為二節陰陽升降之極會通交代之日二氣既接剛柔始分君子違慎諸物近慎諸己在冬欲靜在夏無躁百官靜事無刑以定寢鼓息兵其宜合同張憑曰冬夏二至慎微不異左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所重所慎於是在矣周禮太僕掌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左傳又曰月亦如之又曰非日月之眚不鼓皆正經也日長則賀君父道也下慶上會情交節也日短則不賀臣子道也鼓以動眾是以二至迎送同寢之也劉泓謂寢鼓不出經傳或以漢與日蝕陰盛擊鼓助陽則冬至助陽不應寢鼓也干寶又云按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政事鄭瑤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夫天之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事順動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後代擬議寢之非為助陽也夏至少陰肇起殺氣自興否剝將至大戚方來宜

有鳴鼓開關興兵駭旅施命四方詰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休戚有殊寢鼓之教不宜同也若以夏至俗人所重文武可息之一日不可前三後三等於冬至也

馬政馬祭附 周 隋 大唐

周制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輅駕種馬戎輅駕戎馬金輅駕齊馬象輅駕道馬田輅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家謂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焉)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輅之馬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騋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疑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趣音倉走反)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簡差也節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疾處乃治之)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 仲春通淫(仲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按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者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皆有物色及賈直)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者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者不任用非用者罪) 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鄭衆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鄭元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衆云攻特謂騬之騬音繩) 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士作乘馬鄭衆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鄭元謂僕馭五輅之僕) 冬祭馬步獻

馬講馭夫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其餘祭大澤用仲月剛日甲庚丙壬戊爲剛日乙丁辛癸己爲柔日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大唐馬祭因隋之制其儀如開元禮

時儺　周　後漢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厲之鬼如今魌頭也時儺四時作方相氏以儺却凶惡也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洪範傳云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屬金也故磔之於九門所以抑金扶木畢成春功東方三門不磔春位不殺且盛德所在無所攘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此儺儺陽氣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故儺以通秋氣方欲助秋故不磔犬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大儺爲歲終逐除陰疫以送寒氣旁謂王城四旁十二門也磔謂磔犬於門也春磔九門冬禮大故徧磔於十二門所以扶陽抑陰之義也犬屬金東盡春興爲木故殺金以助木氣　後漢季冬先臘一日大儺儺却之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爲疫鬼一居江水爲虎一居若水是爲魍魎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日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氏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洒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侲音振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唱侲子和曰甲作食㱙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爲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野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

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劉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𤢖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𤢖倉曰猶狂無頭鬼委音虛猶音休律反坪避移反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然火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佐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壘葦茭畢執事陛者能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茶一曰鬱壘王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壘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當門食鬼葦戟桃枝以賜公卿將軍特進諸侯云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北齊制季冬晦選人子弟如漢合二百四十人百二十人赤幘皁褠衣執鼗鼓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祖明等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其日戊夜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一品以下六品以上陪列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內分出於上閤作方相與十二獸舞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為六道出於郭外河清年中定令歲十二月半講武至晦逐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永巷南下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閤一軍東上閤並從端門南出閶闔門前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攘陰氣秋分前一日攘陽氣季冬旁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侲子如北齊法冬八隊二時即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鞭工二十人其一人方相氏如周禮一人為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人有司素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為坎未明呼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明陽門

分詣諸城門將出諸司執事與疈牲胸磔之（疈普逼反）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幷酒埋之　大唐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禮並如開元禮

通典卷七十八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三十九　凶一

大喪初崩及山陵制并爲周以下親哭及不視事附　周　前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陳　大唐

周代尚書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也有疾故不悅懌禮僕人扶右射人扶左僕人射人皆平常時贊正君服位者始崩太僕戒鼓傳達於四方內宗掌序哭者次序內外宗及命婦哭位外宗叙外內朝暮哭者次序內外宗及外命婦世婦掌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不敬者而呵罰之呵譴也小宗伯懸縗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太僕掌懸喪首服之灋於宮門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懸其書於宮門示四方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斂先服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孔穎達曰服服杖也祝佐含斂先服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宮正掌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疎者賤者居堊室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中望外內張綿絮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墉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墉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風俗通云俗說易稱四海爲家雖都二京巡有方嶽文曰行在所由以行爲辭天命有終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子新崩梓宮在殯太子已卽位存亡有別不可但稱皇帝未及定謚故曰大行皇帝宮車晏駕周康王一朝晏起詩人深刺如今崩殯則爲晏駕其喪葬儀無聞魏孫毓曰禮記告喪曰登遐告訃之辭也或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此卽非告訃之辭謚法者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者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

若稱諡也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具喪期篇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過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七子八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填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每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帝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以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

後漢志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緜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含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縫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飯含珠玉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槃冰如禮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也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興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書制發兵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也小

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四姓諸弟子立學號爲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駔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瑑沙除以斂尸令上得流去也疏讀爲沙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元註曰衽小腰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城喪服如禮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喪期依前漢制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奏奏請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葬儀以木爲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裏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走卒皆布褠幘太僕四輪輈爲賓車大練爲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

窆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啟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太史奉哀策諡進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絲參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渝擢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衣布幕素裹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諡哀策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爲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元註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也筲八盛容三升鄭元

既夕日甞春種類也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元註既夕日屑薑桂之屑黍飴載以

木桁桁所以庋苞屑甕瓶也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

骨短衛既夕日翭矢一乘骨鏃短衛鄭元曰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翭音侯彤弓一卮八牟八豆八籩八

彤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元註既夕日槃匜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簴鎛四無簴爾雅曰太鐘謂之鏞郭璞注書曰笙鏞以閒亦名鎛磬十

六無簴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簨簴鄭元曰不懸之也壎一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琴六瑟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

干戈各一笮一甲一冑一既夕禮之役器鄭元註曰笮矢箙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元註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

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瓦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罇二

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

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

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元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

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

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途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根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

殿並[illegible]苦耕切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凡下

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返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

禮畢祔於廟如禮先大駕日游冠衣於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

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服纖醳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皂每變服從哭詣陵

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於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長樂宮太后所居在西京後漢都洛陽無長樂宮或是當時便循舊名爲太后耳）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受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閣室永平七年陰太后崩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輅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按以爲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黃初二年文帝又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無造園邑此詔藏之宗廟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爲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景初中明帝崩於建始殿殯於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元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爲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

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爲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爲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尋臣故當在帳中常墳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察豈以爲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墳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意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　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卞榷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於西階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榷雍議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爲當在太極殿下諸王廬復應何所榷雍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於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爲廬朝夕則就位哭臨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遏密八音豈有釋其縗絰以服元黃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駁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巾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元衣朱裳此鹵簿所從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摯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虞按禮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輅使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明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其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杜元凱喪服要集云遣車易以輂牀舉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練

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朝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歷大為繁費停之按蔡謨說以二瓦器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門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之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卽古吊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 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為馬以泥為車疏布輤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斬取骨脛車各載一枚 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已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奏謚梓宮將登轀輬侍中版奏已稱其謚皇帝遣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轀輬版奏皆稱其謚皇帝登轀輬伏尋今祖祭已奏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元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 大唐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存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壟珍物必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均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

者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是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今爲邱壟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既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測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壟又以長陵爲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十五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頓爲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憂朕爲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元齡等議曰謹按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爲陵竊以

長陵制度過爲宏侈二文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爲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尊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爲子卿等爲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便撤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通典卷七十九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四十　凶二

總論喪期虞 殷 周 前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易云古者喪期無數賈公彥曰此黃帝時也是以其心喪終身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按唐虞雖行心喪更三年爲限三王乃制喪服殷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歟怪之也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矣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冢宰天官卿貳王理事者也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喪服四制曰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祝雍作頌又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皆既葬除喪之證也　漢文帝遺制革三年之喪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顏師古曰令謂此詔文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爲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喪期之制自後遵之不改宣帝地節四年詔令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令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章

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是以喪制三年能行者貴之矣及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石已上皆服喪三年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一弔再會而已令子新都侯宗服喪三年及元后崩莽又自服三年顚倒姦謬若此　後漢鄭元云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曰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人也陳鑠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指士人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趙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於臣下須言而辦爲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人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矣建元元年尙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謂光武明帝時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已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　魏武帝遺詔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文帝崩國內服三日蜀劉備臣下發喪滿三日除服至葬復加禮此則魏蜀又異於漢也吳孫權令諸有居任者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犯者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得減死一等自此遂減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已下遭三年喪者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二年帝遵漢魏改葬除服按文帝以魏咸熙二年八月辛卯崩九月癸酉葬武帝以十二月庚寅受魏禪改元泰始猶深衣素冠服降席徹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豐殺隨時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上古也陛下俯遵漢魏素冠深衣降席徹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代未足以踰方今荊蠻未殄萬幾事殷臣等以爲宜割哀情以康時俗敕御府太官易服改膳如舊詔曰每念幽冥不終苴絰一朝便易此情於所天相違已多孚等重奏干戈未戢天下至衆陛下

察愚衷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重覽奏議益以悲割三年之喪自古達禮不宜反覆重傷其心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文帝之崩也（皇太后王氏泰始四年三月戊子崩）羊祜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除服何爲若因此復先王法之不亦善乎元曰漢文以末代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元曰若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謂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傅元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無父子之爲重且漢廢君臣之喪不崇父子之服況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恆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理天下乎僕射盧欽尚書魏舒等奏謹按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其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虞書曰三載遏密八音至周公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周景王有后嗣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燕樂已早亦非禮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三年無改父道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摯虞以爲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也後代一日萬幾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喪非三年也杜元凱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率天下爲天子終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卽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縗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制也

袁準曰周禮太祝祔練祥掌國事若無縗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縗麻之言也春秋左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言雖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縗麻可知也凡春秋傳諸稱職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默何以是心喪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曰尚書無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元獨以諒闇為凶廬今據諸儒為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縗麻粥行信默聽於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議曰天子居喪齊斬之情苴杖絰帶當其遂服葬而除服諒闇以終三年也周語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坊音防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以諒闇為凶廬蓋東海伏生所說鄭元之所依傅而考之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唯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祥後禫時為諒闇漢記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縞素不食肉亦曰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為得之也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為凶廬者按禮葬後柱楣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為義暢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除服證也范宣難曰禮葬後飲食衣服皆有降殺設君臣之稱安得不異暢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曰禮既葬王政入於國卽君名有漸非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引益惑耳暢引僖王崩未再周惠王享晉號失禮以名位不同不議喪享而譏公侯同禮又享有籩豆之薦聘則陳幣太廟授玉兩楹此聞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證也范宣曰朝聘之禮國有喪皆有撤損不與平同也周禮掌客職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是明主人設饗是儀有等級之品客受芻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有急導王室或有安衛社稷事出無方歸於時

宜事訖反服於禮何傷於啐嚌示義而信以爲食旨亦其昏矣暢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爲王喪再周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明王者卒哭除喪卽位而祭廟矣所謂烝嘗禘於廟也宣曰夫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以然者或時有所施不必一也禱類祈禡豈一道乎武王出祔以燎豈是常郊耶天地猶然況宗廟乎禮不墓祭而尚祭乎畢又不於宗廟而祀在坶室坶音牧鄭元云牧野之室且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而周公請命告太王以下而三壇同墠此豈非變禮乎當襄王之時逼於王子帶不敢發喪潛使使告於齊常有憂懼之色故或爲權禮於文武告請之祀非其常典故云有事於文武而不稱禘祫於宗廟也能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耳段暢引經傳以爲諸侯諒闇申杜議云按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發宋公而因釋王在喪未葬稱在喪葬訖卒哭已除縗麻故不復名在喪此諸侯除服之證也按禮記諸侯元子旣葬見於天子曰類見將嗣父位除喪見王以受瑞命由嗣而見故曰類見於是天子禮之太廟賜以命服此諸侯不以麻終三年之證也雜記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諸侯旣卒哭卽位則有聘享朝會之禮旣執玉服采不宜復以服麻故云縗麻服縞素縞素之制可以雜於吉也此除縗麻諒闇之文也喪大記云君旣葬王政入於國旣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旣葬公政入於家旣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然則大夫士皆以縗麻終三年故雖卒哭稱弁絰帶以服金革之事諸侯以上卒哭除縗麻諒闇故特不言弁絰此諸侯縗麻除之證也又春秋魯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旣卒哭除服諒闇此爲免喪之後來弔故曰弔主不及哀此諸侯卒哭除縗之證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賈逵以爲諸侯踰年卽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爲信也然則皆得

行吉禮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也僖公之喪未三年嫌於不可以接吉事故傳發明大義以正諸侯之禮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於溴梁左傳曰葬晉悼公平公卽位改服脩官烝於曲沃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諸侯五月而葬今晉悼三月便葬遂合諸侯燕會使大夫歌舞皆非喪禮也羊舌肸祁奚韓襄皆晉之賢大夫也平公尙幼孚傳相之命諸賢傅幼君而若此者蓋繼好講信謀事補闕之大者故傳其行事也晉子墨縗絰征秦遂墨縗以葬書春秋時卒哭之後御軍甚多無縗墨文明其服也弁絰金革禮所權許皆爲救危亡者也哀公五年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六年公羊傳曰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又禮會於陳乞之家明其皆免喪無復所制也博士謝玩議杜元凱注春秋左傳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喪至於當其練祥之日必設位而哭明不復禫也且先朝故事無有禫儀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博士徐禪意欲以求六月二十二三大祥二十五六而禫三日之中衣服無異而立二節皆背先儀又非簡易之法也忌日舉哀如昔成制禮云除喪者卜其遠日避不懷也謂當擇月末以還大祥除四起縞冠受以白帢從月後吉不宜亢異屢改也仲尼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天地已易四時已變是以象之而欲二十二三日除縞弁二十五六日禫哭禮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所謂大祥而素縞麻衣也釋禫之禮云禫祭則黃衣元冠矣既祭乃服禫朝服綅冠踰月元端以居復平常爲如士禮之條又無禫哭也且日時未改忌月未過便復常節恐非天王情禮大晉之典也今無受禫之服又無改易之祭三日之閒哀樂不變而立無名之哭近背先帝畫一之美違仲尼殊月之說　議曰按前儀則禮經云三年之喪

自天子達雖有其說無服服制所引武王崩既葬成王冠襄王崩嗣王未再周賜齊侯胙皆可為明徵當以萬幾至繁百度須理如同臣庶喪制唯祀與戎多闕漢文彌留之際不詳前代舊規深慮大政之廢遂施易月之令若候同軌畢至嗣君然後免喪俗薄風澆或牟爵難執古道者則云齊斬三年適權宜者遂稱以日易月禮經雖云七月而葬漢魏以降多一兩月內山陵禮終窀穸之期不必七月除服之制止於反虞曾史足徵可無致惑庶情禮兩得政教無虧矣　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周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也興寧元年章皇太妃薨哀帝欲服重江虨啟先王制禮應在緦麻服詔欲降周虨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宜服齊縗期於是帝制周服安帝隆安四年太后李氏崩（李氏生孝武即帝之祖母）帝服齊縗三年百寮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等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著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從重應同為祖母後齊縗周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制詔可於西堂設褷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　宋武帝永初九年黃門侍郎王準之議鄭云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之縉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温持節監喪神武門設凶

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西廂設廬太子心喪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代或兩行禫禮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綅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宣下以爲永制詔可

後魏自道武及諸帝悉依漢魏既葬公除文帝太和十四年祖母文明馮太后崩將營山陵安定王休等率百寮詣闕表曰臣等聞先王制禮必隨代變三年之喪雖自上古中代以後未之能行陛下欲依上古萬幾事殷不可暫曠三代以下豈無至孝之君皆以義存百姓是以君喪即位踰月而葬葬而即吉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又表曰伏惟大行皇太后明誥垂於典冊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詔曰仰尊遺旨俯聞所奏山陵可依典冊縗服情所未忍又表曰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幾今山陵告終百禮咸畢願陛下慰億兆之心抑恩割哀遵奉終制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從禫禮高閭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服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縗麻朝政吉凶事雜詔曰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縗襲吉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告今將至周一經忌日情結差申按禮卒哭之後將授服於受日庶人及小官皆令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以上無縗服者變從練禮官三月除諸王三都尉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朕之練也除而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奪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游明根曰聖慕深遠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政又近遺詔詔曰若不許朕縗服則當除縗闇嘿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東陽王丕曰臣與太尉光歷事五帝自聖代以來大諱之後三日必須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詔曰太尉國老誠如所陳恐是先朝萬得一失朕情未忍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又詔公卿屢上啟

事依據金册遺旨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今依既虞卒哭剋此月二十日授服以葛易麻既表纔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以下復爲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便及變禮也

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昭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卽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册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孝明帝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搖光寺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徽符月景薦融一化奄至遐崩但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乃戢號定難是賴深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爲齊縗三月以俾追仰之心有司奏按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魂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損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寺庭局狹非容百官之位但因葬日衢路奉接成義君臣始終情禮理無廢絶輒立儀如別內外羣臣權改常服單衣袤巾奉迎之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詔可　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祖跣陵所行三年之制五服內並依斯禮近古無儔天元帝宣政元年令天下遭父母喪許終制　隋制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喪帝不視事三日本服五服內百官正二品以上喪並一舉哀太陽虧國忌日本服小功緦麻親百官三品以上喪不視事一日皇太后皇后爲本服五服內親一舉哀皇太子爲本服五服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宮臣三品以上一舉哀　大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錦綵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祭祀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敕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祭酒肉其宮殿中

當臨者朝夕各十五舉音禮固從宜喪不可久皇帝宜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

皇帝本服周者凡二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

奔大喪奔山陵附　周　後漢　魏　晉　東晉　大唐

周制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周道尚明無嫌於不往）五經通議云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為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

後漢許慎異義云按左氏之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也鄭元駁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縗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賵又王使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傳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為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矣按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詞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也大鴻臚眭生（眭音雖）說諸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按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元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禮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

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崩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魏時禮官議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尚書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肅曰既言除喪豈有服哉雖除始見墳斂髮組絰言除斂髮組絰耳記曰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焉朋友未踰年雖無服猶哭之有天子之喪未踰時始奔赴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禘祫之禮又遠方弔貢表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又答難云前說遂除謂除斂髮組絰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斂髮也責以元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深衣白帢也　晉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曰往者蕩陰之役羣僚奔散義兵既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宮又不歸罪至於晏駕之日山陵即安而猶不到自臺郎御史以上應受議責加貶絕注列黃紙不得敘用至先有他故去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隱遁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按春秋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孫甯之變遷瑗出關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也及至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後於山陵故當從時宜以立褒貶依王政而準繩不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承詔書而制奔赴之期以為分別遠近則與而不暢撿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月之典以議今事遠官名問特通者過期不到宜依退免法注列黃紙三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侯州伯所以用故不得奔赴宜與下牒同罰春秋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留應赴之人而令失節於王庭坐於周官九伐之法應在犯令陵政之條諸臺平處正其例黜　東晉成帝咸康中恭皇后山陵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

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黃紙有爵土者削降承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敘於義爲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卽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爲限自此以內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黃門郎徐衆等駁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斂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元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準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爲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衍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爲不盡矣今宜以議者既衆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爲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爲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唯蕩陰奔赴多不遠及始爲其制以篤一時顧觀人情未有肅媿徒興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聞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孝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醨薄反之何期況以今日之弊而欲廢準式於頹俗求慈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又重啟依王濛所上爲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嘗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奔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

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　大唐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按禮文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義也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奔赴山陵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 後漢

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孝順皇帝永和中詔公卿校尉尚書曰昔者周公攝天子事成王欲以公禮葬天爲動變更以天子之禮天即反風歲即大熟北鄉王親爲天子而以王禮葬故天數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羣臣皆疑謂當如常司隷校尉周舉議以爲北鄉本非正統姦臣所授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昔周公有請命之功太平之勳故薨之日天動威以彰其德故成王以王者禮葬之以應天命北鄉王無他功德恐非所以應天消災北鄉本侯也已加王禮於禮已崇不宜追加尊謚詔從之

天子爲繼兄弟統制服議 東晉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崩皇太后令立瑯琊王丕哀帝也　儀曹郎王琨議今立之於大行皇帝屬則兄弟凡奠祭之文皆稱哀嗣斯蓋所以仰參昭穆自同繼統在茲一人不以私害義專以所後爲正今皇太后德訓弘著率母儀於內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得不遂遵於禮尚書謝奉議太常位次自以君道相承至於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爲後明義也今應上繼康帝意謂不疑此國之大事將垂之來代僕射江虨音斌議兄弟不相爲後雖是舊說而

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於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爲君臣則同父子故魯躋僖公春秋所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子既明尊之道不得復敘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敘而上下洽通於義爲允應繼大行皇帝揚州刺史藍田侯臣述議推宗立君以爲人極上古風淳必託有道洎乎後代爭亂漸興故繼體相傳居正守位以塞旁統非私其親或時有艱難而嗣允幼劣故有立長成皇帝深達帝道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廟無毀遷統業桓固康皇帝既受命於成帝宗廟社稷之重已移於所授主上宜爲康帝嗣謝奉又議五帝之道以天下爲公唯德與賢不私其親遐殷周則繼代承業雖百王迭建而典謨不易所以鎮係人心閑邪息亂今大晉宗祀配天成帝疾痛皇嗣幼沖深惟社稷還於康皇軌同唐虞高義大行天祚不永還嗣本位考之先典求之人情咸謂主上應繼成帝太常臣夷等五人議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成皇帝捨允嫡之愛而義重天倫道崇先代康皇帝祗承明命正統既移至尊應繼康帝嗣詔從述議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都人按白虎通云天子爲諸侯絕期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吳射慈云天子子之子封爲諸侯天子皆不服也

天子爲皇后父母服議皇后爲父母服附　東晉　宋　陳　後魏

東晉王朔之問范甯云至尊爲后之父母服不意謂雖居尊位亦當不以已尊而便降也甯答曰王者之於天下與諸侯之於一國義無以異今謂粗可依準孝武泰元元年正月王鎮軍薨按卽后父也剋舉哀而不成出制服

三日僕射巳下皆從服　宋孝武建安三年有司奏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爲服緦麻三月成服仍卽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服除服不與又皇后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喪葬日臨喪當著何衣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爲但釋心制著布素而已敕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正降旁親外舅緦麻本在服例但緦絰不可以臨朝享故有公除之議雖釋緦麻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紅之服巳釋哀情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按禮爲兄弟既除喪及其葬也反服輕喪雖除猶齊縗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禮可知也愚謂王右光祿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縗又議喪禮卽遠變除漸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巳變豈容終制之日而更重服乎按晉泰始二年武帝以周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朝議不遂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云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是權制既除縗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不同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除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三日成服卽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若並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準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爲功緦麻除喪夫公除暫奪豈可遂以卽吉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準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齊縗尚書令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緦制終止舉哀而巳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大明二年有司奏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周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卽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

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檢已爲定制元嘉年季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卽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三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卽吉以爲永準詔可　陳文帝天嘉元年尙書儀曹請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注沈洙謂至親周斷加崇故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纖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至情如父在爲母屈嫡後之子則屈降之以周周而除無復縗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經可除不容復改元綅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宜禫杖周者十五月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感正斷以再周止二十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按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惟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爲王逡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按古循今宜以周二十五月爲斷今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周宜除於再周無復心喪之禮詔可　後魏神龜二年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爲證光據禮記縞冠元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爲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縗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是則朋友有周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回之喪饋祥肉夫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喪則容一周不舉樂也孔子曰旣祥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是弟子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昇則一周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宮嘉福去太極不爲太遠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況在

內寢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之喪未葬杜蒯所以諫晉平公也今國相雖已窆厝
纔三月矣陵墳未乾懌以理證爲然乃從雍議

通典卷八十終

杜氏通典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四十一　凶三

天子為庶祖母持重服議 漢 東晉 宋

漢文帝所生薄太后以景帝前二年崩天子朝臣並居重服　東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祠部郎中徐廣議左氏春秋母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公服三年之喪凡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若嫌禮文不存則宜存重同為祖母服齊縗三年百官一周廣又尋按漢文所生薄太后亡朝臣亦重服太常殷茂曰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齊服為安徐野人云若以魯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貶而漢代持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求俱無明文然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車允答云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復翻革耶於是安帝服齊縗三年百寮並服周於西堂設堊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　宋庾蔚之謂公羊明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嫡子則妾之子為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貴豈謂可得與嫡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穀梁已自為通小記云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此謂凡庶子故鄭玄云祖不厭孫耳非謂承祖之重而可得申其私服也庶子為後不得服其母以廢祭故也則己卒己子亦不得服庶祖母可知矣小記言妾子不代祭穀梁傳言於子祭於孫止此所明凡妾非謂有加崇之禮者也古今異禮三代殊制漢魏以來既加庶以尊號徽旗章服為天下小君與嫡不異故可服得重而廟祭傳祀六代耳非古有其議也

DS
735
.A2
T84x
v.7

天子立庶子爲太子薨服議 晉 宋

晉惠帝愍懷太子以庶子立爲太子及薨議疑上當服三年司隸王堪議聖上統緒無所他擇踐阼之初拜於南郊告於天地謁於祖廟明皇儲也正體承重豈復是過司隸從事王接議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制服不得與嫡同應從庶例天子諸侯不爲庶子服聖上於愍懷無服之喪難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焉有既爲太子而復非嫡乎答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喪服庶子爲其母緦不言嫡子爲其妾母而曰庶子爲其母許其爲後庶名猶存矣　宋庾蔚之謂王堪以爲拜爲太子則全同嫡正王接據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庶名不去故雖爲太子猶應與衆子同天子不爲服可謂兩失其衷嘗試言之按喪服傳通經長子三年言以正體乎上又將所傳重明二義兼足乃得加至三年今拜爲太子雖將所傳重而非正體安得便同嫡正爲之斬縗乎既拜爲太子則是將所傳重寧得猶與衆庶子同其無服乎天子諸侯絕傍周今拜庶子爲太子不容得以尊降之既非正嫡但無加崇耳自宜伸其本服一周庶子爲後不得全與嫡同庶名何由得去己服祖曾嫡不異是與嫡同者也祖曾爲己服無加崇是與嫡異者也天子諸侯大夫不以尊降又與衆子不同矣

天子爲母黨服議 後漢 魏 宋

後漢光武舅光祿大夫樊宏薨帝親臨喪送葬和熹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緦百官素服　魏太和六年四月明帝有外祖母安成鄉敬侯夫人之喪即甄后母也 太常韓暨奏天子降周爲外祖母無服尚書奏漢舊事亡闕無外祖制儀三代異禮可臨舉御還寢明日反吉便膳尚書趙咨等奏哭敬侯夫人張帷幕端門外之左羣臣位如朝皇帝黑介幘進賢冠皁服十五舉聲則罷詔問漢舊儀云何散騎常侍繆襲奏後漢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

服緦□宮素服安帝繼和帝後鄧太后母即爲外祖母也但太后臨朝安帝自藩見援立故也又按後漢書張蒸侯樊宏以光祿大夫薨宏即光武之舅也親臨喪葬準前代宜尚書侍中以下弔祭送葬博士樂祥議周禮王弔弁絰錫縗禮有損益今進賢冠練單衣又詔當依周禮無事更造蜀譙周云天子諸侯爲外祖父小功諸侯嫡子爲母妻及外祖父母妻父母皆如國人舊說外祖父母母族之正統妻之父母亦妻族之正統也母妻與己尊同母妻所不敢降亦不降　宋庾蔚之謂禮父所不服子不敢服嫡子爲妻父母服則天子諸侯亦服妻之父母可知也妻之父母猶服況母之父母乎

天子弔大臣服議　周　魏　晉　大唐

周制司服職掌王之吉凶衣服爲三公六卿錫縗爲諸侯緦縗爲大夫士疑縗其首皆弁絰君爲臣服弔服鄭司農云錫麻之謂錫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也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也疑縗十四升縗也鄭玄謂有事其縷哀在內也無事其布哀在外也疑之爲言擬也擬其言　魏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會故鎮軍朱鑠喪自卿以下皆去冠以布巾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法夫冠成德之表於服爲尊唯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齊縗之痛有變無廢今爲弔去冠甚違禮意下博士杜布議以爲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故周人玄冠代以素弁漢去玄冠代以布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韋弁冠今者赤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及古今宜因漢氏故事又按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下達於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是以漢中興臨喪之事與禮合自是之後或言臨喪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爲使者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詔從布議吳謝慈喪服圖天子弔三公弁絰錫縗弔大夫士皆弁絰疑縗弔畿內諸侯弁絰緦縗服　晉摯虞云凡使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異姓者服色器用皆不變

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後漢 魏 晉 東晉 大唐

後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　魏大司馬曹真薨王肅為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於異姓自秦逮漢多闕不修暨光武頗遵其禮於時羣臣莫不競勸博士范升上疏稱揚以為美可依舊禮為位而哭之敦睦宗族於是幸城東張帳而哭之及鍾太傅薨又臨弔焉　晉武帝咸寧二年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摯虞決疑注云國家為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為異姓公侯都督發哀於朝堂　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按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二日小會臣以為廣昌君喪未殯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循答云按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縗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杜蕢譏之咸寧詔書宜為定制　大唐之制如開元儀

國有大喪使者章服及不爵命議 魏 晉

魏晉故事問今以宗室為監公主喪使者應著何服卞搉答國有大喪使者所服禮無正文事義相準以為奉命監喪宜服練素又問博士濟北嗣子應襲封今有大喪為故應遣使者拜卞搉答按春秋之義國有喪未葬不爵大夫自非有故不得已皆須葬畢

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及妻子為母服 漢 晉

漢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大功九月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晉賀循喪服要記曰公之庶兄弟父卒爲其母大功九月凡降服旣降心喪如常月又天子諸侯賤妾子爲其母厭於父不得制縗粗之服三月而葬葬已而除居處飲食言語心喪三年劉智釋疑曰凡屈不得服者皆有心喪之禮小功以下不稅服乃無心喪耳

公主服所生議 宋

宋庾蔚之云公主爲其母應周何以言之在室有餘尊之厭服不得過大功故服母及兄弟不得有異旣出則無厭故爲母得周所以知旣出則無厭者禮尊降出降親疏不異尊降唯不及其嫡耳至於厭降唯子而已在室父在爲母周旣出服母與父同是故知旣出則無厭也又正尊不報禮之大例而女子適人父報以周使其移重於夫族推旁親也以此推之出則無厭理據益明

諸王子所生母嫁爲慈母服議 晉 宋

晉譙王司馬恬問范甯曰妾有二子而出嫁君命他妾兼子爲其母所命妾今亡子當有服不荅曰昔男子外有傅內慈母君命教子何服之有恬自斷云禮疑從重篤至敬也存同所生沒成路人於情未可今勒小功長秦烝嘗以同子道再周乃參吉事言制則不虧禮文言情卽不乖師資也徐邈云此庶子所生出嫁受命爲他妾子便當始終如所生其親母則同出母耳若用古禮當練冠麻衣旣葬除之車允云大夫爲其庶母慈己者小功也宋庾蔚之云母出無相鞠養便爲無母不必限其母亡譙王所命不爲乖禮此子自宜依慈母如母之服按晉朝諸王用士禮則應附父在爲母之條凡慈母以功勤致服本無天屬之愛豈有心喪之文乎

諸侯及公卿大夫爲天子服議 周 漢 晉 大唐

周制喪服斬縗章諸侯爲天子天子至尊也馬融曰天下所尊故曰至尊也漢戴德喪服變除云臣爲君笄纚不徒跣始死深衣素冠其餘與子爲父同鄭元變除云臣爲君不笄纚不徒跣張祖高問士服天王云何要記唯道大夫服君及家臣服大夫耳不說士恐有脫誤鄭云士服君亦斬縗無明文而雜記云士居堊室此則士制周耶士下吏服士恐亦應同謝沈答曰朝廷之士服天王斬縗禮之明文也邑宰外任之士居堊室制周要記非脫誤是簡略耳

晉尙書問天子崩於今臺書令史以上皆爲服斬縗之服不博士卞搉應琳議禮命士以上皆服斬臺書令史列職天朝皆應服斬又問天子崩令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導從應易服制不卞搉答禮庶人在官者服齊縗三月又近臣服斬導從出入皆應從服又問服隨君輕重令司隸服斬下吏服齊爲合禮意不卞搉答凡臣從君皆降一等今之牧守皆古諸侯以禮相況輕重宜矣又問禮義服不從今司隸爲君斬縗義服也下吏爲從不每降一等嘗爲君喪其親者耳古今行事復云何搉答禮庶人爲國君齊今則不服然吏若都官從士有職司於喪庭者故宜依庶人在官義耳義服不從謂近臣服君斬服之縗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前稱導從指謂近臣魏晉故事云又問諸二千石長吏見在京城皆應制服不博士卞搉楊雍應琳等上云禮臣爲君斬縗自士以上見在官者皆應制服

大唐元陵遺詔天下人吏敕到後三日釋服晉賀循云吏者官員所署伏以公卿百寮不同人吏準禮臣爲君服斬縗三年按高宗實錄昭陵臣下喪服皆準漢文帝故事三十六日又按高宗崩服紀輕重亦依太宗故事中宗睿宗時臣下喪制並所遵守據禮及故事今百官並合準遺詔二十七日釋服其小祥內百官並無假日每日平明詣延英門進名起居不入正衙至臨時赴西內哭訖各歸至小祥日去首絰著布冠其日早集於西內哭望日及

大祥又赴西内哭大祥日除縗冠杖等服慘公服至山陵時却服本縗服事畢除之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議 周 漢 東晉

周制喪服繐縗裳牡麻絰既葬除之馬融曰絰帶從大功制度小功言澡麻是言牡麻知從大功也既葬除其服天子七月葬不言七月者言同時而除也繐者小功之繐理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縷細其縷者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也繐縗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此繐縗也其服在小功之上欲著其縷之精粗升數在繐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繐縗也諸侯之大夫接見於天子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人不服可知

漢戴德云繐縗七月之服諸侯之大夫始聞天子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從諸侯哭於朝張帷爲次於官舍門外別外內食蔬食有鹽酪之和凡再不食既成服服繐布縗裳十一升白布冠纓緣皆十一升帶亦如之一辟廣三寸偶結於前絰用枲麻首絰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石本在上五分寸之三七月而葬葬已而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故石渠禮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大夫之臣爲國君服何戴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當繐縗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爲國君也聞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爲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聞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爲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貿乃非常也不得爲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郞臣臨待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爲有接見義吳射慈云始聞喪去吉冠著素弁十五升布深衣從其君哭太廟阼階下袒免即位成踊襲絰吉屨無絇張帷爲次於其所舍別內外蔬食飲水牡麻絰至成服服四升半繐布縗縷裳細而疏其冠八升纓帶中衣領袖緣亦如之七月而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又徐整問射慈曰諸侯之大夫時會見於天子故爲繐縗七月不知此大夫時以何事而得見之也遠國大夫在蕃荒服者未嘗及見天子亦爲服不答曰諸侯之大夫有出朝

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會見猶服此緦士已下則無服 東晉簡文帝崩鎮軍府問參佐綱紀服邵戩答曰禮臣爲君服皆斬縗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又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先儒以爲非達官謂官長所自除人在官者也庶人在官服天子與畿內之人同齊縗三月按參佐無除者宜用此禮又禮諸侯之大夫會見天子者爲天子服緦縗七月按今綱紀雖或被除敕猶古諸侯之卿命於天子比耳會見北面時無二君之道宜依緦縗之制其無除敕又未嘗會見則宜無服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以下爲天子服杖議 魏 晉 東晉 宋 大唐

魏晉故事問皇太后三夫人以下皆服斬諸長公主及諸君崇陽園循容服制之宜卞搉等議按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依禮則公主宜服斬而不杖禮君夫人爲長子三年妾爲君之嫡子與夫人同則崇陽園循容宜三年又問太后及公主應杖不卞搉應琳議禮爲夫杖自天子達皇太后應杖明矣婦爲舅姑禮無杖文皇后不應杖也君之喪夫人世婦在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如禮三夫人已下皆杖 東晉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 宋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也 大唐天寶七載五月宗正卿褒信王璆奏皇妹及女準禮出嫁後各降本親一等今並降爲第二等臣以爲執禮故親有虧恆典伏請一切依服屬等第爲定不在降服限仍請永爲恆式奉敕依

諸王女孫女爲天子服議 魏 晉

魏晉故事博士卞搉應琳等議按禮諸侯之夫人爲天子其服齊縗本無服者也猶從夫而同今王始於大行皇帝本服周以輕明重依諸兄弟之義所服至尊疑當服重王諸女依諸侯兄弟禮則應服斬也孫女幼未及於禮

若欲服宜依諸侯之制

宗室童子爲天子服制議 魏 晉 大唐

魏晉故事曰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爲祖服周當爲臣服從本親服皇弟吳王年十章郡王年七又當倚廬服成人禮著何幘服應琳議按禮喪服諸侯爲天子斬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例又禮童子不居廬不杖不菲廣陵王未冠吳王章郡王早幼不應居廬古但有冠無幘漢始制幘可如今服卷幘　大唐元陵之制孫爲祖齊縗周年臣爲君斬縗三年今伏準遺詔皇帝服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臣下並從釋服皇孫既是齊縗周年服禮有嫡子無嫡孫其服並合從皇帝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釋服後以慘公服至山陵時卻服初齊縗服事畢卽吉服

童子喪服議 周 漢 晉 宋

周喪服經曰童子唯當室緦馬融曰童子未成人也鄭元云童子未冠之稱宗室之嫡子　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未成人者不能備禮當室則杖　漢戴德變除曰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爲父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同禮不爲未成人制服者爲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縗經不以制度唯其所能勝　晉劉智釋疑曰嬰兒無知然於其父母之喪則以縗抱之其餘親八歲則制服矣七歲曰悼過此有罪則入於刑可刑必致之於禮故在下殤之年爲之制服按小功章昆弟之殤服昆之下殤是以下殤之年則行服也蜀譙周縗服圖童子不降成人小功親以上皆服本親之縗童子不杖不廬不免不麻當室著免麻十四以下不堪麻則不吳徐整問爲姑姊長殤在大功下殤在小功爲姊下殤已下緦六七歲未成童子爲父母不杖不廬不菲至童猶尚不備今此何以越得爲姊殤服備大功小功之制乎十七八尚可緦六七歲兒未能稱此縗麻謝慈答六七歲雖未爲童其姊死故宜著布深衣　宋庾蔚之謂馬融以童子爲未成人鄭元以爲未成人之稱並不明

下至幾歲戴德以童子當室十五至十九譙周云十四已下不堪㡍則不記云十五成童舞象耳豈是經所云童子當室者耶按禮稱童子參差不一以事推之則大小可知矣愚謂當室與族人爲禮若是八歲以上及禮之人以其當室故令與成人同昔謝慈以爲未八歲者服其近屬布深衣或合禮意

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魏 晉

魏田瓊云諸侯女嫁爲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爲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爲衆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衆子無服后何緣獨服之耶　晉賀循云諸侯女以爲天王后以尊還降其族人吳謝慈云諸侯之女爲天子后爲天王之親服隨天王而降一等諸侯之女爲后爲其父母及昆弟爲父後者服齊縗其宗子亦不降徐整云諸侯女嫁爲天王后爲外親尊同則如邦人爲君之長子三年也

皇后爲親屬舉哀議晉 隋 大唐

晉褚太后爲從弟舉哀博士王臻等議於至尊是族舅雖不及舉哀可從太后舉哀於朝堂又云太后前爲褚衛軍劉夫人舉哀於式乾殿至尊於朝堂今宜依故事尚書王彪之議若至尊自應舉哀外族於朝堂是也自若不舉哀唯應從太后遠出朝堂未踰其禮謂從舉哀之禮自中朝迄於中興朝廷已粗有常儀至尊爲內族於東堂舉哀則三省從臨爲外族及大臣於朝堂舉哀則八座承郎從臨至尊之奉太后既率朝臣之儀又盡家人之禮二三情敬實兼參臣子今不應自舉哀者謂應從太后臨於式乾殿太后位西面東向至尊位北面南向　隋制皇太后皇后爲本服內親及賓一舉哀　大唐制如開元禮

爲皇后大祥忌日哭臨議晉

晉博士徐禪上恭皇后大祥忌日臨哭事太學禮官謂至尊行先后之喪亦同齊縗今再周及忌日無復祥變之事謂不可躬行臣按無經傳明文則不應出若晦日東堂舉哀由朝廷參議而事無指條按侍中徐邈衆議按博士議恭皇后再周欲依三年之議至尊東堂舉哀羣臣詣陵哭臣按禮爲王后服無三年之制左傳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耳禮喪大記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文子之喪既除越人來弔受於廟門之外垂涕洟而不哭明喪既過無哭禮不詣墓而接於廟外今后服既過至尊無緣舉哀羣臣不應詣陵而哭也博士許翰等議按禮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元云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練祥也凡人子之生必有天父地母之道故記有君薨而生子之禮今二皇子之育雖在恭后崩後於禮是爲有三年子幼少者也則必爲之有二祥之祭杜元凱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服其練祥日必有位矣今皇子出承國藩故王后喪諸侯卑不得爲主夫喪無主禮有正文至尊統天承重則爲主在聖躬也乃同先帝先后於考妣哀禮終於今晦吉禘始於來朔非人臣之所主也記云爲王后周服母之義虞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遏密恭后母育天下臣子有喪妣之恩古門人於師無服心喪三年祥日之哭所以終哀非服喪三年矣今聖代不可守以循常之名例當博納同異斟酌而用焉

皇后親爲皇后服議晉　宋

晉國子博士王翼云按禮無明文依準鄭制齊縗諸婦誠非五屬然緣成親夫屬子道則妻亦婦道矣不得不制親屬之服故孝后崩庾家訪服博士王邕議五服之內一同臣妾宜準小君服周侍中高崧答以爲皆準五屬爲夫人周祠部郎孔恢云庾家男女宜齊縗庾家諸婦雖非五屬女今見在五屬之內亦服周護軍江霦音斌云按賀

公記天子諸侯五屬之內雖不服職爲臣皆斬縗爲夫人則齊縗周天子諸侯既同后夫人亦不可得異但文有詳略耳子姪服周諸婦非復五屬之例謂當從降夫一等鄭爾云諸婦宜從夫若其夫自同人臣婦亦宜同於臣之妻與王后無準雖欲盜戚於大典有闕　宋庾蔚之謂與天子有服既爲之斬縗與王后有服則宜齊縗周也雖婦亦宜以有服爲斷應如孔恢議

諸侯及公卿妻爲皇后服議 晉 宋

晉孝武帝泰元中瑯琊王納妃裁登車而定后凶禍至卽依在途遭喪改服卽位哭徐邈以爲有服記有其證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又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吳徐整問云經言爲夫人君不道爲其妻然則公卿諸侯之妻不爲皇后服耶謝慈答曰皇后天下之母則宜服周禮君命其夫后夫人亦宜命其婦其受命則不宜無服　宋庾蔚之謂服問云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按鄭元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周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周按王肅注云外宗外女之嫁於卿大夫者也爲君服周今鄭王雖小異而同謂夫服君斬縗故妻從服周耳未聞王妃服后與不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縗夫人齊縗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親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按先儒皆以有親服之故成以君臣之服瑯琊王妃者是司馬道子妻於孝武定后本娣姒小功之服王者絕旁親故宜成以臣妾齊縗之周

蕃國臣爲皇后服議 天子將吏爲皇后附 晉 宋

晉恭皇后崩時東海國臣弘據刺問禮官太學博士謝詮按儀禮諸侯之大夫爲周王繐縗至葬除有正文傳曰

諸侯之大夫時接見於天子也至於周王后崩無喪服之制周王天下父周后天下母諸侯大夫宜服總縗稱情爲得又刺問云昔元明二帝崩時朝臣皆服斬縗諸國臣總縗七月今朝臣旣爲皇后齊周則國臣宜有差降不得亦總縗也謝詮答曰總縗止於七　故無降錯綜記例亦謂應有服正疑於無降耳按伯叔母與伯叔父恩義有深淺而服亦同齊曾祖與宗子母妻服無差降推此則何必皆降乎將以取節於旣葬故無等耶　宋庾蔚之謂經但云諸侯大夫爲天子而不及后則知於后無服也若有服則當連言且傳云時接見乎天子益知后不在其例矣弘據引大夫之制不成禮者凡后之喪在其數以明后必有服蔚之按記云士之所以異總不祭鄭氏云然則士不得成禮諸侯之士亦不得服天子及后而亦不成禮明不成禮不必爲服止以君有天王及后之喪以宜隨例致哀故亦同廢祭耳　文明皇后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通典卷八十一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四十二 凶四

皇太子降服議 晉 宋

晉孔安國問徐邈云皇太子爲新安公主當何服邈答云禮父母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諸侯之嗣子及大夫之嫡皆降絕旁親唯父母之所服子乃敢服王侯絕周不爲姊妹服太子體君之尊亦同無服皇子厭其君又不敢服 宋庾蔚之謂今唯太子從君所服皇子公子則無厭降

皇太子爲太后不終三年服議 晉 宋

晉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於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卽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爲今制所施蓋漢文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自宜終服詔更詳議尚書杜元凱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其議並見癸禮卷中）禮官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崇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縗服除於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尚書魏舒等奏以爲靖逵等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居喪古今之通體也皇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也喪服妻爲夫妾爲君皆三年按孝景卽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於皇太子

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令將吏雖蒙二十五月之恩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耶謂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縗麻諒闇終制杜既定皇太子諒闇議摯虞答杜書曰僕以爲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稱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卽吉方進之從時皆未足爲準蓋聖人之於禮譏其失而通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制何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於時外內卒聞杜議或者謂其違禮以合時杜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採典籍爲證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爲定證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有禫無成文代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士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頓除卽吉故其間服以緗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同不應服有再禫宜下以爲永制詔可

皇太子爲所生母服議皇子附　晉

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中太子所生陳淑媛薨尚書疑所服徐邈以爲宜依公子爲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殷仲堪以爲當依庶子爲後服所生母緦皇子服乃練冠耳按緦麻章中有庶子爲後爲其母傳曰與尊者爲體今皇太子繼體宸極正位儲宮猶可同稱庶乎當與尊者爲體徐邈又曰嫡子服所生禮無其文者蓋不異於庶子故緦以公子爲言推義可知既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服則正庶均於降奪雖登位儲宮而上厭所天義不異也至於既孤則餘尊之厭輕矣故諸庶子服其母大功而爲後者服其母緦此存亡異禮何可一其制耶殷又曰伯父與

尊者爲體諸無子者立宗人爲子便當降其本親尋爲後之言將關於存亡也徐又按喪服傳三月不舉祭因而服緦明已主烝嘗非復嫡子之時也姜輯議渤海王服范太妃事喪服云君爲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君之庶子有封爲君者其公亦不降之明矣士之妾子不降母者以其與父貴賤不足殊也然則尊與父同不見厭者亦宜伸其情盡禮於其母渤海王旣不承安平之祀而母已受王命之寵成太妃之號愚謂太妃之尊但當自降於渤海不得配食於安平之廟耳至於渤海三王自宜盡爲母之制不復厭於安平以從公子降等之禮按薛公謀議皇子以封爲王列土守藩不得戚於天子者父卒爲母三年

諸王持重爲所生母服議　晉　宋

晉穆帝永和中尚書令顧和表云爲人後者降其所生奪天屬之性明至公之義隆殺節文著於周典按濟南王統昔爲庶母居廬持重違冒禮度肆其私情宜以禮奪服奏可至孝武泰元中太常車允上事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自頃公侯卿士庶子爲後爲其庶母同之於嫡禮記云爲父後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求之情禮失莫大焉允又上事云經年未被告報若以所陳或繆則經有明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又昇平年中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縗三年詔聽依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中故梁王逢所生母喪亦求三年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謹以重上請臺參詳尚書奏依樂安王大功爲王詔可　宋庾蔚之謂庶子爲後爲所生服緦此禮之正文近遂爲三年失之甚也按晉樂安王所生母喪議者謂應小功孝武詔令大功乃合餘尊之義但餘尊之厭不言爲後者也卽今猶皆三年

諸王出後降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議 東晉 宋

東晉瑯琊王爲前太宰武陵王服郎中令王奥問徐邈曰昆弟俱仕一人爲大夫一人爲士便降太宰是爲庶人諸侯而全持庶人之服乎元皇帝入承大宗孝王出嗣宗國殿下出後孝王於元帝故得爲子不邈答曰議者多謂瑯琊孝王應從出爲人後例降一等今瑯琊當爲武陵王服大功按禮受重必以尊服服之而降本親此誠然矣今所疑者元皇帝本瑯琊嗣王旣光啟中興命孝王委重傳祀實受之於元皇非別有承繼者不旁繼而內自奪是無所天也今孝王猶以子道嗣位本國豈與出爲人後者同哉按漢宣帝雖上繼昭帝而史皇孫猶稱皇考父子之道全節一代成事又曰始疑武陵出嗣旣以廢放不成爲人後則當還服本親若以武陵先王祀不宜絕自應更命承繼侍中孔注問徐邈曰漢宣帝謂史皇孫爲皇考此是稱謂耳未足以明服之輕重也假令宣帝登祚後有本父母喪自當不得行重服又君服父祖廢疾不立者故斬而不降賀循云雖不立位在嫡正父之所繼己之所承故爲三年恐此與出後相踰邈答曰稱考之名非可謬立且於時立非一帝德皇恭皇皆不得稱考明史皇孫稱考當實有義君超繼上代猶爲父祖之重無別所承故本親不降也元皇孝王所承旣異則大制宜降故論者據此爲斷子之離父父之捨子其所承繼不同何得復全其本故吾無易衆議穆帝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乞齊縗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太常江夷上博士孔恢議禮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又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九月鄭云君卒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子爲母三年經文則一而鄭有二疑太宰若從三年之制爲重則應從九月無應從緦麻之理且太宰以天子之庶出繼諸侯本無應厭降之道太宰今承諸侯別祀又不同庶逆相後有承繼大宗之義應從降一等之制從九月亦降一等應服五月出後者

之子亦皆還降其本親祖父母伯叔一等又禮無蕃王出後本親與庶姓有異之制尙書謝奉按禮爲人後者三年必以尊服服之庶子爲人後爲其母服緦傳曰何以緦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禮唯大宗無繼支屬之制太宰出後武陵受命元皇則纂承宗廟策名有在禮制既明豈容二哉夫禮有仰引而違情者故有君服而廢私喪屈伸明義非唯一條所謂以義斷恩況貴賤之禮既正豈得不率禮而矯心當依庶子爲後之例服緦而已倉部郎許穆議母以子貴王命追崇夫人視公爵秩比諸侯凡諸侯之禮服斷旁親以國內臣妾並卑故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則各以其服服之尊同故也卑則服闕尊則禮行太宰封王繼於蕃國出離其本仰無所厭夫人諸侯班爵不殊緣天然之恩伸王子之厭薄出禮之降制服周可也吏部郎松惪議云考之禮文太宰應服齊緦周今以春秋條例以廣其喩母以子貴庶子爲君母爲夫人薨卒赴告皆以成禮不行妾母之制夫人成風是也此則身爲父後服應緦麻猶以子貴得遂私情經有明文三傳不貶況於太宰貴同古例不爲父後者耶且禮有節文因革其一自漢以來皇子皆爲始封君始封君則私得伸設令太宰不出後必受始封服無厭降出後降一等復何嫌而不周乎祠部郎曹處道云禮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緦與尊爲體不敢伸恩於私親爲人後以所後爲父亦是尊者爲體其所生母俱是私親爲父後及爲人後義不異詔常侍敦喩太宰從緦麻服制累表至切又遣敦喩太宰不敢執遂私懷以闕王憲乃制大功之服咸和中瑯琊王昱簡文皇帝母鄭氏薨王服重朝以出繼宜降國相諸葛頤坐不正諫被彈王表曰亡母生臨臣官沒留臣第雖出後而上無所厭則私情得伸昔敬后崩時孝王先出後亦還服重此則明典臣之所憲章也二年徙封會稽追贈建平國夫人鄭氏爲會稽太妃　宋庾蔚之謂晉簡文受其膝下之慕不尋爲後移天之重

爲皇太子服議 齊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按喪服經爲君之長子同齊縗周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周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縗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至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縗裳減其月數並同服齊縗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縗周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稱世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詔依所議又奏按喪服經雖有妾爲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準不復追行詔曰既久廢便停又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周周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周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嫺娶便應並通竊謂二事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代周喪降在大功者婚禮不廢樂以伸私慼以從前典詔依議又奏按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日乃設祭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乃因其故服按今則祥日朝服臨訖易服而祭也尋比代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爲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七刻皇太孫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臨祭凡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可

爲太子妃服議 諸王妃附 宋 後魏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縗時從服者著縗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周服召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大明五年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三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按禮齊縗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令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謂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

軒拜官舊不爲礙梓宮在殯應懸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作矣使樂官據禮上興之又議按禮大功至則避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理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懸而不樂今準其輕重俾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徹樂以終服夫金石賓饗之禮簫管警塗之衛實人君之盛典當陽之盛節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喪虛懸終竟亦足以甄崇家正標明禮婦矣愛議皇太子周服內不合作樂及鼓吹　後魏宣武帝延昌三年司空清河王懌叔母北海王祥妃劉氏薨司徒平原郡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貞卒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封祖胄議禮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竊惟今者加台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身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己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宜從齋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以采齊在禮反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明槐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爲重令二公地處尊親宜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宜令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準禮卽情愚謂爲允詔曰可

爲太子太孫殤服議 晉

晉惠帝無嫡子以庶子爲太子亡謂應降永寧中沖太孫亡議者謂應爲殤中書侍郎高齊議太孫自是無服之殤不應制服此禮之明義宜從以日易月之制博士蔡克議以爲臣子不殤君父者此謂臣子尊其君父不敢殤之耳非爲有臣子便爲成人不服殤也按漢平帝年十四而崩羣臣奏臣不殤君宜加元服後漢許慎鄭玄論立廟亦唯謂臣子不上殤耳又長子自以正體於上不以命嗇也又命庶孫四歲則嗇之古嫡子何獨十九不嗇喪

服君爲嫡子長殤大功鄭玄曰天子亦如之所言臣不殤君者自謂如太孫等之臣不殤耳太子唯尊於東宮東宮臣不殤之耳今太孫未冠婚四歲而齊縗成人之禮於太廟愚謂不可慇懷若在太孫當依庶殤不祭

爲諸王殤服議 晉 宋 梁

晉新蔡王年四歲而亡東海王移訪太常博士張亮議聖人因親以教愛親不同而殤有降殺蓋由知識未同成人故也七歲以下謂之無服之殤記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東海與新蔡別國旁親尊卑敵均宜則同殤制而無服也國子祭酒杜夷議諸侯體國備物典事不異成人宜從成人之制　宋庾蔚之謂嗣子之體不以成人爲義故經有諸侯嫡子之殤服臣子不殤君父宮臣得服斬耳自餘親自依其本服記云能執干戈以死社稷則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未二十而冠婚及爲大夫者皆不爲殤至若諸侯繼體象賢君臨一國事過大夫遠矣而可反殤之乎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天下始及殤追贈謚東平沖王巽制未有準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按禮有成人道則不爲殤今既追祚土宇遠崇封秩珪韍備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嘉偶在室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無明證卻値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爲義所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爲王乎然則在生而封或既歿而爵俱受帝命不爲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秩是成人之禮靈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未成親以殤服未學含疑未之或辯左丞羊希參議尋澄議既無盡然前例不合準據按禮云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大明五年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升子年始四歲旁親服制有疑太

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闕成德君父名正臣子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旁親故依殤制東平沖王已經前議若升仕朝列則爲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爲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至於旁親宜從殤禮詔可　梁天監十四年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爲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於是諸王服封陽侯依成人之服

王侯世子殤服議　晉　宋

晉有問者曰某國中尉虞某（按本論無國名亦無虞名）訪太常王冀云壹贈國王第二郎年在殤爲世子臣當有服不冀云禮無從君服殤之文去臣從君而服以其體尊承緒非繼成人與殤也苟爲代嫡君爲之服則臣以何而不從服乎若以禮無文者亦可不服長子之下殤也　宋庾蔚之謂臣以義服故所從極於三年經舉重服必從則輕不從可知也若從服世子之殤亦可從服嫡婦豈其然乎唯小君非從故與君同

繼殤後服議　晉

晉劉系之問荀訥禮喪服小記爲殤後者服以其服按鄭玄云言爲後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按禮取後或可緦麻之親或五服之內若如鄭旨各從本親則爲殤後者可有無服之理殤雖無爲人父之道今既承之不得不稱之爲父稱之爲父而無服之處喪即情尋義無服之理有疑訥答曰今相承繼在殤者既歿之後主人近親皆以殤服服之疏族爲後更當斬縗三年輕重殊駁非稱情立文也且後大宗當爲祭主於先

人輕降之服不可久廢祭祀若應重服者記當曰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似非服重也當以為後之故本施成人而不從殤耳

通典卷八十二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四十三　凶五

喪制之一

初喪（終稱附　東周政衰諸侯踰僭或已削去周典重遭秦皇焚書舊制遂多湮滅漢魏以降儒者乃推士禮制當時之儀耳他皆類此　周　漢　魏）

周制天子之制具大喪初崩卷　君大夫疾病外內皆埽（疾困曰病外內皆埽爲賓客來問疾埽悉報反）徹縣（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寢東首於北牖下（病者恒居北牖下也）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屬纊以俟絕氣（纊新綿也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也屬音燭）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爲其相褻）士死於適（音的）室幠（音呼）用斂衾（適室正寢之室疾者齊故於正寢焉疾時處北牖下死而遷之當牖有牀袵幠覆也斂衾乃大斂所用之衾小斂衾當陳也）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內子卿之妻下室其燕處）天子死曰崩（崩者自上顛墜之名）諸侯曰薨（薨顛壞之聲）大夫曰卒（卒終也君子曰終）士曰不祿（不祿不終其祿）庶人曰死（死之言澌也精神盡也）死寇曰兵（異於凡人當饗錄其後也王肅曰兵死也）　漢石渠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五經通義云春秋說題辭曰大夫曰卒精耀終也卒之爲言絕於國也士曰不祿不祿爲身消名章也白虎通曰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崩之爲言憪然僵天下也庶人曰死魂魄去心死之爲言澌精氣窮

也又曰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得見不直言死稱喪者孝子之心不忍言也　魏明帝詔亭侯以上稱薨夫爵命等級貴賤之序非待偏制蓋禮關存亡故諸侯大夫既終之稱以薨卒為別今縣鄉亭侯不幸稱卒非也禮大夫雖食采不加爵鄉縣亭侯既受符策茅土名曰列侯非徒食采之比也於通存亡之制豈得同稱卒耶其亭侯以上當改卒稱薨三府上事博士張敷等進議諸王公大將軍縣亭侯以上有爵土者依諸侯禮皆稱薨關外侯無土銅印當古稱不祿千石六百石下至二百石皆詣臺拜受與古士受命同依禮稱不祿高堂崇議諸侯曰薨亦取隕墜之聲也禮王者之後公及王之上公九命為二伯者侯伯皆執珪子男及王之公皆執璧其卒皆曰薨今可使二王後公及諸國王執珪大將軍縣亭侯有爵土者車騎衛將軍辟召掾屬與三公俱執璧者卒皆稱薨禮大夫曰卒者言陳力展志功成事卒無遺恨也今大中大夫秩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皆六百石此正天子之大夫也而使下與二百石同列稱不祿為大夫死貶從士殆非先聖制禮之意也士不祿者言士業未卒不終其祿也尚書嘗訪云宮僚終卒依禮各有制至於其間令長以下通言物故不知物故之名本何所出高堂崇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能於事者也

復始卒事位及奠訃告等附　周　大唐

周制司服供服隸僕復於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也）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太廟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求之王平常有事之處也乘車玉輅於太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四郊以綏出國門此行道也鄭司農云復謂始死招魂復魄也夏采天子之官也故以冕服太廟始祖之廟也綏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也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也）復曰天子復矣（始死呼魄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告喪曰天王登遐（告赴也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言仙去）諸侯大夫復其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復者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也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也階梯也簨簴之類）諸侯小寢復復

者朝服君以褒夫人以闕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褖衣復者以簪裳於衣左荷之扱領於
帶指升自前東榮中屋履危北面招以衣三號曰皋某復捲衣投於前司服受之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小臣君之近臣
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神也君以袞謂上公也夫人以闕狄互言之耳上公用袞則夫人用褘衣侯伯用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闕狄矣赬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
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襢衣雜記云內子以鞠衣褒衣素紗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注云內子卿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榮屋翼也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皋某復也
北面招求諸幽之義皋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司衣以篋待衣於堂前衣尸者覆之若復得魂魄然復者降自後西榮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其薪用爨沐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惡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左轂象屋東榮凡復衣不以衣尸
不以斂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也婦人服不以袡袡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也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婦人不以名行復
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
也向其所從來者升屋北面也禮復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為死事矣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悲哀有深淺也若嬰
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既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綴拘也為將屨恐其辟戾也校
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牀謂所設之牀第當牖者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也楔齒為將含恐其口閉急也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於尸東
即牀而奠當腢五口反又五侯反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也腢肩頭也用吉器器未變檀弓云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不容
改新也閣庋藏食物處凡喪奠之禮始死未設黍稷為死者不食糧故也士即日而襲其奠不易大夫以上則明日而襲是經宿奠也自始死至虞凡奠皆經宿明日而徹為憑神故也帷堂事小訖也乃訃於君
主人西階東南面訃者拜送曰君之臣某死訃告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檀弓云父兄命赴者注云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父母妻長子則曰君
之臣某之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
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不祿使某至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

至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既正尸諸侯之喪子入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姉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姉妹之女也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弟子婦姑姉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之喪主人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夾牀東面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亦適妻在前也親者在堂親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姉妹子姓在此也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別尊卑也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衆婦人衆兄弟小功以下者衆婦人謂姑姉妹及內外之親也

大唐元陵儀注將復於太極殿內高品五人皆常服以大行皇帝袞冕服左荷之外自前東霤當屋履危北面西上三呼而止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自阼階入以覆大行皇帝之上復者徹殿西北扉降自後西霤其復衣不以襲斂浴則去之既復乃設御牀於殿內楹間去腳舒單簟置枕遷大行皇帝於牀南首以衣覆體去死衣楔齒用角柶綴足以燕几校在南其殿內東西哭位嗣皇帝以下舒草薦為奠用酒脯醢器用吉器如常儀其告喪之禮使至所在集州縣官及僧道將吏百姓等於州府門外並素服各以其方向京師重行序立百姓在左僧道在右男子居前婦人居後立訖使者立於官長之右告云上天降禍大行皇帝今月某日奄棄萬國刺史以下撫膺哭踊盡哀止哭使者又告云大行皇帝有遺詔遂宣訖刺史以下又哭十五舉聲使者又告皇帝伏準遺詔以今月某日即位刺史以下再拜稱萬歲者三百姓及州縣佐史朝夕營哭各十五舉聲三日釋服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並斬縗絰杖諸文武官吏服斬縗無絰杖大小祥釋服並準遺詔其有敕書使者宣告如常禮其三品以下儀制並具開元禮

周制凡弔事弁絰服（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司服云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純衣（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純音側其反）或曰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也）為之不以樂食（蓋為殯斂之間）諸侯使人弔他國之君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賓立門外不當門也）主孤西面（立阼階之下也）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之命以出也不言儐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也）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欲使人知嫡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出反位（孤拜子也）大夫士之喪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采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以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立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縗而往弔之）儐者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諸侯弔必皮弁錫縗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縗（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既殯成服矣）凡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大夫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也徹帷扆之也事畢則去扆音差據反）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寡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也）主人哭拜稽顙成踊（稽顙頭觸地成踊踊者三）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父母始死悲哀非處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出門）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弔雖不當免時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不散麻者若自絞垂之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親者大功以上）尸在室有君命眾主人不出（不二主人也）大夫之喪大夫弁絰（弁絰者大夫錫縗相弔之服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曰弁絰也）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猶告也儐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

事為大夫出也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往謝之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謂無主後弔曰寡君承
事亦云為執事來主人曰臨君辱臨某之喪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人臣有父母之恩也孔穎達曰君於臣當特弔於家其或小臣及庶人君不先之造次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縢成公之喪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叔弓也進
書奉君弔書子服惠伯為介惠伯慶父玄孫之子介副也魯哀公使人弔蕢尚蕢尚魯人音苦怪反遇諸道避於路畫宮而受弔焉畫宮畫地為宮象也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弔禮於野非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
傷而不弔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云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者此施於生者也傷辭未聞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也蓋本傷
辭始死羔裘玄冠易之而已矣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不以吉服弔喪三年之喪雖功緦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
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緦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練則弔父在為母功緦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縗十一月皆可以出者也子
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縗而往哭之或曰齊縗不弔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者也既葬大功
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也周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縗弔待事不執事謂為姑姊妹無主殯
不在己族者也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禮饋奠也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
友虞祔而退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而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贄相見也弔於人是日不樂君子哀樂不同日也子於是日哭則
不歌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氣力始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弔於葬者必執紼若
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之以力也車曰紖棺曰紼司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
斂子游出絰反哭皆以朋友之禮而往二人異也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也　漢戴德曰君弔於卿
大夫錫縗以居不聽樂弔於士皆服弁絰疑縗君弔至疑縗素弁加絰明日主人縗絰拜謝於朝君若吏人弔其

服疑縗素裳素冠諸侯會遇相弔則錫縗皮弁加經不舉諸侯弔於寄公錫縗諸侯相弔其同國大夫相弔錫縗
十五升抽其半素冠加經朋友弔服有經經大與緦麻經同素冠素帶既葬而除皆在他國則袒免同國大夫命
婦相服錫縗素總加麻同國之士相爲朝服加經其妻相爲亦如之朝服不髽　後漢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於
門外又拜送於門外大夫弔不迎於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歟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
杖其至皆如故無可捨耶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答曰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
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於禮但見去杖戢杖其餘不見也今於君弔以首經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
劉表後定喪服云既除喪有來弔者以縞冠深衣於墓受之畢事反吉又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經貫左
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乃厭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於前聽進即堂先哭乃止於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
致辭子對而不言稽顙以答之　魏明帝弔陳羣詔曰司空今遭母憂當遣使者弔祭如故事尚書司馬孚奏尋
故事自魏興無三公喪母弔祭輒訪章誕王肅高堂隆秦靜等云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送
葬王肅議禮臣有父母之喪訃君弔之弔諸臣之母當從夫爵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會故領軍
朱鑠喪自卿以上皆冠以布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法夫冠成德之表於服爲尊唯君親之喪小斂之
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齊縗之痛有變無廢今爲弔去冠甚違禮意下博士評議博士杜希議以爲論
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故周人云玄冠代以素弁漢云玄冠代以布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
著巾古者單禮韋弁冠今者赤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反古今宜所因漢氏故事又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
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達於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玄

冠代之以素漢中興臨喪與禮合儀自後或言臨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爲使者亦宜去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詔從希議王肅云禮有親喪而君來弔則免絰貫左臂去杖迎拜於大門之外見馬首不哭先入門右庭中北面君升自東階南面哭主人乃哭君出又拜送大門外又按禮三年之喪終服不弔期之喪既練而弔大功之喪既葬而弔蜀譙周云國君爲卿大夫皮弁錫縗以居他事出亦如之其弔則皆錫縗布弁而絰三月服吉其弔士則服弁絰疑縗亦往則服出則不公及大夫弔衆妾如君弔他國卿大夫皮弁錫縗不絰君使人弔襚主人迎於寢門外見使者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前至中庭弔者致君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弔者出去主人拜送於門外君使襚者左執領右執要致命訖入室衣尸乃出他皆如弔既斂之後不衣尸委於尸東席上凡主人出送因拜賓所拜者拜訖皆即位西階下東面哭踊哭訖反室大夫弔服以錫縗用緦麻布而夾理之曰錫士弔服以疑縗用錫布爲衣而素裳擬於吉也其冠各以其縗歸其家猶弔服弁絰以居其以他事出則脫絰三月既葬服吉五代兄弟相爲亦然凡大夫弔其臣哭者主人不迎於門外主君入即位堂下西面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

晉摯虞決疑云凡使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異姓者服色器用皆不變陳舒議至尊臨温公夫人喪按禮天子哭諸侯則弁絰錫縗哭大夫士則弁絰疑縗此皆當時殯葬之閒服耳今温公喪已久遠主人本應改葬之服今之所服大夫喪耳天子於諸侯之妻禮變今以白帢深衣當古弔服今至尊臨喪謂應深衣而已著深衣者不復變服其餘侍官謂當公服直衛不應從哭　宋崔凱云禮君自弔其臣主人出迎於外見君馬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衆主人袒即位升自阼階西面主人前至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先出君去主人哭拜送於外門外明日主人縗絰拜謝於朝今代人君弔主人出迎見馬首拜君遣吏弔主人布席於喪庭孝子左貫首絰待於席南北面不哭也吏持版弔於席北面向孝子再拜訖伏吏跪讀版孝子再拜有弔賓主人迎即位中門外西面北上衆賓東面者北上門西北面者東上主人拜賓旁三拜衆賓不答拜主人入即堂下朝夕哭位衆賓入如外位訖即主者弔如死者爲主人哭弔者皆哭退出主人拜中門外如初弔辭至主人前曰聞君有某之喪

[illegible]

儐賓客相弔也因主人朝夕哭而往弔也又曰凡賓客來弔孝凡言孝者卽孝主也皆當位東階下西面不得廬中長吏自弔其人左貫首絰出迎還入門君至門謝孝還位仍從命還位若不謝遣者君向柩哭則孝當伏孝當後哭先止所以不使君甚哀也哭訖君還還位仍從命還位則哭不得入廬也哭位在東階下辭去孝子哭也君先出孝後出於門外見馬而拜訖哭而還也若有命止令勿出亦便隨從命也羸可使人自扶若病不能者君至自杖而已

樂亮問徐廣曰君弔之儀雖在於禮未審皇子之弔受弔爲當迎送及拜以不當於廬室主當別施位耶若別施位者應在何處卽位爲應立應坐君弔雖已葬主人必絻此禮已廢並未詳旣小祥重服已除正當以練冠功縗受弔耶徐廣答曰皇子之儀揖而不拜然猶應以練冠功縗迎立於側皇子向戶揖訖伏廬室而哭及皇子前執手時乃可長跪受之去出室還至戶更哭　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三不弔議　周　魏　宋

周制檀弓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玄曰畏者謂人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也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者也盧植曰畏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爾雅曰長刑者也　魏王肅聖證論難鄭玄曰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使聖人卒離不幸可得不痛悼而罪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悼傷之也　宋崔凱服節云有不弔者三謂畏厭溺死也欲弔者不變服之也

通典卷八十三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四十四　凶六

喪制之二

沐浴　周　大唐

周制大喪肆師大渳（音尾）以鬯築鬻（音煮築香草煮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金也渳謂浴尸）小宗伯掌大肆以秬鬯渳尸（大肆始陳尸也杜子春謂以秬鬯浴尸）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士喪始卒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為坄於西牆下東鄉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甸人有司主田野之官坄塊竈在西牆下中庭之西南順統於堂也坄音役）新盆槃瓶廢敦（音對）重鬲（音歷）皆濯造於西階下（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盆以盛水槃盛渜濯瓶以汲水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懸於重濯溉也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音隙）於笲（巾所以拭污垢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綌麤葛也笲音煩與下同）櫛於簞（簞葦笥也）浴衣於篋（浴衣以布為之其制如今通裁也）皆饌於西序下南上（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管人汲不說繘（均必反）屈之（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繘將以就祝濯米屈縈也）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主人皆出戶外北面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禮第（莊士反抗衾為其裸裎蔽之禮第去席盝水便也）浴水用盆沃水用枓（音主）浴用絺巾挋（音震）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婦人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七何反）沐於堂上士則祝淅米於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授潘煮於坄陶人出重鬲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盡階三等之上也差亦所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喪禮士沐以稻此云以粱蓋天子之士也率而上之天子則沐黍也祝夏祝也）祝盛米於敦奠於貝北管人授御者沐乃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濡濯沐浴餘潘水巾櫛浴衣亦并之既夕記云甸人築坅坎注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坅音五錦反）君大夫鬊爪及斂實於角中土埋之（鬊音

鬊亂髮也角謂棺內四隅也將實爪髮於棺中必為小囊盛之髻用組乃笄設明衣裳用組束髮髻斂也髻音膾又音會也主人入即位已設明衣可以入也大唐元陵儀注將沐浴內有司為坎於殿西廊下累塊為竈東面以俟煮沐浴新盆盤瓶鬲皆濯之陳於西階下掘坎於西階之西陳明衣裳於其側帛巾一方尺八寸沐巾二浴巾四皆用帛練櫛及浴衣實於篋將沐浴內掌事者奉米潘及湯各盛以盤幷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以入嗣皇帝妃公主等悉出帷外嗣皇帝以下在殿東楹間北面西上內命婦以下在殿西間北面東上俱立哭既沐而櫛將浴內執事者六人抗衾御者四人浴拭以巾挋用浴衣設牀於大行東袵下莞席上簟浴者舉大行易牀設枕埋其鬊髮斷爪盛於小囊大斂即內於棺中也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以大斂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其五品以上沐用稷四人浴六品以下沐用粱二人浴餘具開元禮

含周 魏 大唐

周制典瑞大喪供飯玉含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以柱左右䫀及口中者也䫀音顚含人供飯米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諸侯以璧大夫以珠士以貝實於笲具水物古者以為貨江水出為笲竹器名也米君以粱大夫稷士粱一豆實於筐一豆四升士喪將含商祝襲祭服褖衣次商祝祝習商禮者也商人敎之以敬於接神宜襲布衣牀上也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也大蜡有皮弁素服送終之禮襲衣於牀次含牀之東也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於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於米執以從俱入戶西鄉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於尸西當牖北面直尸南也設巾覆面為飯之遺落米也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不敢從首前也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於右尸口之右也唯盈取滿而已主人襲反位襲服衣也位在尸東商祝掩瑱設幎目掩者先結頤下既瑱設幎目既夕記云卒洗貝反於笲實貝左右䫀注云象齒堅也幎音縈下同夏祝徹餘乃襲夏祝祝習夏禮者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也凡諸侯有相含之禮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含者入升堂致命主人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春秋有既葬歸

含賵襚…受之於殯宮是也 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就也以東藏於內也）諸侯使人

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是也（言五者相次同時也）左傳諸侯伐秦曹宣公卒於會（魯成公十三年曹伯盧卒於師者是也）諸

侯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制曰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昔者季孫以璵璠斂孔子譬之

骸中原 大唐元陵儀注內有司奉盤水升堂嗣皇帝出盥手於帷外洗玉若貝實笄執以入西面坐發巾徹

奠玉貝於中之右大臣一人親納粱飯次含玉旣含訖嗣皇帝復位執服者陳襲衣十二稱實以箱篚承以席

巾加面衣訖設充耳著握手及手衣納舃乃襲旣襲覆以大斂之衾乃開帷內外俱入復位哭其三品以上用

及璧四品五品用稷與碧六品以下用粱與貝其儀具開元禮

襲 周 大唐

周制天子十二稱上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鄭玄據雜記士喪禮推而言）及上公袞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

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朱綠帶者襲衣之帶也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素為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禮記引子羔襲五稱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三稱歟）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繂之不加…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上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也）士爵弁服純衣（謂生時爵弁之服純衣者纁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也純音緇）皮弁服（皮弁所衣之服…服白布衣素裳）

褖衣（黑衣裳赤緣謂之褖褖言緣也所以表袍）緇帶（黑繒之帶）韎韐（上音妹下音給一命縕韍也縕音溫）竹笏（笏所以書思對命者）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

於踵（繶音憶絇音其俱反純音準）庶襚繼陳不用（庶衆也不用不用襲也多陳之為榮少納之為貴也）旣含乃襲三稱（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君錦冒黼殺綴

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冒者旣襲所以韜尸重形也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士喪將沐浴陳襲事於房中西領南上不績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為潔）鬠笄用桑長四寸

纓中桑之爲言喪也用爲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纓笄之中央以安髮也纓音憂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裹首者析其末爲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瑱用白纊瑱充耳纊新綿布巾環幅不鑿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也而幎目用緇方尺二寸赬裏著組繫幎目覆面者赬赤也著充之以絮也組繫爲可結也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樓中旁寸著組繫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正善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忍者也皆可以爲決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於弦令不挈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世俗謂王棘矺鼠闓音開矺音託設韐帶搢笏韐帶韎韐緇帶韐帶用革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設決麗於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麗施也掔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爲之藉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掔之表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掔音烏亂反設冒櫜之幠用衾櫜韜盛物者取事名焉衾始死時斂衾巾柶鬠蚤埋於坎坎至此築之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中帶若今之褌衫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袂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不辟質也轂足跗也他服短不見膚長不被土也縓綼緆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緇純七入爲緇緇黑色也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純音準設握裹親膚繫鉤中指結於掔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掔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既襲宵爲燎於中庭

大唐之制五品以上襲三稱六品以下襲一稱餘具開元禮

設冰　周　大唐

周制大喪凌人供夷盤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盤之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尸之盤曰夷盤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爲言也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此事皆沐浴之後也造猶內也襢第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爲秋涼而上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冰耳士有冰用夷盤可謂君賜冰亦用夷盤

大唐之制諸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暑月薨者給冰

周　魏　晉　宋　齊　北齊　大唐

殷制復興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喪服小記文鄭云此謂殷禮也）周制大喪司常供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諸侯建旗孤卿建旃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亡無也無旌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在棺曰柩識音至）竹杠長三尺置於宇西階上（諸侯七尺大夫五尺杠銘橦也宇梠也爾雅曰檐謂之梠也）

魏皇后崩繆襲議銘旌曰自殷以前復興銘旌皆書姓男名女字無書國者周之復天王稱天子諸侯某甫（某甫且字）秦漢皇帝皇后太后復書銘置之柩也舊禮書銘皆不書國號后亦不書氏魏爲天下之號無所復別臣子所以稱魏故某侯某者皆以自別耳明太后不宜復稱魏按左氏云天王崩不言周劉邵議主生稱魏不稱姓據漢律使節稱漢今魏使節亦稱魏及二千石諸竹使符皆稱魏以類推之其義宜同今太后之旌宜稱魏趙怡奏祖號所以稱廟不宜以題旌禮未有主作重既葬而埋之故銘旌宜與重俱埋廟門外之左尙書奏祖宗之號所以表德題旌古今異儀今列祖之號宜改施新銘旌故旌故杠所埋如怡等議與重俱埋於廟門之左

晉杜元凱云諸侯建大旂（畫熊虎龍文曰旗也）杠七仞斿至地徐宣瑜議云王之上公八命出爲二伯加一等謂九命作伯建九斿按上公之上服遠遊冠佩山玄玉宜與三公同建八斿諸位從公者三公八命應建旂八斿侯伯同七命建旂七斿元凱又云卿建旃六斿至軫（孤卿次三公也通帛爲旃爾純赤也）宣瑜云王之卿六命建旃六斿王之上大夫五命建旃五斿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斿

齊王儉議斿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斿大明舊事不經率爾便行耳今宜者以禮典吉部自有旂輅凶部別有銘旌詔從之

北齊制旌一品九斿二品三品七斿四品五品五斿六品七品三斿八品以下達於庶人唯旐而已其建三品以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品

五品至輪六品至九品至軟勳品達於庶人不過七尺　大唐元陵儀注大斂訖所司設太常旂日月十有二旒杠九仞旒委地大斂之後分置殿庭之兩階又設銘旌以絳廣充幅長二丈九尺題曰某尊號皇帝之柩立於殿下其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下七尺皆書某官封姓君之柩具開元禮

懸重周　宋　隋　大唐

周制士喪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於中庭三分庭一在南（重木也懸物曰重刊鑿之為懸簪孔）士三尺差而上之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夏祝鬻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夏祝習夏禮者夏人教以忠於養宜從餘米為鬻以飯尸餘米為鬻實重鬲者也）大夫四鬲諸侯六鬲（與鬲數同差故也）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懸於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於後（久讀為灸謂以蓋塞鬲口靲竹篾也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賀加也靲音擧琴反）祝取銘置於重（祝習周禮者）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懸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孔穎達云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主訖即重懸於新死者之所殯之廟云）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孔穎達云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懸於廟）將遷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抗舉也出自道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恒出入道左主人位也漢時有死者懸木置食於中謂於道側由此也）既虞而埋之（就所倚處埋之）　宋崔凱云鑿木為重形如札有鑿設於中庭近南以懸之上重高三尺差而上之天子當九尺矣覆以葦席南向橫覆之辟屈兩端於南面以蔑之今喪家帳門其遺象也古者喪家無幕帟是倚廬棟耳今人倚廬於喪側因是為帳焉按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遺象也禮既虞而作主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如凶門後人出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吊幕之類也　隋文帝開皇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諸重一品懸鬲五六品以上四六品以下二

大唐元陵儀注設重於殿庭近西南其制也刊鑿木長丈二尺橫者半之取沐之米為粥盛以八鬲冪以疏布懸

於重內橫木上以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上綴以竹篾其三品以上至六品以下懸重降殺如開元禮

始死服變 周 漢 後漢 晉 宋 大唐

周制親始死笄纚徒跣扱上衽衽裳際也扱於腰中哭踊便也漢戴德喪服變除云斬縗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屨之飾如刀衣鼻繩連以為行戒喪無飾速遽故無絇其俱反孫為祖父後者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為父同父為長子自天子達於士不笄纚不徒跣不食粥餘與子為父同妻為夫妾為君笄纚不徒跣扱上衽既襲三稱白布深衣素總白麻屨餘與男子同也齊縗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父卒為繼母君母慈母孫為祖後者父卒為祖母服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為人後者所後之祖母母妻以上與父卒為母同母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繼母為長子皆不笄纚徒跣也女子子在室父卒為母始死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其餘不見者與父卒為母同也齊縗杖周者父在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吉白麻屨無絇為出母慈母繼母君母自天子達於士父卒為繼母嫁及繼母報繼子以上並與父在為母同夫為妻始死素冠深衣不笄纚不徒跣女子子在室為母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齊縗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哭踊無數既襲無變其餘應服者並同其齊縗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其餘總服者同女子子適人者為曾祖父母素總餘與男子同大功親長中殤七月無受服始有昆弟長殤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成人九月從父昆弟之喪與殤同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其餘與士為從父昆弟相為服同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

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哭泣飲食思慕以上並猶周也天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二王後者諸侯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命婦大夫之子諸侯之庶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卿大夫者與士之爲姑姊妹適人者服同天子之昆弟與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者姑姊妹適人者爲昆弟其異於男子者始死素總小功五月無受之服者如有叔父下殤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天子諸侯大夫爲嫡子嫡孫嫡玄孫以上並下殤不爲次飲食衎爾爲姑姊妹女子子之昆弟之子夫昆弟之子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並哭泣飲食猶大功也大夫之子天子諸侯之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爲從父昆弟從父姊妹祖父母爲孫以上並長殤與叔父之下殤同姑姊妹適人者爲昆弟姪之殤與爲從父昆弟之長殤同成人小功者從祖祖父母之喪與下殤小功服同餘應服者並同緦麻三月之服者族祖父母始死朝服素冠吉屨無絇婦爲夫曾祖父母異於男子者以素總也 後漢鄭玄云子爲父斬縗始死笄纚如故斬縗者斷其布不緝也古者無幘以六尺纚縚髮其狀如一尾以笄橫貫之也冠其上後漢時遭喪者義巾帕頭即笄纚之存象也既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衣古者衣裳上下殊此深衣漢時單衣也扱上衽以深衣上衽扱於腰帶中以便事徒跣交手哭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不徒跣爲次於內不歠粥臣爲君不笄纚不徒跣餘與爲父同女子子嫁及在父室者及妻爲夫妾爲君不徒跣不扱上衽發胷拊心哭泣無數聲帶如故餘與男子同劉表云母爲長子齊縗三年始死不徒跣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反在室父卒爲母與母爲長子同齊縗杖周者父在爲母不徒跣哭踊無數凡四不食禮三年之喪五不食者是常日二食自始死至三日既成服後可食是三日五不食也今周之喪至三日不食故四不食也爲曾祖父母不敢以輕服服至尊減其月則當大功九月但三日耳始死哭泣三日爲舊君之母妻爲曾祖父母同蜀譙周云爲父始死去冠及羔裘大帶其笄纚革帶者皆如故衣布深衣扱上衽徒跣拊心號咷而無常聲哭踊無數始死者至小斂大功以上皆在室丈夫在尸牀東西面婦人夾牀東面雖諸父兄姑姊不踰主人皆夾其後餘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諸侯之喪唯主人主婦坐其餘皆立無

[illegible]

亦立室老之妻戶外北面衆臣堂下北面士之喪父兄子姪婦人皆坐他皆如前父爲長子不徒跣不歠粥凡父

兒徒雖往哭不於子弟之室設奠奠次也女子子未嫁爲父始卒去彩飾之雰笄纚及帶如故衣布深衣不扱上衽不跣古白麻屨無絇拊心哭泣無數不絕其踊不絕迄父卒爲母始死去笄[illegible]尸襲之後因其笄纚而如素冠其

飾素爲父同吳射慈云夫爲妻去吉冠大夫以上素笄士委貌衣十五升白布深衣吉屨無絇尸襲之時亦哭踊　晉杜元凱云父在爲母冠縗裳絰帶皆疏縗疏麤也三

年者始死之制如不杖周　宋崔凱云禮孝子始有親喪悲哀至甚充充如有窮未可以節哭踊無數三日既殯

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賓客弔及祭祀皆三踊君來弔則九踊躍皆有儐相詔導之者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首飾卷幘

繒頭之飾也卷音苦圓反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至成服女子子許嫁成人在室父卒爲母始死去首飾而骨笄纚不徒跣不

扱上衽不踊哭拊心無數素總髽以麻母爲長子繼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與在室女子子父卒爲同母伯叔

父母爲女子子長中殤始死骨笄纚　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始死襚大斂襚附　周　大唐

周制大喪少宰受其襚少宰職云喪荒受其含襚諸侯相襚以後輅與冕服先輅與褒衣不以襚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爲不正也後輅二車也士

喪將襲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謂如君初使人弔時也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委衣於牀其襚於

室戶西北面致命曰君使某襚襚之言遺也衣服曰襚也主人拜如初亦如弔時主人進中庭襚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

於外門外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惟君命出大夫以下不出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命於主人即陳在房

中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委衣於尸東牀上庶兄弟即衆兄弟也變衆言庶容同姓也將命曰某使某襚拜於位室中

之位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親以進親之恩也退下堂反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之襚也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凡於襚者

出有司徹衣也既小斂將大斂有襚者則將命儐者出請入告主人待於位以禮者於威儀既小斂儐者乃用辭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也儐者出告

須矣以賓入須待也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於足謂尸足也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背主人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帛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以東藏以待事也大唐王公以下之喪贈襚衣服出當時恩制不著於令典

小斂周 隋 大唐

周制大喪大斂小斂小宗伯帥異族而佐斂司服供斂衣服典瑞駔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屍駔讀曰組渠眉者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屍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也諸侯大夫士喪將小斂皆厥明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天子之士衣皆十有九稱天子至士皆同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皆左衽結絞不紐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爾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是也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褻也衣十九稱法天地之終數凡斂者要方散衣有倒者也左衽衽向左反生時袡而占反三日小斂於戶內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通死日爲四日也士死以往日通死日爲三日也君以簟席絞布綿衾大夫以蒲席縞衾士葦席緇衾陳衣於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綪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也以布爲之縮縱也橫者三幅縱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不辟禮緯曰天子五日諸侯三日大夫士三日而小斂綪音側耕反緇衾赬裏無紞音膽紞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凡衾制同皆五幅祭服次爵弁服皮弁服散衣次褖衣以下袍繭之屬凡十有九稱祭服與散衣陳衣繼之庶襚也不必盡用取稱而已不務多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於西階下立俟舉尸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簟有司布斂席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斂者趨方或顛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美善也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既後布祭服而又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士舉遷尸反位遷尸於服上設牀第於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衽寢臥之席亦下莞上簟卒斂徹帷尸已飾也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馮服膺之士則男女奉尸侇於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堂謂楹閒牀第上也主

人出於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面卽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卽位踊襲絰於序東復位拜賓向賓位拜之卽位踊東方位也襲絰於序東東夾前乃奠祝與執事爲之凡斂者袒還尸者襲袒者於事便也君之喪太祝是斂衆祝佐之大夫之喪太祝爲侍衆祝是斂士之喪小祝爲侍士是斂侍猶臨也太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凡斂者六人斂者旣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爲則爲之一不食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褻之

隋開皇初太常卿牛弘奏請喪紀令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二品以上則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五品以上薨卒及三品以上有周親以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斂以朝服有封者斂以冕服未有官者白給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斂內不得置金銀珠玉

大唐元陵儀注內外各隨職備辦尙食先具太牢之饌厥明而小斂於殿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御府令設小斂牀於大行西南首枕席備爲加以幄帷周以素帷主衣先率所司陳小斂之衣十九稱及絞衾於殿兩閒之東席上南領西上小斂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仗衛如常式設百官位位次及三王後三恪等位又設內外命婦等拜哭位小斂前一刻侍中奏外辦禮儀使引嗣皇帝及皇子等扶引各卽位從臨者哭內謁者引諸王等進就位百官亦入就位執禮者稱哭在位者皆哭侍御小臣升殿先布衣於絞上乃遷於衣上舉衾而斂以次加衣十九稱畢乃結絞而衾焉近侍扶嗣皇帝哭進跪憑大行興哭踊無數扶引還次其百官以理去職而薨卒者聽斂以本官之服無官者介幘單衣婦人有官品亦以其服斂應珮者皆用蠟代玉禁以金玉珠寶而斂也餘如開元禮

通典卷八十四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四十五　凶七

喪制之三

既小斂斂髮服變　周　大唐

周制士喪將小斂斬縗者以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腰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齊縗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於東方苴麻者其貌苴以為絰服重者尚麤惡也饌於東坫之南苴絰為上鬲音革婦人亦如之饌於房中既小斂主人髻髮袒衆主人絻於東房始死將斬縗者笄纚將齊縗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斂髮者去笄纚而紒衆主人絻者齊縗將袒以絻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絻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著之自額而卻交於項中併其末覆紒而前髮連之如冠弁象婦人髽於室始死婦人將斬縗者去笄而纚將齊縗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縗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從從爾太高也爾無扈扈爾太廣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幓音繭卒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於房中士既殯而說髦此云小斂說諸侯之禮也士既殯與諸侯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既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主人即位襲帶絰踊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斬縗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而免也齊縗惡笄以終喪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絻為婦人則髽別男女也

大唐之制男子斂髮布巾帕頭女子斂髮而髽餘如開元禮

小斂奠代哭附　周　大唐

周制諸侯大夫士喪將小斂陳衣訖陳饌於東堂下諸侯少牢上大夫特牲下大夫士特豚皆有脯醢醴酒羃尊

用功布實於簞在饌東功布鍛濯灰理之布設盆盥於饌東有巾爲奠設盥也喪事略故無洗也牀笫夷衾饌於西坫或云笫簀也夷衾坫南質殺之裁猶
冒也西方盥如東方爲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饌於西堂下陳一鼎及素俎於寢門外當東塾素俎喪事尚質將小斂辟奠不出室未忍神遠
之也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室設序西南也事畢而去之無踊節其哀未可節也旣斂舉者盥右執杙左執俎入阼階前西面錯舉者盥出門舉鼎者右人以右手執
杙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乃杙載載兩髀於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乃杙以杙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
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爲塵也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本末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大夫踊甸人徹鼎巾待於阼
階下執事諸執奠事者也巾功布也執者不升已不設也奠於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執醴酒者先升尊也立而俟後錯要成也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
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巾之爲塵也東反其位也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適寢門之外也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其劫反踊
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賓出徹帷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卽徹帷也大喪挈壺氏縣壺以代哭皆
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爲也諸侯喪虞人出
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疲倦既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斞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
而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鄭音九于反大夫官代哭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
士賤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宵爲燎堂上下皆有燭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面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
婦人猶東面耳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繐抱之人爲之拜

大唐元陵儀注尚食奉饌入列於殿東太常博士引司徒省饌省訖奉饌升設於大行東齋郎取爵於篚受酒爵跪奠興嗣皇帝以下哭踊如初諸行事者應退者降退奉禮郎稱止謁者引諸王還內省禮使奏嗣皇帝哭止近侍扶引

退僕妾內外侍臣者代哭不絕聲百官退位如常式其百官以下儀具開元禮

棺槨制虞　夏　殷　周　大唐

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有虞氏尚陶）夏后氏堲周（火熟曰堲燒土治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殷人棺槨（槨大也以木為之槨大於棺殷人尚梓）周制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國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棺棺之在表者也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也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庶人之棺四寸夫子之宰於中都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屬音燭椑音步歷反杝棺之杝音移）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鐕所以著裏也鐕音子南反）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用漆者塗合牝牡中也衽小要也）天子梓槨長六尺諸侯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槨周棺者也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槨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槨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也百祀畿內百縣之祀）

大唐制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及石室其棺槨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戶牖欄檻棺內又不得有金寶珠玉

大斂周　大唐

周制諸侯大夫士喪大斂厥明國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斂於阼以簟席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也如朝服者謂布精粗如朝服十五升）子一人弁絰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子弁絰者未成服也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如之）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無襚者不陳不以斂）斂用蒲席士陳衣於房南

領西上績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紟單被也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挽而行也輁音拱）帷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於足西面袒（袒大斂變也不言變斂髮小斂以來自若也）士盥位如初（亦既盥並立於西階下）布席如初（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楹間為少南）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也）士舉遷尸於服上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主人奉尸斂於棺踊如初乃蓋（棺在肂中斂尸者所謂殯禮曰殯於客位主人降拜）

大唐元陵儀注其日大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內外皆哭御府先設大斂牀於大行皇帝西南首枕席幃帳如初所司先陳大斂衣百二十稱及絞紟衾幷六玉於殿兩楹之東席上南領西上衣必朝祭及五時正服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陳設如常儀設皇帝位於殿東間西向前一刻引諸王以下就位皇弟於皇帝位東稍北西向南上皇子於皇弟之東亦南上皇叔在皇帝位北稍西南向西上皇叔祖次皇叔之東皇從父兄弟在皇子北稍東南上諸公主長公主大長公主以下並於西間北牖下西上通事舍人引百僚並入依班序立侍中版奏外辦內高品扶皇帝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在位者皆哭踊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內高品扶皇帝就次諸王公主以下百僚各就次中官內官掌事者皆盥訖升斂如小斂次加衣畢乃以組連珪璋璧琮琥璜六玉而加焉所司以梓宮龍輴綍等入陳於殿西階下至時司空引梓宮升自西階置於大行皇帝西南首加七星版於梓宮內其合施於版下者並先置之乃加席褥於版上以黃帛裹施仰甍畫日月星辰龍龜之屬施於蓋陳衣及六玉斂訖中官掌事者奉大行皇帝即梓宮內所由先以白素版書應入梓宮內一物以上稱名進入梓宮然後加蓋事畢覆以夷衾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周制王弔喪祝則與巫前巫祝前王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先入門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俱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士喪將大斂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矣賜恩惠也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縗也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周禮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也春官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桁号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所以異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先後君升則夾阼階北面凡宮有鬼神曰廟君釋菜入門主人避君升自阼階西向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祝南面房戶東向君也牆謂之墉主人中庭進益北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出者不敢必君之卒斂事也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大斂事也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命主人使之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公大國之孤四命也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逆降者後升者先降也位如朝夕哭弔位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撫按也凡馮尸興必踊也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避於東壁南面以君將降也南面則當坫之東君降西向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君必降者欲孝子盡其情也奉尸斂於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肂在西階上入門左由便趨疾不敢久留君也肂音以二反埋棺之坎也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亦復中庭位也乃奠升自西階以君在阼卒奠主人出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讙囂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貳車副車也其數各視其命之等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君弔蓋乘象輅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謂至布衣而後來也賓出拜送自賓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

大斂奠周 大唐

周制大喪豆人供其薦羞士喪將大斂陳奠事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饌於其上兩瓦甒其實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杓二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棜今之轝也脡白也縢緣也詩曰竹閟緄縢布巾還巾也還豆具而有巾盛之也棜音於據反脡音苦八反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也小斂奠無巾大斂奠有巾已是神之今又有席是彌神也陳三鼎於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也其他皆如初謂豚體及七俎之陳如小斂時燭俟於饌東祝徹盥於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斂奠也小斂設盥於饌東有巾大斂設盥於門外彌有威儀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也為大斂奠又將巾之祝還徹醴徹饌降自西階婦人踊設於序西南當西榮如設於堂為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堂謂尸東凡奠設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既殯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於奧東面執燭者先升堂照室也自是不復奠於尸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為安神位也凡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執燭南面巾委於席右也祝反降及執事執饌東方之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如初如小斂舉鼎執匕俎扃鼏枇載之儀魚左首設而在南鬐脊也左首進鬐亦未異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如初祝先升奠由楹內入於室既錯者出立於戶西西上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巾奠而室事已祝闔戶降自阼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為神馮依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於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既殯兄弟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為異門別居眾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於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次謂斬縗倚廬齊縗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可也既殯主人說髦兒生三月鬋髮為鬌男角女羈不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也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去鬌音朶

說曰凡喪大斂於阼卽殯尸於棺而殯殯訖乃於室中設大斂奠天子諸侯喪斬縗者奠大夫齊縗者奠士朋友奠主人不親奠以孝子悲哀思慕不暇執事也牲牢如小斂之奠布席而未有几人君禮奠則有几按周成王乙丑崩癸酉牖間南向西序東向

東序西向皆仍几即殯前已有几之文也而諸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大夫士喪有一室無几降於人君也言凡

筵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椁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也敦覆也棺在殯則椁敦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也祭於廟同凡精氣合萑音丸敦覆報反凡喪事仍几仍因也喪事謂凡奠几朝夕相見因喪禮略也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哀素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大

唐元陵儀注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太祝酌酒進授皇帝執爵進奠於饌前少退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太祝跪讀文曰維某年月日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日月過速奄及大斂擘號擗踊五內屠裂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尙饗其後祝文大約準此讀訖皇帝再拜哭踊在位者皆再拜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止哭左右高品扶皇帝還次諸王公主以下各還次百僚序出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殯設熬附 夏 商 周 大唐

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 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周制殯於西階之上天子柏椁以端方長六尺題湊四注題湊謂頭相湊聚也合上如屋盡塗之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欑猶菆也屋殯上如屋覆者也幬覆也暨及也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不欑掘地下棺見盖合縫小要耳帷之鬼神尙幽闇士達於天子皆然太祝設熬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也士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乃塗塗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也卒塗幕人張帟王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張帟柩上承塵也祝取銘置於肂主人復位踊襲燭俟於饌東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暗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乃奠 大唐元

陵儀注既大斂內所由執龍輴左右綍引梓宮就西間將監引所由幷柏墼等升自西階所由設熬黍稷盛以八筐加魚腊等於龍輴側南北各一筐東西各三筐設訖於西面轝之先以繡黼覆梓宮又張帟三重更以柏木方尺長六尺題湊爲四阿屋以白泥四面塗之欑事訖所司設靈幄於欑宮東東向施几案服御如常儀侍臣捧縗裳冠絰杖盛以箱就次進皇帝服訖諸王公主以下及百僚亦各服其服光祿卿率齋郎捧饌入禮儀使引升陳設訖禮儀使就位奏引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其百官以下儀如開元禮

將葬筮宅卜日附　周　大唐

周制大喪小宗伯卜葬兆士喪將葬筮宅冢人營之（宅葬居也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營度也既夕禮記云冢人物土鄭玄注曰物相也相地可葬乃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爲葬將北首故也）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免絰者求吉不敢純凶也）命筮者在主人之右（命尊者宜從右出也少儀曰詔辭自右也）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韇藏筴之器兼與筴執之）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階無有後艱（某甫其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宅居也度謀也茲此也階始也言爲其父筮葬居今謀此爲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中封中央壤也）卒筮告於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從猶吉也）主人絰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更擇地而筮之）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易位而哭明非常也）既備器用（明器之屬）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涖臨也吉服服玄端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在塾西者南面東上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也）闔東扉主婦立於其內席於闑西閾外（爲卜者席）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卽位於門東西面（涖卜族長更西面當代主人命卜也）卜人抱龜燋宗人受命（受涖卜命）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魂神上下得無近於咎悔乎）許諾卜人坐作龜興（作灼也興起以出兆也）宗人受龜告於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告於主婦主婦哭使人告於衆賓（衆賓僚友不來

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緣爲及布帶緇布冠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筮者筮宅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者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曰朝服以朝]

大唐元陵儀注既定陵地擇地使就其所卜筮之將卜使者吉服掌事者先設使以下次於陵地東南使者至陵地待於次太常卿涖卜服祭服祝及卜師筮師凡行事者皆吉服掌事者布筮席於元宮位南北向西上贊者引涖卜者及太祝立於筮席西南東向南上卜師立於太祝南東面北上贊者引使者詣卜筮席南十五步許當元宮位北向立贊者立於使者之左少南俱北向立定贊者少進東面稱事具退復位涖卜者進立於使者東北西面卜師抱龜筮師開韇出策兼執之執[韇]以擊策進立涖卜者前東面南上涖卜者命曰維某年月朔日子哀子嗣皇帝某謹遣某官某乙奉爲考大行皇帝度茲陵兆無有後艱卜師筮師俱曰諾遂述命於右旋就席北坐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命筮曰假爾泰筮有常遂卜筮訖興各以龜筮東面占曰從還本位贊者進使者左東面稱禮畢贊者遂引使者退立東南隅西面若不從又擇地卜筮如初儀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啟殯朝廟殷 周 大唐

殷朝而殯於祖 周朝而遂葬[朝謂遷朝廟也]喪祝及朝御柩乃奠[朝謂將葬朝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爲柩御]士喪既夕哭[既已也謂出門哭止復外位時]請啟期告於賓[將葬當遷柩於祖有司於此乃請啟肂之期於主人以告賓賓宜知其時]夙興設盥於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皆三鼎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夷牀饌於階間[夷之言尸朝正柩用此牀也記云夷牀輁軸饌於西階東注云明階閒位近西也夷牀饌於祖廟輁軸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禰亦饌輁軸]如小斂奠乃啟[祖尊禰卑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二燭俟於殯門外[早闇以爲明也]丈夫髽散帶垂卽位如初[爲將啓變也其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婦人不哭[將有事止]

譆嘻也啓之聽內外不哭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功布灰理之布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扐拂也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啓三三言啓告神也舊說以為聲噫興也燭入炤徹與啓律者夏祝取銘置於重啓律遷之踊無算商祝拂柩用功布憮用夷衾拂去塵也憮覆之為其形露也遷於祖用輴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蓋象平生時出必辭尊者輴輁軸也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程音戈征反重先奠從燭從柩從主人從行之序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為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記曰聖於祖重止於門外之西東面升自西階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階奠俟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俟正柩也正柩於兩楹之間用夷牀兩楹間象鄉戶牖是時柩北首主人從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東方之位婦人從升東面置重如初如殯宮時記云重不入者主於朝祖而行若過之矣門西東面待之也席升設於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席設於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從奠設如初東面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不設柩東非神位也巾之者為辟當風塵也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炤正柩也先先柩也後後柩也適祖時燭亦然互記於此也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如其降拜賓至於要節而踊也不踊車者不從此行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此謂朝禰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此祝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巾席為後既正柩席升設奠如初祝受巾巾之凡喪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此日數亦同矣序從主人以下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哀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也

大唐元陵儀注啟前十日皇帝不坐以過山陵前啟一日門下省奏某日某時啟太極殿欑宮啟日之晨奉禮郎設御位於太極殿之東間當帷門西向諸王位在後以南為上典儀設鄭公介公皇親諸親文武九品以上及前資常參官都督刺史版位於太極殿東庭又設蕃客酋長位於承天門外之西僧道位於承天門外之東並以北為上左右金吾與諸軍計會壘插隊仗隨便設禁其日質明皇帝服初縗絰杖入就位晨哭諸王具縗絰去杖入就位哭鄭公介公皇親諸親等及文武九品以上各服初喪服去杖入就位哭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郡縣主等亦縗服入就內位哭中官皆

庳及香爐於帷門之外奉禮郎設罍洗於東階下西南北面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設太尉版位於東南西向設司空位於太尉位之南少退禮生一人執拂梓宮之巾陪其後設禮儀使位於太尉之北少退禮官等陪後設監察使位於禮儀使之下光祿卿具太牢之饌俟於東階下又於饌上設罇坫位於奠席東南北向加酌冪禮儀使立於罇坫東御史立於罇坫西太祝奉禮郎立於罇坫南爲位禮官在禮儀使後啟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禮官贊執事官入就階下位禮儀使等橫行以西爲上再拜訖升就位禮官省饌訖贊光祿卿引饌升自東階列帷門外席上近侍引皇帝具縗經入就位哭踊禮儀使前進跪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諸王妃主等並各就位晨哭禮生引太尉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各入就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禮官各贊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罇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皇帝之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醴齊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文武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及禮儀使降復階下位所由徹饌執事官序降訖皇帝退就次禮生引司空執巾升自東階於欑宮南北向立司空跪啟曰謹以吉辰啟欑塗告訖太尉哭羣官皆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序出掌事者升徹欑塗徹訖司空以巾拂拭梓宮覆以夷衾綃幕內所由周迴設帷及施常食之奠如常儀訖禮儀使升就舊位禮官陪後皇帝縗經就位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入就位皇帝稽顙禮儀使請再拜皇帝哭盡哀禮儀使跪奏請止哭降出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訖又序出太極門外北向重行立班奉慰如常儀退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遼史卷八十五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纂

禮四十六　凶八

喪制之四

薦車馬明器及飾棺　周　後漢　晉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大喪及祖奠祝飾棺乃載遂御之（祖爲行始也亦奠也飾棺設柳池紐之屬其次序載而後飾既飾當旋車向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翿居前却行爲節度也）諸侯大夫士喪柩既朝乃薦車直東榮北輈（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輈轅也車當東榮東隅西上於中庭）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於衡（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幦覆笭也玉藻曰士齊車鹿幦豹犆干楯也笮矢箙也靾韁也旜旌旗之屬通帛曰旜孤卿所建皮弁服者視朔之服也貝勒貝飾勒也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不用也幦音覓靾音息列反）道車載朝服（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元衣素裳也）槀車載蓑笠（槀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也蓑笠備雨服也凡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縣於衡）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駕車之馬也每車二匹纓馬鞅也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著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條纓圉人養馬者在左右曰夾既奠乃薦馬爲其踐汙廟中凡入門者參分庭二在南）御者執策立於馬後哭成踊右還出（主人於是乃哭踊也薦車之禮成於薦馬）賓出主人送於門外有司請祖期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筭卒束襲（祖爲載變也乃舉柩却下而載之束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謂此車也）降奠當前束（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亦在柩車西束有前後腢五回反）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飾柩爲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柳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池縣於柳前士不揄絞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爲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蕤矣三以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縫人縫棺飾（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也既載飾而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幙而加文繡矣）衣翣柳之材（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之所聚）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珪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

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元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黻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大夫以上有褕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懸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檀弓曰池視重霤如堂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君大夫以銅爲魚懸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綵爲之形如爪分然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言値也所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値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旣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讀當爲緌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

設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也屬引屬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者而哭之三陳明器於乘車之西陳明器乘車之西則重北也折橫覆之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橫陳之爲苞筲以下紼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折音之設反庋音居毀反紼音側耕反下同抗木橫三縮二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加抗席三席所以禦塵也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茵所以藉棺也翦淺也幅緣之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今文翦作淺疏麤也謂功麤布器西南上綪器自言陳明器也以西行南端爲上綪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茵茵在抗上陳器次之苞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筲三黍稷麥筲畚種類其容蓋與簋同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甕瓦器也屑薑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與薑冪覆也甒二醴酒冪用功布甒亦瓦器皆木桁久之桁所以庋苞筲甕甒也久當爲灸灸謂以蓋按塞其口每器異桁用器弓矢耒耜兩敦杅盤匜匜實於盤中南流此皆常用之器杅盛湯漿盤匜盥器流匜口也無祭器士禮略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有燕樂器可也與賓燕飲用樂之器役器甲胄干笮此皆師役之器也甲鎧胄兜鍪也干楯笮矢箙燕器杖笠翣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竹簦蓋也翣扇徹奠巾席竢於西方主人要節而踊中席俟於西方祖奠將用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旣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材濬材也

說曰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人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卽原憲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

之不智而不可爲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謂有知與無知爲行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斵（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也味當爲沬沬靧也靧音誨）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無宮商之調）有鍾磬而無簨簴（不懸之也橫曰簨植曰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爲人馬也謂之靈者神道之類）明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陳器之道多陳而省納之可也省陳而盡納之不可也（多陳之謂賓客之賻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爲禮）

後漢制諸侯王列侯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空中勘合而漆之如漆坎侯郎鐙鐙）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緇布蓋牆龍首魚尾而已黃綬以下至於處士皆以簟席爲牆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

晉賀循云飾棺衣以布元上纁下畫帷荒雲氣不爲龍翣帷易布以紺繒池以象承霤以竹爲龍如今車簦帷以青絹代布紐元纁二其明器憑几一酒壺二（受六升羃以功布）漆屛風一三穀三器（楔黍稷杓而乾）瓦唾壺一脯一篋（以三牲之肉爲一代苞收所遺奠之俎爲藏物也）屨一瓦罇一履一瓦杯盤杓杖一瓦燭盤一箸百副瓦奩一瓦竈一瓦香爐一釜二枕一瓦甑一手巾贈幣元三纁二博充幅長尺瓦爐一瓦盥盤一

北齊制三品以上喪者借白鼓一面喪畢進輸三品以上及五等通用方相（方相之制見大喪篇）四品以下達庶人以魌頭（魌頭與方相小異魌音欺）

隋文帝初定禮轜車三品以上油幰朱絲絡網施襈兩箱畫龍幰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以上油幰施襈兩箱畫雲氣垂四旒蘇八品以下達於庶人鼈甲車無幰襈旒蘇畫飾

大唐元陵儀注前二日所司設文武羣官次於太極門外東西廊下又設帳殿庭帳內設吉幄幄內設神座南向又設龍輴素幄於殿庭吉幄之右前一日午正後一刻除殿上葦障及

階下凶庭并板城少府所由移旐附於重北未正後一刻輿儀設郡官夜哭版位如晨夕哭儀又設挽歌席位於
嘉德門內設挽郎挽士席位於嘉德門外並左右序設北向相對設鼓吹嚴警位於承天門外晝漏未盡三刻有
司設庭燎終夜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就版位立定禮官贊哭哭畢退就次挽歌作盡二點止嚴警次發盡五點止
二更羣官皆哭及挽歌鼓吹嚴警如上儀其三更四更五更並準此其一日前二刻奉禮郎設御座所由設奠席
率禮設罍洗及禮儀使太尉版位於東階下光祿卿具太牢饌並如啟奠之儀前一刻侍中進外辦禮官省饌光
祿卿引饌禮生引太尉禮儀使等橫陳再拜訖升殿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入就位亦如啟奠之儀禮儀使跪奏請
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
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文武官九
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降復階下位所由徹饌執
事官序降內所由徹殿上帷帳唯南北施素帷於舊帳座所以爲障蔽前設常食少府監進輴車於西階下禮儀
使跪奏皇帝奉辭龍輴奏訖降出近侍扶皇帝就龍輴前哭踊盡哀迺復位執事者以纛旐及重先導禮官一人
朝服贊尚贊奉御帥腰輿繖扇至神座前侍奉如常儀內侍捧几置輿上繖扇侍奉至殿庭帳殿下神座前跪置
座上內謁者帥中官設香案於座前繖扇侍奉如儀禮官一人引符寶郎一人主寶二人以赤黃褥案進取謚寶
又禮生二人亦以赤黃褥案進取謚册禮官授之並隨禮官先詣册車安置其舊寶册准次取置於車侍中當龍
輴南跪奏請龍輴降殿太常卿帥執翣者升以翣障梓宮中官高品等侍奉其側司徒帥挽士升奉引龍輴降殿
禮儀使引近臣及宗子三等以上親進捧梓宮少府將作所由并挽士奉梓宮登於龍車上遂詣帳殿下素幄

官令掌凡喪葬供明器之屬別敕葬者供餘並私備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當野祖明地軸
𩣡馬𩣡馬黑帶也凡贈馬帶𩣡曰𩣡馬也𩣡徒儷反偶人其高各一尺其餘音聲隊與僮僕之屬威儀服翫各視生之品秩太極元年六
月右司郎中唐紹上疏曰孔子曰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也謂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傳曰俑偶人也有面目
機發似於生人以此而葬殆將於用人故曰不仁也王公百官競爲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徒以眩曜路人本
不因心致禮更相扇慕破產傾資風俗流行下兼士庶若無禁制奢侈日增望請王公以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
並陳於墓所不得於衢路舁行開元二十九年正月敕古之送終所尚乎儉其明器墓田等令於舊數內減三品
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減至七十事七十事減至四十事四十事減至二十事庶人先無文限十五事皆以素瓦
爲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錫其衣不得用羅繡畫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獸魚龍化生其園宅不得廣作院宇多
列侍從其輀車不得用金銅花結綵爲龍鳳及旒蘇畫雲氣其別敕優厚官供者准本品數十分加三分不得別
爲華飾餘具開元禮

祖奠 周 晉 大唐

周制士之喪柩既朝廟送賓有司請祖期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每一事畢輒出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曰日側側昳也謂過中之時將載祝及執
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於柩西將於柩西當前束設巾奠乃牆牆飾棺主人入祖遒載踊無算卒束襲祖牆爲
載變也遒舉柩卻下而載之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階間謂此車降奠當前束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亦在柩東西束有前後商祝飾柩設披屬引陳明器商祝
御柩亦執功布居前爲還柩車爲節也乃祖還柩向外爲行始踊襲少南當前束主人也柩還則當前東南婦人降卽位於階間爲柩將去有時也位東上祖還車

不還器（祖有行漸車亦宜向外器之陳自己南上）祝取銘置於茵（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二人還重（[illegible]重與車馬還[illegible]反由便也）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車已祖可以爲之奠也是之謂祖奠譙周曰還祖之奠升自西階如初及日載於車下奠設於西方乃陳遣物於庭訖徹奠以巾席俟於西方乃祖車既祖旋向外離於載處爲行始也布席乃奠如初）晉賀循云載柩於輴未明而行還於祖廟者乃將告辭於先君也登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北首[illegible]之以適墓啟奠從設於西方質明滅燭更設遷奠如啟奠　大唐元陵儀注祖前一刻奉禮郎設御位於龍輴幄之東南西向所由設奠席於龍輴幄前奉禮郎設罇坫於帳幄東南又設太尉位於罇坫東南西向禮儀使在其下監察御史次之又設罍洗篚於太尉位西南北向光祿卿帥齋郎捧饌俟於橫街之次北面西上禮官進省饌訖禮生贊光祿卿捧俎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捧饌隨列於席上禮生引禮儀使及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又一人贊羣官哭又各贊止哭禮儀使導皇帝立於龍輴之東南西向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執詣罇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跪版進北面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再拜諸王妃主及羣官在位者皆哭再拜皇帝哭十五舉聲訖禮儀使跪奏請復位俛伏興皇帝退復龍輴後位禮官各贊羣官止哭通事舍人分引出就承天門外位以俟光祿卿帥齋郎徹饌以出禮官一人朝服贊侍輦奉御帥所由以腰輿繖扇詣[illegible]座前各以序立內謁者中官舁香出內侍捧几置輿上內所由舉繖扇侍奉以出中官帥其屬舁衣箱以從遂詣玉輅禮官於輅後立贊登車內所由進興常輅後繖扇分蔽左右內謁者帥香案進於輅前內侍奉几登輅其腰輿亦進居輅前中官以衣箱授尚衣奉御置玉輅及副車內侍並[illegible]走帥絶上奏引次出就事者以太常先建之於

賵賻周　大唐

周制諸侯大夫士之喪賵賻之禮者所以知死者賵知生者賻（各主於所知也賵者所以助主人之送葬者也賻者補也助貨財曰賻公羊傳曰車馬曰賵財貨曰賻）公賵元纁束馬兩（公國君也士制兩馬）儐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於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尊君命也衆主人自若居西面）馬入設（設於庭在重南）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賓使者也幣元纁也輅轅縛所以屬引也由馬西則亦當前輅之西於是北面致命得向柩與奠也柩車在階間少前二分庭之北輅有前後）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於棧左服出（棧謂柩車凡士車制無漆飾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服車箱）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柩東主人位以東藏之也）士受馬以出（此士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受馬聘禮曰皮馬相間可也）主人送於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賓賵者將命（賓卿大夫士）儐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儐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如公使）主人拜於位不踊（柩車東位既啟之後與在室同）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儐者出請若奠（賓致命可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上介賵執珪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輅於中庭北輈執珪將命客使自下由輅西主人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輈轅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輅之下者）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坐委之宰舉璧與珪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宰夫宰之佐）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襚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實爲哭耳臨音力禁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復位客三辭不得命遂立於門西介立於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拜客謝其厚意）客出送於門外拜稽顙賵者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出者賻主施於主人）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坐委之明主人哀戚志不在受人物反位反主人之後位）贈者將命（贈送）儐者出請納賓如初（如其

入告出告須賓奠幣如初亦於棧左服也凡將禮必請而後拜送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兄弟賵奠可也兄弟有服親者可也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死生兩施所知則賵而不奠所知通問相知降於兄弟奠施於死者爲多故不奠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賻馬與其幣大帛兵車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輅也雖爲死者來陳之於外以是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故不入也賻者既致命坐委之儐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賻者非尸柩之事不親也舉之舉以東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方版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版每版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書遣於策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藏物茵以下乃代哭如初棺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如初謂小斂時宵爲燎於門內之右爲哭者設爲明也

大唐制諸職事官薨卒文武一品賻物二百段粟二百石二品物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三品物百段粟百石正四品物七十段粟七十石從四品物六十段粟六十石正五品物五十段粟五十石從五品物四十段粟四十石正六品物三十段從六品物二十六段正七品物二十二段從七品物十八段正八品物十六段從八品物十四段正九品物十二段從九品物十段行者從高守王及二王後若散官及以理去官三品以上全給五品以上給半若身沒王事並依職事品給其別敕賜者不在折限諸賻物應兩合給者從多給諸賻物及粟皆出所在倉庫服終則不給

遣奠 周 晉 宋 大唐

周制大喪巾車氏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舉之以如墓喪祝御柩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以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個諸侯亦太牢包七個大夫亦太牢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疏布輤四面有障置於四隅輤其蓋也四面皆有障蔽以隱翳牢肉也四隅槨中之四隅也凡包牲取下體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其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略也個爲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象既饗而歸賓俎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也又俎實之終始也士包三個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也君之嫡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皆未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自宣

之明日厥明陳鼎五於門外如初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鮮新殺者如初如大斂奠時也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脾讀爲鷄脾肶之脾脾析百葉蜱蜯也蜱音皮佳反蠃音力禾反四籩棗糗栗脯糗以豆糗粉餌醴酒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陳器明器也夜斂藏滅燎執燭俠輅北面照徹與葬奠賓入者拜之明自啓至此主人無出禮徹者入丈夫踊設於西北婦人踊猶阼階升時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設於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鼎入舉入陳之也陳之蓋於重東北西面北上如初乃奠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亦以往來爲節也奠由重北而西既奠由重南而東徹者出踊如初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算從柩東當前東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喪大記云大夫命無哭士哭者相止唯主人主婦哭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公史君之典禮書者也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燭俠輅也雜記上乃包奠而讀書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言既遣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則裹其餘以持去何異君子豈爲是乎言傷廉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大夫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　晉賀循曰祖奠竟厥明又大奠大奠者加於常一等士以少牢大夫太牢盛葬禮也是謂遣奠奠畢包牲下體以爲藏備大夫包五士包三遂行如墓初設遣奠士陳五鼎用少牢庶物備包之以葬今雖不能備禮宜加於常奠以盛送終也其以葬日晨而設之　宋崔凱云朝於祖廟一宿明日載柩將至壙柩將還南向少牢之奠於車西名曰用薦遣奠尚饗大夫以上太牢其祝辭曰哀子某敢用潔牲剛鬣用薦此遣奠者也　大唐元陵儀注前三日所司設皇帝奉辭次於承天門外之左西向其日金吾仗衛如常儀鹵簿使先進玉輅於承天門外東偏稍南輿輦鼓吹吉儀鹵簿並序列於玉輅前又進轀輬車當承天門中稍南凶儀明器序列於轀輬車前奠前一刻奉禮郎布文武羣官位於承天門外異位重行如太極庭中儀光祿卿具遣奠之饌以俟執事官位並先俟於門外之東龍輴至承天門外禮官贊止哭侍中進龍輴前跪奏稱請升轀輬車俛伏

興司徒帥舁梓宮及所由奉梓宮升轀輬車所司設奠席於轀輬車東西向奉禮郎設罇坫於席東南設罍洗於其南又設太尉版位於東西向禮官進省饌訖禮生贊光祿卿捧俎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捧俎隨列於席上禮生引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在位者皆哭又贊止哭在位者皆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齊禮儀使就次奏請皇帝出就次皇帝出次立於奠東西向太祝以醴齊授太尉訖禮儀使奏請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西北向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禮儀使贊皇帝再拜諸王妃主及在位羣官等皆哭禮儀使跪奏請皇帝少退近侍扶皇帝少退於位少府監設讀哀册褥於奠東禮官引册案進舉册官舉册進至褥東西面以册東向禮官贊太尉及羣官止哭中官承傳諸王妃主等皆止哭禮官引中書令進跪讀册訖俛伏興退復位舉册者以授祕書監祕書監以授符寶郎皇帝哭踊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太尉羣官諸王妃主皆哭再拜少府徹褥光祿徹饌訖禮儀使跪奏稱轀輬車將發皇帝前哭盡哀禮儀使稱請再拜奉辭俛伏興皇帝稽顙哭踊再拜轀輬車發禮儀使跪奏請皇帝還宮俛伏興近侍扶引皇帝入次太尉以下於次南橫行進名再拜奉次訖各就本職如諸王有故不赴山陵者竢皇帝奉辭入次後諸王進至轀輬之左以南爲上哭盡哀再拜辭妃主內官不去者於轀輬車後帷中哭再拜辭訖禮生贊侍中於轀輬車前跪請進發訖俛伏興百官以下儀制如開元禮

器行序　周　晉　大唐

役而至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歟 遂帥其屬以幄帟先

道野役及窆抱磨共邱籠及蜃車之役使以幄帟先者太宰也其餘則司徒幄帟先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神座也蜃車柩路也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遂人陳之遂師抱持版之名字校錄之 士喪既遣奠行器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 茵苞器序從如其陳之前後 車從次器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士執披者八人 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五百人一黨之人也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綍引同耳廟中曰綍在途曰引互言之也御柩者居前導正之大夫士皆二綍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以下丁壯時也曲禮云助葬必執綍 主人袒酒行踊無算袒為行變也乃行謂柩車行也凡從柩者先后左右如還於祖之序 出宮踊襲哀次 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元纁束邦門城門贈送 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柩車前輅之左右也當時止柩車 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於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迺行升柩車之前實其幣於棺蓋之柳中若親授之然復位反柩車後 晉賀循云喪車前後四引引十人合四十人十人一帳合四十四人皆素服白帢帳手執練幡以部五所主禁諠呼嬉戲四帳一吏主之也 大唐制鴻臚寺司儀署令掌凡引披鐸翣挽歌靈帳之屬三品以上四引四披六鐸六翣六品以上二引二披四鐸四翣九品以上二鐸二翣凡執引披者皆布幘布深衣其下帳五品以上用素繒六品以下用練婦人用綵至邦門三品以上贈以束帛一品加乘馬既引又遣使贈於郭門外皆以束帛一品加璧餘具開元禮

挽歌周 漢 晉 宋 大唐

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元凱曰虞殯送葬歌曲也公孫夏示必死故命其徒而歌之孔穎達曰虞殯者謂啟殯將虞之歌也今人謂之挽歌 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敘哀而後代相承以為挽歌蓋因於古也 晉成

帝咸康七年有司聞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摯虞云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爲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歌勞聲辭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曲所制不宜以歌爲名按挽歌傳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停選挽郎 大唐元陵之制屬三繆練紼於轀輬車爲挽凡六紼各長三十丈圍七寸執紼挽士虎賁千人皆白布袴褶白布介幘分爲兩番挽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介幘助之挽兩邊各一紼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爲列執翣品官左右各六人皆服白布褠衣白布介幘左右司馬各八人皆戴白布武弁服白襵布 襵音攝謂褶長 無領緣並執鐸代哭百五十人衣幘與挽歌同至時有司引列於轀輬車之前後其百官制鴻臚寺司儀署令掌挽歌三品以上六行三十人六品以上四行十六人皆白練褠衣皆執鐸帗

葬儀 周 晉 大唐

周制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壙穿地中也方良魍魎也木石之怪 旅賁氏綅葛執戈盾夾王車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巾車執蓋從車持旌 從車隨柩路持蓋旌者王平生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 喪祝掌勸防之事 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也 及辟令啟 鄭衆云辟謂除菆塗椁令啟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辟音毗亦反菆音在官反 小祝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祭之禮王七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 及壙喪祝脫載除飾 鄭衆云去棺飾謂帷荒池四翣之屬令可舉移安厝 司几筵設葦席右素几其椁席用萑黼純 椁席藏中神座之席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供闉壙之蜃 互物蚌蛤之屬闉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 遂入藏凶器既葬小宗伯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 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三日而畢位壇位也

其神以安之冢人爲尸又冢人云凡諸侯及諸臣葬於王墓授之兆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
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以爵等爲邱
封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邱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柩行至於壙陳器於道東西北上統於壙茵先入當藉柩也
元士則葬用輲軸加茵爲屬引於是旣載除飾屬引於緘耳君葬用輴車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用輇車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
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將葬樹於壙四隅以繂繞之以下棺也御棺居前爲節度
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夾羨道爲位乃窆主人哭踊無算窆下棺襲贈用制
幣元纁束拜稽顙踊如初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主婦拜女賓也即位反位也賓出則拜送
相問之賓藏器於旁加見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先言藏器迺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明君子終於事不自逸也見古莧反藏苞筲於旁於旁者在見外
卮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也兩兩而居甕大記曰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加折卻之加杭席覆之加杭木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
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三重者謂杭木與茵也葬者杭木在上茵在下也旣夕云杭木橫三縮二加杭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實土三主
人拜鄉人謝其勤勞卽位踊襲如初哀親之在斯也乃反哭檀弓云合葬非古也自周以來古謂殷以前季武子曰周公蓋祔祔謂合葬
也合葬自周公以來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離之有以間其椁中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善夫善魯祔葬當合孔子合葬於防魯地說曰記云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國北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接神之道不可純凶也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旣
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縗侈袂有敬心焉踰時哀衰而敬生也敬則服有飾也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凡殉
葬非禮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
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子亢子車弟孔子弟

子下地下也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 於是弗果用果決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既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己不陷父於不義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言皆所以為深邃也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 反壤樹之哉反覆也怪不如太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作周禮 又曰吾聞之曰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地謂不墾耕 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音烏乎齊齊音劑惡乎齊問豐省之比 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之不待三月 懸棺而窆不設碑繂不備禮也窆下棺也 人豈有非之者哉不責於所不能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 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刃上而長 從若斧者焉孔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 馬鬣封之謂也俗間名 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詩曰縮板以載 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幾也 曾子問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堩道也變謂異禮也堩音古鄧反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蝕也反復也 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數讀作速 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舍奠每將舍奠行主 夫柩不蚤出不莫宿侵晨夜則近姦寇 春秋左氏傳曰魯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以瘞壙多 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

椁（飾棺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若言何用爲臣）魯昭公十二年左傳曰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太叔族）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迺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迺使避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補鄧反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土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舉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爲塗近故耳）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之於墓與成人同墓塗迺遠其葬當輿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武王時賢史也賢猶有不知）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之棺音古患反下棺衣同）史佚曰吾敢乎哉（畏知禮者）召公言於周公（爲史佚問）周公曰豈不可（言是豈於禮不可也不許之）史佚行之（佚指以爲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爲斂於棺也）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並爲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也）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不奠務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辭於殯謂告將葬啓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晉賀循葬禮云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婦人東向先施幔屋於埏道北南向柩車既至當坐而住遂下衣几及奠祭哭畢柩進卽壙中神位既定乃下器壙中薦棺以席緣以紺繒植翣於壙左右挾棺如在道儀　大唐元陵儀注山陵日依時刻吉凶二駕循備列訖尚輦師腰輿繖扇入諸神座前內侍捧几內謁者捧香爐各置輿上中官帥其屬舁衣箱以出神輿至玉輅後內常侍捧几置輅中尚輿等退就列中官以衣箱傳

授御衣奉御置於玉輅及副車中神駕動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禮生贊侍臣上馬侍臣上馬訖夾侍於前禮生在供奉官內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神駕動鹵簿官以黃麾麾之鼓吹振作警蹕如常當陵門以赤麾麾之鼓吹不作侍臣下馬步導於前神駕至吉帷宮迴車南向尚輦帥腰輿繖扇至輅後內常侍奉几置輿上繖扇侍奉至帳殿下內侍捧几置座上內謁者捧香爐置座前輿等退就列玉輅及鹵簿侍衛之官停列於帷宮門外吉駕引禮官贊侍中進轀輬車引駕前奏請引駕發引俛伏興退司馬執鐸挽郎執紼挽歌振作及挽以進內外哭從以赴山陵靈駕至陵門西凶帷帳殿下迴駕南向公主及內官以下並降車障以行帷哭於凶帳殿之西東向北上羣官皇親哭者序立於帷門外東西相向北上哭十五舉聲止各退就次前三刻奉禮郎於隧道東南量遠近設皇親諸親奉辭位又於其南設應從文武官五品以下奉辭位又於其南設六品以下奉辭位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奉禮郎位於其北禮生二人立於其南差退內謁者於隧道西南稍北帷內設公主王妃及內官以下奉辭位東向北上前一刻所司設奠席於轀輬車前設罍洗於東南罍在洗西篚在洗東於是羣官列位序立光祿卿帥其屬以饌奠於席上禮官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坫所太祝酌醴齋訖太尉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太尉之左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太尉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發引至南神門將作監進龍輴於靈駕之後禮官贊侍中進轀輬靈駕前跪奏稱請降靈駕御龍輴俛伏興退舁梓宮所由酒奉遷梓宮至龍輴舁梓宮官左右捧從司空以巾拭梓宮幷紼夷衾少府屬紼於龍輴禮官贊侍中進龍輴前跪奏稱請引龍輴卽元宮俛伏興退挽郎執紼奉引龍輴左迴北首禮官贊司徒前導白幰弩素信幡大旐及翣皆依次而引近伏近侍夾進如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先導於龍輴之左主節官帥持節者俛節在太尉之

前差退代哭者及挽歌皆序於門外之西重行東向押官排比以俟皇親諸親羣官等哭從公主王妃及內官等障以行帷龍輴至羨道停於帷下南省以俟時妃主內官以下於羨道西南帷內就位東向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各就奉辭位所由各贊哭在位者皆哭其吉凶簿侍奉官少前序立於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哭皆三十舉聲止再拜奉辭至時內官以下吉服奉遷梓宮入自羨道奉接安於御榻褥上北首覆以御衾龍輴退出其押吉凶簿官並服白布巾衫就哭將掩元宮並依前服吉服初梓宮降自羨道奉禮郎設太尉進寶册贈玉幣位於羨道東南西向設禮儀使奉寶册玉幣位於太尉之南又設祕書監位於其南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以下俱吉公服各就位又導持節者服節衣引太尉之前禮部侍郎奉寶綬案謚册案哀册案每案四人對舉（用九品以上清資官舁）立於太尉之西南少府監奉贈玉置於匣帥其屬捧立於禮部侍郎之西太府卿奉幣元三纁二置於篚帥其屬捧立少府監之西俱北面各立於寶册玉幣之後（按元衣纁裳周制也當時所服故以為幣服近代及今則皆不用滯儒執古儀注復存斯未達禮從宜及隨時之義也具昏禮篇不復重載）立定禮官導通事舍人引禮部侍郎取寶綬於案進授太尉又禮生一人引祕書監取謚册哀册進授禮儀使（其册如重則判官助舉）又引少府監取玉於匣并薦巾又引太府卿取幣進授禮儀使以幣承巾玉禮部侍郎以下並退龍輴既出禮儀官分贊太尉禮儀使奉寶册玉幣並降自羨道至元宮太尉奉寶綬入跪奠於寶帳內神座之西俛伏興禮儀使以謚册跪奠於寶綬之西又以哀册跪奠於謚册之西又奉玉幣跪奠於神座之東並退出復位禮生引將作監少府監入陳明器白幰弩素信幡翣等分樹倚於牆大幡置於戶內（其趺竿燒之自餘明器各以次逐便陳之使有行列）陳布訖并內官以下並出羨道就位所由贊內外哭羣官皇親諸親并吉儀使奉官皆哭三十舉聲再拜又再拜奉辭訖引退以出中官贊公主王妃並退出周以行帷至門乘車以扈從禮生導主節官帥持節者引太尉

及司空山陵使將作監御史一人監鏁閉元宮司空復土九鍤所司帥作工鍤以終事其先除服者並改服凶儀鹵簿解嚴
退散轀輬車龍輴之屬於柏城內庚地焚之其通人臣用者則不焚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
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
陵合葬然以則天皇后卑於天皇大帝若欲開陵合葬卽是以卑動尊事既違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元宮其
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鐫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元今乃動衆加功誠恐多
所驚瀆又若別開門道以入元宮卽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爲害益深伏以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
晉以降始有合者然以西漢積年尚餘四百魏晉以後祚皆不長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頹綱於乾陵之
旁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伏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循故事
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伏望少迴天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
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下乂安疏奏令百官詳議尋有敕令準遺詔合葬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定安公主初降王
同晈後降韋濯又降博陵崔銑銑復先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其父合葬敕旨依給事中夏侯銛駮之
曰公主自昔降婚梧桐半死逺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
繇所請却祔舊姻恐魂而有知王晈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訴於元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繇此意雖
申罔極之情本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銛謬膺駮正敢曠司存請旁移禮官并求指定下太常寺請議貞觀十一
年十月詔曰諸侯列葬周文創陳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陵之塋夷吾相齊終託牛山
之墓斯蓋往聖垂範前賢遺則在曩昔之宿心篤始終之大義也皇運之初時逢交喪謀臣武將等蒙先朝待遇

[illegible]以[illegible]立方[illegible]陵[illegible]側賜以墓地并給東園祕器喪葬今凡五品以上薨卒葬及祭者應須布深衣幘素幕皆官借之其內外命婦應得鹵簿者亦如之其墓田之制一品塋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步墳先高丈八尺減至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今減至六十步墳先高丈六尺減至丈四尺三品先方七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丈四尺減至丈二尺其四品先方六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丈二尺減至丈一尺五品先方五十步減至四十步墳高一丈減至九尺六品以下先方二十步減至十五步墳高八尺減至七尺其庶人先無文其地七步墳高四尺其送葬祭盤不許作假花果及樓閣數不得過一牙盤其百官儀葬具開元禮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四十七　凶九

喪制之五

虞祭周　後漢　宋　大唐

周制士喪既葬賓出主人拜鄉人卽位踊襲適反哭有司修虞事特豕饋食有司當時主事者饋猶歸也將踊袒既踊卽襲乃反哭側亨於廟門之右東面側亨亨一胖也亨於爨用鑊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也設洗於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反吉也亦當西榮也奠於室中北墉下當戶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有几始鬼神也陳三鼎於門外之右門西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卽位於門外之左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卽位於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絰帶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卽位於門西東面南上祝亦執事也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理也理葛以爲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宗人請拜賓主人卽位於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於西方如反哭位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縮縱主人倚杖入祝從室人北旋倚杖於西序適入也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室贊薦菹醢主婦不薦者齊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鼎入設西階前俎豆敦鉶入設鉶菜羹也敦音對黍稷器祝酌醴祝奠觶於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復位復主人之左祝饗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日辭也祝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不寧悲思不安也敢用潔牲剛鬣敢冒昧之辭豕曰剛鬣薌合黍也嘉薦普淖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明齊溲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齊音劑溲音搜哀薦祫事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合於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也適爾皇祖某甫爾汝也汝死者也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饗饗勸強之告神饗此祭也命佐食祭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主人再拜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迎尸尸入門丈

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有先後尸入主人不降者習事主哀不主敬）婦人入於房（避執事也）尸卒食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獻祝獻佐食主婦洗足爵於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昏禮曰內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兩籩棗栗設於會南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繶爵口足之閒有篆文又彌飾繶緣也音憶）婦人復位（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西面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猶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禮畢於尸閒嫌也）皆哭（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祝入尸謖（謖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遣尊者之道也）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前導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也）祝反入徹設於西北隅几在南厞用席（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享所以為厭飫也几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厞隱也厞隱之處從其幽暗也厞音扶味反屋西北隅）贊闔牖戶（鬼神尚幽暗或者遠人乎贊佐食者）主人降賓出（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未入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如是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如有尸也）既饗祝祝（之右反）卒不綏祭（綏當作墮音許規反）無泰羹湆胾從獻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復位於門西（門西北面位也）男女拾踊三（拾更也三更踊拾音其劫反）如食閒（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祝升止哭聲三啓戶（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主人入（親之）祝從啓牖鄉（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也）卒徹祝佐食降復位（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也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始虞用柔日（葬之日中也虞欲安之柔日陰也陰取其靜也）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其祝辭異者一言耳）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當祔於廟為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取其動也是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閒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凡虞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虞祭之數按雜記云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當葬日柔日一虞隔明日至後柔日為二虞其明日剛日又虞凡四日也以次準推之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虞必用柔日者取其安靜最後用剛日者象陽動以其將祔廟也凡日數甲剛乙柔丙剛丁柔餘倣此）說曰孔子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謂以幣送死者於壙也主人贈祝先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也）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舍音捨）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忍其無歸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虞喪祭也）將虞沐浴不櫛（沐浴

皆將祭自潔滌也不櫛未在於飾也唯三年之喪不櫛自期以下櫛可也 男則男尸女則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 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 尸服卒者之上服 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也士之妻則緇衣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絻 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絻自主人至緦麻也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絻反哭 墓在四郊之外者 曾子問曰並有喪何先何後 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也 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後漢鄭元云子爲父三月而葬腰絰散垂如始時也葬日日中而虞反哭升自西階虞祭於堂杖不入室凡葬以平明日中反虞者安也棺柩已去恐父母精神彷徨無所依故祭以安之也 蜀譙周云爲父至葬腰絰散垂如小功時反哭於廟升自西階虞絻於寢杖不入室射慈云爲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爲卿大夫亦於太祖廟其非別子爲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以皇考廟中士下士於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寢宮 宋崔凱云子爲父三月而葬將啟出棺皆絻散帶垂既啟祖哭踊無數日中虞絕無時之哭矣 大唐元陵儀注將啟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啟匱於前捧出神主置於座上東向諸侍奉官各退就位與織等亦退通事舍人引羣官俱退於太極殿門外就次以俟虞祭所由陳杖衛如式典儀設太尉司徒宗正卿禮儀使及諸行事官位於東階之東設太祝等位於公卿之前少南 如不親行事中書門下差奏攝 又少南設典儀位俱西向典儀帥禮生二人先就次立禮生乃引太尉司徒以下祭服立於左延明門外之南北向西上光祿卿帥其屬捧饌立於太尉司徒之東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饌東立定禮生迺引太尉司徒以下入就位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皆素服各入就位侍中版奏中嚴皇帝素服就次 諸王升就位如不獲親冕即太尉行事如常 光祿卿帥其屬捧饌入俟於東階之前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其南光祿卿帥其屬升設醴甒酒罇於帷門外前楹中閒之東北西向上設篚於罇西實觶一杓一皆有羃設罍洗於東階之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二加一有羃執罍洗者立於其後侍中版奏

外辦近侍扶引皇帝再拜通事舍人分贊羣官在內外位者哭拜禮生引禮儀使省饌訖升就位禮官升位後光祿卿帥進饌奉饌司捧俎光祿卿引饌及諸執事官並升自東階設於帷東門外席上訖降復位太尉捧祝版升立於罇所執罇籩者各立於罇籩之後禮儀使導皇帝於饌東西面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 奠承傳內外皆止哭太祝以爵酌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 持版進神座之南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禮儀使導皇帝復位跪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禮生引太尉亞獻終獻訖降復位如常儀通事舍人分贊內外哭再拜禮儀使又跪奏請再拜俛伏興皇帝哭再拜奉禮郎傳贊內外再拜禮儀使跪奏禮畢俛伏興近侍扶皇帝還閤羣官等俱退太祝乃跪置神主遂閉帷門降出內侍之屬及行事者皆出祝版焚於左延明門外百僚乃於太極門外奉慰如常儀每虞日朝哭禮皆準此如不親行事則宗正卿亞獻光祿卿終獻 其百官之制既葬而虞其儀具開元禮

既虞餞尸及卒哭祭 周

周制士喪三虞獻畢未徹乃餞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之酒也詩曰出宿于沛飲餞于禰尸將祔於皇祖是以餞送之也 罇兩甒於廟門外之右饌籩豆脯四脡酒宜有脯也 有乾肉折俎乾肉牲體之脯 尸出執几從席從祝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也几席素几葦席 尸出門右南面侯設席也 席設於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將入臨之位也 主人出即位於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於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婦人出者重餞尸也 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於薦東胸在南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尸如主人儀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於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也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 尸出門哭者止以餞於外大門猶廟門也 賓出主

人送拜稽顙（送賓拜於大門外也）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也）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以葛也）婦人說首絰不說帶（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人之質也至祔葛帶以即位）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以餞尸者本為送神也丈夫婦人以從几席而出丈夫婦人更踊）哭止告事畢賓出凡喪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尊卑之差）將明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尚饗（卒辭卒哭之祝辭也隮升也尚庶幾也不稱饌明主為告祔也）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女孫祔於祖母）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婦差疏也）其他辭一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饗辭勸強尸之辭圭潔也凡吉祭饗尸曰孝子也）卒哭曰成事（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也）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桂楣翦屏苄翦不納君既卒哭而復王事大夫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服也弔服輕可以即事也）

祔祭　殷　周　晉　大唐

殷人練而祔孔子善之（期而神之人情也）周制卒哭而祔士喪既卒哭之明日沐浴櫛搔翦（彌自飾也）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故折骨以為之今以脰膉貶於純吉也）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事）用嗣尸（虞祔尚質未暇筮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吉祭也）用尹祭（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記者誤矣）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普薦鉶羹也不稱牲記其異之）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欲其祔合兩告之也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說曰卒哭明日祔於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未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辭曰哀薦成事也）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之祔必以昭穆（士大夫為公子公孫為士大夫者也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之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為祖者兄

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人莫敢卑其祖也祖爵尊子孫爵卑則不得上祔祖爵雖卑則祔之妾無妾祖姑者
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女君尊祖姑也易牲而祔凡妾下女君一等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嫡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為舅所生者
也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其妻則以大夫牲妻為大夫
夫為大夫時卒也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上無廟者也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又云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之為士者無
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則於尊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祔者祔於先死者
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婦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從其昭穆之妾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也
公子祔於公子不敢戚君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天子祔於王母則不配配為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
祭饌如一祝辭異者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葬於女氏之黨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祖之婦謂凡嫡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
舅事也祔祖廟尊者宜主焉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由是祔於王父也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耳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
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宜
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於
殤稱陽童某父不名神也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也冠而兄為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以明年
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曰陰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父其字也尊神不名為之造字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祔自為之
者以其祭於祖廟也上大夫祔太牢下大夫少牢祔與虞異朋友之喪虞祔而已晉賀循云卒哭祭之明日以其班祔於祖廟
各以昭穆之次各有牲牢所用卒哭今無廟其儀於客堂設亡者祖坐東向又為亡者坐於北少退平明持饌具
設及主人之節皆如卒哭儀先向祖座拜次向祔座拜訖西面南上伏哭主人進酌祖座祝曰曾孫某敢用潔牲

嘉薦於曾祖某君以隮祔其君之孫某又酌亡者座祝曰哀子某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嘉薦祔事於皇祖某君適明祖某君尚饗皆起再拜伏哭盡哀復各再拜以次出妻妾婦女以次向神座再拜訖南向東上哭等少退哭盡哀各再拜還房遂徹之自祔之後唯朔日月半殷奠而已其饌如來時儀朞日徹之　宋崔凱云祔祭於祖廟祭於祖父以合亡者祔祀之也以卒哭明日其辭曰哀子某敢用潔牲剛鬣普淖普薦醴酒用薦祔事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女子祔於祖姑此皆於今亡者爲祖姑也今代皆無廟堂於客堂設其祖座東面令亡者在其北亦東面而共此饌也若祖父母生存無亡祖可祔者當中一以上祔高祖父母姑也　大唐元陵儀注祔廟前二日告遷其禮如常告之儀（宗正起科申牒所由祝文出祕書省）所由先備腰輿等并舁人（帝以三衞充后以中官）告訖太祝先置代祖神主奉遷於西夾室埳中鐍閉如式次腰輿遷第三室神主（二主各一腰輿凡主出則帝主先出其入室則后主先入）入第二室宮闈令捧后主先置於埳室太祝捧帝主復置於埳室俱東向次遷第四室入第三室次遷第五室入第四室次遷第六室入第五室次遷第七室入第六室（室有二后昭成以前肅明於後）次遷第八室入第七室次遷第九室入第八室皆如上儀入埳室皆鐍閉訖次所司移幄帳等物依次各遷入本室訖其九室應緣幄帳香案斧扆席褥等所司先造其日陳設於室中其代祖室舊帳幄等物並移於西夾室中處設鐍閉如式將遷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所司先擇日奏定散下所由各供其職應用法駕鹵簿黃麾大仗前一日陳設及太廟四門量設方色兵仗如上儀將作監先清掃廟之內外京兆府修路從承天門向南至太府寺南街向東入太廟三門又向南又向東至廟南門宗正具祔饗料差三公及應行事官齋戒如常饗儀（其祝文具祔饗章出祕書省）又申太極殿告靈座料如前式（其祝文出祕書省）太樂一設登歌於太廟殿上並如常式尚舍於廟南門道西設神主幄座東向幄內設牀席褥黼扆香案如式內中尚先造栗木主并匱及趺

其制亦並如常儀祔前一日盛以箱覆以帕置於腰輿詣廟南門幄帳中太祝捧置於座上迺下簾帷內侍省量差中官侍衛禮儀使奏請差題神主官餌以釁前一日尚舍具香湯并題神主席褥內中尚具浴神主盆并白羅巾光漆筆墨等詣於幄帳中禮儀使與題神主官等其日質明詣幄下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主官盥洗捧栗主立就褥題云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神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模之遂捧授太祝受詣帳座置於匱中所在侍衛如式前一日尚舍於西內使計會鴻臚除太極殿上白幕並以吉幕代之殿中省除版城太僕進玉輅於承天門外當中南向及諸輦輅羽儀仗衛繖扇陳設於玉輅前左右金吾引駕所由陳布如式太常奏前一日之夕嚴警於承天門外之南皇城留守奏祔饗日質明開朱雀門大內留守與內檢校使奏開太極殿門嘉德門承天門衛尉於太極殿門外廊下量設文武百官次又於太廟南門外量設百官次於道東如在太極殿庭儀先奏靈座祔之日質明宗正卿帥執饌齋郎光祿卿帥太官良醞實罇俎籩豆并應行事官皆祭服序列於左延明門以竢至祭時應行事官詣太極殿東階下西向序立與儀於太極殿庭布文武官皇親諸親位如常儀竢祭官欲升殿行事時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僚等常服人就位禮生贊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輦帥腰輿香案繖扇入詣殿庭階下分東西立侍從官攝侍中中書令以下並列位於左右序立太僕進玉輅於嘉德門外當中南向禮生引祭官等行告禮如常儀告訖宗正卿光祿卿帥齋郎長祠徹饌禮官引侍中升尚輦帥腰輿升詣帳座前其繖扇侍臣等夾於階門侍中進跪於幄前西向奏請降座升輿祔廟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匱神主捧置輿上几後扶侍降自西階繖扇侍臣夾引以出自太極殿門中門出在位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便從神輿而出至嘉德門分左右序立神輿至玉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輿升輅內侍捧几置輅中太祝捧匱升輅其太祝便於輅中侍奉千牛將軍夾輅而

趨出承天門五十步侍中進當輅前跪奏請敕侍臣上馬侍臣等皆上馬鼓吹振作其文武百官等候玉輅出承天門各逐便路先赴太廟南門次以俟神輿鹵簿至廟門西三門鼓吹止分左右以俟饗禮訖退其儀仗等並於廟南門分左右列位俟饗禮畢退玉輅既發赴廟尙舍收折殿上帷幄及版城等應合收者與檢校使計會處置兩宮內人緣常其日並焚之其日太廟祔饗應緣齋戒齋官陳設罇罍酒醴坫爵省牲告潔進署祝版陳設樂器並如東饗常儀玉輅將至廟西門尙設奉御設奉諷褥位於廟庭橫階南當中北向奉禮郞於廟南門外稍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如太極殿庭之儀又於廟庭橫階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亦準此其六品以下非常參官並列位於廟南門外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常服就南門外位禮生引應饗官俱祭服立於廟東門外北向西上位立又禮生引禮儀使御史以下執事官等先入當中階北向立於褥位之南禮生贊再拜禮儀使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引自東升各就位次引司空入就位再拜行掃除訖降復位禮官與太祝自西第一室開埳室捧神主匱置於幄中近東啟匱出神主捧置於座几後趺上次宮闈令入室捧后主匱置於幄中近西啟匱出后主置於座几後趺上自第一室至第八室皆如上儀訖並齋郞宮長各於本室依儀出入須知次序太祝退立於罇坫所宮闈令退就階下執事位玉輅既至廟南門迴輅南向侍臣等序列於輅前神輿入幄則侍臣列於幄門外尙輦帥腰輿進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輅升輿詣幄座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神主匱置輿上几後遂舁詣幄座內侍捧几置座上東向太祝捧匱置几後訖禮生於廟東門引行事官太尉以下入就廟庭位西向立其殿上御史禮官太祝樂官等各逐便自東西階上相向序立後神主升殿却復階下位侍中進於幄座前跪奏請降座升輿祔諷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栗木神主匱置几後禮官引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皇親諸親自南門外分左右從入就東

西班位立神輿至廟門繖扇分左右立於門外神輿至廟庭褥位侍衛各退本班（其侍中未退）太祝捧匱跪置於褥啟匱出神主置於趺上訖侍中進於褥位西北面跪奏稱以今吉辰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祔謁奏訖俛伏興退少頃侍中詣褥之西東面跪奏請升輿祔饗俛伏興退降就本班太祝進跪於褥位捧神主匱於輿（其匱蓋亦置輿上近後）腰輿既升禮官奏引神輿請元宗室太祝跪捧神主匱置於東壁下祔位褥上西南退立戶外少頃太祝進就褥跪捧神主置於輿奏引入第九室至帷座前內侍捧几置於座（如幄中別有几其几留於腰輿而退）太祝捧神主置於曲几後趺上（以題處向北也）其匱置於几東近後腰輿退於幄座之西近北舁腰輿所由並降自東階由廟東門出神主置座訖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應在位官並再拜禮生詣太尉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登歌奏永和之樂九成畢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在位者皆再拜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瓚升詣從西第一室酌鬱鬯登歌作太尉入室神座前祼訖奠瓚於饌席俛伏興退出戶北向再拜次引詣第二室次引詣第三室次引詣第四室以至第九室皆如常儀訖登歌止引太尉降復位太祝奠毛血之豆禮生引司徒執俎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升階樂止禮生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諸太祝取蕭蒿焚於爐炭饌升設訖齋郎降自東階由廟東門以出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爵奏自第一室至第八室各奏本室樂至第九室奏保太之樂行饗禮亞獻終獻並如常饗之禮訖降復位登歌作太祝各入室徹豆還罇所登歌止禮生唱賜胙又唱再拜眾官應在位者皆再拜（其三獻官不拜）永和之樂作禮生又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禮生進太尉之左白禮畢禮生引饗官自東門出通事舍人引在位羣官南門出太祝入室各匱神主納於埳室如常儀禮官帥腰輿詣廟門南幄下太祝捧桑木主幷匱置於輿遂自廟門南西偏門舁入詣廟殿北牖下西階之間將作先具鍬钁穿坎方深令可容木主匱遂埋之而退明日百僚及皇

親諸親詣延英門進名奉慰如常儀其百官之制如開元禮若祔曾祖姒則不告祖若父在不可遞遷祖姒先姒宜於廟東北別立一室藏其主待後者同祔也嫡殤者時饗皆祔食祖別無祝文亦不拜設祔食之座於祖座之左西向一獻而已以其從祖祔食祝辭末云孫某祔食庶子不祔食庶子之嫡祔如嫡殤

小祥變 周 大唐

周制士喪周而小祥小祥祭名祥吉也筮日筮尸視濯皆腰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漑祭器也辭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於虞祔者也言常者周而祭禮也古文祥爲常周之喪二年也故周祭禮也周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周周則宜祭周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十三月而練冠又云周之喪十一月而練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既練居外寢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外寢中門之外大門之內壘墼爲之不塗墍謂之堊室哭無時者不復朝夕哭也或數日哀至而哭戴德云哭時隨其哀殺五日十日可哭矣寢有席練冠縓緣腰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所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婦人葛絰不葛帶易服謂爲後哭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避男子也其爲帶猶五分絰去一耳又云練練衣黃裏縓緣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者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也葛腰絰繩屨無絇角瑱瑱充耳吉時以玉人君有瑱也鹿裘衡長袪衡當爲橫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爲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也袪裼之可也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衣也

大唐元陵儀注前二日之內所司先具八升練布冠縗裳腰絰等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夕毀廬爲堊室高七尺五寸長一丈二尺闊一丈將作監句當尚舍奉御設蒲席於室內所由陳練冠於別次其日依時刻內所由先入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前內外及百僚俱服縗服去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縗裳絰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內外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內外在位

者皆再拜近侍扶皇帝就次所司以練布冠縗裳進內服訖內外及百僚各服其服（兩省五品以上及御史大夫中丞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正員長官準禮合除首絰練八升布為冠以六升布為縗裳今荆州布也其幞頭及衫袴等亦準此儀其所換初服以俟山陵時卻服）通事舍人引百僚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內外百僚皆哭踊光祿卿引饌升設於靈幄前太祝以爵酌醴酒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爵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跪於饌前近南北向讀祝版曰維年月日子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天禍所鍾攀號無及以日易月奄及小祥煩冤荼苦觸緒縻潰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祇薦祥事尚饗讀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內外在位者皆哭踊再拜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羣官退其奉慰如常儀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大祥變（周 大唐）

周制自小祥又周而大祥吉服而筵尸祝曰薦此祥事（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祀不以凶臨吉也）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為期謂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又曰祥而縞（素冠縞紕）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祭猶縞冠未純吉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大祥有醢醬居服寢素縞麻衣（大祥除縗杖禮既祥白屨無絇素冠縞纓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時譏其早也有子有若也）其祭時尸酢主人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啐嘗也啐入口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薦脯醢也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之）大唐元陵儀注祭前二日內所司先具大祥服（淺黑純纖幞頭冒子巾子大麻布衫白皮腰帶麻鞋）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夕將作塗堊室內所由陳大祥服於別次其日未明內所由先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幄前內外百僚俱服縗裳去杖至傳點時通事舍人各引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縗裳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踊內外在位者皆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再拜訖禮儀使奏請止哭就次變服奏訖與禮官等趨

出近侍扶皇帝就次變大祥服內外百僚皆就次變服素服訖（黑紬幞頭腰帶白衫麻鞋）各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升設靈幄前太祝（五官以上供奉官一人攝）執爵酌醴酒禮儀使奉引皇帝稍進詣饌前禮儀使請止哭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於饌南北向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哭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禮畢與禮官等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羣官序立太極門（其奉慰如常儀）百僚奉慰訖以素服詣延英門起居（謹按禮云大祥素縞麻衣又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今所司具淺黲纖此即古之綅冠也按禮云禫而纖黲經白緯曰綅則宜施之於禫今於大祥服之盍從當時宜）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禫變（周　大唐）

周制士喪既大祥中月而禫（鄭元曰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禫而纖無所不佩（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黲經白緯曰纖）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禫月也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曰孝事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月禫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周之喪十五月而禫（此謂父在為母）

大唐元陵儀注其日百僚早集西內入就位侍中奏辦並如大祥之儀訖皇帝服大祥服近侍扶就位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百僚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就次變服皇帝就次除大祥服服素服（細麻衫腰帶細麻鞋黲紬幞頭巾子等）百僚趨入就位立定近持扶皇帝入哭踊內外百僚皆哭踊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升陳設酌奠亦如大祥之儀太祝讀祝文祭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贊者承傳內外百僚皆哭再拜訖禮儀使奏禮畢遂與禮官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百僚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各服慘公服便詣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慘吉服（淡淺黃衫細黲紬幞頭巾子麻鞋吉腰帶伏準貞觀永徽開元故孫）

服此服至山陵事畢則純吉服其中間朔望祝朝及大禮並純吉服百僚亦純吉服自後朝謁如常儀其百官慘公服至山陵事畢乃服常公服今上初欲禫服終制下詔曰朕聞禮貴緣情因心展孝高宗得說其代予言今朝有股肱濟為舟檝出納惟允足以保邦況荼蓼在懷日時猶淺欲遂權奪抑哉公除攀號痛心實所未忍朕將從禫服以終喪紀百辟卿士宜悉哀懷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曰哀號在疚聞闢所無誠懇尚違庶僚增懼伏見百辟並已釋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殊儀伏乞奉顧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即吉屈己臨朝則萬姓心安四方事集臣典司儀注不敢輕移犯冒宸嚴無任懇迫又下詔欲以素服練巾聽政詔曰昔高宗諒陰三年舜為堯禹為舜亦服喪三年故禮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是知罔極之恩昊天難報朕虔奉遺詔又迫於羣議將欲從吉未忍割哀其百僚宜以今月十七日釋服朕以素服練巾銜哀聽政凡百在位知朕意焉禮儀使又奏曰孝德動天事踰前古德音俯降感咽載深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即吉更服練巾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覲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旨實大孝不虧萬方幸甚臣職在典禮愚守如前無任懇迫之至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議曰祥禫之義按儀禮云中月而禫鄭玄以中月為閒月王肅以中月為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存省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為之者也按鄭學之徒不云二十五月六月七月之中無存省之樂也但論非是禫後復吉所作正樂耳故鄭注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云所以存樂也君子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三年不為禮禮必壞故祥日而存之非有心取適而作樂三年之喪君子居之若駒之過隙故雖以存省之時猶不能成樂是以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未成聲禮記云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縗絰與堊室耳餘哀未盡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爲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為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為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為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周斷者爲不在周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此特為重喪加之以禫非論其正祥除之義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宗王者按禮記云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

徙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按王學之徒難曰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作樂則二十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七月三月之中不得作樂者何得禮記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又喪大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此皆禫月有樂之義豈合二十八月而始樂乎鄭學之徒嫌祥禫同月不用遠日無中月之義者禫禫之祭雖用遠日若卜遠日不吉則卜近日若近得吉便有中月之義也所以知卜遠不得吉得用近日者以吉祭之時卜近不吉得卜遠日故禮記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特牲饋食云近日不吉則筮遠日若吉事得用遠則凶事得用近故有中月之義也禮記作樂之文或在禫月或在異月者正以祥禫之樂或在月中或在月末故也喪事先遠日不吉則卜月初禫在月中則得作樂此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孟獻子禫縣而不樂之類皆是也祥之日鼓琴者特是存樂之義非禫後之樂也）夫人倫之道以德爲本至德以孝爲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身滅性其衆庶有朝喪暮廢者則禽獸之不若中代聖人緣中人之情爲作制節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至重者斬縗以周斷後代君子居喪以周若駒之過隙而加崇以再周焉禮記云再周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至於祥禫之節焚蘞之餘其文不備先儒所議互有短長遂使歷代習禮之家翻爲聚訟各執所見四海不同此皆不本禮情而求其理故也夫喪本至重以周斷後代崇加以再周豈非君子欲重其情而彰孝道者也何乃惜一月之禫而不加之以膠柱於二十五月者哉或云孝子有終身之憂何須過聖人之制者二十七月之制行倫矣遵鄭者乃過禮而重情遵王者則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爲孝乎且練祥禫之制者本於哀情不可頓去而漸殺也故閒傳云再周而禫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中猶閒也謂大祥祭後閒一月而禫也據文勢足知除服後一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禫服（今俗所行禫則六旬既祥縞麻闕而不服稽諸制度失之甚矣）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服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五服成服及變除附

周制喪服斬縗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謂既殯成服斬縗裳三升苴絰大搹音厄九寸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腰絰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結間相去四寸竹杖大如腰絰長齊心本在下絞帶大五寸七分半偶結於前皆三重三重四股絞之冠六升外縪條屬右縫菅屨外納納其餘外也縪音必居倚廬中門外東壁下倚木爲廬北向開戶寢苫枕甴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寢不說絰帶義服所異者縗裳三升半繩屨餘與正同斬者不緝也苴者麻之有蕡也服上曰縗下曰裳在首在腰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終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爲首絰象緇布冠之缺腰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縗以下用布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以爲殺者象五服之數也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爲一升升登也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縪者冠前後屈而縫於武也二十兩爲溢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申不奪其正也公卿大夫室老貴臣也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采地者皆曰君衆臣杖不以卽位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一尺髽縗三年女子子者女子也加一子別於男子也在室閒已許嫁此女子之喪服之異於男子也總束髮也六升象冠數也長六寸者出紒後垂爲飾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也箭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斂髮也斬縗斂髮以麻則髽亦用麻矣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郤繞紒後如著幓頭焉凡服上曰縗下曰裳此言縗不言裳婦人不殊裳也縗如男子縗下如深衣則縗無帶下又無衽矣陳銓曰總束髮笄支紒也不曰縗裳婦人縗而不裳霤衣宗曰縗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爲縗在裳則裳爲縗男子離其縗裳故縗獨在衣上婦人同爲一服故上下共其稱也縿音七焦反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爲縗裳七升布爲冠纓帶亦如之一辟博三寸偶結於前蕉屨內納葛絰首絰大七寸五分寸之一右本在上五分首絰去一以爲腰絰大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黲繆之食饘食水飲翦屏柱楣寢蒲席翦而不納朝夕卽位哭婦人少以六升布爲連裳七升布爲總葛洪云子爲父三月既葬草屨內納廬則柱楣翦屏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爲之屏也而更作外障以爲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梁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曲就東墉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之拍地以短柱柱起此橫梁之著地謂之柱楣楣一名梁卽舉此梁乃得於廬外作障但不用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未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注起梁有立小障以辟風凶事轉輕

三月小祥而練除首經受以七升布為縗裳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縓為領袖緣以練帶繩屨無絇其腰經縮一股去之飯素食自葬疏食至練卻素食也有菜茹鹽酪之和未有醯醬居室之堊在中門外屋下西向開戶嫡子在前庶子在後哭無時哀殺十日五日可也葛洪云小祥中衣黃為裏縓為領袖緣縓者紅之多黃者也宋凱云小祥祥者吉也故縗裳無負版及心前縗辟領去首經小祥祭則櫛縰自飾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領袖緣皆然素縞冠紕素中衣領袖緣帶皆然去腰經棄杖白麻屨無絇食醯醬乾肉出堊室始居內寢杜元凱云二十五月大祥祭主人夕為期朝服縞冠訖祭而受以布深衣十五升外無哭者謂哀至入即位而哭也崔凱云大祥居外寢平常所聽外寢事也縞冠素紕紕者以素緣冠兩邊各二寸二十七月而禫元衣黃裳而祭祭畢更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為冠而綵纓縞帶緣中衣吉屨無絇革帶得佩紛帨之屬如其平常寢有牀猶別內始飲醴酒踰月復吉三年之禮成矣疏縗裳齊杜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謂齊縗三年既殯成服以麤縗四升為縗裳六升為冠纓布帶代絞帶牡麻經大七寸二分右本在上五分去一丈五寸六分以為腰經削桐木為杖杜元凱云圓削之象竹取其便也王肅云削為四分長與心齊下本大如腰經藨蒯為屨食粥居廬與為父同五不食齊者緝也牡麻者麻之無子者馬融曰在上指右故曰右本鄭元云齊縗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干庶卒哭異數也王肅曰疏以名哀輕乎輕也斬不同數粗可知也承裳以齊制而後齊也因縗以斬斬而後縗也陳銓曰右本在上麻本從左未加右之上也藨蒯草名也孔倫曰右本在上為母本於陰而統外也女子子在室白布總七升長八寸一辟博一寸惡笄用榛木長尺用白布絇之博五分白布七升為帶無腰經深衣不裳居房中張帷為次至虞不變者三笄總帶也既卒哭受以八升布為縗裳冠九升布纓帶中衣領袖緣亦然服葛經首經大五寸七分半腰經四寸六分十三月小祥除首經練九升布為冠纓武亦如之其他祥禫變除與斬縗同踰月復平常疏縗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周者謂齊縗杖周降服四升為縗裳冠纓皆七升正服五升為縗裳冠纓皆八升義服六升為縗裳冠纓皆九升冠皆右縫內縪經帶與三年同不杖麻屨者謂不杖

周成服五升布為縗裳八升布為冠纓絰帶大小與杖周同居堊室食素食水飲寢有席薦不納斷木為枕不脫絰帶朝夕即位哭殤大功布縗裳牡麻無受者謂殤降大功成服七升布為縗裳十升布為冠纓帶中衣領袖緣牡麻為首絰大五寸七分半腰絰四寸六分不絞其垂唯中殤七月者不纓絰繩屨張帷為次於內門外屋下哀至而哭素食有醯鹽既葬除絰帶食菜果寢居內凡殤大功以上中從上小功以下中從下大功布縗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縗即葛九月者謂成人大功成服八升布為縗裳冠十升義服九升布為縗裳其冠十一升絰帶與殤同既葬皆受以十升布為縗裳冠十一升變麻絰服葛絰絞之九月除朝服素冠吉屨無絇踰月復吉殤小功布縗裳澡麻帶絰五月者謂殤降小功十升布為縗裳十二升澡麻去莩垢也絕本去本邊惡處也為絰大四寸六分腰絰大三寸七分散垂唯周之下殤降在此者其帶不絕本屈而反至腰而絞之張帷為次哀至而哭食有醯醬菜茹葬而除絰食乾肉飲醴酒寢有牀五月除小功布縗裳即葛五月者謂成人小功成服十一升布為縗裳義服十二升布為縗裳冠同十二升亦澡麻絕本為絰帶寢有牀哀至而哭既葬除麻受葛絰大三寸六分腰絰大二寸九分縗裳如故寢居內至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緦麻三月者謂緦麻之喪成服降正義同以七升半布緦而疏之為縗裳及冠纓帶首絰亦澡麻絕本大三寸七分腰絰大二寸九分吉屨無絇寢有牀飲酒食肉不至變色既葬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　大唐之制杖絰升縷皆約周禮直書其儀歷代通儒皆有著述開元之制最為詳備

五服縗裳制度 周　大唐

周制凡五服在上曰縗在下曰裳縗縫外殺裳縫內殺經云凡縗外削幅裳內削幅鄭玄云削猶殺也太古衣先

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代聖人易之而以此爲喪服是也其制身長二尺二寸合前後爲四尺四寸兩邊凡八尺八寸經云衣二尺有二寸鄭元云衣自領至腰二尺二寸是也鄭亦以此爲袂中之數則袂亦正方二尺二寸也以古布幅廣二尺二寸禮記所云端縗謂此也繼袂之末又綴以廣尺二寸布謂之袂經云袂尺二寸馬融云袂末也尺二寸足以容拱手也喪拱上右手下又衣下施腰取半幅橫綴身下長短隨衣經云衣帶下尺鄭云謂腰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又於腰兩傍當縫各綴一衽經云衽二尺有五寸鄭云衽所以掩裳際其制上正方一尺於方一尺之下角斜向下長尺五寸末頭闊六寸今但取三尺五寸布交解相沓裁之卽可亦謂之燕尾令闊頭向上取象與吉服之衽相反又取布方尺八寸置背上上縫著領下垂之謂之負經云負廣出於適寸鄭云負在背上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也今據辟領廣尺六寸負各出一寸故知尺八寸其開領處左右各開四寸向外辟厭之謂之適經云適博四寸出於縗鄭云適辟領廣四寸則兩闊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又取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衣外衿上謂之縗經云縗長六寸博四寸鄭云廣袤當心也負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不在其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故以衽蔽之於腰上每一幅爲三辟積其辟積相向爲之謂之絢若侯反其絢大小隨人腰麤細爲之經云裳內削幅幅三絢鄭云絢謂辟兩側空中央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按稱幅不必全幅蓋中破爲之故禮記深衣篇云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是六幅交解之也若斬縗卽縗與裳不緶緝若齊縗以下縗則外緶之裳則內緶之謂之齊經云若齊裳內縗外鄭云齊緝也凡五服之縗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縗者外展之展則緶緝也按喪服本文甚難曉今於歷代著述悉皆手寫本經先言其制次引經文所冀後學易爲詳覽　大唐之制一據喪服之文具開元禮

五服制度變晉　宋

晉魏休盜云以大功之縗易既練之服是中祥宜緝其縗也若不緝爲重大功不得奪之魏顗云按卒哭更以六升布爲縗但齊既葬還服既虞之縗若如斯言以大功之喪奪既練之服尋詳三年之喪及大功之服皆喪之重者也而使斬縗但止三月殆非立禮之意禮大功以上服降皆以布升數爲差故大喪初縗三升既虞六升中祥七升縗以三變非不降也何必期於緝縗然後爲殺愚謂服相易奪正以升數重輕不係縗之齊斬休盜又言三年之喪笄杖不易其餘皆變中祥緝縗是輕之也且爲父初以三升之縗既虞受六升之布輕於母也齊縗既葬而虞以七升布爲縗輕於爲父也顗又難曰禮云女子子適人有父母之喪既成齊縗之服而夫出之不改服而待既虞更服斬縗之服受笄總屨帶如故終三年以此徵之不緝縗亦可知也緝與不緝別齊斬耳今斬止一周稱爲三年未爲無見休盜又云三年之喪再周耳數月不合稱三年斬者舉大數之名一周大喪之正禮自轉降中祥安行不緝不緝則無變明不應終喪斬者可知也虞喜云斬縗因喪之稱非爲終三年也按禮爲母喪縗四升而父喪既虞縗六升此爲齊制不復斬也今代人既葬之後無改易唯小祥而變故緝在此月父母情等服俱三年父斬縗母緝縗以別尊卑斬止三月未爲怪也女子出待既虞受以斬縗之受非更斬也魏顗又云喪記稱母爲長子齊縗三年其服節如父爲子者未有明徵而便緝之斬名何得復存禮雖言餘皆易不言滅斬喜又云父爲長子斬縗母爲齊縗若不言齊其下恐母與父俱當斬縗所以別耳非謂明終斬之議也邪孔注問徐邈云斬縗三年或既斬縗緝行者往往不同意常謂既以斬表重其喪應有變降爲使終喪服斬釋斬便縞非漸殺意邪邈答曰凡喪服雜變備載經記而變斬以緝都無經明證此服之大節豈記者所遺蓋本無其制也禮稱斬縗三年此不易之文也禮大功布三等先儒以爲降服七升正服八升文同則不易此變受之通例故謂大功不得

變除周續之釋禮或問曰斬縗終三年乎答曰不也卒哭而復齊縗又問若不終三年則喪服禮何故云三年又云三年之喪若斬則是居情理之極所謂致喪者也為得卒哭而奪情答曰但尋名教者宜求其本本正則條目自明聖王雖總企及俯就以為之制要以滅性為深憂是以節哀順變每受以輕也　宋庾蔚之謂昔賀循以為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哀心有殺是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耳若猶斬之則非所謂殺也若謂以斬縗命章便謂受猶斬者則疏縗之受復可得猶用疏布乎是知斬疏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喪耳不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

通典卷八十七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四十八　凶十

五服年月降殺之一

斬縗三年

周制子爲父父至尊也諸侯爲天子天子至尊也　晉尙書問天子崩今臺書令史以上爲皆服斬縗之服不博士卞榷應琳議禮侍士以上皆服斬臺書令史列職天朝皆應服斬又問天子崩今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導從應易服制不榷又答禮庶人在官者服齊縗三月又近臣服斬導從出入皆應服又問從服隨君輕重今司隸服斬下吏服齊爲合禮意不榷又答凡從君服皆降一等今之牧守皆古諸侯以禮相況輕重宜矣又問禮義服不從今司隸爲君斬縗義服也下吏爲從不每降一等當爲君喪其親者耳古今行事復如何又答禮庶人爲國君齊縗今則不服然吏若都官從事有職司於喪庭者故宜依庶人在官義耳義服不從謂近臣服君斬服之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前稱導從指謂近臣不謂吏也

周制臣爲君君至尊也 馬融曰君一國所尊也故曰至尊也斬縗三年子爲父本周制自後歷代更有議論逐件更標臣爲君亦三年君同入前科恐非分明所以重言周制以顯之他皆類此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君 士卿士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 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也其餘皆衆臣也君有采地者皆曰君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 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 魏尙書左丞王毖 右鼎反 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或以爲宜齊縗或以爲宜無服王肅云于國相本王之丞相按漢景帝時貶爲相成帝時使

理人王則國家所以封王相則國家使爲王臣但王不與理人之事耳而云相專爲理人不純臣於王非其義也今嬰至許昌而聞王薨姓名未通恩紀未交君臣未禮不責人之所不能於義未正服君臣之服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若夫未策名未委質不可以純君臣之義也禮婦人入門未三月廟見死猶歸葬於其黨不得以六禮既備又以入室遂成其婦禮也則臣之未委質者亦不得備其臣禮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縗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嬰爲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未死同則嬰宜服斬縗既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禮曰與諸侯爲親者服斬雖有親爲臣則服斬縗也臣爲其君服之或曰宜齊縗不亦遠於禮乎詔如肅議司空陳羣議諸王相國不應爲國王服斬縗古今異制損益不同古者諸侯專國子人至漢初患諸王子强暴奪之權食租而已乃選賢能代王居國相王爲善否則彈糾國家置王以下之吏非陪臣之謂也禮記雖有與諸侯爲親服斬者蓋謂異於國臣與有親於王斬耳雖陪臣不親猶不爲服豈尊帝臣而爲藩王服斬未有實不爲臣而名稱臣若欲假虛名以優王者欲崇君臣而服糾其罪名實既錯君臣義乖違禮失教難以爲典近防輔小吏尚不稱臣況剖符帝臣而稱臣妾於藩王若使正名爲王臣則上書當稱陪臣既王正臣不可不服則不宜還糾王罪若不稱陪臣俱言臣者此爲王與天子同臣也詔曰若正名實司空議是也且謂之國相而不稱臣制服則亦名實有錯若夫相之號除國之名則傷親親之恩也宜釋輕從重以彰優崇之大義也喪葬令云王及郡公侯之國者薨其國相官屬長史及內史下令長丞尉皆服斬縗居倚廬妃夫人服齊縗朝晡詣喪庭臨以喪服視事葬訖除服其非國下令長丞尉及不之國者相內史及令長丞尉其相內史吏皆素服三日哭臨其雖非近官而親在喪庭執事者亦宜制服其相內史

及以列侯爲吏令長者無服皆發哀三日　晉惠帝元康中秦王柬薨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因王葬訖、服被貶
御史中丞傅咸表云秦王薨含悲慟之哀感於人心含俯就王制如令除服葬後十七日乃親中正職時議謂之
背戚侮榮奪其中正而復闕於天子之喪既葬而除便云天朝殊尊援以爲準非所宜言若王者之喪既葬不除
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云天朝除尊援以爲準非所宜言耳天朝釋乎上而欲藩國服乎下此
謂藩國之義崇而天朝之禮薄未喻此旨又云諸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敘明喪制宜崇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敘
以其哀慟異於　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乎　聖晉皆所共行文皇帝升遐
武帝崩殂陛下毀頓率土臣妾無攀慕從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天王之喪釋於上藩國之心獨遂於下甚
不可安復秦王無後含應爲主既使含應爲喪主於今之制既葬應除而祔則應吉服以祭因曰王未有廟主無
所還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蓋王所居即便爲廟不問制云何而以無廟爲必貶含也今按放勳之殂四
海遏密八音至於三載太宗之崩曾不數旬釋縗即吉可引古繩今歷代皆應有貶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
制故也前以含有王喪上請差代尚書敕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無躊躇不時攝職司徒
屢摘罰訪問以催含含乃視事含承天臺之敕適司徒之符然後攝職含之適職隨而擊之此爲臺敕府符陷含
於惡也若謂臺敕府符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敕而含是貶含之困躓何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
隴西之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之司徒詔非始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自以選
官引臺府爲比不應爲中正讓常山太守蘇紹辭旨懇切形於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中正龐騰便割
含品臣見含爲騰所侮不勝其憤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濫行刀尺咸又言臣以國之大制不可

而偏奉國郎中令李含承尚書之敕奉喪服之命既葬除服而中正龐騰無所據仗貶含品三等謂此未值漢魏以來施行之制具以表聞未嘗朝廷當云何騰等之論以秦王無後前又有詔以此謂含不應除服愚謂諸侯之制不得異於天朝就秦王有嗣於制亦自應除且秦王無後乃前有詔朝野莫不聞知而尚書下敕葬訖含自應攝職不應追代尋舉爲臺郎又司徒摘罰訪問催含攝職如此臺府亦皆謂含既葬應除也相 是純臣羣臣之首奏令釋服亦無餘疑至於含除便獨爲罪竊謂有虧於情臣之在事小大欲盡使在優崇況國之大制當垂將來心所不安而不敢寫謹重以聞乞中書見諸猶百慮當一得也

周制父爲長子不言嫡子者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也正體在乎上又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元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容祖禰共廟馬融曰體者嫡嫡相承也正謂體在長子之上上正於高祖體重其正故服三年庶子賤爲長子服其不得隨父服三年故言不繼祖也雷次宗曰父子一體也而長嫡獨正故曰體既爲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自非親正兼之情體俱盡豈可變天地混尊親也

漢戴聖聞人通漢皆以爲父爲長子斬者以其爲五代之嫡也馬融注喪服經用之鄭元注小記則以爲己身繼禰便得爲長子斬自後諸儒皆用鄭說譙周五經然否曰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此但別庶子而不言不繼祖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合而言之也劉智釋疑亦同此義

晉虞喜廣林難譙周曰禮文三發二言繼祖一言連禰如但繼禰則應三年何緣須祖煩而失要合子於父會徑就迂非事實也然則繼祖者必繼禰繼禰者不必繼祖今連禰於祖以己繼之是繼祖者得三年繼禰者不得也至於連禰於祖以別高祖之祖故因禰以繼祖別嫌也　宋庾蔚之云按禮鄭注曰用恩則父重用義則祖重父之與祖各有一重之義故聖人制禮服祖以至親之服而傳同謂之至尊也已承二重之後而長子正體於上將傳宗廟之重然後可報之以斬故傳記皆據祖而言也若繼禰便得爲長子斬則不應云不繼祖喪服傳及

大傳皆云不繼祖以明庶子雖繼禰而不繼祖則不服長子斬也賀氏喪記云庶子父雖沒猶不爲長子三年以己不繼祖也是亦明己身繼祖乃得爲長子斬也旣義由於繼祖則不必須云及禰或者疑祖之言是謂庶子之長故此記特言不繼祖與禰以明據庶子言之也

孫爲祖持重議

周制爲人後者三年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馬融曰受人宗廟之重故三年雷次宗曰但言爲人後者文似不足下章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當言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今闕此五字以所後者或爲祖父或爲高曾繁文不可不備設言一以包二則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也〕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也〕晉侍中庾純云古者所以重宗諸侯代爵〔代國諱改爲下同〕士大夫代祿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今無國士代祿者防無所施又古之嫡孫雖在仕位無代祿之士猶承祖考家業上供祭祀下正子孫旁理昆弟敘親合族是以宗人男女長幼皆爲之服齊縗今則不然諸侯無爵邑者嫡之子卒則其次長攝家主祭嫡孫以長幼齒無復殊制也又未聞今代爲宗子服齊縗者然則嫡孫於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異等今王侯有爵土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旣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家凶則統喪考之情理俱亦有違按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宜無承重之制劉智以爲此說非從古制也魏晉二代亦自行之劉寶以爲孫爲祖不三年喪服云孫爲祖周按小記爲祖後者爲祖母三年二文不同何以爲正答曰經無孫爲祖三年之文小記所云爲祖母三年自謂其後養人子以爲孫者耳喪服云爲人後者三年爲人後者或爲子或爲孫故經但稱爲人後不列所後者名所以通人無貴賤爲人後者用此禮也若荀太尉無子養兄孫以爲孫是小記所謂爲祖後者也夫人情不殊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古聖人稱情

以定制爲人後者無復父祖之差同三年也喪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此謂嫡孫爲祖喪主當服斬不解傳意小記與傳但解經意耳傳稱者此祖後爲父之長子祖之嫡孫也以上厭於父父亡然後乃下爲長子斬非孫所爲祖斬也王儉難劉寶曰喪服小記祖父卒爲祖母後者三年此謂孫爲祖後者喪服父亡爲母三年言爲祖母三年祖父三年可知也爲人後者以當收族而嚴宗廟也必以同宗支子擇其昭穆之倫而立之不得高祖無子而立元孫之序嚴宗廟者亦可以在繼養使鬼神有所享也按士二廟若立元孫則所嚴之祖不及曾祖而祖禰無鬼將何所饗乎荀太尉秩尊其統宜遠親廟有四孫之所得祭高祖也則於太尉爲祖子所得祭高祖也今立孫但得祭祖而使曾祖不食是則先人將恐於爲厲故知非立後之道也又臣從君服每降一等喪服爲君之祖服用制君服三年明之也若如論意謂小記所言是爲長子服者又當言父卒然後爲子三年不得言祖父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又養人子爲己孫與己自有孫豈異哉國子博士吳商答劉寶議曰按禮貴嫡重正統所尊祖禰繼代之正也夫受重者不得以輕服服是以孫及曾元其爲後者皆服三年受重故也且絕屬之宗來爲人後者服之如今嫡孫爲後而欲使爲祖服周與衆孫無異旣非受重之義豈合聖人稱情之制耶且孫爲祖正服周祖爲孫正服九月嫡孫爲後則祖爲加服周孫亦當加祖三年此經之明據也今欲使祖以嫡加孫孫以庶服報祖豈經意耶又欲使絕屬之孫同於嫡孫豈合人情成洽論云使嫡孫傳重不服斬也夫服以三年爲至重故以至尊至親者處之自此以往上下降殺一等經之例也服父三年服祖宜周而傳云父卒爲祖後者服斬爲嫡孫者依此爲制若其必然越於常例後祖服異禮之重事宜見斬縗之經不應闕而不記也且子爲父三年父爲長子亦三年若嫡孫爲祖如子則祖爲嫡孫亦當如父爲長子不得爲之周也吳商曰凡人爲後者尙如父今孫

爲祖後而欲使爲祖周與衆孫無異豈是爲後之謂乎且祖爲孫正服九月今嫡孫爲後祖加之周孫亦加祖三年經之明義也今使祖加孫服而孫不加祖服豈經義哉且經云臣爲君祖父母服周從服例降一等則君爲祖服斬矣此非經義邪何竟闕而不記也論又云孫爲祖如子爲父則記爲孫亦當如父爲長子者且孫爲後加一等服三年祖亦加孫一等服周如論之意欲使祖加孫二等而孫加祖一等此豈經例而云傳不通乎　試評曰庾純云古者重宗防其爭競今無所施矣又云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宜無承重之制也劉寶亦云經無爲祖三年之文王敞難曰小記云祖父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則爲祖父三年可知也博士吳商云禮貴嫡重正其爲後者皆服三年夫人倫之道有本爲重本所以重正也重正所以明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廟也豈獨爭競之防乎是以宗絕而繼之使其正宗百代不失也其繼宗者是曰受重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若不三年豈爲尊重正祖者耶傳曰爲人後者同宗支子可也下云爲嫡孫言不敢降其正也是乃宗絕在嫡孫無孫則支子承重其所承重皆三年也而議者或云嫡子卒不以孫繼以其次長攝主祭者則昭穆亂矣又云今代無孫爲祖三年之文吉不統家凶則統喪禮有違也者是時失之非無其義也又云傳言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是父亡乃下爲長子斬非孫上爲祖斬也者亦非義也何者凡孫父在不得爲祖斬父亡則爲祖斬傳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其文甚明而云下爲長子斬者則經不但言爲祖後者斬矣成洽云若嫡孫爲祖如父三年則祖亦爲孫如長子三年也且祖重嫡孫服加一等孫承重而服祖不加是爲報服何乃孫卑反嚴祖尊非禮意也以情求理博士吳商議之當矣

孫爲庶祖持重

晉劉智釋疑問者曰禮孫爲祖後三年者以其當正統也庶子之長孫旣不繼曾高祖此孫爲庶祖承重三年不答曰繼祖者不唯謂大宗也按喪服傳與小記皆云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父以已當繼祖故重其服則孫爲祖後者不得輕也然則孫爲祖後皆三年矣且甲衆子也生乙乙生丙而乙先卒丙爲長子孫而後甲甲亡丙爲甲三年則甲是庶子無嫡可傳若不三年則丙爲乙之嫡子而闕父卒爲祖後之義也博士杜琬云曾祖是庶而祖父是嫡又是嫡孫矣若庶祖無嫡可傳則非正體乎上傳重之義也旣無大夫士之位無嫡統之重孫爲庶人父雖亡而有諸父其孫生不主養祭非所及而所攝一家之重居諸父之右祖無重可傳而孫以重曰居爲父長子而以嫡孫繼祖推情處禮於義爲乖凡祖是庶而父爲長宜服齊縗王敞議曰凡所重明是先祖之體蓋非爵土財計之謂至於庶子之子爲繼禰之宗則得爲其子三年矣父尊其禰而子替祖服不貴正體而必云爵土忽其故宗而重其財計承財計則爲之服斬縗無產業則廢三年此非義矣又經有爲君之祖服周是爲臣從君服從服例降一等此則君爲祖三年矣旣爲君而有父祖之喪謂父祖並有廢疾不得受國而已受位於曾祖者也祖不受國無爵可傳而猶三年斯蓋正統貴體之義不必以爵土傳己也體存則就養無方亡則庶子不祭所以達孝明宗吉凶異制故知生不主養者無害死掌其祀也而云祭非所及乖乎周孔之意爾人無祖矣束晳議曰經云臣服君之祖周此君爲祖三年也是祖有廢疾不襲統也然則無爵可傳身不主祭與庶子何異而孫猶服斬義例昭然大宗之弟昔構祖立廟而自爲其子孫所奉卽所謂小宗之緒主其祖父之祀豈可自同衆孫不服三年哉　宋庾蔚之謂祖庶父嫡已承父統而不謂之繼祖則祖誰當祭之所謂繼是承其後爲之祭故云傳重而服之斬若杜琬所言

祖父俱嫡乃是繼曾祖耳祖雖非嫡而是己之所承執祭傳統豈得不以重服服之乎己服祖以斬故祖亦服己以周長子之服義則不同要須己身承祖禰之正乃得爲長子斬按小記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是明庶子不繼祖禰故不得爲長子斬非據子之身若據長子身不得云不繼禰也必須身承祖禰之正乃得服長子斬者以尊加卑異於卑加尊也劉智分此不繼祖與禰之言以爲庶子不繼禰故其長子不繼祖書記未有此連言之比且庶子不繼禰其子居然不繼祖矣

嫡孫亡無後次孫爲祖持重議

晉蔣蔚問范宣嫡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得傳祖重不宣答曰禮爲祖後者三年不言嫡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繼況見有孫而不承之邪庶孫之異於嫡者但父不爲之三年祖不爲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殊也

嫡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議

晉或人問徐邈嫡孫承重在喪中亡其從弟已孤又未有子姪相繼疑於祭祀邈答今見有諸孫而祖無後甚非禮意禮宗子在外則庶子攝祭可依此使一孫攝主攝主則本服如故禮大功者主人之喪猶爲之練祥再祭況諸孫耶若周既除當以素服臨祭依心喪以終三年　宋江氏問甲兒先亡甲後亡甲嫡孫傳重未及中祥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不何承天答曰甲既有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以制齊縗今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堊室者耳有問范宣云人有二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宣答小兒之子應服三年亦粗可依裴松之答何承天書云禮嫡不傳重傳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孫本無三年之道若應爲服後次孫宜爲喪主終竟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何承天與司馬操書論其事操云

有孫見存而以疎親爲後則不通既不得立疎豈可遂無持重者此孫豈不得服三年邪嫡不傳重傳重非嫡自施於親服卑無關孫爲祖也按庾蔚之謂嫡孫亡無爲後者今祖有衆孫不可傳重無主次子之子居然爲持重范宣議是也嫡孫已服祖三年未竟而亡此亘議已立正是不得卒其服耳猶父爲嫡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也次孫攝祭如徐邈所答何承天司馬操並云接服三年未見其據

周制妻爲夫夫至尊也馬融曰婦人以夫爲天故曰至尊王肅曰言夫則可知舉妻者殊妾之文也孔倫曰以父服服之故曰至尊雷次宗曰言妻以明其齊所以得稱夫也妾爲君君至尊也馬融曰妾賤事夫如君故至尊也鄭元曰不得體之加尊焉雖士亦然陳銓曰降於女君故不敢稱夫稱爲君者同於人臣也雷次宗曰言妾以見其接所以乃稱君也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謂已許嫁也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馬融曰爲犯七出還在父母之家鄭元云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縗周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而出則已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王肅曰嫁已嫁而反與在室不同故明之遭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周既練而反則遂之雷次宗曰不言女子子上女子也復言子者欲見其外義以盡子道復弘也

通典卷八十八終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四十九　凶十一

五服年月降殺之二

齊縗三年

周制父卒爲母（馬融曰父卒無所復屈故得伸重服三年今與父在同義見杖周章）繼母如母言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因猶親也）慈母如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汝以爲子命子曰汝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爲母子者也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者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周矣父卒則皆得伸也）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父卒乃不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良善）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代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主爲其母也）公弗忍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周制母爲長子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馬融曰父不傳重無五代之義而服三年隨父從於夫也不在斬縗章者以子當服母齊縗也鄭元曰不敢降者謂不敢以已尊降祖禰之正體也雷次宗曰父之重長以居正嫡之允當爲先祖之主故也母亦以此義而加崇焉夫父之服長以其仰述祖禰堂構斯荷母亦以其承夫嗣業三從是寄父尚不以大夫之嚴降祖禰之主母亦安敢以婦人之尊降所天之嫡故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以父況母明父猶屈體母宜無嫌如舊曰妾從服則當云夫所不降妻亦不敢降今言父母者豈非自子而言也）妾爲女君之長子與女君同（不敢以輕服服君之正體盧植曰與女君喪長子俱三年）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盧植曰謂俱有過而出女君爲其子

服嫌妾當從服故言不也鄭元曰妾與女君俱出女君猶爲子服周妾於義絕無施服王肅曰非屬從故不服孔穎達云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　漢戴德云父卒爲繼母君母慈母孫爲祖後者父卒爲祖母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祖父母母爲長子妻爲君之長子繼母爲長子並與父卒爲母同

後妻子爲前母服議前母卒在異國附

後漢末長沙人王毖上計至京師值吳魏分隔毖妻子在吳身留中國爲魏黃門郎更娶妻生昌及式毖卒後昌爲東平相至晉太康元年吳平時毖前妻已卒昌聞喪求去官行服東平王楙上臺評議博士謝衡云毖身不幸去父母遠妻子妻於其家執義守節奉宗祀養舅姑育稚子後得歸還則固爲己妻父既爲妻子豈不爲母昌宜追服三年博士許猛云絕有三道有義絕者爲犯七出也有法絕者以王法絕有地絕者以殊域而絕且夫絕妻如紀叔姬其逼以王法隔以殊域而更聘嫡室者亦爲絕矣是以禮有繼母服制無前母服制是以前母非沒則絕也以昌前母雖在猶不應服若昌父在則唯命矣依禮記昌唯宜追服其兄耳尚書都令史虞溥言臣以爲禮不二嫡重正也苟正嫡不可以二則昌父更娶之辰卽前婦義絕之日固不待言而可知矣議者以昌父無絕遺之言尚爲正嫡恐犯禮虧教難以示後按昌父既册名魏朝更納後室豈得懷舊君於江表存外妻於讎國乎非徒時政之所禁乃臣道所宜絕設使昌父尚存今始會同必不使兩妻專堂二嫡執祭以此驗之故知後嫡立宜前嫡廢也卽使父有兩立之言猶將以禮正之況無遺命可以服乎溥以爲宜如猛議博士秦秀議云按議者以禮無前妻之名依名絕之不爲之服斯乃是也今兄弟不同居而各以路人相遇其母恐一體之愛從此絕矣古人之爲未必按文唯稱情耳以爲二母之子宜各相事皆如所生雖無成與期於相睦得禮意也若前妻之子不勝母之哀來言曰我母自盡禮於

事夫爲夫先祖所歆享爲父志所嘉爲人倫所欽敬便迎父喪歸於舊塋以其母葬矣則後妻之子寧可以據儒者之言以距之邪禮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而三年之恩便同所生矣昌父何義不令二嫡依此禮乎然禮無明制非末學者所敢用心必不得已與其意而絕之不若意而事之故以爲昌宜追前母三年二母之祔以先後爲敘侍中程咸言諸侯無更娶致夫人之制大夫妻死改室不拘立嫡昌父前妻守德約身幸值開通而固絕之此禮不勝情而漸入於薄也昌母後聘本非庶賤橫加抑黜復不然矣若令二母之子交相爲報則並尊兩嫡禮之大禁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傳記以二妃夫人稱之明不足立正后也聖人之弘猶權事而變而諸儒欲聽立兩嫡並未前聞且趙姬讓叔隗以爲內子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堂皆欲以正家統而分嫡妾也昌父已亡無正之者若追服前母則自黜其親交相爲報則固非嫡就使未達追爲之服猶宜刑貶以匡失謬況可報楙施行正爲通例則兩嫡之禮始於今矣開爭長亂不可以訓臣以爲昌等當各服其母者著作郎陳壽等議春秋之義不以得寵而忘舊是以趙姬請逆叔隗而己下之若昌父及二母於今並存則前母不廢有明徵矣設使昌父昔持前婦所生之子來入國中而尙在者恐不謂母已黜遣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司馬李苞議禮重統所以正家猶國不可二君雖禮文殘缺大事可知昌父遇難與妻隔絕夫得更娶妻當更嫁此通理也今之不去此自執節之婦不爲理所絕矣適可嘉異其意不得以私善覊縻已絕之夫議者以趙姬爲比愚以爲不同也重耳適齊志在必還五年之閒未爲離絕衰絏新寵於禮爲廢嫡於義爲棄舊姬氏固讓得禮之正是以春秋善之明不得並也古無二嫡宜如溥駮中書監荀勗議曰昔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知存亡更娶蔡氏女徐州平後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元疊爲陳氏服嫡母之服

族兄宗伯曾責元疊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疊爲合宜

前妻被掠沒賊後得還後妻之子爲服議

晉成帝咸康中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爲妻產四子而遭賊姊投身於賊請活姑命賊將姊去詵更娶嚴氏生子暉等三人繁後得姊歸詵求迎李氏還更育一女子詵籍母張在上以妻李次之嚴次之李亡詵疑暉服以其事言於征西大將軍庾亮府評議司馬王愆期議曰按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然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稱繼母者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李氏非犯七出見絕終又見逆養姑於堂子爲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也爲詵也妻則爲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詵雖不應娶娶要以嚴爲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倉曹參軍王羣議李氏投身於賊則名義絕矣辱身汚行喪禮違義雖有救母之功宜以路人之恩相報不可以奉承宗廟嚴子不宜以母服服之李子宜以出母居之倉曹參軍虞聄之忍反議庶人兩妻不合典制裁之法則應以先婦爲主服無所疑漢時黃司農爲蜀郡太守得所失婦便爲正室使後婦下之載在風俗通今雖貴賤不同猶可依准行參軍諸葛瑒議詵既不能庇其伉儷又未審李之吉凶無感離之慘便歡會納妻悖禮傷教皆此之由又詵協嚴逆李籍注二妻李亡之日乃復疑服若小人無知不應有疑及其有疑明知妻不可二生亂其名沒疑其服喪亂以來多有此比宜齊之以法戶曹掾談劇等白奉教博議互有不同按禮無二嫡之文李爲正嫡應服居然有定

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 周 後漢 晉 宋 後魏

周制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　後漢荆州牧劉表云表字景升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　晉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爲之三年已爲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不乎劉智答云嫡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爲祖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祖當爲己服周此則受重也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己周己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特爲此發也侍中成粲云禮有嫡子則無嫡孫然則己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不得爲祖母三年禮舅沒則姑老爲傳家事於長婦也亦爲祖沒則己父受重於祖父已不受之於祖父母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理也賀循又引小記自釋爲祖父母後者服之如母不爲祖父母後不得爲祖母三年未見其驗但以父在無二嫡父沒祖存己位則正不得爲祖父後乃爲祖母嫡也宋崔凱云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後己母亡孫奉養祖母祖母卒則爲之齊縗三年者凱以爲祖母三年自謂己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爲祖斬縗三年母齊縗三年今己父後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縗周耳庾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之不可踰夫既已乖矣按成粲云己自受重於父不受於祖爲祖母不應三年亦可謂殊途而同謬者矣又劉智釋疑答問云高曾祖母與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不昔曾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己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　宋庾蔚之謂婦從夫嫡曾高祖母正體所傳並有重何疑其亡先後　後魏永平四年尚書都令史陳終德祖母之喪欲服齊縗三年以無代爵之重不可上陵諸叔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劉芳議按喪服乃士之正體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明至嫡孫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繼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先儒多云嫡孫之傳重下通庶人以為差謬何以明之傳重專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代承嫡方得為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按鄭元云為三代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按喪服經無嫡孫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為長子三年嫡孫周故傳及注同說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附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唯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士秩庶人在官復無斬禮考之舊典驗之於今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周為允景邕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以上每條標列逮於庶人合而不述此同士制不復疑也唯有庶人之為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重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為嫡孫周豈祖以嫡服己己與庶孫同為祖周其義可服祖三年此則近代未嘗變也准古士官不過二百石也終德師古之士也且官族者謂有其功食舊德者謂德繼於位興滅繼絕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金貂七珥楊氏四公豈得以位相承豈得言代祿乎按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朔不及所繼求還為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則晉之成規也尚書邢鑾奏依芳詔曰嫡孫為祖母禮令有據士人通行勞芳致疑請也可如國子博士孫景邕所議

齊縗杖周

周制父在為母周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馬融曰屈者子自屈於父故周而除母服也父至尊子不敢伸）

母服三年　大唐前上元元年武太后上表曰父在為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

所以禽獸之情猶能知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爲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准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太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然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彞倫今請仍舊章庶叶通禮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刑部郎中田再思建議云降殺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德思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以來方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爲同母異父之昆弟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縗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卽明自古以來升降不一今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爲母三年傳之已踰一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宮獻替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主所是疏而爲律後主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與伯叔母姑姊妹同焉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制則古臣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墨劓宮刖今何故不行乎周制侯甸男衞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乎周制井邑邱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制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制冠冕衣裳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制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謂痛心可謂慟哭者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爲母重於父據齊縗升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士盡慙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履冰又上疏曰上元中武太后上表請同父沒之服初亦未有行用垂拱初始編入格錫氏之後俗乃通行臣於開元五年頻請仍舊恩敕并嫂叔舅婦之服諸司所議同異相參臣竊見新修之格猶依垂拱之僞至有祖父母安存子孫之妻亡歿下房几筵

亦立再周甚無謂也據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則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所以父在爲母服周者避二尊也臣恐後代復有婦奪政之敗者疏奏未報履冰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自家刑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愆三從之義斯在故父在爲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准舊儀父在爲母一周立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家國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天后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垂拱之初始編入格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於後戒且臣所獻者蓋請正夫婦之綱豈忘母子之道復云母屬所謂與伯叔姑姊服同者伯叔姑姊豈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齊斬足爲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禮故父加至再周父在爲母加三年心喪今者同父歿之制則尊厭之律安施臣前狀單略議者未識臣之懇誠左散騎常侍元行沖奏議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有伸有厭天父天夫故斬縗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妻喪杖周情理俱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爲嫡子三年斬縗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罷職縗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伸而禮殺也斯制也可以異於飛走別於夷狄羲農堯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孔所同尊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謹詳前者之疑並請依古爲當自是百僚議竟不決至七年下敕曰惟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爲傳乃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縗三年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爲母行服不同或有旣周而禫禫服終三年者或有依上元之制齊縗三年者議者是非紛然元行沖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禮

豈不知母恩之深也但尊祖貴禰欲其遠別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搖淺俗者衆一紊其文度其可正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修五禮又議請依元敕父在爲母齊縗三年爲定遂爲成典

周制爲妻妻至親也鄭元曰嫡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父在爲妻以杖即當爲庶子也馬融曰妻與己共承宗廟所以至親也陳銓曰以其至親故服同於母雷次宗曰不直云至親而言妻者明其齊體判合之親以別不極之稱而言

出妻之子爲母鄭元曰出猶去也馬融曰犯七出爲之服周雷次宗曰不直言爲出母嫁妻子及前妻之子爲之服子無出母之義故繼夫而言

夫出妻之子爲母周則爲外祖父母無服也絕族無施服親者屬也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也母子至親無絕道也施音以豉反

晉束皙問嫡子爲出母無服母爲子有何服步熊答但爲父後故不得服耳母爲之服周嫡子雖不服外祖猶爲服緦麻也袁準正論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其以出不得不降安有母子至親而無服乎釋服而祭可也

大唐神龍元年五月皇后表請天下出母終者全制服三年至天寶六載正月赦文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曠緦之文雖存出母之制顧復之慕何伸孝子之心其出嫁之母宜終服三年

父卒母嫁復還及庶子爲嫡母繼母改嫁服議

周制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貴終也馬融曰繼母爲己父三年喪禮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繼母不終己父三年喪則不服也鄭元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也王肅曰服也則報不服則不報雷次宗曰凡言報者繼母服亦如此

魏王肅云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吳射慈云爲廬當就繼母之家若遠不得往者則別爲異室亦有廬變除堊室及禫如親子也亦報服周不言報者凡經中之文悉報也

晉束皙問曰繼母嫁從服當立廬不步熊答曰父卒繼母嫁如母居廬倚廬皇密云經稱繼母如母者蓋謂配父之義恩與母同故孝子之心不敢殊也傳云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以出母服周而繼母無制不同之驗也夫一與之齊則終身不改故死則同穴無再醮之義繼則禮許其嫁謂大功

之親已稚子幼不能自存故攜其孤孩與之適人上使祖宗無曠祀之闕下令弱嗣無窮屈之難故曰貴終也若偏喪之日志存爽貳不遵恭姜靡他之節而襲夏姬無厭之欲輕忽先亡棄己如遺無顧我之恩何貴終之有也如禮之旨則子無不從且非禮而嫁則義之所黜何服之有哉　宋庾蔚之云母子至親本無絕道禮所親者屬也出母得罪於父猶追服周若父卒母嫁而反不服則是子自絕其母豈天理邪宜於出母同制按晉制寧假二十五月是終其心喪耳　大唐龍朔二年所司奏同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申心制據令繼母改嫁不解官既而有敕雖云嫡母終是繼親據禮緣情須有定制付所司議定奏聞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乂等奏稱緬尋喪服唯出母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已則皆無服是以令云母嫁又云出妻之子言其子以著所生嫁則言母通苞養嫡俱當解任並合心喪其不解者唯有繼母之嫁繼母爲名止據前妻之子嫡於諸孳禮無繼母之文甲令今既見行嗣業理伸心制竊以嫡繼慈養皆非所生並同行路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爲義絕繼母之嫁既殊親母慈嫡義絕豈合心喪今請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爲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杖周並不心喪一同繼母有符情禮無黜舊章又心喪之制唯施服屈杖周之服不悉解官而令文三年齊斬亦入心喪之例杖周解官変有妻服之外又依禮庶子爲其母緦麻三月既是所生母服准例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於是終須條附既與嫡母等嫁同一令條總議請改理謂允愜者依集文武官九品以上議得司衛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請一依司禮狀嗣業不解官詔從之也

父在爲出母服議

晉賀循云父在爲母厭尊故屈而從周出母服不滅者以本既降義無再厭故也父在爲母既已杖矣若父在母

去宜重降者則宜在不杖條今在杖條明不再降杖者必居廬居廬者必禫吳徐整問曰出妻之子爲其母及父卒還母嫁爲之服報皆周也二母既出則爲絕族今子爲之服皆當於何處爲位有廬堊室不出母亦當報其子不繼母報子於何處制服豈止所適者之家爲哭位乎又當有禫不射慈答曰當就出母之家若遠不得往者可別爲異室亦有廬變除堊室及禫如親子也母亦報子周也

父卒爲嫁母服

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元成以爲父殁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元成議是也石渠禮議又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韋元成對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爲子無絕母應三年蜀譙周曰據母嫁猶服周以親母可知故無經也

通典卷八十九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五十　凶十二

五服年月降殺之三

齊縗不杖周

周制為祖父母周至尊也（鄭元曰此言其異於杖周耳王肅云言與杖周同制唯杖屨異）為伯父母叔父母周與尊者一體也（馬融曰與父一體故不降而服周陳銓曰尊者父也所謂昆弟一體也）為兄弟之子亦周旁尊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夫婦牉合昆弟四體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於宗不足則資之於宗（鄭元云宗者代父為小宗典宗事者資取也為姑在室亦如之賈公彥曰昆弟之義無分者言凡昆弟如人身之手足不可分離）為伯母叔母亦周以名服也（賈公彥云以其配父而有母名故服之如父）大夫之嫡子為妻周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父在則為妻不杖以父為之主也（鄭元曰大夫不以尊降嫡婦者重嫡也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也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馬融曰大夫重嫡不降大功子從父不敢降其妻故服周也）為昆弟（鄭元曰昆兄也為姊妹在室亦如之雷次宗曰經於伯叔父下無姑文於昆弟下無姊妹文於宗子下無女子子文者以未成人則為殤已成人則當出故皆不見於此）為眾子（眾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也士謂之眾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為大功天子國君則不服也）為昆弟之子周報之也（鄭元曰按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陳銓曰男女同耳）大夫之庶子為嫡昆弟周（鄭元曰兩言之者嫡子或為兄或為弟陳銓曰大夫為眾子大功嫡子周）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大夫雖尊不敢降其嫡子為庶昆弟庶昆弟相為亦如大夫為之）為嫡孫周不敢降其嫡有嫡子者無嫡孫孫婦亦如之（周之道嫡子死則立嫡孫是嫡孫將上為祖後者長子在則皆為庶孫孫婦亦如之嫡婦在亦為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周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何以周不貳斬

也馬融曰爲大宗後當爲大宗斬還爲小宗周故曰不貳斬也王肅曰凡服不報以嫡尊降也既出爲大宗後其父母不得服以加也故不以出降而報之陳銓曰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雷次宗曰據無所厭出則周
爲輕言報者明子於彼則名判於此故推之於無尊遠之以報服女雖受族於人猶在父子之名故得加尊而降之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昆弟之爲父後者周馬融曰婦人以適人降故服父母周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亦爲之周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
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
弟之爲父後者周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周馬融曰歸宗者歸父母之宗也昆弟之爲父後者曰小宗王肅曰嫁所宗者唯大宗故曰小宗明各自宗其爲
父後者也鄭元曰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服重者不自絕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避大宗也繼父同居者
周夫死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與之俱適人馬融曰穉少幼小也無大功之親以收養之故母與之俱行適人鄭元曰妻穉未五十也子幼十五以下也大功之親謂同財者而
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
服齊縗周異居則服齊縗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也鄭元曰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也妻不敢與焉恩雖
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爲此以恩報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也馬融曰不敢與知之也謂己自有宗廟不隨母適人初不同居何異居之有也陳銓曰異居者昔嘗同居今不同也夫有大功之親同財者也子有大功不可以隨母
彼有大功不可以專財也爲夫之君周從服也馬融曰夫爲君服三年妻從夫降一等故服周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無主者謂其
無祭主故周也鄭元曰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也雷次宗曰按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今無祭主者是無子無夫則無受我而厚之者也既無受我之厚則我不得降其本情故哀
矜於無主而服於天倫也今之不降既憐亡者之煢獨又因報身之無屬二途俱伸彼此兼遂故父母兄弟在室姊妹感得反服也唯出適者自以義結他族事殺本宗受我之厚奪己亦深至乃愛敬兼極者猶抑斬以爲周況
他人乎雖則家疑莫主兄弟絕嗣無後之痛路人所悲而深心徒結至服無反良由既曰外志成事無兩降故也降由己身之出不計前人應降與不應也所謂反服者反於昆弟伯叔耳若無主服周昆弟大功則是過於昆弟
也豈所謂反服哉問者曰女子云出適者不得爲無主服周斯則然矣敢問兩無主得交相反服不答曰經云姑姊妹報名反服不由己身人今哀己不可無報者兩俱無主義無先服則無服安得交相爲周爲君之
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周馬融曰父母長子君服斬故從降服一等周也妻則小君服母之義故周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

爲祖後者服斬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也父卒者父爲君之子孫宜嗣位而早卒也妾爲女君周妾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也鄭元曰女君嫡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雷次宗曰今抑妾使同婦尊女君使同姑女君於妾不得同姑之降婦不降則應報所以不報者欲伸聖人抑妾之旨若復報之則並后之誡意無所徵故報之則違抑妾之義降之則有舅姑之嫌故使都無服無重嫌之責婦爲舅姑周從服也馬融曰從夫而爲之服也從服降一等故夫服三年妻服周也劉系之問子婦爲姑既周綵衣邪荀訥答曰子婦爲姑既周除服時人以夫家有喪猶白衣爲夫之昆弟之子周報之也馬融曰伯母叔母報之鄭元曰男女皆是也陳銓曰從於人者宜服大功今乃周者報之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周雷次宗曰嫌二妾從於君尊以降其子故明之所嫌者尊故降不言士妾也馬融曰公諸侯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鄭元曰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雷次宗曰夫人與君同體以尊降其子也公子與君同體以厭其親也妾無夫人之尊故不敢降其子無公子之厭故得遂其親也而事鄰於體君跡幾於不遂故每以不體得遂爲言也女子子爲祖父母周不敢降其祖也鄭元曰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也馬融曰不言女孫言女子子者婦質者親親故繫父言之出入服同故不言在室適人也陳銓曰言雖已嫁猶不敢降也駮鄭元曰經似在室失其旨也在室之女則與男同已見章首何爲重出言不敢降者明其已嫁傳義詳之孔論曰婦人歸宗故不敢降其祖大夫之子爲伯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鄭元曰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婦也此所爲者凡六命夫六命婦無主無祭主者爲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主如衆人唯子不報男女同耳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王肅曰姑姊妹本大功今以無主爲之周故亦報已以周女子子亦不大功今以無主爲之周女子子今爲父母周今雖具服自其本服故曰唯子不報雷次宗曰以報之爲言二服如一父母爲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周女子子適人亦爲父母周與報相亂故經別其非報也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周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周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大夫曷爲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旣以出降在大功其適於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夫尊於朝與已同也妻貴於室從夫爵也大夫爲祖父母嫡孫爲士者周大夫不敢降其祖與嫡也馬融曰尊祖重嫡自尊者始也故不敢降鄭元曰不降其祖與嫡則可降其旁親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周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鄭元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歟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馬融曰公謂諸侯也其間有卿大夫妾故言以及士妾也皆爲其父母得服周也陳銓曰以妾卑賤不得體君又嫌君之尊不得服其父母故傳明之卑賤不得體君雷次宗曰今明妾以卑賤不得體君厭所不及故得爲其父母遂也）

齊縗三月一

周制寄公（失地之君也）爲所寓服齊縗三月言與衆人同也（鄭元曰寓亦寄也爲所寄之國君服也諸侯五月而葬而服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除之雷次宗曰既來受其惠宜敬於所託故與衆人同）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齊縗三月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鄭元曰婦人女子子在室及歸宗者宗子繼別之後百代不遷所謂大宗也馬融曰丈夫婦人謂一族男女皆爲宗子母與妻王肅曰此謂族人無復五屬者反爲其宗子服也雷次宗曰言尊祖故敬宗明祖已歿也無由施於尊者但敬宗以致尊祖之心）爲舊君君之母妻舊君者仕焉而已者也服齊縗三月者言與人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鄭元曰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陳銓曰仕焉而已者致仕也雷次宗曰身既反昔服亦同人書謙遠之情居身之道也然恩紀內結實異餘人故殺及母妻也）

晉虞喜議云或問曰喪服經傳爲舊君謂仕焉而已者鄭注曰仕焉而已謂老若廢疾而致仕者也今致仕與廢疾理得同不喜正之曰廢疾沉淪罔同人伍不論臣道齊縗三月可也老而致仕臣禮既全恩既無替自應三年不得三月傳言仕焉而已者謂既仕而去義同人伍耳咸康末殷泉源問天子諸侯臣致仕服有同異范宣答云夫禮制殘缺天子之典多不全具唯國君之禮往往有之臣之致仕則爲舊君齊縗三月天子之臣則亦然矣天子之與國君雖名號差異至於臣子奉之與主者無殊矣何以明之公羊傳曰以諸侯踰年稱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稱卽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比例如此則臣服之制同矣穆帝崩前尚書郎曹耽等奔赴皆服齊縗治喪侍御史喻希表彈其失禮博士孔恢等議云禮無解職厭降之文今有去官從本官之品與律並違軌訓有違按耽等並以凡才荷蒙榮飾或濯纓清波不能仰遵王度自同隸人

徵義違則虧竊王猷請以見事免訦等所覆除官曹訦上表自理曰臣聞居喪之禮貴賤不同禮臣爲君斬縗仕焉而已爲舊君齊縗爵祿既絕朝見既替蓋以疎賤於親貴故降其制也又國喪儀注居職者朝夕臨去職者朔望臨禮哭泣之節各稱其服哭輕則服不得重據今去職之臣朔望哭宜爲舊君服齊縗是以臣前率而行之不敢有加臣服齊縗哭臨殿庭踰月歷旬外內監司莫之或譏及至梓宮將幸山陵諸官來赴服斬者多此皆意存於重而不原於制遂使親疎貴賤無有等差曾參欲勿除父母之喪仲尼患其過制今去官者服在官者之服固爲過制非聖哲所許而不推古今正禮雖臣若難者有證臣對無據甘受違制

周制庶人爲國君鄭元曰不言人而言庶人者或有在官者謂工匠之屬也天子畿內人服天子亦如之馬融曰衆人爲國君服齊縗三月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齊縗三月妻言與人同也長子言未去也鄭元曰在外待放已去者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人也春秋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

漢石渠禮議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爲文嫡妻之長子也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爲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吳徐整問曰婦人爲君之服周則諸侯夫人亦爲天子服此也其聞喪之儀衣麻之數哭泣之位變除之節知周制將復有異也射慈答曰其畿內諸侯夫人有助祭之禮則始喪之時悉當到京師復當還耳其畿外諸侯聞喪則當於路寢庭發喪夫人當堂上也變除之節皆如周服之制也

晉賀循按鄭注喪服云凡妻從夫降一等夫合三月則妻宜無服而猶三月者古者大夫不外娶其妻則本國之女也雖從夫而出婦人歸宗往來猶人故從人服也長子有服謂未去者也循以爲以道去君非罪之重其子尚可以留值君薨則服也戴逵謂鄭元注喪服不通何者婦人義無二尊故出嫁則降服夫何至爲人去國乃兼服二君乎若果宜兩服夫經記應見將謂大夫於君之母妻本有齊斬之殊乃仕焉而已則但在三月蓋其義也鄭昕答曰按禮妻爲周而長子三月今夫雖在外妻尚未去

恐或者嫌猶宜周故言與人同則出國無服可知也所以別言之者明夫既去位妻便同於人耳崇氏問曰齊縗三月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君大夫去適他國便爲其所適國君服於本國絕矣妻從夫當爲後君服舊益以爲人乎以爲宜與長子未去者同耳淳于睿答若妻未去自若人也不爲舊君也

周制繼父不同居者嘗同居今不同居也

大唐聖曆元年太子左庶子王方慶嘗書問太子文學徐堅曰女子年幼而早孤其母貧窶不能守志攜以適人爲後夫之鞠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今母後夫亡欲制繼父服不知可不人間此例甚衆至於服紀有何等差前代通儒若爲議論堅答曰儀禮喪服經繼父同居齊縗周謂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亦無大功之親而所適者以財貨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者也鄭元曰大功之親同財者也築宮廟於家門之外者神不歆非族也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也小戴禮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經之正說也至於馬融王肅賀循等並稱大儒達禮更無異文唯傅元著書以爲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袁準作論亦以爲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竊以父猶天也愛敬斯極豈宜觀貌繼以他人哉然而藐爾窮孤不能自立既隨其母託命他宗本族無養之人因託得存其繼嗣在生也實賴其長育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篤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故袁傅之駮不可爲同居者施焉昔朋友之死同爨之喪並制緦麻詳諸經典比之於此蓋亦何嫌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女子母攜重適人寄養他門所適慈流情均膝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則齊總之儀無不畢備與築宮立廟無異焉蓋有繼父之道也戴德喪服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爲繼父服齊縗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梁氏集說亦云女子子適人者服繼父與不同居者服同今爲服齊縗三月竊爲折衷方慶深善此答

周制曾祖父母何以齊縗三月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鄭元曰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重其縗麻尊尊之義也減其日月恩殺也王肅曰祖父周則曾祖大功而傳以小功爲說者服本以周爲正父則倍之故再周祖亦如爲故服周曾祖恩輕加所不及正當小功故傳曰以小功言之耳傳言小功者兄弟之服是據祖父而言也從祖祖父從祖父昆弟此三者其親皆從祖父而來也而已皆爲之小功從祖昆弟同與己爲兄弟之族而從祖父與己父爲從父兄弟者也從祖祖父則與己祖父爲兄弟故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祖父兄弟小功之服服祖父之尊者故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 晉袁準正論按禮喪服云爲曾祖父母齊縗三月自天子至於士一也祖周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云三月者此通遠祖之言也今有彭祖之壽無名之祖存焉爾雅有來孫雲孫仍孫昆孫有相及者故也十代之祖在堂則不可以無服也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非五代祖也蒯聵禱康叔自稱曾孫非四代之曾孫然則高遠也無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復分別而重言之也故三月以著遠祖之服故齊縗以見高祖以上之服遠祖尊故以重服服之恩殺故減其月數故舉三月則知其遠祖稱曾高其服同也儒者或以爲高祖無服五屬之文而云無服乎族祖祖父緦麻而曾祖三月乎 大唐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奏謹按曾祖高祖父母舊服齊縗三月請加爲齊縗五月

周制大夫爲宗子不敢降其宗也馬融曰五屬孫雖爲大夫不敢降宗子者故服齊縗三月

周制大夫爲舊君大夫去君掃其宗廟故服齊縗三月言與人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以道去其君而猶未絕鄭元曰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人也馬融曰大夫爲舊君據不在列位不敢自比於留臣故自同於庶人也雷次宗曰經前已有爲舊君今復有此舊君傳所以知前經是仕焉而已後經是待放未去者蓋以兼服小君知恩有淺深也仕焉而退君臣道足恩義既施恩及母妻今被放而去名義盡矣若君不能掃其宗廟則但不爲戎首而已以其猶復未絕故得同於庶人適足以反服於舊君不獲及其親也 晉崇氏問滄子睿曰凡大夫待放於郊三月君賜環則還賜玦則去不知此服已賜環玦未答曰其待郊已三月未得環玦未適異國而君掃其宗廟故服齊縗三月或難曰今去官從故官之品則同在官之制也故

應爲其君服斬王肅賀循皆言老疾三諫去者爲舊君服齊則明今以老疾三諫去者不得從故官之品可知矣今論者欲使解職歸者從老疾三諫去者例爲君服齊失之遠矣釋曰按令諸去官者從故官之品其除名不得從例今但言諸去從故官之品不分別老疾三諫去者則三諫去得從故官之例王賀要記猶自使老疾三諫去者爲舊君服齊然則去官從故官之例其見臣服斬去官皆應服齊明矣夫除名伏罪不得從故官之例以有罪故耳老疾三諫去者豈同除名者乎又解職者嘗在於朝今歸家門與老疾三諫去者豈異而難者殊其服例哉又難曰按禮及先儒說爲君服齊唯年老廢疾與待放之臣而已老歸者無復爲臣之道放退者終身不復入君之朝臣之義絕宜降而服齊縗解職者後將復仕無離絕之事固應服斬二者各異豈得相准釋曰古者年老廢疾乃得致仕閔子騫曰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此非老而致仕之例禮亦當爲舊君服齊縗不唯年老廢疾待放而已也夫君退臣苟非墜諸淵之虐臣雖去此仕彼亦無絕道況以老疾歸家不出國內而可絕乎禮臣三諫不從不得已而去若君能悔過納諫聞命駿奔何爲終身不入君朝乎君爲人父母人於君有子道尊君之義臣人一耳而禮臣爲君服斬云爲君服齊者別親疏明貴賤也老疾待放之臣與人同服者亦以疏賤故也而難者不察疏賤厭降乃云絕其舊君悖於禮矣解職者旣已疏賤與老疾去者無異寧可必己後可還仕與自同於見臣爲其君服斬乎如令後可還仕便得同見臣之制三諫去者一時罷退後可還仕方於解職未始有殊二臣之服例皆應齊而難者偏許三諫去者服齊使去職者服斬難以言通論矣又難曰王者無外天子之臣雖致仕歸家與在朝無異不得稱君爲舊而服齊縗也釋曰京師方千里之地謂之畿其餘以封諸侯畿內之人服天子齊縗畿外之人則不能以爲天子有內外之差王者以天下爲家夷狄之士亦莫不統故曰無外之義

非所以論服也書曰臣爲朕股肱耳目宣力四方言君臣相與共政事有一體之義親而貴故君臣之名主爲致仕者疏賤不得復託體至尊故謂之舊君凡在職稱君而俱服斬去職亦宜稱舊而俱服齊左丞鄭襲曰君非天子之稱博士荅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天子非君君將焉在

周制諸侯大夫之臣爲舊君服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鄭元曰君大夫尊卑異也違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反服王肅曰所適尊卑同反服舊君）晉武帝泰始中尚書令史物（本文姓闕）等是故少府鮑融故吏假詣喪所行服散騎常侍何遵駁以爲禮云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則知天子亦不反服矣愉等已登天朝反服舊主與禮相違荀顗表云禮臣爲君斬縗三年與子爲父同以進登天朝絕無舊君之心廢反服之禮非所以敦風崇教今使仕者反服舊君於義爲弘詔曰可重下禮官評考尚書吳奮議以爲皆不應服尚書何楨議以爲禮爲貴臣貴妾緦麻三月夫貴之施賤猶論恩紀以制服況賤爲臣吏禮過恩紀優劣不同焉可同之一例今以爲辟舉正職之吏宜依古爲舊君服不論違適之異皆齊縗三月其餘郡吏聞喪盡哀而已衡陽內史曾瓌議以爲古者失地之君託身造次感一時之患猶齊縗以爲報貴爲臣吏禮待優備故依禮託情而弘教訓矣國子祭酒孔愉議應從弟子服師之制昔夫子既喪門人若喪父而無服弔服加麻今縱不能爾自宜三月加以環絰未聞深衣之制白給布衣是今之吉服君弔其臣猶錫縗況臨故君而可奪情服乎范汪議當今刺史郡守幕府事任皆重與古諸侯不異也按漢魏名臣爲州郡吏者雖違適不同多爲舊君齊縗三月范甯議云弔服加麻輕末之服臣爲君服斬縗舊君齊縗三月此古今所以得異甯謂臣有貴賤禮有隆殺州郡綱紀察舉辟命之吏聞舊君喪應卽奔赴在官之人亦宜棄職而去雖不皆與禮合稱情立文也或曰州郡守牧喪官吏爲之齊縗以終喪故服舊君緦麻所以爲輕

重之殺也臣爲君服斬三代之達禮秦罷侯置守雖不繼位皆有吏臣不得准古諸侯也虞遵恭問曰舊君齊縗三月今見爲人吏舊君喪今同在此未知禮猶得服不徐邈答曰若更仕一君便絕前君足下疑於今爲人吏是也吾謂仕者豈以後絕前邪正使仕於此君之朝而追前君亦何不可況爲前君服舊君之服也

周制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服齊縗三月大夫不敢降其祖也馬融曰尊祖故不降也陳銓曰大夫不敢降其曾祖爲宗者如衆人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服齊縗三月者不敢降其祖也鄭元曰言嫁於大夫明雖尊而不敢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此著不降明有所降也馬融曰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以服也嫁者嫁爲大夫妻也成人謂十五已上許嫁未行者也以祖名曾明婦人雖爲天王后不降其祖宗也

通典卷九十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五十一　凶十三

五服年月降殺之四

大功殤服九月七月不爲殤議附

周制喪服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大功小功皆謂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縗之殤中亦從上此主謂大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又曰齊縗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齊縗大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五服之中親者上附疏者下附　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哀殤也以日易月者生一月哭之一日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盧植云女年十五笄鄭元曰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其未許嫁與丈夫同公羊傳云許嫁則笄而字之死以成人之喪服之　齊魯戰於郎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也　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邊界小城曰保歎曰君子不能爲謀也士不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踐其言　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凡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妻不殤夫

漢戴德云七歲以下至生三月殤之以日易月生三月哭之朝夕卽位哭葬於園既葬止哭不飲酒食肉畢喪各如其日月此獨謂父母爲子與昆弟相爲耳吳徐整問謝慈曰八歲以上爲殤者服未滿八歲爲無服假令子以元年正月生七歲十二月死此爲七歲則無服也或以元年十二月生以八年正月死以但踐八年計其日月適六歲耳然號爲八歲日月甚少全七歲者日月爲多若人有二子各死如此其七歲者獨無服則父母之恩有偏頗答曰凡制數自以生月計之不以歲也問曰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哭之於何處有位無答曰哭之無位禮葬下殤於園中則無服之殤亦於園也其哭之就園也

晉袁準喪服傳曰按孔子家語曰男子十六而成童女子

十四而化育此成人之大例也人成有早晚又按左氏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然則十五十六可
以爲成人矣女七歲男八歲而墮齒此墮齒之大例也以是而處殤之義則七歲至九歲宜爲下殤十歲至十二
宜爲中殤十三至十五宜爲長殤合古十六成人十五生子之義十九以下四歲之差傳所記言非經典也二十
而冠三十而娶是無不冠不娶之限耳若必三十則舜適爲得禮矣奚爲稱鰥哉崇氏問云舊以日易月謂生一
月哭之一日又學者云以日易月者易服之月殤之周親者則以十三日爲之制二義不同何以正之淳于睿答
云按傳之發正於周年之親而見服之殤者以周親之重雖未成殤應有哭日之差大功以下及於緦麻未成殤
者無復哭日也何以明之按長殤中殤俱在大功下殤小功無服之殤無容有在緦麻以其幼稚不在服章隨月
多少而制哭日也大功之長殤俱在小功下殤緦麻無服之殤則已遏絶無復服名不應制哭故傳據周親以明
之且緦麻之長殤服名已絶不應制哭豈有生三月而更制哭乎范甯與戴逵書問馬鄭二義逵答曰夫易者當
使用日則廢月可得言易耳鄭以哭日准平生之月而謂之易且無服之殤非唯周親七歲以下也他親長中降
而不服故傳曰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也如馬義則以此文悉關諸服降之殤者若如鄭義諸降之殤當
作何哭邪若復哭其生月則緦麻之長殤決不可二百餘日哭鄭必推之於不哭則小功之親以未學之年成童
而夭無哭泣之位恐非有情者之所允也甯又難逵曰傳云不滿八歲爲無服則八歲已上不當引此也尋制名
之本意父之於子下殤小功猶有緦麻一階非爲五服已盡而不以緦麻服之者以未及人次耳長史姜輯議安
平嗣孫服曰諸侯體國嗣孫至重欲其允嗣早繼者文王之爲世子在於王季之時亦猶凡諸侯之世子耳而十
五便生武王推此而言則禮許世子以早冠禮男子冠而不爲殤旣冠婚姻不復得以殤服服之謂以爲嗣孫年

已十八備禮冠娶當從成人之例　宋庾蔚之謂漢戴德云獨謂父母爲子昆弟相爲當不如鄭以周親爲斷周親七歲以下容有緦麻之服而不以緦麻服服之者以其未及於禮故有哭日之差耳他親有三殤之年而降在無服者此是服所不及豈得先以日易月之例邪戴逵雖欲申馬難鄭而彌覺其蹟范甯難之可謂當矣按束晳通論無服之殤云禮緦麻不服長殤小功不服中殤大功不爲易月哭唯齊縗乃備四殤焉凡云男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而笄二十而出並禮之大斷至於形智夙成早堪冠娶亦不限之二十矣笄冠有成人之容婚嫁有成人之事鄭元曰殤年爲大夫乃不爲殤爲士猶殤之今代則不然受命出官便同成人也

周制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馬融曰子者男子之已爲子及女子子之殤服也成人服周長中殤降一等服大功也不書男子女子者男女異長也男子二十而不爲殤女子十五許嫁笄而不爲殤也其未許嫁如男子二十乃不爲殤叔父姑姊妹昆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嫡孫大夫之庶子爲嫡昆弟公爲嫡子大夫爲嫡子以上並長殤中殤馬融曰公謂諸侯也重嫡也大夫亦重嫡故皆不降服大功也鄭元曰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嫡殤重嫡也天子亦如之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馬融曰長殤以成人其絰有纓中殤賤禮略其絰無纓也鄭元曰絰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絰有纓者以一條繩爲之小功已下絰無纓王肅曰大功已上以繩爲絰之纓也陳銓曰長中殤唯以絰有纓無纓爲異耳

大功成人九月

周制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大功出也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爲從父昆弟其姑姊妹在室亦如之爲人後者爲昆弟何以大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馬融曰昆弟在周而降之以所後爲親也爲庶孫鄭元曰男女皆是也陳銓曰自非嫡孫一人皆爲庶孫也爲嫡婦嫡子之妻大功不降其嫡也馬融曰重嫡故不降之爲服也鄭元曰婦言嫡者從夫名也陳銓曰婦爲舅姑服周舅姑爲婦宜服大功而庶婦小功者以尊降之也此爲婦大功故傳釋不降

大唐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奏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周

周制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父後者服周也姪丈夫婦人報鄭元曰爲姪男女服同也馬融曰適人降其昆弟故大功也嫁姑爲嫁姪服也俱出也陳銓曰
此言昆弟非父後者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也父叔兩留服無降周事無所報故謂之兄弟之子而不別制爲嫌母兩出服加小功情無出內故爲姊妹之子而名不章爲丈夫婦人以明男女皆同也
姪服既明甥服兼女可知矣故於甥不復云丈夫婦人也爲夫之祖父母伯父母叔父母大功從服也馬融曰從夫爲之服降一等也陳銓曰凡從服皆降一等大夫爲伯
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馬融曰子謂庶子也當周也大夫尊降士故服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也馬融曰尊同者亦爲
大夫服周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妻昆弟大功鄭元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馬融曰庶者諸侯異母兄弟也庶子大
夫妾子也諸侯貴妾子父在爲母周父沒伸服三年大夫貴妾子父在爲母周賤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從大夫而降也以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雷次宗曰公羊傳云國君以國
爲體是以其人雖亡其國猶存故許有餘尊以厭降之大夫之庶子則從大夫而降之矣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鄭元曰言從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昆弟
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事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者謂嫡也陳銓曰從乎大夫而降謂父在者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皆者言其互相爲服也尊同則不相
降矣其爲士者降在小功嫡子爲之亦如之也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馬融曰在室者周適人者降大功也鄭元曰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也陳銓曰婦人者夫
之昆弟之子婦也子者夫之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也此是二人皆服大功先儒皆以婦人子爲一人此既不辭且夫昆弟之子婦復見何許也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
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馬融曰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挍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
功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馬融曰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國者關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關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
尊同則得服其親服馬融曰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故服周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
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代代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
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
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卿大夫以下祭其祖禰代代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謂後代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

禰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鄭元謂下傳曰何以大功妾爲君之黨服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周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周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伯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馬融曰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同服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伯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鄭曰此不辭即實爲妾自服其私親此當言其以明之齊縗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其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傳所云何以大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遷在下耳女子子成人有出道則可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魏王肅云大夫之妾爲他妾之子大功九月自諸侯以上不服　晉孫略議以爲伯叔父母姑姊妹皆夫家也妻體夫尊降其夫伯叔父母姑姊妹小功妾賤不敢降也張祖高難以爲妻爲夫之黨服降夫一等夫之姑姊妹宜小功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豈以貴賤之故而異之縱妻之貴而可以略君之姑姊妹者則應妾服每當與君同也君之爲父母三年妾何以無其制乎按孫略云妾賤不可以恩輕從略故宜在大功耳又不敢與君同服何三年之制乎又有公子之妻服其皇姑不嫌過夫者以各其義故也

周制同母異父昆弟相爲服檀弓云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鄭元曰親者屬大功是王肅云母嫁則祖父母外無服所謂絕族無施服也唯母之身有服所謂親者屬也異父同母昆弟不應有服此謂與繼父同居爲繼父周故爲其子大功也禮無明文是以子游疑而答也盧植曰子游爲近是也　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縗狄儀行齊縗今之齊縗狄儀之問也盧植曰未聞有四也齊縗非也游夏不親問夫子是以疑也禮家推之以爲當在小功以母親極於小功　魏明帝景初中尚書祠部問同母異父昆弟服應幾月太常曹眦述博士趙怡據子游鄭注大功九月高堂崇云聖人制禮外親正服不過緦麻異外內之明理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皆小功舅以緦服而已外兄弟異族無屬疎於外家遠矣故於禮序不得有服若以同居從同爨

服無緣卽云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此實先賢之過也王肅聖證論云孔子但說宜服與不未說服之輕重故子游處以大功也所執如前注又引孔子家語曰郲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亥而問禮於孔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者否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蜀譙周云凡外親正服皆緦加者不過小功今異父兄弟父没母嫁所生者皆相報服　晉淳于睿以游夏文學之俊也游習於禮者曰大功夏膺學者曰齊縗二者推之明非無服與緦可知也繼父無親立廟祭祀尙爲之周以比夫共胞豈有絕道而欲絕之謂其無親據繼父同居異居有輕重同母昆弟蓋亦宜矣異居大功同居有相長養之恩服齊縗似近人情矣按魏尙書郞武竺有同母異父昆弟之喪以訪王肅肅據子思書曰言氏之子達於禮乎繼父同居服周則子宜大功也　宋庾蔚之謂自以同生成親繼父同居由有功而致服二服之來其禮乖殊以爲因繼父而有服者失之遠矣馬昭曰異父昆弟恩繫於母不於繼父繼父絕族者也母同生故爲親者屬雖不同居猶相爲服王肅以爲從於繼父而服又言同居乃失之遠矣子游狄儀或言齊縗或言大功趨於輕重不疑於有無也家語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習禮者也從之不亦可乎齊張融云與己同母故服大功而肅云從繼父而降豈人情哉

爲宗子婦

大唐貞觀十四年加與兄弟子婦爲大功九月

通典卷九十一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五十二 凶十四

五服年月降殺之五

小功殤服五月

周制爲叔父嫡孫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嫡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馬融曰本皆周服下殤降二等故小功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馬融曰成人服大功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爲夫之叔父之長殤鄭元曰不見中殤者明中從下也馬融曰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故服小功也爲昆弟之子女子子爲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馬融曰伯叔父母爲之服也成人在周下殤降二等故服小功也陳銓曰妻爲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與夫同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馬融曰適人故還爲姪祖爲庶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言丈夫婦人者明姑與姪祖與孫疏遠故以遠辭言之雷次宗曰前大功章爲姪已言丈夫婦人今此自指爲庶孫言不在姪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馬融曰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尊厭大夫子以父尊厭名降在大功長殤復降一等故復小功也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關有罪若長厭溺當殤服之鄭元曰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嫡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也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馬融曰除嫡子一人其餘皆庶子也男女至成人同在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不言君者殤賤見妾亦得子之也鄭元曰君之庶子也

小功成人服五月

周制爲從祖祖父母馬融曰曾祖之子祖之昆弟也正服小功從祖父母報馬融曰從祖祖父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也云報者恩輕欲見兩相爲服故云報鄭元曰祖父之昆弟之親也爲從祖昆弟馬融曰謂曾祖孫也於己爲再從昆弟同出曾祖故言從祖昆弟正服小功也鄭元曰父之從父昆弟之子陳銓曰從祖之子同出曾祖也從父姊妹馬融曰伯叔父之女孫適人者

鄭元曰孫者子之子也女孫在室亦大功也馬融曰祖爲女孫適人者降一等故小功也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馬融曰在室者齊縗周適人大功以爲大宗後疏之降二等故小功也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鄭元曰不言姑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也陳銓曰累降也姑不見同可知也猶爲人後者爲昆弟而不載伯叔父同降不嫌爲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也馬融曰母之父母也本服緦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故曰以尊加爲從母丈夫婦人報馬融曰母之姊妹也言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皆以丈夫婦人成人之名名之也小功者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鄭元曰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馬融曰外祖從母其親皆緦也以尊名加故小功也雷次宗曰夫二親恩等而中表服異君子類族辨物本以始分爲判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緦於義雖當於情未愜苟微有可因則加服以伸心外祖有尊從母有名故皆得因此加以小功也舅情同二人而名理闕無因故有心而不獲遂也然情不止於緦亦以見於慈母矣至於餘人雖有尊名而不得加者服當其義情無不足也爲夫之姑姊妹娣姒婦服爾雅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鄭元曰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因恩輕略從嫁降也馬融曰妻爲夫之姊妹服也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稚自相爲服不言長者婦人無所專以夫爲長幼不自以年齒也妻雖小猶隨夫爲長也先娣後姒者明其尊敵也報者姑報姪婦也言婦者廟見成婦乃相爲服王肅曰按左氏傳曰晉之穆姜晉子容之母皆有稚婦爲娣婦長婦爲姒婦此婦二義之不臣者今後儒文與左氏正合宜郎而疑之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蜀譙周曰父母既歿兄弟異居又或改娶則娣姒有初而異室者矣若不本夫爲論唯取同室而已則親娣姒與堂娣姒不應有殊經殊其服以夫之親疏者是本夫與爲倫也婦人於夫之昆弟本有大功之倫從昆其婦有小功之倫於夫從父昆弟有小功之倫從服其婦有緦麻之倫也夫以遠之而不服故婦從無服而服之然則初而異室猶自以其倫服晉徐邈荅范甯問以爲報服在娣姒下則知姑姊妹之服亦是出自恩紀非從夫之服報也所發在於姑姊耳　宋庾蔚之謂傳以同居爲義蓋從夫謂之同室以明親近非謂當須共居設夫之從父昆弟少長異鄉二婦亦有同室之義闔而服之緦也今人謂從父昆弟爲同堂取於此也婦從夫服降夫一等故爲夫之伯叔父大功則知夫姑姊妹皆是從服夫之昆弟無服自別有義宜非如徐邈之言出自恩紀者

周制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鄭元曰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馬融曰謂上三人各自爲其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服也從父昆弟庶孫正親大功也以尊降故服小功姑姊妹女子適人大功適士降一等故服小功也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適人者鄭元曰女子在

室大功出降一等故服小功王肅曰適士降一等在小功庶婦曰庶子婦也舅姑爲之服也

大唐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奏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服大功九月

周制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鄭元曰君母父之嫡妻也從母君母姊妹也馬融曰君母者母之所君事者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妾子爲之服小功也自降外祖服緦麻外無二統者從服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鄭元曰不敢不服者恩輕也凡庶子爲君母如嫡子馬融曰從君母爲親服也君母亡無所復厭則不爲其親服也自得伸其外祖小功也王肅曰君母庶子之嫡母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鄭元曰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嫡妻子也馬融曰爲慈養己者服小功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小功以慈己加也鄭元曰君子子則父在也父卒不服之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此之謂也其所謂擇於諸母謂傅御之屬者其不慈己則緦可也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國君嗣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養其子三年而後出見於公宮則劬於慈母也士妾自養其子也馬融曰貴人者嫡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己加一等小功也爲父賤妾服緦父歿之後貴賤妾皆小功也陳銓曰君子子者大夫之美稱也貴人者謂公卿大夫也謂貴人之子父歿之後得行士禮爲庶母緦也有慈養己者乃加服小功雷次宗曰大夫不服凡妾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安得爲庶母緦哉大夫惟服姪娣今所服者將姪娣之庶母

漢石渠禮議戴聖對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大夫之嫡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慈己則緦服也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

後漢陳鑠問汜閣爲庶母慈己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君之庶母尙無服何以爲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汜閣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據內則云大夫見子之禮入門升阼階也遂左旋授師師子師也異服有庶母慈己禮有子師此明大夫之子有庶母慈己

嫂叔服

周制嫂叔不相爲服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

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理之大者也可無慎乎道猶行也言婦人棄姓無常秩嫁於父行則爲母行嫁於子行則爲婦行弟妻卑遠之故謂之婦兄妻嫂者尊嚴之是嫂亦可爲之母乎言不可嫂猶叟老人之稱也是爲序男女之別也若己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於男子之服服己則是亂昭穆之序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也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是也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哭位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婦於弟之妻則不能如婦

魏太尉蔣濟萬機論以禮記嫂叔無服誤據小功章娣姒婦此三字嫂叔之文也古者有省文互體言弟及兄并嫂矣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蓋云夫之昆弟昆弟之妻相與皆小功者尚書何晏太常夏侯泰初難曰夫嫂叔宜服誠自有形然以小功章娣姒婦爲嫂叔文則恐未是也禮之正名母婦異義今取弟於姒婦之句以爲夫之昆弟雖省文互體恐未有及此者也凡男女之相服也非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敬受重之報今嫂叔同班並列無父子之降則非所謂尊卑也他族之女則非所謂骨肉也是以古人謂之無名者豈謂其無嫂叔之字或無所與爲禮也夫有名者皆禮與至尊爲體而交與正名同接也有其體有其交故以其名名之故服之可也苟無斯義其服焉依夫嫂叔之交有男女之別故絕其親授禁其通問家人之中男女宜別未有若嫂叔之至者也彼無尊卑之至敬故交接不可不疏彼無骨肉之不殊故交疏而無服情亦微矣蔣答曰記云小功無位是委巷之禮也子思哭嫂有位蓋謂知禮制禮者小功當有位也然則嫂叔服文統見於經而明之可謂微而著婉而成章也中領軍曹羲申蔣濟議以爲敵體可服不必尊卑緣情制禮不必同族兄弟親而伯叔疏周服者何以尊服也伯叔母無有骨肉之親有緣尊之義故亦服周何獨不可緣親而服嫂乎苟以交報數然後服則妻母異域交亦疎矣緣愛制服恩亦微矣豈若嫂叔共在一門之內同統先人之祀有相奉養之義而無服紀之制豈不詭哉且防嫌之道推而遠之孰與制服引而重之推之則同他人引之則親親者矣吳徐整問射慈云子思哭嫂爲位在何因加麻袒免爲位不審服此

……麻者謂大殮及殯之時已畢而釋之

晉傅元云先王之制禮也使疎戚有倫貴賤有等上下九代別爲五族骨肉者天屬也正服之所經也義立者人紀也名服之所緯也正服者本於親親名服者成於尊尊親者服重親殺者轉輕此近遠之理也尊崇者服厚尊降者轉薄此高下之敘也記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人紀準之兄不可以此父弟不可以爲子嫂之與叔異族之人本之天屬嫂非姊叔非弟也則不可以親親理矣校之人紀嫂非母也叔非子也稽之五服體無正統定其名分不知所附袁準正論云或人云嫂親者也長嫂少弟有生長之恩而云無服者近非古也殆秦燔詩書之所失也太常成粲云嫂應有服作傳者橫曰無服蔣濟引娣姒婦證非其義論云喪服云夫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則尊服夫之兄弟固已明矣尊卑相侔服無不報由此論之嫂叔大功可得而從 宋庾蔚之云蔣濟成粲排棄聖賢經傳而苟虛樹己說可謂誣於禮矣 大唐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周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又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係於名亦緣恩之厚薄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爲是不可生而共居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於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嫂叔

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開元五年刑部郎中田再思議同爨之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依苴枲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左常侍元行沖議曰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至二十年中書令蕭嵩奏依貞觀禮為定

緦麻殤服三月

周制為庶孫之中殤（鄭元曰庶孫者成人大功也其殤中從上此當為下殤言中者字之誤耳諸言中者皆連上下馬融曰祖為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也言中則有下文不備疏者略耳王肅曰此見大夫為孫服之異也士為庶孫大功則大夫為之小功降而小功者則殤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從祖昆弟之長殤（馬融曰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麻也中下殤無服故不見也鄭元曰不見中殤者明中從下也）從父昆弟姪之下殤（馬融曰降二等故服緦也）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馬融曰妻為之服也成人在大功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也鄭元曰言中殤者明中從下也陳銓曰本服與從父昆弟同）從母之長殤報（馬融曰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也）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長殤（馬融曰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緦也）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馬融曰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緦也中下殤降一等無服也禮三十乃娶而夫之姊殤者闕有畏厭溺者陳銓曰夫未三十而娶故有姊殤然矣夫雖未二十則成人孔倫曰蓋以為達禮早娶者制非施畏厭溺也吳徐整問射慈曰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經文特為士作者設國君皆別言君若公慈答曰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年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

緦麻成人服三月

周制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鄭元曰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則高祖有服明矣馬融曰族祖父祖之從父昆弟也族父從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亦高祖之孫）為從祖父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馬融曰從祖姑姊妹於己再從在室小功適人降一等故緦也）庶孫之婦（馬融曰祖父母為嫡孫之婦小功庶孫婦降一等故服緦）外孫（馬融曰女子子之子）庶子為父後者為母緦以其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馬融曰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無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鄭元曰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子母皆如衆人馬融

曰緣先人在[illegible]中者爲缺一時不舉祭因是服緦也士爲庶母緦以名服也大夫以上庶母無服雷次宗曰[illegible]爲五服之凡不稱其[illegible]人者皆士也若有天子諸侯下及庶人則指其稱位未有言士爲者此獨言士何乎蓋大夫以上庶母無服庶人無妾則無庶母爲庶母者唯士而已故說常例以著唯獨一人也　晉賀循云庶母士父之妾也服緦麻大夫以上無服按馬融引喪服云大夫以上庶母無服　宋袁悠問雷次宗曰喪服大夫爲貴臣貴妾緦何以便爲庶母無服又按檀弓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縗有若曰諸侯爲妾齊縗禮歟鄭注云妾之貴者爲之緦耳左傳云晉少姜卒明年正月既葬齊使晏平仲請繼室叔向對曰寡君以在縗絰之中按此諸侯爲妾便有服也次宗答曰大夫爲貴妾緦按注貴妾姪娣也夫姪娣實貴而大夫尊輕故不得不服至於餘妾出自凡庶故不服又天子諸侯一降旁親豈容媵妾更爲服也鄭注喪服無服是也又注檀弓哀公爲悼公母齊縗云妾之貴者爲之緦耳此注謂諸侯爲貴妾緦既與所注喪服相違且諸侯庶子母卒無服皆以父所不服亦不敢服未喻檀弓注云何以服言諸侯爲貴妾緦邪左傳所言云少姜之卒有縗絰之言者是春秋之時諸侯淫侈至於甚者乃爲齊縗此蓋當時之弊事非周公之明典也　大唐顯慶二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庶母古禮緦麻新禮無服謹按庶母之子即是己之昆弟爲之不杖齊縗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凶吉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典故爲服緦麻制從之具開元禮

周制貴臣貴妾緦馬融曰君爲貴臣貴妾服也天子貴公諸侯貴卿大夫貴室老貴妾謂姪娣也陳銓曰天子貴臣三公貴妾三夫人諸侯貴臣卿大夫貴妾姪娣大夫貴臣室老士貴妾亦爲娣姪然則天子諸侯絕周於臣妾無服明矣大夫非其同尊等降一等而已爲上妾貴者有緦麻三月也以其貴也此爲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爲乳母緦鄭元曰謂養子者也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者馬融曰士爲乳母服以名服也馬融曰以其乳養於己有母名大夫之子有食母喪服所謂乳母服也　漢石渠禮議問曰大夫降乳母邪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降乳母　魏劉德問田瓊曰乳母緦注云

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今時婢生口使為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瓊答曰婢生口故不服也　晉袁準云保母者當為保姆春秋宋伯姬待姆是也非母之名也母者因父得稱且保傅婦人輔相婢之貴者耳而為之服不亦重乎先儒欲使公之庶子為母無服而服乳母乎此時俗之名記者集以為禮非聖人之制賀循云為乳母緦三月士與大夫皆同不以尊卑降功服故也梁氏云服乳母緦者謂母死莫養親取乳養之者故服之報功也

周制從祖昆弟之子（族父母為之服也再從兄弟之子者也）為曾孫（孫之子也）為父之姑（謂孫為祖父之姊妹）為從母昆弟（馬融曰姊妹子相為服也）皆緦以名服也（馬融曰以從母有母名以子有昆弟名）為壻緦報之也（馬融曰壻從女而為己服緦故報之服以緦也）為妻之父母緦從服也（馬融曰壻從妻而服緦也）為姑之子緦（外兄弟也）報之也為舅緦從服也（從於母而服也）　晉袁準論曰從母小功五月舅緦麻三月禮非也從母緦時俗所謂姨母者也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異服從母者從其母而為庶母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凡稱父母者皆同乎父母之例者也舅非父列姨非母列故舅不稱父姨不稱母也可稱姨不應稱母謂姨母為從母者此時俗之亂名書之所由誤也春秋傳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享之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此本名者也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卒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以蔡侯爾雅言之穆姜為得言姨此緣妻姊妹之姨因相謂為姨也姊妹相謂為姨故其子謂之姨子其母謂之姨母從其母而來故謂之從母從母姨母為親一也因復謂之從母此因假轉亂而遂為名者也又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會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先儒曰彌遠也姊妹之孫為彌甥此臨時說事而遂可為名乎亦猶從母轉相假也或曰按準以經云從母是其母姊妹從其母來為己庶母其親益重故服小功非通謂母之姊妹也宣舒曰

二女相與行有同車之道坐有同席之禮其情親而比其恩曲而至由此觀之姊妹通斯同矣兄妹別斯異矣同者親之本異者疏之源也然則二女之服何其不重邪兄妹之服何其不輕邪曰同父而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故二女不敢相與重然則舅何故三月邪從母何故小功邪曰故母取其愛昪以外王父之尊禮無厭降之道爲人子者順母之情親乎母之類斯盡孝之道也是以從母重而舅輕也曰姑與父異德異名叔父與父同德同名何無輕重之降邪曰姑與叔父斯王父愛之所同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此叔父與姑所以服同而無降也　宋庾蔚之謂傳云以名服及云以名加皆是先有其義故施以此名尋名則義自見矣外親以緦斷者抑異姓以敦己族也緦服既不足以申外甥外孫之情故聖人因其有伸之義而許其加也外祖以尊加從母以名加者男女異長伯季不同由母於姊妹有相親之近情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兄弟姊妹同氣之懷不異故其服不得殊由若同在他鄉小功加一等而大功以上則不加也　大唐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舅之與姨親疏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爲得集學者詳議於是侍中魏徵等議曰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與姨雖爲同氣然則舅爲母族之本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爲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切渭陽之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循名求實逐末棄本蓋古人或有未達謹按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小功制可具開元禮

周制爲甥（姊妹之子）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報之也（馬融曰甥從其母而服已緦故報之）　大唐貞觀年中八座議奏令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律疏舅報於甥服猶三月謹按旁尊之服禮無不報己非正尊不敢降也故甥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爲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

修律疏人不知禮意舅報甥服尚循緦麻於例不通理須改正今請修改律疏舅報甥亦小功制可具開元禮

周制爲舅之子緦報馬融曰姑之子爲舅之子服今之中外兄弟也從服也馬融曰從其母來服舅之子緦爲夫之諸祖父母報馬融曰妻爲夫之諸祖父母服所服者四其報者二曾祖正小功故妻服緦不報也從祖祖父旁尊故報也鄭元曰夫之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爲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麻於夫皆有名於己從輕遠故不復條目而總言諸祖也唯曾祖外祖父母不報爲君母之昆弟緦馬融曰妾子爲嫡夫人昆弟服緦君母卒則不服也從服也鄭元曰從於君母而服之君母在則不敢不從卒則不服馬融曰從母在爲之服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緦賈公彥曰此同堂娣姒降於親娣姒故服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馬融曰娣姒以同室相親生以總緦之服

舅之妻及堂姨舅大唐

大唐開元二十三年制曰朕以爲親姨舅既服小功五月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服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降於舅也宜服緦麻堂姨舅今古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元注禮記云同爨緦若比堂姨舅於同爨親則厚矣又喪服傳云外親之服皆緦是亦不隔於堂姨舅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等奏曰臣等謹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蓋不欲參於本宗愼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則羣儒夙議徒有稽留並望準制施行制從之

兩妾相爲服晉

晉祕書監謝靖問兩妾相爲服否徐邈答云禮無兩妾相爲服之文然妾有從服之制士妾有子則爲之服緦也妾可得從服緦麻又有同室之恩則爲緦服義也

卷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五十三　凶十五

王侯兄弟繼統服議晉　東晉　宋

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詰靖曰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周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為兄弟服斬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從父昆弟來為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為有三年者敦當為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絕敦遠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命於帝祖今於王為從祖父有司奏應服周不以親疎尊卑為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　東晉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不復追服羣臣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為臣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為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失之大者也今若以大夫宜奪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為吉凶之義雜陳於宮寢綵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

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　宋孝武大明二年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代子卒無嗣求進次息爲代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按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運卒以次子揖拜代子先代成准宜爲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降仲子捨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於舊今君存而代子卒厥嗣未育非捨孫之謂愚以爲次子有子自宜紹爲嗣孫若其未有無容遠搜輕屬承統繼體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禮情典曹郎諸葛雅之議按春秋傳云代子死有母弟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爲代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爲永制參議爲允詔可大明四年有司奏陳留王曹虔嗣薨以弟虔秀襲後秀又薨今依例應拜代子未詳應以秀長子銑爲代子爲應立次子銑太學博士王温之江長議並謂應以銑爲正嗣太常丞陸澄議爲立銑右丞徐爰謂禮厚太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代及春秋記之虔嗣承家傳爵身爲國王雖薨歿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即纂國統於時既無承繼虔秀以次襲紹虔嗣既列廟饗故自與代數而還豈容烝嘗無闕橫取他子爲嗣爲人允嗣又應烝祀先父按禮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無緣降廟就寢銑亦不得援祭先王徵禮考事虔嗣不應立後銑本長息宜還爲虔秀代子詔如爰議

未踰年大喪不立廟議　後漢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曰未踰年之君立廟否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鄭玄駁云未踰年君者曾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

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倘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蔡邕云昊孝殤孝沖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於廟太尉司徒分祀三陵皆宗廟典制也

未踰年君稱議 漢 後漢

漢白虎通云父在稱代子厭於君也父歿稱子某者屈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人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即位所以繫人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恩未忍安吉也故魯僖公十二月乙巳薨於小寢文公元年春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韓詩內傳曰諸代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代子何言代代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太子也春秋傳曰會王代子於首止或曰天子之子亦稱太子尚書傳曰太子發升於舟代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而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童子爲禮者諸侯會公不見經以爲魯恥明不與童子爲禮代子上受爵命依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云韎韐古洽反有赩許力反謂代子始行也天子大斂之後稱王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何以知不是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既殯而即繼體之位者緣人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祭嚌乃授宗人同明爲繼體君也緣於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同稱王以接諸侯明繼體爲王也釋冕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稱即位改元之位元以名年年以記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即位改元也春秋

傳曰以諸侯踰年卽位亦知天子踰年卽位也又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統事發號施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王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藩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元駁云昔武王卒父業旣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宋子則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未踰年之君繫父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於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按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

三公諸侯大夫降服議　周　漢　魏　晉

周制諸侯絕旁周卿大夫絕緦　漢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如其親　魏制縣侯比大夫按大夫之庶妹在室大功適人降一等當小功　晉制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旁親絕周而旁親爲之服斬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緦摯虞以爲古者諸侯臨君之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不同於古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周之制而令旁親服斬縗服之重也諸侯旣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

曾表上漢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不皆施行施行者著在魏科大晉採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又衛尉昌邑侯滿瑋問淳于睿曰庶妹亡有服否睿曰喪服諸侯以尊降不服孔瑄議天子諸侯誠不應服又大夫降緦尊與己敵則不敢降（旁親降一等緦麻絕也凡以尊所降而不服者弔服加緦之絰帶而往哭之）姜輯議云三公爵命雖尊班重諸侯據在王朝上厭天子有由而屈義不得伸耳以例言之宜依卿大夫降之服司空荀顗議以爲諸侯絕周大夫絕緦然則尊同周以及緦皆如本親喪服經曰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又曰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尊不同也然則尊不同則降不待所臣乃絕之諸侯尊重大夫尊輕以大夫尊降其親則知諸侯雖所不臣絕不服也有司奏如顗議又姜輯議安平王嗣孫薨諸侯應降服云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安平嗣孫雖已替於天子據在臣子之位五服之差君臣殊制其間豈復容他禮哉君薨未踰年而代子卒者猶稱子而名不成君春秋之正義也苟不成君則羣臣親戚必不得服其重服明矣況安平王見在而使諸王服嗣孫以諸侯之禮未之敢安也然諸侯以尊絕周今嗣孫見在臣子之例諸王公宜從尊降之禮不應爲制服也昔秦滅五等更封列侯以存舊制稱列侯者若云列國之侯也故策命稱國終沒稱薨漢魏相承未之或改大晉又建五等憲章舊物雖國有大小輕重不侔通同大體其義一也故詔書亭侯以上與王公同又以爲列侯以上策命建國者皆宜依古諸侯使絕周服瑯琊中尉王奧問國王爲太宰武陵服事云太宰降爲庶人諸侯貴與庶人不敵爲不降邪昆弟俱仕一人爲大夫一人爲士便降況諸侯而全持庶人服乎徐邈答云按禮以貴降賤王侯絕周以尊降卑餘尊所厭則公子服其母妻昆弟不過大功以嫡別庶則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此三者舊典也喪服傳又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先儒以爲不臣則服之漢魏以來王侯皆不臣其

父兄則事異於周故厭降之節與周不同緦猶不降況其親乎既不以貴降則餘尊之厭故五服內外通如周之士禮而三降之典不行同矣昔魏武在漢朝爲諸侯制而竟不立荀公定新禮亦欲令王公五等皆旁親絕周而擊伸理駁以爲今諸侯與古異遂不施行此則是近代成軌也記又云古者不降故孟武孟皮得全齊縗然則殷周立制已自不同所謂質文異宜不相襲禮大晉世所行遠同斯義孔彭祖昔答簡文帝諸王所服聖旨以爲近代以來無服相降虞喜釋滯曰漢魏以來先儒論禮及喪服變除者皆言大夫降其旁親爲士者一等時人或班駮合之自謂合禮按喪服經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矣夫始封之君尙服諸父昆弟而始爲大夫便降旁親尊者就重而卑者卽輕輕重顛倒豈禮意哉然當有意此爲據諸侯成例包於大夫以相兼通也如此則一代爲大夫不降諸父二代爲大夫不降兄弟三代爲大夫皆降之古者貴大夫有采邑繼位不止一身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皆自此也或問曰今大夫雖不繼位亦有三代皆爲大夫者名例相準必當隨古乎答曰古重今輕位無常居使吾處之恙不存降

諸侯大夫子降服議 魏

魏田瓊曰公子以厭降公子厭於君爲其母妻昆弟練冠麻縗謂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瓊又曰喪服經不見大夫嫡子爲庶昆弟服者與大夫爲庶子爲士者同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蜀譙周云大夫之子父在降旁親亦如大夫從父厭也大夫庶子爲妻父母無服爲其母妻大功父歿皆如國人吳徐整議問者云若父已卒已未爲大夫故猶士耳未審庶子及昆弟當服降否答云大夫之子從乎大夫而降至於父卒則如國人也

諸侯大夫及大夫妻降服議 魏 晉

魏田瓊曰大夫女嫁於諸侯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嫁降幷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諸侯夫人爲衆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衆子無服夫人何緣獨得服之又大夫妻爲大夫之親亦隨大夫而降一等大夫之女嫁於大夫還爲其族親尊不同者亦降之唯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亦不降也士之女嫁於大夫者亦降其族親不同尊者如大夫也又大夫之妻爲庶子女子在室大功女適於士小功此爲大夫之妻尊與大夫同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爲士者以尊降一等爲之大功其妻亦服大功吳射慈曰諸侯之女爲諸侯夫人服諸侯之親隨諸侯降一等還爲族親則皆降之蜀譙周曰諸侯夫人亦隨其君降旁親無服爲其族亦降旁親非諸侯自周以下無服爲其父母及祖如國人又大夫命婦爲其旁親以大夫爵降又降一等其爲父後者不以嫁降但以尊降一等

晉賀循曰大夫妻其娣其姒夫爲士者服亦降一等

貴不降服議 魏 晉

魏田瓊云大夫之妻爲長子三年女子子嫁大夫大功吳射慈云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言尊同者謂俱爲卿大夫各隨本親則不降也諸侯女爲諸侯夫人不降父母昆弟之服及爲父後者大夫妻唯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不降也蜀譙周云諸侯降旁親旁親若爲諸侯及女子嫁於諸侯者服如國人諸侯嗣子爲母妻及外祖父母妻父母皆如國人嗣子雖無正爵與君爲體其尊於天子則下其成人一等未誓次小國君其妻君爲之主故嗣子之所爲服服如國人舊說外祖父母母族正統也妻之父母妻族正統也母妻與己尊同其所當降亦不降也故嗣子亦不降妻之父母諸侯夫人爲其父母祖如國人大夫命婦爲其昆弟爲父後者大宗則服如國人也

晉虞喜釋滯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此殷以前也降殺之禮始之於周然先所未臣不忍卽臣之故爲之服也此當出逸禮采之以爲義滕伯文爲叔父齊縗旣周代諸侯而從殷禮也若殷時諸侯通爾非獨一人指論滕伯欲以何明明其在周遠追於殷引古證今耳賀循云諸侯於其旁親一無所服唯父母妻長子長子之妻及爲父之後者姑姊妹嫁於諸侯及始封之君所未臣諸父昆弟皆以其服服之大夫爲其外親爲士者尊雖不同亦不降大夫女爲國夫人唯父母及昆弟爲父後者不降士女爲大夫妻者不降高

祖曾祖祖父母兄弟爲父後者及大宗而已

諸侯爲所生母服議 後漢 東晉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尊者禮也卽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元駁云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襄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間其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鄭志趙商問云按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其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按禘祫注稱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鄭元答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豈有善之文歟薛公謀議曰按春秋庶子爲君則母稱夫人故昭公之母齊歸卒經書曰夫人歸氏薨言母以子貴也及至國猶大喪昭公不戚叔向曰公室其卑乎君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明孔子以義書叔向以禮譏也　東晉穆帝永和中尚書令顧和表按江夏公衛崇本由疏屬繼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宜以禮奪服奏可

公子爲其母服議 爲妻附　周

周制練冠麻衣縓緣公子爲其母鄭元曰公子者君之庶子也爲其母謂妾子也麻緦麻絰帶也此麻衣者小功布深衣爲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縓淺絳也一染謂之縓練冠而麻衣

縓緣三年練之采飾也檀弓曰練衣黃裏縓緣諸侯之子厭於父不得爲其母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雷次宗曰今不以十一升布爲冠恐入正服也而得用練雖重以在周外非復正服故可著亦名爲本重也爲

妻亦同馬融曰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其妻輕故縓冠葛帶皆既葬而除之馬融曰不見日月者既葬而除之無日月數也鄭元曰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葬也何以不在

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爲服子亦不敢服也

通典卷九十三終

卷九十三終